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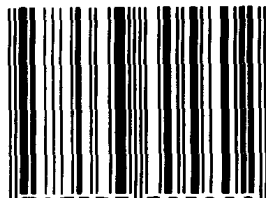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0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三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疑義二卷

〔清〕華學泉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九年瑛川吳氏真意堂刻本

.....一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一)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九

春秋疑義二卷

〔清〕華學泉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九年璜川吳氏

真意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考

十二卷春秋疑義一卷》提要

刻春秋疑義敘

庚午秋有以惠半農先生春秋說版來售者予聞春秋說刻已數十年而猶未有敘乃僭而補敘之春秋說我家舊刻也英先祖容齋先大夫江西歸田後課子從兄竹嶼於家塾時英未生也聞竹嶼少時所與遊多當世知名士故容齋公墓志惠松厓先生所作也惠氏自研谿先生以至於松厓先生窮經數世文驚海內外矣然刻惠氏書者甚少半農易說禮說春秋說皆竹嶼刻而敘跋俱無殆以爲惠氏書出人自珍之何必敘爾去年春予於友人家見華霞峰讀易偶存六卷春秋類考十二卷春秋疑義二卷得鈔而藏焉讀其書經術湛深比於惠氏無多讓矣然世之人知我吳惠氏矣而未必盡知梁谿華氏也梁谿華氏之學見於顧復初春秋大事表矣而未必見華氏之書也惠氏書刻者猶鮮況華氏之書乎忠兒請先爲刻春秋疑義今夏始刊畢夫春秋疑義不過九十葉書然於聖人之旨時有所自得折前人之衷學春秋經者既有春秋說又不可無春秋疑義也予昔既補春秋說敘今於春秋疑義豈可亦令其將

春秋疑義

敘

一

真意堂

數十年而後人乃敘之邪至於春秋疑義與春秋說二

書之孰賢英鳥足以知之

嘉慶甲戌歲午月望後學吳英拜書

春秋疑義

敬

二

真意堂

春秋疑義卷上

梁溪華學泉

或問春秋書春王正月是用周正是用夏正朱子曰兩
邊俱有證佐宜何從又曰此事難稽考以朱子之博
學治聞考核精詳而疑不能決何也非疑周之改月
改時而疑秦之不改月不改時問既易建子之月爲
春爲正月矣歷七八百年中間無復夏時之事而秦
忽遠從夏之冬十月以爲歲首此不可解也近有謂
秦政之初呂不韋爲相凡十年而免不韋集諸儒爲

春秋疑義

卷上

一

真意堂

春秋其十二篇月令皆從夏時既以懸諸國門莫能
易其一字奚憚而不見諸施行必于此時改正時月
及秦并天下遂因之改十月爲年始而時月一如夏
時之舊然改正朔大事史無明文欲於千百年後以
書生之臆說斷之亦不足信矣其見于六經見于論
孟者亦參錯不一在戴記則有如曰正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此以建子
之月爲正月建午之月爲七月也問禮有正月又有
正歲州長正月屬民讀灋正歲如初此以建子之月

爲正月又以建寅之月爲正歲也孟子七八月之閒
早七八月之閒雨集分明夏五六月歲十一月徒杠
成十二月輿梁成分明九月十月而論語曾點言志
莫春春服浴沂風雩又可指爲建寅之月平由孟子
而言則固爲改月由論語而言則固不改時此不可
解也其在於詩豳風七月追述后稷先王風化之由
在夏諸侯而言夏時宜耳若小雅四月當幽王之世
而所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及秋日萋萋百卉具腓
冬日烈烈颶風發發皆以夏時爲言此不可解也歷

春秋疑義

卷上

二

眞意堂

考記載惟汲冢周月解篇有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
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
巡狩享祭猶自夏焉故先儒謂商周革命建丑建子
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
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
從夏令趙東山左傳補注引此爲據凡非赴告策書
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夏時如詩如論語皆通
民俗之恆解也然愚意汲冢云夏數得天者如國語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

成梁蓋本天道而攝諸民莫能違乎其早晚之候也
故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殷而嘗閉蟄而烝此祭享
之始自夏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
而栽日至而畢啟蟄而耕此授時之猶自夏也至於
建丑建子革命改正原不相治非謂朝廷既改建子
爲春而民間猶治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春正月也特
三正通於民俗其來已久故立文有不同耳漢書高
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
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
以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據此
則秦亦改時改月漢初猶仍之周之改時改月蓋無
可疑矣

春秋疑義

卷上

三

眞意堂

魯隱公不書卽位左傳曰攝也開章第一義便與聖經
相戾又傳稱惠公薨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
改葬或遂疑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隱承父
命攝以奉桓審若此則桓爲君隱爲臣乃隱篡桓非
桓篡隱也以桓爲太子則隱不過惠之諸公子耳隱
攝太子太子立而謂之攝可乎故隱爲攝則桓

不當爲篡桓之立爲篡則隱不當爲攝二者不待辨而明也且亦知攝之爲道乎問公之于成王攝也書攝位冢宰正百工不聞身踐天子之位也其告于天下也必曰問公曰王若曰謂問公承王命云爾不聞發號施令之自己出也使問公身踐天子之位發號施令一自己出則問公爲篡而三叔之流言爲忠于成王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辨等列君臣上下之間截然而不可亂隱不爲君則爲臣介于不君不臣之間而謂之攝王莽之所以篡漢也故政可攝也位不可攝也攝位則爲篡而已矣隱公當日不當身踐魯君之位乎發號施令有不自己出乎國人不儼然稱君公不儼然自稱寡人乎不儼然列于諸侯之會盟而受滕薛之旅見乎若是而謂之攝可乎設惠公時桓公果正太子之位則隱爲篡羽父爲忠桓之立爲反正而春秋誅亂賊隱公其首也然而春秋淡惡桓何也曰正其爲篡也以春秋之正桓公爲篡而知桓非太子也桓非太子其爲太子何也曰隱公立之也據左氏宋武公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

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杜氏曰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以禰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率國人奉之然則惠公之時桓固未嘗爲太子矣使桓之太子立于惠則桓宜有國桓宜有國則隱不宜立其立也爲攘爲竊而何得託名于攝乎若桓之太子立于隱則桓不宜有國桓不宜有國則隱之欲與桓也爲讓而桓之奪之爲篡爲弑而已矣桓之奪爲篡爲弑而隱安得謂之攝乎故正桓之爲篡而隱之非攝不特辨而明矣雖然隱亦烏能讓泰伯之讓逃之荊蠻伯夷之讓去之北海下至子臧季札之讓莫不棄其國如敝屣而甘退守乎其節隱如眞能讓者當國人扳己以立召諸大夫而告之定桓位而後去之可也否則以身相之可也既以奉桓爲太子自處于庶而與桓以嫡而又據乎其上位違係戀而不卽與其名號君也其盟會征伐自己出也當其時上下不辨而民志不定臣疑其君弟疑其兄雖微羽父之譖其能免乎桓之意謂我宜爲君也久矣夫人宜爲君而我據其位久之

而不歸其思起而奪之也固不能以終日矣故隱之讓也乃其所以爭也春秋託始隱公原篡弑之禍所從起而於隱之初不書卽位正其本也義或然乎若之何以爲攝也夫隱爲攝則隱固未嘗立隱未嘗立則桓應立桓應立則吾未聞應立而立謂之篡誅不應立者反之應立者而謂之弑君者也

隱公不書卽位文定以爲仲尼削之諸儒多從其說惟樸卿呂氏曰不書卽位禮之不舉也新君踰年卽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阼禮之不舉故不得而

春秋疑義

卷上

木

真意堂

書也隱不自正者也莊閔僖皆繼弑者也故皆不書桓宜得國不以道然意其得國之初必有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禮故書之定元年春不書卽位而于夏之六月書之蓋於是時始得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禮耳春秋紀實之書也後世因其實而考之則褒貶見矣高紫超曰十二公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一從其實而書目聖人非有意于其間也隱之攝而不卽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弑君而不卽位也定例也桓宣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弑之實目若

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實

嘗卽位矣則經亦無容殺其實而不書卽位隱莊閔

僖實未嘗卽位也則經亦不得強而誣之爲卽位皆

從其實而書目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於文成襄

昭定五君書卽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於莊

閔僖三君不書卽位者自有以昭萬世嗣君處變之

法於桓宣之不應卽位而書卽位者自有以發其很

賊無兄之隱於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卽位者自有

以見意如強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太陽一照而萬

春秋疑義

卷上

七

真意堂

物無遁形明鏡澈空妍媸自判而非鏡之有意妍媸之也嗚呼此其所以爲春秋之書也與或謂王法所最重莫過於繼世而立君王法所必誅其過於不稟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卽位止于從實而書則王法不明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所云上竊取者謂何日子不稟於父臣不稟於君爲王法必誅之定律聖人於衛人立晉之文而發之矣然則隱卽位不書止於從實而無他義乎曰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有爲於天下

望人正其位然後可有爲於一國不書卽位則是失其人君之大寶而不足以有爲於一國也嗚呼此其所以終蒙菟裘之變也與

隱元年歸仲子之贈二年夫人子氏薨左氏以夫人爲仲子以元年歸贈爲預凶事亦難信據士喪禮將葬既祖奠而後昭贈禮夕繯束馬兩楨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眾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此公贈士之禮也

春秋疑義

卷上

人

眞意堂

度天子之贈諸侯也亦然仲子娶於惠公之末年必年甚少何故天子忽然歸贈度其出請入告之辭當何如古人雖不諱凶事恐此亦非人情也啖氏曰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贈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而黃楚望趙東山必欲信左氏而強爲之辭亦固矣隱二年夫人子氏薨黃楚望曰當依左氏爲桓母非隱妻何以知非隱妻隱公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爲君故改葬不臨衛侯來會葬亦不見必不以夫人之禮赴審若是隱公當日不過以公子攝國政目然立三月

而盟邾一年而會戎春秋俱正名之曰公豈有會盟則儼然君臨之而來會葬則不敢見乎又豈有其君儼然稱公而君之妻猶然公子之妻乎亦不足信矣愚嘗因左氏改葬不臨之說疑桓公爲太子之說亦臆說也夫葬惠公不臨衛侯來會葬亦不見是不爲喪主也古人最重喪主隱不爲喪主將遂無喪主乎將桓爲之喪主乎禮惟君薨而世子生而後上卿爲之攝主若夫既已爲太子矣雖少必太子爲之主喪主之位定而嗣君之位定矣桓不爲喪主則桓非

春秋疑義

卷上

九

眞意堂

太子可知矣故太子之說妄也隱不難於攝位而爲君何獨難於攝喪事而爲主而使惠公之喪爲無主之喪故改葬不臨之說亦妄也明乎太子之說之誣而後可以定桓公之爲篡

春秋雖魯史而實秉周正朔則天王之易代必書此策書之大體也聖經筆削義取尊王天王之崩必志所以明一王之始終其志天王之崩猶之志魯公之薨也夫列國之君猶必記其卒以志代然後可以知其入而詳其世烏有天子之崩而不志於春秋者哉而

莊僖頃三王之崩葬不志此不可解也先儒皆謂王
室不告魯不往魯故不書趙東山考經傳以駁正之
謂莊公十一年魯主王姬之昏冬王姬歸於齊明年
莊王崩王室無不告諸侯之理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冬會于鄆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
侯明年僖王崩王室亦無不告諸侯之理惠王卽位
傳言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
馬三匹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經傳
所錄莊僖惠三王之際其事如此而杜氏乃以爲王

春秋疑義

卷上

十

真意堂

室微弱不能自通於諸侯可謂誣矣且是時齊桓方
假王命以示大順魯人其有不弔葬天子者乎文十
年公及蘇子盟于女果傳曰頃王立故也十四年春
頃王崩王室無不告魯之理是年傳曰襄仲使告于
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使魯不弔葬
天子其敢有請于王室乎然則曰問公閱與王孫蘇
爭政故不赴者其說妄矣以大喪詔諸侯乃大行人
之職不當以二臣爭政而廢傳又言問公將與王孫
蘇訟于晉王使尹氏聘季訟問公子晉趙宣子平王

室而復之使王室不告喪於諸侯而惟使晉人平二
臣之訟可乎亦豈有赴於晉不赴於魯者乎東山之
駁正是矣然謂春秋見桓文不能率諸侯享觀于王
庭而徒以弔送爲尊王虛文故特削此三王之崩葬
所以定霸者之功罪則其說迂遠似屬東山之臆說
非人心同然之論也姑闕其疑以俟續考

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左傳作君氏爲隱公之母晉子
啖氏謂春秋例無有改字爲義者使果屬隱公之母
當如定姒之例書晉子卒安得諱其姓而稱君氏且

春秋疑義

卷上

上

真意堂

不書君母氏而書君氏何足以知其爲君母也其不
可信明矣故文定主公羊譏世卿之說厚齊王氏曰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書齊崔氏出奔衛
此崔杼弑其君之始比事觀之堅冰之戒明矣高紫
超更廣其說曰春秋書此蓋謂昭二十三年尹氏立
王子朝伏案自夫立嫡天下之定理也而權臣乃敢
擅立其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書尹氏卒于
隱三年之前而書尹氏立王子朝於昭二十三年之
後中閉二百餘年而其禍始驗大易所謂履霜堅冰

者如此此春秋前伏案後照應之書法也竊嘗以此意讀全經其旨趣之妙未有不在於伏案照應者隱元年書盟蔑此伏案也至七年公伐邾則照應也觀元年之盟蔑未知其旨何屬觀七年之公伐邾則失信之罪見矣桓五年書齊侯鄭伯如紀此伏案也至莊元年齊師遷紀邾鄆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則照應也觀桓五年如紀之書未知其將何以爲觀後遷紀大去之文則知其始之如也意在滅之矣又如莊之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而其照應則在襄之二十九年公如楚荆來聘者履霜之始而公如楚者堅冰之終也成之十五年書晉會吳于鍾離而其照應在哀之十三年會黃池會黃池者堅冰之終而會鍾離者履霜之始也又如晉趙盾弑夷皋人但知據左氏董狐之文以歸獄于盾而不知聖經非恃此而明也於文七年書晉大夫盟于扈則已胎弑逆之禍至後放胥甲般先都殺士穀事事手辣心狠毒既流于措紳自延及于君父固不俟桃園之刃而已知晉靈之必不能免矣又如定十年書晉趙鞅入晉陽以叛荀

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人但知其肆惡叛君亦未知其禍有由始及歷考經之所書則趙氏之盾也穿也同也括也朔也武也成也并鞅而擅政者八人矣士氏則會也變也句也魴也鞅也并吉射而擅政者亦六人荀氏則林父也庚也首也盤也偃也吳也盈也躒也并寅而擅政者且九人尾大不掉雖欲不叛不可得矣其他書法大率類此故讀春秋而觀其伏案照應者此讀春秋之大法也苟或不然則惟有附會穿鑿拘泥於一字一句之閒且或視之如破爛朝報

校附記於此

詩書人四般州吁書衛人般無知書齊人國人討之也以討賊之權予國人不問其何人也殺陳佗書蔡人般徵舒書楚人天下討之也不問其何國也以討賊之權予天下也誅亂討賊王者事也國人討之天下討之天子不與焉不嫌于無王乎曰否天下之無王由亂賊縱橫而不知有君父誅亂討賊所以尊君父尊君父所以尊王也故凡討賊書人子之也其不

盡以討賊子之何也曰五刑五用謂之天討王者之討有罪討之以天也春秋討有罪亦討之以天也聖人以爲人心之公卽天理也若里克弑君而晉惠般之則非天矣楚比弑君而棄疾般之則非天矣蔡般弑君而楚虔般之則非天矣商人弑君齊人先君之而後般之則非天矣天者公而已矣討賊書人公討之也不以公討之不足以正其弑君之罪也此立法之權衡也

春秋疑義

卷上

古

眞意堂

石碣非有與乎其閒也晉非有求乎其閒也然則與之乎曰否春秋子其討賊不予其立君也春秋之所操以予奪人者王法也天子在上而國人擅置立之權以王法治之烏得無罪哉趙東山曰周禮之廢久矣不請命之非譏不在一國審是則春秋可以無作而孔子於歲首何以必書春王也然而石碣非有與乎其閒也晉非有求其閒也書衛人立晉固以著其擅立之罪其亦異於尹氏立王子朝者也凡此皆春秋用法之權衡也

或問漢卿呂氏曰君弑而討賊則書葬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信乎曰否被弑之君不書葬魯自不往會耳其書葬者魯自往會耳何與於賊討與不討邪傳者旣爲此說其有不通者如蔡景公陳靈公蔡昭公許悼公則強爲之辭陳靈猶可曰賊已討矣蔡昭書葬猶可曰盜亦殺矣至於蔡景許悼則其說不通或者又強爲之辭曰罪蔡景也止自討也夫春秋弑君之賊豈必皆其君之無罪哉何獨於蔡景赦其賊班而可赦則班不得爲弑君班爲弑君則班亦不可得

春秋疑義

卷上

五

眞意堂

而赦旣誅之又赦之聖人用法不如是之牴牾也然則蔡景許悼之葬要皆其子欲歿其弑逆之迹而具禮以葬其父是以我往會之耳其他被弑之君或不書葬者或其國多故不能備禮以葬或雖葬而魯不往會之耳持敬周氏曰內不書葬左氏不成喪之說近之外則或不來赴或內不會葬耳高紫超曰公羊內賊不討不書葬外仇不復不書葬義之精者也然考經所書則不盡然經固有內賊未討而亦書葬者若蔡景許悼之書葬則於所謂內賊未討不書葬

者其說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葬者謂何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葬葬者不書葬蓋凡所謂葬者非徒曰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踴從焉公卿之備位焉鄰國之贈奠焉凡賊既討者必重更棺斂告於鄰封成禮而葬蓋元凶既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賊未討者往往弑逆之賊猶擅國柄慰其君父墓葬路隅若樂書以車一乘葬厲公於東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則是不成乎葬也如是安得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自掩其弑逆之迹而反告於鄰封隆禮以葬四鄰諸侯亦皆遣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葬禮矣如是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必成禮而葬則經亦書葬非以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委棺暴屍不成乎葬則經亦不書葬非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更有鬼蜮譸張假飾以葬則經亦書葬又不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葬聖人一皆據實書之自然而葬則書葬足以安既死之魂而慰枕戈待旦之心葬葬不書葬足以彰暴

骸之慘而激同仇泣血之志僞爲葬者經亦書葬又以明其巧飾之惡而一時之會葬者皆當擊其首而碎之也而聖人之立義固精矣

禮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於外諸侯之薨書卒文定曰聖人貶之也問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然則悼王以未踰年之天子何罪而亦書卒耶天子未踰年而崩則不成尊存先王也降之等於諸侯之列宜矣不應遂夷之於大夫也夫卒者終也君子曰終卒也者君子之終也以王子猛書卒之例例之恐諸侯俱當書卒也以問紫超紫超曰春秋於外諸侯書卒不書薨葬者振動之意外諸侯之歿非有所震動于吾國也且于吾君書葬於外君亦書葬嫌于有二統自宜書卒以別之而文定乃謂上不請命不許其爲諸侯其說眞爲穿鑿然謂諸侯例宜書卒恐亦未然蓋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定分秩然自不容紊故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又孟子曰滕定公薨皆言薨不言卒所可疑者王子猛之書

卒目然古者天子崩未踰年太子不敢稱尊其不敢稱尊也非特不敢上擬乎天子而成天子之尊并不敢下同乎諸侯而成一國之尊蓋孝子順讓其親之道然也則其書卒亦宜矣考之綱目於凡列國之君書祖而於天子之太子書卒猶春秋之志也天子之太子例書卒未踰年之君猶然一太子也則其書卒亦宜矣 又按太子立未踰年不應稱王春秋書王猛者爲王子朝而起變例耳故于其居王城也書王而於其卒也仍書王子從其本也

隱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或問積齋程氏曰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十一日之閒取其兩邑故謹而日之後之說春秋者盡不用日月苟不以日月則其實何以明何以知一月之閒十一日內兩取其邑乎曰日月者紀事自然之體也春秋非不欲盡言日月然舊史有詳畧焉有闕文焉其無日月不可益有日月不可去也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

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書矣今壬戌敗宋師辛未取郕辛巳取防舊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益詳舊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既敗宋師又取郕取防其惡亦不得掩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或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而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若并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 愚按

說春秋者以日月爲例曲生意義如日食書朔書日正也或不日或不朔史失之目一以爲夜食一以爲暈晦日大夫卒書日正也不書亦史失之目一以爲遠一以爲惡一以爲公不與斂文定既駁正其失而又疑恩數之厚薄其他事或日或不日率拘牽附會強爲穿鑿使聖人之經皆爲諸儒之私見曲說揣摩度所誤積漸以爲春秋之舊信矣而程夫子亦曰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紀事簡畧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桓公在位十八年十四年不稱王元年稱王二年稱王十年十八年稱王四年七年不書秋冬闕文也樸卿

呂氏曰或曰桓無王也元年有王始之治桓也二年復有王再以治桓也至於三年則諸侯之喪事畢矣是乃入見受命於天王之時也而天討不加焉故自是而後不復書王明桓之不王而王之失政也十年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之終也不書秋冬明天討之不加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道也桓弑君而天討不加是有陽無陰成功不能成矣故四年不書秋冬則以天王之下聘而天王不復討矣七年不書秋冬則以穀鄧來朝而天下之諸侯亦無可望者矣故特不書秋冬二時以誌當時之失刑也爲此說者信巧矣然以經考之桓宣二公皆篡弑之主天討不加者也宣未嘗無王而桓獨無王聖人用法何如是之異也況春秋書王本以律天下之不王豈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當時諸侯篡弑者非獨一桓公也又何以不去王乎桓無王而不書王當始末盡然又何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各書王乎審若是聖人書法頓自改易又安能使學者之必知其意乎至於不書秋冬信如其說則桓十七年五月

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僖二十八年冬有日而無月不知又將何說乎至若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則固不待辨而知其謬矣若晦黃氏曰春秋之時亂臣賊子之禍接踵於天下而天王皆莫能討也若以天王不能討而去王以示義則二百四十二年經皆當去王矣且天下之惡無大於篡逆者洿宮壞室殺之無赦當不俟終日何待三年之後邪皆不通之論也朱子曰桓兩年不書秋冬說者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大迂闊矣愚按春秋正桓弑君之罪如穀鄧來朝斥書名斥穀鄧所以斥桓也邾牟葛來朝貶書人貶邾牟葛所以貶桓也王錫命不稱天譏天王所以譏桓也大義炳如日星矣春秋之法大義未明故須微辭以明之既大義炳如而又用微晦之說反覆不定之例以微辭諷刺之何邪故朱子於不書秋冬之說極詆其非而高先生作春秋孔義於桓不書王之下竝從闕疑

桓二年孫子來朝朱子曰說者或云時王所黜降而稱

子不知當時時王已不行黜陟之典或曰春秋惡其朝桓削而書子自此之後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并後代子孫削之邪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與使凌弱不公之甚

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曰名賤之也胡氏曰朝桓故也桓弑君天下之大惡也越國踰境相繼來朝故特貶書名然桓二年春滕子來朝矣秋七月紀侯來朝矣六年又紀侯來朝二國諸夏之君

春秋疑義

卷上

主

真意堂

禮義之國春秋不以黨惡責諸夏禮義之邦而責穀鄧何也滕以魯爲宗國近魯而弱觀其來朝而降從子禮可知矣紀迫於齊無所赴愬而求援於姻國故兩來朝是皆有所不得已不得已故責之輕也穀鄧在江漢之間居方城之外非有所不得已於朝魯也跋履山川踰越險阻交臂而來書之於冊將謂桓之德足招攜懷遠何以懲天下之大惡而使亂賊知所懼哉且夫春秋之書列國來朝者莫桓若也以諸夏則滕也紀也以遠人則穀也鄧也以世子則射姑也

以旅見則邾也牟也葛也十二公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親篡弑之君而昧誅討之大義天下將相勸於惡聖人之所大懼也故春秋凡來朝者皆貶而於穀鄧來朝則名之名之者賤之也賤其以遠方之國而交臂於桓也凡旅見者爲尤貶而於邾牟葛則人之人之者亦賤之也賤其以五等之邦而旅見於桓也春秋聖人之刑書聖人之用刑未有不得其平者也於滕於紀之不得已而朝者名之則無以責穀鄧矣於滕薛之旅見於隱者人之則無以責邾牟葛之旅見於桓矣然於穀鄧書名於邾牟葛書人而若滕若紀之不書名不書人者罪雖差減其爲聖人所斥亦不待貶而見矣

春秋疑義

卷上

主

真意堂

桓二年公及戎盟於唐冬公至自唐此書至之始按公之出有至有不至左氏曰告廟行飲至之禮則書至不應僖公號稱賢君凡葵丘首止之盟會皆不告廟而昭公出奔居鄆必行告廟之禮也二傳通曰胡傳有三例或誌其去國驗時之遠然亦有踰時而不至如僖十三年夏會臧十四年春城緣陵經一年越四

時之久而不至者矣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然亦有
侵伐之危而不至如成十年伐鄭不至襄九年伐鄭
亦不至者矣亦有會盟之危而不至如成二年盟于
蜀合十一國聽命於蠻夷而不至哀十二年會吳于
橐皋遠卽蠻夷之地而亦不至者矣或誌其黨惡附
姦之罪然亦有黨惡附姦而不至如桓公黨鄭突而
伐鄭十六年書至十五年不書至是也襄二十六年
合四國之御黨叛臣而會澶淵亦不書至臨川吳氏
取穀梁之說謂凡書至大率皆危之而以地之遠時
春秋疑義 卷上 眞意堂

十而書至十九自文以後公之出九十有二而書至
者六十有四近詳而遠畧則史失之未知然否故闕
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劉氏曰或云甲戌之
下有陳侯之弟佗殺陳世子免積齋程氏曰或恐有
之蓋六年八月經書蔡人殺陳佗而上文不見其事
故也然豈敢質之哉又曰春秋有一事見一義者不
必兼首尾其餘有首必有尾有尾必有首所謂屬辭
比事者也蔡人殺陳佗事之尾也書討賊而不書弑
君則事無其始而義有不備難以因事立教故疑甲
戌之下有陳佗殺世子事而闕之也 按甲戌之下
明係闕文廬陵李氏曰三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
曰君子疑焉穀梁則曰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爲
再赴其謬戾甚矣
胡傳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一順辭書入亦有二義
一難辭一逆辭其逆於突歸鄭亦歸曹而書歸其順
於王猛入王城天王入成周而書入則順逆之說有
時而適相反矣聖人豈以相反之說爲褒貶哉凡書

歸皆易辭凡書入皆難辭蓋凡以亂而入以覆而入者書入可以安而歸者書歸此史氏之文聖人因之而不革而其事之善惡聖人之褒貶不與焉 桓十一年突歸於鄭書歸十九年入於櫟書入一突也前書歸後書入豈前之歸爲順而後之入爲逆乎前之歸恃宋與仲後之入宋怒而仲不納忽在鄭而突入其旁邑蓋亦難矣故知歸入無與於褒貶也

春秋疑義

卷上

去

眞意堂

夏五闕文胡傳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葉氏曰經成而後亡旨積齋程氏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謂事之不可知者多間闕疑謂理之不可知者夏五無月事顯然而可見理斷然而無疑孔子豈必錄此斷爛不可讀之文爲後訓乎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疎矣一說此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而闕月字旨桓十一年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忽之歸稱世子忽既歸鄭越兩年而後弑而突始終稱鄭伯忽之弑不見於經忽正而突不正而春秋書法如此何也櫟卿呂氏曰諸侯難以寡得國苟其大

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爲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君之從其實也鄭伯突是也苟其歸正適而未成君也其大臣不之君其國人不之君列國之諸侯亦未以爲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名之曰鄭忽是也聖人何加損焉 止齋陳氏曰忽稱世子從其恆稱也以其失國也不稱子以其歸國也稱世子春秋無加損焉正其名實而已矣不稱鄭伯以是爲終失國也春秋無二尊苟失國雖見般不書是故鄭無昭公晉無懷公 按突立五年而後出奔其君鄭也久矣忽雖歸鄭而突在櫟魯宋衛陳蔡五國之君兩伐鄭以納之則突終未嘗失國也春秋何得奪其爵而不稱伯突既歸國則忽雖歸鄭而其爲君也微矣故春秋不得正名其爲君然突雖稱伯篡也忽稱世子正突之爲篡也據實以書而突之惡見矣諸侯黨邪害正之惡亦見而忽之不能自強亦不得爲無罪矣

春秋疑義

卷上

去

眞意堂

文姜不稱姜氏哀姜不稱姜文姜之出奔也春秋書夫人孫子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也然哀姜之奔邾也

書夫人姜氏孫于邾不去其姓氏說者謂哀姜之罪輕文姜之罪重聖人爲之差別於其閒夫哀姜通乎共仲與弑兩君幾至亡國聖人豈爲之原其罪而降其罰也哉及哀姜之以喪歸也經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稱姜則又爲之說曰文姜無妻道故一見貶絕之哀姜無母道必再見而後貶絕其穿鑿可笑如此夫文姜哀姜之罪聖人直書於策不必去其姓氏而後見春秋去其姓氏絕之於魯非獨以爲貶也各因事垂訓以爲萬世法而已文姜之孫齊也孫而卽

春秋疑義

卷上

夫

眞意堂

以其喪歸而祔太廟致夫人雖欲不越禮爲之而亦不可得已子無仇母之義而文姜無入桓廟之理莊公繼體桓公奉承宗廟則宗廟爲重母子爲輕文姜之弑逆死而配享於桓廟桓受之乎豈惟桓不受而已魯之先君其受之乎莊公苟欲爲桓公之子義不得復全母子之情故文姜之出必不當使歸於魯者大義所在無難決也當日魯之臣子泥于無仇母之義所以隱忍遷就使出而復反驕淫放縱莫之能制而異日哀姜之出齊桓既已正其罪而討之魯之臣子猶以其私請皆由泥母子之情而不知宗廟之重也春秋一於其孫齊絕之一於其喪至絕之大義炳如矣不絕文姜則齊襄之仇必不可復故魯之臣子不忘先君之恥必先以大義絕夫人使不得歸而後可以講復仇之事其勢然也姜氏之速反知莊公之不能復仇矣會稽會防會穀如齊師享祝上

春秋疑義

卷上

夫

眞意堂

公之初首書夫人孫於齊斥其姜氏絕之於魯其猶望魯之能復仇乎高紫超曰綱目於周武后於前

所書淫悖事皆稱太后至改國號曰周則稱武氏稱
武氏則應誅殺矣此與春秋削姜氏之意正異書而
同旨也

紀侯大夫其國按春秋時諸侯滅國紀最無罪故聖人
於紀多恕雖紀季入齊不書名所以別於庶其牟夷
也紀侯去國不書奔所以別於譚子溫子也聖人之
情可知矣然大法畢竟以國君死社稷爲正於紀侯
之去雖原其情而閔之以爲寬紀侯之責而非可以
爲訓也若書大夫其國或疑聖人許之而張其辭故

春秋疑義

卷一

手

真意堂

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而趙東山以失國例書名從
史文也其說似合然於三傳無據姑存之至公羊傳
稱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賢襄公而諱不書滅何
說之誣乎其言曰大夫有何滅也不言齊滅爲襄公
諱也紀侯之遠祖諸哀公於周懿王懿王烹之春秋
與襄公之能復仇故諱言滅也夫烹哀公者王也仇
紀侯是仇王也此大亂之道也且夫襄公獻公之子
孫也按史記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爲胡公胡公之
弟山襲攻故胡公而自立爲獻公獻公攻其兄篡而

奪之國襄公顧獨援受國之義脩九世之仇於紀乎
襄公親殺魯桓聖人不責報於齊桓之世紀侯一言
之諸仇之九世必滅其國利其土地以爲快春秋又
從而與之乎況紀季姜爲莊王之后襄公滅母后之
族而毀其社稷悍然不復知有天子其無王莫此爲
甚則謂聖人從而與之亦悖謬不通之甚矣

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積齋程氏曰先儒或以子
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
也謂子糾爲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胡氏劉氏邦衡

春秋疑義

卷上

手

真意堂

莘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爲兄者程子之說而康
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
謂子糾爲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然朱子則
以公穀無子字而小白爲兄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
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信之也但程
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爲兄目非有所
據也春秋所書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三傳同有子
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爲疑至程子引薄昭之
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

兄以爭國其言又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況朱子於集注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爲兄而小白般之正與太宗般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則類竟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與或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爲兄而已正於春秋辨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富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并注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般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既既納糾以爲君又般之故書子定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爲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爲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非小白富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烏有嘗與魯盟於薛而特加子字之理哉

春秋疑義

卷上

奎

眞意堂

春秋爲程子未成之書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 愚按諸儒以糾爲兄以左氏春秋書子糾稱子也以小白爲兄以公穀書糾無子字而小白係之齊也然下書齊人取子糾般之三傳同有子字而左氏鮑叔請魯討糾曰子糾親也鮑叔請魯討糾而稱子或疑子糾爲名非糾貴而稱子前公穀不書子脫之目至書齊小白入於齊與書齊陽生入於齊同一書法積齋謂糾不書齊策上伐齊之齊固不可曰公伐齊納齊糾而下書齊小白入於齊則春秋書法當如此目均未可執以爲據也汪氏曰讀經當合上下文觀之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蔡則忽正而突之不正可知矣書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則羈正而赤不正可知矣書齊陽生入於齊陳乞弑其君荼則知陽生之入所以篡荼矣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齊人取子糾般之納不妄納而般不妄般兩俱見矣春秋凡書納皆不妄納也魯不妄納非特以齊仇之故亦以納糾爲不正也至齊人取而般之則

春秋疑義

卷上

奎

眞意堂

又甚焉直書其事而自見不必執一事之同援此以例彼也未知然否

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文定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爲與仇戰雖敗亦榮也明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傳曰書魯爲主意責魯也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曰始及齊平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當其身則釋怨不復今易世矣乃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台後兩說觀之則前言乾時之戰雖敗亦榮其說相刺謬矣乾時與仇戰長勺獨非與仇戰邪與仇戰而敗爲榮與仇戰而勝反受責耶且夫戰乾時者齊桓也敗長勺者齊桓也盟柯者又齊桓也文定以莊公宜與齊桓爲仇邪則柯之盟不宜與齊盟而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之說非矣將以莊公不宜與齊桓爲仇邪則乾時之戰不得爲與仇戰則雖敗亦榮之說非矣且春秋書戰及者爲主及在魯意責魯也諱公不書內以諱爲貶也以戰則貶以敗則榮於本文亦刺謬矣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傳曰桓

春秋疑義

卷上

書 眞意堂

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其稱人何也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四國稱人誅

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子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雖予之可也主北杏者齊桓也齊桓爲首四國爲從誅始亂正王法當自齊桓始於四國乎何尤齊桓收安中夏之功四國受無王之罪四國那得心服 春秋書法有諸侯而書人者戰于郎稱君盟惡曹稱人是也陳止齋曰一役而再見者但稱人畧之也有小國之君而稱人者邾人年人焉人來朝是也齊之盟內諱公而四國稱人疑陳蔡諸侯而貶人之翟泉之盟亦內諱公而王人及六國皆稱人疑以大夫盟王子虎而貶人之蜀之盟十一國稱人而齊列宋陳衛鄭之下疑四國皆卿而貶人之陳止齋曰貶不於其甚則於其事端餘實錄而已屬辭比事觀之聖筆之貶而稱人者雖無傳而可見惟執傳以求合於經凡經與傳違悉以爲聖人之褒貶所寄則穿鑿附會忽彼忽此忽子忽奪而春秋之大義晦矣

春秋疑義

卷上

書 眞意堂

文宣以前征伐自諸侯出而大夫之將皆書人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其君之自將多書爵此世道之又一變也自諸侯出則罪在諸侯自大夫出則罪在大夫書公書侯書大夫皆所謂指其人而譏之文三年而後外大夫帥師專伐名氏見於經者三十有五何一而非貶乎故凡書侵伐戰圍皆貶也書君書大夫皆譏也 高紫超曰經之大例稱爵稱人只是據實書君則稱君大夫則稱大夫又曰隱桓莊閔僖之世政自諸侯出凡諸侯之大夫帥師侵伐者例書

春秋疑義

卷上

美 眞意堂

人文宣而下政自大夫出矣而大夫公子公孫之姓氏始屢見於經此非貴而褒之也總以著強臣悍族專權恣橫焉爾又曰十三年齊桓北杏之會四國稱人亦只是據實書法蓋齊桓初合諸侯人未憚從皆遣大夫往會故春秋據實書人非聖人有意貶而人之也春秋但書會北杏而齊桓之功罪自見蓋所以倒持天子之太阿者在此會而所以成後日召陵首止之功者亦在此會也春秋大旨只是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謂沾沾於一字以爲褒貶者皆拘儒之陋

見目

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十四年荆入蔡當獻舞被虜蔡有倒懸之急而蔡人來會蔡之臣子不肯卽安於楚目乃荆因此入蔡而齊終未嘗爲蔡出一旅之師也或疑齊桓當日宜以平宋之師救蔡上告之天子下告之在會之諸侯合齊宋陳邾之眾與蔡并力一心問罪於荆義聲宣布則中國之氣振荆方挾獻舞以市蔡吾以天子之命廢獻舞別立君以拒荆

春秋疑義

卷上

美 眞意堂

蔡之君臣其德齊必甚其事齊必堅而諸侯之義齊桓而與之必眾是齊桓一舉而收攘夷安夏之功也奈何委蔡與荆蔡十年無君虜之惟荆入之惟荆所以蔡自北杏一會之後終齊桓之身四十餘年未嘗一與中國之會盟豈獨蔡棄華卽夷之罪或者齊桓不得辭其責矣然考齊桓之於楚蓋蓄全力以待之而不敢輕有所發莊十年荆虜獻舞十四年荆入蔡而齊桓若不知十五年荆伐鄭而齊桓亦不問至莊二十八年荆復伐鄭然後會晉宋一救鄭僖四年然

後合諸侯伐楚以齊桓之謀管仲之智豈不欲速得志於天下而遲之又久而後發可見當日荆楚之強而齊桓糾合之難制楚之不易如搏猛虎蓄養全力惟恐一搏不勝反爲所噬今輒議齊桓不能伐荆救蔡亦或未審當日之大勢也召陵一盟楚雖屈服齊桓亦第羈縻之使不敢抗衡中國而已終未嘗與楚交鋒而蔡之服從於楚不與冠裳之會齊桓亦不問蓋蔡密適於楚今日背楚明日兵入其國都齊桓自度力不能底蔡故亦不責蔡之背華卽夷以相安於無事而已此亦見齊桓之不輕用兵而中國之所以少安也

春秋疑義

卷上

美

眞意堂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齊桓初主盟也主盟則何以書同盟劉原父曰同所以名盟焉旨以周禮殷見曰同以儀禮則設方明主日月而命事者同盟也觀禮諸侯覲天子天子以會同之禮見諸侯諸侯不協則有盟爲壇視方明方伯臨之謂之同盟齊桓以尊周之名舉同盟之禮而實不過合天下之諸侯以宗齊故春秋凡書同盟者惡之而於幽之盟諱不書公所以謹

其始而誅齊桓之無王也春秋書同盟十有六其二齊桓也其十四晉也說穀梁者曰齊桓盟二皆同尊周晉盟十四皆同病楚說左氏者曰言同盟服異也說公羊者曰書同盟志同欲也胡傳有二例或以同欲而書同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也四說者皆非也以齊桓之同盟爲同尊周於洮謀王室蔡丘申王命何以不爲同尊周乎以晉伯之盟爲同病楚斷道之謀伐齊威之討負芻何以亦爲同懼楚乎以同盟爲同欲而蒲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乎丘之盟齊人不可其非同欲可知以同盟爲服異而柯陵之盟謀復伐鄭戲與亳之盟鄭未與盟其非服異可知且夫齊桓之主盟者八其不書同盟非同欲乎洮之鄭伯之盟非服異乎是數說者皆不足信也若文定以同欲而書同又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二說自相反則直因經文之有不同欲者而從爲之辭耳非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書同盟直惡其以諸侯無王命而行同盟之禮焉旨其始以諸侯行同盟之禮而後蹈常而習故且以大夫行同盟之禮固勢之所

春秋疑義

卷上

美

眞意堂

必至於此也故新城清丘者幽盟之積也春秋於幽之盟不書公諱其始而示貶也春秋於盟諱不書公者三於齊諱於翟泉諱於幽諱於齊盟夷狄也於翟泉盟王子也聖人以同盟比之盟夷狄盟王臣以是為臣子之大惡故亦諱不書公諱公所以誅齊桓也誅其始而後事同而從同春秋之法也故翟泉不書公而盟尹子單子書公盟齊不書公而盟宋盟蜀書公莊十六年盟幽不書公而二十七年盟幽書公杜氏謂以微者行而聖人之書法隱矣 劉原父謂

新城清丘大夫同盟未必能備天子之禮春秋自文宣而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魯三家且不難於八佾歌雍之禮趙盾原穀何憚而不用同盟之禮乎彼見其國習用之且將以為固然而忘其為天子之禮也然以為大夫用同盟之禮抑又甚矣故清丘貶人之左氏莊十九年秋王室有子頹之難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明年春鄭厲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以王歸處於櫟入於鄆又明年夏鄭號謀納王同伐王城般子頹及五大夫莊公之二十一年也夫求諸侯莫如勤王晉文之所以一舉而伯也當子頹篡立天子越在下邑齊桓不以此時號召天下合諸侯定王位而今年伐魯明年伐我王室之難若罔聞知以管仲之智而不及此何也子頹黃口孺子五大夫反覆叛臣當備備不保旦夕之時而君臣歌舞不倦義旗所指立見摧敗且鄭屠之執齊方與鄭為仇不先入王城奉天子以誅亂臣願拱手而讓之鄭使鄭厲享有大功而自始亂以迄於平閔三年之久號稱盟

王不聞遣一旅之衆於京師吾不解也嗟嗟不舉勤王之師於衛朔伐周之時而假天子之命於衛懿易世之後不爲周伐燕以正逐王之罪而爲燕伐我以謀職貢之微如傳所稱舍其近而求諸遠舍其大而圖其細管仲之謀何其下而齊桓之舉動何其愚也然子頽之事不見於經說者曰爲惠王諱也叔帶之亂襄王實啓之春秋書天王出居罪襄王也惠王未有過故爲之諱夫天王在櫟子頽篡位兩王竝立越三年而後反正天下之大變也五大夫奉頽以伐王衛朔燕仲父稱兵犯畿甸天下之大惡也謂宜大書於策以著當時臣子之罪烏得而諱之且惠王亦未爲無過也據左氏初子頽有寵於莊王使爲國爲之師惠王卽位取爲國之圖以爲圓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又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五大夫同爲亂若此王亦未爲無過也春秋垂萬世之法雖王之尊不敢爲之諱雖諱而其事未嘗不明故天王出居於鄭則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則書以王猛入于王城則書天子居于翟泉則書雖

春秋疑義

卷上

聖

真意堂

以王猛敬王之無過不聞爲之諱何獨惠王爲之諱也然而子頽之事不見於經何也姑識其疑以俟知者 莊十九年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二十年冬齊人伐我而左傳云子頽以十九年秋作亂是年冬子頽篡立二十年夏鄭伯以王出居於櫟秋入於鄆而齊桓以是冬伐我天王播遷於外臣子卷甲赴難肝腦塗地之秋而連兵以伐與國戎雖密邇未有滑夏之舉輒無故興師而君父之難視同秦越若據左氏以定齊桓之罪誅之不可勝誅矣文定以左氏子頽之亂爲可據耶則春秋人齊桓猶未足云貶安得以將卑師少概之以子頽之事不見於經未可據以貶齊桓邪則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文定以爲奉王命督立子頽之罪而專罪衛之逆王命何邪亦未渎考矣高紫超曰王子頽之事不見於經春秋未嘗書天王出居而以不勤王之故貶齊桓獄案未具先定刑書使不按左氏之文讀之啞謎從何證解故凡經文無可據而漫爲之是非者皆臆說也

春秋疑義

卷上

聖

真意堂

春秋疑義卷上

吳縣後學吳志忠校

真意堂

春秋疑義卷下

梁溪華學泉

閔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趙子曰據大傳喪服小記諸侯不得行禘禮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之義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目不追配文王也按胡氏曰天子禘諸侯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帝其祖之所自出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非也朱子嘗辨之詳矣蓋禘不兼羣廟之主非獨爲其尊遠不敢褻也禘於始祖之廟則始祖必降東面之尊而退居南面以配之故禘以始祖所出之帝非所以尊始祖也屈始祖於禘祭之時以退就人子之位伸始祖於祫祭之日以獨當東面之尊仁之至義之盡也若文定之說以所出之帝當東面之尊是天子之始祖不得東面而后稷降昭穆之列於義安乎以魯言

之成王尊周公而賜之重祭顧使合祭之時尊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與羣公合食於前烏在其爲尊周公者乎則禘之非合祭不待辨而明矣然據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似魯禘兼羣廟之主諸儒疑爲合祭坐此也四明萬充宗學禮質疑云魯禘與周禘不同魯禘不追所自出其說據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云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矣不云追享文王配以周公也又魯頌閟宮之篇侈陳僖公享祀之盛亦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不及文王可見魯郊祭則配后稷禘祭不追文王其說似創而實有理何則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以天子禮樂尊周公以示不敢臣之意自不必追所自出而及文王也追所出而及文王不足以爲周公重而祭文於諸侯之太廟適足以卑文王故魯禘只用天子之禮樂目其祭原同諸侯之祫祭也設魯禘追配文王不兼羣廟僖公斷不敢創爲合祭夷周公於昭穆而因以致夫人萬氏之說非無稽也但疑禘祭王者大祭五歲一修其禮物又與天子時祭不同魯雖不

追所自出其僭用禘禮亦必當大祭之歲始行之閟公用之莊公則其失禮更甚矣不然只是尋常天子禮樂魯之宗廟蓋無祭不然觀初獻六羽書於柝子之宮可見矣又何從別之曰禘而文二年大事於太廟文定曰大事祫也春秋何以不書禘於太廟耶魯啓蟄而郊所以異於天子之郊也不四望而三所以異於天子之望也然則魯禘不追所自出理或然也魯之郊禘禮之變也成王所以尊周公而異其禮又以別天子而殺其儀名同而實異不可與周之郊禘同論也

有衛遷之文而下忽書城楚丘既不書衛又不書諸侯百世而下讀者但知爲楚丘而已安知其爲衛楚丘但知爲城楚丘而已安知爲諸侯城楚丘衛與諸侯且不之知而又欲令人茫然冥悟以爲是聖人惡桓之不請命惡桓之專封也不亦晦乎故疑城楚丘之上或當有闕文按莊季年書狄伐邢閔元年正月書齊人救邢至僖之元年已閔四年矣復書三師救邢若以此救爲卽莊季年之役則狄無頓師他國直閔四年之理桓亦無坐觀成敗閔四年而復救之理

人得以蹂躪衛地入其國都邢衛接壤狄既入衛邢必望風奔潰適三師次于碭北遂奔三師師逐狄人邢是以得遷夷儀而三師城之此齊桓有救邢之實也若衛則已國亡君滅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戴公於曹然後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目實未嘗救衛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三師不及救衛而猶及救邢美其救邢之功卽以譏其救衛之不速比事觀之齊桓之功罪見矣諸儒皆以救邢不速責齊桓未悉當日事情目經無狄伐邢之文左氏亦曰邢人潰而已三師本爲衛出而已不及救衛邢衛接壤知衛亡必及邢故宿師碭北以救邢目此實錄也邢素受狄患攻伐之餘今又當狄新破衛方張之勢故望風而潰使無三師之救則邢必不免於亡邢之得遷於夷儀皆三師逐狄之功也又爲之助其版築使得安居故傳稱齊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爲善而經獨於救邢辭繁不殷不殺齊桓之功也若衛則已國破君亡而後遣之乘馬云云則於救衛亦不足書矣故春秋於戍衛

不書而城楚丘以內辭書所以示不足於齊桓也惟
樸卿得其旨

城楚丘諸儒之說不一張氏曰此桓公分版築之役
於諸侯而魯往城之也汪氏曰不言桓公又不書
諸侯者畧之使若魯自城耳高郵孫氏曰案春秋
之法諸侯城之者則書諸侯如城邢城緣陵城虎牢
城成固是也未有與諸侯同城而不序諸侯者楚丘
之城見於傳記者皆以爲衛邑衛詩定之方中序亦
曰衛楚丘而詩中無之但曰楚宮楚室耳楚丘之名

春秋疑義

卷下

六

真意堂

見於春秋者二隱之八年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經不言衛楚丘安知非魯地乎於此城之又不言諸
侯城楚丘益可疑也永嘉黃氏曰天王使凡伯來
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係楚丘於來聘之下知爲
魯邑明矣左氏載成季之生也公使卜楚丘之父卜
之卜楚丘者魯大夫也以其邑爲氏故曰卜楚丘也
春秋凡書城外邑必有所係城內邑則無所係如城
中丘城祝丘之類是也楚丘之城既無所係豈得爲
外邑哉按諸儒疑楚丘爲內城考詩定之方中作

於楚宮爲僖公元年建亥之月於夏爲十月衛人以

夏之十月定星之中爲營楚丘之始而魯以十一月

往助之城故春秋於二年正月書城楚丘其時其事

適與之合其曰作于楚宮作于楚室言營宮室於楚

丘耳言楚則楚丘可知矣丘者高阜之處建城邑必

於高阜之處楚之爲楚丘猶中丘祝丘之類也故詩

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必欲於詩中直書楚丘二字

然後定爲衛楚丘甚矣諸儒之固也齊桓存衛之功

赫然耳目春秋安得一無所書趙東山曰城楚丘內

春秋疑義

卷下

七

真意堂

辭也城楚丘之爲內辭猶戎陳歸粟於蔡之爲內辭
也然曰戌曰歸粟雖若魯事猶目陳蔡而楚丘之書
法與魯邑無異此諸儒所以不能無疑也然三傳俱
以爲衛楚丘而桓率諸侯城之未可盡以爲誣也又
或疑楚丘之上脫衛字未審然否若夫春秋所以畧
楚丘之功而不敘者所以誅齊桓之心而立臣道之
防也齊桓欲侯衛之重困而後救之以爲功故狄以
十二月入衛而桓以正月宿師北至於國亡君死
而後遣之祭服乘馬戍之甲士助其版築衛國亡而

復存宗社絕而復續桓救衛之功同于再造矣此三傳所以有封衛之說也東萊呂氏曰專封者以此地封此人也諸侯有相滅亡其時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力能救而復之可也然聖人於戍衛歿而不書於城楚丘畧而不敘以爲救之於既亡之後孰若救之於未亡之先救之於先衛可以不至於亡而齊亦可以無專美市恩之罪次師退舍坐視其亡而後救之桓之心將謂吾以此收不世之烈而不知存亡繼絕非人臣之所可居其名而律以司馬之法戍衛之功不足以贖其逗留之罪也至於衛既亡而城之又非齊桓之所得專詩稱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告成於王故高氏以爲凡城必由天子及其成也又告於王桓不請王命而自爲衛城以爲有蓋世之功而已犯無王之罪也聖人慮天下後世之震乎其功將畧於其罪故其書法如此此聖人借楚丘一事爲萬世立臣道之防也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胡傳會盟同

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太子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於首止以定其位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楊氏曰惠王溺嬖寵諸侯苟欲正之貢以諫辭可也箴於朝覲可也合眾國爲盟會以正之則是以力制天子也於君臣之大義不亦具哉按惠王欲易世子齊侯率諸侯會王世子示天下戴之不動聲色而國本已定王室以安桓之功也然以世子而出會諸侯以諸侯不奉王命而會王世子隱然有脅制其君之意其功雖足錄而其事不可訓也聖筆直書而齊桓之功罪見矣以爲大美而書之重辭之複恐未然積齋謂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爲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爲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太廟周公之廟也致夫人致哀姜於太廟列之昭穆也夫人之喪至不稱姜絕於其喪至明不當歸也夫人之致廟不稱姜氏絕之於太廟明不當致也經文亦坦易明白矣說春秋

者多不從左氏致哀姜之說謂哀姜於元年既稱夫人以薨明已用夫人之禮矣何乃於八年始致之此由誤解致夫人致字目言非夫人而致之爲夫人故曰前已用夫人之禮不必八年始致也不知經所謂致夫人謂致死者於太廟列諸昭穆目非謂不當夫人而致之爲夫人也惟致死者於太廟列諸昭穆故必禘於太廟之日致之趙東山謂子無貶母之義既以夫人體葬哀姜矣然哀姜實以姦淫與弑孫子邾莒子夷討于方伯實難入問公之廟列昭穆而配祫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下

真意堂

嘗故傷公疑於其禮不敢即行然業已請其喪用夫人之禮以葬又似不得行遲之八年大祭而始行之此亦情理之宜有者至於東坡之說謂夫人既葬以諡配氏未有不稱諡而稱夫人者而引仲子成風爲證未明春秋發貶之義目仲子成風不當稱夫人聖人有時不稱夫人而稱諡貶也哀姜原係夫人聖人於其喪至則去其姓而稱夫人於致廟則去其諡而稱夫人亦貶也哀姜稱夫人不稱諡不以夫人故貶也仲子成風稱諡而不稱夫人以夫人故貶也以

仲子成風之例例哀姜非其倫矣既不從左氏之說不得不從穀梁之說以致夫人爲致成風殊不知致夫人乃致死者非致生者也致死者故於太廟致生者不必於太廟也劉向謂致成風於太廟立之爲夫人果爾當言立夫人不當但言致夫人言致夫人語未竟也且於廟中行冊立之禮以子而冊母古無其禮也孫氏又謂以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使之與祭吾未知所謂與祭者將爲主婦而祭乎將瞽姜爲主婦而成風與助祭乎亦不思之甚矣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下

真意堂

九年秋九月甲子晉侯詭諸卒冬十月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春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其君之子未成君之稱也獻公甫卒里克殺於喪次可言君之子不可言其君卓立踰年君臣之分已定故正其名曰弑君聖人只是據實而書當書君之子則書君之子當書君書弑則書君書弑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依穀梁之說當書晉殺子奚齊乎胡傳里克弑其君卓謂里克君之亦非里克君之當爲奚齊不當爲卓子

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左氏淮夷病杞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木訥趙氏曰淮與徐大遠於杞不啻千里之遙無病杞之理杞初國於陳留桓六年遷于淳于在今密州淮夷則在今之泗州蓋越魯而後至於此豈有越魯數百里而滅杞乎高郵孫氏曰徐莒之徐莒亦小國耳何能脅杞使遷乎且經無其事未可據也高紫超曰緣陵之城左氏以爲淮夷病杞而遷杞考之經文無明據今按僖十二年之夏楚人伐黃十三年之春書狄侵衛而於十四年春城緣陵疑緣陵爲嚴險之地繫楚狄之人往來出入必由之道故特城以控之與城虎牢之意畧同耳若以爲遷杞則艱險隱晦莫能探索其義矣大抵胡氏三城之說皆據傳文爲斷而不考於經之前後本末故有傳義愈明而經義愈晦者今更欲據其辭而爲之解則恐其如郢書燕說愈求而愈失之遠也

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左氏曰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不朝夏遇於防而使來朝二傳曰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於是休說公羊

春秋疑義

卷下

主

真意堂

傳遂謂季姬要適鄆子淫佚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不顧事之情實不察理之有無其誣妄莫此爲甚夫蔓草之什邂逅相遇適我願兮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此鄭風之流極然亦民間閭巷相徵逐未聞以國君之女與異國之君素不相識忽然輕身相許爲邂逅之遇者也季姬僖公之女鄆子小國之君其地在鄆邪東海之間季姬何從知有鄆子就令僖公不知防閑其女縱使出遊而適遇鄆子亦必多侍御妾媵之儔鄆子以事假道於防乘軒而來驅車一過已自何至下車握手約使請己夫魯秉禮之國僖公魯之賢君其女豈遂淫佚無賴至於此極其爲無理不通不待辨而自明矣愚意或當主左氏之說紫超曰若如左氏則下文季姬歸於鄆之書爲贅矣季姬歸鄆與伯姬歸杞書法一也其爲出嫁之辭非歸國之辭可知也春秋於內女之歸寧而反國例不復書而此獨書季姬歸鄆何爲乎且果曰歸寧則去來當不過旬時今乃歸寧於十四年之六月而歸國於十五年之九月縱公以鄆子不朝而止之亦當於既朝

春秋疑義

卷下

主

真意堂

而卽歸之何至久遠若此也然則防之遇其爲蔓草
清揚之會未可知也然而僖公一聽爲之者必以此
爲牽絲之良姻雀屏之佳話而不以此爲嫌也故文
定擇配之說未可盡非若以季姬爲已嫁之女則夫
婦相會於途固屬常事而使之來朝亦閨中相勸時
有之言也何與於經世之大典而書之 愚按此紫
超主胡文定擇配之說而文其辭者也豈文哀二姜
之淫風流行漸染而不之覺乎然其事亦莫須有矣
一說季姬不係國猶女也其稱字蓋已許嫁於鄆

春秋疑義

卷下

十

眞意堂

矣高子孔義主此說樸卿亦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書
曰季姬則字也豈其許嫁於鄆而未歸於鄆故遇之
使來請已乎愚按此說近之

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齊侯小白卒十有八年春王正
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
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狄救齊按齊桓以十二
月卒而宋襄以正月合四國伐齊乘喪而伐之不義
莫甚焉據左氏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
太子桓公卒易牙豎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

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諸侯伐齊敗齊師於鹹立
孝公而還則宋襄之伐齊納孝公也其納孝公以受
桓公之託爲太子而誅豎貂易牙之亂齊也則其伐
齊爲有名春秋不書公子昭奔宋不書納公子昭而
但書伐齊則伐喪而已矣此誅心之法也宋襄之志
在於爭伯而假齊桓託孤之說以爲名春秋不使其
得假託以爲名也書伐齊書及齊戰書師救齊書狄
救齊屬辭觀之宋襄之惡不可勝誅矣永嘉黃氏曰
傳稱齊桓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夫國
家當未有變故之際而早立嗣子以君父命足矣何
待屬於鄰國之君以召外來之變哉仲雖不以王道
佐其君然非甚愚者何至若是蓋仲之罪特在於不
能爲其君身後之慮早建嗣子致後日之亂宋襄得
以乘之而決非屬孝公於宋襄以爲太子也凡世之
姦人苟欲濟其所欲爲必附之於義如欺人孤幼而
利其財者必假曰吾受其先世所託而經理其家焉
宋襄之謀何以異此蓋宋襄自僖十五年伐曹已有
圖諸侯之志幸而齊桓死諸子爭立無虧立而孝公

春秋疑義

卷下

十一

眞意堂

奔宋宋襄之得孝公不啻如獲奇貨至寶矣於是挾之以伐齊而懼不足以勝也則託之曰是齊侯仲父嘗屬此於我也以孝公爲先君所命則其名正以己爲齊侯所屬則其言順名正言順雖齊國之人亦有不可致詰者幸而戰勝卒立孝公故國史書之以爲信然而不知宋襄實欲立威攘伯特借孝公以挫齊所謂受屬於齊桓管仲者蓋誣死而誑生者之辭目左氏乃受其誣可謂惑矣

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真意堂

錄與有濟之祀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猶夏間禍也若封須句是崇韓濟而脩祀紆禍也僖公於是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文定曰審若是何以書取不請於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于戈於邾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與收奪者無以異矣昭十九年宋公伐邾按左氏邾人藉稻邾人襲鄭盡俘以歸鄭子從幣於邾邾反鄭夫人而舍其女鄭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公伐邾圍蟲三

月取之乃盡歸鄭俘文定曰此所謂啓罪教言之兵歸鄭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圍蟲取邑志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二說若相反文定之意謂須句已滅而僖公封之其事當請于天王邾未嘗滅宋歸其俘比於救災恤鄰之義是爲同惡相恤以從簡書與僖公之專封國邑者不同此其所以異也然以此定春秋書取須句之案則殊未安春秋內大惡諱故滅國書取不當存人之國而亦書取若貴公以不請於王如齊桓城楚丘之例微其辭以示貶足矣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真意堂

何至漫加以收奪之罪亂名實而誣後世哉至文定貴僖公爲母家報怨則尤未合於義須句子無罪而滅於邾因成風而來歸於魯成風不容漠然於須句而不之告僖公不容漠然於成風而不之恤情也公爲之伐邾而反其君不利其土不私其怨義也文定以須句爲僖公之母家而近於私恩謂但問其事之合於義與否不必問其爲母家非母家也若事已合於義而又以爲私於母恐天下議其徇母而不爲則將有殘忍於其親以鳴公其爲賊天理而傷民彝非

細故也且夫宋公之伐邾而反邾俘向寧之請也邾夫人爲向成之女故宋公殉其請而爲之伐邾春秋不責宋公以殉向成之私而顧責僖公以殉成風之請必不然矣夫春秋而書取則直取之而已矣書公伐邾取須句則直取邾之須句而已矣文七年再書復之迄文公而又取之猶邾爲莒之邑僖公取之邾人之莒人復之迄昭元年而又取之此不待傳而明者也莒之復邾不書邾之復須句亦不書不必書也再

春秋左傳

卷下

太

真意堂

書取則知其復矣若如左氏邾滅須句而僖公封之僖公封之邾人復滅之封之者有罪而書取滅之者反無罪而不書滅乎滅須句有罪而無功者也封須句而不告功與罪半者也不罪邾之滅須句而專罪魯之取須句又歿其存須句之功而兩書其取須句之罪寬於邾而刻於魯春秋又必不然矣程子曰據經以別傳之真偽此其類與

僖二十四年夏秋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按左氏秋伐鄭王命也鄭人入滑王爲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顏

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狄女爲后后通於甘昭公即叔王替狄后顏叔遂奉甘昭公以狄師攻王王

適鄭處於汜自夏迄冬爲時無幾立后廢后不應如此之速且夏以狄伐鄭而冬出居于鄭亦似可疑姜氏事義考曰鄭人入滑事在二十年夏五月王曷不於本年伐之而至是始出狄師邪且伐鄭而又依鄭無是理也凡人君失位未有不由於強臣逼逐而然者王之適鄭必爲顏叔等惡黨所逐而太叔帶或其挾以拒王者目左氏載王納狄女太叔遽通之而王遽廢之又遽致狄師之攻王則俱不可信也

春秋左傳

卷下

太

真意堂

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胡傳曰出奔不名著文公之罪也非也按春秋書晉侯伐衛楚人救衛著晉文懷私報怨之罪踐土之盟列叔武於衛而書衛子著晉文立叔武而迫逐衛侯之罪書衛侯忽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晉人執衛侯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著晉文黨臣逐君之罪春秋之責晉文豈以衛侯不書名見乎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傳又曰出奔不名復歸何以名般武叔也亦非也春秋不書衛侯般叔武

之事何以定衛侯殺叔武之罪且叔武之殺叔武與有罪焉衛侯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而經稱衛子子者未踰年之君之稱晉固以叔武代衛侯矣叔武不辭而列于會則固已亂名實衛侯歸而衛子殺固勢之必然也經畧叔武之殺不書明武雖無自立之心而有致殺之道也經歿殺叔武之事不書而傳輒曰惡其殺叔武而名之安可信乎然則何以名曰出奔例書名其不名者史失之或闕文目出奔而歸例書名執君亦書名不名闕文也曹伯負芻之歸不名豈非無罪而名者之非有罪矣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下

辛

真意堂

春秋執君不書歸執君書歸衛侯鄭曹伯負芻及曹伯襄而已獨負芻不名曹伯襄何以名胡傳曰貨筮史也然則貨筮史之罪更甚於負芻殺太子篡位之罪哉曹伯襄之貨筮史以求免闇昧其須有之事也春秋又扶摘人闇昧其須有之事斥其名以暴其罪而於篡弑之負芻反不斥其名邪故知執君歸書名例也蓋亦失地書名之意云爾負芻不名闕文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高子孔義曰不月史闕文也穀梁之說鑿矣

春秋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於齊翟泉二盟爲然或疑內不出主名外書人皆微者按晉文始伯其勢赫然踐土河陽兩致天子翟泉尋踐土之盟以事理推之王人決非下士列國諸侯亦必無皆以微者出會之事故此當從內諱公而貶書人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下

辛

真意堂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此記郊之始啖氏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所殺於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所殺於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十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上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爲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不敢免繫牲待明年庀牲時卜用未成牲日牛牲傷亦曰牛汪氏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啟

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蓋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云卜起三月上旬而盡于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哀元年郊自正月至於三月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云云者禮之未失也故子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爲閏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議也

春秋經義

卷下

奎

真意堂

文二年春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八月下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按僖公薨十有五月而作主猶未祔廟緩也喪未大祥而遽大事于太廟亟也何緩于祔廟而亟于祔祭也蓋孫祔于祖僖公當祔桓公之廟而閔公之入桓廟已遷兄弟同昭穆則僖閔同穆之南廟而僖公當祔閔公之廟矣文公所以緩於祔祭正爲不欲以僖公居閔公之下也夏父弗忌特窺文公之意而爲之說文公既得其說故二月甫作主八月遂大

裕升僖于閔爲急爲之不待喪畢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情見矣諸儒以緩於作主罪文公與不視朝及世室屋壞同類而貶之猶未得其實也

躋僖公三傳俱以僖公當父事閔公爲禮而胡傳從之西亭辨疑取左氏正義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之說謂閔僖本同爲穆閔當在僖上太升僖于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而卽異昭穆設兄弟四人皆爲君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矣然則世指父子之說是胡氏辨其非非也其謂兄弟之不先君臣則是也謂坐次可也謂世次不可也

春秋經義

卷下

奎

真意堂

妾母稱夫人自成風始而春秋書之曰夫人風氏薨曰葬我小君成風無異嫡夫人之稱焉然則何以辨曰春秋本魯史之舊魯史曰夫人聖人何得斥之曰非夫人魯史曰小君聖人何得斥之曰非小君乎高子孔義曰卒葬則以臣子之辭見王之歸含咽會葬則以不稱天見秦人歸槨則以僖公成風見其義備矣文公之編盟于扈者二會于扈者一諸侯皆不序說者

謂七年之盟抑趙盾之仇十五年之盟以伐齊而無功十七年之會以伐宋而無功木訥趙氏謂若抑盾之仇則如垂隴之盟排士穀于下足矣何用不序諸侯不名大夫若伐宋齊而無功則晉定合十八國於召陵侵楚亦無功何以序之非通例也然木訥以公不與故不序卽左氏公後至之說劉原父曰按經公既與盟矣何謂不與乎穀梁曰畧之也諸侯不序大夫不名其爲畧之明矣劉氏曰不足序也陳止齋曰散辭也東山曰無伯之辭也皆本穀梁畧之之說也

春秋疑義

卷下

諸

真意堂

靈公幼趙盾以大夫而強諸侯爲此盟比之垂隴之盟晉襄在而士穀出會者有閒矣故七年扈之盟不足序也十五年十七年晉侯親主會盟矣然亦不序者晉靈不君不足以主諸侯中國之伯統絕而楚莊以興故其盟其會皆不足序也不足序故畧之而已矣十四年新城之盟可以序趙盾以大夫而假天子同盟之禮以合諸侯故春秋謹之謹之故詳列之而又誌日於同盟之上扈之盟畧之畧之者貶之也新城之盟加詳焉詳之所以深貶之也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按夫人出不書至獨出姜書至葉氏曰夫人出未有不告歸未有不至者也前此者或以會或以饗或如師或父母歿而歸寧皆禮之所不可爲者也而況孫與如他國者乎故內夫人出十有四皆不書至諱而歿之也父母在而歸寧惟出姜得其節故書其正以見不正焉春秋書變事不書常事夫人歸寧常事宜所不書而不一書則終無以著其正故以出姜之書一見其法未知然否

春秋疑義

卷下

章

真意堂

十年夏秦伐晉家氏曰論者以爲秦不顧義惟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愚竊疑焉趙盾變初議立靈公當以善意諭秦使之自退遽乘人之不戒而覆其軍秦之受欺甚矣與兵以報亦常情之不能已者而傳又謂晉取少梁以啟之致秦人畧北徵以報焉晉實不道春秋何事遽狄秦乎故或以爲經有關文必強求其罪以狄之過矣永嘉黃氏曰此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三年晉伐鮮虞皆脫人字說者皆云狄之抑不思春秋諸侯舉無道之師以伐人者俱矣

孰非可秋者何獨是耶宣二年秦伐晉猶此年也而以秦師書成四年鄭伐許猶三年伐許也而以鄭伯書定四年晉伐鮮虞猶昭十二年伐鮮虞也而以晉士鞅衛孔圉書何爲不秋之哉此可以見其說之窮矣

十二年春郕伯來奔左氏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趙氏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卽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一何乖謬且鄭忽曹羈皆展

春秋疑義

卷下

去

真意堂

皆已卽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況未嗣位乎 春秋辨疑曰春秋正王綱之書乃云爲魯公迎之故卽書郕伯乃春秋素王綱也一何厚誣邪左闕之宣八年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間則不釋卒而猶釋失寵遇大臣之禮也葉氏曰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間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曰廢則非此四者皆不廢而況於宗廟乎釋之得廢非正祭也君子以爲祭之所以事其先者至矣而

猶恐有所未盡故於其明日爲位於廟門之外而賓尸謂之釋正祭主於禮神而以宗伯將事釋祭主於禮尸而以士將事禮旣以是差則所以事其先者亦有閒矣而大夫國體也未有聞其死而不哀者釋於祭爲輕大夫於國體爲重君子以所重權所輕則有時而可廢矣故檀弓記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孔子以爲非禮也

宣十一年冬楚子入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冬楚子滅蕭書入陳書滅蕭書圍鄭總以著變夷猶夏橫行中國莫之能禁也積齊程氏曰楚之於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於鄭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左氏故於陳則曰未滅而書入於鄭則曰未滅而書圍今其滅蕭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怒楚而楚圍蕭蕭自潰黃氏論其爲楚人之言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左氏而疑經求其說而不得故發貶凡例之說紛然以異而春秋之本義晦矣邵子曰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外朱子曰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學者能信斯言也則凡此類不足明矣

春秋疑義

卷下

去

真意堂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列卿稱人貶也是時
楚莊入陳圍鄭敗晉于邲滅蕭齊宋故四國懼而爲
此盟必無以微者會盟之事觀此類可見春秋有貶
而稱人之例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胡傳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
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
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一丘所出十有
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今作丘甲者卽丘出一甲一
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其數增三之一益兵備敵重
因農民故聖人設之

春秋經義

卷下

宋

真意堂

愚按甸出長轂一乘云云此據司馬法一成之賦也
愚嘗以此爲疑問禮稍人掌丘乘之政丘十六井一
百二十八家共出車一乘鄭康成據司馬法以注問
禮改乘爲甸然一百二十八家而出十八人考之問
禮司徒司馬之文皆不合問禮上地家七人可任者
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
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萬二千五

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鄉六軍六遂亦六
軍天子鄉遂可得十二軍而制六軍大國三郊三遂
可得六軍而制三軍若據司馬法甸出一乘一甸六
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通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當
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不能
供一軍六鄉所出兵車之數不能二百四十乘馬不
過五百餘設如夏啟有扈之戰而召六軍將合甸稍
縣都而盡征之其說不能無疑故先儒謂鄭康成改

春秋經義

卷下

宋

真意堂

乘爲甸之謬宋葉文康公若禮經會元詳辨其說錄
之以備參考
葉文康軍賦篇云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
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六鄉爲六軍六遂亦七
萬五千家合六鄉六遂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
眾僅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不特此目
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
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
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

井只八人目故遂人曰以下劑致氓民雖受上田中田而用之惟下劑爲率其寬民力可知也上地有三人之數而起役惟一人則役未嘗盡調也鄉遂有十二軍之制而制軍惟六軍則兵未嘗盡行也且如魯人三郊三遂而大國只三軍而已況又有遞征之法且不盡用其民也又按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法四邑爲丘十有六井百二十八家共出車一乘矣以丘乘之法推之則甸四乘都六十四乘其車乘之賦可知也六軍共七萬五千人只此八都受田之夫可以供

卷下

卷下

手

真意堂

之八都共出車五百一十二乘以供六軍之數王畿之內不知有幾都之地而所出只此而已亦豈爲多乎鄭康成乃以乘爲甸而改之彼徒見司馬法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二頭四丘爲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以乘爲甸所出而非丘之賦也然一井八家若以中地計之可任者二十人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通一千二百八十人今司馬法只用七十五人又曰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二爲屋

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按前言甸六十四井用七十五人今十通爲成旁加甸地三十六井共百井八百家乃只調三十人此與前說又不合也司馬法之書不知作於何人起於何代鄭康成釋經往往據司馬法未能辨聖經之疑適以啟儒者之惑耳

卷下

卷下

手

真意堂

自漢以來言成閭井田軍賦之制太率皆據司馬法以立說漢書刑法志云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于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

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
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
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
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
萬乘之主此據司馬法以一甸所供之賦推天子諸
侯井地所出之賦也然據春秋以考成周之初制其
說亦未合春秋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又楚沈
尹戌曰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地不過同楚武文之世
已浸狹而地止於同然則一同百里為諸侯之地而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下

卷

真意堂

刑法志則以一同為卿大夫之采邑矣今以諸侯百
里之國用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
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孟子曰方里而
井故百里之國提封萬井為田九百萬畝成周初制
大國三郊三遂不過七萬五千家而卿大夫采邑至
九萬家恐未必然也班氏據司馬法以定井地出賦
之制而未詳考其實諸儒據刑法志立說轉相因襲
康成注周禮改乘為甸自此之後習為固然葉文康
粹於周禮所論足破康成之謬多此類也 或以巨

出一乘為周制蓄兵之數甸供一乘為司馬法調兵
之數調發者一而休番者三先王所以不盡用民力
蓄之者恆多用之者恆寡作巨甲或當從胡氏每乘
增一甲如楚人改偏法為二廣始壞周制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之制而以百人為卒故春秋謹而書
之然周官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
竭作若如司馬法之說五百一十二家而賦兵七十
五人雖增至百人比周制家出一人尚差四倍恐春
秋時列國兵興役繁賦重未必能寬民力如此公羊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下

卷

真意堂

曰畿始已使也穀梁曰使一丘之人皆作甲也其車
徒卒伍之數不可考矣
成八年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史記趙世家載屠岸賈
滅趙氏及程嬰杵臼保趙孤之事以春秋經傳證之
絕無其事同括之殺在景公之十七年去景公卒之
歲不過二年時趙嬰在齊朝已前死而云與同括俱
死下宮之難莊姬寡居已久武從姬氏畜於公宮而
云有遺腹生男程嬰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而景公
復之何其誕也且屠岸賈者何人也景公之初荀林

父爲政士會繼之鞏之役士會請老卻克繼之卻克致政樂書繼之其三軍將佐見於左氏歷歷可考不聞有屠岸賈也景公之爲君其權未至於下移如哀公幽公之世而其卿大夫皆一時名臣據史記屠岸賈一司寇旨何至擅與甲兵驅諸將如奴隸滅趙氏之族入公宮索趙嬰兒至莊姬置兒枋中以免而景公不之問其卿大夫如欒武卻獻智莊范文之屬悉拱手而莫敢誰何此萬萬必無之事戰國好事者之爲而史遷錄之不亦惑乎史記載商周以前之事多

春秋疑義

卷下

書

真意堂

存以滋惑何耶

左氏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積齋程氏曰張氏問胡傳若許樂書之弑何也朱子曰舊亦嘗疑之愚謂晉字下有弑君賊名而闕之目不然則左氏不可信也厲公之過特在戰勝而驕遽殺三大夫目非若陳靈晉靈不仁之甚也陳靈見弑猶書陳夏徵舒晉靈見弑猶書晉趙盾豈有樂書中行偃弑厲公而春秋反匿其名而爲弑之辭哉 據左氏殺二卻樂

書與謀今又親執公於匠麗氏假手程滑以弑其君若其言確則經必書晉樂書弑其君州蒲矣

襄二年晉荀偃率諸侯大夫城虎牢不係鄭疏曰大都以名通者不係國從史文也文定謂責鄭不能有虎牢按虎牢舊稱制邑東號舊封鄭莊公所謂制嚴邑號叔死焉者也號惟恃虎牢之險而不脩德卒滅於鄭而虎牢爲鄭之有設有與滅繼絕之王者作則虎牢當復反之號決非鄭有也聖人不責鄭之有虎牢而反責鄭之不能有虎牢必不然矣蓋虎牢之險聞於天下其爲大都而以名通固然也戊鄭虎牢何以係鄭曰下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則上不得不書戊鄭矣非後係之鄭責晉之不當據前不係鄭責鄭不能有也說春秋者好以一字爲穿鑿類如此

襄六年晉人滅鄆胡氏取公穀之說曰晉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也其說與左氏不同左氏四年公如晉請屬鄆晉人許之其冬邾人晉人伐鄆臧孫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六年晉人滅鄆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鄆亡則晉實滅鄆矣然昭四年書取鄆左

春秋疑義

卷下

書

真意堂

氏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據鄆鄆叛而來曰不據鄆
曰鄆叛猶有鄆在又似未嘗滅者孫氏曰莒滅鄆以
爲附庸鄆之廟猶在焉廬陵李氏曰趙子謂莒人以
兵破鄆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又鄆之外甥
令奉鄆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鄆絕祀故經書滅公
穀但傳得鄆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莒今滅爲
附庸後魯取得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
通此恐得其實愚按當日事情或是如此

春秋疑義

卷下

吳

貞德堂

賦正卽不弑父而不得書弑事之無可疑者也盾
弑君而諉之趙穿是司馬昭之諉成濟也許悼公飲
世子之藥而卒是漢平中王莽之毒而崩也盾不書
弑則假手他人得以逃其罪止不書弑則以藥弑君
得以容其姦矣吾謂春秋書趙盾弑君無可疑而疑
鄭駢弑光頑不書弑楚圍弑麇不書弑齊人弑陽生
不書弑春秋書許止弑君無可疑而疑莒僕弑庶其
莒展與弑密州而不書僕與展與之弑說光頑陽生
之不書弑者曰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之中國之君也

說楚麇之不書弑者曰恐天下後世以爲篡弑之賊
可以無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故承其僞赴
之辭而不革也其然乎其不然乎光頑陽生果足爲
中國之君乎其君爲中國之君而其臣之弑之者遂
可匿其罪乎正惟篡弑之賊天下莫之討故聖人作
春秋以討之而又承其僞赴之辭而不革乎據傳楚
國之弑昭然若聞掩之莫得掩也春秋雖不書天下
後世不共知爲篡乎天下後世共知其爲篡而春秋
承其僞而不革豈惟以爲篡弑之賊可從之以主會
盟不且將以爲可僞之以欺聖人而掩萬世之目
乎若此者其皆孰傳以武斷聖人之經者乎至於莒
僕展與之事則不得不信經而棄傳矣蓋信經而或
書國或書人皆弑弑君之辭如晉州蒲薛比朱杵曰
齊商人之例皆以君無道書信傳則僕弑庶其展與
弑密州皆子弑父子弑父而從君無道之例是助賊
子以攻君父大亂之道也故不得不信經而棄傳也
吾安知莒庶其密州之傳之必可棄而楚麇鄭光頑
齊陽生之傳之必可據乎故曰春秋多疑獄 或曰

春秋疑義

卷下

吳

貞德堂

春秋書弑君皆書史舊文魯史據赴告而書赴不以
弑則魯史無由書弑史不書弑孔子安得輕加之以
弑曰孔子之作春秋爲亂臣賊子作也史不書弑孔
子亦不書弑者將毋謂弑君大惡重其事而不敢以
其須有之事輕加之人邪若其人弑君之惡已確然
無可疑而亦仍史文而不革然則孔子之作春秋筆
則筆削則削者何事也孔子當日疑其事而不敢輕
以弑君之惡加之而後孔子而作傳者安知其確然
無疑而必實證其弑君之罪邪不疑孔子之疑而信

春秋經義

卷下

天

眞意堂

孔子之所不敢信吾不敢也

晉悼公蕭魚之會傳稱其推至誠以待人鄭自是不復
叛晉者二十四年若春秋湊與之者然乎曰不然也
間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矣未聞道敝諸侯以服
遠人者也晉悼公九合諸侯自襄公八年以後無歲不伐
鄭諸侯之師疲于奔命計以敝楚而不知中國先受
其敝矣故晉楚爭鄭春秋皆不與也晉悼公能內脩
德政外和諸侯實以辟王室安諸侯恤禍亂同好惡
爲心奚患楚之不服奚患鄭之不來而區區城虎牢

戊虎牢頻年伐鄭一歲再興師春秋詳而志之豈于
之哉蕭魚之會幸而鄭成楚屈較之厲公暴骨以逞
者爲稍愈耳若曰春秋與悼之善制楚夫春秋爲萬
世立法豈有以道敝諸侯爲服遠人之計而可以垂
訓後世哉

衛侯入于夷儀積齊程氏曰衛侯入于夷儀而不名先
儒謂鄭伯突奪正故特書名以絕之衛侯有世叔儀
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有歸道而未絕故不名甯喜弑
剽復歸於衛然後名之爲聖人侯其改過遷善不輕

春秋經義

卷下

天

眞意堂

絕人之意然乎不然也衛侯衍出奔左氏穀梁不名
者闕文也而公羊則有衍之名固當以公羊爲正矣
及其入于夷儀三傳皆不知安知非闕文哉何以知
之衛侯之人與其復歸其義一也入不當名則復歸
亦不當名今復歸而名則入而不名可知其爲闕文
矣所謂侯其改過遷善者億度穿鑿之辭耳夫諸侯
卒名所以別其一死一生也諸侯失地名所以別其
一出一入也衛衍出奔已十二年有世叔儀母弟鱣
爲之先後聖人未暇論也聖人所論義也有以爲之

先後勢也舍其義而論其勢豈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謂哉至復歸而名又謂衛侯失信無刑雖得國猶非其國故書其名此尤不然之甚者也如此而學春秋何所往而不可妄說哉

襄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先儒漢許之按鱄之出奔以殺甯喜也甯喜之殺以專政也喜之專政以鱄與之約言也則喜之殺豈獨衛侯之過鱄實成之也夫諸侯之有政國之治亂係之宗社之存亡係之生民之休戚係之諸侯且不得自專其政而必稟之

春秋經義

卷下

卑

真意堂

天子奈何以大夫而許之專政乎語曰信近於義言乃可復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言信不近義矣吾謂致喜之殺者不在喜專政之日而已在鱄約言之日鱄以爲其言之必當踐乎將舉衛國之政悉聽之甯氏生殺惟命于奪惟命雖社稷傾覆而不暇恤乎設舉衛國之政聽之甯氏而生殺惟命于奪惟命以傾覆其社稷較之失約於甯喜之罪孰大而孰小孰輕而孰重乎鱄知衛侯之無信而要之必踐其言而不知斯言之必不可踐也故曰喜之殺鱄實成之也喜

殺而薦奔固必致之勢矣新安俞氏曰鱄以喜之見殺懼禍將及而出奔耳何合乎春秋之大義哉

吳子使札來聘積齋程氏曰吳子使札三傳賢之康侯張氏諸儒反三傳之說以札不稱公子爲貶三傳爲褒而札以名見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以爲貶而札去其氏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說兩不可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者卽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而論他事之善惡也木訥趙氏亦曰楚子使椒吳子使札本無異義而說者妄鉤經外事以亂春秋此天下之曲說君子不可不辨愚按季札之讓國非聖人之所貴張氏胡氏論之詳矣然聖人固未嘗褒之何得謂因其來聘而貶之則諸儒之意非聖人之意矣

春秋經義

卷下

卑

真意堂

宋災宋伯姬卒節齋蔡氏曰可以全生而又不害其貞乃義之所在君子有全生而已唯其有害于貞也故弗得全其生耳君子行禮度義之輕重禮重而義輕則守禮而已禮輕而義重則變禮以從義保傳不在

同日旨其或然與姑記之

禮傳之言恐不足憑而積齋亦謂伯姬之死適與災之亦必年踰七十安有六十老人必待傳母下堂之蔡景公賊不討書梓積齋程氏曰先儒謂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穿鑿若此此春秋本義所以晦也二呂亦云許止蔡般皆以子弑父臣弑君春秋猶書其葬則是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本無是說必曲爲之義以伸其說使聖人之意不明爲聖門之罪人偉哉論也

穀梁言桓無王定無正其說精矣然揆之夫子當日果如是乎向固當疑之及讀高子春秋孔義於桓不書王竝從闕疑於定元年春王則曰當以春王三月爲

據竊喜其說之不孤也昭公薨於乾侯至明年夏六月而定公卽位魯曠年無君統紀幾絕春秋備書於策而魯君臣之罪著矣析春王三月之句而二之而以無正月立義吾謂失之巧也春秋備四時故雖無事歲首必書其後月有事則書所有事之月而不書正月十二公其書春王三月春王三月凡數見矣穀梁以爲卽位之元年必書正月隱元年莊元年事在三月而書春王正月然莊公卽位於正月自應書正月隱書正月不書卽位以不書卽位見義定卽位於六月之戊寅書卽位書六月書日以見義不必以元年不書正月見義也且正月王之正月也春秋雖魯史而正月必係之王不書正月於定公無與也定卽位於六月則正月猶非定公之正月不書正月於定公無與也夫不書正月以見義必卽位於正月書卽位不書正月然後可以見義乎否則三月無事書春王而并不書三月然後可以見義乎今書春王三月與凡春秋中書春王三月之文同安足以見義也吾讀高子之書而喜吾說之有徵也

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永嘉
黃氏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禮蓋見於左氏穀梁雜記
而論語孟子之書未嘗及也彼俗儒者竊意聖人舉
動宜異於常人況償相會同必有赫赫之效於是
侈張其狀如所謂視歸乎齊侯命司馬行法斬侵施
卻萊夷索汶陽田等事皆不足信使實可信則仲尼
之智數風采不過如魯曹沫趙盾相如能面折齊秦
之君於柯澠池之事絕非聖人之氣象也方齊景公
欲攘晉之伯急於求諸侯以魯未附齊故成仇敵今
既平而會將善魯以勸來者何至以兵劫魯侯也況
魯政制於三家而魯侯特擁虛器於其上目齊劫魯
侯亦何爲者就使齊人果有衷甲之變聖人處此豈
無理義之論足以愧之從容辭氣化暴爲仁亦何至
疾聲厲色以兵力爲威以敵殺爲能以求索爲功哉
石林葉氏曰三田之歸左氏穀梁皆謂孔子相夾
谷之會退萊兵而齊人以謝過非也夾谷之事匹夫
之勇智者不爲而謂孔子爲之乎其曰歷階而上不
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與夫優施手足異門而出者

皆戰國刺客假之以藉口如言曹沫者曹沫之事尚
不足信而況孔子二氏不能辨蓋欲尊孔子而反卑
之也 按胡傳云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
歸謹及閭矣而此獨曰來歸何也曰來歸者齊人心
服而歸之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據左氏孔子使
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
之則是孔子要於齊而得之耳孔子要於齊而得而
書法則若爲慕義來歸者以欺後世其誣聖人也孰
甚焉故自遽辟之以下趙氏刪之曰經不書盟傳何
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孔子故爲此
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 又按齊侯衛
侯次于五氏左氏言齊人致糕糒杏於衛蓋齊景公
欲結衛以報晉故割西鄙二邑以謝衛與穰結晉以
報晉故反晉侵田以謝晉正等目說者徒欲以王豈
之歸爲聖人一言之功而遂謂孔子特書來歸以自
序其績其亦小之乎竊聖人矣
哀十二年用田賦文定取國語孔子對冉有之言謂先
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

無大意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非先王重本抑末之意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然則馬牛車乘先王止取之里廛非巨甸所出竊恐未然周禮小司徒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師登其卒伍簡兵器遂人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遂師登其夫家六畜車輦凡此皆鄉遂之官所以飭農民使之脩車馬備器械於平時者也鄉師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帥而至稍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車輦帥而臣以聽於司馬凡此皆軍旅之賦取之農民出於井田而有定法者也安得以爲長轂車乘之賦取之里廛乎左傳孔子云以丘亦足矣以丘賦節間禮丘乘之賦也外傳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非謂以里廛之入爲軍旅之賦也孔子本因季孫欲以田賦而言先王籍田之制謂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其歲收田一井出穫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故曰子季孫欲

春秋疑義

卷下

賦

真意堂

其法則有周公之籍矣其賦以里入而量其有無自是言里廛之賦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自是言力役之征因言籍田之制而兼及之曰賦里猶曰籍田曰任力云耳非賦出於里也內傳言以丘亦足矣言賦也外傳言籍田以力及歲收穫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言不當以田賦也本一時之言而內外傳兩記之其言以相足非相戾也李廉氏主文定之說謂馬牛車乘決非巨甸所出則與孔子以丘亦足之言相戾矣因闕季氏春秋會通而附記於此

春秋疑義

卷下

賦

真意堂

春秋疑義卷下

吳縣後學吳志忠校刊

江寧 周啟友監刻
江蘇 江蘇書局

春秋類考十二卷春秋疑義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國朝華學泉撰學泉字天沐無錫人順治中布衣其書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門以類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諸家之註間綴已說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傳其疑義一卷則專抒類考中未盡之蘊然有無庸疑而疑者如謂司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止七萬五千家不能供一軍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軍之法也每一家卽出一人者鄉遂出軍之法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不出自采地六鄉以七萬五千家而出七萬五千人何患不足六軍之數學泉混二法而爲一宜其疑也如此之類頗爲失考近時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體例亦略倣此書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疑二人皆未見公說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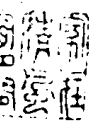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

(一)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



隱公

彭山李氏曰魯國姬姓侯爵出自文王第四子周公旦有大功於王室成王封於魯本奄故地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也周公留周相天子使其長子伯禽之國是為魯公伯禽子考公首卒弟煬公顓立六傳而至武公故又再傳而至孝公稱孝公生惠公弗皇隱公者惠公之子也名息姑公非本封蓋臣子尊稱之也在位十一年諡曰隱○按魯隱公元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平王者幽王之太子宜臼也幽王無道為犬戎所弑平王初立東遷洛邑以避戎寇周室於是衰微矣然其初衛武公入為卿士王命為公而民懷其德俱稱之其後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而人愛其賢縉衣美之故王室雖微而諸侯猶未敢放恣然平王昏庸無忌之君也雖二賢繼相踴為效勞僅能持危扶顛而已於王心亦莫能變焉至其晚年國無賢相重至而荒失道滋甚三綱既淪九法亦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強暴侵凌無所忌憚臣弑君子弑父皆有邪說文奸而人亦不以為非人心之公氓滅殆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然則春秋之前無篡弑者歟曰蓋有之矣而人猶以為當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一

討則公論猶存焉公論猶存則天理未泯而亂臣無所容君道由是而可立矣春秋雖不作可也曰史記載幽王太子宜臼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氏為后伯服為太子申侯怒與諸及西戎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于驪山下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朱子註亦據其說且云宜臼之廢奔申証為即申共立宜臼張本也如此則申侯者主乎弑幽王之賊也宜臼在中而為弑君者所立難以言不聞于故矣然而人亦不以為非焉為得為公論猶存乎曰幽王之弑犬戎之所為耳犬戎國語註以為西戎

春秋辨傳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二

之別名毛詩疏以為即昆夷今考西戎在今秦州之地而其別分為犬戎則當在秦隴之間幽王之西犬戎連合西戎乃其族類耳何足怪乎若申則在南陽郡宛縣今南陽縣也總則在沂州承縣今繹縣界也總必越來陳之界而後至申申必越許鄭之界而後至周又越洛陽東都而後得與戎會周雖失道侯度猶存申侯豈能致總之兵直越王都而往乎此理之所難通也況當幽王之難軒轅平戎者晉文侯衛武公鄭武公皆聖賢之徒其所施為必本天理豈有召戎弑王之賊不能致討而反助之以立其出乎意者幽王受褒姒而廢太子宜臼乃其失道殺身之本故

好事者遂附會其說而說者遂以揚之水詩為判平王也或母家以見忘親釋怨之罪此皆不察於事理之論也夫諸侯之立宜臼必以其為無罪而人心所欲廢褒姒以衛武公鄭武公相繼相之則周道未有不可興者惜乎平王不足與有為也曰然則史記謂衛武公弑共伯而立晉

春秋辨傳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三

文侯弑陽叔而立是豈賢人之所為乎曰此春秋時逆賊所為誣善之言將藉為口實以自文其奸乃邪說也烏足據哉夫武公之德不愧屋漏見於柳之詩文侯之功克昭乃祖見於文侯之命聖人錄於詩書以垂訓後世豈其有此惡行乎雖改過遷善君子所予然身負大惡天地不容

尚何以正已而率人乎聖人作春秋本為邪說之害正也而又存此說以戒人則將謂弑逆者皆可善其政教以自文乎知此然後知春秋託始隱公之意矣

孔氏曰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弟湮子般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

程氏曰謹法不尸其位曰隱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春秋傳解題 卷一 隱公元年

四

胡傳曰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即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人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擇王於艱錫之鉅賔則猶用諍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莖諶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萬民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東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家正后

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足懲而瞞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論關季氏曰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然則孰封之是武王封之也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按周初佐命之勳莫大於太公與周公太公既封餘勳亦封豈有不封周公者但周公留相周故不之國其子伯禽尚幼又不可代居魯故雖封魯而猶使史治其國耳厥後伯禽

春秋傳解題 卷一 隱公元年

五

長王室不可離周公故令伯禽代就封闕宮之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伯禽之受國乃自成王封之也史記伯禽無謚並無年其始封于魯亦不知在成王何年也皇甫謐曰伯禽以成王元年封蓋據史記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之言故云然耳然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成王幼不能准作周公相踐作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提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作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對氏曰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

之長庶子也。惠公再娶仲子為夫人，仲子生允而惠公薨。當時猶以禮無二嫡為嫌，又惠公在時未嘗立允為世子，而允且年幼，故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公以允為允公之嫡子，當立，允尚幼，姑自立為欲俟允長，授之而名為攝後。被允弑，在位十一年。夫人亦子允也。隱公元年歲在己未。

春秋傳解義 卷一 隱公元年

六

曰：此說固然。然哀十一年經書葬隱公，彼亦宜通書者，而以隱諱之，必有取於他義矣。今魯隱公本有讓國之名，則以不尸其位為隱，亦未見其必不然也。依杜註焉可也。○胡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邠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秦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瓊山北氏曰：按詩以言志，春秋以紀事，理雖同而體製則異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豈繼詩之具哉？而孟子以是為言而解者曰：詩亡，謂秦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夫雅者

春秋傳解義 卷一 隱公元年

七

王者燕享會朝之詩，春秋所紀者，宜其倫哉。然謂王者迹熄而詩亡，謂之迹，則似有所指之處，非泛言也。竊意以為先王盛時，諸侯歲朝於天子，考禮正刑，以一其德。天子於是考之，正之，而加賞罰焉。諸侯既朝之後，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其君德之善否，國政之得失，民風之善惡，見於民俗歌謠之間者，皆得以上聞。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利賞之典焉。至於周衰，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史不復采詩，而民間之美刺不復上聞。天子之賞罰不復施於列國矣。所謂詩亡也。孔子乃假魯史以作春秋，因諸侯之行事，加以筆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賞之意焉。蓋詩列十有五國之風，春秋亦記二十有三國之事，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此春秋之作所以繼於詩亡之後也。歟？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柏舟碩人等詩皆平王以後之詩，焉得謂之詩亡？曰：是時詩雖作於民間，而不采之以聞於天子，有亦如無，雖謂之亡可也。按詩亡之說，胡氏以為雅亡，北氏以為風亡，二說將孰從？愚竊以為風雅頌皆亡，非專指雅亡，亦非專指風亡已也。古者朝廷宗廟家邦閭巷之間，莫不賦詩言志，是故有風有雅有頌，三體不同，而其所從來者遠矣。是故或以咏修齊之化，或以道貞慝之情，或以著興葬之隆，或以見悲憫

之至或以形容盛德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先王所以通天下之志以是考盛衰而致修教辨失得而資勸懲禮以是行樂以是正教以是成然則詩之為功於天下也豈淺鮮哉自聖王不作世日衰而政日替諸侯不入覲天子不時巡太師不採陳祝史不明信文教不宣而詩道廢矣雖東遷而後詩亦不一然皆遺風餘韻之所存間或形諸歌咏而未泯者耳不數世而作者遂絕逮至孔子之世雖王朝列國之博學能文者不復作詩雖以聖門游夏之文學亦未聞措一辭構一篇者非以詩道既廢而然哉詩道既廢王侯任意為進退士民任意為毀譽邪說暴行作而人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八

類幾淪於禽獸矣孔子為是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所以定是非之公持刑賞之平以正人心而明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信然矣但所謂王蓋謂聖王耳如論語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蓋皆指聖王言也迹者王道之轍迹孔子論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空迹字亦泛言非有所指之處也熄者滅熄之義其云王者之迹熄如孟子好辯章聖王不作聖人之道衰云耳非指天子不復巡守言也若指不復巡守言何不云天子之迹熄而乃云王者哉詩亡和春秋梁亡之亡亡者絕無之辭謂之

詩亡明指風雅頌盡廢而言其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者蓋推本之論如好辯章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云云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云云大抵皆推本之論耳其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者蓋謂孔子繼詩而修春秋指著全經言非指託始隱公言也又如好辯章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要皆敘其筆削之由來抑豈以作為託始之意哉先儒認王者為天子之通稱因以迹熄為平王不復巡守事於是或以為難亡或以為風亡且見春秋託始於隱公適當平王四十九年遂以春秋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九

為託始隱公之意也若然則東遷而後平王即已不巡守即已不採風王朝即已無二雅何為遲之四十九年始以春秋繼詩之統哉遲之四十九年而後有春秋固不可謂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尤不可謂固不巡守不採風乃以筆削寓賞罰矣且以黍離降為國風為雅亡是矣無奈風頌之未泯以有亦如無焉風亡似矣無奈篇章之具存要皆未得詩亡之正解也詩亡之解不明而欲附合託始隱公之意適見其牽強而難通也學者可不平心以考其旨也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據此說則知春秋一書

心之典述治功而以春秋爲撥亂之書大哉孔子大哉春秋乎不讀春秋亦烏知孔子之德業至於若此其極也哉

胡傳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春秋立文兼作述按舜典紀元日高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

春王正月

公羊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程子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求端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茲可見矣王者所行

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朱子曰劉瓛夫以春字為天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元有此字

烏程姚氏曰曰春正月足矣何以繫一王字乎王來遠周室微列國莫知有王即魯莫知有王也夫子特起義大書一王字見天王大一統而凡春正朔者皆宜秉命焉不可謂周無王也此一字所關於春秋極緊要

梁氏曰周室雖衰天命未改普天率土一草一木皆周也春秋之作率天下以尊周室故以正月繫王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主

守漢王氏曰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曰周正月也建子非春而以為春為朔安國之學者曰以夏時冠周月書王正者存周之正冠以春示行夏之時之義也是為改月不改時夫改月不改時則夏也月則周也上下不相值寒暑不相蒙下之所系將安從從夏乎從周乎聖人書法不當如是之悖戾也為蔡九峰之學者曰商周所謂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朝會聘問頒歷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無改也詩言七月流火六月徂暑周禮正月始和呂覽月令中星皆與夏正合前乎商之建丑也其書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後乎秦之建亥也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

月曷嘗改乎是說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秋之所書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傳十年冬大雨雪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莊七年秋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預霜殺穀則何以為異而書之左傳傳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又時何以通乎且時月既不改矣孔子告顏淵何必曰行夏之時實證於文帝時何必請改正朔乎為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商周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春秋辨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主

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合矣其如諸經有不合且天時有不使乎曰惟其不使故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於夏時哉夫其說之不一儒者苦之以為千古不決之論愚嘗反覆求之而得其說夫商周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安有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秋冬之名安始哉亦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始獨不可為春乎年未之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為秋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下之耳目而天下習於夏正已久且天時人事為順故行之官府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

延之止也諸經所載或國民間之舊乎汲冢周書云亦越
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域以重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
狩燕賞猶自夏焉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周時二正實
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也曷從受之曰受之孔子
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
荊石王氏曰春王正月之辨無慮十數家而總其說有五
則愚請先折四說者之非乃後證其定說焉或謂周人雖
以建子為歲首然而不改時與月也魯史曰冬十一月夫
子改而曰春正月也或謂周人改月不改時也魯史曰冬
正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此二說者以為此天子所以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古

建子者後儒附會之說也必若是說則百代一時也夫子
何以曰行夏之時即如貉也寃也樂也歷代各異故夫子
較而酌其可行者奈何獨以百代不易之時而係之夏乎
且考之經史諸書周正與夏正兩者並著苟自古無改正
朔之說何以得有周正而秦人又何緣以建亥為首暢衍
五德剋數三統彼亦豈能舉千古未有之事而鑿空造論
乎此又愚之所未解也然則其說云何則愚直斷以為周
人固自改之矣漢書律曆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
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而外傳伶州鳩復載
武王伐殷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其為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共

可証也詩幽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即繼之曰曰為改歲
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事云莫則周人之以
建子為歲首可証也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
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皆
定元年冬十月雨雪殺穀若曰以建寅為正乎則寅卯之
月之無冰也亥月之雨雪也恩在其異也而紀之而申酉
之月尚安有所謂麥苗乎則春秋所書春正月之為建子
又可証也難者曰冬之不可以為春至著也豈謂武周大
聖而顛錯謬至此哉曰謂冬之不可以為春此自後人習
用夏正之久而執之云爾也在書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三正之所從來舊矣非周獨創之也且陽生
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自一陽之復以
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
而為秋冬何為而不可大抵周之正也本乎陽氣之始萌
而名之也因天者也商之正也本乎陽氣之上通而名之
也因地者也夏之正也本乎陽氣之已至而名之也因人
者也而待以行事則因人要矣故孔子取夏時焉奈何其
必武周之不以子為春乎曰幽風流火之陳小雅徂暑之
歎二月載離之歌莫春朱華之誦此周詩也而舉夏時者
何也中春杓籥之詔季冬斬冰之令此周禮也而舉夏時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正

者又何也曰汲冢周書不云乎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
正異域以重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奏享猶自夏焉故
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則周人誠改正朔而夏正固未嘗
廢也當時行之官一遵時王之制若春秋所載是也而民
間猶或襲稱夏正故詩若禮時時雖舉則議論之書與紀
載之書異也執是而必周之不改正朔固矣曰商書始即
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月不異也秦書始建國曰元年
冬十月則時不異也豈獨周而易之曰聖人創制立法各
自有度夫安能執商之不易而必諸周乎若亥月之陽氣
未至其不可以為春固也與周正異矣且子據十有二月
之係于元祀也而必商之不易據冬十月之係于元年也
而必秦之不易乎獨奈何不據春王正月之係于元年也
而必周之易哉蓋武王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者也君道
也天子不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者也臣道也愚怪夫世
之敢以改正朔屬天子而不敢以改正朔屬武王也於是
為之辭
陽明王子曰聖人之言明白簡易而人每求之於艱深隱
奧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愈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
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
說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

春秋辨傳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七

時其最為有據而為後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應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白簡易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哉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哉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志天下之亂賊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苦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據鄰之難而惡其為盜責人之不弟而自啟其兄也豈春秋志起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是為故見諸行事之實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實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

春秋辨傳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七

賊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國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重訓於後人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之言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証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証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不必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不必書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不必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亦何疑焉况禮記正月七月日南至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令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愚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旁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己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

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有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始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不可也啓之征有扈也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比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蓋謂程子之論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解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春秋者魯國紀事之文論道自夫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子

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子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穀梁傳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馬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善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

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已探先君之祁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

孔氏曰魯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八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其上月已是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三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三

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也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少幼且攝持國政待其長平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釋例曰違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序應立而再父娶仲子之意有讓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顏氏說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即位則為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即位故史不書也

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主

龜山楊氏曰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禮也康王之誥是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為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傳曰繼弑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弑君而行即位是與闕乎弑也此說是已蓋彼苦枕干終身不仕而恥仇之不復者臣子之事也況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遂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為正也然隱非繼弑君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亮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主

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己以聽冢宰隱之不取為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矣必踐而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用是言也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為而不取為公也然則寯氏之禍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恩齋黃氏曰惠公段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乃為得其正也 李曰春秋之意逃然使隱公果欲從父能如夷齊之事不亦可乎

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主

淪闕李氏曰周以建子為歲首頤歷於天下而諸侯咸奉正朔是即王天下三重實過之大端惠史書王正月仲尼因之而不改是即為下不信之道也夫天間於子建子之月陽氣始萌周人以此為歲首可謂順天時矣乃孔子論為邦又曰行夏之時者時以作事人事當始於寅故酌取其尤善者以示折衷前王之準是又一義幾亭陳氏曰建丑舍天用地自不待言建子亦極是何以終不如建寅蓋子月為一歲之首天道自然豈待人定只為敬授人時要提醒天下以率作興事節候須用寅月如一日之時始於子人之風採風興頤到寅時若子時便起來亦有何幹建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主

子却把入收斂開藏的時候做個歲首了於天地不差於人事却差故不從周而從夏按此說極得聖人之旨後之治歷明時者一當依聖言而從夏時矣乃秦人以建亥為歲首漢初因之至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而後敬授人時之法乃得其正後乎此魏主詔建丑不三年而復周武氏建子十一年而復唐肅宗建子不一年而復後此無復改夏時者矣聖人一言世為天下則不於此又可見乎然則春秋一以周正為主遵王制也遵王制者為下不信之道是亦萬世不易之正理也○或謂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

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而於正月之上未嘗冠以帝王之文以據天子之國而言也若仲尼修周史則亦不言王政矣春秋之書王正其據列國之辭則然乎曰雖在列國而可書王若天下知有王何必復贅此哉蓋春秋之時諸侯放恣亂賊蜂起派派禁禁罔所底止天下之無王也久矣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禮樂征伐朝聘會盟無一不當奉王而行也所謂撥亂世而反諸正者其義首見於此不亦深切著明也哉○春天時也月亦屬天而繫之於王何也正朔改自先王而亦領自時王月非王之月乎

春秋經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音

周人以建子為春春亦王所制而不書王春正月何也春天時也王者當奉天時以出治故次王於春而不加之於上耳蓋以春先王者所以尊天以王主月者所以尊王然則天王可以主月不亦與天同大乎王不言天者省文也王正一見而不再加于他月者亦省文也○一說年與時月皆天也特因人事而裁以人故國君改元而自紀其年則曰元年二年云云春即是年之春猶主公言也正朔頒自天子故主王言而曰王正月然則年與時屬公而月屬王義各有在又未可泥於其說而曰年與時無與於王而月亦無與於公也據此說亦通可並存之以備考○按春

秋之例一時通無事者則書月以存時而於春之正月加王焉若正月無事二月三月有事者則加春王於二月三月之上而不書正月若春有事而不繫以月者則亦不書王也今正月無事三月盟蔑乃不加春王於三月之上而特舉春王正月之文以其為元年之正月故謹而書之十二公惟隱莊如此定元年不書正月者即位於六月故耳按左傳以隱為攝然舜之攝堯周公之攝成王夫亦代行其政耳未嘗襲號改元而踐其位也隱公所謂攝者實踐其位而但以代攝為名是以生稱公沒稱薨襲號改元皆與正君無異古之所謂攝者如是乎特以元年不正即位之禮以後母之喪告天王而又為之考宮獻羽音若曰吾為公子允立欲俟其長而始授之也嗚呼公亦可謂過矣夫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有孟子仲子安得為夫人仲子不得為夫人允亦不得為嫡子國乃隱公之國也國為隱公之國當諸大夫扳已而立之時令之上告天王受命即位以終其身亦孰得而非之哉或曰非惠公意也如違父意何曰孝子從治命不從亂命以義勝私所謂違而道者非歟况惠公之存也未嘗立允為世子其段也又無遺命以立允隱亦何不可以為君也哉且惠公再娶夫人國人亦不免有二嫡之嫌故諸大夫扳隱而立之

春秋經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音

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宋

亦見公子允本非正嫡之子也。不然嫡子雖幼立以為君，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何不可之有？惟諸大夫疑允非嫡子，故扳隱而立之。亦謂隱公為當立耳。乃隱公向于小節而欲讓其弟，使其果能寬讓立公子允，而與諸大夫夾輔之，亦豈不賢乃稱攝而非攝，欲讓而不即讓為君而又欲不終為君於是奸人伺其隙而中之，然則為氏之禍隱自取之，伊誰咎也哉？程子曰：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君也。法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或義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莊閔傳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立，宣宣弑賊之立，定為逐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按程子不取三傳而別立說，謂傳從之其義似正實則未免於可疑，故謂割隱公之即位以明大法者不然也。蓋不請於王而即位，則書即位而王命不來，正可見其擅立之罪矣。何為惡其擅立故而不書即位也？隱四年經書衛人立晉，彼亦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雖在他國猶不削之以明大法。況本國乎？以為明大法而不與其為君，然則衛人立晉而不書也，豈亦

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宋

與其為君乎？且聖人之作春秋，夫亦示褒貶以明義理之正而已。桓公稱公而不革其號，文姜去姜氏而不去夫人，君與夫人之名非臣子所敢除也。若不與隱公之為君而擅奪其位，其無君為己甚矣。己先自處以無君，何以正天下之無君者哉？又經於隱公之弑書薨不地，猶曲致隱諱，含蓄之辭，豈於即位之初，輒敢擅奪其位而不與其為君乎？我觀春秋誅桓之法甚嚴，是明以正君與隱矣。以正君與隱若果即位而曾見於史，尤不肯沒其實而不書矣。故知春秋不書隱公之即位，本以其攝而三傳之說不為無據也。何必立異解哉？若夫閔莊傳之不書即位，明是遺失，不忍之義非為其無所受而亦與隱同也。其謂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尤不然。夫必命於天子而後為諸侯，雖有父命若不請命於天子亦非王法之所許。蓋雖廢者亦統於天子，天下惟有天子為至尊耳。若以文成襄昭哀之猶有所承而得書即位，則是徒知有父而不知有王，此義立恐諸侯之私愛其子者皆可假父命以自徇，而無王之罪自此不勝誅矣。豈以即位正始之大節但顧父命而不問王命哉？其謂無王無君無所受命而書其自即位亦不然。桓宣定國以繼故而無所受使先君以正終而偶無遺命亦如隱公之類是亦無所受命者。若書即位則與

桓宣定之繼故而思之者無以異若不書即位則與莊間
傳之繼故而不思者亦無以異也可乎哉且凡繼故而無
所受命者莊間傳與夫桓宣定皆然若非為其思與不思
之故而或則筆之或則削之又何為立義不同若此耶然
則程子之說本欲明大義反近於穿鑿而難通要皆未可
據也蓋嘗論之大王在上請命於朝而即位焉禮也春秋
之世皆不請命而私立史亦不可不書史氏而既書也經
亦書之以誌其實此正例也若夫繼故而不書即位者變
例也繼故而書即位者又變中之變例也惟凡即位者法
當皆誌其實而後知繼故不書即位者所以起討賊復讎

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夫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傳曰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
書爵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孔氏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邾名字儀父者盟于蔑地
諱云邾曹姓顓頊之後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
子旁及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

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
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
曰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夏官或右職曰盟則以玉敦
辟盟遂後之贊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
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
鄭玄以為盤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為飾合諸侯者必割牛
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盤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
其器為象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北面讀其載
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
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

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完

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
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
巡狩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
其盟之法案親禮為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瑋西方琥北
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
侯於庭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註親禮云
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
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如者柯之盟
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劫桓公於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壇

定限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

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襄二十六年傳

云飲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

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

涉佗投衛侯之手及挽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

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並盟約之書加於牲上坎而

埋之傳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

天子之介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

雖小異禮則大同也此時公求好于邾邾君來至茂地公

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三

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彼言會此言

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

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

禮故言及也

胡傳曰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

而不革者也邾者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附庸例稱字春

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

則非所貴也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自失之象

張氏曰天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

而魯獨書公益父母之邦先祖之所逮事從臣子所稱之

爵所以崇敬也

茅堂胡氏曰凡稱公者有定名有虛位天子三公稱公王

者之後稱公此定名也魯侯稱公其子稱公子其孫稱公

孫諸伯子男亦皆稱公此虛位也定名辨等列之實虛位

達臣子之情定名禮之實虛位禮之文路史國名記曰周

人之制內之天子三公外則二後之君曰公康誥之周公

召公畢公三公也微子之建上公二後之君也李曰殷之

公夏之後杞未嘗稱公也二後蓋亦不同然考諸經五等之君通稱曰侯亦通

謂之公康王之誥羣公與儀禮同稱之公春秋之稱諸侯

與餘經通稱之侯皆兼五等為言蓋公若侯爵之貴者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圭

故以是為稱聖人亦因而不之奪乃若班爵則固自有差

矣非可紊也春秋於列君必正其爵所以存王度於不凋

也雖然正其爵矣而於會盟總稱惟曰諸侯世族所稱猶

曰公子公孫魯君侯也每以公稱至於會盟亦或侯之吳

楚子也僭故不葬然至世族亦稱公子惟其爵之貴耳

高氏曰隱公自謂為桓而立內慮國人之不己悅外懼屬

國之不己從而邾以附庸未通和好故與邾首結私盟夫

盟者嘉禮也非在喪者所可行也

束萊呂氏曰此春秋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焉

信不足而盟詛焉是故春秋之所貶然聖人之意非可以

兩端蔽之也。隱公即位於今三月，國人仰首望維新之化，意者必將創業重統，以大正於魯，顧乃汲汲結好於附庸之邦，其本既隳，其志既狹，其示人者既不廣矣。隱公豈以初政先務無若盟，邦之急耶？則王命廢墜，藉位專土而不能計也。嫡妾混淆，基禍產亂而不能辨也。國柄下移，擅典專決而不能收也。一國大綱三者實繫，釋此不圖而都婁疥癬之憂，遠近安得不解體？姦雄安得不窺伺？幾鍾正之難，未必不兆於盟蔑之日也。此聖人所以警後世人君正始之大義也。

家氏曰：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為之盟者，有私一國而為之盟者。齊桓晉文合諸侯，獎王室，是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為其近於公也。若春秋初年諸侯自相為盟，各為其私計，則春秋之所惡于蔑，以後于既以前皆盟之私者甚，而黨黨朋光怙惡濟虐，復要鬼神以為之盟誓，是謂天地神明而可以邪辭干也。此盟之尤無忌憚者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識也不惟識盟識其始即位而為此盟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交鄰國，撫百姓，豈無他事而隱公即位未幾，惟此為先務？春秋書之，似非所宜先也。自諸侯自相為盟，各去其國者，兩相下之義也。迨桓文之興，其權力足以號召諸侯，亦不敢盟于國都而必以

其地者，懼其擬于王耳。

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厲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道也。

汪氏曰：黎氏以儀父為名，且謂字必取於名，儀父無取於克，然周有王子克，楚有闕克，皆以子儀為字，則儀父為字可知。○書盟一百九于蔑，為春秋之始，句繹為春秋之終。後七年，隱公與伐邾之師，哀公有入邾之役，盟豈足信哉？廬陵李氏曰：魯邾之盟，五蔑雖猶出於公榘，樣被句繹皆出於大夫，此世變也。

渝關李氏曰：正月二月三月皆春也，故每月之上皆可書春。如此年春王正月三年春王二月七年春王三月是也。然必上月無事不書，而初書下月之事，乃可書春於二月。與三月若書春於前月者，不復書春於後月，以前月春字統之也。今於元年之始既有春王正月之文，故於此不復書春，而但書三月而已。夏秋冬倣此。彭山李氏曰：邾姓本于爵，國先儒以為魯之附庸，非也。蓋邾之故城在今兗州府鄆縣東南二十里，當嶧山之南北界於魯而南連滕薛，即今曲阜滕嶧縣之間，大約縱橫廣五十餘里，西自訾婁以至沂西，即今濟甯州東至沂州之西境，大約橫長三百里。杜氏曰：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今按漢

春秋傳解疑 卷一 隱公元年

音

志魯國下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卞即今泗水縣方與即今魚臺縣也蓋泗水下流之東即公此廢縣為古滕子國而滕之東北為今滕縣其東南近嶧縣者為郕城即古小邾子國亦邾地之所分也自此以北至卞南其中間有漆閭立濫瑕等邑皆邾地也不為不廣矣而況入春秋以來盟魯伐宋如敵國然又自莊十六年邾子克卒後始終稱子為得以為不能五十里之附庸哉意必小邾嘗附庸於魯而遂誤加於邾耳儀氏徐大夫有儀楚陳大夫有儀行父皆以儀為氏者也父名魯有李孫行父公孫歸父宋有孔父晉有平鄭父箕鄭父胥甲父荀林父衛有孫林父春秋稱傳解疑 卷一 隱公元年 音

陳有儀行父皆以父為名者也稱氏稱名者卿也邾本小國君宜親行或是時邾子克尚幼故使卿出攝耳按此說謂邾本子爵儀父為邾卿之氏名必不然蓋以儀父二字論之便知邾本無爵而非子矣古人未有單名父者李孫行父公孫歸父等皆以父配他文為名者也宋孔父名嘉孔子避祖諱而書字父本非名也或者謂儀父二字為名亦如大夫未賜族之例然以此年及宋人盟于宿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律之比亦當書人而不書名矣蓋春秋之初外大夫無稱名氏之例若本子爵而其大夫稱人若邾亦子爵則大夫不應稱名而與彼異且宋大國也大國

春秋傳解疑 卷一 隱公元年

音

之大夫亦止稱人豈以邾婁小國之大夫而稱名乎況此年九月首與宋臣盟諱公而不書若此儀父亦為臣則諱公之義當先在此而于宿之盟可與浮來並書公矣今不先為之諱自可知其非邾臣也其謂邾子克尚幼使卿出攝而稱氏名者尤不然若果如此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儀父猶此人也豈去此時二十八年亦可謂為君幼而使卿攝乎左傳曰邾子克也宋王命故不書卿數乘傳曰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據二傳之說則儀父為字其為附庸之君無疑但非魯國之附庸耳然附庸不能五十里而邾之地如此者蓋皆後世兼并之所得非其始封之舊也當時五等諸侯之國稍有強力者誰復如其始封之舊又何疑于附庸之咤地者乎如李氏將伐顓臾冉有曰今大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大顓臾能為李氏子孫憂則附庸之能侵并鄰封固有之然邾地如此之廣者蓋亦後世所漸拓未必此時已如此又安可以後日之寬大謂屬今日之版圖乎且使如彼說邾本子爵而地廣如此是亦踰子男五十里之制矣將亦可謂邾爵為侯伯乎此以知彭山之說未可信也○邾為附庸未和為何國之附庸地胡傳謂邾者魯之附庸亦不然如顓臾

春秋傳解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去

魯附庸也孔子曰夫顯與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既為社稷臣其每朝魯則不誌故春秋無顯與來朝之文若邾亦魯之附庸桓十五年何以書邾人來朝乎且凡附庸必皆服屬於宗國若宗國衰微或至不能制附庸此時魯勢未積弱何至不能服一社稷臣而必與之盟乎此蓋他國之附庸而地漸廣力產強駁駁乎有五等諸侯之勢矣故隱桓皆與之盟而莊十三平與會于北杏十五年同役于伐鄭屢有輔伯之功十六平遂以子爵書卒矣如邾亦附庸而後為小邾子滕詳本侯爵而後或稱子或稱伯春秋列國之降降何嘗有一定

春秋傳解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去

戰莊五年邾黎來朝邾亦非魯附庸也○胡傳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海氏曰王朝大夫而季仍叔父蔡叔之類列國命大夫魯單伯陳女叔鄭祭仲諸侯之兄弟許叔蔡叔蔡季紀季之類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按此說謂春秋有常例有變例是矣但其所舉變例則不然所謂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者汪氏曰秦鍼宋辰之類不知秦鍼宋辰之類亦當例耳凡諸侯兄弟之以臣事見者例當書名雖有罪焉亦書名非黜之也若許叔紀季等之稱字非以臣事見而又皆賢

春秋傳解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去

即以為褒之亦可矣安可以其稱字為常例而以稱名者為貶辭乎說見桓十四年 鄭語來盟正所謂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者汪氏曰王人子突之類不知王人子突當亦從王朝大夫稱字之常例非進之也以其嫌於王子故加一人字以別之蓋王朝之救衛本失禮安可以子突之稱人為微者謂其不當書字而以書字為褒辭乎說見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正然則春秋之變例固多要其為貶為褒未嘗皆如此說也若夫中國之附庸例稱字以桓十五年邾人來朝律之可知儀父之稱字為常例而於朝桓貶稱人是乃春秋之變例也但胡傳之意未欲以他端之變例明儀父之為常例而其所舉變例則未確耳○按春秋書法于盟侵伐有及會之殊蓋行會禮而盟侵伐故書會不行會禮而盟侵伐故書及其餘非盟侵伐而行會禮則書會不書及非會而所遇禮則書及不書會他如戰皆言及不言會惟桓十三年二月己巳之戰成二年按之戰先言會而後言及亦以先行會禮故也至於殊會殊及之文或及以會或會以及或會以會或及以及義各不同如僖五年公及齊侯等會王世子于首止言及而會以卑會尊之辭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亦言及而會以男列女之辭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與兩伯相會而言及以內殊外

之辭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等會兵于鍾離襄
十年公會晉侯等會兵于祖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
士臼等會兵于向以諸侯諸大夫先相會而會蠻夷故兩
言會而疎兵以外之襄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倫盟以諸大夫先在會故不言會以此盟專為陳袁倫
故再言及而疎袁倫以別之此春秋及會之大凡也穀梁
傳曰及者內為志焉爾會者外為主焉爾先儒多從此說
不知此說本未可信也凡盟侵伐之書及者豈皆為志
其書會者豈皆外為主且非盟侵伐而單書會者未必皆
外為主遇而書及者未必皆內為主至於及會兼書者又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走

未必內外皆有意也況聖人作春秋各據其人與事實書
之考其故而是非自可見又何須辨其孰為志孰為主特
以二例別言之乎大凡書及者以此與彼之辭也書會者
以此合彼之禮也故春秋有會而不係以事者蓋會即事
也無及而不繫以事者蓋及者兼辭不可無事而止書及
也但單言會而不必言及為省文言過而又言及者兩人
邂逅曰遇不得以某遇某為文耳及字之說又詳見昭
七年暨齊平下殊會之文宜與汪氏說參看汪氏說見傳
五年會首止下○穀梁傳曰不日其盟淪也按此說亦不
然七年公伐邾是國為淪盟至於凡盟之不日者豈皆淪

之而凡盟之書日者抑豈皆不淪乎然則何以不日也史
有詳略世遠難稽或日或不日義不盡繫于此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
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
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
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
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
之焉辟宮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走

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
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
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
邑至於原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
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
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
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
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
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四

彭山季氏曰鄭國伯爵謂莊公寤生也鄭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于鄭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幽王無道友為司徒遷其民於號鄭之間死犬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于東都亦為司徒因分其地遂國於鄭都焉在濟西洛東河南顧北四水間今為河南開封府鉅州新鄭縣史記以為桓公懼王室多難將逃死洛東號鄭之君見其周事分獻十邑則桓公賢君也豈其懷二心而先謀自利耶意者友之初封本以王子食采畿內而鄭都之遠則因其子有功而徙封也然則所取號鄭之地蓋當時已滅之國而周以與武公耳武公卒

而子莊公立二十二年始入春秋按周封同姓多在武王成王之世蓋立國之初大封諸父昆弟蕃衛王室列為五等以差功德雖具不肖亦弗棄焉故管蔡霍叔皆得與封此即虞舜封象之意所以重親親也然必創業之主乃有此制至於繼世必擇其有功德者而後封之如鄭伯友是也其他無功德者則分之畿內采地而已豈能盡授以國故周之諸侯自武王成王以下鄭伯友之外未見有封焉蓋分封既定國各有君若後王子弟人人得封則壤地有限而懿親無窮豈先王繼久行遠之道哉故鄭伯友之封論功德也非以懿親也鄭鄭邑即今鄭陵也

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五

杜氏曰以君討臣則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僞保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僭曰克也

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殺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殺世子弟直稱名者甚之也與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痤天王殺其弟倭夫同例但彼則直惡其名今段亦兇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譏之陳氏曰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若篡若爭國也而後但名之扣衛州吁陳佗之類

胡傳曰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克者力勝之詞于鄭孫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馬爾曷為罪莊公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執己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厲誓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大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有誅其意以正人

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重訓之義大矣。○世衰道微，民彝泯亂，若宋殤之於馮也。事見隱四年左傳衛侯鄭之於叔武珣也。事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皆為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憂憂亦憂，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國家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思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難免逆焉。彼亂此春秋書莊公之意也。

東萊呂氏曰：兄弟天倫也，管蔡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為法言。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墨

也。王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通尸其責，不非兄弟之相戕者也。而其詞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徘徊猶豫不忍之意，惻然見於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爰鋤剪伐，略無一毫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鄆。傳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鄭伯。泯滅其彝視其弟如寇讎，勦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

王氏曰：鄭伯意雖悔而畏及泉之誓，考叔意雖美而為闕地之迂，古人重盟誓其流乃若此之悖且愚乎。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有威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按春秋討賊之辭，例稱人殺據大都而欲襲鄭，宜加今將之誅。而經乃不書鄭人克而書鄭伯，此可知其罪之在伯耳。故傳以稱國稱將稱師三例為難，似覺未穩。蓋春秋用兵，君臣合謀而動者多矣，未有但稱國者。惟狄之也，而後但稱國。此役經既不書自不必書，將與師公伐諸鄆，係鄭伯親將，亦當不書。將與師矣，又豈當稱將與師，經特變文而專目鄭伯哉。胡傳又曰：不稱弟，路人也。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難重哉。按段不稱弟明係賊段之意，非謂鄭伯視段如路人故不稱弟也。胡傳以縱釋叔段移於莊公為難，然則春秋曷嘗宥叔段而釋莊公哉。○趙氏曰：公殺以克為殺。春秋前後未有以克為殺者。萬氏曰：殺則不言克，克則未嘗殺。汪氏曰：莊公有弟不能和協，使餓其口於四方，則未殺明矣。按此二說良是。但莊公未嘗無殺段之心，段之不死於兵，不死於刑，亦幸耳。觀其真母於城頭而誓不相見，豈能寬宥於其弟哉。故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墨

經 133-70

春秋傳解題 卷一 隱公元年

一

鄭伯雖未殺段而其志在於殺也審矣。左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杜氏曰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按此說非也凡出奔者以其有欲殺之者而後走耳若書出奔正見鄭伯欲殺之心而段乃不敢留矣何難言之有然則不書出奔者略之也抑亦不以遠略鄭人也。○初武姜之欲立叔段也在莊公未必不忌或亦未必使有殺段之心即欲殺段或亦未必為之謀曰吾其以大邑為餌養成其惡而戕之乎第迫於其母之請而段又日怨不可以逆母而除弟矣莊於是乎有戒謀矣不然以莊公之雄豈不知尾大不掉之可憂而祭仲諫之弗聽公子呂諫之弗聽但令其姑待而無庸則是莊公已制叔段於掌握之中而且未嘗一日忘叔段也及聞其將發而乃曰可矣豈非其謀之素審而云然哉且當武姜之請則弗許也豈真愛段而慮其元夫亦恐其舅固而難制耳若夫宗雖不度非制可比且吾既有心亦何憂其遠已耶觀諸臣之諫莊公於此毫無嗟嗟矜惜之情而一則曰必自斃再則曰將自及三則曰厚將朋是已明知其必死而莫之恤孰謂其無殺段之心哉孔氏謂鄭伯實無殺心及其謀欲襲鄭由是志在必殺恐未必然而胡傳謂恐其終將執己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

至於亂時者不得其情又似莊公起意與之邑而餌之也亦未見其必然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

公羊傳曰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暱者何喪事有暱者蓋以馬以來為來暱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也何氏曰王者可如杜氏曰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

春秋傳解題 卷一 隱公元年

二

范氏曰仲字子宋姓也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亦不通同姓也魯曰魯夫人生與楚皆稱夫人某氏其葬也稱小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蓋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犯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猶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理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理李曰大夫而下無庶妾方可已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傳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

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賄人之妾亂倫之甚也

胡傳曰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家宰稱宰嚭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嚭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賄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吳

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傳公之母戚戚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賄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賄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賄仲子則名家宰於後葬戚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張氏曰天子於諸侯有賄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公牽於私愛寵庶妾而立為夫人正紀以妻為妻之戒平王不能正惠公之罪反厚其送終之禮違家宰而求賄家宰不能以紀法詔王乃奉命以賄上僭之妾仲尼貶家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罪其以百揆之身療官之職一至於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

仁山金氏曰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嫡以其姊妹從他國亦以姊妹媵焉所以備內宮防天折繫子孫也故諸侯不再娶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釣立賢賢釣立長惠公元妃孟子卒嬖室以聲子生隱公則隱公固當立者仲子之歸宋武公以夫人嫁之魯惠公以夫人迎之天王亦以夫人賄之非正矣蓋惠公妻其妾嫡其庶王法所當正也平

王不惟不之正而反成之且魯之於朝聘未數數然也平王將以懷魯而行此不正之禮其後隱弒桓篡桓之子孫又自相攘奪者終春秋之世焉平王在位五十年晚節舉措如此不足以懷魯而祇以敗王法成魯禍王室其有不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吳

衰乎然則王之正之將如何曰隱公上不敵違其父下不敵廢其弟而自以為攝天子於是錫命焉則是受天子之命為諸侯也隱定而桓之逆謀弭矣此所以正王法而懷諸侯乎

東萊呂氏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平王使宰嚭賄諸侯之妾陵嫡庶之分則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濫賄賄之恩則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始終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為懼春秋所為作也

趙氏曰天子而賄妾母是啟僭也

茅堂胡氏曰冢宰同體之臣建典禮賞刑至公不黨以共天位代天治天職也宰恒黜而書名者來賈仲子序典禮也宰糾黜而書名者來聘桓公蔡宣刑也施於公卿者如此謂後世人臣不可失天職也

高氏曰隱自以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天王又受天王之賄陷天王於非禮罪可知也

淪闕李氏曰凡歸凡錫凡聘必稱使者皆將君命以申敬春秋亦詳書之此正例也其不稱使者變例也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謎是也○冢宰也王朝卿大夫不書官而獨書宰可知冢宰為重臣

春秋傳解疑 卷一 隱公元年 果

矣然桓四年書宰渠伯糾僖九年三十平並書宰周公彼皆有邑爵之可書故以渠伯周公繫之於宰下恒則未有邑與爵故止書宰而已○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也再娶之夫人非正夫人可比故不稱夫人子氏而以姓配字繫之於惠公焉夫以姓配字既異於夫人而繫之於惠公又所以明惠公之私也要知惠公仲子云者本非庶妾應繫於君如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謎成風非莊公之夫人不繫之莊公而繫之僖公亦以明僖公之私爾不然母夫人亦稱夫人某氏而不繫之於先公况非夫人而可繫於其君繫於其子乎此以知有所繫者非常例而春秋特原

其私而各著之也○先儒以是為賈諸侯之妾其實仲子非妾也仲子曾娶為夫人曷可以妾言乎然而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已有夫人孟子矣孟子亮再娶仲子為夫人則仲子者雖非妾而猶之妾耳且古者夫人皆命於天子未和仲子之為夫人曾亦有王命否若不請於王而僭稱之固不可以為夫人若亦請命而王許其如此豈非天子之亂命乎今也仲子卒而訃喪於王王又不辨其非不正其名竟使冢宰歸賈焉又安可以其寵僭故而即以僭為正哉觀後來別為仲子立宮則是不耐於姑也不從夫諡而獻以六羽則是不比於嫡也在魯人亦以為嫌

春秋傳解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吳

而不以正嫡之禮事仲子矣故以義言之仲子不得為小君以事言之仲子本減於正嫡春秋之稱仲子而不稱夫人所以斥其僭嫡之罪而特賤之也據其不稱夫人則難非妾而以為妾焉亦無不可汪氏曰苟不知仲子之為妾則不知桓公之為篡矣豈是言也○冢宰夫子之重臣也即賈其所當賈亦不可使冢宰况賈諸侯之妾乎賈諸侯之妾即不使冢宰冢宰亦難辭其咎况其承命而親行乎夫以重臣而下賈諸侯之妾在王制以為殊恩在春秋以為大惡貶而名之所以繩天工於既驕匡人紀於既衰者法嚴而意切矣冢宰稱名此取義之較然者然雖賤稱

春秋傳解題

卷一 隱公元年

季

名而仍書其官正以見其天工甚重而貴之為愈深矣更夫宰官之重非孔子所得而除也但以稱名示貶則可耳蓋據功罪而施賞罰者天子之權按是非而定褒貶者君子之議君子無其權而得行其議則以褒貶當賞罰而天子之大法寓焉此知我罪我之所為歎乎○以王使諸事比觀之此年歸昭仲子與文五年歸舍且昭會葬成風同然此稱天王使而名宰使稱王使而不名榮叔召伯不同也如桓四年來聘與莊元年來錫桓公命同然聘稱天王使而名宰使伯錫命稱王使而不名榮叔不同也蓋凡悖禮拂經之事使宰則不貶王而貶宰不使宰則不貶使者春秋傳解題

春秋傳解題

卷一 隱公元年

季

未襄葬抑豈既葬始歸昭而贈死不及尸至今秋七月而後來王使乎觀王使七月而後來謂其卒在今年必矣○仲子不書卒或以安葬不志於春秋賤之乎然惠公既娶仲子為夫人自非賤妾之可比又隱公以其喪上告天王明以夫人之禮尊之矣以夫人之禮尊之未必不以夫人之禮殯葬之矣夫成風之用致夫人則書其葬其葬則書若以夫人之禮治仲子之喪何不可備書於經以從成風之例哉且定十五年書叔氏卒又書葬定叔亦哀公之妾母也彼未成之為夫人而恩禮過於庶妾且以卒葬書矣今治仲子之喪既擬於夫人縱非正嫡而不可以夫人春秋傳解題

春秋傳解題 卷一 隱公元年

壹

人也春秋不以夫人小君之禮例書薨葬所以明仲子非正嫡桓公非嫡子而隱分乃所當立者此義明而後隱公之位定隱公之位定而後桓公篡弑之罪乃可得而治矣此又關於君父之大閭長幼貴賤之大節非僅為夫婦之一端致嚴也若夫傳公而後嫡庶無復辨春秋欲盡削之而不可不得不備紀其實以謹禮之所由變安可與仲子同日語哉況春秋於仲子書歸賵書考宮書獻羽難未加以夫人小君之號而其尊寵過於妾母實亦不可掩矣口按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未嘗及諸侯夫人之喪也然則夫人之喪或無訃於王朝之禮乎然禮記有曰凡訃於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據此說則諸侯之母與妻亦當上訃於王朝矣意周禮所謂掌諸侯之喪使兼諸侯之母與妻在其中非諸侯母與妻之喪皆不與聞於上也夫惟禮當與聞故隱公之於仲子文公之於成風得假夫人之名而上告遂邀天子之殊恩耳若嫡母嫡祖母本不應訃彼仲子成風者以庶妻母而私干名分已大不可乃欲尊奉過於先嫡特開訃告之門瀆王朝而希大典恐無此情也但隱公訃仲子之喪本欲徇父意而伸桓公之私愛天王於此正當辨其實而正其非矣乃又徇隱公之意不復加

春秋傳解題 卷一 隱公元年

壹

詳竟以正嫡之禮歸賵而且使冢宰重臣往嗚呼悖已甚矣○仁山金氏曰按左氏傳於隱公之篇多誤於莊公之篇多缺此考春秋者所當知也隱傳之誤如仲子之賵子氏之薨尹氏之卒是也左氏既誤以隱妻子氏之薨為仲子故比以仲子為未薨而王賵之其曰賵死不及尸而生不及哀謂賵惠公之緩曰豫凶事謂賵仲子之豫也蓋皆誤解矣愚按仁山論左傳之誤誠有然者但此傳有曰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柩至此數言者實葬期之定典不可易也故左傳一書雖未可以盡信亦當信其可信者斯可矣

九月及家人盟于宿

左傳曰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宋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馮氏曰宋子柱公爵國高王帝乙之長庶子故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無道微子去之成王既誅武庚使微子繼湯祀封於商丘之墟得用先代禮樂作賓王家與陳杞號為三恪其地河南歸德府是也
李曰家語云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相微子後政號微仲史記亦云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據此二說則微子為宋始封之君而後世之宋皆微仲後也

彭山季氏曰宿小國男爵左氏以為風姓而漢志以為任姓者非也在今鳳陽府宿州一統志曰宿州本古宿國又曰輝德府東至鳳陽府宿州界二百一十里

孔氏曰杜氏曰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蓋會盟之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其列經舉國名以為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僖十九年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言修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為盟地是其盟以國地者國君春秋解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書

與盟之例不獨盟也會例亦然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註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彼註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

賈氏曰于宿公及盟也盟者刑牲而徵嚴於神明者也王綱壞則諸侯恣而仇讐行故干戈以敵仇讐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遂為常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

政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

胡傳曰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書詛祝非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遠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未嘗於司盟猶不以為義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每曰叛之七年伐鄭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張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為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爾侍春秋解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書

衰世之意聖人立法常闢威衰故不得已而建此官以待之也屢盟之長自幽厲以來惡之矣

朱子曰盟組華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不可得而善也

茅堂胡氏曰盟非春秋所善然高子知權以定魯貴澤服

江黃以致楚呂陵修禮義以服楚首止尊世子以定大倫蔡止發五命以備天子之禁皆美其事也非善其盟也

林氏曰魯宋宿三國共為盟參盟之端見矣

廬陵李氏曰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輸平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桓宋出也隱公懼宋故與宋合按此

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姜

說未必然左氏謂聲子生隱公則隱公亦宋出也豈為桓公之母家而懼宋乎蓋宋為大國先與惠公有怨公攝位而懼大國之仇我也故欲求成於宋夫釋舊怨而服姻鄰之好未嘗非義舉而必盟誓以要之則鄙甚矣○孰及之公與盟也公與盟則曷為不書公諱之也宋人者何宋大夫也大夫何以稱人春秋之初大夫專政故其名氏多不見於經而但稱曰人非盡微者亦非盡賤之也與宋大夫盟曷為其諱公也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是故上下有章之謂禮貴賤有等之謂禮春秋重王爵正名分不惟本國嚴君臣之禮推之他國而亦不敢違此天下之通義也今隱公急於令宋屈于卑之尊下與宋國之大夫同歟在彼為上凌在此為下替而公之降班失次為已辱矣故沒公以諱之然則八年及莒人盟于浮來何以不沒公也曰既沒公於前以示義餘則習為故常而不足諱故明誌其實以從同同之例爾若夫齊高傒謀仇皆處父盟于晉蘇子盟王臣不得不又諱公苟庚等同聘而盟不必再書公皆與盟宿諱公之義不同或者謂盟宿非公盟浮來乃公也豈以公之降尊屈體初為浮來之盟而不諱之以見義乎惟沒公於前以示譏而後盟莒人等皆可以此推之而知其非小失也其旨微矣○宋人宋大夫也大夫而稱

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姜

人恒辭也說見二年傳二十九年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宋人以列卿而盟望國之君侯非禮也在春秋之初雖從恒辭書人之例而非貶而其上陵之罪已著矣先儒皆以宋人為微者夫盟誓所以結邦信必非微者所得與況以上大夫盟諸侯君子猶以為抗孰謂微者而敢與諸侯同歟乎○宿即今宿州東鄰於宋北鄰於魯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或亦為華宿故而搆兵即今魯宋盟而宿亦與焉則魯宋兩相好而宿人蓋兩事之矣然不盟於他地而盟於宿者此必出於魯宋之意而宿人從之故不據於此盟二國耳八年宿男辛宿獨討於魯也莊十年宋人遷宿宿蓋專屬於宋而此後不得見矣○汪氏曰穀梁云卑者之盟不日若然則傳十九年盟齊二十九年盟魯皆稱人皆不書日未必皆微者也況齊魯魯鮑皆所見之世公與諸侯盟何以皆不日乎按汪氏之說極是凡不日不皆卑者況此又本非卑者之盟乎然其不日者何在所見之世或日或不日史有詳略故也若夫所聞所傳之世雖亦不無詳略之殊兼以年世既遠或至闕失而不能追考其日者容有之故此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師卒不日公年以為遠也當參觀之

鉅左傳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

康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都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汪氏曰祭畿內邑伯爵天子之卿稱邑爵

彭山李氏曰祭周公第七子所食采邑在畿內

孔氏曰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食采於王畿也

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李

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

王人于泚是也李曰孟子謂元士受地視子男觀其受地

不名也劉夏石尚是也元士之位與子男等是亦可以

春秋傳傳辭舉 卷一 隱公元年

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

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傳是

卿士雖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為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為

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合爵而書

字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

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眾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尹子單子

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祭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

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註云天子卿書字是

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論關李氏曰祭伯者畿內諸侯之為王卿士者也祭采邑

伯爵也此與凡伯渠伯毛伯召伯之稱爵者等後來又有

祭公祭叔公亦爵而叔則字也何氏以祭伯之伯亦為字

若以魯之單伯例之似亦無不可者但列國之命大夫例

書字自與王臣之有爵者不同王臣有爵者例當書爵不

書字祭本伯爵豈可合爵而以字書乎且使伯來為字是

必凡稱伯者皆字矣乃尹子單子劉子皆以子爵書何獨

不見伯爵也觀宰渠伯糾來聘見桓四年下既書名則伯必非

字又王札子叔召伯毛伯見桓十二年見故必不以字書

由是知王臣之凡書伯者皆指爵言也然則祭伯者祭

之本爵祭公者彼時晉爵為三公而祭叔者祭之族屬為

春秋傳傳辭舉 卷一 隱公元年

大夫是以稱字不稱爵耳未可以伯叔為字也。左傳

曰祭伯來非王命也孔氏曰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大王

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為文明非

王命而私行也按此說是見經不稱使故云然則隱元年

齊仲孫來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之類何嘗無君命乎有

君命亦可不稱使未可以其不稱使而謂非王命也然此

或實非王命如三年武氏子來求聘又九年毛伯來求金

之類亦未可知但未敢以為必然耳。穀梁傳曰來者來

朝也其弗謂朝何也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按胡傳亦主是說先儒皆

春秋傳解題 卷一 隱公元年

卒

從之非也祭伯至魯本未行朝禮經故不書朝耳若果朝也實內諸侯無私朝外侯之禮正當書朝以著其非何以但言來乎以為不與其朝而不書朝豈他人之來朝者皆與其朝而後書乎且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是亦王臣之外交矣若不與其朝而不書實獨與其聘也而書之曰春秋之書朝也無論可朝不可朝者無不直書以紀其實故以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則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子穀則書僖四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則書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過于防使鄫子來朝則書是於不可朝者未嘗不據實而書朝也若祭伯果行朝禮何獨不與其朝

春秋傳解題 卷一 隱公元年 卒

而不書乎然則祭伯之不書朝者實未嘗朝則經書來者十此年祭伯桓六年州公實八年祭公王臣之來也僖二十九年兩介蒍盧襄十八年白狄夷之來也閔元年齊仲孫鄰大夫之來也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信二十八年杞伯姬內女之來也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嫁女之來也蓋皆非朝非聘非奔非歸實非反馬之常禮故僅書曰來考其實而是非可見矣○先儒固左傳非王命之說皆以此來為私交本未可據如閔元年齊仲孫來是奉齊侯之命也以來省難而無事與之行故不中君命稱使但書回來而已今祭伯之來安有不奉天王之命者奉命于王

春秋傳解題 卷一

隱公元年

卒

若無事與可中其命亦當不稱天王使此來蓋與謀國事非私交也且私交者必有中好之事如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此可謂之私交耳今祭伯來魯未見其有私事也何遂必其為私交乎桓八年祭公來其因逆后而有事來相尚或亦出於天王之意未必祭公之私行也非私行則非私交又可知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聘不稱使知非王命李曰前人來聘不稱使又是略變義之美似可謂之私交矣然交好者不自行聘或者大臣私交於魯而令祭叔來聘亦非祭叔之私交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制約束天下之諸侯令其奉命之唯謹乃使驅車而下至于侯邦不必問其為何事而但書曰來是宜所以尊朝廷而懷諸侯之道也哉春秋之初王朝之於諸侯數往來於其國以魯隱論之此年秋王使宰咺來賜矣至於冬而祭伯又來三年來計天王崩又計尹氏卒而武氏子又來求聘焉七年王使凡伯來聘九年又使南季來聘以王朝之勤勤於魯而未見魯君卿之一如京師也無王之罪何如哉然他人之來者皆有事可紀而祭伯獨無事焉夫雖無事而必書必其所係者亦大矣未可視為偶然之外至己也○此時魯於王朝未必全不修職貢全不行聘禮也然皆不見於經何也聘貢為臣節之常原不必書國大聘之禮不行故於行

大聘者書如京師以誌之其不書者不行大聘耳若小聘雖行則皆不誌矣魯之貢亦有之然或不如期而方物又不備則其禮必簡矣簡則不足誌非盡無禮於王也獨是隱篇之見於經者並無公如京師之文惟與列國日紛紛焉其說王朝而相與為放恣也實其春秋安得不作又安得不託始於隱公哉

公子益師卒

左傳曰眾父卒

彭山季氏曰公子益師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

安定胡氏曰益師字眾父眾仲其後也君之卿佐是為股

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空

肱叔問其疾弔其喪贈其葬必厚其送終之思此春秋書大夫卒之旨也

胡傳曰凡公子公孫登名于史冊貴戚之卿也卿卒必書

此春秋貴大臣之義也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

明尊卑之等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

于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

則有天討之利矣公子遂之罪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

變以明卿卒不釋之禮而義不繫於遂也李孫意如無事

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哀定多微辭史公曰

秋隱桓之間則彰季氏逐昭公敘務人即公為昭而立宋

若有漢高帝之公前漢書季布傳丁公為項羽將高帝彭越及項王滅丁公誦見帝斬之不以內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不責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理滅矣

程子曰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

臣之義矣或曰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

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且氏曰或曰或不日文定謂是數厚薄似據左傳公子廆

葬之加一等故云爾然文公而上一百一十四年書日百

有七十宣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年數同

春秋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空

而日數近倍則程子謂因舊史理或然也

公羊傳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

杜氏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趙氏曰不書葬降於君也

朱子曰內大夫卒而略外大夫是別內外之辭

渝關李氏曰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

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惟宋王者後

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按此說似正但考之經例不合先

儒皆從之非也宋雖王者後要亦待以客禮而優寵之耳

春秋傳解詁

卷一 隱公元年

書

其在彼國既奉正朔為臣子恐無自得命官之理且經書宋官惟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定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犇而已其餘未嘗書官也若夫他國則亦間有書官者如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穀之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行人亦官名凡書於經者未必受命於天子也又王制諸侯上大夫卿故諸侯之卿總稱曰大夫詩如或盟或殺或救國事而書大夫者不一豈盡出於天子之所命者乎夫大夫者爵也官者職也爵與職何分於重輕爵非天子之所命而經有大夫之文豈職非天子之所命而經乃不以官書乎抑當時諸侯皆不請命而皆書爵何獨於大夫之不受命者而不書官也以為不與其為卿故不書官豈當時諸侯之書爵者皆與其為諸侯而書大夫者亦皆與其為大夫乎況魯之單伯陳之女叔鄭之祭仲皆為天子之命大夫而皆不書大夫大夫既不書何問其官乎然則云何蓋諸侯之卿佐未必盡有官司之守即有官者若非義繫於官則不書官亦如非義繫於大夫則不書大夫史體貴簡也是故微者姓名不登於史冊觀春秋之所書自知其為

春秋傳解詁

卷一 隱公元年

書

卿佐矣何待書官書大夫而後明哉○天子之命大夫經皆書字而不名胡傳曰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是知諸大夫之凡書名者皆非命於天子者也春秋書字而略名者其未嘗受命者所以正正法也若其卒也雖命大夫亦無不名○茅堂胡氏曰大國三卿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此禮之常也東周以來列國之卿多不請而自命矣張氏曰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為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強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命六卿魯至接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請於王如士會以敬寃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按周禮既求後諸侯擅自立而又擅用其卿何知有天子哉夫諸侯不有天子曰是大夫不有諸侯陪臣不有大夫故尤成風指習日甚無惑乎禍亂相尋之無已也此春秋所為深尤也○胡傳曰名而不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為卿也按此說不然比觀春秋之所書固多以貴戚戚為卿而書公族其或本係公族自以其賢而得卿豈亦可去公族而不書耶蓋尊賢親親故大臣九經之目昭然而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何嘗止

論賢而不論親幾大抵公子公孫無論為卿不為卿法當皆稱其族即諸大夫之賜族者其在後世亦常有其祖氏之稱所以為親親不忘本也惟春秋所書卿佐非公子公孫即諸大夫賜族者之孫而異姓者絕少此可見其官人以世不以賢耳如胡傳之說恐非聖人親親崇本之旨也○春秋書大夫卒三十一惟比年益師八年無駭九年狄宣五年得臣四人不書日餘則無有不書日者程子謂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是也公羊所謂遠者亦通蓋有日月雖備年遠闕遺則無所考非謂遠而盡不日也胡傳以公子鉅之書日律之而謂惠數有厚薄恐未必然汪春秋辨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矣

皆親之也喪記謂為之賜則小斂為是與小斂非常禮公不與眾父之小斂未知然否即果如此亦維其常因未見於禮而簿於惠也何至以為異而不日以見之然則隱篇三大夫卒皆不日大抵是世遠而文闕故耳○內大夫見於經者四十七書卒者三十一不書卒者十六慶父歸父倫如藏訖公子慙出奔公子買公子懼判何忌州仇叔還卒於獲麟之後餘六人則以筆裁隱系華伯溺結皆臣桓故沒其卒叔彭生而埋之馬矢之中不以大夫之禮卒之也○大道不外乎人倫聖人作經以昭後世第欲明道以正倫耳觀隱公元年之所書其言王正月有君也公子春秋辨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矣

益師卒明有臣也克段于鄆兄弟之事也歸惠公仲子之暱夫婦之事也盟歲盟宿祭伯來朋友之事也且惠公隱父仲子隱後母春秋不書即位見隱公欲順父志而讓後母之子是即父子之事也朱子曰春秋一開首人倫使盡在首哉言乎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渝關 李集鳳



左傳曰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范氏曰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

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止萬國之義

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李曰亦

月而此書時者不皆事在時例也會戎之書亦然月繼事末則月而不書王書

王必當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

恭而不驕也他皆放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爾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程氏曰戎狄蠻貊皆夷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

以為健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

戎城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陳留濟陽東南有戎城今按濟陽舊

城在袁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則戎在魯之西南界也夫

戎昆吾之後姓已故漢於其地置己氏縣故城亦在今曹

縣南五十里其南則近東而與湯及伊尹家相鄰矣魯西

南之戎本緣殷世安插降夷使觀王化而居於此耳其後

王道日微遠人不服戎遂連結淮夷合兵為患成王初歲

伯禽征則亦順而治之未嘗殄滅故其醜類之存者久而

復感惠先及魯隱公立欲結鄰援故既盟邾來而遂與戎

會也潛魯地蓋在南都近戎者

峻氏曰凡戎狄不書爵號居臣同詞

劉氏曰戎者戎之君也不以君稱之外之也王者內京師

而外諸侯內諸夏而外夷狄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

與內裔雖大皆曰子有故也

胡傳曰戎狄舉號外之也美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張氏曰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復不能明內外之

辨登戎夷於堂階書會戎所以譏其降諸侯之尊失中國

之重不修政事以攘夷狄以啟積夏之隙觀夫谷之會所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知書會戎之旨矣

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戎哉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皆諸侯之會也獨會

吳與會戎異詞

陳氏曰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

之所以始終

渝關李氏曰家氏曰國君即位之次年不闕朝宗請命受

服兄弟甥舅之國亦未得交相見而以會戎為首務尤春

秋所譏也按此時三年之制猶未終未可責以朝宗師見

鄰國也夫於此時朝宗師見鄰國且不可況會其所不當

會哉且自此喪制雖終亦未見其朝京師而見鄰國馬何
急于會戎何重乎會戎會之不已至秋而又與之盟甚矣
隱公之謬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孔氏曰世本莒己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己氏是莒己向姜見於傳也諸
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世本自紀公以
下為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
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惟此見經不能知
其始終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隱公二年

三

彭山李氏曰向姜姓小國炎帝後杜氏以為譙國龍亢縣
東南有向城非也龍亢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西北八十
五里北則去莒甚遠非莒所利之國矣詳見襄十四年會
吳于向下一統志云向城在莒州南七十三里即鄭漁仲
所謂沂州古向城者也其地鄰於莒魯而叛服不常觀桓
十六年城向則此時蓋服魯而為莒所怒歟
胡傳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
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
矣

汾陽朱氏曰非我之國都而擅入之違義而逞無天王矣

我之國都使敵入之弛備以應無宗社矣兩失之辭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用兵書入二十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
其我入訪不入比例

渝關李氏曰春秋書人之例不一有以眾詞書人者隱四
年衛人殺州吁于濮之類是也有以兼詞書人者莊九年
齊人取子糾殺之之類是也有以貶詞書人者桓五年祭
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類是也有以關詞書人者程子
所謂不知名氏亦曰某人是也有以恒詞書人者比年莒
人入向之類是也春秋有一字而通諸例者此也○胡傳
曰莒稱人小國也孫氏曰春秋小國卿大夫皆略稱人按
春秋列序會盟之類小國之大夫固多略之而書人然莒
大夫之見經者亦不一如莊二十七年莒慶來迎叔姬傳
元年獲莒棼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昭五年莒
牟夷以牟婁及防來奔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凡若此
者未嘗以其國小而不名可知入向之書莒人原非略之
亦當從恒詞之例耳○左傳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
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按此以一女子故而破人國都
在莒幾危其士臣在向幾覆其宗社禍亦慘矣原夫向姜
不安莒而歸則是莒子不能正室姜氏不能宜家而向之
父若兄蓋亦素失教焉且當向姜之歸也向人不知善全

之道及其安兵又不能應敵而守國此固無足道者然若人入向以姜氏還亦何賴此無禮無義之婦人必欲獲之而不舍也哉經書營人入向雖止著其擅興暴舉之罪考其故而可為永戒者亦多矣○是役也營人不知有王朝王制於此亦且釋營而不問棄向而不恤嗚呼此強大所以日橫弱小所以日微而周室所以不復振也再觀無駭帥師入極蓋已相率而成風矣春秋安得不作亦安得不始於隱公之世也哉

無駭帥師入極

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季父勝之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五

杜氏曰無駭魯卿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

臨川吳氏曰師者兵眾之稱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軍師旅三名師在其中故舉中以駭上下而總名其軍旅之眾曰師非以二千五百人而言也

孔氏曰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帥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惟舉將名不云師旅言眾少

不足錄也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極附庸小國按魯未有此附庸今入極在入向之下得非營之附庸魯因營人之入向而遂入極歟觀左傳載費季父勝之之事則費在魯之東鄆信乎其近於營矣

汪氏曰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傳公以後大率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帥師者百有三十傳公以前書帥師者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間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強又可見矣

渝關李氏曰無駭帥師入極傳未言其故李彭山疑極為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六

營之附庸魯因營人入向而遂入極或亦有之若果如此則向為魯之與國魯人怨營之入向故入其附庸國以報之大抵皆逞忿之兵耳○無駭不氏其先世未賜族也蓋內大夫生而敗之下書族者惟公子翬在隱公之世毀而絕之不書族者輩素卑伯溺結皆以其臣桓所謂隱桓之間則彰是也僖文而後無論有罪與無罪生無不書族其在位而沒也無不書卒卒亦無不書族者矣今無駭在隱公之世生不稱氏者以無氏族之可稱也公穀皆以為敗若果敗也則無駭沒在八年既無當絕之罪而書卒何為與九年之挾卒俱不稱氏即東萊呂氏曰帥師入極無王

陵弱其罪已著豈傳聞其氏然後為哉東萊之說是也
○程子曰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
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為卿
也按賜族者命之世為卿此說或不然人臣而有功德者
則賜之族此古禮也賜之氏族表其功而彰其德蓋亦使
之世祿以奉祀耳未嘗命之世為卿也後世典禮既紊不
必有功德而皆賜族而且皆世其官自是來流濫觴之弊
先儒見季友仲遂叔牙皆賜族又皆命為卿遂謂賜族
者命之世為卿也不知賜族乃古禮世卿乃流弊若竟以
賜族為世卿則先王之世有賜族者豈亦命之世為卿耶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二 隱公二年

一年公孫歸父會伐莒成八年公孫僑如會伐邾長元年
仲孫蔑會次郟十四年叔孫豹會伐秦十六年叔老會伐
許外大夫如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是皆合兵而書
將者也蓋以數國合兵故各國不須動衆不然則未敢以
少師而單用侵伐也又如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子突非
微者不書帥師其帥少也蓋救援之兵將欲與衛合勢自
與單伐者不同夫將尊者尚不聞以少師而單用侵伐孰
謂卑者而敢如此乎意將卑師少而單伐者當時亦無此
事而經之凡書某人者非以將卑而師少也若夫將卑師
衆曰某師或亦不然動大衆者其將必尊權輕不可以取
衆也故經之凡書帥者未必為將卑胡傳謂有於其威而
稱帥者有著其暴而稱帥者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帥者
是亦不取將卑之說矣惟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
者是誠有之蓋列國之事不能盡知其詳故止書曰某人
所謂以闕詞書人者是也○經於外臣聘盟之類多稱使
將君命也至於他事則不稱使蓋皆無君命乎且內臣之
有事於外者雖不稱使君命又何在乎春秋內魯而尊君
不應間略至此乃皆不稱使者何愚書深思而求其說以
為此有大義存焉非苟而已也蓋君主政臣從政君為元
首臣為股肱必相與咨諏合謀慮善而動始無愧於君臣

一體之交君所謂可臣以為不可諫而止焉可也君所謂不可臣以為可勸而行焉可也若第循奔走承順之恒節而請國事非我所主也一體之義安在乎故凡國家之有軍於外者即兵革之大事若使臣行但書其臣而不書君使所以明臣子之大義謂其身任國事而與有責焉者也然則但書其臣得無為君寬乎曰臣事即君事也臣事必命於君言臣行而君命可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曰戎請盟秋盟于唐修戎好也

杜氏曰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九

彭山李氏曰春秋既與戎會矣此何以復及戎盟懼其有所不協也蓋會者所以決疑也盟者所以固信也春秋諸侯因人事之有疑而後有會會則謀卻地以合好慮人心之不信而後有盟盟則歃牲血以詔神心相信則無待於盟矣事不疑則無待於會矣子太叔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也故有會而不盟者有盟而不會者有會而又盟者會而久不決則又有不同日而盟者會盟雖皆所以修睦而實二事也故魯注會則但稱會議未定而彼此相見之辭也魯注會則稱及議已定而彼此相欲之辭也齊履謙氏所謂單盟曰及會而後盟曰會是已然皆以魯為主者

重內也

胡傳曰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比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實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秋則秋之三年文十年並秋秦成三年夷秋猶夏則曆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祭日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謹之也後世乃有云云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重戒遠矣

家氏曰魯望國之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春而會戎秋而盟戎既為特會又為特盟春秋一歲再書所以耿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十

渝閣李氏曰胡傳謂戎在魯之東部蓋據費誓而言以費為魯之東方邑於此誓眾故謂戎在東部也季彭山則以為戎在魯西南界考據頗詳戎蓋不在東部矣且隱公桓公皆與戎盟于唐唐非魯邑也若戎在東部豈有行其途而轉至唐地為盟乎又莊公追戎于濟西濟西魯西界也戎自此適非其巢穴在西南乎然則伯禽之征夷戎易為誓於費也或謂東方之兵以擊寇又或淮夷引戎寇東方故誓於費俱未可知若以其誓於東方即謂戎在東方未必然也○范氏曰唐魯地非也桓二年九月公及戎盟于

春秋傳解題 卷二 隱公二年

土

唐公至自唐凡書至者必出本境之外者也唐而書至其非魯地也明矣然則定十二年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圍成而書至成亦何嘗非魯邑也曰成爲魯邑以成稱若敵國故於圍成而致之通經之中惟此一事爲然若唐亦魯地唐未有叛者何可比唐於成而亦致之乎或謂唐實魯地桓爲篡弑之人盟戎于唐不能保其不討也故雖在境內而亦書至然公自境內而返當時必不告至而史亦不書矣史既不書經又何據而書之乎故書至自唐者唐必非魯地也曰此年公及戎盟于唐杜氏註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五年公觀魚于棠杜氏註曰今高平春秋傳解題 卷二 隱公二年

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據此說則唐與棠爲一地矣然棠魯地也唐非魯地也觀魚之地而有武唐亭或者以其音相同是以誤棠爲唐歟杜氏於五年傳又註曰棠實他竟故曰遠地據此說亦非魯地矣然遊觀之事恐無出本境而他適者可知棠本屬魯而棠與唐字又不同其爲二地也明矣要之二地不相遠蓋近在魯境之西南歟○蘇氏曰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成於歲○蘇氏曰食山崩地震火災郊雩當盟戰滅入弑殺之類皆以日成朝聘會同侵伐圍救之類皆以月成城築蒐狩之類皆以時成按此說固春秋之常例然亦有例當

春秋傳解題 卷二 隱公二年

土

書日而不日例當書月而不月者或史氏有詳略或日月有信疑又或闕失而不可考故有書有不書未必皆有意之所存也然則公之盟戎書日似亦爲常例但前後之盟皆不日而此獨書日與彼異未可視爲常例而忽之矣○汪氏曰隱公時與戎盟故謹而日之後此桓公二年及戎盟不書日按此說是謂盟戎之始則日後則略之而不日也不知桓盟前後皆日獨於盟戎不日蓋以討賊之法責戎故略其日而不書是又一義豈爲後盟而略之耶觀桓公盟戎之不日不爲其後盟可知隱公盟戎之書日亦不爲其始盟矣○僖十九年盟于齊內諱公而外人君大夫

以其首與楚會盟也今隱公首與戎會盟而並不諱公何也楚以蠻夷衡中國之伯權要在天下而所係者大故於內外各異其辭此時戎勢猶微非強楚之可比故特書公以罪之又必書日以謹之此其所以不同歟且戎雖異俗而所與會盟者乃戎君也與戎君爲會盟猶不同於宋臣之降尊是以盟宿諱公而此不諱公得非以其君臣之異乎要之直書而罪自見又不待於諱公而知其非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石傳曰卿爲君逆也

彭山李氏曰紀姜姓侯爵國炎帝之後後漢志北海劇縣

有紀亭古紀圖鄭漁仲曰紀訖為劇在青州臨朐縣東壽光縣西今一統志青州府壽光西三十里有紀城是也杜元凱以東莞劇縣為紀所自出之地則指賴榆之地郭城也其地尚在莒南去壽光約七百里非連界者也豈紀先封在東莞之劇後以其地別為一附庸國而遷紀於壽光之地耶

孔氏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為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桓傳曰書曰叔桓卿自逆也是為君逆則稱女自逆則書字故杜氏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為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為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宣

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

胡傳曰按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寬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

春秋之始名宰歸昭以譏亂法書履綏逆女以志變常眾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江氏曰春秋一經魯女嫁為諸侯夫人者七為大夫內子者四惟紀伯姬使履綏來逆苦慶齊高固自逆宋蕩伯姬為子逆他皆不書逆者逆之者微也

渝蘭李氏曰彭山李氏曰不稱使公羊以為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紀有母而母不通也何氏曰昏禮不稱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婦人無外事母命不得違改不得稱舉通使文所以遠別也及宋使公孫壽納幣則又附為宋公無母之說何氏曰宋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解也夫人君為宗廟社稷之主可以親迎何不可以遠驛況婦人無外事而夫死從子豈以有母而遂不為主乎故趙伯雍深辨公羊之妄而引祭統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為證則固以為君所使矣何論有母與無母哉按彭山之說極是但於逆女不稱使納幣稱使之殊猶未明言其故也然則如之何竊以為納幣而稱使者譏其過逆女而不稱使者譏其輕也蓋親迎為禮之正彼既不重大婚之禮而遣臣來則君命不足以致恭通以見不敬而已夫不自敬其宗廟固而不敬吾君不敬吾君之女故略其君使之辭而但書卿逆以譏之若夫納幣無君親之禮則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酉

經 133-89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五

以君命將之可也然而使卿亦不可使貴戚之卿納幣而
以君命致恭則過矣故必詳書公使而亦以識之此書法
之所以異乎○凡有所致識於彼者則多略其辭如荆人
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薨皆不稱君使略之也今紀
履綏之來逆女不稱使非亦略之而然乎夫親迎禮也君
不親迎而使卿來則於大夫之禮輕矣輕則不書其君使
所以致識也若夫逆之者微並不書其逆女之事益僅
略夫君使而已即如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
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
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
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按此說不然親迎者親迎於其
家非迎於其館也故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詩有明文而迎
於其館未嘗有他証也且盛世之諸侯家國景商四鄰和
睦何嫌於去國而迎婚其在末世世侵伐會盟去宗廟社稷
而適他國者不一乃娶夫人以為宗廟社稷主顧有去國
他適之嫌而謂不可迎於其家耶然則太姒莘國女詩稱
在泂之陽在渭之陰是文王之親迎于渭而造舟為梁蓋
亦至其家矣何云未嘗出疆也○春秋書逆十有二莊元
年單伯逆王姬乃是魯王王姬而迎之與他逆者不同他
如逆王后者二桓八年祭公來逆王后于齊內逆外者
襄十五年對夏逆王后于齊

五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文
叔孫僑如外逆內者四北平紀履綏來逆女莊二十四年
如齊逆女外逆內者四北平紀履綏來逆女莊二十四年
伯姬來逆婦宣五年宣五年伯姬來逆婦宣五年
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惟莊公如齊逆女為得親迎之禮然
娶仇女之罪為甚大斯亦何足稱乎高慶高固難皆來
魯而親迎然公自主之亦非禮餘則皆不親迎而婚姻之
道闕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公羊傳曰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彭山季氏曰伯姬惠公之女也書歸者贈送之禮厚焉者
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六

劉氏曰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
渝闕季氏曰或謂婚姻常事不書凡所書者皆以記禮之
失也按此說不然所謂常事不書者如月事之常告朔視
朔是也時事之常燕嘗菟狩是也歲事之常郊社禘祫是
也婚姻人道之始事莫重於此矣曾是視以為常而不書
乎夫崩薨卒葬人道之終不以其合禮而不書孰謂婚姻
之大始可以不書而但誌其失禮之故乎竊意內女之嫁
諸侯與魯君之娶夫人若合於禮亦當悉書然而有不書
者或則禮數苟簡或則嫁娶于未即位之先者耳嫁于未
即位之先非夫人也故不書娶于未即位之先非娶夫人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主

也故不書禮數苟簡娶者不重大婚之禮而嫁者不篤父母兄弟之恩也故亦不書他如或娶於夷而諱之襄公娶胡女而齊歸不書逆是也李曰襄公四年即位娶夫人任即位之後又或娶於同姓而諱之昭公娶兵女而孟子不書是也若以為失禮則書是必得禮則不書矣然則世衰道微末流滋甚襄昭定哀之喪夫人豈皆今禮而齊舍違喪之初豈能合禮而娶叔姬乎且三遭出者皆不書歸安能盡合禮也但彼見不書者不一而所書者又多不合禮因謂得禮者不書失禮者書抑知婚姻之道廢也久矣不書者未必其得禮而所書者又何怪其弗若也哉況嫁女於諸侯者厚其贈送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之禮始書歸乃反以為失禮而書之也可謂謬矣○書伯姬歸于紀當與不書歸者對看內子不書歸嫁於未即位之先不書歸比書歸者以其為夫人也贈送之禮薄則亦不書歸比書歸者以其備於禮也鵲巢之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成之蓋必百兩而後成禮可知諸侯之女嫁于諸侯禮數不可不備也否則歸妹之道不先父母兄弟之恩又安在也耶○不親迎而遣大臣逆夫在紀也不請親迎而以伯姬授履綸失亦在魯也魯有此失雖能厚其送歸之禮亦何足為伯姬之重哉以是知書歸者其亦所以譏之也○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大

茅堂胡氏曰伯姬歸于紀為叔姬待年而書也不書則必疑以叔姬為夫人為程氏曰此為叔姬歸于紀紀侯大去其國叔姬歸于鄆起按此二說皆非也伯姬與叔姬為兩事使如此二說當日若無叔姬之事經便不書伯姬之歸乎不知伯姬之歸法自當書但可因是而知叔姬之為略與叔姬之所由來耳非為叔姬故而書此也不則內女之書歸者不一豈皆為有所疑而有所起也耶○內女之為諸侯夫人者七書歸者四除此平伯姬歸紀外如莊二十五年平伯姬歸于杞傳十五年季姬歸于鄆成九年伯姬歸于宋雖不書逆而亦皆書歸則是書歸為常例矣乃文

十五年子叔姬宣十六年鄭伯姬成五年杞叔姬皆書來歸而不書歸何也李廬陵以為遣出而不書廬陵李氏曰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齊子叔姬不書歸鄭伯姬不書歸杞叔姬不書歸皆遣出也然則聖人謹始而誌于歸抑豈逆計其不終而略之乎李彭山曰凡內女嫁于諸侯而不書歸者三齊子叔姬鄭伯姬杞叔姬蓋以母賤愛輕薄於贈送之禮故也按此說疑得其旨觀於逆之微則不書逆可知歸之薄亦不書歸矣但三遭出者之皆不書歸未必皆由禮薄故傳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是求桓公夫人也是時杞桓即位已八年叔姬之歸不書固可從禮薄之例若齊子叔姬則嫁於舍未為君之先

法書不書歸矣。安知鄭伯姬之不書歸。非亦以鄭子未為君子故。彭山之說雖可取。未可為不書歸者之通例也。若夫魯之出姜。不書至。蓋以告廟諸禮或不備。故略之。觀其以微者往。逆則知夫人之始至。必有不成禮者。故君子識其不允於魯矣。此可以彭山薄禮之說類推之者也。○春秋重內女之行。故嫁諸侯而以成禮往者必書。歸然杞伯姬鄭季姬宋伯姬。書歸而不書逆。殺梁得謂逆之通微。無足道焉。爾先儒皆主其說是矣。然所謂微者。謂非卿行而禮數亦不備耳。杞鄭微國。禮數雖不備。必不敢使下大夫來逆。且具君當親來朝。魯豈以婚姻之重。顧使下大夫行乎。然而卿不行者。季彭山以為小國之卿。或有不備。故使微者來也。說亦是矣。魯人於此。不以其逆道之微。而自薄其女。故以成禮書歸。可見其厚。然亦不免於有咎者。以不親迎而投女於微者也。○蕩伯姬公族女也。故不書歸。蕩伯姬所逆之婦。莒廣所逆之叔。姬齊高固所逆之子。叔姬公女矣。皆不書歸。以其皆非夫人也。七年叔姬歸于杞。非夫人而亦書歸。以其不與夫人俱行而歸。勝如夫人也。大抵春秋之婚事。於其當書者不書。以其非禮也。而略之於其不當書者。書之以其過於禮。而書以識之。未可以一例言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彭山季氏曰。此必紀侯莒子也。子伯當是侯字之誤。臨川之說。紀近於齊。為其所迫。而于莒有唇齒之勢。故相要盟。蓋世不得已之事也。書此以見天下無王。則小國不安。而齊人滅紀之端見矣。此有關於天下之政者也。○密在今山東萊州府平都州昌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即高密縣北界地。蓋本紀邑。故與紀境相連。後為齊有。而封晏平仲于此。杜氏以為莒邑失之矣。

孫氏曰。紀本侯爵。此稱子伯。闕文也。

胡傳曰。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

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桓公書王昭葬。威風王不稱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汪氏曰。桓公四年七年無秋。冬不書葬之類。皆斷中戊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以大義而非削之。○或曰。先儒傳授承誤。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汪氏曰。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不係事。二不係月。昭十年十月。不係事。傳二十八年。不係事。定六年。仲孫忌。不係事。何十四年。無冬。不係事。不係事。三傳。鄭穆公。定四年。不係事。文公。不係事。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渝關李氏曰。啖氏曰。左氏云。盟于密。魯故也。以子常為復。

繪字故附會耳按此說之駁左傳誠是也蓋左氏雖傳俱作紀裂繻來逆女又作紀子伯莒子盟于密謂子昂為裂繻之字裂繻來逆女因與莒子盟故以此盟為魯故也字既誤而事又誤可謂因誤而益誤者矣不知非命大夫不得稱字即命大夫稱字亦不得先子爵今以子伯為紀大夫之字而序在莒子之先斷無此例況紀莒為盟與來逆女之事何涉而謂此盟為魯故其可信乎○吳臨川李彭山皆以子伯二字為侯字之誤若果是誤則非闕文之謂矣胡傳孫氏則皆以此為闕文何也曰此或闕文亦有之蓋紀字之下闕一侯字伯字之上缺一某字要知經文之非如是乎但紀非子爵而又不在此不可以稱子即或別有子爵之君而缺一某字亦不可以先伯也此以知子字之為誤無疑然不如子伯二字為侯字之誤者說尤近是觀先錄之而亦錄闕文之說以備考可矣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主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程子曰隱公夫人也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臣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范氏曰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不書地

胡傳曰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大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張氏曰書內之夫人卒葬其於外尊尊也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附也宋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歟陳氏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主

人而書薨觀夫人之稱書薨之辭可知其名分已素定而子氏與公有同尊矣曰夫人子氏不書逆逆在春秋前且公亦未為君也未為君而逆妻者即入春秋亦不書然自子氏薨後不聞公之再娶夫人如惠公者蓋亦知二嫡之非禮而猶循古之道也夫○據張氏說則夫人不書葬蓋待君薨而合葬也夫合葬者同穴之謂也上古無同穴之禮至周公始有合葬之制此必通於上下而皆然矣禮記檀弓李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蓋祔家語孔子之母既葬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忠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人已祔

春秋傳解題 卷二 隱公二年

主

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雖之有以問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矣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觀此數說可知周禮本合祔而孔子亦行之矣然則夫人先薨不書葬豈非待君合祔之意乎或曰合祔非諸侯之禮也士庶之家地狹財儉固有合祔之事若夫君與夫人勢分尊卑止墓廣矣財用裕矣豈必拘于配合之義而須死則同穴乎況其生也既云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而其死也又當男子不先於婦人之手婦人不先於男子之手何獨於其葬而無男女之別也乎此以知諸侯之葬法不必其同穴而夫人先薨不書葬為非俟君合祔故也按此說似亦有見但合祔之禮當通於上下不應在上者可從古而在下者不從古也且今禮與古禮不同各有取義古者不先死者之復見今不思先死者之孤窈古則取於夫婦之有別今則取於夫婦之相配義各有在矣在孔子既美魯人之合祔而從魯以葬母又何疑於財分之有殊而謂合祔非諸侯之禮乎然則合祔而夫人待君君不待夫人何也婦人從夫者也不敢先夫而入於地下故至死而猶循唱遂之義若君則可以先葬而不必待夫人故雖夫人尚在而即書葬焉以君為重是亦夫先唱而婦後隨之也此義明而夫婦之大倫正矣○夫人之尊與君同故其薨也皆書之隱夫人薨在隱

春秋傳解題 卷二 隱公二年

主

二年桓之文姜薨在莊二十一年莊之哀姜薨在僖元年閔公幼而在位淺無夫人傳之聲姜薨在文十六年文之出姜於文十八年歸齊不書薨宣之穆姜薨在襄九年成之齊姜薨在襄二年昭之孟子哀十二年書卒定哀之夫人薨在春秋後若襄公之夫人意者即齊歸也昭十一年書夫人歸氏薨又書葬小君齊歸左傳以為襄公妾誤矣不則襄公之正嫡何獨不見於經耶○魯夫人見經者九文姜哀姜聲子穆姜齊姜歸姜薨書葬子氏以隱公在書薨不書葬出姜歸齊薨皆不書孟子不戒之為夫人故書卒而不書薨也妾母見經者五而書薨書葬稱夫人稱小君與正嫡無異者戚風敬贏定似也是也仲子在春秋之初猶以二嫡為嫌故不稱夫人與小君而亦不書卒定十五年如氏卒則以哀公未即位嫡母猶在堂故不成小君之禮然已異於他妾而書卒書葬矣

鄭人伐衛

左傳曰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杜氏曰治元年彭山季氏曰衛姬姓侯爵武王封其同母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至成王誅武庚而朝歌故墟併入於衛其後不知何時蓋有三監之地耳史記世家乃謂成王伐殷以武庚餘民封康叔居故商墟則不知康叔之

封衛已在武王時朱子嘗有辨矣然則衛之始封未嘗即得朝歌地也

胡傳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李曰侵字解在莊十年侵

下兩兵相接曰戰縶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

市曰遠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說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

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

曰戍以弱假強曰以皆聽其事實以明輕重也征伐天子

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

乎

果子曰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主

汪氏曰滑共叔子鄭莊志欲殺之又欲絕其後嗣而夷之

去年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又請師于邾邾為之請

于魯周師不已今再伐衛窮兵黷武遠怨復怨不絕而

罪自見矣

淪關李氏曰陸氏曰成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遠事難詳不

必微者也按不必微者之說良是但謂其以遠事難詳故

恐未必然春秋據舊史以成書非後世所追述者則以當

日之國史記當日之事迹何為遠乎雖當日史氏之略至

後世而年遠莫考者亦有之不必凡書人者皆然也然則

書人者大夫之恒解以是為通例則可耳○伐則何以不

書戰曰伐不言戰之故其說不一程子曰衛服故不戰衛

服可免矣此一說也陸氏曰主人不出戰客軍殺人掠物

而還此一說也彭山李氏曰衛不書戰或陳辭以卻之或

完守以老之鄭亦不得不退矣此一說也凡此數說皆當

存考然亦猶不止此又或受伐者與兵以禦之彼見其勢

不利而去者蓋有之未可執一二例而言也○春秋書伐

凡二百十有三始於此年鄭人伐衛終於哀十三年楚公

子申伐陳其餘侵戰圍入敗滅之類尚多且事之不見於

經者又不知其凡幾也嗚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禍亂相

尋于戈不息如此民何不幸而罹此殃也春秋每書兵事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主

其必有惻然不甯於此者乎

三年春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

汪氏曰春秋書王正月者九十三書王二月者二十二書

王三月者十九皆於歲首係王著周王之正朔以明大一

統之義或歲首所書事舊史止書時或例當書時則二月

三月皆不書王

程子曰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何者太陽君也

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日食有定

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

災則不能為災亂世則為災矣人氣血盛雖過未事即緩

不能為害血氣衰則為害必矣

孔氏曰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春秋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主

同會適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掩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

何氏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觀也故疑言日有食之

杜氏曰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

胡傳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十有餘歲而精歷算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災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過災而

懼之意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安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証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茅堂胡氏曰春秋正人主心術之大法也故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譬諸疾疫天時之戾氣也知其可畏而加慎焉則免夫拊擊之患矣肆行陵犯無所忌憚適足以速殺其身矣君子見物之有失常者必恐懼修省而不敢忽況日者眾陽之宗至尊之象乎日有食之春秋所以存而弗削也春秋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主

龜山楊氏曰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賓饒出納敬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為之警戒乎故春秋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書史失之詳略異也

彭山季氏曰桓三年胡傳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

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按此說本於穀梁但穀梁之說惟以言日言朔為正朔者得之餘皆有不通者言朔則必是合朔之日不可以為明日而言既朔也言日必蒙本月不可以為前月之晦夜食不足為異經必不書苟朔日而見其未復則已在既朔矣何必又起一例耶

渝蘭李氏曰月食天變之常日食天變之大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朱子曰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異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掎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耳○天重象見吉凶日有食之大之示人也顯矣故遇變者無人不當知警無事不當致戒此日食必書之旨也○日有食之未有不應者也然春秋不書事應而事應俱存若必執某事某應求之則固違景陵鍾氏曰春秋災異不書事應然則人事無關於災異乎曰非也事應之於災異不可強附而自有妙合其理有所不可易而其說有所不可執也○言是言乎○春秋日食三十六書日書朔者二十六書日不書朔者七

年宣八年十年十書朔不書日者一七年朔日並不書者二莊十八年自文元年以後二十六食無不書日自襄二

十年以後十有七食無不書朔日者大抵世遠則多闕非盡史氏之略也杜氏謂此已已是二月朔據此說則穀梁以此為食晦日者誣矣凡處既註可知穀梁既朔夜食之例亦皆不足信也○通經之中未有書晦日日食者惟宣八年七月甲子日食杜氏以為月三十日此即晦日之食矣陸象山曰日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之差也據此說則是歷差而誤算在晦日可知經不書晦者明其食不在晦也朱子詩傳猶以晦朔並言是見後世多有晦食者故云然其實日食必在朔未可以後世之書晦食而謂其食果在晦也蓋必合朔而後日食亦如月食之在望者然要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三十 有月盡而得合朔之理哉今考通鑑綱目一書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書日食者三百六十五周秦之際並不書月者六無所考也至丁酉漢王三年始書月自此至後主景耀三年共書日食一百三十六其書朔者五十書晦者七十六不書朔晦者十是書晦者更多於書朔矣自晉武帝泰始二年至隋恭帝皇泰元年共書日食一百二十其書朔者一百有五書晦者八不書朔晦者七是書朔者甚多於書晦矣自唐高祖武德四年至周世宗顯德五年共書日食一百有三其書朔者一百不書朔晦者二書晦者僅一而已至於續綱目共四百有八年書日食者一百七十

七無一不書朔者此一千七百七十年日食之大凡也然則五古一大五古一日若晦日果可以食則後來晦食之多亦必與前無異矣乃至隋文帝仁壽元年二月朔日一食後至於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大約八百年中間止有唐代宋大曆十四年十二月一食是月晦餘則並皆朔食者豈前後之天日而其數數有各殊乎若象數不無殊是綱目之書晦食者八十五蓋皆歷法之差無疑也唐歷止有一差宋元以來歷法愈密是以凡食皆在於朔迥與漢晉不同矣由是觀之可知日食不在晦春秋之不書晦食有以也雖有宣八年之偶差安可據此而謂朔晦皆可食春秋傳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主

三月庚戌天王崩

杜氏曰周平王也

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太上故不名也程子曰崩者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惠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胡傳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注氏曰春秋歷十有四王悼王立未踰年故王崩在春秋後故此曰十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注氏曰桓襄得臣葬襄王叔執葬景王桓匡簡平惠定靈志崩之葬非卿會不書其人亦見禮意之厚薄

不志葬者赴告難及魯不書也莊傳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未赴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魯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於國而可乎李曰康王邦侯甸男衛是皆五服諸侯言也此時諸侯在列蓋來朝親而遇王要非聞訃告而將來奔喪者也然成王於四月己丑日崩康王於癸酉日即位二公所率諸侯安能數日而即至于朝傳以此赴奔喪之禮似未可據但五服之春秋傳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主

諸侯雖在彼國亦當奔喪則視道路之遠近為遲速此必周制之不可易者耳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注氏曰按此傳當有或交好于人國一句恐或會同於方彘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誤漏也以為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注氏曰天王崩不名非略之也四海皆王臣故不名以示獨尊
張氏曰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喪服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纓管履三年諸侯為天子之禮也大王之

喪同執畢至為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隱公聞喪而不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薄矣聖經詳誌以見罪惡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訃而魯人不往且志武氏子之求賻則隱公蔑視五十一年天下之共主關其弔葬無後臣子哀戚之情邈然不以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馬程姚氏曰天王天下所共尊者故謹書日月以志其崩然有志崩志喪者有志崩不志葬者有崩葬皆不志者則後世臣禮之失此春秋之所由作此

彭山季氏曰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崩史記曰平王崩太子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圭

洩父蚤元立其子林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

龜山楊氏曰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

淪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按史稱桓王之子莊王莊王之

子傳王襄王之子頃王此三王者皆不志崩先儒以為王

室不告於理不通王崩天下之大事諸侯之國豈有不知

是不待訃告而後書者而况天王之喪周所訃蓋含槨

時昭之禮必有待於諸侯之所供也至以莊傳頃之世考

之王室皆無大亂又安得而不訃然則此三君者實未嘗

立而以嗣王故追稱之耳史氏序於為君之世次則失之矣蓋孔史傳所記每失本真或以父為祖或以攝為君或

以死為生或以無為有亦多出於臆說也不信經而信傳則其理有不可解者矣按史傳固多失真然莊王傳王頃

王並見於史記而世次與年數甚明頃王亦見於左傳不

應二書皆失真而三王皆追號也今以春秋不志三王之

崩遂謂三王未嘗為天子其可信乎蓋春秋不志王崩實

以周不訃也周人之訃王喪欲使諸侯奔喪而會葬耳乃

訃平王之喪魯君不奔喪又不會葬訃桓王之喪魯君亦

不奔喪而使微者會葬彼其關於禮而簡於儀也如此自

此以後則周人以其闕且簡焉而不訃莊傳之喪蓋有之

左傳謂頃王崩周公問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訃是又國亂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齒

而不能訃也由是言之安可必王室無不訃之事哉况王

室之訃諸侯視諸侯之奔喪會葬禮孰重而孰輕王室之

不訃諸侯與諸侯之不奔喪會葬罪孰大而孰小夫奔喪

會葬諸侯且莫之行又何怪王室之有不訃者哉且左傳

赴告之例雖未必盡然齊履諫曰春秋赴告之說始於

左氏誠如此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忌諱事固有不可告

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赴告之說必不盡然也然春

秋之志王崩或未有不從訃者蓋訃喪為定典訃而後書

以志王朝喪禮之不墜非徒考實而已也若夫三王之崩

周實未訃故不書在魯人或亦未嘗不知未嘗不遣使而

往吊但其使輕禮薄故春秋亦略而不書未可因其不書

遂謂三王未嘗為天子也使果未嘗為天子而為嗣王所
追稱則平王之太子洩父卒死桓王既立之後何不追稱
其父為王子觀於洩父不稱王可知三王之稱王必非追
稱之號也已曰天王崩公固不奔喪不奔葬其餘含槨之
儀亦皆不見於經或亦未嘗舉行乎曰非也含槨小節也
又使微者往故經不書但其禮數或不備故王臣有求賻
之來耳若聞訃而含槨等俱無並無一使如京師恐當時
未必如此其甚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且稱尹氏何貶焉為

春秋釋傳辨義 卷二 隱公三年

章

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

侯之主也

程子曰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不世官

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

尹氏世為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

胡傳曰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國階亂家父所刺秉

國之鈞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

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震震

者華何以作乎

詩震震者華小序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諂諂諂諂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

焉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

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
黨與既成威福下移大奸很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
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
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傳此說必有所受矣

汪氏曰詩節南山朱子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

辛公羊傳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今按詩常武王謂尹氏

指吉甫也家父云尹氏大師又云赫赫師尹則尹氏當幽

王時為三公矣

朱子曰序以節南山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

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此書尹氏

與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辛則來訃於魯也五年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倍二

春秋釋傳辨義 卷二 隱公三年

章

十八年王命尹氏策晉侯為侯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

周公子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會諸侯伐鄭兩伐鄭

子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乃

尹文公國而傳稱尹辛尹國皆其族也詩刺尹氏不弔吳

天胤靡有定傳記尹言多等故天王之弟倭夫春秋譏尹

氏輔子朝篡逆則尹氏始終秉權為亂

臨川吳氏曰天子之公卿大夫士其生也不外交於諸侯

故其死也亦不赴告二百四十二年閔惟劉卷王子虎以

當同會盟而來赴尹氏以王崩為諸侯之主而來赴皆非

禮也故書以示譏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奎

渝關李氏曰王氏曰宣王時吉甫已稱氏春秋惟尹武公兩伐鄭書子其餘經傳所紀悉曰尹氏疑若漢大將軍霍氏專權東政特寵異之而不名也春秋因其稱氏而筆之於經使後人考之見其累世稱氏擅權為害則為鑒可知矣按此說不然常武之詩云王謂尹氏非宣王口中稱尹氏也如子謂伯淵曰子謂伯魚曰孔子口中何嘗亦稱氏也尹氏自是詩人所稱當宣王時已稱尹氏蓋其先人食采於尹因以為氏則吉甫乃世祿之賢者而宣王用為內史掌策命歟如此則吉甫亦非尹氏之始祖而其所從來者遠矣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固有不名之禮未必稱之為某氏況吉甫當此時未嘗為三公又未嘗專權東政何得以霍氏為例耶口人臣之義無私交尹氏天子之大夫自無計喪於外侯之禮公羊傳謂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其以此故計焉蓋有之但此時雖主諸侯而計喪於外是亦義之不得為者且亦安知非尹氏專權魯素與之私相好今乃計喪於魯而魯弔之耶若果如此則其非義尤甚矣故春秋書以譏之特著私交之失以為人臣戒

鉅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

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奎

東萊呂氏曰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陳季雖強猶齊魯之臣為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敘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為周鄭交質終以為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為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為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賢則用之不賢則去之役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冀懦時弱反為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周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勢均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為天子鄭為諸侯既交質之後尊卑等耳亦何所憚哉溫之未洛之未宜其相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垂趾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天子至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以天子自處矣歲改月化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遽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

故鄣以列國待之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鄭未必敢伐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所載君子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繫謂之二國而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矣邈荒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於名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善天之下知有王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堯

論關季氏曰左傳以周鄭並稱大謬也然即王貳于虢一語已覺謬甚君之於臣豈可以貳言乎哉君子曰以下尤為無理不責天子之不君不罪鄭人之不臣置綱常之大分而莫問徒區區辨結信之由中不由中謂之何哉

秋武氏子來求購

左傳曰武氏子來求購王未葬也

公羊傳曰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臨川吳氏曰稱氏義與尹氏同

汪氏曰隱五年王使尹氏武氏助曲沃伐晉則武氏之子亦命為卿而尹武皆為世卿可見矣
家氏曰武氏子仍叔子卽命而出必皆有位於朝蓋父在而子世其官者也不然王制公卿大夫莫非世官世祿之

家何獨於此二子而書法異乎曰某氏子者有父在焉故也

彭山季氏曰貨財曰購購者助也所以助生送死之禮也胡傳曰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非王命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王氏曰當喪不稱王使以見天子居喪不發命令則三年之喪無責賤之殊矣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以王居喪亦不稱使而嚴君臣之名分也汪氏曰則同於至尊稱冢宰使則夫購以財貨則生者所須索也設于無王故特不稱使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購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四

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丑氏箋義曰王在喪而使大夫求購罪在冢宰

穀梁傳曰歸死者曰購歸生者曰購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識之

高郵孫氏曰為上者無求求之失上也為下者無見求見求失下也曰購曰金因喪而有求者也車無事而有求者也喪事有贈無求而天子有求于下以是為亟也車服上所以賜下而天子有求于下以是為失制矣

烏程姚氏曰天王崩諸侯皆宜奔喪而歸購況魯以秉禮

先侯國可不奔喪而無贈乎至於來求罪在魯矣然王朝但宜就此禮以罪魯耳武氏世執朝政不講於禮乘此道其子徵求于四國褻體統卑朝廷又焉用彼相哉故書武氏子求聘以著當時上下之失○曰秋見魯已踰時不聘也武氏子即仍叔之子之稱

仁山金氏曰平王於魯猶歸仲子之贈隱公於周不聘天王之喪於報施之禮猶且不可況君臣之際乎武氏子之求在周為屬然魯之不臣甚矣

淪關李氏曰君取於臣而不言求此何以言求周蓋於魯有避辭焉是以據實書之以誌其失或者以為譏其失道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聖

故特卑之而書求也然則春秋尊王室以抑諸侯其敢故卑其辭於本非求者而言求哉○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按未君之說胡氏亦從之殆不然也平王之崩雖未踰年桓王於此時必已即位為天子矣蓋天子之禮與諸侯之禮不同觀書顧命康王之誥是於既殞之後固已即位而稱王矣安得以為未君乎說見文元年公即位下桓雅為君而政令之所發乃自冢宰攝行之則論其不稱使者止以為當喪故可耳○奔喪會葬禮之大者也舍禮賜賄禮之小者也隱公不奔平王之喪大典廢矣乃於聘儀之細亦闕焉至勞王臣之下求謂之何哉且王臣來求聘有

人心者方將愧悔之不遑乃又不聞其會葬又未知其何以為心也○魯春秋之初雖猶不敢使人代然以同軌畢至之期而竟邀若周聞焉其不臣也尤甚矣王朝於魯前不問其不奔喪後不問其不會葬徒為是求聘之舉則是所重在貨財而所輕在典禮也無惑乎卑其辭而不敢攻其罪也無惑乎天下諸侯之皆不臣也○東遷以來首一王喪而上失其正下失其常如此又安望周道之復興哉嗚呼春秋之作誠有所不得已也夫○此來求之始此端一開而桓十五年之求車文元年之求金蓋亦效尤而為之者歟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聖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殯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殯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屏臣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殯公即位

程子曰吉凶慶弔講信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胡傳曰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焉

春秋傳解義 卷二 隱公三年 盟

為弗制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宋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幣吝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弔制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陸氏曰載書載盟誓之辭于策其也簡牘者使使來聘及有未當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言命之事皆有簡書也 未當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者因舊史而不革者也。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春秋傳解義 卷二 隱公三年 盟

汪氏曰諸侯卒書名不惟別尊卑之等亦所以紀遠近辨同異。晉獻公惠公未嘗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同盟膠子杞子來朝而卒書名是皆據史舊文也 茅堂胡氏曰天子崩而不名諸侯卒而名所以別於天子也諸侯不生名大夫生而名所以別於諸侯也大夫書名

氏微者名氏不登于史冊所以別於大夫也此春秋正名分之法也

春秋傳解義 卷二 隱公三年 盟

彭山季氏曰書卒者紀死之常也春秋中惟大王書崩魯君書薨而記禮者因以為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若有等差然者殊不知崩薨之名乃臣子尊稱之辭其稱鄰國之君與本國異矣蓋古人以死為終事故卒者通於天下之恒稱也雖王之次嫡如王子猛貴卿如尹氏春秋書之不過曰卒而已則於外諸侯豈得以臣子辭書哉。與夷者穆公兄宣公之子即瑤公也觀穆公屬國於瑤公必知瑤公德薄故也故後瑤公卒以子馮在鄭交爭攻弑則穆公處馮亦不能善其後矣大抵馮與與夷皆非美德縱使立馮要之與夷亦必不靖失在不知鄭莊奸雄使馮出居其國耳世有鄭莊何亂不長陳傳良氏謂罪莫甚於鄭莊齊後讓氏謂春秋之初鄭為亂階皆有識之言也

廬陵李氏曰宋鄭之爭始於此也故四年宋瑤會三國伐鄭為公子馮之在鄭也五年鄭伐宋其冬宋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八年盟瓦屋而不能成十年于防中止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莊之奸雄然亦宋瑤公忌馮之一念啓之也卒至與夷見弑然後已焉公羊傳曰君子大居

正宋之禍宣公為之公羊不責陽公之忌焉而反責宣公之推讓非矣

論關季氏曰周制告喪雖不以名然在他國之史必有書名之例故舊史書之仲尼亦因而書之若本無此例而舊史不名仲尼亦何由知其名而書之乎胡傳於八年信男卒下謂仲尼之以名書為變周制恐未必然禮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可知矣故本國之赴不以名者所以存臣子忠敬之心春秋於公薨皆不名猶是義也他國之以名書者所以著易代之異同而且降於天子也故經書諸侯卒者一百二十有四不書名者十人餘則無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置

不書名者皆因舊史而非創自仲尼者也○胡傳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修春秋則有葬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按此說不知薨卒之別而以卒諸侯為貶黜之義不然也薨者臣子尊其君父之辭故惟本國宋君則稱薨外諸侯非吾君也自不可以稱薨卒者終事之恒稱內外之大夫固皆稱卒外諸侯則以別於吾君而亦稱卒此通例也若謂其上不請命貶而書卒彼桓文與伯天子皆有錫命之典乃其歿亦書卒而不書薨獨何歟

○胡傳曰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按此說亦不然君薨赴以月日禮也臣子雖慢其君喪悲味有赴告不具日者然則或日或不日大夫之歸略異國○宋穆公在位九年卒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傳曰冬齊鄭盟于石門尋廬之盟也杜氏曰廬盟在春秋前庚戌

鄭伯之車債于濟

彭山季氏曰齊侯者僖公祿父也齊姜姓侯爵國出自四

岳其初本為呂侯後裔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異

于營丘為齊侯其故城在今青州府樂昌縣東五十里傳六君至獻公而徙治臨菑今青州府臨菑北古齊城是也又六傳至僖公魯僖公之三年僖公之十一年也齊遷臨菑事見史記考之詩宣王時仲山甫徂齊而曰城彼東方蓋即遷臨菑事也史記以徙治臨菑為夷王時事或未得實耳石門齊地

胡傳曰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並朱之逮也而有志

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請以是為非常與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臨川吳氏曰盟非盛世事也不得已而有蓋為衰世之亂邦罷民設春秋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欲以戰伐而敵仇則不得不以盟會而固黨會不足恃而重之以盟人不自信而要之於神故凡書盟者春秋所惡也齊鄭盟石門繼以宋齊衛瓦屋之盟諸侯之黨合而無王近已胚胎齊伯之糾合矣齊鄭盟鹹維以齊衛鄭沙曲濮之盟諸侯之黨散而無伯遠已醞釀秦雄之并吞矣閔世變者傷之

虞陵李氏曰齊鄭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英雄固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盟

是奉交質之故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扶公子馮以謀宋而來魯之黨方固無間而入固齊傳有小伯之志於是黨齊以仇宋矣此石門為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實齊伯之權輿也左氏於是年首序周鄭交惡之事亦為有見於此王伯消長之機不在茲乎

張氏曰隱公十一年之問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強盛而鄭莊奸滑鄭仇專在於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間與宋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便惟己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宋與許紀諸國交受人伐春秋謹書於策使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

齊傳不義而強與二國相與之國列國並被其禍也

陳氏曰齊鄭合也齊鄭合而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春秋於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於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焉注氏曰左傳齊鄭之盟則春秋之前齊鄭已有盟陳氏以石門之盟為諸侯之合特據春秋所書以立義耳元平盟蔑已特和盟然僅與附庸同歟非關於天下之故惟石門乃肇伯之端故特言之

淪關李氏曰是盟也鄭伯實為之其有關於天下之故豈淺鮮哉傳言鄭伯之車傷于濟有此不祥蓋亦天之所以示儆也不知自省而長惡遂奸之無厭其得保首領以殒

春秋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盟

幸矣然而此以亂天下卒以自亂其國家又將何益之有耶○或曰程子曰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此說或不然蓋災禍凶喪鄰國有相弔恤之義故須赴告以通之若夫私相盟誓此亦何與於鄰國而必使人四出赴告之耶竊意諸侯之國必有採訪外事之人有事則報所以周知鄰國之情也且賓旅貴賤之往來傳聞之途不一無不可據而知矣是故或得於訪報或得於傳聞豈必俟其來告乃書哉按此說不信赴告之例似矣然八年瓦屋之盟齊侯使來告成三國是以盟事告鄰國使之共徵其明信固有之矣但春秋凡書盟者未必皆因其來告耳

癸未葬宋穆公

范氏曰穆謚也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謚號也

杜氏曰魯使大夫會葬故書葬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魯據彼國之辭也

孔氏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比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為之事而已

徐邈曰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穆公而春秋稱葬穆公

言葬宋穆公

茅堂胡氏曰葬非為死者而葬之也亦所以恤生者而助其所以不及也

胡傳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武存或制為或存或制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獄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殯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莊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為之譯而均其禁注氏曰兆域也譯禁人是不合入禁所為望限也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制而交鄰國待諸

侯之義見矣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急於禮而不葬者

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陽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

注氏曰如衛桓公齊襄公既討則書葬葬者大者羽父既自還其賊君之逆安得不葬隱公魯樂書中行僖公葬之於其東門之外齊莊公葬於士孫之里魯齊齊桓公而晉則盟主也必往會葬舊史不皆書葬而春秋制之所以責其臣子之不能討賊也或謂君弑國人哀死葬哀公豈能備禮而春秋書之耶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曰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

注氏曰成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亦之故不書諱之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送于兩門之外者矣事見襄二十八年二十九平左傳而經不書

春秋傳葬葬

卷二

隱公三年

平

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忘於禮而不往弔其君而不會注氏曰魯葬魯而葬七君書卒三世不葬葬亦七君書卒五世不葬葬官書卒皆不葬是忘於弔送欺其微弱非惟不使卿往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制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注氏曰經書諸侯卒者一百二十有四而書葬者八十有六其間弑而書葬者七卒而書葬者七十有九耳

論關李氏曰胡傳曰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按此說不然如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宣十年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昭十年叔孫

春秋傳解疑 卷二 隱公三年

主

舍如晉葬晉平公皆以卿往禮必備矣而皆不日又如襄
 十六年葬晉悼公昭十六年葬晉昭公三十年葬晉頃公
 亦皆不日以晉伯國之君雖使微者往而其禮從略乎又
 如襄十九年葬齊靈公哀四年葬齊景公十一年葬齊悼
 公亦皆不日以齊姻鄰而又大國恐亦未必略於禮也然
 則或日或不日者史之詳略異爾○胡傳曰有治其罪而
 不葬者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宋桓公襄公
成公凡三世是
 治其罪而不葬者也按此說亦不然罪莫大於鄭莊之射
 中王肩而書葬罪莫大於鄭厲之篡國而書葬罪莫大於
 祭靈之弑君父而書葬宋桓公襄公成公未聞有如是之
 春秋傳解疑 卷二 隱公三年

罪也何獨治此而舍大問小乎且春秋歷十二王書其葬
 者僅五君王之葬尚闕也甯於大國無闕禮乎此或為他
 故而不葬故不書非治其罪而削之也說詳傳九年宋公
 榘說卒下○元牛左傳曰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
 同方獄之禮者由是知諸侯不同方獄而會葬者蓋皆與
 禮之所不許者也自夫邦交濫而吊葬之禮多不經無論
 在近與在遠一視情好之親疎勢力之強弱以為厚薄比
 觀春秋之所書而當時之情與勢可見矣○春秋書葬皆
 據彼國之辭而稱公彼國欲尊其君雖侯伯子男一以公
 目之所以致忠敬之情也宋公本爵人臣之爵極於公臣

春秋傳解疑 卷二 隱公三年

主

子雖欲尊其君至公無以加矣故仍以公稱之然則春秋
 葬而稱公者惟宋為本爵與他國之虛稱固不同○范氏
 曰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
 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謚之
 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由此說觀之可知謚必以貴臣子
 原無私謚君父之禮春秋諸侯之謚皆不請於王而私加
 之又多不當其行大非先王之制矣然則春秋何以仍其
 私謚而不革也曰先王之制諸侯初立喪畢則以士服見
 天子而賜之命及其殯臣子則請於王而賜之謚春秋諸
 侯之立皆不稟命於天子其罪大矣及其殯而不請謚也
 春秋傳解疑 卷二 隱公三年

斯亦何足貴乎故其生也爵仍其爵而其殯也謚仍其謚
 考其實而其罪皆可見聖人於此何敢以匹夫而擅奪諸
 侯之爵謚哉○古者謚法天子諸侯大夫無嫌於同蓋必
 有數字之定例不得任意為異稱也故稱穆者不獨宋公
 和而宋公和亦稱穆焉然穆之取義不一宋公之謚曰穆
 未知其以何行得之他君之謚做此○宋宋葬宋穆公於
 者宋日也古者葬皆用宋日故於宋葬之何以知葬皆
 用宋日也通經之中書葬日三十有三王一諸侯十一
名九小君九庶母
 不稱小君一內女二惟成十五年宋共公之葬在八月庚辰是剛日
 觀於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

公皆以兩阻而改在次日可知宋共之葬用剛日蓋亦為兩阻也除此以外無不用柔日者豈非柔日之葬期為定禮乎今歷家言安葬日不論剛柔皆宜之非古制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十一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

渝蘭

李集鳳

翻升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彭山季氏曰杞當作紀牟婁紀邑按後漢志北海郡平昌有婁鄉其地在今青州府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南界于莒者也杜元凱誤信其為杞事而不察杞都雍丘距牟婁甚遠安得有邑於此乎由一字之誤因謂杞併濇子而遷都焉夫濇子高密地在牟婁之東亦紀之南界也得無因此而通誤為杞耶○廬陵李氏曰取字例悉虜而俘之曰取取師于雍丘于莒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郕鼎之類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牟婁長葛之類是也此三例亦略相通矣愚謂收奪與得非其有義皆可通惟悉虜而俘則但可言於取師耳○按莒與紀鄰當同盟密不能同惡相恤反暴虐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如此寡弱之國又何賴乎

啖氏曰凡先言伐國下言取邑者明其國之邑也如取郕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

胡傳曰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大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且暴益肆矣



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

薛氏曰諸侯曰天子之守臣地非其有也或取之或失之皆罪也

高氏曰年婁切鄰於魯魯無郵鄰救急之義至昭五年莒年夷以年婁叛而來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

陳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

汪氏曰春秋書伐國者一百二十有八惟此書伐書取餘書圍邑者三蓋中葉以後爭地爭城殺人盈野諸侯城邑

春秋輯傳輯疑 卷三 隱公四年 二

今日奪之於此明日奪之於彼得失無常不足悉書故傳言取地而經不書取者甚多蓋以擅興殘民為重而土地之攘奪不暇論矣是知比年伐杞取年婁乃一經特筆聖人實深致意焉

徐闢亭氏曰昭五年莒年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年婁蓋在魯東而迫於魯者也杞都雍丘安能有比遠邑若杞別有一年婁吾人於此亦安能越千里之遠而強奪此控制不及之地耶故杞字當是紀字無疑夫紀本侯爵二年之盟密也書子伯年婁本紀邑比年之取年婁也書伐杞大欺皆文誤耳然則紀侯莒子既相為密之盟矣曾幾何時

而莒之虐紀乃如此信義亦安在哉。孔氏曰文三年秦

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卻襄二十三年齊侯伐魯傳稱取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取並告故也按此說不然自年婁長葛二取後伐國而取邑者多矣經止書伐不書取豈皆告伐而不告取者乎夫

既告伐何嫌於費辭而不告取且亦何所避忌諱其所取而不告也即或告伐在前及其取邑則不告者固有之亦不必凡取皆然也汪氏以為不足悉書疑得其實矣。經

書取邑者二比年莒人取年婁六年宋人取長葛是也自是以後外取邑者皆不書以為不足以悉書也故略之

春秋輯傳輯疑 卷三 隱公四年 三

若使外取國者一傳三年徐人取舒是也取字或是伐字之誤說也取不則國重于邑而取舒以抗楚是亦在所當書也書齊取田邑者三

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哀八年齊人取讎及

外取于內者也書取田邑國者十七詳見傳十七內取于外者也內取于外外取于內則必書是皆所以詳內也

夷以魯計之外取于內者三內取于外者十七則天下諸侯之紛紛競取者可悉書乎哉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

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共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恤于邪齡奢淫佚所自取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杜氏曰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程子曰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于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四

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以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

汪氏曰州吁弑桓公而自立罪兼篡弑與聞職耶歌之使懷忿挾怨而輕動於大惡者又不佯春秋首絕其族屬書名以弑及其誅戮亦止書名舊史必皆稱公子聖人削之以示天討之刑也通諸一經弑君者二十有五稱世子弑者三楚商臣蔡般許止公族而削其屬與民者四衛州吁

齊無如宋督宋萬稱公子者三齊商人鄭歸生楚比大夫而稱名者六晉里克趙盾陳夏徵舒蔡季隄行陳乞衛甯喜稱人者三稱國者四稱閭稱盜者各一蓋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大義既明於初其後皆以氏稱也夫弑逆之賊固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然其君之不早辨以陷於大惡豈非古今龜鑑哉

孔氏曰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削也李曰按此說不同然此說或亦有之蓋本經筆削之先未可謂舊史全無見也故此說可並存之

張氏曰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五

禁公存之時安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綠衣諸篇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篡弑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衛莊溺愛而使內寵僭嫡嬖子害正石碯之諫足以悟矣懷而弗圖辨之弗早貽禍後嗣可謂慘矣渝闕李氏曰戊申三月十七日州吁之弑意必在三月何以知在三月也下書夏公及宋公過于清者二月弑而二君在國已聞變則至夏時之久必不赴前約而至衛地矣彼至衛地行過禮蓋在中途聞變知其弑在三月也然則

春秋傳解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六

上事書二月二字當是三字之誤非戊申之日有誤也衛州吁齊無知去其屬籍而皆以國氏者胡傳謂壯公不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故不稱公子傳公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故不稱公孫文十四年齊商人弑君傳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之其身按此說似是而實不然蓋春秋之初公族皆以去屬為恥如鄭之殺魯之管衛之晉經皆不書公子豈亦累及乎上耶且桓三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孔氏曰按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莊十三年宋萬弑其君捷孔氏曰按傳稱南宮長萬則為己氏南宮據此說是二人皆有氏族之可稱矣而經皆不書其氏春秋傳解疑

春秋傳解疑

卷三

隱公四年

七

可以亂賊之書氏族與否而有異說也然則氏族之或書或否何也曰春秋之初皆去氏族以示恥後來氏族既盛則直書氏族以著其實所謂不待恥絕而罪惡自見者也如內而公子慶父公子遂惡如輩矣而不去族外而公子商人惡如州吁與無知矣公子歸生公子比皆為弑君之賊矣而亦不去族里克趙盾夏徵舒崔杼甯喜陳乞且書弑君如督萬矣而皆不去氏至於世子商臣世子般世子止其惡尤甚而亦不去世子凡若此者皆不可以一律求之程子所謂自絕于先君不復得為先君子孫者甚覺法嚴義正得誅亂賊之旨且謂後來之以屬稱者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以大屬之親而反為寇讎者又未嘗非義意之所存也其斯為定論歟曰衛國之禍推其亂本固始於莊公之內寵僭嫡嬖子宮正州吁好兵而弗禁石碻極諫而弗從遂至僭之為禍而亂滋長然以桓公處此其操心也宜危其慮患也宜深及其嗣位而為君也尤當修身勤政與石碻老臣輩善謙善道以消奸宄於未肆之先然後可乃桓公義問不宣醜醜禍亂於十有六年之間而卒無術以自免然則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不獨莊公為然矣先儒但咎莊公之貽禍而不責桓公之不能防寇而弭奸也不亦缺

而不備矣

夏公及宋公過于清

杜氏曰過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過也清衛邑

彭山李氏曰清衛地按水經註朝歌以南暨清水上地平河悉牧野矣今淇縣界清水合淇水入衛河之南近牧野處即其地也杜氏謂為衛邑乃以宋阿縣清亭當之則其地屬齊無預於衛矣

茅堂胡氏曰古者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過值于途必有兩君相見之儀通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

春秋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八

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故謂之過周哀諸侯放恣出入無期度私為邂逅之約有如適值于途者亦謂之過非矣

汪氏曰過者偶也偶然相會素無期約如伊尹過汝鳩汝方孟子道來經於石止是也古者諸侯因王事不期而過倉卒之間且有禮義春秋之時非王事而出預有期約以相會聚乃行古者不期之禮是自欺耳怠惰慢易馴致於期而不至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過則欺詐尤甚矣世變愈下風俗之偷良可歎矣

襄陵許氏曰隱莊之間凡六書過自閔以後有會無過六書

過者北年過清八年過莊四年過宣二十三年過穀三十年過魯濟三十二年過梁北若傳十四年季姬及郭子過於防不與焉

淪闕李氏曰左傳曰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過於清竊意會盟之約不止是二君此必宋約魯衛為會於衛地而訂盟及其赴會而在中途聞衛變二君乃行過禮於清耳若止二君欲尋盟此過何必至衛地且衛雖有變何妨於二君之會盟左傳但見過者止二君遂謂二君有宿盟之約也然未必然若夫州吁之亂在三月衛人告亂必猶未至於二國二君已出而聞之於途是以不能為會盟但至於衛地而草次行過

春秋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九

禮也若在國中聞和則當為會於他地而使人乞師於州吁未必為此於清之過矣○宋瑤公初立以弟馮在鄭恐鄭人挾之以為亂也因而與魯合黨且致衛桓同伐之亦以魯隱于鄭曾有孤壤之辱而二年鄭人伐衛衛亦于鄭有宿怨故也蓋二國約為會盟之事相與謀伐鄭先已有定地有定期矣及二君如會則於中途聞衛桓之難乃改會禮而以過禮相見彼其間變不還猶必至衛地者欲致州吁而動其兵也此時州吁方篡不敢出會二君是以二君亦不復盟然其使告於宋之言所謂君若伐鄭以除君害云云者或即在此時大惟伐鄭之約在此時則在衛地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十

定師期是以師不踰時而即集也然則于清之過未欲致
州吁豈止為二國中舊好哉。君臣之義天地為昭臣弑
其君此天下之大變凡有人心者必大為之悚懼靡甯而
不容已者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
之夫孔子一古位之大夫耳一聞弑君猶必沐浴請討以
申人人得誅之法曾是居五等之尊擁千乘之權可不赫
然整旅以正其罪哉今州吁弑君魯宋已聞變矣魯為兄
弟之邦宋亦姻鄰之國是尤不得忍然者正宜於此徵師
會討將必殺其人壞其室滂其宮而殲焉使人知亂臣賊
子為覆載不容之大罪人人可得而誅者庶大倫既傾而
復正奸邪有所知儆矣乃二君者不惟不加討而反與為
黨不惟不加討而反借為同故于清之過所以聯衛而致
州吁者蓋欲乘其危疑之勢易得其從故也夫約衛桓為
會盟衛桓頑於賊又即借賊為用以濟其私有人心者如
是乎未幾而合兵伐鄭用罪人之師同伐無罪之國若不
知州吁之為亂賊者天理於是乎絕滅人將視弑逆為國
然而不足異也厥后二君亦皆遇弑豈非理勢之自然而
不爽者哉春秋於州吁弑君之下即書過清之事辭若無
貶而二君之罪已昭然於聖筆之間而不能掩矣讀者勿
略其大惡而但咎其草次之小失已也。○胡傳曰古者過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十一

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過私為之
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慢易無國君
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
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
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按此說以後
世之遇為莫適主竊意莫適主者不獨後世之過然也古
者或亦論爵位之尊卑而不分賓主即或近者為主遠者
為賓蓋亦尊卑等而偶分先後自與朝見燕饗之主賓不
同若尊卑等而遠近亦相等將以孰為主而孰為賓乎蓋
有恭肅之心者不必在為主而後世之為過者雖簡其禮
亦不必以莫適主為簡也然則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
自是以內及外之常例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不書及亦是
先尊後卑之常例豈欲見其莫適主而異於古也是以書
法如此乎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曰宋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
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二年鄭人伐衛而求寵於諸侯以
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厭邑以
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
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李曰下會

春秋釋傳疑

卷三

隱公四年

主

伐非再伐此云圖其東門五日而還者蓋公問於衆仲曰即會伐時事而在傳分記於此則誤矣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戒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剛以亂以亂猶治絲而瑟之也夫州吁阻北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人也弗能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彭山李氏曰陳矯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陶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是為胡公以秦齊祀其地為宛北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是也傳十石而至桓公鮑蔡姬姓侯爵國出自文王第五子叔度監牧以叛誅或春秋釋傳疑

春秋釋傳疑

卷三

隱公四年

主

禮子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據諸侯以伐鄭國為罪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周伐人其惡甚矣張子曰宋殤受國於穆公而馮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所伺其隙矣況州吁逆弑苟名其為賊告於王而討之則一舉而君臣父子之倫定今乃合陳蔡衛以伐鄭使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順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殤公不能早辨於此役也林氏曰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汪氏曰叩風擊鼓詩序云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朱子謂小序譏州吁勇而無禮極為淺陋今考魯宋仲不目其元兇大慙而但云阻兵安忍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淪闕李氏曰是役也首謀在宋而陳蔡衛其從耳觀于清之遇宋公親至衛地致州吁可知首謀之在宋矣胡傳謂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蓋據左傳衛告於宋之辭而云然然左傳以遺清為魯宋之好而未知宋公之為州吁也安可

據此以為斷乎且其言曰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領也據此
說則是陳蔡之從亦衛所致尤不可信陳蔡雖素睦於衛
過北城逆之大變州吁於此敢必其從我而不我惡乎竊
意鄭莊以雄險之資四鄰多受其害陳蔡蓋亦素惡鄭故
宋公亦乘間以結之而同為此舉然則陳侯蔡人之行是
必從宋非從衛也且擊鼓之詩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或
者陳宋相合而聯蔡衛故衛人有平陳與宋之說觀二國
之君皆親將可知二君有意於此役而借衛以為用非衛
人之能致二君也然則此役實倡自宋而陳猶次之故鄭
報宋而未報陳若謂首謀在衛彼以弑篡大惡位猶未定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南

豈敢遽修怨於鄭抑豈遽敢主謀以役諸侯乎縱使如此

而二君親將數國之師雲集未幾而魯亦會伐焉恐非逆

賊所能煽動者矣

秋鞅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曰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彭山李氏曰鞅蓋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

穀梁傳曰鞅者何也公子鞅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賊之也

往子曰宋虐用其民約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

矣二國構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

其罪左氏以為再伐妄也

胡傳曰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鞅帥
會伐鄭豈不白乎 據莊十四年 單伯會伐宋再序四國何其詞費而不
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鞅
復會帥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 李曰此
為衛胡傳以為欲定弑君之賊或不然而其和約 鞅原不
弑君之賊同伐無罪之邦是亦可謂惡之極矣 言之不
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

張氏曰再書四國者乃重言以見罪惡之不可勝誅既敘
之又重敘之所以反覆痛宋殤失計陳蔡無人黨亂賊以

虐無辜視臣弑其君之大變夷狄會默所不為者而以為
可親魯鞅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為常事未幾魯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五

宋論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旨

慶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大夫會伐者八鞅溺皆貶辭見

年 單伯得臣歸父僑如叔豹叔老之無賊者洵令也

渝蘭李氏曰左傳曰秋諸侯復伐鄭非也用兵人事也亦

難事也甫踰一時而再興師旅安能往反如是之勤乎且

于清之過魯與宋公同好豈有伐鄭不與同役必俟再伐

而後往乎左傳不知書詞重複之義而以為再伐不特誣

事實而且失經旨矣左傳又曰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

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鞅帥師疾之也

亦非也于清之過公與宋公同好方且與之同致州吁矣

此固不必來乞師即乞師公亦何為辭之手左傳見經書
鞏帥師而不稱公使故有公辭羽父固請之說至於十年
鞏帥師又造為羽父先會之說不知通經之帥師者皆不
稱公使豈皆彼之擅與違命者乎然則遇清與宋同好何
以出師獨後於數國也曰或者途遠而不即至或者有他
故而微調稍緩或者車馬甲兵之具未及發或者故留為
後應俱未可知必以後期而會為再伐則不然也○此公
子鞏也何以不稱公子賁曷為其賁也不如請討賊而反
同賊以伐無罪之邦特為鄰國大洩其私忿是以賁也鞏
見賁則四國之罪從可知鞏見賁則隱公之非亦可見矣

春秋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宋

○胡傳曰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
許其辭而弗許義也鞏以不義弑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
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
於異姓之卿況鞏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乎不能辨之於
委龍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
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按此說不然蓋左傳固請而行
之說原未可信即或有之畢竟君許之行而後行是亦不
謂之方命令不責其悖理拂經之大罪而止責其出師固
請之無君亦云疎矣況當時未必有固請之事雖不固請
鞏亦安能免咎哉若夫履霜之戒隱公若能辨之於委亦

不在罷其兵權而已也明君臣之大義與兵討衛凜然示
逆賊之必不可容一舉而君臣之倫正矣誰敢起其邪心
而有逆謀哉公不出此視篡逆之大惡為從常而使鞏與
衛人同伐無罪之國無怪乎效尤者之終及其身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春秋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宋

左傳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
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李曰陳桓公生
誤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
使告於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
執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治於衛九月衛人使右
宰懿洩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假殺石厚於陳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
謂乎

彭山李氏曰濮衛地衛有城濮宛濮皆以濮水得名濮在
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南經長垣縣而東南至
鄆皆衛地也杜氏於宛濮註云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
水以水經考之其水蓋流經鄆城雷澤鄆鄆之域以宋合
於濟者也詳見五平衛師入鄆下左氏附會州吁朝陳之
說而賈逵氏因以為陳地索隱於史記衛世家已辨其非
矣

胡傳曰稱人衆詞也殺州吁則石碯謀之而使石宰驪淮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傳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其義是矣家氏曰不書衛石碯殺州吁者討賊者公法也衆望之所同也書石碯則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見其從衆望討有罪矣

朱子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可堂吳氏曰聖人以討賊寄之人人亂臣賊子無容足之地矣

高氏曰稱國稱人稱地所以廣忠臣孝子之義使人人皆春秋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十八

得殺之而無間於尊卑又使亂臣賊子難竊發於一時而天地之大四海之廣欲逃無所也

汪氏曰杜氏謂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據成十六年傳寡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而云然也夫篡弑之賊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石碯謂王親為可實以元惡大憝王法所必誅而不可見王耳孰謂列於諸侯之會而可以貸其罪乎君臣之義不明已久春秋之時習為邪說貪賂黨惡肆無忌憚是以桓弑隱則棄許田而與鄭盟越宣弑亦則獻濟西田而結齊會平州傳紀其事而不知經意誅賊之所任越千百年杜氏反引之以釋經天理泯滅一至此極噫

可歎哉○春秋之例稱人以殺而但名之則討有罪也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則非討賊也經書殺弑賊者十衛州吁齊無知陳佗夏徵舒晉里克衛甯喜齊商人楚慶公子比蔡般是也州吁無知國人能自討賊陳佗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無臣子矣然皆以討賊書之也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楚棄疾訪比以為君之利而俾當弑君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亦非討賊也故以兩下相殺為文齊商人楚慶蔡般則國人君之諸侯會之不知其為賊矣故春秋亦不得用討賊之例也

春秋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十九

陳氏曰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異邦人得書夷狄得書苟不能討雖以文十七年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疑於討賊也而非討則難以襄二十五年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矣

淪闕李氏曰據左傳則是州吁如陳陳人執之而衛人蒞殺於濮也夫州吁之位未定何敢去國而適陳即或如此而陳人之執州吁必不可沒其善經亦何以不書且濮者衛之東鄙地也由衛適陳由陳反衛途不由濮陳人即執州吁又何為東至於濮而衛人蒞殺於此地耶大抵左傳

春秋傳傳疑 卷三 隱公四年

辛

於隱公多誤竊意此時之事如陳者止石厚陳人執之而請殺於衛者亦止執殺石厚也蓋石厚實賊為奸寵倖用事其父不能殺厚即不能殺州吁今特乘機而離其黨誘之如陳請觀而告陳人即圍之良以石厚除則州吁之勢孤然後州吁可得而殺也陳人於是執石厚而請殺於衛石碭乃使其宰孺羊肩假殺石厚於陳耳然則殺州吁何以殺於濮也此必陳人已執石厚請殺於衛州吁懼求走至濮據守濮地而求援於他國濮人執州吁而請殺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鮑叔殺州吁於濮濮人亦衛人也殺重於執故以重書而不復言執耳蓋厚與州吁本兩事故於春秋稱傳疑

春秋傳傳疑 卷三 隱公四年

辛

而不書耶然則春秋不書陳人執州吁意必當時無此事且濮本衛地州吁東至於濮尤非陳人執之至此矣○殺梁傳曰於濮者譏失賊也按此說非也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此可謂之失賊耳濮乃衛地州吁未嘗出境也何云失賊乎然則何為書於濮也曰此蓋著其據地之實是以書殺於此地也州吁懼討求走據濮猶欲僥倖倖以國存如鄭伯克段于鄆鄆為段所據也衛人殺州吁於濮濮亦州吁所據也惟其據地而賊勢猶張不得不詳書以誌之使州吁行路過濮或有事至濮則殺之於濮與殺之於國均衛地也何必又書於濮乎夫州吁弑君而篡位衛人於州吁不即討於其國使彼南面而君衛者數月衛之臣子罪亦不能追矣然至九月而得殺之於濮則猶庶幾能討賊者故春秋即以討賊之辭予之曹人以見無人不可討焉地以見無地可自容夫至無人不可討無地可自容亂臣賊子何能一日立於天地之間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曰衛人逆公子晉於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彭山季氏曰晉亦莊公之子桓公之弟是為宣公胡傳曰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上不稟命於天子

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其擅置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尊有其國之非以此重法而君臣之義明矣

陳氏曰爭國不稱公子晉何為以爭國之辭書之衛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為僂而晉受之上無天子是亦爭國而已矣

謝氏曰王命天下之大本也立雖止非王命則在所治受立雖止非王命則在所黜

顧氏曰明王在上天下諸侯無不請命而立者假若有大司馬必施九伐之法矣唐自中葉以後藩鎮有不請命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奎

自立者過憲宗裴度則皆討平之況先王之世耶

范氏曰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立納人皆非正也

廬陵李氏曰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注氏曰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以其庶孽

奪止亦晉為國人所與子朝獨為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朝書王子而晉不書公子者朝之罪已顯晉疑於當立故特

去公子以見之也厚曰尹氏立王子朝下茅堂胡氏說更詳宜合觀

渝闕李氏曰以此稱人為衆辭三傳皆同先儒亦皆主此

說其實不然衛人者衛國執政之人也春秋之初外大夫多以恒辭而稱人此亦稱人之恒辭耳雖立君者不如尹氏之私未嘗不謀於衆然書人而衆義亦在其中非義係

於衆而書人也先儒不察恒辭之例而以為衆詞使公子

晉素行不義衆人皆不欲立獨有一二執政謂其於次當

立而必立之豈不可以書人乎○觀邠風所載宣公肆為

獸行新臺之詩作焉想其素行亦必不能盡孚於衆而人

人欲得以為君者特以於次當立故諸大夫扳晉而立之

穀梁傳以晉為得衆而因為賢蓋泥衆詞而為之說誤

而又誤者也○穀州吁稱人立晉亦稱人彼稱人者衆詞

此稱人者恒辭也稱人同而衆意則不同矣且州吁衛人

所得殺者晉非衛人所得立也稱人同而是非亦不同矣

讀者隨事殊觀焉可也○陳氏曰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奎

討君不葬職不在立也是故宋瑤之弑也馮立閔之弑也

御說立晉靈之弑也黑肩逆厲之弑也周立皆不書必若

衛人賊討君葬而後書立按此說亦不然凡擅立之事無

論繼故不繼故無論討賊君葬與否而皆不可但非繼故

而立者或父死而子嗣或兄終而弟及執史筆者第循其

嗣及之常不必一一悉書之經亦無因而示義若遇弑篡

之非常則或立或納或入必謹書之以誌鄰國之變聖人

遂因此而立法焉然則春秋之初猶以擅立為異而書衛

人立晉一事後來皆不請命則亦不可勝書矣故皆略之

不書而止書夫入納爭國之亂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

春秋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焉

朝則亦因其爭國而書之耳使如陳氏說則尹氏之立王子朝豈亦以其賊討君葬而後書耶○春秋有一義而通二百四十二年之義者衛人立晉之類是也蓋擅立之罪大矣擅立者徧天下而終春秋書之不可勝書也故獨於衛人立晉示義焉此義明則凡諸侯之擅立者罪皆可得而見矣讀者勿止視為衛晉事可也○古之命名也不以國以其國號有常子孫不便於諱名也春秋之初諸侯名國者多矣衛宣公名晉衛成公名鄭曹武公名滕陳惠公名吳魯定公名宋內諸侯毛伯名衛周公名楚原伯名魯此猶名列國也至於晉悼公與陳侯皆名周又竟名王國矣若夫襄王亦名鄭靈王之世子亦名晉是天子之尊王儲之重下以列國為名矣然則命名之初不能從古已如此安望其教子有方能以古道為訓迪哉宣子令嗣之鮮其人也○晉國初封本號唐唐叔子變改號晉其稱晉也久矣况衛與晉為近鄰國人之稱謂者甚多何可名之為晉耶或其取義不在國如周易晉卦本為進上之義然亦嫌與晉國同未必用此字矣此命宣公以晉者未免於舛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左傳曰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羽毛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卑賤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天書作觀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

孔氏曰說文云魚捕魚也然則捕魚謂之魚天官人掌

春秋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壹

以時獻為梁凡獻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為魚魚者捕言獵者也○月全李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禮天子親往此譏公者彼以時魚潔美取之以薦宗廟特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為戲樂隱公觀魚志在遊戲故譏之也

彭山李氏曰棠魯地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

侯觀魚臺按今為魚臺縣地

胡傳曰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所胡傳遵海而南放于瑯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

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詩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僂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張氏曰昔孟武伯曰微哉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又曰無違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僂伯之匡諫而遠從事于遊觀非所以為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禮遵法以春秋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三

隱公為戒也

汪氏曰僂伯之言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則君不射又曰山林川澤之實非君所及則隱公非為當魚而往也苟隱公果為當魚屬廟則為常事得禮而不書矣李曰若為當魚於遠地亦不為得禮況非為屬廟故乎且天王之喪未畢而馳驅於遠境肆意逸游其罪何所逃哉

渝關李氏曰范氏林氏皆謂棠魯地是也杜氏註傳曰棠實他境故曰遠地夫因遠地之說而以為他境恐未可據若在魯境極邊之地自國都視之豈亦非遠乎杜氏註經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與二年盟戎之唐同註觀桓

二年盟戎於唐書公至可知唐非魯地矣但唐與棠音雖同而字異或是唐註之誤耳說詳二年盟唐下○國事則不書公閱兵大蒐之類是也此以遊觀為樂非國事也故特書公以譏之桓四年公狩于郎書公之義與此同○僂伯一諫因觀魚為取物事故舉蒐苗獮狩之禮言之其實不如晏子之告景公者為昭大典而普仁仁其於侯度為尤切也且於君心之急荒不加戒國政之叢脞不及敝區區以材物之宜為規勸亦云末矣但其君遠不忘為得忠焉能誨之義奈之何拒而弗從反以略地之說自文也夫隱公在位五年朝覲不修補助不行堅冰之幾不能辨之春秋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三

於早陰雨之備不能治之於先至此而耽樂是苟竟以堂堂千乘之尊徒為觀魚而遠出謂之何哉况天王之喪未畢尤非臣子逸游之日而公竟忘憂而侈然以為樂也嗚呼悖甚矣

附左傳曰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杜氏曰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莊伯翼晉舊都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李曰杜氏曰隨晉地按在境內不可言奔傳言奔隨隨必非晉地也且使翼侯未出境王亦何為立其子乎然則隨也者或即漢水之隨國耳渝關李氏曰曲沃莊伯之伐翼罪莫大焉矣鄭人邢人為其所以而同伐皆罪也天王不加誅討已大不可况使尹武二大臣助之乎嗚呼王朝之失道如此宜乎天下之不

宗周而亂日長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曰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

汪氏曰桓公被弑八月而後討賊十五日而後克葬○弑

逆人適之大變送終臣子之大事君弑而臣子能討其賊

則送終之責始盡

胡傳曰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

之賊討矣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重勸戒也名之曰幽

厲難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爲桓也

張氏曰桓公名完而謚桓蓋古不諱嫌名也

春秋傳解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庚

渝闕李氏曰胡傳曰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

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耳按此說非也春秋之

書葬也雖滕邾小國亦皆書公蓋會葬者以我禮彼故從

其本國之稱而不改所以伸敬也若爲其私謚而書公以

明其僭春秋爲正名辨分之書何不止以王法而從本爵

乃反徇其非禮之稱乎夫吳楚僭王不書葬以不可從其

本國之稱稱之是以闕之而不書不然彼於他事皆正其

爵曰子獨不可於其葬而亦正之乎且劉卷爲王朝卿士

未有不請謚於王者而定四牛葬劉文公雖非私謚而亦

書公獨何歟若是觀之可知葬禮原當從其本國之稱此

必周制之常則然故聖人遵之而不易耳若王國與列國

之恒稱無不可以稱謚而蔡本爵故桓十七年之葬蔡桓

侯蓋因其恒稱而誤書之者也○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

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爲公周之

制也夫生既稱公殁則何獨不然故經於魯君之葬皆稱

公即葬他君而亦從其本國之稱以伸敬者亦常例也如

世族之稱雖在他國亦皆仍其公子公孫之號豈亦可謂

識其僭乎○春秋之弑而書葬者六此年衛桓莊九年齊

襄宣十二年陳靈賊已討者也襄三十年蔡景刺諸侯之

不討賊又變例也昭十九年許悼赦止之非故弑不必討

春秋傳解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完

也哀四年蔡昭賊已討而賊微不書也

鉅左傳曰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在四年衛人

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

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

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杜氏曰春秋翼侯

其子先

秋衛師入郕

左傳曰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彭山季氏曰郕姬姓伯爵文王第七子郕叔武所封國在

濮州雷澤東南按濮州即古鄆城也其北為衛地雷澤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即漢濟陰郡城陽縣故城西北今濮州南七十里古曹地也其東為漢東郡康丘縣康丘南三十里為鄆康丘東八十里為鄆鄆東北即濮州范縣界莊公築秦臺在其西北皆魯濟西田近地也自雷澤以至范縣皆濮水所經以合濟水枝渠之處也鄆小國居魯衛之間

二 莊公

胡傳曰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於其威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城邢見傳元年有者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陳

春秋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辛

見昭八年滅蔡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子即以侯見昭十一年陳蔡及齊國邢之類是也次子即國邢見莊八年口李曰次復仇故或不止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累臨戎八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鄆著其暴也

程子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為先君喪為重乃興戎修怨八人之國書其失道也

川吳氏曰衛與鄆皆文王之子所封鄆乘亂侵衛衛又報復而入其國皆非禮也書八句極且不可況以師而入兄弟之國乎

廬陵李氏曰鄆之事書於經者四一入於衛再入於齊鄆既而降於齊又七十一年而奔魯春秋不復書矣夫以文昭之懿受句伯之爵而迫脅於諸侯如此春秋抑強扶弱之書安得不重感乎

渝關李氏曰鄆人侵衛不書不告故也衛有祗君之亂鄆與衛鄰不思伐衛以討賊反乘其亂而侵之可乎衛宣新立不知勤修德政輯睦鄰封以恤其民顧乃逞暴而入兄弟之國此無論有怨無怨皆非義之所得為者鄆人不能守國而為人所入固亦不能無咎而撥厥所由尤其所自取使彼當日與師討賊衛亦未有不德鄆者縱或不刊而

春秋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圭

為州吁所挫未必至有破國之慘如此也彼竟忘義而營私又何怪其有此禍也哉

九月考仲子之宮

服虔曰宮廟初成祭之名為考

蘇氏曰不稱廟而言宮於經例周公稱太廟魯公稱宮故

仲子依例稱宮也

杜氏曰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

廬陵李氏曰武宮煬宮言立此不言立者蓋因考宮而書則別立自見矣

范氏曰三年父喪畢不於三年考者又有天王廟至此服竟乃修也

禮子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非禮

胡傳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賄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賄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眾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圭

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范氏曰據文長至自齊如齊及楚皆

稱夫人姜氏葬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

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汪氏曰禮稱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

先女君之黨服見雜記所以防嫡妾之亂也孟子卒則聲子

稱小君矣仲子先君之妾耳安可為之立宮乎隱公立宮

以祭之遂啟後世追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特

書以著失禮之始戰後成風敬氣之微皆以妾母附廟而

不書矣凡經書宮廟若西宮新宮桓宮僖宮則以災而書

作新宮舍禮則不書世室屋壞則書新作世室舍禮亦不

書丹桓宮相過侈非禮則書武宮煬宮親盡不當立則書

取部鼎納於太廟稀於太廟用致夫人大事於太廟躋僖

公有事於太廟仲遂卒猶繹非禮皆書事曰昭十五年有

引乎去樂卒事記凡易世立先君之廟得位皆不書

禮之變而亦書事於武宮篇入秋

淪闕李氏曰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二句當合看又當分

看合看者因考宮而獻六羽獻六羽是考宮中事故當合看

分看者考宮是記其禮之非獻六羽是誌其樂之變也蓋

為仲子別立宮雖非常典禮不為過別立宮而隱公主其

祭豈主宗廟者所得為乎使當時無初獻六羽之變亦必

書曰考仲子之宮以見其非所祭而祭矣故當分看可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圭

○穀梁傳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

按為母築宮厚所生也使公子主祭而公不親焉尊宗廟

也隱公之為仲子立宮與築妾母之宮不同仲子曾奉為

夫人特絀於正嫡而祭享無所故為之別立宮夫以仲子

為夫人自是先君之謬為人子者若背先君之意竟以仲

比之眾妾揆之情理亦覺未安惟別立宮而使公子祭焉

亦如庶子為君之於其母則既不違父志又不失君常是

亦禮之可以義起者故立宮猶不為非惟隱公親祭而以

宗廟之禮事之則過矣春秋不書立宮書考宮雖亦立宮

因考宮而可見然亦以妾母有立宮之例則以仲子例妾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金

母可也以仲子而親祭如宗廟則不可也故春秋不書立宮而獨書考宮以著其非。公羊傳曰考宮者何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何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家氏曰隱欲讓國於桓故為其母立廟欲以是見其讓國之志耳夫禮必庶子為君而後為其母築宮其祭也又以公子主之君不親祭尊宗廟也今桓未為君而隱為之築宮以祭其母此召亂之道也魯廟有定制備其制之常不書非禮之制於是乎書若曰公子凡之母非魯君所宜為之立廟也廬陵李氏曰古者妾祔於妻祖姑無妾祖姑則易姓而祔於女君見長服小記別廟非禮也穀梁曰禮庶子為君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此何休曰禮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是也然則妾廟子死尚不祭矧子未君之時而為之立廟乎按此數說似是而實不然蓋惠公娶仲子為夫人仲子卒隱公為之別立宮蓋欲成父志耳非欲拘桓公之愛而祭其母特從桓公起見也且隱欲讓國於桓亦以其母仲子先君曾以為夫人耳非因桓公之當立將欲讓國而故為之尊其母也先儒不察再娶夫人之由徒謂其欲讓桓故又沾沾於庶子為君與未為君之辨宜其然乎。歸仲子之贈証朝廷之典禮考仲子之宮祭宗廟之成禮良以嫡庶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金

不知報而其所失者大矣故春秋悉謹書之。宮廟例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齊公稱某宮此春秋之大凡也然在他處亦有通用者孔氏曰傳文太廟或稱宮即太宮之樣是也齊公或稱廟即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稱廟是也。詩曰雖離在宮肅肅在廟是生者謂之宮死者謂之廟也然而廟亦可稱宮者以神道事之謂之廟以人道事之謂之宮也故周公始祖也尊之以神道則稱廟齊公近親也親之以人道則稱宮若夫武與煬世遠而亦稱宮者彼於先世本稱宮故襲齊公之制而云然耳蓋惟始祖可稱廟傳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大夫而言廟是亦展氏之始祖也

初獻六羽

奕新廟可稱宮闕宮可稱廟

左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李曰將萬之說從有誤說見後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范氏曰羽翟羽舞者所執獻者下舉上之辭作之於廟故言獻

孔氏曰祭則有樂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初獻六羽初始也

往前用八今乃用六也六羽謂六行之人秉羽舞也何休謂六六三十六人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氏以舞位宜方行列既減即每列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

胡傳曰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于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于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僖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率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姜

侯僭於上大大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張氏曰獻者不宜獻也初書以見八佾用於季公之廟焉

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宮一言而盡僭禮之本末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汾陽朱氏曰為仲子六羽雖減而亦僭也
汪氏曰武舞執干干楯也所以計難文舞執用翟羽有文也書五舞于羽于兩階二者並用孔氏曰羽翳也山海經五采之鳥為翳蓋或翳或翟惟取其文耳佾者舞列之名

則于羽皆在其中但言羽則舞干不與矣如魯僖天子禮樂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罪諸侯六佾而魯僭八佾隱公以仲子別立宮當下於季公之廟疑於羽數乃從眾仲而改用六羽蓋隱公之心若曰先公之廟可猶舊用天子所賜之禮仲子別宮祇當用諸侯之禮而不知先君之妾不可與君同安可用諸侯之禮乎聖人書曰初獻六羽一以嘉隱公復王制之舊一以著其崇寵妾之過也孔子之時季氏舞八佾則知隱公惟用六羽於仲子之宮而季公仍僭八佾氏曰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仍八也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厥後成風敬贏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姜

定以皆以妾母用小君之禮則隱公為仲子立宮而獻六羽有以啓之也。祭統成王追念周公所以勸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史成王命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今按劉氏意林謂魯惠公之世禮壞樂崩請於周天子命史角往自是魯始用天子禮樂夫齊桓晉文輔翼襄王其功甚大不過召伯賜命尹氏授策而已耳魯文請隨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豈以魯惠無功於王而遽以天子之禮樂賜之耶以為惠公自僭則

當時諸侯強盛惟吳楚無知僭稱王號桓文威行天下幾於改物然終身不敢用天子之禮樂孰謂惠公而敢僭之耶若曰惠公請於周平王亦未必從之也程子朱子皆信載記逸史之說其必有所見矣

渝關李氏曰武舞用羽籥詩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翟即羽也春秋書初獻六羽言羽而籥在其中矣如武舞用十戚禮記謂總干而山立言干而戚亦在其中矣故書言舞于羽于兩階是亦以干統戚以羽統籥之辭然宣八年書去籥周主聲言而不兼羽昭二十五年書籥八則雖言籥而羽在其中可互見也曰各廟皆用八今於此宮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秉

而用六曰初獻六羽者是對前此各廟之用八言而於此焉紀其始也若止就仲子之宮言前此尚未有宮並未育樂又何初獻之可言乎然則書一初字前此用八之非可見而書獻六羽則同仲子於諸侯亦以明其為僭也已○經書初者二比年初獻六羽宣十五年初稅畝是也二者皆譏不可以此為得正而善之○左傳謂將焉焉者文武二舞之總名婦人無外事恐無兼用武舞之理此必傳說之誤說又見宣八年萬入下○眾仲之論羽數是矣然言天子用八諸侯用六而不言書樂之僭天子猶以為先世之相沿不敢斥言其失耳至於諸侯用六而妄毋不可

同諸侯何為不言及此而致隱公有用六之愆哉嗚呼知其減而不知其僭嫡庶之分不明禮樂之宜猶昧眾仲不能解其咎矣○楊升菴曰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詞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附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

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可歎孰甚昔成王命君陳奉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堯

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閏二年書吉禘於社公禘之僭始於閏也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享祀不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誦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按楊氏之說有據矣然於春秋魯頌之旨實未悉也春秋之書大雩為早而書大雩非始於桓也其書吉禘於社公為其喪則未

終而行吉禘於其寢焉故書且吉禘於社公與禘於太廟不同禘非始於閔也其書四卜郊不從乃免牲著郊祀之變郊非始於僖也蓋僭禮之大魯人習以為常史氏不必悉書聖人亦無從而追論之特於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必誌其實以示譏如子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亦以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嘆也若謂因其書禘便謂始僭禘因其書郊使謂始僭郊彼定哀之篇並無書禘之文亦將謂其未嘗禘矣孔子何以有既灌而往之嘆哉且春秋於隱五年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曰初獻便見前此之非六矣便見僭禮僭樂之非一日矣然則始僭於何時也曰是成王所賜而伯禽受之無疑也成王尊周公以報功德以其曾攝天子之政而實能造周故為是殊典以優之可謂過於厚而實非禮矣蓋成王守成之全主耳未必即聖人也何能必其無過舉哉大惟出於成王之報德又以及於周公之大勳故天下諸侯無異議若或始於後世之僭竊天下豈無聲罪而問之不然抑豈無效尤而為之者然以齊桓晉文之雄伯而不敢僭孰謂魯以文柔東禮之國敢干天下從來不敢僭之大典而肆無忌憚至此哉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雖侈言其封國之榮未及夫賜以重祭之典下文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稱其

享祀之殊禮而國初之殊賜從可知若因詩言所未及使謂無此事如此詩之二章第述周公敦旅之功而不言其制禮作樂之烈豈周公果無失韜成王之實也哉五章言公車千乘豈至僖公而始有千乘且魯頌歌其先公猶有先王教化之遺意故孔子存之若米郊祀之僭自僖公古人雖愛其君何至舉其僭竊之大罪而反以為誇哉使果如此孔子亦必刪之而不存矣孔子之不刪此詩也則郊祀之始於僖公可知也況僖公之三十二年乃晉文之七年也晉文猶請隧而不可得而謂僖公不請郊而擅為之必不然矣故以為成王所賜而伯禽受之無疑也然則惠公何為又請也曰意林謂惠公之世禮壞樂崩請於周者蓋因其差失而訂正之也天子使史角往者蓋往報其議也不然晉文請隧襄王於此猶能正辭而折其不臣之魄孰謂惠公無功敢請天下從來不敢干之大典而平王漫無所以拒之而猶命史往報之哉楊升菴不欲成王伯禽之受誣意則甚善而不能於春秋魯頌之旨詳考而精思之反致魯事之失實也是不可以不辨說又見僖公三十一年四卜郊下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

為道鄭人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宋人

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

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

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佘山金氏曰是時鄭伯猶未朝王也據左傳六年冬鄭伯始朝王而左

氏謂以王師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伐宋則隱公九年之

事耳左氏隱篇之誤此亦一事也

論閻季氏曰胡傳曰按左氏宋人取郛曰郛人告于鄭曰

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則主兵者郛也故雖附庸小國

而序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

春秋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聖

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按此說不然凡書伐以

小國序大國之上者通經之中並無他見何獨於此而以

主兵者在先乎且惟伯國方可言主兵故齊晉常先宋而

楚亦先諸侯未聞以起謀者目之為主兵而首序之也况

既與同伐是即與同罪若以起謀者居先而特為首從之

別不幾為黨惡助虐者寬乎若夫會盟之以主者先考之

通經除伯國為主外並無以小國居先者又未可援之以

為例矣然則此役之首知少鄭者蓋鄭儀父親行而鄭以

大夫將附庸之居先於列國之大夫禮當然也如傳十九

年盟于齊陳人蔡人居先楚人次之以楚之強而序陳蔡

之下蓋陳蔡居而楚則臣也抑宜以陳蔡為主盟哉襄十

六年伐許先衛甯殖後宋人二十六年會澠淵先鄭良霄

後宋人甯殖良霄皆卿宋人乃微者次國之卿可先大國

之微者况鄭則君而鄭則臣乎此以知皆禮之常而非變

矣○二國皆以私怨而擅伐宋蓋忿兵也宋嘗伐鄭取郛

田矣為鄭鄭者若在可忍則忍之弭怨息爭固善道也不

則告之天王請之方伯聲其罪而討之可也今也鄭問鄭

宋之隙而挑鄭以並與鄭亦乘鄭宋之仇而合鄭以同伐

二國於此大抵皆因人之憾復已之私彼此互濟以舒其

忿春秋所不與也故夷其君臣之辭而並稱人其所以罪

春秋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聖

之者深矣

胡傳曰蝻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食節曰賊食根曰蠹國

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大詩云螟螽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

也聖人以為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

人牧者不必論秦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

人之經以欺當平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烏程姚氏曰水旱蟲螟皆關乎國政而本於君身故有則

特書示君人之修省

家氏曰宇宙之內一事違其常一物不得其所曰生示其

水旱蟲螟告災皆人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言災及於民亦必書示人君職分之當謹耳哀十二年冬螽斯者歸過於司歷之失閏比諛臣所以蔽災而託於聖人之言宣春秋書水旱螽斯之旨哉

象子曰書山崩地震螽斯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薛氏曰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賢君睹災變而恐懼修省消災變之道也

汪氏曰春秋書蟲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之世二

在莊公之世一書螽斯者十而桓僖文襄四公之世各一宣

公之世三哀公之世三書蠧生者一亦在宣公之世蓋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馬

公以弑兄得國而又改法稅畝重困農民致螽斯水旱饑饉之災比歲相仍猶不知恐懼修省以消天災聖人備書

為後鑒也

渝關李氏曰凡水旱螽斯之災皆人君失德之所致人君

失德既已播惡於衆乃天不降災於君身而又使百姓惟

其害毋乃天道亦僭乎曰非也天人一理君民一體惟其

為一理也是以善則休祥應之下善則災殃應之比氣機

之相感召不期其然而然者惟其為一體也是以災其民

即所以災其君安有一身四肢受傷而非腹心之大患乎

若以不災君身而災百姓為疑是岐君與民而二視之者

也況天之仁愛人君至矣降災及民使其微戒而修德愛人君者亦即所以愛百姓不則虐其民甚君身終亦不免而家國之喪亡隨之亦何害忍百姓之受荼毒而聽一人久肆於其上哉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左傳曰冬十有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孔氏曰彊字子臧諡為僖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

胡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

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疾隱公不敢忘其忠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聖

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高氏曰其子達嗣是為哀伯自是臧氏世預魯之政李曰

二十三年臧孫純奔邾後臧氏不見於經

渝關李氏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孫稱公孫無論賢與不賢

皆繫之公族而必書明親親也惟有罪也則不稱族隱公

之輩莊篇之溺是也後比無不稱族者矣孔氏曰諸侯

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

以王父之字為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為氏傳於僖伯

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吳

此說不知賜族之例又以僖伯稱臧為違言之恐不然大夫賜族後人始稱氏僖伯之子是為哀伯違違諡曰哀木必有功德之可紀而得賜族者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羅于齊若非驅卒即賜族彼文仲者何自而有臧孫之稱乎觀其葬之加一等其必賜族可知左傳所謂臧僖伯者蓋據其所賜之族而稱之非違言之謂也公子可以已字賜族說見公平但於卒後賜之故經不書臧驅與季友仲遂叔肸之生賜族者異耳○世本曰孝公生僖伯驅驅生哀伯違違生伯氏餅餅生文仲長據此說則違乃僖伯子也乃桓二年傳周內史曰臧孫違其有後於魯乎違稱臧孫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吳

父等矣而經不然故知非弟也子也然則不稱仲孫而止稱仲者與叔老同嫌於共仲叔牙之後故以稱孫不稱孫為別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傳曰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郕之役也

彭山李氏曰長葛鄭東鄙邑今為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在許北五十里

胡傳曰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于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罪彰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吳

張氏曰宋陽以郕鄭伐己之故報怨於鄭聲其罪而圍其邑踰年而取著其暴虐阻兵之甚也

陳氏曰伐國不言圍邑自傳以前則書之僖十八年邢狄伐衛圍苑囿不書至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緣二十六年書楚人伐宋圍緣之後皆不書矣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為重也

渝關李氏曰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蓋圍人國邑者其兵必眾兵眾者其將必尊宋之伐鄭圍長葛止稱人以是為恒解也固非將卑師少之謂而亦宜待於賊哉○為入郕之役報鄭而不報郕者宋陽怨鄭更甚於怨郕以公子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僖公五年

吳

馮在鄆故也七年公為宋討而伐鄆鄆亦有所不免矣然則鄆鄭入鄆本宋殤所自取彼乃不思反己又為報怨而益重其怨未幾受四國之兵而喪師失邑卒有弑逆之大禍春秋備書豈非不仁不義者之永戒哉○春秋書國十四伐國而言國邑九此年伐鄆國長葛六年伐鄆國新葛二十三年二十六伐宋國終襄十二年伐我國台十五年十六伐我國我國成十七年伐我國桃又伐我國防伐國而又國邑故並書之也書國國者二十五莊八年國鄆傳六年國許十九年國曹二十五年國陳二十七年國宋二十八國許三十年國鄆三十一國衛文三年國江十二年國宋成九年國許襄四年國頃七年國陳十八年國齊昭十一年國蔡定四年國蔡五年國鮮虞十年國衛哀元年國蔡國重於伐故書國國而不言伐也三年國鄆七年國曹

如襄十八年同國齊而於十九年書公至伐齊可知國者之必伐其書國也特舉其重而言之書國邑者十成三年元平國宋彭城昭十三年國費二十三年國鄆二十六年國成定六年國鄆十年兩國鄆十二年國成哀三年國成國宋彭城伐魚石也國鄆伐王子朝也國成伐刺疇也伐其叛與爭而止書國國棘國費國成國鄆兩國鄆又國成皆伐內邑而亦止書國亦以國重於伐故書國邑而不言伐耳○趙氏曰外伐之國邑僅四魯一國而被伐國邑者五內事詳故悉書外事不告則不書矣按此說之謂詳內是矣其謂外事不告則不書或亦有之然自僖公而後百數十年亦不應凡告伐者皆不告國邑文元年晉侯伐衛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僖公五年

吳

其國成也亦不書即或晉衛不告國而公孫叔會晉侯于戚亦必知其故矣何亦不見於經乎然則陳氏所謂春秋之初猶以國邑為重誠有然者故自僖公而後外之國邑皆不書而惟叛爭之彭城鄆戚則書之以此數邑若敵國又不同於尋常之國邑者歟○或曰陳氏之說亦不然蓋外邑被圍之困雖在後來亦不可略以後來諸侯愈強暴大抵皆圍人國而不屑圍邑故自僖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之後書圍國者二十一而外伐國之言圍邑者無聞焉良以圍邑者之絕少耳如邢狄之圍苑國不書在僖公之時且然安能必僖公之後無類此者豈以圍邑非重事而盡不書哉若大伐我而圍邑者五蓋亦書圍邑之常例非重內邑而特詳之也使在外邑亦被圍是亦仁人所深痛者豈以外內而殊視之乎大抵他國多被圍故悉書之魯國未被圍故不書亦非詳內而不詳外矣按此說似亦可通但後來圍國者甚多何獨於圍邑而絕少且後來伐國者更多於圍國彼即不能圍國豈亦不能圍邑乎然則圍邑即所以病國未可謂其不屑圍邑而無此事也且以魯國計之伐我而圍邑者五可知外邑之被圍者必多不止圍國者之數十見矣此或史氏惡其繁多而不可勝書故以為常事皆略之經亦無據而悉書之耳其實被圍之

因不可分國邑不可分內外春秋於此何嘗不同憫之哉
唯史氏既不書故書伐國已見其罪不必又書圍邑以著
其惡此因舊史而不可益者也況取重於入重於圍後
衆凡外取邑皆不書並無書一入邑者又何疑於圍邑者
之不書乎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平

春秋輯傳辨疑卷四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渝蘭 李集鳳 翻升

杜氏曰和不盟曰平公之為公子戰于狐壤為鄭所執
逃歸恐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鄭因
此而求

胡傳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何為納成于魯以利相
結解管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
止馬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過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
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郭宋來告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六年

一

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鄭伯知其適有周問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
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不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
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防而魯
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郕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
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

沙隨程氏曰輸如呂刑輸而平之輸我無欲平之意而鄭
輸其平於我

臨川吳氏曰來者彼來求我非我往求彼也輸平猶曰納
歟也平謂兩國昔有忿怨如地之不平今悉剗削而平之

也上年魯書同宋衛伐鄭今鄭釋其怨而求和於魯故曰來輸平

盧陵李氏曰鄭莊之納成非有講信修睦之心而深為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己求和於魯魯亦溺於利欲之私陷其術中而不悟是以盟宿過清之好一變而為取部取防之難矣

田氏曰言輸平乃鄭志而非魯志苟不以利啗魯則魯必不從也李曰七年公為宋伐鄭交猶未固宋交猶未結也至八年鄭克宋歸納乃有以利以結之然此時或亦有他利歟

陳氏曰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今鄭

春秋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六年

二

先來與魯平就合齊魯之交自此以後魯合於齊鄭而離宋魯之交矣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明年宋陳及鄭平李曰明年宋及鄭平未必然說見明年公伐鄭下宣七年鄭及魯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及莒平哀八年及齊平皆不書書鄭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渝闕李氏曰杜氏曰和而不盟曰平按此說止就此年鄭人來輸平定十年及齊平言之未為不可然亦不盡然也此二平者固不盟若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盟雖不見於經而見於傳和者曷嘗不盟乎且昭七年齊平後經

書叔孫舍如齊盟盟定十一年及鄭平後經書叔還如鄭

盟盟平時雖不盟而於他日皆盟焉由是觀之但據其結言相好無論盟與不盟皆可謂之平矣未可定以不盟言也○是時長葛之圍未解而輸平於魯以離其黨蓋亦慮其合而助之攻乎而即以為報宋之權與鄭莊之計亦深矣○外平內平外則書外平外則不書大抵亦是詳

內略外之意若夫宋人及楚人平則以中國內也故詳之然魯與他國之平不止如春秋之所書而春秋之所書者實有關於天下之故非僅志二國之和好而已蓋當時之向背無常春秋不可勝書故止書其所係之大者是於詳

春秋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六年

三

內之中而亦未嘗不書要也○書平五年鄭人來輸平問魯宋之交也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諸侯不殺宋而大國亦從夷也昭七年齊平齊勢強而魯求好也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魯伯失而魯與齊鄭兩相欲也此若此者誠有關於天下之故矣若夫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鄭則欲息他人之爭而豈不肯獨在平例之外耳鉅左傳曰翼九棠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送母侯于隨納諸鄭魯人謂之郭侯杜氏曰郭晉別邑前平桓王立此侯之子子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郭渝闕李氏曰哀侯之父與衛輒之父不同彼則得罪於父而未為君此則已為君而見迫於下邑也然晉納蒯瞶于

威翼入納鄂侯于鄂其子據國而不肯讓其為無父則一
爾侯雖王所主王竟聽其如此而不問亦何貴此無父
之藩臣哉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傳曰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彭山李氏曰艾魯地近齊界上一統志云艾山在沂州西
二十五里魯會齊侯于此者是也後漢志註以為在臨沂
縣東南蓋臨沂城在州北五十里故也艾當在中止西南
齊魯地也齊侯至艾與魯為盟為鄭結魯也

閻川吳氏曰齊太師之後受地于王方百里昔五東方之

春秋傳傳辭疑 卷四 隱公六年

國莫大焉李曰據孟子齊自師尚父十二世至釐公已稱
之始封止百里

四

東州之小伯然是時宋亦以先代之後爵居上公方與魯
為好未可間也故鄭人假齊以求魯魯一溺于輪平之利
再拘於于艾之款三誘於枋田之歸四惑於不王之告而
魯與齊鄭之交固矣他日齊伯之成謂不始此○書公會
齊侯盟者四艾齊僖小伯之初也柯與扈齊桓國伯之初
也黃齊景爭伯之初也

馮氏曰宋陽合五國之師伐鄭去年鄭與鄭伐宋未足以
釋其怨義又出師圍邑經年而取之鄭之怨宋深矣故特
平齊魯以為他日伐宋之謀魯與齊盟而曰鄭莊公齊魯

者以三年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故也書盟于艾齊魯
僖小伯之始書盟于黃齊魯景爭伯之終前乎于艾雖盟
石門然未與魯平則黨與未成也後乎于黃雖次重會
章會洮次葉陰伐晉伐宋而無盟矣凡書盟皆春秋所惡
此事以觀而世變可知也

渝關李氏曰是盟也先儒以為鄭莊之謀意齊侯之為此
盟蓋亦為鄭莊不獨自為計耳然為鄭莊合黨而不為鄭
莊救患可知齊傳之為鄭者本不誠徒以虛文相縻而已
不然以齊之強速與大師以救長葛何畏乎宋况今與魯
為好若相為約而合勢解圍尤無難者奈之何聽其縲邑

春秋傳傳辭疑 卷四 隱公六年

五

經年而竟取之也齊亦不能無咎矣

附左傳曰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
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
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

渝關李氏曰往歲鄭伯請成于陳亦即輪平于魯之計雖
陳勢不如魯鄭之請于陳者未必如求魯之恭然已講好
而願與之平矣陳侯不肯固非睦鄰保國之道鄭伯於此
不自反其德義不足以服人乃因前怨之未釋又以其輕
已故力勝以報之是亦長惡不悛者也左傳獨罪大陳止
知棄鄭之為惡是知侵陳大獲者之尤惡乎○長葛之圍

未解而輸平于魯猶曰慮其黨宋而助之攻耳乃至此而有侵陳大獲之舉是何有力以病鄰而獨無心以救己邑乎蓋陳人素輕鄭鄭人方急長葛之圍陳必不備鄭伯於是出其不意而有此舉耳且夫陳者宋黨也四年伐鄭之役陳侯與宋公皆親將鄭伯之怨陳者已親蔡衛曹為更深今竟以長葛委宋而欲取償于陳其計亦狡矣此如十年宋人衛人入鄭鄭伯不能救而乃有伐取三師之捷鄭伯之不可測類如此

秋七月

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有時過則書何氏曰過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六年

六

也應有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胡傳曰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有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

何氏曰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月為始秋以七月為始冬以十月為始明王者當奉四時之正也

涇氏曰春秋於每年備四時明人君當奉若天道體乾之四德首時必書月明人君當謹守王度奉天子之正朔與其法制禁令王者承天而禮樂征伐行於天下諸侯奉王

而德刑賞罰施於國中其理一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六年

七

渝關李氏曰一時雖無事而亦書時備四時所以明天道也書時又書月者天時以月而變人事以月而舉故紀其月以之定時而待事焉然而必書孟月者時改於五月故舉五月以明之而他月可不書矣且月令之迎四時皆於五月以致禮春秋於此其亦有謹始之意也夫胡傳曰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按此說以月為王月未必然月者此時之月也月亦屬天而不屬王今欲合天人而一之乃分時月而二之可乎然則春王正月繫月於王何也曰是又一義先王有天下易正朔月乃王者之所定即後王但守其成法而頒朔之政亦皆王制之存故以王字加月上於是按月以紀事焉其言春王正月者亦非謂為王之月今則直書此時之月尤不得以王月論之矣今觀月令所記月之所係者誠重是以書時又書月耳若天人本一理書四時便見四德之當備人固與天無異矣何待書月而後明也○一時無事者必書時與月乃雖有事而止書時不書月何也事以時見者不月不知其月者不月久或史氏之偶失偶略皆有之

春秋之法本不拘於一例者也且事既無月則雖五月亦不書以其嫌於五月之事故並開之若謹始之義已明於無事之五月又何必於每時書之乎

冬宋人取長葛

杜氏曰上有伐鄭國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

傳氏曰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國取地

程子曰宋人之國長葛歲且固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訐卒喪其邑皆罪也宋人強取不可勝誅矣

臨川吳氏曰前書苦人伐杞取牟婁一加兵即取其邑取

春秋傳詳疑 卷四 隱公六年

宋易也宋雖加兵於鄭之邑而取之難故國之經年乃能取

張氏曰宋自去年圍長葛經年不解志在必取鄭莊不求保其土地人民反交結於魯為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宋瑯琊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戴國喪師以及其身

烏程姚氏曰鄭不是甘捨長葛念己力不足以大逞姑以此為餌餌之我但輸平于魯以離其交又平魯于魯以合其黨然後窺利乘便合齊魯以共伐之取郕取防而併取三國之師是今日之任其取者將他日之恣為取也讀春

秋者於此等處通前後細心審之然後知鄭莊之積慮也甚深為謀也甚遠而其為人也特狡詭而莫可比倫曰王朝不施九伐之威列國不修連帥之職及守土者不能保有而無君自是一部春秋總罪案

彭山李氏曰長葛之圍至于經年而鄭救不至卒為宋取莊公外示虛聲而國無實政可知矣○長葛屬鄭而近許宋因而利之非特許何以能越境而有其地乎然則十一年鄭莊會齊魯入許之端已見於此矣

淪闕李氏曰國長葛者經年而後能取頃其傷眾之害自不能免宋亦何利於一邑而必欲得之乎且得邑之利小

春秋傳詳疑 卷四 隱公六年

九

而失義之罪大彼雖自以為得志而不知其所其實多矣若夫鄭莊雖雄詐至於一邑不能保則棄舊封而失世守其得罪於先王先公者又何如哉○王不王而諸侯亦無王是以天子在上而下國諸侯敢有圖邑取邑之事王既不能禁止於前又不能征討於後則擁虛位而抱空名何以為政於天下哉嗚呼積弱若此不二十年而繻葛之役禍及王身抑豈一朝一夕之故乎○長葛鄭邑本和果是未封否即非未封地亦非宋人可擅取者今竟取之為己有其罪大矣然而圍邑經年如北之久而鄭邦與國之師無一救之者何也諸侯各為其私而不救又安望其討宋

於既取之後哉此所以爭戰相尋而禍亂且無已也○鄭既輸平于魯則是與之相好矣而魯人之救師不出豈以元年于宿之盟不可與宋為難耶未和當日魯亦為之和解否為之和解而宋不從亦在我之德義無以喻諸人耳不則漠然無與坐視其緩攻之久而莫之恤抑豈仁人君子之所為乎由是知伐而圍圍而取宋人固有罪而魯亦不能辭其咎矣

鉅左傳曰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鄭禮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況不禮焉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六年

十

鄭不來矣杜氏曰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鄆山季氏曰叔姬者惠公之女伯姬之娣也以其母賤故

為伯姬媵待年未及至是始歸耳

范氏曰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

乃歸媵之為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許慎曰姪

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詩云韓侯

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

高氏曰娣亦書歸猶亮之二女降為內官曰嬀

賈氏曰隱公厚于先君之女盛禮而歸之如歸嫡之禮故

書以刺之

渝關季氏曰胡傳曰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室亂源

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

也按胡傳以不與嫡俱行為非禮之常是矣但謂春秋因

此而書恐未必然姪娣之媵賤者也歸媵之事細事也賤

與細雖不合禮亦當略之而不書然而春秋必書者賈氏

以為盛禮而歸之如歸嫡之禮今觀叔姬之歸與伯姬之

歸書法無異辭可知其過厚矣此或叔姬有淑德故隱公

愛之而厚其行春秋書之所以志其過也如叔姬之卒葬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十一

皆書亦以其葬葬其常禮耳不然成公之為三國來媵第

書來媵而不書歸夫晉齊嫁女伯姬已歸宋其歸媵也曷

嘗不在伯姬歸宋之後哉歸媵雖後而不書可知叔姬之

書歸不為其遲而為其盛禮匹嫡故矣但因事以考其年

而遲歸之愆亦自可見夫媵女待年則正嫡之行不備媵

女盛禮則庶妾之行不經既非所以重謹始之道亦非所

以別嫡庶之嫌也隱公於此其殆有二失歟○汪氏曰苟

隱公厚先君之女必不以為媵矣按此說不取賈氏說亦

不然或媵或媵自是侯女貴賤之常凡充媵者不謂其薄

於愛而故賤之也帝亮以二女嫁匹夫下為薄女矣豈以

春秋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主

諸侯之女充媵于諸侯而謂其薄乎或曰媵雖歸媵雖細事若不合禮法亦當書如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則書成公之篇三國來媵則書曷嘗以其賤細而略之耶書姬歸恐只為其不與媵俱行非有他義也曰是不然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失卿體而聚君命之重衛人晉人齊人來媵踰婚制而濫內職之常是其所失非小不得不詳志之非僅為細事之不合禮書也然則叔姬之書歸重在恩禮之過厚無以別嫡庶之殊耳豈其專為遲歸辨乎○何氏曰媵賤書者叔姬有賢行紀為齊所滅紀李以耶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按此說春秋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春秋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主

一豈獨女子之有賢哉而皆不見於經可知其志貴不志賤矣若夫小國之以事接我者彼雖小國之大夫來為國事則必書未可以小國大夫之事例大夫者之賢也然而春秋不一例人雖賤而有關於大義者亦書今叔姬歸紀無異於伯姬之歸紀蓋亦不無妨貴之嫌實有關於國家分義之大故特書之當不為其賢也已矣張氏曰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鄭以奉宗祀沒其身而後記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其末必錄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按此說亦非也叔姬雖有賢行使春秋不書其歸紀而但書紀叔姬歸于鄭考其事而自可知其賢何慮本末之下明乎然則春秋隨事見義此以明歸紀之匹嫡為非禮再恐非為其賢而特錄其本也已○人雖賤而嫁禮過隆者必書此年叔姬歸于紀是也人本貴而喪禮差減者亦書哀十二年孟子卒是也然則如之何曰春秋之義貴如其貴賤如其賤禮皆不失其常斯可矣

滕侯卒

彭山季氏曰滕姬姓本侯爵國文王第十四子叔繻之後也武王封叔繻于滕杜氏曰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公丘在今兗州府滕縣西南

家氏曰春秋卒諸侯以名示諸侯之卒不得與天子等耳
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烏得不名其不名者史失之
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也

胡傳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急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
侯宿男之類是也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
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
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注氏曰地非同方岳之盟或十年公如晉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計
累公襄二十八年公如楚葬康王非同盟謂告難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偏小乎急於禮而不
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

春秋傳解疑 卷四 隱公七年 古

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
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茅堂胡氏曰滕於魯以近則鄰國也以親則同姓也又觀
東石則同至於方岳之下卒而不葬強陵弱耳

渝蘭李氏曰經卒諸侯百二十四具不名者十人而已卒
而不同盟者五十二其不名者九人而已如比年之滕侯
八年之宿男莊三十一年之薛伯僖二十三年之杞子宣
九年之滕子貳十四年之秦伯十六年之滕子昭五年定
九年宣二年之三秦伯皆不名夫未同盟而書名者既多
宿男同盟而亦不書名胡傳謂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

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此通例也然不名者非微弱之滕
宿薛杞則遠邈之秦餘則無有不名者矣○彼來訃喪則
書卒此往會葬則書葬書卒不書葬者葬禮闕焉故也然

而葬禮雖闕未必弔禮亦闕之意春秋之凡卒者必皆有
弔禮不則彼來訃喪而我若罔聞文亦何必志其卒乎○
滕君書卒者七惟此書滕侯餘則皆書于矣宣九年左傳
曰滕昭公卒自此以後方知其謚而在位之年數可考世
數亦可稽也卒而不日者二比年之滕侯宣九年之滕子
是也卒而不名又不葬者三比年之滕侯宣九年之滕子
成十六年之滕文公是也滕文之卒始書日成悼頃隱之
春秋傳解疑 卷四 隱公七年 古

卒無不書日書名而又書葬矣說見宣九年滕子卒下

夏城中止

左傳曰夏城中止書不時也

烏程姚氏曰周之夏夏之二三四月也此時農務方殷可
為興築之舉乎即中止宜城亦非時使之義也特書以示
譏○城非月日事故書其時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中止在瑯琊臨沂縣東北按臨沂即
今兗州府沂州也詳見襄七年城費下今以水經考之則
中止在沂水之東其東為向其北為鄆其南為郛而西逾
沂水則閭二年齊遷之陽也距魯已將三百六十餘里不

知何緣有此遠色在界外乎意者當連沂而費防之地而後人因水道變遷誤記於水東耳○中北近苦之地也苦難小國而界於東夷隱公之時肆行無忌怒向服魯則入其國都既又取紀牟婁駁坡手為魯難場之憂矣故城以備之且以為向之外應也

公羊傳曰中北者何內之邑也城中北何以書以重書也何氏曰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

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必書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春秋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去

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胡傳曰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書義固為非矣雖時且義亦當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城中北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臨川吳氏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報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其力而用之於農以足食生財有事

則資其力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農非兵而勞民之力必以其時以其禮不敢妄與不得已而役之亦必節其力而不敢盡也春秋凡力役必書重民力也

郭堂胡氏曰城不可無而未為國之急易所謂設險以守其國非止於築城禮所謂城池以為固亦固國之一事耳春秋凡城必書或志其非時或志其非制或志其非所得其時制又當其所而亦書重民力也

汪氏曰詩采芣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蔡氏曰王命仲山

甫城彼東方夫穰穰之難甚焉而城築之役乃須天子之命齊邊臨菑而仲山甫以上卿臨之是知諸侯國邑高卑

春秋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去

廣狹皆有王度春秋之城築俱不書王命故悉書以識之不止為不時重民力而已也

汪氏曰內城二十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傳於此年并城即祝止及新延廐新作南門築虎園皆曰不時凡城於冬者皆曰書時或曰周之冬十月十一月乃夏之秋周之春正月乃夏之冬而左氏於城向諸防諸郭平陽中城城防即園皆曰書時延廐南門亦曰不時何哉今考左傳言龍見而戒事則夏之九月而周之十一月也水昏止而戡則周之十二月正當役民之時日至而畢則夏之十一月而周之正月也謂日至而畢則周之春不宜興土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文

矣城築之事以時成通歷三月事畢而言之。莊二十九年新作廡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三十二年城小穀。僖二十一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郕。哀五年城郕。昭皆以春秋城中。止九年城郎。桓五年城祝。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鄆定十二年。隱鄆。隱費。十三年。築蛇淵。閭哀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鄆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虎園。皆是不時也。夫不能內修德政。以為保民之本。而勞民於守國之末。如桓公懼齊鄭襲。杞而城祝。莊公懼齊桓討。納糾之罪。而浚洙。文公既取須句。備鄆而城郕。惠公人之外侮。而城諸鄆。宣公欲叛。晉而城郕。襄公聽南遺之毒謀。假事難而城費。因齊靈之叛。晉屢來侵伐。而此年城成。郕城。西。郕城。武城。定公從伯令。侵鄆。懼而城中。城復叛。晉黨。范氏。而此年城啓陽。城。西。郕城。毗城。郕。皆非義也。况於築臺。圖以為遊觀之樂。聖曰。莊公三築臺。未必為遊觀。亦非築所。新廡。廡以示牧養之。魯作門。觀以儆天子之制。豈築臺。以彰先祖之惡。築館。以主饕人之婚。而忘通喪之禮。其罪又可勝誅乎。至於會晉悼城虎牢。以備鄆。會晉平城杞。而私其母家。亦非義也。桓十六年。城向。莊二十九。年。城諸防。文十三。年。城諸鄆。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郕。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无

九年城中城裏十三年城防十九年城西郕城武城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成漆皆以冬修城得農隙之時定公隨費以弱私家。聖曰。隨鄆費以弱私家。本之治不修而徒強。僖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滅繼絕。仲孫蔑會晉定城成周以著王室皆合於義而亦書之。淪闕李氏曰。胡傳曰。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按此說不然。觀定之方中之詩。則楚止之為新造也。明矣。春秋楚止之役。書城不書築。可知凡書城者。不必皆完舊之謂也。若夫築館。築臺。圖為創始之事。若因創始而書築。則或館臺圖之完舊者。豈亦可書城乎。莊二十八年。築鄆。胡傳曰。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圖則書築。按此說是矣。但城與築。役雖有大小。然亦因制而異。其名故成其壇垣。則書城。館臺圖。則非壇垣。故不書城。而書築。亦如門觀之類。則非館臺圖。故不書築。而書作也。由是言之。豈僅大小之謂乎。惟城邑與築邑對言。則可專以大小分。以其制相類。而役差別也。春秋之於邑。都書城者。二十九。書築者。一。此年城中。止公羊傳曰。以重書也。蓋以城為力役之大者。築為力役之小者。左傳謂邑曰築。都曰城。是亦以大小分矣。但不知邑亦可言城。莊二十八年。築鄆。鄆。鄆特色之最小者耳。胡傳謂春秋之周民力難特且。

義亦書夫傳公修泮宮復闕宮義矣亦必時矣而不書以是為國政之常耳他或得時者未必合義得時而合義者非如國政之常亦必書皆以重民力也。論語以使民以時與敬信節愛之四德並列又曰擇可勞而勞之為五美之一聖人之重民力至矣觀春秋所書城築之類其亦見諸行事之驗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曰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杜氏曰諸聘皆使執玉帛以相存問

孔氏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手獻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二

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

啖氏曰使使致問曰聘主人受之於廟以重禮也

胡傳曰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之也書盟書帥師而

稱兄弟者罪具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

其薄友恭之義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

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謂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

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

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

公繼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

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

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大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陳黃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繁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歟

范氏曰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侯絕脊而臣諸父昆弟稱昆弟則是申其私恩也

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

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

嫡庶之辨以啓無如篡弑之禍聖人以其過於偏愛之私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三

而失親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之而普後日之禍始於

僖公之不早辨也。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

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問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

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

侯蓋可知矣齊僖因艾之盟遽遣使于魯以結好忘君臣

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

例推矣

汪氏曰齊侯非不愛其弟也迷於其義故以愛為害矣夫

子作經雖不逆計其後日之事然於其寵愛之過特書弟

以貶焉使後世之讀是經者考無和篡弑之所由始則亦

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許叔蔡季李皆賢而稱字且不言弟○齊僖公于夷仲牛不能以義斷恩卒有無知之禍宋景公于母弟辰公子地不能以恩掩義卒致入蕭之叛○經書諸侯聘三十一齊聘者五始於弟年而終於慶封皆聘者十有一宋衛聘者各四陳鄭秦吳聘者各一楚聘者三魯以東禮之國受同列之朝聘而尊王之禮寥寥罕見故悉書以示譏焉

慶陵李氏曰春秋書弟十一書兄一齊平鄭語黑背皆罪其私陳黃秦鍼宋辰衛繁皆罪其薄衛縶侵大皆可入陳黃之例陳招先稱公子而後稱弟亦以陳侯有寵愛之私而致之也李曰叔舒稱弟亦以宣公春秋齊之聘魯五年之再來齊僖糾合之時也歸父之來魯襄未定之時也邾佐之來齊頃有志於叛晉也慶封之來齊景初立而有志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猶加禮於魯至桓既伯僖七年公子友如齊之後魯使之聘齊者二十二而齊聘僅三至焉亦可以觀世道矣

茅堂胡氏曰諸侯來朝王臣及大夫來聘皆志之何也諸侯之邦交歲問中聘世朝此常事也春秋時或聘或不聘或朝或不朝或過厚而數或過薄而疎無有合於中聘世朝之禮則不可以為常事矣故悉書於策以見天王方伯

諸侯治亂強弱安危是非邪正之迹為後世鑒

淪闕李氏曰年者齊莊公之子而僖公之母弟也蓋為貴戚之卿僖公以其母弟而過寵之經欲著其寵愛之私故特稱弟而不稱公子○自去年盟艾後未聞魯之有厚於齊也而齊使貴卿介弟為是重聘以結之得無以鄭莊之聯合必欲得魯以為用耶若果如此則齊亦為鄭用而其國黨之計深矣○彭山李氏曰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也春秋之初大國始僭行之故齊侯自矜其強大兩使弟年聘魯既而制人女叔皆習為常然則以強夷女叔以命大夫名雅尊魯實有自尊之意焉○龍小國無敢聘於大國者春秋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奎

其為大國專行可知矣然則儀禮有聘禮皆諸侯相與之事而曲禮亦曰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且說非歟曰此狗春秋之僭而立義非先王之正禮也又曰朝者朝事之名諸侯事天子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朝也聘者下問之名天子報諸侯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聘也來遠以來之者天子報諸侯之禮而諸侯自處大國之聘則以君禮自居皆非先王之制也觀魯君臣朝聘鄰國但謂之如而皆諱言朝聘以其非禮之正耳如此則大行人所謂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者其說非矣雖卿大夫以事適周亦不敢僭行聘禮故魯卿五如京師皆謂之如而未嘗

春秋傳解疑 卷四 隱公七年

音

言聘則王制所謂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者其說亦非矣自漢儒附會禮經而春秋之精意遂隱故諸侯自相朝聘而亦不知為犯禮也按此說以聘為天子報諸侯之禮而謂禮書之說皆非必不可信蓋周禮王制儀禮曲禮諸書之所言者歷有明徵不應為皆妄孔子論懷諸侯之道曰朝聘以時朱子註曰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然則朝以朝天子聘亦聘天子是聘者上可行於下下可行於上也上下可通行而又何疑於列國意古者本有諸侯相聘之禮以同方嶽之國相與講信修睦以著王室則為聘禮以相存問蓋亦情理所當

然論語所記執事禮松親之說分明是行聘之事若古無此禮孔子豈敢拘君命而行典制所不當行者乎但以孔子非卿而聘為合制是以不見於經耳若夫滕諸小國未嘗書其來聘者豈皆不聘於大國蓋其聘禮使大夫乃禮之常即有卿來而小國之卿僅可比於大國之大夫且其禮數必簡而來亦頻矣故或以其得禮之常而不必書也或以其人微禮簡而不足書也或以其來之頻而不勝書也故春秋悉略之不然朝重於聘小國諸侯之朝書者數數矣甚且或為之介喪或為之介葬豈獨無卿大夫之通好乎惟大國與敵國無論其同方嶽者與否而以重

春秋傳解疑 卷四 隱公七年

音

臣來聘者必詳志之桓文與伯止見魯卿之如齊周晉未見有商晉來聘之文非商晉之不聘魯也以其為伯主而不使重臣來是亦得禮之常而不書也今齊侯使其弟平來聘自是大國之為恭於魯非以君禮自居也蓋魯於此時未積弱齊方結艾之盟而加意修好宜載以天子待諸侯之禮待魯而為此不情之過舉哉且諸侯為君諱辱諸如魯公之事皆不書若列國以天子之禮待魯其辱公也實甚春秋之於諸聘何悉書之而不隱乎春秋而悉書諸聘也則聘亦諸侯相與之禮明矣若夫內之朝聘皆書如而義亦不同其以卿聘列國者言如而不言聘誠諱之也非諱其聘而失之僭乃諱其以卿聘而過於恭也過於恭者未免為恥辱故但志其所往而已其以卿聘周者亦止言如不言聘蓋略之也以其夷周於列國而非三年大聘之正禮故不以為恭而略其辭亦與和列國者一施之至於公朝他國與朝王皆書如某如京師者亦有諱之之別季彭山以朝於鄰國之書如為諱是矣而於如京師之不書朝者則無說焉今以內卿之如京師皆例之彼謂以事適周而非聘以魯不載以僭禮及王室也故云然若然則朝本臣禮而非僭又不可以諱也何為不書朝而亦止書如某公之如京師者亦為以事適周而非朝乎夫公維以

事適周未有不朝王者特非朝王之正禮故亦略之而不書朝耳知不書朝者未始非朝則知不書聘者未始非聘矣安可以聘為天子報諸侯之禮盡駁禮書而不從也哉又諸侯亦可朝諸侯不獨下朝上也說見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下諸侯之於天子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國禮之常至於聘與國其所使臣必殺於天子即或有小聘大聘之殊而小聘不必使大夫大聘不必使卿故其常聘皆不書惟上卿貴戚之來聘者則書之所以忘其非禮也使侯國之交聘亦當如聘周則四鄰之同方歲書為國不一即以三卿紛紛交馳於途而亦有所不給矣此宜理之春秋傳詳說 卷四 隱公七年 庚

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觀其受地視諸侯可知其品秩亦當如諸侯矣此即使元士行聘禮不為不優何可以公卿大夫之貴而將下聘之王命哉若必使公卿大夫而後可將命則以天下之大諸侯之眾即空朝責而日出聘猶不能周恐古禮必不如是矣春秋之書王聘未嘗有微者大抵非常禮也此可知凡書聘者皆譏之非譏其聘譏其所以使聘者失其常耳若夫內卿之聘他國止書如即聘王朝亦書如者一則以其過恭而諱之一則以其不恭而略之義則殊而不嫌於同辭未可以其卿行為合禮也何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二比年桓三

程子曰擅興中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張氏曰大和天所以恤小也親比而虐彼苟欲悅宋而忘蔑之盟比而不周矣

注氏曰不稱帥師者君行師從故君將不言帥師○春秋一經書君大夫與邾特盟者五與諸侯及大夫同會者十九與諸侯及大夫會盟者十邾子來朝者六來會者一邾子曰邾子來奔大夫如邾者一公伐邾者六大夫伐邾者七微

者伐鄭者一及他國伐鄭者一李曰桓八年伐鄭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鄭蓋齊大夫將而以桓臣大夫圍鄭者一及鄭戰者一公敗鄭師者

一鄭人伐我者三元年盟蔑乃與鄭交好之始哀二年盟句繹乃與鄭交行之終此年伐鄭乃與鄭交兵之始哀七年入鄭以鄭子來乃與鄭交兵之終鄭之事魯不為不恭而魯之虐鄭愈甚此事以觀而罪自著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鄭為宋討也杜氏註曰公拒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鄭欲以求宋援宋鄭平盟之說殆未可信蓋宋以公子馮在鄭頻次交伐讎怨甚深豈肯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三

遽與之平天陳鄭之怨未必如宋鄭伯之請成於陳也陳猶不肯而謂宋肯之乎八年經書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左傳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其曰卒平使見前之未嘗平也觀瓦屋之盟鄭伯不與豈有既及宋盟于先後又為鄭平宋衛而鄭伯反不與盟乎故程子謂瓦屋之盟與鄭絕也得其情矣瓦屋猶與鄭絕則此年宋衛之未嘗平且盟也明矣此或以元年魯與宋人盟于宿至六年鄭來輸平後宋又接盟宿之好而求魯公是以為宋伐鄭左傳誤為宋鄭盟宿耳明秋盟瓦屋蓋齊侯欲平宋衛于鄭或亦鄭伯之所欲但宋衛二君有意從齊而終無意平鄭齊侯

亦姑順其意相與為此盟而已然鄭伯事亦同其恭亦同其陽與宋衛好而終不如為鄭之深嗣是鄭有不王之責魯有絕使之怒三國合黨同謀遂有十年伐宋之役矣此數國之情狀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鄧山李氏曰凡周公第二子所食采邑在畿內

杜氏曰凡伯周卿士伯爵也

汪氏曰凡伯周公之胤蓋世為王臣

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三

觀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王聘魯七始於此而終於宣十年凡伯南李仍叔之子家父皆不過大夫猶可也宰周公以三公之重王季子以介弟之尊而下聘禮益瀆矣隱傳之得聘猶可也以宰糾而聘桓以季子而聘宣寵衰弒失

渝關李氏曰是年桓王之四年也公不朝觀於王罪莫大焉則王不惟不加貶而反遣使來聘亦已甚矣況以魯內諸侯而將下聘之命其為亂常瀆禮何如哉魯人於此未必不報聘但未聞其卿行而修大聘之禮也是以不見於

經耳夫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乃臣子之常職公既不朝而邀王朝之重聘能無自愧於心乎○諸侯之卿聘於諸侯猶曰此則臣而彼則君也襄內諸侯品秩亦與外侯同俱列五等之尊使將下聘之命豈所以崇朝廷而重爵位之義哉○使凡伯來聘將欲寵幣其禮以感諸侯而不和其過於恭而失之辱也大非春秋之所許矣然則何不為王諱也○曰王朝之公卿大夫凡承王命而施恩禮於諸國此皆昭彰耳目不能為之隱者況欲明其失禮之實所以首正王朝以正天下也而又何可諱之哉且書恩之厚者愈以顯其臣節之虧此尤春秋之深意而其慙慙於尊王者春秋稱傳辨疑 卷四 僖公七年 手

至矣○王聘隱者二此年九年是也以此言之王竟以列國自處矣然則列國之於魯亦未聞有重聘之類如此者而王竟如此嗚呼君既不君又何怪其臣之不臣乎戎伐凡伯于楚止以歸左傳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止以歸杜氏曰楚止衛地但言以歸非執也孔氏曰穀梁傳曰以歸猶愈於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明直言以歸者非執也

胡傳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楚止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止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秋官敵國賓至闕尹以告侯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奸佞人積薪大師監燎其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史則皆官正雅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施止錄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詩苑止小序責衛伯也扶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侯不能修方伯建師之職戎伐凡伯于楚止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春秋稱傳辨疑 卷四 僖公七年 圭家氏曰天子之使戎得以邀而伐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連帥復不能為王敷憤春秋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慢上諸侯無王也馬程姚氏曰戎伐凡伯罪不容誅然凡伯何人哉楚止何地哉衛不能謹加呵護坐視王臣為戎所得而不救侯職安在哉直書其事於策罪自見矣若凡伯呂怨于初而失節於後又當別論汪氏曰裔戎朝於天子王臣雖不以禮貌加之不過失象胥之職特小過耳今王臣衛天子之命聘於望國過衛而戎報私怨以兵眾劫之彼獨不念天子之命乎戎不足責

衛人坐視王臣之俘于戎而不能救志尊君之義安在哉
○經書戎伐著其率兵徒之衆凌虐王人是橫行中國不
特無天子而亦無諸夏矣後此定王之世平襄公聘楚而
假道于陳則微弱益甚與滕莒小國無以異矣

淪闕李氏曰彭山李氏曰楚北在戎西北其西南漢置已
氏縣以戎姓得名也則楚北本魯地而近戎者也隱公不
能嚴兵防衛以導凡伯出疆而使戎得伐之以歸亦豈知
重王仗謹臣禮哉僖二年城楚北李彭山又曰楚北魯地
杜元凱以為衛地非也蓋楚北在今曹州曹縣東南五十
里以唐志考之當在城武單父西南武德中於此置載州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三

者也城武單父春秋皆為魯地而楚北與之連界魯人有
卜楚北者以地名入者也又漢志註云城武有楚北亭杜
氏亦以為楚北在濟陰城武縣西南則為魯地可知矣馬
有衛欲遷都謀利地而遠去故都越境偏安於魯國之東
南乎文公既為避狄而遷楚北則後日成公之遷帝北亦
為狄圍故也帝北又在楚北西北歷曹濮諸州而後至何
為狄兵已至其南而衛又遷入其北耶要之衛止帝北一
遷而桓公城衛楚北之說則因齊雪城邪宜必及衛而遂
附為衛事耳殊不知齊因衛人不服棄衛不圖狄入衛而
已不救矣若是則定之方中作楚宮也其詩何以列於鄭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三

風耶曰此必非衛詩也蓋襄公薨于楚宮則楚宮乃魯之
離宮也意者魯之先君嘗築宮於此以為勸農之所故詩
人稱之曰東心塞淵非賦世賢君宜易及此然則定之方
中蓋美魯先君之賢者而纂入鄭風耳不然則必別有所
指而今不可詳矣左氏不得其傳亦曰諸侯城楚北而封
衛為夫狄之入衛本未嘗滅何封之有城楚北魯事也故
以內詞書亦何預於諸侯哉夫楚北在曹衛之間而西南
實當戎界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北即其地也是時曹宋
方睦未有警焉其必魯以備戎而城歟夫魯之於戎在莊
公時既築三臺以候望而今又城楚北以備之戎自此不
敢為患矣按楚北者先儒皆以為衛地獨李彭山以是為
魯地據杜氏所謂在城武縣西南則信魯地非衛地矣無
奈定之方中之詩所謂楚宮楚室者正與春秋城楚北相
合不可以魯有楚宮遂疑此詩為魯詩也夫魯本無風又
安得美先君之詩而纂入他國乎意者城武西南之楚北
或後世傳說之誤又或後世別立之名同楚北杜氏誤引
在此而彭山遂堅認為魯地耳左傳曰諸侯城楚北而封
衛為則楚北之係衛地明矣左氏生在春秋不應魯衛之
地亦不知若以左氏之言衛地不可信則後世之言城武
西南者愈不可信矣又定之方中之詩明白可據今舍明

春秋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喬

白可據之詩章而信沿革無定之地名因是以註當年之事蹟而失聖人之經意也可乎哉且齊桓公存三亡國衛其一也其不救衛者惡懿公其封衛者恤文公二事自不相妨若因其不救衛而遂必其未嘗城衛都也亦已因矣然則楚止本衛地蓋在河東帝止北但未知其里數之多寡耳一說楚丘魯地也衛地別有楚丘在河東與魯楚丘名同而地異也如衛詩言楚宮魯亦有楚宮楚宮有同稱孰謂楚止無兩地乎蓋凡地之異國而同名者甚多季彭山謂楚止近戎意凡伯被伐之地是為魯楚止非諸侯所城之衛楚止也按衛既別有一楚止又安能必戎之不能至彼地乎姑從舊說以此為衛地可也說又見傳二年城

春秋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喬

楚止傳三十一年衛遷于帝止下

錄左傳曰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洎盟壬申及鄭伯盟如忘洎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洎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桓之將亂也杜氏曰皆為桓五

杜氏曰為鄭思夫齊魯後以至出奔傳

淪關李氏曰鄭之必欲平陳者亦以孤宋之黨也己而又結姻焉陳鄭之黨益固矣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曰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

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止

彭山李氏曰垂一名犬止即桓元年公會鄭伯于垂之處杜氏曰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按句陽城在今兗州府曹州曹縣北三十里蓋曹地當宋衛之間者也但以其界在衛南故杜氏誤以為衛地耳

張氏曰垂近魯地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之所惡也

春秋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喬

廬陵李氏曰垂之遇左氏以為宋衛有怨于鄭而齊欲平之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據然考之於經後比瓦屋止三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二國為黨以仇鄭則宋衛此謀蓋有忌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齊傳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真有平宋之本心歟

淪關李氏曰齊侯欲平宋衛于鄭彼宋衛者欲平則從之不欲平則謝之可也何為有此遇乎曰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是必衛侯已許其平而宋公猶未實言不欲平也特以先相見為請欲為此遇以面謀耳蓋必曰其鄭怨必不可解相與謀夫謝齊而絕鄭者且或謀夫何以病鄭何以結齊何以聞齊鄭之交何以防齊鄭之侮此皆情勢所必至者也既遇于垂必即謝齊而絕鄭矣鄭人知其不

欲平故歸訪之使至魯延恐不俟瓦屋之盟始絕鄭也不然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會期想亦不遠若此特未嘗謝齊何為瓦屋之盟遲至秋七月又行其途而至周地與盟乎竊意瓦屋之盟乃齊侯又欲平宋衛與此非一事也故左傳有辛平宋衛于鄭之說曰辛平便見此平之未成而後則終欲平之也然宋衛有意從齊終亦不欲釋鄭怨故與盟瓦屋又何疑於此遇之有他謀乎陳氏曰宋衛之遇將以為參盟也則是此遇正以謀參盟矣或未必然○是遇也宋公實為之意衛侯已許相平之約宋公特請此遇以挽之衛侯於此又惑於宋公之謀相與謝齊而絕鄭耳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

杜氏曰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訪鄭邑在瑯琊費縣東南

彭山李氏曰杜氏謂訪在瑯琊費縣東南按費縣今屬沂州說見襄七年城費下○前年鄭雖納平于魯而交猶未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復以訪結之訪曰近魯魯所欲得而鄭遠控為難則棄以與魯以利餌魯之術也渝闡李氏曰左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

山之祀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不祀泰山也按此說誤矣禮諸侯祭其封內山川又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泰山未嘗封鄭鄭亦不得祀泰山也周公廟自在魯許田魯朝宿地爾不應又立周公廟而祀之也然則許田本無周公廟鄭伯本不祀泰山何謂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哉且歸訪本非易許田後來假許田於桓公兩事此言若相易也者故左傳誤言之耳○永嘉呂氏曰左氏言以訪易許經文未見以訪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前年輸平則約之以言今來歸訪則啗之以利雖然其歸訪也固已覲觀許田矣特以方求結于魯故姑緩之既而桓春秋傳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三

公篡立於是要其許田始取償于魯左氏以其事此言而謂之易也按呂氏不信左傳以訪易許之說謂其以兩事比言而謂之賜其說是矣但謂此時使有覲觀許田之意或亦不然去年公伐邾為宋討也魯于宋好猶未絕今春宋公衛侯過于垂相與絕鄭而不肯平鄭伯於是歸訪以賂魯蓋欲因魯之交以問宋也夫賂之者所以餌之也訪近於魯而與鄭遠鄭伯棄此遙遠不急之地以投魯人之所好者意自有在隱公藏於利而隨其術中於是卒為鄭用而伐宋圍敗宋師取宋邑又相與入許而益鄭地是鄭莊之所獲者已多矣嗣後桓公以篡弑而立鄭伯乃來其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庚

問請許田猶且以璧假之而曲致其恭孰謂此時便有易許之望耶。胡傳曰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按此說蓋徇左傳以為言也使果如此則輸平之時既言以祊易許田何為遲之四年而且以璧假之耶然則易地之事若許其請恐無彼先與我則緩於與彼之理由是初以祊易許之說不足信而輸平歸祊假許田當因其時事而各言之。○胡傳又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完

謂友之初封本以王子食采畿內而鄆都之邊則因其子有功而徙封也由是言之是食采於鄭之時猶未實封鄭又安得有此湯沐之色乎季彭山又曰魯有許田為朝宿之地鄭有祊田為湯沐之色本以其上世有功於王室而賜之非為親也先王時所謂慶以地者此亦其一端歟按此說之論鄭邑亦不然蓋宣王賜友采邑於鄭本在內諸侯與畿外諸侯之受實封者且不同何自而有泰山湯沐之色乎後來邊國新鄭雖受實封然其會方嶽也亦當會嵩嶽而不當會岱嶽故以祊為論功而賜之色者失其實矣意者祊為天子湯沐之色如漢高祖以沛為已湯沐邑是湯沐之色天子亦有之蓋古者天子時巡底方嶽之下必修采望之禮自當沐浴潔齋以致其敬於是乎有湯沐之色其所以特存此地者或不僅供湯沐用蓋天子之行侍從頗多亦須資其所出以備人馬果屬之費不欲重煩諸侯也此可見祊為天子祭泰山之色但不知當日者果以湯沐稱之否即漢高祖之湯沐邑或亦不為巡狩祭山計也若夫諸侯之有功者亦難定其湯沐之有無矣然則祊為天子之色何以為鄭有也意者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司徒本掌泰山祊邑之賦後來天子不巡狩鄭人遂

沒為己有實非鄭先君所受封地也夫鄭以天子之地沒為己有己大不可今且以天子之地私與諸人其無王也尤甚彼必謂天子不復能巡狩故敢棄地以營私其心尚可問哉

庚寅我入枋

張氏曰此因鄭之歸我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書入者逆詞

胡傳曰入者不順之辭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高氏曰孟子謂子嚙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嚙鄭之歸魯之入其罪均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卑

渝闕李氏曰此入字與用兵之入不同入者收納之義此年我入枋納於我而為己有也莊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納于彼而為人有也通經之中惟此二入是一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渝闕李氏曰蔡與魯非同方微國然而訃葬皆及焉邦交濫矣○蔡宣公在位三十五年卒于封人立是為桓公

辛亥宿男卒

注氏曰宿男元年同盟而卒不名杞與魯結昏而成公卒不名滕同伐秦而成十六年滕子卒不名皆史失之
渝闕李氏曰此年宿男卒後不復見宿男矣莊十年宋人

遷宿後亦不復見宿矣意者宿已屬宋而與魯絕是以不復見耳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傳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李氏曰此傳必有誤當云齊人欲卒平宋衛于鄭以釋東門之役秋會于溫盟于瓦屋宋衛卒不與鄭于經有合

孔氏曰杜氏曰瓦屋周地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溫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

永嘉呂氏曰瓦屋周地也三國會于此既不入覲于王而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聖

刑牲歃血私相要結於畿甸之近境其蔑視王室之非可勝誅哉是盟也關於世道升降之機尤不細也

高氏曰諸侯自相盟王法所不容況京師近地而三國敢盟于此故詳其日以謹也

盧陵李氏曰瓦屋之盟左氏以為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不與何也蓋宋衛忿鄭之謀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忿爭皆以強弱為進退齊最強宋衛次之鄭則小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則宋衛之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瓦屋之盟宋衛雖屈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絕也其說精矣然鄭壯固挾齊以自強齊傳亦資鄭以糾

合故瓦屋雖以王爵尊宋而明年不王之罪又發於鄭人是齊侯陽尊宋人而陰固鄭黨宋衛不悟而傳義之小伯桓公之創伯皆原於此矣

汪氏曰此後齊鄭伐宋入郕入許則宋雖欲絕鄭而齊終不肯與鄭絕也

張氏曰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陽王者之後齊傳東方大國衛亦北州大國也正可因此為講信修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人平日指天日為誓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盟

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也

穀梁傳曰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詰誓不及五帶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胡傳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詰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哀諸侯放恣其盟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

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齊命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歟陳氏曰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也

汪氏曰自入春秋書盟者七前此皆兩國交盟猶之可也今宋齊衛參盟則合黨之心熾矣故舉鼫之盟會者十八國而王朝之元老如劉文公亦與焉此參盟之積也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之瓦屋乃在周地無王之迹彰矣故翟泉之盟七國入王城而王卿如王子虎者亦與焉此瓦屋之積也

論關李氏曰宋齊衛皆東方之國也何為紆其途而遠至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盟

周地與盟乎以為齊侯往朝王而約二君於此何不於中遂就二君之便乃遠致二君於王畿之中以為齊侯往朝王二君躡其後而要盟又何必於中途就其使乃遠逐齊侯於王都之側且此時宋衛之勢未精弱不應聽命於齊而遠赴之又不應輕身於齊而遠求之也然則會於溫而盟於瓦屋也何居意者齊侯將朝王亦以朝王之禮勸二君而欲借此以平怨也彼二君者雖無意於朝王無意於和鄭然迫於齊侯之義命不得不降心以赴約而有此行當其會於溫也必自道其有意從齊無意和鄭之志且以鄭伯在京師不欲朝王而與鄭伯相見也齊侯悅其從

已而姑與之盟既與盟而二君遂返國吳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亦參盟矣不似此盟皆諸侯也故先儒以此為參盟之始若夫書日以謹之高氏責其近京師也此義較長然參盟之視離盟非法尤甚則於此焉謹始而書日不可謂聖人無此意也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程子曰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渝關李氏曰蔡宣公六月卒至此方兩月耳杜氏以為三月而葬者蓋古者葬期即以其卒之月為一月不以匝月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盟

三十日計而越兩月為三月不必九十日越四月為五月

不必一百五十日也考諸經之五月而葬者可見矣

銅左傳曰八月而戌鄭伯以齊人朝王杜氏曰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

得則八月不得有丙戌

渝關李氏曰明年左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觀於此則知此年鄭伯之以齊人朝王非實欲齊侯盡臣職也不過假以大義示恭順為為讎國重其罪又或欲以能致齊侯為功冀得周政而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心不可測矣齊侯隨其術中而始終為鄭周亦非真能盡臣職者故春秋沒之而不書不然經於諸侯之會

盟皆書齊侯朝王魯人未有不知者何不書以褒之而為天下臣子勸哉或曰朝王臣子之恒節也可以不書然當朝禮既廢之日而獨朝王不可以為恒節而略之矣此以知春秋之不書別有旨也夫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彭山李氏曰浮來山名一統志在莒州西三十里漢屬瑯琊郡東莞縣水經註曰沂水東逕蓋故城南又東逕浮來山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縣故鄆也張氏曰浮來莒地杜氏以為紀邑非矣

高氏曰莒雖小國入甸伐杞其力猶能及他人故公結此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盟

盟以求援

程子曰鄰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己與臣盟義非安也

胡傳曰小國之人而公與盟失禮也易曰謙尊而卑而不可渝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于衆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也家氏曰凡公與強國之大夫為盟不書公及諱強國之以無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為盟則不諱公以公自欲與之為盟非彼小國之大夫要公必欲為此盟也齊高侯

晉處父張國之大夫也。若人小國之大夫也。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而不中於禮者也。

淪闕李氏曰：左傳曰：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按紀人不與盟。安見其為紀耶？蓋紀與魯姻國也。四年若人伐紀。取牟婁。魯必於魯有嫌矣。或者公欲為紀平莒。特為此盟以相結。魯莒盟而紀好乃可成。豈必紀亦與於盟乃為成紀好乎？○在禮卿不會諸侯不敢會也。況敢與之盟乎？若人以小國之臣與望國之君同敵。雖不敢要公而為之。然而亦已僭矣。公以赫赫千乘之尊親至小國之地。甘與其臣盟。不自知其降班。失列。大非人君之體也。故春秋直書其事。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吳

螟

程子曰：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高氏曰：書螟者三隱二莊一僖。十有一相一餘皆傳公之後。螟食苗心。蟲無所不食。其為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莊公之後二百餘年皆無螟耶？

淪闕李氏曰：書螟者三隱五年比年莊六年是也。莊六年書在秋事末而無月。隱五年及比年皆書在九月事末夫

周九月夏之七月也。農稼將成而有災。其所全者亦寡矣。一說：蟲災書時而無月者災不止一月。隱二螟雖書於九月是亦係在秋事末不止九月有災也。此說亦通可並存之。

淪左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失敬。不敢受。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誣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吳

孔氏曰：杜氏曰：天子立有德以為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汭。故陳為媯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居於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媯氏。武王克殷。得媯滿封之於陳。按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媯耳。史記以為胡公以前已姓媯。非也。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姁。氏曰有夏。

春秋釋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吳

昨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莒亦與賜姓曰鳩命氏曰陳其事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猶家也傳稱盟與子胥氏逐瘞狗入于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為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麟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姓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革周代尚文故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媽滿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分之同

春秋釋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吳

姓蓋亦自氏祖字且異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祿不盡賜也眾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昨土命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為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賜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臣義無異也卿乃賜族有難為卿竟不賜族者羽父為無駭諸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和其怨後不得故早求之也由北而言明有竟無族者魯之輩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怨處秦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為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為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未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晉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云賜姓曰姜者黃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史氏化為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後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為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為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死後賜族乃是正

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皆足也

胡傳曰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賜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汪氏如魯三桓鄭七穆之類氏如宋戴氏衛甯氏之類官如晉士氏中行氏之類邑如晉韓氏魏氏之類杜氏曰無駭為展氏卒而後賜氏故不書氏

渝蘭李氏曰無駭字展後賜為展氏謚曰夷故稱為夷伯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也說詳彼年震廟下○胡傳曰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

春秋釋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平

稱族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駭與挾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由此也按禮天子震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理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按此說論世卿之弊信矣但謂賜族者使之世為大夫則不然觀眾仲之所對是古人已有賜族之典孔氏謂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是古人畀之世祿以報功德而官人以德不以世未有賜族而即使之世為大夫者

若使之世為大夫歷數傳而賜族者漸多不幾卿佐滿朝廷耶然則世卿之非禮自是後世之濫賜無駭雖命為展氏其後不見於經難以柳下惠廢禽之賢職文仲且不與立況其他乎觀展氏之後不為卿可知賜族之與世官無與也說詳二年無駭帥師入極下

春秋釋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三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渝關 李集鳳 廟廿

彭山季氏曰南氏季字南仲之後天子大夫也

穀梁傳曰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胡傳曰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問問以

諭志周禮注時聘者亦無常期問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而穀梁傳何以獨言

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

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忽故亦有聘問之

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九年

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

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

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或十三年朝

于王所考二八年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大今曰信三十

年春秋傳得臣八年公孫孫數直九年仲孫孫襄二十二年叔

孫約又文九年叔孫孫得臣昭二十二年叔孫孫會孫故不數

然故亦不書之文故而及之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

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七年九月此年南季

叔之子八年家父信三十四年南季來聘五年南季

年年南季來聘十年南季來聘錫命者三七年九月此年南季

伯命歸服者一年石南賜葬者四元年南季來聘元年南季

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

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
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
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
已焉爾矣

廬陵李氏曰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睦類以除邦
國之惡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

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災蓋周禮乃古者王室親
諸侯之常典而穀梁氏則深究天春秋王聘之失不可非

也

高氏曰前年凡伯來聘而戎輒伐之諸侯莫有救王臣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九年

難者天王不問復使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張氏曰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

周公之冑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禮不

行於王室春秋詳王使之來魯諸者自知隱公之罪歟

汪氏曰隱公之立既不稟命于周宰咺祭伯接踵魯庭而

不類見於平王武氏子來求聘又不奔喪會葬及桓王即

位又不入覲而奄然受王臣之兩聘接滕薛之旅朝終其

世不遣一介行李造於京師李曰未必無微者王京

攝而不君則若何比歲出會諸侯耶春秋錄王臣之聘惟

隱桓之世最數隱不克終桓負大惡不善之積蓋有由矣

渝關李氏曰春秋之初已如此此君子之所深憂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彭山李氏曰震雷也雷者雷之先也

孔氏曰河圖云陰陽相薄為雷陰激陽為電

高氏曰大雨震電者大雨而又震電也凡稱大者皆非常之詞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何氏曰周之三月夏之正月雨當冰雪雜下雷電間於地

下其雄雌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也凡

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如自文為異

春秋輯傳詳疑 卷五 隱公九年

三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說文云震劈歷振物者然則震是電

之劈歷傳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為

震按易曰震為雷是凡雷皆可謂之震不止劈歷也惟震

夷伯之廟乃是劈歷破之劈歷亦雷耳但必以劈歷為震

則固矣且當建寅之月雷未可出而出即輕雷亦失其常

豈必需之甚者而後為異乎

庚辰大雨雪

宣城梅氏曰雪凝雨也大戴禮天地積陰溫則為雨寒則

為雪

孔氏曰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

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固即以雨言之雨亦稱為雨故下雪稱雨雪也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

胡傳曰雷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

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

雷已出電已見則雷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之惑之也今陽失節

而陰氣縱公子彈之譏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

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際警

春秋輯傳詳疑 卷五 隱公九年

四

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孟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

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幾亭陳氏曰程子曰天本無忒皆人事召之象山謂春秋

不書應恐或不驗則生懈心由是二說也天既為人主惑

矣乃怒于初不能創于後天之權不足以行其意乎怒為

人事發則有異必應怒不為人事發雖有他應人固弗知

而天之怒實無弗應也胡氏曰父母有同子而怒者有為

他事致怒者人子承之撫不可以不敬斯言也知天哉知

人哉

渝關李氏曰此二者皆異也程子皆以為災然則震電亦可為災乎雖大雨大雪未必無被其災者然當萬物未生之時其所傷害者猶少是知春秋之意蓋以異書非以災書也蓋三月而大雨震電異矣既大雨震電而又大雨雪尤異矣隱公自改元以來反德之事不一而奸人在旁潛伺其隙而莫覺天於是乎以變異儆示之其甚戒也顯矣隱公於此恐懼修省勤思所以弭變之方猶慮其不逮顧乃弗儆弗戒內政不修外事愈暴不三載而鍾巫之難作焉伊誰之咎哉。春秋不言事應不必言而亦不可言

春秋傳辨疑 卷五 隱公九年

五

也何也天地大矣天地之大其用無方其災祥之必應也固有或應於近或應於遠或應於一事或應於他端而皆莫能測者但可詳誌其變以示人以見無人無事不可不致微耳若必曰此事得此應彼事得彼應是皆以私意小智求天者也拘牽附會非鑒則誣故程子曰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言哉言乎。經書大雨雪二此年三月既大雨震電而又大雨雪異矣僖十年冬大雨雪周之冬時未當大雨雪而大雪焉是亦異也書雨雪一桓八年冬十月而已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此月亦不當雨雪故雨雪不必大而即為異也經惟此年

三月書大雨其書大水凡九在夏者一在秋者八蓋大雨于夏秋之時不足為異惟雨積于地而成大水則為災春秋實指其災而書之故不曰大雨而曰大水若夫僖三年六月雨乃以喜雨而得書又不可以災異論矣

扶卒

杜氏曰挾魯大夫未賜族

王氏曰凡爵未至大夫謂之微者不列于春秋苟列則大夫矣

渝關李氏曰春秋之初為大夫者猶無世族之弊故去年無駭卒此年挾卒皆止書名而已無駭賜展氏而挾則無

春秋傳辨疑 卷五 隱公九年

六

間焉蓋大夫之得氏族者亦寡矣

夏城郎

左傳曰夏城郎書不時也

彭山李氏曰郎魯南鄙地鄭漁仲曰單州縣臺縣舊有都郎亭按魚臺今屬兗州府蓋近宋之地也

高氏曰魯自受祚之後將為鄭伐宋又恐他國之議其後者故城郎以備之

胡傳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郕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

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注氏曰龍見謂今九月月十一日或民以土功事火見謂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皆謂作之日至日南至微陽隱公城中止城即而皆以夏則妨農務始於故土功也

而非時也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輪稱益築程土物議遠通畧基址揣厚薄勿濇涵具饒程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安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止而後伐鄭今城即而後伐宋于時動眾恃城保國亦已末矣

注氏曰此城即他日莊公築臺于郎昭公築郎圍魯之諸春秋輯傳疑 卷五 隱公九年 七

君其勞民于郎亦已甚矣

廬陵李氏曰郎魯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公城之而桓之世三國來戰于此莊之世陳蔡之侯亦次于此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于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築圍又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惕之心終也遂為遊觀之地矣

李曰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李彭山以為備戎是也或不可作遊觀論

潯關李氏曰城中止城即皆以夏有何必不得已而汲汲于此乎乃其意將將有事于鄰國遂城其邑以備之而為宋伐鄭為鄭伐宋是助黨與以興兵而不顧己國之民力與民命也公之不義不仁亦甚矣。城者守國之一端而

非守國之本務也今既城郎後此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郎亦危矣夫苟自強為善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不思弭患于無形而徒恃城郭以為國可恃而不可恃者也

秋七月

附左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佐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人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杜氏曰伐宋未得志故復更告之曰李曰據命告魯而伐之也然鄭伯伐宋不見於經恐未可信或者亦一事而左氏誤分之耳若鄭伯來告先伐宋宋人又有不告之嫌所謂公怒絕宋使者或亦為他事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九年 八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傳曰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彭山李氏曰防魯北鄙近齊之地莊二十九年所城者即其地也杜氏以為瑯琊華縣東南則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其在魯東尚遠非齊魯所由之道高氏以為宋地明年魯遂取之是指後漢志山陽郡昌邑縣西南之防也昌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界宋地之近諸魯方與齊為謀必欲隱密其迹豈肯先至宋地耶故其地當在魯北也詳見襄十七年齊高厚伐北鄙圍防下胡傳曰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

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
譏也謂非王事相聚會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
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止為師期也亦謂
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于王都難
召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為謀于防中則私相盟
為師期于鄧李曰明年五傳有盟鄧之說不見於經未可信當足會于中止為師期耳終則棄
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
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張氏曰魯隱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防志於庇鄭而仇宋
故外為平宋之甥鄭復以不王之罪加于宋則與兵有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九年 九

而其義可以招齊此會防之謀所以為明年伐宋之地也
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故錄之如此殊不知鄭莊特假
此以誑齊魯耳觀繆葛之役則宋殤之不王豈至如鄭莊
之甚乎

高氏曰此齊背瓦屋之盟與公連謀為鄭伐宋也隱公得
利則合鄭既歸防與齊鄭併力齊之強大可以為助可以
伐人故諸侯爭與之盟宋既與之謀鄭而魯鄭又與之謀
宋也

汪氏曰春秋書會九十二皆非以王事而相會也公會者
四十九夫人會者四大夫會者二十三外會者十三外會

公者三通諸一經言之則會成于潛為春秋之始會吳于
黃池為春秋之終自中國諸侯相會而言則此會防為春
秋之始哀二十二年會衛侯宋皇瑗于鄆為春秋之終始
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伯終則從吳而私謀以啓戰
國之爭會何有於講信修睦之心哉故曰凡書會皆譏也
顧嘉呂氏曰凡書會皆非正也彼善于此惡有重輕則各
存乎其事焉

歷陵李氏曰經書公特會齊侯八防贏謹父燧城濮平州
夾谷是也

渝關李氏曰曲禮曰諸侯相見於陳地曰會臨川吳氏曰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九年 一

諸侯相見於野曰會或各國君相見或君臣相見或各國
臣目相見或講好或謀事皆謂之會按此說是矣但此皆
據春秋所書之會禮而云然不知會禮之由來本王朝合
諸侯之典非諸侯所得而私行之者也蓋王朝之合諸侯
也必有發禁命事之大政又必有王命始相會于天子國
門之外春秋諸侯之會果亦為王事乎果亦有王命乎未
有王事王命而私相見於他邦之隙野是則雖謂之會實
與王朝時會之會不同矣未可以末流放恣之失而目為
諸侯相見之常禮也下此而諸侯與大夫會甚耳以夫人
而會諸侯焉其弊不可勝言者此觀春秋之所書而列國

春秋輯傳疑

卷五

隱公九年

土

齊亂之迹可見矣。魯曾與宋盟于宿，齊曾與宋盟于厘。鄭伯欲以齊魯伐宋而慮二國之不為我用也，故特以王命驅之，令其不得顧盟而不從。鄭伯之計深矣。觀歸弔之略，魯其必以利事齊也。可知是鄭伯之用齊魯暗之以利，以汨其情，假之以名，以惑其志。齊魯皆墮其術中而莫覺耳。夫鄭人既以王命來告，乃不即請師期與齊偕發，而必先會以謀之，何也？有所疑也。意者疑夫伐宋則背盟不伐，則逆命必相與面質而後決乎？然則拘鄭伯之假義欲正宋公不王之罪，約二國之私謀，竟違王命，將會之典以亂治亂之道也。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先儒以為鄭莊之謀，然則此年會于防，或亦鄭莊之謀，未可知。蓋艾防皆魯地也。齊為大國，而來魯地為盟會，必皆拘鄭之意，而要魯也。蓋鄭人以王命來告，或者魯雖昵鄭，有難于伐宋之情，故齊侯至防而與之謀，欲其絕宋好而遵王命，強以不能不從耳。若非出于鄭莊之謀，齊亦何為背宋之盟而必勤勤於會魯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汪氏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宋之舉，至中丘之會，復偕鄭合謀而決出師之期，經備錄之，著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書而義自見。

春秋輯傳疑

卷五

隱公十年

三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鄆，為師期。按經書此會在二月，傳言正月，蓋傳誤也。然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觀盟日在正月，或此會果在正月，而經文二字乃是正字之訛，亦未可知。但盟鄆之事，經不書，不足信。盟既不足信，安可信其會盟之月日乎？彭山季氏曰：此為鄭謀伐宋而為師期也。中丘見七年城中丘下，其地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宋之東鄙，自郎而西以達于管，即宋之西北鄙也。釁之伐宋，由東道入，正兵也。公之敗，由西道入，奇兵也。蓋謀定於此，兵按兩道而入之說，未可據。此會雖中丘，釁等伐宋之兵未必出於此地也。又宋國在魯西南，彼即由郎而西以達于管，亦是宋之東北鄙，非宋之西北鄙也。然則由魯之西道入以至宋之東鄙，亦便矣。何必出自東道乎？即云齊師魯師可由東道入，鄭師自西來，未必斷其途而亦從此入也。大抵此等非經義之要旨，不必過為推求，況以無所考據之事迹而欲臆說懸斷於千數百年之後，不亦妄乎？鄭伯曾與齊侯盟石門矣。齊侯亦曾與公會防矣。前平歸防以來，魯亦與鄭為一黨，而亦未嘗同相見。今則同為此會，黨愈親而情愈昵矣。蓋圖親昵而厚相結，師期之約不過因此以商決耳。豈為師期而後會乎？此會不止為師期，其伐宋之

方畧蓋必相謀於此日矣若止為師期討或鄭假王命以定期又或請期於齊而約魯有何不可何必僕僕於途途而相為此會乎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曰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仁山余氏曰按自宋公子馮居鄭宋鄭交兵非一日矣鄭伯自交惡以來意本不王桓王四年強入朝亦為王所不禮矣然其意在於挾天子以令諸侯故王不禮而不退號公令政而不退將以濟其私也於是以王命會齊魯之師伐宋而以不王討之甚矣鄭伯之私也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三

初羊傳曰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此

程子曰翬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陳氏曰會稱君伐稱人畧之也

高氏曰齊侯鄭伯貶稱人者齊渝瓦屋之盟鄭乃造兵之首春秋深惡之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于清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以兵加之始為宋謀鄭既得鄭利今為鄭謀宋又欲得宋利也唯知貪利不復顧義也

王氏曰人齊鄭則公之惡亦可見矣

渝閼李氏曰是役也鞏實先公而會伐先公而會伐當時未必無公命左傳云先會未嘗言先期而會也杜氏曰公

子鞏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按此說則是先期而會之謂矣胡傳曰鞏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

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于未亂也按此說亦即杜氏意辨已見四年會伐鄭下註不贅。據左傳此實齊鄭之君也貶二君故稱人程子謂三國先遣將致伐或不然彼假王命以討不王之罪豈其君不行而今臣往乎且伐宋之謀實出于鄭即或齊侯恃強大而不肯行未幾魯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古

君敗宋師豈有魯君出而首謀之鄭伯反不出乎再以明年入許之役觀之許小於宋公及齊侯鄭伯且親往況宋為上公之大國敢于此而遣將致伐乎此必二君先與鞏同伐而公特後至耳公之後至或以他故稍緩或故留為後應俱未可知此如四年伐鄭鞏亦獨後於四國不必齊也安可以公之後至而謂此役無二君哉然則此役之為二君無疑左傳所謂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挑者即此在師之二君非公與二君皆後至也是故二君稱人為貶辭前之會防會中止皆書辭至此方書人者貶必於其重者也後之入部書人亦與此同義至于伐取三師及入許

春秋傳解題 卷五 隱公十年 五

又皆直目其爵以罪之義易明而無待於貶也此則內貶
輩而去公子外貶二君而書人春秋之法嚴矣○或曰齊
人鄭人者二國之大夫實非君也以四年伐鄭律之伐鄭
之後舍弑篡之大賊而虐王室之惡親且遠罪人以伐無
罪惡已甚矣然輩既貶而宋公陳侯未嘗不書爵此後之
貶輩既與彼同若齊鄭果君將不應於此有異詞也曰是
不然彼罪易知也此假王命之罪難見固有所不同矣且
彼則前無宋公陳侯之會故書二君以著其親將之實輩
見貶而二君之罪可知矣此則前既有會皆目其爵而未
加貶故於此焉貶人之春秋一書豈可以一律論乎則則
春秋傳解題 卷五 隱公十年 五

春秋傳解題 卷五 隱公十年 其

以其非臣節也三國之伐宋如常詞以其非天討也別是
非于疑似之際正禮法于假借之途春秋之意深矣○春
秋為懼邪說暴行而作春秋即成宜乎人心正而大義無
不明者乃下文左傳曰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可謂正矣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嗚呼春秋
之旨不明而左傳之邪說如此何況春秋未作之時哉曰
是後也若果由王命王必會諸侯以發禁矣即不會諸侯
亦必遣使勅命之不須鄭人來告也去年左傳曰鄭人以
王命來告伐宋即此觀之可知其非真王命矣非王命而
以王命致伐可謂奉天討乎春秋惡似而非故其書法如
春秋傳解題 卷五 隱公十年 其

此左傳不察其旨而侈其說曰以王命討不庭謂之何哉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傳曰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杜氏曰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
戊申五月二日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杜氏曰壬戌六月七日
杜氏曰設權謀變詐以勝敵彼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
故以獨敗為文管宋地
胡傳曰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孫氏曰公與輩傾眾悉力共疾于宋故君臣並錄以惡之
渝闕李氏曰左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按隱公既後
至未有不合二君者而經不書何也軍旅之會儀文不備

與尋常之會禮不同故畧之不可謂其無此事也然不特書此會亦不書公會齊人鄭人伐宋何也公之後至未合齊鄭之師以致伐亦與四年之會伐鄭者不同故使書盟師師會伐鄭而再敘四國此不書公會伐宋而再敘二國也經書公敗某師者五隱一莊三僖一不以正合而以詐勝非仁義之師也夫敗師獲勝在當時則以為有功而在春秋則以為大罪矣直書而義自見

辛未取郕

左傳曰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

彭山季氏曰郕本姬姓子爵國文王第十一子封于郕杜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七

氏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郕城者是也按城武今屬兗州府即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之郕蓋先為宋取而遷其君于南其地亦在城武當郕之南謂之南郕僖二十年郕于來朝是也郕之故地是為北郕宋實邑之故魯取郕與取邑之辭同

辛巳取防

左傳曰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彭山季氏曰防宋北郕邑近緡在今兗州府金鄉縣界詳見九年會防下 李曰九年會防魯之防也此年取防宋之防也此防非後防此防去郕不遠當在宋北東

啖氏曰取郕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邑可知也程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家氏曰一月再取春秋書日所以著其暴也

呂氏曰春秋因書日前後而知其是非如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也

荆川唐氏曰鄭莊得二邑不請於王而擅以歸魯安在其以王命討不庭哉而左氏猶以為正何哉

渝閣李氏曰杜氏註傳曰庚午六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以此說推之則辛未十六日辛巳二十六日也辛未之去壬戌方九日辛巳之去辛未方十日。劉氏曰左氏云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八

鄭師入郕入防歸于我經但言公敗宋師取郕防不言鄭師春秋豈縱漏鄭伯之罪反移之其君耶按此說之駁左傳似矣但取邑重於入邑春秋書重故專罪其取之者且鄭伯之罪甚大不待書入而乃見則畧鄭師之入而專罪魯取所以為假義聲而貪厚實者之明戒耳又何疑于縱漏鄭伯謂其移罪于君也耶。或謂不書鄭入而但書公取則承上文而言却似以兵取之不見鄭入之實矣曰非也經之此書取者不必皆用兵此雖未加兵亦可直書其所取故敗與取兩事宜分者不必疑於兵力取之也况鄭伯於此必借公敗宋師之威乃能入二邑而公之取之蓋

亦自乘其勝勢而宋乃不敢爭也則書二取於敗宋之後即合觀之又何不可之有。在王朝有削地之法亦必王命削之而以其土歸王耳今假王命以興師得其二邑不歸之王而歸之魯魯即私之為已有尤皆不王之甚者也。○自元年盟宿以來魯于宋本有舊好而無大嫌徒以歸枋之故為鄭所役掌既帥師會二國伐宋公復自出奇兵敗宋師又於旬日之間而取宋邑此事以觀而公之不信不義皆可見矣。○會枋會中北假王命以相朋比帥師會伐宋假王命以動干戈意欲欺人實為自欺繼之以敗宋師取二邑可知前此之經營不一者大抵是懷利而貪得耳甚矣隱公之私也。胡傳曰內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郕襄公取郕昭公取郕皆覆人之邦家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郕取防直書而不隱也按此說不然此說蓋本於公羊公羊傳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詳內而畧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何氏註曰明取邑為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胡傳徇其說遂以成公之取郕襄公之取郕昭公之取郕皆為諱滅而

言取以此取猶輕于滅故直書之不知三公之書取亦皆為實錄曷嘗諱滅而言取乎蓋取與滅自不同滅者覆而沒之絕其祀也取者收而有之奪其地也滅則必取滅亦容有不取者無論其取與不取而但書滅重絕其祀也昭公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滅陳蔡而縣之昭十四年吳滅州來楚子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此滅則必取者也宣十二年楚子滅蕭後猶為宋邑楚未必取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地隔於虞晉未嘗取虞亦未必取文十六年三國滅庸襄十年十二國滅偃陽昭四年八國滅賴定十四年二國滅須雖其地有所歸未必分而有之此滅而容有不取者也取則皆不滅故取師者未必滅其人取邑者未必隨其城取國者未必絕其祀僖二十二年公伐郕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此取而不滅之明証也滅自為滅取自為取明係二義若謂諱滅而言取春秋雖有婉而成章之美恐不礙其實而蒙混若此也且使果如此說其有本取非滅如須句反君之類者豈不令人皆認為滅而厚誣其君耶況滅與取均為不韙之名滅則為暴取則為貪滅則不仁取則不義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取之惡名未必大滅於滅何必避彼而就此哉由是言之可知三公之書取不皆為實錄蓋春秋之於內事取邑書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主

常小過之數端可伸直筆而于大惡則曲護之何以示信
于後世且人君之非禮妄動者不忌策書亦將蕩檢踰閑
而莫知底止矣其為害可勝言哉

錄左傳曰蔡人衛人邠人不會王師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市

渝闢李氏曰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亦必告于蔡衛邲
 矣然假王命以為報怨計鄭伯之私亦甚矣彼三國者既
 實於宋又實見鄭伯之私情而不服故雖以王命臨之而
 亦不會也。鄭以王命告諸侯會王命者既在所敗不會
 王命者皆在所寃矣然則此舉雖不義其如王命之不可
 違何曰為三國者但當自處以正亦即以正喻諸人而已
 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主

哉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傳曰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郟猶在郟宋人衛人入鄭
烏程姚氏曰宋本與衛合宋既被伐故連衛以報鄭鄭方
幸勝不設備宋衛乘其虛而入之此修怨之事也
司氏曰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營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
郟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無義戰未有奇譎輕疾

如宋衛之入鄭也

程子曰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

渝關李氏曰烏程姚氏以宋衛稱人為賊辭然下文伐戴之三國皆稱人而於伐取書鄭伯是鄭則君而三國皆大夫也此役亦必是大夫蓋宋國方被伐而君不輕出衛亦不必其君行故皆遣將以報之然則明明修怨之事何待於此故以是為大夫將而稱人為恒辭可也口六年長葛之邑為宋取此年國為宋衛入鄭亦危矣鄭莊雖善戰而不能善守窮兵黷武適以自取耳何益之有哉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春秋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主

左傳曰蔡人從之伐戴杜氏曰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

杜氏曰三國之師在戴城下故鄭伯合圍之不書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從徑以取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

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彭山季氏曰戴國名不知其所出杜氏曰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今開封府雅州考城縣也

薛氏曰伐取者何言擊而虜之也

臨川吳氏曰取猶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哀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岳之類謂敗其兵而悉俘其眾也程子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戴鄭合攻肅取三國之

眾其殘民甚矣

高氏曰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戴鄭所與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又伺三國之使伐而取之得三師焉是宋衛雖入鄭不能為鄭之弱也

家氏曰鄭自克段以來汰於用民伐衛伐宋入鄭入許敗王師皆挫其兵力所至今也一舉而取三國之師其不曰善戰可乎書鄭伯者目其人也善戰者服上謂其爵之有哉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眾奇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主

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固州所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闢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予莊子之術也按此說不然戴鄭所與人恐我而伐我之與國乃乘其弊而兼取之假仁假義也鄭伯恐不至此左傳曰取三師焉其不兼戴也明矣傳所謂鄭伯圍戴者蓋三師在戴城下故合圍之非欲圍戴而兼取之也然則此役之或用奇固未可知但鄭師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自是師還而不及敗夫豈多方以誤之耶且兵法什圍伍攻觀鄭伯之圍戴可知其親將而用大師以克之亦不謂之以寡覆眾矣。烏程姚氏曰三國伐戴蓋及無

事故各敗稱人不應鄭伯之伐取獨稱爵鄭伯而稱爵也
豈三國可敗而鄭伯獨不可敗乎然則三國稱人者大夫
之恒辭蓋亦直書而罪自見者也。三國若皆君將則鄭
伯之伐取不獨取三師而並虜其君矣安有虜其君而不
書者耶且宋人之以伐戴呂蔡也蔡人既怒蔡侯豈肯親
行此以知蔡人非君而宋人亦必非君皆非敗之而稱人
也。○左傳曰九月戊寅鄭伯入宋杜氏曰九月無戊寅
戊寅八月二十四日按
此事殊未可信蓋鄭與魯好若有人宋之捷必來告告則
必書矣何為不見於經況夏伐宋鄭連齊魯而不能入宋
豈至此而能以單師直入乎又此時宋衛之合兵也宋人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奎

不能獨入鄭鄭伯其能獨入宋乎且冬以二國而後能入
鄭明秋以三國而後能入許宋為大國其必不能獨入也
明矣然則明年傳曰冬十月鄭伯以號師伐宋以報其入
鄭也若今已入宋是亦足以報矣何至明年而乃云報乎
此或鄭伯乘勝入宋境左傳誤言鄭伯入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

左傳曰冬齊人鄭人入鄭討違王命也

獨子曰討不會伐宋也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
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

念耳考曰若宋王命討之
武亦不須王師之出

高氏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鄭衛所與也而齊鄭入
之是殲尤也故謹而日之
臨川吳氏曰蓋自五年衛入鄭之後鄭遂服屬於衛故為
衛之與

薛氏曰於此鄭再入矣諸侯專兵而小國無以措手足
汪氏曰入春秋之始兵爭假援未有若是年之尤甚者也
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莊又圍戴
取三國之師猶以為未足且偕齊入鄭一伐一入迭勝迭
勇彼此交侵其黨與戰國之殺人盈城暴骨如芥死於此
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所以始於隱公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奎

廬陵李氏曰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之元年以王師號師
伐衛則猶為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賈之惡周人畀號公政
矣六年鄭始朝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
于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
曰鄭伯為王左卿士豈非兩朝之後周復用之而鄭所以
周旋王室不過為矯假報復之私初非有夾輔之誠也十
一年之入許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辭也卒之敗
宋入鄭入許納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驕萬之戰矣故諸
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為鄭伯之所
欺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主

渝闕李氏曰伐宋之齊鄭君將而取稱人入郕之齊鄭亦君將而取稱人彼假王命以討不庭此假王法以討違命必有君不行而使大夫將者乎經蓋惡其矯假而逞私忿故皆取而人之無異辭。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朱子曰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據此說則討而不伐當亦不須王師之出矣故王師不出猶未見其非王討若王討之法雖以命諸侯亦常有王臣以監之但氏出於矯假之私即有王臣亦不可謂為王討如後來會伐會侵之有王臣是也說見成十六年公會尹子華伐鄭下况無王臣而

自為之耶然則齊鄭之伐宋入郕皆假王命春秋一貶而又再貶所以罪之者深矣。胡傳曰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曰宋本以公子馮在鄭云云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訓則齊鄭大國於討鄭何難哉按胡氏不信左傳而信程子之說是矣但謂此役為不順故以不順之辭而書入則未必然蓋凡書入者逆詞也難詞也凡書歸者順詞也易詞也是據君大夫與公子復國之事而分之耳若用兵而造其國都亦書入雖亦屬不順自與復國之人不同今乃比而同之使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主

此役果為王討而破其國豈亦可書齊人鄭人歸師乎此以知入郕云者蓋亦造其國都之常例而二君取稱人又不待於他詞而乃見其為不順矣。觀左傳蔡人衛人鄭人不會王命之說可知鄭伯之假王命以召諸侯者不止齊魯二國而已蔡衛鄭雖比于宋而亦不肯會王命蓋亦知鄭伯之詐謀故以大義駭之而不從也鄭伯有憾於此以違王命罪之而又畏大凌小舍蔡衛不問而討鄭愈不足以及服人矣若夫齊人為鄭所愚而再為鄭用罪亦何派於鄭哉然則天王無道至使奸雄矯假以行其私假王命而王命幾廢假天討而天討不服適足以啓諸侯之玩而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年 主

益猶王室積弱之勢耳嗚呼其可嘆也夫。宋衛之入鄭不日齊鄭之入郕則日何也凡人皆惡之尤深惡夫假王討以為暴者故於此焉特詳其日以證之明年之入許亦日者亦深惡其假義而為者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曰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

乃長滕侯

孔氏曰十下言有者于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諸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郕仲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曹為薛侯按定元年傳謂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是夏所封也○周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趙氏曰諸侯必有特相之好惡鄭氏曰諸侯必有特相之好惡鄭氏曰諸侯必有特相之好惡懸云父元子立曰世凡諸侯相朝或從君新立此從朝焉或此君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郕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又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无

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

彭山季氏曰薛任姓本侯爵國費帝裔孫奚仲之後也夏禹封奚仲于薛杜氏曰在魯國薛縣薛城在今滕縣東南四十里其滕縣東南近嶧縣者為古小邾子國亦邾地之所分也滕薛南鄰于宋而北近于魯其並來朝魯為魯方敗宋故也當是時宋方強橫滕薛之地多為宋侵二國漸削賦不能供厥後滕即降而稱子見相薛即降而稱伯見莊啖氏曰人君相見曰朝朝朝也以朝時相見也

何氏曰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胡傳曰諸侯朝于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站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注氏曰滕朝者四小邾朝者五邾朝者二薛紀殷鄭注氏曰滕朝者四小邾朝者五邾朝者二薛紀殷鄭注氏曰滕朝者四小邾朝者五邾朝者二薛紀殷鄭或屢往而不納以歸注氏曰昭公七年魯見止者一注氏曰昭公七年魯見止者一注氏曰昭公七年魯見止者一制兵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謙滕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无

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禮記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注旅來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倖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見非禮也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魯尚不敢同日而參盟豈有南面之君來朝而今同日並見乎隱公之志也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之非獨驕也志荒矣元不亦宜乎高氏曰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也乃班見于魯豈有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異姓為後謂朝天子時耳薛氏曰滕薛旅見賓主皆有罪

注氏曰齊侯鄭伯如紀亦兼言之豈旅見于紀乎蓋書二君來朝則是並行朝禮書二君如紀不過同往紀國非並行朝禮也○大戴記朝事篇亦載諸侯相朝之禮然亦間於天子之事而詳之且謂之相朝則有往復之禮非若春秋諸侯以弱小朝強大也

永嘉呂氏曰魯之所如者齊也晉也其甚者則朝遠夷之君而齊晉未嘗朝魯也魯之所受朝者滕也邾也薛也杞也曹也否則夷狄之附庸李曰其餘未朝者鄆諸侯穀稱也諸叔鄭祭來都八年人焉人而滕邾薛杞曹未嘗一受雖皆附庸未必是夷狄之附庸而滕邾薛杞則土地狹魯之朝也蓋齊晉盛也楚則所畏也滕邾薛杞則土地狹

春秋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主

隱而不與魯仇也僖公三十二年朝王所者再而如齊者三成公立十有八年如京師者一而如晉者四他無有朝王所如京師者矣

渝關李氏曰記謂諸侯旅見天子則諸侯之不旅見諸侯可知矣所以不得旅見者蓋以一賓一主之相對其敬始專不比天子以尊統卑可合諸侯而並見之也然則隱公之意或欲合兩事為一事從簡便耳而不知悖先王之定典于天子之殊儀失已甚矣滕薛僂首而並朝以事天子之禮事同列不思旅見之渝于卑而特爭一日之長所謂不知類者也○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蓋天子親親而為同

宗之義亦惟王國之盟禮如此耳其在列國則不然觀春秋所書之會盟可知矣孟子論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先酌鄉人以此推之意必諸侯之好亦有異姓先於同姓之時不皆後也魯與滕薛為同列自非君臣之可比且滕為親而薛為客安得先同姓而以天子親親之義施之乎然則二國之旅見已非禮又請於薛而長滕侯是於失禮之中又失禮焉經直書之而其罪自見穀梁傳曰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氏註曰猶言謂別言也若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同時來不俱至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按此說以四國有俱至不俱至之分誠

春秋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主

有然者蓋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有時無月未必一齊至魯若二君一齊至魯或亦未必不旅見如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昌嘗不旅見乎惟其不齊至魯故不同日行禮不得不別言之然亦有一齊至而別言之者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兩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以其連日及盟知其一齊皆至矣經則別言聘又別言盟其別言之者豈亦同時而來不俱至者乎若夫滕薛二君固為一齊至魯然一齊皆至而又同日行禮故累數之其累數之者以其同日行禮故非以其一齊皆至故也不然晉荀庚衛孫

良夫曷嘗非皆至易為別言聘與盟而不累數之乎由是言之可知救梁之分同時皆至則是而但以同時論難言皆至論累數則不然也

夏公會鄭伯于特來

左傳曰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邾氏曰邾即邾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特來邾也蒙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

按蒙陽今屬開封府鄭州

臨川吳氏曰鄭莊以不利餌魯隱即與之伐宋為鄭報怨

矣又將與之同伐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齊

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釣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

春秋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主

併小國以利益於己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知也

渝關李氏曰是會也傳謂謀伐許蓋已得齊侯之命固與

鄭伯共謀之非初定伐許之謀乃約齊侯共伐之也此如

九年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明年春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北皆是既有命而後相與謀也此命

必出于齊侯觀下傳公謂齊侯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

之可知伐許者齊侯之命也且其以許讓公以許與鄭皆

由齊命非齊侯之主此後平但齊侯之命是亦鄭伯所唆

成胡傳謂伐許者本鄭志也得其情矣。九年冬公會齊

侯于防傳謂謀伐宋也此年夏公會鄭伯于特來傳謂謀

伐許也夫公與齊鄭為一黨而謀伐之所會不同何也蓋伐宋之告來自鄭鄭不必謀故與齊侯謀之伐許之謀來自齊齊亦不必謀故與鄭伯謀之若夫十年之會中北三君同會為師期而於伐許不然者意其師期直定于齊耳附左傳曰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輅以走于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達弗及于都怒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曰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

取鄭伯之旗登弘以先登于都自下射之顛取叔盈又以

春秋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主

發弘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

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

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與鄭人鄭伯使

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而偏

孔氏曰謬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回岳伯夷之後也周武

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穎川許昌是也

彭山李氏曰許姜姓男爵炎帝之後自文叔十一世至許

莊公始見於此

臨川吳氏曰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破許國者鄭之專

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同伐爾書入不書滅者許君既奔

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也

趙氏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

不容誅矣而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孝曰鄭莊之入許取許即暴行

君子之以鄭莊為有禮即非說當時號為君子者而其議論竟如此春秋不得不作也但春秋既作之後左傳補取于此言而錄之並不知春秋之大義為何如是可異也夫

廬陵李氏曰許與鄭為鄰鄭莊吞併之志久矣特以三國

共伐難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內結許人之心而又使

公孫獲以鈐制許叔則許固鄭之內臣矣未幾莊公卒許

叔因鄭亂以入許於是鄭許之釁復啓然齊桓既伯許七

春秋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重

從于會盟三從於征伐許之事齊尚謹齊之教許亦至則

雖有楚人之圍鄭人之侵無能為也及晉伯以後許專心

事楚無復中國之顧故晉文圍以諸侯晉襄伐以三國悼

有荀營之伐平有荀偃之侵以區區之鄭一歲而再用兵

于許春秋雖秋鄭而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以

後一遷于葉再遷于夷又遷于白羽又遷于谷城越二年

而滅于鄭游速之手是則今日之入許乃後日滅許之開

端也歟

胡傳曰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末嘗

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

購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鄭

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下

傳之先祖而入祊取郕及防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

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

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惠成于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

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于善宜有鍾巫之難

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旋設於前

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

可不察也

渝關李氏曰許男奔衛何以不書春秋之于入國者皆不

春秋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重

書奔蓋社稷為重君為輕彼既不保其社稷而國為人破

其逃竄也又何足云閔二年秋入衛衛懿公見殺而不書

亦此例也惟僖二十八年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哀

七年書公入邾以邾子益來哀八年書宋公入曹以曹伯

陽歸皆虜其君而誌敵人之無道且以讖被虜者甘受執

俘而不耻也若夫滅國而書奔者滅重於入故必詳其亡

國之得失是又一例也。據左傳則是鄭伯取許矣取許

而經不書何也或曰入許者三國取許者鄭伯若非齊魯

助之入鄭亦安能取乎春秋止志三國之入而畧鄭伯之

取所以深罪夫齊魯也或曰此賢鄭伯取之而以存許為

名未嘗以取許告鄰國也不告故不書觀於此而鄭伯之奸愈見矣按此二說皆通然其後說似長。鄭莊公怨其母之寵段而有黃泉之誓天理絕矣後雖以類考叔闢地及衆之說實之何能解于其惡乎今類考叔死于怨者之手莊公不究其人而加刑乃令人出三物以誚射考叔者又何愚妄之甚也且莊公謂鬼神不違于許君而假手于寡人殊不知入許取許已之獲罪于天更有甚于許君者是莊公之得沒于地亦幸耳未幾篡弑頻仍國家之禍亂無已孰非莊公有以致之然則天道之不爽亦即可見於此天其可欺乎哉。杜氏曰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

春秋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走

廟也隱不書至諱不敢自同于正君書策勳高郵孫氏曰隱之出十二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欲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畧之也按二說似是而實不然隱公之立也以居攝為名固不正其即位之禮乃自改元而後凡會盟征伐受朝納聘之事皆與正君無異何獨於其告至而不敢自同於正君乎即使隱公果以居攝自諱本未告廟而不可書至然考之通經僖文以前出而致者少僖文以後出而致者多若必因告廟而後書至則是僖文以前於告廟之禮多慢而僖文以後乃多循禮而克勤也豈其然乎然則謂之何曰春秋之初尚以妄出為非故凡非王事民

事而出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厥後尋以為常無度滋甚故於其中特書公至以見義凡書至者皆危之也然亦有可危之事而不致者其義易見不必贅也抑或有未告廟史氏不書聖人亦無據而書之也是故隱出十二皆不書至

附錄左傳曰冬十月鄭伯以號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渝關李氏曰九年左傳謂鄭伯以三命伐宋宋以入郭之春秋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走

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是在十年三國伐宋之先也十年三國既伐宋宋人衛人入鄭後傳謂鄭伯入宋又於今年謂鄭伯以號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命故不書然則鄭人之三役經俱不書何為鄭宋皆不告乎意者只是十年三國伐宋事而左傳誤記於先又誤記於後但以不告不書解之耳不知九年猶未伐何命之可告十年鄭合齊魯以伐宋未必能以單師入宋也今若再伐宋而大敗宋師此時鄭與魯相好宋即不告敗鄭亦安有不告捷者乎要之經既不書俱未可信亦姑存之以備考而已

冬十有一月公薨

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莒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謂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因請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高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高氏亦桓公而討高氏有死者

穀梁傳曰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完

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

胡傳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莒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特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史舊文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

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種字子夏問曰君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苦枕戈而與共天下此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單堂胡氏曰春秋魯事多諱如公薨不地出奔稱避之類非沒其實使後世無考證也但微婉其辭不直書爾

陳氏曰春秋之法內外恒異辭遇弑君父之大哀也則吾何忍言之故書薨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何氏曰若書公薨于高氏桓釁之罪非徒不討後世無由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早

識之矣

高氏曰君終不于正寢而于他處則著其不正終所以危之也至于不書地則知其為弑矣夫諸侯無二嫡桓不得為嫡子立庶以長隱之立為得正使隱公以長自處請命天子正位君魯以奉周公之祀誰曰不然乃探先君之邪志自謂為桓而立竊讓國之名莫桓之信已桓日冀其歸政而隱偃然欲終其身遂致見弑蓋由隱不知大義以至此耳然則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東萊呂氏曰隱公避國之節心甚明迹甚顯所可恨者特為義不盡貪數年之權而去位不亟耳惟其去位不亟故

貪暴顧惜之形見於外羽父固得入機桓公之謀焉使隱公勇退高蹈之風凜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牆不義者不敢至其廬况敢以戕殺之謀伺窳之行境我乎今羽父敢對隱公明發戕賊之言而不忘是必隱公貪暴顧惜之形有以召之也隱公尚不自警方且告羽父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將之一字是隱公貪暴顧惜之心形于言者也常授即授何謂將授常營即營何謂將營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宜容有所謂將也此所以招羽父之侮起桓公之疑而卒至于殺其身也噫隱公避國之義心如此之明迹如此之顯秋毫不盡遽受大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聖

況心迹不如隱公之可見者其敢不自勉乎

廬陵李氏曰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于宋自六年以後黨于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出于諸大夫之振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蓋欲結諸國以自安也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於許無所不至而有寯氏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天王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何至有後日之廢哉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董狐書趙盾弑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弑則是史之不良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

之善董狐知為史必須直也取左傳之禮諱惡知為史又當諱也蓋為臣者或心實愛君為諱惡遇或志在疾惡故章城名雖事迹不同而俱是為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途釋例曰臣之事君猶于事父微諫見志逆膝跪辭執其是而諫其非不必其得蓋臣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潔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果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刳君而自刳嬰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言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按此說謂直與隱皆史氏之正亦通論也隱公被弑使遇而史董狐其人者必書曰公子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聖

允弑公子為氏聖人必深嘉之矣何也亂臣賊子濟其惡而欲匿其迹今特正名書之一筆之誅嚴於鉄鉞豈不甚快未知魯史之舊果能直與不直但據孔子修經不比一官之守則隱其事而亦不沒其實是固萬世之公義也如孔子以直許史魚以君子許蘧伯玉未嘗以直為非又未嘗以不直病君子也然則南史董狐輩亦如史魚之直而春秋之諱國惡其以君子之道訓後世歟。傳謂立桓公而討寯氏有元者孔氏曰羽父遣賊弑公公非為氏所弑公在寯氏而元遂誣寯氏弑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為氏所弑故討寯氏之家僅有元者而已言不總誅之按臣弑

君凡在官者殺無赦于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是必殺其人壞其室滯其宮而滯焉斯能正覆載不容之大法今以弑誣為氏而不以正法誅之者不欲深究其情但以一討塞責耳既誣為氏而殺之當時必謂賊已討而讎已復隱公可以葬矣春秋闕其葬而不書所以明其賊非為氏而實未嘗討賊也允與翬則亦何所容其奸也哉。汪氏曰羽父進讒之際乃吉凶禍福之幾投幾之頃間不容髮隱而果讓桓則宜亟召桓而授之位若不讓桓則宜急教翬以杜讒佞不容斯須少緩今乃當危疑詭隨之時而有起起狐疑之意使翬得以覘其迹而動於惡彼翬之克逆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聖

利而不顧其君殺桓之言不納則弑隱之謀進矣按此說猶未盡當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辨之宜早不俟至進讒之時始辨之但當進讒之際亦自有善處之方聞其讒而即授桓以位於是白翬之奸除而遠之則可矣何以殺為蓋翬為貴戚之卿此時大惡未彰安可遽以讒佞殺之哉且翬之請殺桓公固為謀利其反謂公於桓而請弑之乃又以懼害之心迫而成此謀耳以為見利而不顧其君或亦未得其情也。歐陽永叔曰魯隱公南面而治其國君其吏民者十餘年元而入廟立諡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

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也按此謂隱公為君無異於他公誠有然者其不信左傳之言攝恐未必然蓋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已立為君矣其意以為為允而立欲俟其長而授之國是徒以攝為名非實攝政而不居君位也故元年不書即位是欲見其稱攝之意也書公薨是正指其為君之實也名與實考之經而俱見豈必經言攝而後信其為攝哉且如左傳之言攝則與歸惠公仲子之賵及考宮獻羽事皆相合不然仲子非隱公之母何為寵異過於生母有如此使果隱公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聖

母特以私愛厚於所生經必不以仲子繫之惠公矣然則惠公仲子云者明是惠公之私允為仲子之子隱公特拘其父意而為允而立則夫以攝為名不可謂其無此事也況左傳所謂攝者與公穀二傳之說無異必非無據之臆說矣。穀梁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公羊傳曰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按二傳之說未必然然公之立也書正月而不書即位已見其終欲讓桓之意自此以後何必又去正月以見義乎且隱公之稱號無異于正君則自改元後會盟征伐祭祀之類皆出於已舉國之人皆聽命于己未嘗不

免於隱篇之多誤莊篇之多闕孰謂日月可盡悉耶

為正君也何為反去正月以見其不自正乎況正月者王
之月也公不自正而上去正月殊覺不倫以為公不自
正未嘗告朔于廟故不書豈他月之得書者皆以告朔故
乎且他公之有事于外者雖不告朔而亦書月可知不書
正月之義必不為其不告朔矣况經之止書時者不獨春
時為然如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止書時九年冬公會齊侯
于防亦止書時五年春公觀魚于棠止書時莊四年冬公
及齊人狩于祿亦止書時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止書時閔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亦止書時八年春宋公衛侯過于垂
止書時四年夏公及宋公過于清亦止書時九年春天王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里

使南季來聘止書時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亦止書時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止書時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
鄭侯吾離來朝亦止書時又三年四年十年書春二月桓
七年亦書春二月七年書春三月莊十二年亦書春三月
八年九年春既以事繫時而下事又書三月傳二十八
年春亦以事繫時而下事又書三月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且
十一年之中書春而無月者六書夏而無月者五書秋而
無月者亦五書冬而無月者三此皆首月亦不書者豈亦
可謂去月以見義乎大抵史家記事有詳畧又世遠文闕
不能盡考未必皆義意之所存也如左傳最難博洽猶不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吳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桓公

孔氏曰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名執世族譜亦名執

杜氏曰諡法辟土服遠曰桓諡法非一畧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為此諡他皆放此

渝關李氏曰桓公者惠公繼娶夫人仲子之所生實則惠公之庶子隱公之庶弟也弑其君兄而自立在位十八年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元年

為齊襄公所殺夫人文姜元年歲在庚午

元年

胡傳曰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年矣復稱元年可乎李曰改元不自漢文始而胡傳首舉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渝關李氏曰北瓊山曰是時天子既紀其即位之元而列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元年

國諸侯嗣位之初亦各自紀其元則似乎二統也自秦罷侯置守而天子始專之而天下奉行之不敢有貳其正朔之奉比之三代猶嚴矣按此說疑諸侯紀元為二統恐不然諸侯既各君其國自當各紀其元如父母既生子子亦各紀其年歲豈于父母之年有悖乎此時正朔之令一奉王朝自是大大一統之義春秋所謂王正月是也若夫罷侯置守之後天下止一君止有一君自紀其元時勢固不同未可是彼而非此矣。北瓊山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而年之有號始于武帝即位之初事雖非古然足以別世代防偽妄禮所謂可以義起者其此類歟按此說取後世年號之制良是胡傳以為非可行之法者非議年號也議其數改元而數易年號耳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一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宗元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郭議而用之前漢書袁帝紀詔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
郭定陶陽太后及丁姬並為帝太后後漢書光武紀廢皇
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越二年立東海王陽為皇太
子廢太子強為東海王詔
曰春秋之義立于為貴
 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

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汙之地

家氏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
夫子修春秋雖以誅討亂賊為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
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即位皆所以討也
三年以後不書王著桓無王與王不能以王法正天下也
誅桓也亦責王也或者以不書王為簡編之脫誤春秋無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元年

桓公元年

四

深意不亦函乎
張氏曰桓公弑君而立，在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罪。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冊書即位，見嘗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弑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其書法，大率異於羣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救正民彝之大指也。

經 133—184

初諸侯再娶者猶以禮無二嫡為嫌故於其卒也但稱仲子而不敢從君諡又為之別立宮而獻以六羽自與正夫人之禮不同諸夫人疑於非正嫡疑其子非正嫡之子故於惠公之薨扳隱而立之立之誠是也不然公子允雖幼甯不可輔以為君如襄公之四歲而即位者哉至於隱公已為君矣公子允已為臣矣君臣之分一定尤不得曰彼為我立我應為君而可奪之也故以其義言之隱本當立以其事言之隱已為君是皆名分之不可易者公子允乃不安于臣位而敢行逆其亂倫也甚矣經亦安得而不厚誅之哉。經正終而言即位者正也繼故而不言即位者

春秋傳辨疑 卷六 桓公元年

五

繼也繼故而言即位者變之變也殺渠伯以繼故不言即位為正姑對繼故而言即位者分正變耳其實繼故者之不言即位固已異於繼正終而言即位之常矣是故桓公見戕而莊公不書即位子般見殺而閔公不書即位閔公見弑而僖公不書即位皆變例也桓公宣公之繼故而書即位皆變中之變例也變例所以起臣子隱痛之至情變中之變例所以著亂賊安忍之實迹此義立而復讎討賊之法嚴矣二例必訪自仲尼此春秋所以謂之作也。歐陽永叔曰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圉而自

立者春秋皆不絕其為君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耳按不沒其實之說固是但謂欲著其罪而乃不沒其實則不然春秋紀事之書而義在其中使春秋絕其為君豈可奪彼爵號而止書名哉爵號不可奪則四君之君如其君也宜矣况桓公宣公皆魯先君也觀於桓之弑隱不明書子赤非宣所殺而宣利其位亦不言其故若此者皆於先君有隱詞焉尤不可謂欲著其罪而乃書公矣惟書公如他君而直書即位以罪之此乃義例之可見者耳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春秋傳辨疑 卷六 桓公元年

六

彭山李氏曰垂曹地註見隱八年蓋鄭通魯之道也張氏曰公篡立而懼諸侯之討也欲外結好以自固乃求好于鄭鄭亦欲乘此機求許由故與桓公會于垂纂弑之人人所同惡而鄭莊首與為會所以深罪之也高氏曰鄭莊與隱公同盟和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廬陵李氏曰魯與鄭特相會盟者惟桓公之編有四會垂盟越盟武父會盟是也鄭莊之結魯桓與魯桓之交鄭突皆黨纂弑之賊也渝閭李氏曰按左傳公即位修好于鄭則此會之出於公

志也明矣此蓋行會禮故書會杜氏所謂成禮于垂是也。公弑篡而求好於諸侯以自固無足責也鄭伯首與之會黨亂而保奸罪莫大焉此春秋所深惡也者觀下文以璧假許田知其為利而動矣觀利而與之會獲利而與之盟不惟不加討而反借此以濟其私不惟不加討而反因此以固其奸其心尚可問耶夫隱四年州吁之亂魯宋陳蔡魯與會兵伐鄭矣今也桓公之亂鄭又首與會盟焉以人倫之大變諸侯相視為固然而且相比以為奸無惑乎亂賊之接迹於天下也。曰左傳謂鄭人復請祀周公卒易村田公許之此即下文璧假許田事但請易之說必不然春秋傳辨疑 卷六 杜公元年 七

辨已見隱八年宛來歸柩

鄭伯以璧假許田

宣城梅氏曰爾雅云內倍好謂之璧內邊好孔也素銳璧圓皆五寸白虎通云璧者外圓象天內方象地

胡傳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

陳氏曰取許田則曷為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詞也公羊氏曰為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為惡必有詞以自文夫子傷周之弊曰利而巧文而不慚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于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

家氏曰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著鄭莊乘魯有惡要許田然後與之盟也

高氏曰鄭始於結魯以拒敵故歸柩以市魯桓公君以求援故歸田以償鄭其地雖若相易而事不相涉也

渝關李氏曰許田者許境之田所以供魯朝宿之用也魯何以有許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是以賜之許田以為朝宿地蓋於魯侯朝覲時以此地之所入而供其用所以厚魯也然則彼時周京在鎬朝宿地不應甚遠許田之去鎬京遠矣何為以此賜於魯或者鎬京之近郊本賜魯以朝宿地至周東遷而平王別以許田賜之耶曰是不然詩春秋傳辨疑 卷六 杜公元年 八

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許田為周公之故封也明矣夫周公留相王無所用朝宿即或魯公朝王于鎬京而鎬京已有周公之采邑或亦不必賜魯朝宿地意周公營洛邑為東都成王於此朝諸侯故以許田賜周公而使魯世守之必非東遷後之所賜也隱十一年公及齊鄭侯伯入許鄭伯已取許而魯朝宿地之在許境者仍屬於魯至此乃欲盡得之耳。歸柩使宛來假許田則無來使而但書鄭伯蓋于會垂時鄭伯親假之也歸柩于隱公誘魯也假許田于桓公要魯也夫輸平歸柩田致其順璧假許田陽示其恭鄭莊之于魯何其奸也。許田所以供朝宿是先

王之寵賚先祖之榮封特異於諸侯者殆與尋常之地不同因朝覲之禮廢魯人視朝宿地為無用以是問鄭之請而求其提則是以寵榮必不可輕之物而為婦人固己之圖又與尋常與地之事不同據鄭伯使宛來歸紼必書我入紼則鄭伯以璧假許田亦當書以許田假鄭矣而經不然蓋以桓公為弑篡之賊彼且身造大逆而忌則夫以地假人而勇無君無親之罪斯亦不足責矣故畧其事而不書此當會於不言之表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按此說不然據經所書是許田非許邑也蓋雖有邑而

春秋辨傳疑 卷六 桓公元年

九

邑或屬許田賦不入於邑亦第概言許境之田可耳有邑而不與田俱何可以邑言雖田多邑少稱田者間亦有之要不可以此為通例也。胡傳曰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諸侯於王畿之內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按此說以正公羊諸侯皆有之說誠是矣但許田之去鎬京甚遠常不在天子之郊今乃言天子之郊亦同公羊說或於事實有未詳也。資中黃氏曰歸紼後復書我入紼重取地假許後不書以許歸鄭重失地為內諱也按此說亦不然宣十年齊人歸我

濟西田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哀八年齊人歸謹及聞此三事者魯皆受之不以其取地而書入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齊人取謹及聞彼取于我亦失地不以其失地而不書也然則通經之中書歸書入者惟有一紼義別有在非重取地之義也以入紼之例推之彼之取地非常取此之失地亦非常失彼書入紼而此不書假鄭者義又別有在非重失地而為內諱之謂也。彭山李氏曰詩於僖公稱其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鄭假許田至僖公時畏魯強而返矣鄭不使人歸魯不使人取復其故而己故不見於經也按閔宮之詩乃頌禘之初其言

春秋辨傳疑 卷六 桓公元年

十

居常與許者朱子謂魯人以其願僖公是也如言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宮與夫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誥等語豈皆當年實錄耶一說詩言復周公之宇者是實復之也蓋許叔既復許至于僖公時仍以許田歸魯焉復之而春秋不書者以為得其故物之常云耳如泮宮閔宮修其所當修者則不書此亦得其所應得者則亦不必書也故凡經之書歸書取者皆非本封地而於魯之失地者亦多諱之而不書矣夫其所本無者既不書豈得其所固有者而必書之乎不然詩既明言二地之復不應矯誣其詞而以未嘗有者妄頌之也若

夫遂荒徐宅云云則以當時他國之交好而盛稱之其言萬有千歲者是又言其得壽之理而以是祝之固不嫌於妄也何可以此而律復地之說乎按此說於詩有合而於春秋似亦可通姑並存之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盟曰渝盟無享國杜氏曰越近垂地名

高氏曰會垂之時固欲結鄭援以自安以垂會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盟越而位乃定焉鄭既得許田始與公為此盟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元年

十

胡傳曰弑逆之人凡民因弗慙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駁絕而惡自見矣

家氏曰衛州吁之弑其君魯隱宋瑤出師會伐鄭以定其位今魯隱見弑於其弟鄭莊逼弑賊取其田而與之盟宋瑤見弑於其臣魯桓率三國受弑賊之賂而成其亂出師入汭先後一轍又其後魯桓斃于齊襄其子事雖終身不敢報鄭莊雖僅克自全而嗣子忽終殞於賊人之手國大亂幾亡黨賊為利者亦知所懲矣

渝關李氏曰會與盟僅踰月未必是再出也非再出則兩地當不遠然不盟于會地者必有其故夫求鄭援而為此盟將謂永以為好矣而不免於十年之來戰盟亦安足恃哉雖假之田利亦安足恃哉。春秋之或日或不日未必皆義意之所存也但隱莊之盟多不日而桓公與盟者七除二年盟戎外無不書日者未可以常例視之蓋弑逆之賊與人盟人亦不以為賊而與之盟非尋常要結之可比故皆謹而日之獨於盟戎不日者以其尋隱公之盟而戎桓以畧之是又一義也

秋大水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元年

主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高郵孫氏曰大水非常之詞亦非常而為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舍為災則書也

胡傳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並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亮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洛水警予何也曰亮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閭以來水之行未得所歸故亮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陽而熄兵災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亮為解誤矣

汪氏曰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汎濫為害蓋歷時而未平也經書內大水者八後此十三年書夏此年莊七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大水亦書秋惟莊二十四年紀于八月姜氏入之後襄二十四年紀于七月日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歷時之久然非非常為災則不志也

孫氏曰春秋之世多災異為內災則詳而錄之外災或志或不志則天下之災異從可見矣

渝關李氏曰晉哀雨水旱說曰積陰成雨而久成水則是積雨之所成也何以不言大雨曰夏秋之時大雨不足為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元年

主

異惟積雨而成大水則為災故以其災書耳○大水例書時蓋水災非弭月可息故以時書然而此書時者蓋亦約畧之辭未必恰歷三月有水也故書大水而無他事則不書月而止書時固非整三月若莊二十四年與襄二十四年皆以他事書月因記大水於其後或亦非止一日而已讀者勿泥于時月可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

胡傳曰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

之罪也程子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傳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亦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穀梁傳誤矣

家氏曰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賊之事故元年書王所以正魯桓之罪二年書王以魯賊未討而宋亂又作于稷之會特書成宋亂篡弑之賊與預會之諸侯咸在所討或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召方國今春秋以討賊責之其如諸侯之不稟命者何曰五年桓王伐鄭以師從者猶有蔡衛陳使是時桓王能以誅討二篡號召天下名正言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主

順諸侯大國必皆來會先馮督擊可坐而剪也惟其無志于此王綱日壞兇彙日繁曲沃以支室冀晉陳佗以庶孽干嫡鄭突挾強臣之援而逼逐其君兄衛朔挾玉國之助而拒違王命無知弑襄渠弑昭昭弑于儀宋萬弑捷文姜弑桓慶父弑般及閔綱常掃地君父兄岌岌乎不能以自保春秋所為作為是故尔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訐止楚比陳夏微舒齊崔杼陳乞之弑皆不書王以正其罪豈以督之弑在正月不可書曰春正月宋督弑其君而其他弑逆不在春正月者不拘書王之例歟按此說誠有然者但春秋之義或亦不可泥此春

秋因魯史以加筆削則據魯桓之事而大法立焉大義昭焉即可通於天下之為逆者也又何必於他國之弑君者一一如其書法乎由此知他國過弑之年或書王或不書王是皆春秋之常例未可以桓篇之書王去王相比也惟宋督之弑在春秋之初而又適在正月偶準桓篇元年之列而書王此亦可通於天下之為逆者矣一說此年書王非為宋督而云然也正月應王今年冬先君之喪已畢而不見討故至明年正月而去王也按此說似亦可通但如此則是元年二年之書王為常例與每年之書王相同未見春秋履峻之旨惟桓篇本無王特於元年書王以正其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宣

謂二年正月又遇宋督之弑故亦變文以申其法此只可於桓篇辨異同未可執常例而泛視之也不然討賊之法不可一日稍緩豈至三年喪畢而後去王也穀梁之說精矣其必有所受之矣

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傳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子鄭而立之以親鄭杜氏曰莊公出居于鄭攝入

宋不書不告也杜氏曰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孔子六世祖

李氏曰與夷是督之君言弑其君可也孔父非督之大夫而曰其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為文也趙氏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美其能死節也

公羊傳曰及孔父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起而救之皆元馬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曰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問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宣

也范氏曰孔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彭山李氏曰宋殤公在位四五與兵為忌焉而與鄭雖也

鄭莊公挾馮在國合齊魯以損宋豈無異謀乎華督欲專

宋鄭則曰民不堪命而弑殤公其實陰倚鄭莊為主也而

齊魯自同情矣觀三月魯齊鄭莊會于稷以成宋亂其意

可見左傳序宋殤公亞戰殤民之事乃華督文奸惑眾之

言耳殤公既弑督召馮于鄭而立之是為莊公難以言不

聞乎故矣春秋書大夫之死難者三孔父仇牧荀息皆

忠於所事而無二心者也凡非其本心而動於私者皆不

預焉

張氏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宋人
屠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弑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
孔父殤公怒則弑之遂召馮而立書與夷之弑而後及孔
父明孔父之元為君故

胡傳曰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
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弑死於
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著其節而書及不共其官
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
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
庶幾焉凡亂臣賊子書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
春秋詳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正

動于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
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孫欲禪位而憚
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奸心蓋
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
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闢有國之急務也
永嘉呂氏曰孔父乃穆公所屬殤公者也苟思乃獻公之
屬其子者也孔父苟息存則殤公車子與之俱存孔父苟
息亡則殤公車子與之俱亡殤公車子已弑而孔父苟息
尚存則督克不得而全矣仇牧雖非受屬於先君然聞君
弑赴而至遇于門手劍而叱之是仇牧生而存則萬不可

以生仇牧元然後萬得以奔陳耳非能與君存亡何以如
此

陳氏曰元節人臣之極致也春秋責死節必大臣也然後
書大臣誼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也苟不能與其君存
亡則亦不書是故晉驪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弑君不
言及元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與人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
送之曰美而艷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
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故先書弑其君按見孔父之妻美而目送之殺孔父而取
春秋詳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太

其妻之說固不可信陳氏曰左氏曰華督見孔父之妻于
路目逆而送之殺殤公按古者大夫皆乘車其
妻固當乘車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美即君
形于色而作傳者以為女色之惑遂妄為此說耳
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云云亦覺不然所云動於惡者謂
督殺孔父而取其妻也因彼先有無君之心故敢為此惡
經遂先書弑君而後言及孔父如此却似止為殺孔父而
推其無君之心不見因殺殤公而并及孔父之實矣胡傳
所謂動於惡者即指弑君言蓋與左傳異其云先討其所
忌而後動於惡乃是因君及臣之旨得經解矣。亟戰殘
民司馬不能無咎華督以是咎孔父曾不思太宰六官之
長已亦豈能免咎乎督以此惑衆而行逆自是亂賊奸詭

之辭觀其召馮而立之馮亦為之立華氏而鄭與齊魯平其亂可知其弑焉也蓋以為馮而鄭人亦與有謀歟按世本宋督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今去其屬藩而止以圖氏者所以深絕之也與衛州吁之不稱公子齊無知之不稱公孫同。孔子家語曰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于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與國於宋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嗣微之後生宋公稽宋公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襄史記作緡照生春秋辨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尤

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焉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湫夷湫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王書曰按左傳桓公二年為宋昭公十年華父防叔始奔魯去華督殺孔父嘉公怒遂殺公此云至防叔始奔魯去華督殺孔父嘉三世矣於事不相次按宋世家華督弑逆為昭公十年而莊公立十九年莊公卒至湫公十一年宋鄭南宮萬弑湫公因殺華督諸公子與萬黨爭弑立國亂脫孔防叔避亂乃在宋湫公末年非即宋昭公十年華督之禍也○李曰華督弑君而殺孔父之子孫氏即于此時奔魯若果如此則奔魯當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生金父與湫夷非防叔也

孔子名丘字仲尼據此說則是孔父之後以其五世親盡而別為公族然後以孔為氏孔父者孔氏立姓之始祖也

仲尼為孔父六世孫。或曰孔父之後以孔為氏蓋小宗之子孫自以祖父之字為氏族耳恐非為五世親盡故觀諸侯之子若孫即有別為氏者豈待親盡之後乎曰非也若君賜之族則不待親盡而即有氏惟未賜族者至于五世後乃得別為氏焉如督為公孫生賜之族而即稱華氏是固不待親盡也孔父被殺而未得賜族其稱孔氏者豈非以五世親盡之故耶。穀梁傳曰孔氏非也孔父之後方以孔為氏孔父之先未有稱孔者安得謂孔為氏乎胡傳曰父者名也亦非也季孫行父國歸父荀林父等皆以父配他字為名未有單名父者或曰孔父亦以二字為名春秋辨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尤

亦非也仲尼姓孔從來無以祖名為姓者穀梁傳又曰父字諡也范氏曰孔父有死難之勲故其君以字為諡亦非也大夫應有諡孔父雖死難亦當別為之諡蓋古無以字為諡之例且亦安有以父為諡者乎又稱諡者皆當以字配諡不得獨稱諡也况彼方被殺尤不得於殺時稱諡矣孫氏曰孔父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如單伯祭仲女叔之類亦非也諸侯不生名卒則名之以諸侯之被弑且書名孰謂命大夫之見殺而可不名乎然則謂之何曰孔父二字皆字而嘉其名也故左傳有華父督孔父嘉之稱皆以字居上而名居下經不書名而書字者穀梁傳謂為祖諱是

也趙氏曰春秋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諱乎不知春秋雖非孔子之家傳乃是仲尼之手筆春秋十二公皆不名尊祖如君蓋亦天下之公義歟或以為臨文不諱何也曰文固不必諱即有他人名同祖父者亦可以不諱故孔子不避祖諱而於鄭書公子嘉不避父諱而於魯書臧孫紇也若直指祖父而書其名誠有所不安者即欲不為之諱可乎哉然則君前臣名非歟即名其君於上安得字其臣於下也曰君前臣名者禮之常著書諱祖者義之當若拘愼節而不變無以明為吾祖而伸孝敬之誠矣況夫作經以垂後世非對君前而稱謂之也何遂不可書字哉然則孔子故宋也諱祖而不諱祖之君者吳國之先君雖屬本宗以視親祖為有間矣故於其祖但稱字而於君馬直書其名耳○襄十九年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字子孔以復例此可知孔父是字而嘉亦名也

滕子來朝

沙隨程氏曰春秋時小國事大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見則所供者少滕國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嘗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

春秋傳解題 卷六 桓公二年

圭

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即其事也

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滕國亦小初書侯已而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弑君之賊不合朝之故貶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削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各并猶可以辦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辦之其自降為子而一切從省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之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各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凌弱尊大抑小不公之甚程沙隨說春秋見得此意却頗有理

春秋傳解題 卷六

桓公二年

圭

渝闕李氏曰此為桓公即位而來朝也隱十一年滕侯來朝此年滕子來朝一人也而侯與子頓殊何也降爵也曷為其降爵也事大禮繁國小不能支不得已而降侯為子也夫不能自強於政治甘以先世之榮封自淪於卑小可哀也亦可醜也胡傳以滕首朝桓聖人降其爵而稱子以正其罪然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既不合於爵弗及嗣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理且使朝桓而可貶爵則鄭伯之

會垂盟越尤當首貶未幾而諸侯之為賂會稷以成宋亂其惡更不小是尤在所當貶矣何皆仍其爵而不易乎又杞或稱伯或稱子薛亦或稱伯豈皆為朝亂賊而貶之乎孔子以天下無王而作春秋乃以正夫而擅黜陟之權則是自為亂首矣何以正天下哉夫春秋天子之事不過假褒貶以寓王法耳非謂專進退而亂名實散取諸侯而黜陟之也朱子取沙隨之說信然哉。諸侯降爵有以時王之黜陟為說者家氏謂王綱已頹降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也是則然矣故二邾皆自附庸而升為子傳者以為數從齊桓為之請於天子命為諸侯後此三者田齊亦皆受

春秋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三

命為諸侯皆止見其能陟耳不然抗王如鄭莊至於射中王肩尚不能黜而謂時王能黜諸侯乎。周之求聘求金求車也禮物之恒天子尚不能辨則小國之不自給而降爵從事也是誠有以或謂春秋抑強扶弱之書滕薛杞彼雖削弱而自降猶當從其本爵而不易也又何嫌於禮數之不稱乎此或者數國之貢賦不給稟命于天子而願降天子允之然後春秋道其實耳曰此亦無從見其然否也但諸侯之或繼或篡者雖不請命而自立猶以其所稱稱之若夫禮數名位之自降又何不可因其稱而稱之以實驗其衰微之迹哉惟吳楚之僭王名之不可言不得不從

其本爵此乃春秋之大法不可與降爵者例言之也。或曰滕侯稱子蓋時王所黜果如杜氏之說是時王靈雖微不能及強大猶能及弱小滕薛杞最為弱小故獨此三國受貶焉按滕雖小國自隱末年至此未聞有大惡也何至貶侯而為子乎或曰此必因貢賦之不給願自貶而請於王王遂從而黜之至於霸統既興又將視霸令為升降矣蓋雖自貶亦必有所通請而後免於大國之誅責恐未可任意為升降也按此說似通而亦不盡然杞既稱伯又稱子已而復稱伯又復稱子豈其方請降而又請升方請升而又請降聽其煩瀆而無定也耶然則升降迭更當必有

春秋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四

得以自主又或不得以自主者未可執一而論也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左傳曰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杜氏曰皆未也。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杜氏曰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稷宋地孔氏曰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鄭成平同義而彼言平此言成者史官非一置辭不同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衛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知平成義無異也

彭山季氏曰晉之弑君本為立馮也鄭之讎宋本為助馮

也獨立而鄭莊之志遂矣謀起於鄭莊而事濟於齊魯陳三國之合黨天下之大惡也

胡傳曰按左傳為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汙其宮而瀆焉蓋君渝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慙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重

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
陳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亂弑君之禍接連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連於天下四君為之也雖然有孔父焉則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

俞闡李氏曰安定胡氏曰成就也讀如三年有成之成趙氏曰言宋之惡逆自此成以病內也按諸儒皆主此說似矣然按之經義殊覺未安蓋成之為言平也會于稷以平

宋亂是原其事由而特書之如宋災故一耳若訓成為就則是指其非義而斥言之如後人之論斷春秋議而不辦無此例也夫君親之大惡宣諱事雖難掩猶當婉而成章若直謂成就宋亂則與證父攘羊何以異以為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尔不知若書立華氏不過據事實書未至如斷以己意直書遂亂之為甚也且亂莫大於弑君督弑殤公其亂已成又何待於此會而後成就乎惟杜氏成平之說確乎可從如在傳齊侯使來告成三國楚武王侵隨使遂章求成焉之成蓋四國受賂黨惡為之立焉立督以平亂為辭不思討亂撥亂而謀平亂宋亂其可乎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重

是雖詭於名托於義以文一時之所為而不知于天理王法大相悖也特書其故以著其矯誣私黨之非則雖不加貶絕而罪已見矣。此亂字亦不專指弑君言蓋弑殤立為國之人必有相害相爭紛紜不定之勢焉與督是必有懼於此故賂諸侯而為此會諸侯令督相與相與主持於其際而宋亂乃定矣然則四國諸侯大有造於焉與督焉知篡君賊臣之不可一日容於其位哉。孔嘉呂氏曰不書以成宋亂則稷之會疑於謀討督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於謀討蔡直書其所為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矣按此說似是而實不然衛州吁弑君公及宋公過于清不

疑於謀討衛若此年不書以成宋亂而四國之師未見其臨宋也豈至疑於謀討督乎漢淵之會書于葬祭景公之後即不書宋災故亦未必疑於謀討蔡者此曰以成宋亂彼曰宋災故蓋皆深罪其非故特書其所為以示譏耳若止視為別疑之辭而春秋之義隱矣說詳襄三十年會瀋淵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左傳曰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公不聽

杜氏曰郕鼎郕國所造器也故繫名于郕宋以鼎賂公太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左

廟周公廟也戊申五月十五日

汪氏曰胤之舞衣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先王以之傳世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闔之甲諸侯所受於先王此之謂重器所以昭先祖之德而藏之太廟者也宋之郕鼎蓋若甲父之鼎宮之方鼎吳壽夢之鼎之類耳况乃亂賊之賂而何以納于太廟為哉蓋不待再駁而惡已見矣又按公穀皆云周公稱太廟王制諸侯之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氏云太祖始封之君如齊之太公衛之康叔是也成王封伯禽于魯以奉周公故周公為魯之始祖而祀之于太廟伯禽為始封之君而祀之于

世室也大者大而無上之名春秋四書大廟

胡傳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實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慎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所戒矣

嚴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

東萊呂氏曰臧哀伯之諫郕鼎其言則是其所與言者則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宋

非也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桓公以弟弑兄以臣弑君凡在魯國者雖收圉廝養之賤皆可剝刃以戮之况哀伯魯之世卿有祿于國有賦于軍有職于祭甯忍坐視而不救乎力能討則誅之可也力不能討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趨于朝又發忠言以補其闕其於桓公信無負矣獨不負於隱公耶斬闕之盜人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闕閤以斬闕而穿窬竊餘事也以殺人而祭闕閤微罪也彼桓公親為弑逆而不忘况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言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不智一進說而二失其為人謂

哀伯為賢者不信嗚呼嚴尤之策奇策也然君子不謂之奇以其為告者王莽耳陳子昂明堂之義正義也然君子不謂之正以其所告者武后耳臧哀伯部鼎之諫忠諫也然君子不謂之忠以其所告者桓公耳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於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為助亂也

渝關李氏曰桓公以弑逆之人而取弑逆者之賂如以盜賊而受盜賊之贖斯亦無足責也已哀伯知違亂之賂器不可受而不知道亂之人不可北而而君之也是以甘心事桓而不恤且于授之會索惡以定篡弑之君臣茫無一事

春秋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完

言以匡其非而徒於納鼎是爭焉亦已末矣故君子雖取其言而猶不能無遺議焉哀伯不知桓公之為賊而諫賊人受賂物周內史不知桓公之為賊又不知哀伯為事賊者而嘉事賊者之與賊言不亦謬乎夫臧哀伯周內史蓋皆當時之有聞識者而其憐憫猶若此無惑乎天下之陷溺日益深而罔所底止也故至春秋成而後倫理明春秋成而後議論定。家氏曰魯取鼎于宋而春秋目之曰郕鼎言宋始以不義取之故正其名而係其器于郕今魯復以不義取之故原其器之所從來而係之于宋按此說非也古人實物美器多目其主名如汪氏之所稱是也考工

記所稱材物多著其地蓋遷於其地而弗能為良故著其地以重之也又如肅慎之矢和氏之璧亦豈以其不義而始目其主名乎今也宋以鼎賂魯魯以鼎納廟只可就事以論其非耳若夫宋始所取之不義又何暇追究之乎。廬陵李氏曰春秋致賂例宋以郕鼎賂公而書取在魯魯以濟西賂齊而書取在齊蔽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寶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高氏曰不曰宋人來歸而曰取于宋魯罪公也按二說不然歸與取事自不同歸者彼來送也取者我往取也若果宋人來歸而真書納鼎獨不可以見公罪乎歸枋入枋之例可考也

春秋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辛

秋七月杞侯來朝

左傳曰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杜氏曰公即位而來朝

彭山季氏曰杞姬姓國夏禹之後武王克商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于杞今開封府雍丘縣是也或以為本公爵得非以其為王者之後歟夫王者之後稱公者為宋發也本以易姓受命繼商而王而微子之德又可繼世以有天下故特崇其爵耳觀堯之後止為唐侯舜之後止為陳侯豈必王者之後皆稱公哉故史記及杜註於杞皆不著其爵亦為其所傳不的耳

渝關李氏曰杞公穀並作紀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按杞本侯爵後來不稱侯而稱伯者降也又其後降伯而稱子且於伯子二爵無定稱矣豈可以後來之稱伯稱子遂謂本爵之非侯乎。胡傳亦以杞為紀謂紀侯來朝獨無貶者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按此說是以滕侯降爵為貶滕貶稱子而此無貶遂以杞為紀而曲為之辭尔不知滕侯稱子原非聖人之所貶來朝弒逆直書於策而罪已見何待貶爵乎且五年齊侯鄭伯如紀方欲襲紀六年紀侯來朝方為求援何年齊侯鄭伯如紀方欲襲紀六年紀侯來朝方為求援何

春秋傳解題 卷六 桓公二年 主

得附會於此年况紀侯之來朝也不能自強於政治而僥首求援於弒逆大惡之人不為無罪經亦直書以見義耳若謂原其危弱而姑恕之必非春秋之旨也。劉氏曰左傳云杞伯不敬歸而謀伐之九月入杞竊謂春秋雖亂世兵革之事亦慎用之來朝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也左傳誤紀為杞遂生不敬之說按此說不然惟口出好與戎一言之失尚至與戎何况藐其主而不敬乎左傳第曰不敬亦未知其不敬者若何何以必其為少不敬也入郭之役宋使失辭遂至絕好凡伯弗賓氏有楚丘之伐諸侯之愈於戎也幾何而遂必具無此事乎僖二十七年春秋子

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亦因不共而啓釁豈亦杞字之有誤哉

蔡侯鄭伯會于鄧

孔氏曰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杜氏註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同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胡傳曰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孔氏曰杞氏以鄧為蔡地其說近是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

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感忿之由可致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國待四夷之道矣家氏曰是會也春秋著夷狄亂華之始故書

汪氏曰于鄧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蔡北否乃外諸侯列會之始而實霸者之濫觴其關於天下之故

不小矣三國同會以俱楚鄧首被滅蔡則逼于侵凌桓文而後服屬于楚同于鄧邑熊虔滅之熊麇封之僅存一綫之緒至春秋之終遂不得已而遷州來以求託于吳鄭則數遭侵伐疲於奔命曾無甯日棠陽成皋之地殆為征戰之墟幾不能固肉袒請命願為囚俘觀諸後日之變則會鄧之舉豈非中國陵夷之端乎。按尚須稱楚彼殷武奮伐荆楚果入其阻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楚在殷武丁時已冒險以叛而致中國之討矣然史記謂楚自熊繹始受子男之封豈武丁用兵深入其國盡平其地至周而復封之歟李曰祝融之後在夏殷為諸侯者未必在楚地夏殷諸侯之在楚地者亦未必是熊繹

春秋傳傳疑

卷六

杜公二年

章

之先

歲陵李氏曰楚武王十九年魯隱公元年也于桓之六年侵隨于桓之八年合諸侯于桓之九年圍鄭敗鄧于桓之十一年盟貳轅敗鄧師于蒲騷于桓之十二年伐絞伐羅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熊資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霸之權輿始此

淪關李氏曰此時楚勢之強未至如戰國時之楚此時蔡鄭之弱亦未至如戰國時之滕孟子之策滕也示之以為善語之以創業垂統猶必勉以自強之理况此時之尚可

有為者哉二國徒知懼楚而不知所以勝楚之分相與為會以圖之抑未矣宜諸侯之終受其虐而不免也。中國無王而後四夷稱諸侯之困于楚也無王焉故也春秋書會于鄧不惟諸侯懼聖人亦深懼之矣然則如之何仁育而義正遠至而運安王者之事也是即春秋制楚之旨也夫

九月入杞

左傳曰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淪關李氏曰陳氏謂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是矣但謂桓以大夫弑隱而後立故桓師非君將則其大夫專也此

春秋傳傳疑

卷六

杜公二年

章

說殆不然後來三家之于魯專亦甚矣而皆書帥師即云大夫弑弑隱未必諸大夫皆專也奈何盡以為專而不書乎然則云何曰桓之世無師無大夫曷為無師無大夫也桓公弑弑逆之大惡國人反之討而反以為君則是滅人紀悖天常舉國胥為禽獸曾無一人故至此苟有人焉豈其昧人人得誅之義而令逆賊肆然於其上哉聖人於桓公之篇不書師不書將不書大夫之卒凡大夫之臣桓者亦不書卒於他公之世惡其君事桓而不以人類待之也其義嚴矣然則如齊逆女何以書公子翬也公子翬者桓公之私人而身與於弑者也豈亦大夫折之會盟而書案

並不書師責臣庶也正月不書王責天子也州公來書名責公相也渠伯來聘書名責冢宰也穀伯鄧侯來朝書名責遠邦也邾牟葛來朝書人責小國也盟我不日而書公至責夷狄也且于四年七年去秋冬以明歲功之不成若于天地猶有憾焉蓋春秋之誅亂賊義甚廣而法甚嚴故于君桓臣桓交桓者無所不用其責誰復容其居于位而得立覆載之間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杞備三恪是天子之以容禮待之者也破其國而入之無王甚矣在杞人不知討賊反以事賊而被賊人之兇虐何足道哉彼鄰國者坐視禽獸之食人而莫之救有人心者當不如

胡傳曰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尔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宣公六年秋公至自齊四年正月會侵蔡八月公至六年夏會伐鄭冬公至十五年三月會莊王九月公至十六年十二月會淮十七年九月公至二十八年五月會穀土二十九年春公至成十年七月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十三年三月如京師七月公至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二十九年五月公至昭五年春如晉七月公至七年三月如楚九月公至十五年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定四年三月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宣公四年三月會召陵七月公至黑壤公會沙隨昭公會平丘皆是責于晉攝公會伐鄭遂許會侵蔡遂伐楚成襄之會伐鄭伐秦伐齊定之會侵楚伐之會吳伐齊皆大戰伐之事無不可危定之謂成難日以君伐臣而強邑未可遽服觀之昭公伐季氏其危可知

之謂也。以策其後。惟恐其不。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漢氏曰。桓公納鄭突。莊公納衛朔。皆書至。桓公弑君而立。今與戎盟。而書至危之也。

林氏曰。此書至之始。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公至之地。六唐穀乾侯氏夾谷黃是也。

啖氏曰。凡公行一百八十書至者七十有九。不書至者一百有一。左傳謂告廟則書于策。夫子隨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近遲速也。

陸川吳氏曰。歸而告廟。常事耳。春秋何為書之。穀梁傳曰。

春秋傳傳辭疑

卷六

桓公二年

走

書至危之也。

見桓十六年。似得經意。糾合諸侯。自齊桓始。

幽禮首止。甯母。洮葵。北。誠。七大。會。魯。若。皆。與。並。不。書。至。穀。

梁謂桓會不致安之也。得經意矣。來年北。北。二會。書至。

范甯注曰。桓會不至。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得傳意矣。淮。

之會。僖公為齊所止。聲姜出會。始得釋。則知書至危之也。

伐楚。伐鄭。二役。書至者。兵凶。戰危。不比衣裳之會。故至也。

見傳四年。至自伐楚。六年。至自伐鄭。齊桓既沒。僖公朝。

齊。非所宜朝。政致也。由是推之。桓莊文宣成襄昭定哀之。

行其書至。大率危之也。危之若何。或事之難。或動之非。或。

地之遠。或時之久。皆是危道。幸其禮成。事畢。而得至。故書。

也。穀梁於襄公朝楚之傳曰。至自楚。喜之也。殆其往而喜。

其反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姜氏如齊。特書其至。其餘夫人。

之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哉。文九年。夫。

也。亦以如齊。非禮而行。書至。文姜之出。不致者。最不可致。

也。聲姜之會。陽穀。不致者。從公行。以公為主。而桓會不致。

也。詳見文九年。夫。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為齊晉所執。幸。

得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非美事也。

汪氏曰。湯誥稱王歸自克。夏至于亳。武成稱王來自商。至。

于豐。則君行書至。舊矣。然告廟而書至者。常禮也。不告廟。

而書至者。春秋之變也。昭公失國。居于郕。書至者。五豈以。

春秋傳傳辭疑

卷六

桓公二年

走

危之亦以著臣子不忘君之義也。

渝闕李氏曰。左傳曰。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

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按此說。只言告廟。書至之。

常禮耳。若謂春秋之書至。亦為告廟。故豈凡不書至者。皆。

不告廟乎。夫告廟。書至。史氏有常法。想亦無不書至者。即。

或有關畧。而其告與書者。必多。但自聖人修經。書之。不可。

勝書也。乃於舊文之中。特加筆削。以見義其間。或致或不。

致。未可視為史文之舊。而忽之。其有一出而行兩事者。或。

致前事。或致後事。義各不同。啖氏以為擇其重者。志之不。

然也。說見傳四年。公至自伐楚下。左傳曰。特相會往來。

稱地讓事也

杜氏曰會必有至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而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

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按公至書地者六此年公及戎

盟于唐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昭二十八年公如晉

次于乾侯若此者不可書至自盟至自次安得不書地乎

若定八年公會晉師于氏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十二年

公會齊侯盟于黃此皆有會事矣經不書會而亦書地是

亦不可以會言也蓋凡書至自會者皆除我公而據諸侯

大眾之會言若止公與彼會則是兩人對稱之事除却我

公則彼只一人耳自與大眾之會不同若以讓事成事之

說為別則既書曰會即已成事矣又何必退讓而不居會

春秋釋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完

名乎。程子曰桓公弑立當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

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

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胡

傳曰桓公弑君而立當列于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

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

之意是矣語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按居

夷浮海皆非實意故其行不果若此年之盟戎而以討賊

之法責戎狄良以善天之下莫非三綱中人則亦莫非討

賊之人也奈何以真實當盡之理而視為假設或然之感

也蓋討賊之義無間于華夷戎亦可討則此行自是可危

今以得至為公幸正以明其微幸而苟免非喜之也且戎

亦可討而英之討今得成好而歸國焉責戎之意又較然

矣責在戎而中國諸侯之不討不待致公而已明此春

秋之微意也又此戎者久居中國之戎也在魯西南界去

魯蓋不遠以是為遠與戎盟或亦未察其實與

錄左傳曰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其弟以于敵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

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

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贊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

封桓叔于曲沃杜氏曰惠公七年晉文侯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成師為曲沃伯。李曰封

春秋釋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四十

桓叔于曲沃是必封為附庸也附庸者未嘗有爵也

其稱伯者如王等諸侯之稱公蓋虛名耳惠之三十年

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杜氏曰昭

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代翼弑孝侯杜氏曰莊

弟鄂侯鄂侯生哀侯杜氏曰鄂侯以隱五年齊

庭之曰陞庭南都啓曲沃伐翼

渝闕李氏曰晉昭侯封桓叔于曲沃與宋桓公封蕭叔大

心于蕭同皆封之為附庸國也觀師服天子建國諸侯立

家之說可知諸侯本無建國之制晉以甸侯而建國其亂

王制也實甚不止有弱本之弊已也然春秋之中除宋公

封蕭外雖晉楚之強無有封其親臣為附庸者豈能尊王

制而不敢僭又豈懲于曲沃之篡弑而不敢效尤乎或者
諸侯不利于分土而大夫利在專政亦不肯出為庸庸耳
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富強已愈於國何用為庸庸哉葵
止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蓋指封邑言非謂其封國也故
諸侯之封私邑者多有之未有封以國者觀於此不又可
見曲沃之封為亂常耶若夫曲沃既封後弑君之禍頻作
而卒篡其宗國未聞當時之能討賊也乃春秋之作不始
於彼時豈以當時之公憤猶存正論猶在又以魯秉周禮
未至如後日之失道耶不然惠公之世天下亦已亂矣何
為獨始於隱公也

春秋傳辨疑 卷六 桓公二年

子

春秋傳辨疑卷七

三年

渝園 李集鳳 類升



春正月

附左傳曰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杜氏曰
伯弟 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濕駭絰而止夜獲之及藥共
叔 杜氏曰共叔 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濕駭絰而止夜獲之及藥共

春秋傳辨疑 卷七

桓公三年

胡傳曰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歷者耶
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假班歷而經皆書王非不班
歷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
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
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
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
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而事假曾蒙之耻使亂臣賊
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
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
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廬陵李氏曰春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見不奉王
法餘公無王者為不書月不得書王也豈亦篡位而不去

者罪之輕重異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按此說乃是兼責之辭然以討賊之大法言之當是責王之意居多責天王所以治桓罪也桓公戕逆不加討猶聽其晏然為君王綢繆而天王不王矣天王不王則是有王猶無王也桓公之篇皆當不書王時欲存王以正其罪故於元年二年皆書王而正之於其始焉至于三年之久猶不見討于是去王所以責王者深矣若夫十年書王以紀天道之常十八年書王以正桓公之終孰非大義之所存哉蓋春秋以討賊之權首歸於上故以存王去王而見法此法立而天下之倫常然後可得而定矣

春秋傳解疑

卷七

桓公三年

十

公會齊侯于贏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贏齊地今泰山贏縣按漢泰山郡治奉高奉高故縣在今濟南府泰安州東水經註稱奉高縣北有吳季札墓在贏縣西六十里而一統志以為贏在今泰安州界矣

在此恐非季札之墓也

渝關李氏曰贏齊南邑也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止于贏蓋即其地也左傳曰會于贏成昏于齊也杜氏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按詩南山刺魯桓公

不能禁制文姜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則桓公之以媒得文姜也明矣是會也在議昏之前後來可知但與之親暱而為此會必惟齊女之是娶而哀姜之禍尤烈焉然則桓娶于齊不亦為魯禍之始哉要其會贏時未必議昏事也

齊侯衛侯齊命于蒲

左傳曰齊侯衛侯齊命于蒲不盟也

范氏曰申約言以相違不歃血而誓盟蒲衛地

穀梁傳曰齊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

春秋傳解疑

卷七

桓公三年

三

侯也

胡傳曰公羊曰齊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受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

彭山季氏曰荀卿曰春秋善齊命此但可以矯末世風盟

長亂之弊耳春秋所書之義或不然古者諸侯非王事不踰境齊衛二君何為而相命耶蓋隱公末年魯齊鄭為一黨宋蔡衛為一黨而齊衛間壤勢力皆強猶未合也今齊

僖至蒲與衛相命使彼此不相疑不過為私黨耳烏足善哉杜氏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按長垣今屬大名府

渝闕李氏曰此命字即葵止五命之命葵止之盟東牲載書而不歃血其不書胥命何也以盟禮從事只不與之歃血耳故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且有主盟者命出于盟主不得謂之胥命也。經書胥命一胡傳謂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却似舊無此名聖人為之特立者然恐不然也莊二十一年左傳曰鄭號胥命于弭同謀納王蓋當時間有此事亦必舊有此名矣

春秋釋傳疑 卷七 桓公三年

四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傳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杜氏曰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渝闕李氏曰去年魯破其國今乃與之求成杞之不能自振可見會于郕郕伯亦與會也彼郕伯者豈其素與魯好於是為杞通魯耶然自隱五年衛師入郕隱十年齊人鄭人入郕六載之中被入者再郕亦良可哀矣今茲之會相與求好于大國其如亂賊之不可與親何哉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氏曰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還奪月光故月

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既者正相當而相掩也胡傳曰日者象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象山陸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之時與食之深淺皆歷象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况日月之食見於上乎過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苟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

春秋釋傳疑 卷七 桓公三年

五

公子翬如齊逆女

穀梁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胡傳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待之禮矣

王氏曰書公子翬逆女而公不親逆與寵任賊臣之罪皆著矣

陳氏曰：輩何以得稱公子？如他大夫輩，祇隱而相拒，臣子無討焉，則固書輩如他大夫也。桓立而相輩，是德輩也。德輩則是桓，祇隱桓罪者矣。

家氏曰：輩者，桓所與共為篡弑之人，為桓謀所以定其位者，乞婚於齊，今而逆女，豈無他人而使輩逆焉？使之重自結也。春秋於隱世去輩，族於桓世復稱公子，明其與桓共為逆也。若曰輩者，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也，所謂不誅之誅也。

汪氏曰：輩為桓，祇隱復為桓，逆女以結齊好，遂為宣弑，亦復為宣納幣，逆婦以結齊援，皆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此春秋排傳辭也。

春秋排傳辭也 卷七 桓公三年

下

渝闢李氏曰：先儒謂婚姻常事，不書必其失禮也。而後書是見其所書者多失禮，遂有此論。殊不知其法當悉書，而書法各異。聖人則因事而示義焉。蓋婚姻者，人道之大始也。邦君而娶夫人，上以承宗廟之重，下以開子孫之繁，內以正宮闈之儀，外以端風化之本，事莫大於此矣。曾是以為常事而不書乎？十二公之書逆者五，以其既為君而逆之，與夫無所諱者，故書他公之不書者，或未及娶，或娶于未即位之先，或娶于胡而諱之，或娶于同姓而諱之。春秋遂不書耳。若以為合禮則不書，是謂他公能親逆矣。親逆可不書？君行亦將不書乎？且世衰教微，末流滋甚，裏昭定

哀之間，安能事事合禮？遠邁先公之所為，而不貽春秋之所譏乎？胡傳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近，或迎之于其

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禮之節也。紀侯于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于齊以遠近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輩往，是不重大婚之禮，失其節矣。故書按親迎為禮之正，故雖天子必親迎，豈可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論乎？若親迎之禮行，想亦不肯越千里而結姻者，又不可以途之遠近論矣。其云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此蓋後世權宜之節，恐非先王之定典也。不然，嘉

春秋排傳辭也 卷七 桓公三年

七

禮不野合，若于境上迎，昏是亦野合而已。若迎之所館，則從彼國而就我國之館，其自來也不亦輕乎？原胡傳之意，姑以後世權宜論，以甚桓公之失禮耳。未可以為確據也。○薛氏曰：逆女而使同姓之卿，非所以厚別也。按此說亦不然。同姓親也，猶不嫌於無別。若使異姓往，豈獨見其有別乎？然則別與不別，恐未可以同姓異姓分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彭山李氏曰：姜氏齊僖公之女，即文姜也。讙，齊魯界上之地，詳見成二年取汶陽田下。

杜氏曰：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已去齊國故不

言女

公羊傳曰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

何氏曰據
謙尊地

自我言齊

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左傳曰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

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

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

夫送之

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

祭門范氏曰祭門廟門也送女踰境非禮也

蜀杜氏曰魯逆失之輕而齊送失之過其貶固鈞者也書

春秋傳辨疑 卷七 桓公三年

公子輩書齊侯斥言其人以見不正

渝關李氏曰齊侯受女之過至於違禮而遠送姜之怨

為淫行或亦父教之不善且齊侯受其女而卒致桓公

之殃受其弟而卒貽襄公之禍甚矣情愛之不可以私徇

也如此夫

公會齊侯于

家氏曰或謂公會齊侯于誰不猶古親迎之遺意乎曰帶

之往逆公固無親迎之意及聞齊侯親送姜氏乃遂往會

于誰則公之出為齊侯而出非為親迎而出於禮則似是

而用禮之意則非也

潯陽朱氏曰公輕姜氏而重齊侯齊侯來乃迎而會之非

逆姜氏也齊侯輕公而重姜氏送姜氏至誰而與公會非

為會公而來誰地

渝關李氏曰此時公已見姜氏而經不書略之也但書公

會齊侯于誰明其為齊侯往耳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曰其不言輦之以來何也

據宣元年遂以夫人婦
姜氏至自齊成十四年傳

如以夫人婦

渝關李氏曰何氏曰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按

此說不然夫人書至與公書至不同公本在闕出非所宜

春秋傳辨疑 卷七 桓公三年

出故以為危而致之若夫人親娶自外至禮宜書之以明

謹始之道恐非為危之而書至也春秋書逆者五一書至

二書以至一書入一不書至書法各異而義亦各殊安可

從公至之例而一視之乎曰薛氏曰書至不與公俱至也

按此說亦不然莊二十四年經書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

夫人姜氏入公至書時夫人入書月日此可謂之不俱至

耳今既不見公至之文何以必其不俱至乎然則不書公

至者蓋謹魯地也公本未出境不可以書至但書夫人至

于會誰之後固不嫌于夫人之自來也已按魯義之論昏

禮詳矣公今不親迎而使公子輦往為齊侯至誰而往會

之則夫人雖與公俱至亦無當於禮之正矣其云至自齊而其所以自齊來者不亦輕重失宜乎胡傳曰不能防閑于是乎在敬筭之刺兆矣按胡傳蓋從小序說以敬筭之詩為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故云然然朱子詩傳則敬筭乃刺莊公之詩非刺桓公詩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曰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杜氏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謀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成九年季孫行父如齊致女在地國而來則總

曰聘

春秋傳解題 卷七 桓公三年

孔氏曰經書來聘傳言致夫人是行聘禮而致之也

臨川吳氏曰齊僖親送女至魯境歸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

渝關李氏曰為致夫人而來聘第書來聘則致夫人不假言矣夫來聘致夫人亦禮之常但使其弟年來則過也經書內逆者五此外無復來聘致夫人者蓋致之者微且以是為常禮而不書耳。齊東方大國也齊僖公于時稱小伯可以號召諸侯者又于魯為姻鄰之國曾與魯隱會盟聘好矣一旦聞公子允之弑篡正當起義師連與國大伸人人得誅之法請於王而立君以去則一舉而君臣之義

正可以為政於天下矣不知出此竟以素相親好之人一旦被弑而若罔聞曾不計其違逆之為誰也乃遽壻而以受女子弑篡之賊是誠何心哉且親送女于誰而又使其介弟來聘是謂篡弑不足為異而兒女可以私情溺也厥後文姜恣為淫行而不知耻非僖公之溺愛罔惑有以成之哉桓公躬負大惡之罪餘固不足責但昏禮不準于古而惟齊侯之是徇不能正其始安能正厥終宜乎文姜之不可制而卒殞于齊魯禍且數世而未有艾也悲夫

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也

春秋傳解題 卷七 桓公三年

土

揚士勛曰凡書有年于冬下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

公羊傳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

書也宣十六年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

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情有年也

薛氏曰災異之書正也有年之書幸也

彭山李氏曰胡傳謂桓宣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而以其他年之歉為天理不差是因其君之有罪而并棄其民也夫桓宣雖身負大惡百姓何尤焉而使之同罔災傷載胥及溺豈仁人之心哉

渝閣李氏曰

程子曰書有年記異也人事順于下則天氣

主

和于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其意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胡傳曰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閭閻而書兩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言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與否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按記異之說似是而實不然凶德足以致災宜災而豐固足為異然觀聖人憂民之意恐不如此桓負大惡獲罪於天方慮其饑饉薦臻重為斯民困今得有年而特書之幸之也非異之也若以為異則凡元年之大水五年之旱雩雩八年十月之雨雷十三年之大水十四

春秋辨傳釋疑

卷七

桓公三年

主

年之正月無冰御廩災諸如此類皆為天道之常而不必書矣災變而必書憂民之意較然也又何疑於豐年之志喜乎且聖人之於天道未嘗斤斤而絮量之必曰如是宜得吉如是宜得凶及其偶不應而異之其疑之則是扶私智以窺天未知天道之大也宜聖人而若此乎況年豐而民生不困方感天心仁愛之不遑乃以是為反常而特異之亦甚覺其不情矣此如人子大不肖獲罪於父母而深惡之父母偶有恩賜及其妻子將以為父母之反常乎抑猶幸夫不察其妻子乎明乎此可知春秋書有年之旨矣記異之說程子之前賈氏已言及之賈逵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要皆不足據也。汪氏曰公羊云以喜書故說者以為慶祥苟以為慶祥則不獨書于桓宣矣按此說之駁公羊似矣但公羊之意原非指為慶祥而喜之其曰恃有年也言其國既危而猶賴有此耳危之則以為幸幸之則以為喜此乃是意外幾倖之喜而亦安見其不然乎大抵喜與喜不同有意中之喜有意外之喜如工師得大水則王喜此意中之喜也子濯孺子聞庚公之斯追之曰吾生矣此意外之喜也有年之喜亦在意外說者認此喜字不真遂以為慶祥之喜則非公羊意矣。有年大有年不惟後來說經者多列于慶瑞之門即當

日之君臣亦必以為慶瑞而共喜之矣聖人存而弗削其
意同其所以為喜者不同憂民之意殷矣議公之意切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杜氏曰狩圍守也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
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孔氏曰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
十四年傳曰西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
書耳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
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為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
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其諸國皆有常狩之處連
春秋傳解疑 卷七 桓公四年 畜

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春秋之世狩獵多
矣見於書者無數事焉良由得時得地則常事不書故也
此狩得時所刺之意在於失常地也

公羊傳曰狩者何曰狩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詞譏爾
遠也

高氏曰桓始昏于齊而有年春之凡信心生于中則進德
見于外郎魯疆場也狩于疆場遠也先王之田安不忘危
治不忘亂春秋之時習於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
非因田狩以講兵又或非其地或非其時此聖人不得不
詳著以垂戒焉

汪氏曰人君恤民宜無所不至故曰狩雖不違時而不於
常所亦春秋所譏蓋田狩固有常制而淫于遊田乃聖人
之所戒也賈山諫文帝謂秦始皇以十八國之民自養馳
聘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猶
且東巡狩刻石著功自以為過堯舜身居滅絕之中而不
自知也流弊之禍可勝言哉此書公狩于郎後此昭九年
築郎圃蓋即其地垣而圃之矣然魯有郎圃又有鹿圃蛇
淵圃而蒐于紅大蒐于比蒲昌間又不即圃以蒐田而馳
驚於稼穡場圃之中豈非犯害民物不恤國本而若是乎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狩張羅守獸之名驅逐守取充
春秋傳解疑 卷七 桓公四年 畜

數而已不蒐索也惟獸為害然後蒐索取之則謂之蒐蒐
蓋偶一為之雖非守取之常亦不盡物也凡狩以其為田
苗除害也則謂之田又謂之苗以其殺也則謂之捕以其
捷也則謂之獵皆一事之通名也故春秋所載為狩者四
而皆以春冬二時行之為蒐者五而皆以春夏秋三時行
之蓋其事本無分於四時特以守取蒐索之義不同故異
其名耳後世此義不明儒者轉相附會左氏則如周禮爾
雅為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公羊則為春苗秋蒐冬狩
而夏不田之說穀梁則為春田夏苗秋蒐冬狩之說名因
時異義遂不通矣按蒐苗獮狩分四時見於周禮與爾雅

春秋傳解疑 卷七 桓公四年

去

左傳亦與之同自為可據公羊穀梁說又各異或是傳聞之誤然亦猶分四時而為也季彭山則以為無分於四時且以狩為常事蒐為偶然似覺未妥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於祭也禴祠烝嘗既因時而異其事豈於田獵以講武而無四時之異名乎彼見春秋之書獵事止有蒐狩遂謂無四時之分抑思春秋之書祭事止有烝嘗豈亦可謂無四時之分乎然則經於二時皆書狩於三時皆書蒐者蓋用狩法則書狩用蒐法則書蒐如八年之夏五月烝十四年之秋八月烝何嘗循時祭之定典乎但蒐田之法殊不大異於苗獮故當日多用蒐周禮曰中夏教蒐舍如振旅之陳云云遂以苗田如蒐之屬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云云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據此說則夏秋之田雖有苗獮異稱大抵與蒐田法無大異者春秋書蒐者五而在三時是三時通用蒐田法不復循先王苗獮之制矣此自是後世之亂常未可謂先王之田原無四時之分也○隱五年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氏曰蒐索也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得圓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按此說以蒐為擇不孕是矣然經之書蒐不皆在春豈亦擇不孕乎公穀皆謂秋曰蒐何氏曰蒐簡擇也簡擇

春秋傳解疑 卷七 桓公四年

正

幼穉取其大者范氏曰蒐擇之舍小取大按蒐非秋田且獸之害苗不獨大者豈至秋而獨取大乎季彭山謂蒐者蒐索害物之獸非時事之常狩也惟獸害物則隨地蒐之以去害按此說似矣然春秋歷十二公在他公之世何嘗無害物之獸若或有之何不行蒐以去其害乃獨昭定有此事乎大抵此等處不能確見其必然但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周禮爾雅左傳既皆相合此當為定典而杜氏以蒐為擇取不孕者尤見先王愛物之仁也春秋書蒐雖不同時然昭二十二年大蒐昌間是在春也昭十一年大蒐比蒲在夏五月定十三年大蒐比蒲亦在夏周之孟夏春秋傳解疑 卷七 桓公四年

齊三日是當祭前十日必不可出郊行獵矣然則周正月
宜祭先期曰行當在前年冬十二月也由此言之則狩于
正月亦為不時無奈周禮所書狩曰明在中冬其為周之
正月無疑也若因時祭有常期而發又何為以時田之期
混入於祭月乎此等處殊覺難通闕疑焉可也。春秋書
狩曰此年于郎議達莊四年于祿議親臨僖二十八年天
王狩河陽譏徇晉侯之請而觀兵哀十四年西狩本常事
特以志非常之瑞故書耳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傳曰宰冢宰也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
春秋轉傳辨疑 卷七 桓公四年 六

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
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
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
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據刑賞之柄
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
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
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太
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太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
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
於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聘命矣榮

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
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咺賄仲子糾聘桓公
其事皆三公之所係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
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注氏曰如
衛武公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注氏曰如
周公召公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
後用公孫固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
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
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陸氏曰天子六卿為冢宰者皆加宰字兼為三公則曰公
渠伯書名貶之也

春秋轉傳辨疑 卷七 桓公四年 七

汪氏曰有冢宰之貴而不足以居其位失其所以貴矣王
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春秋天子之事
名宰以正王法

家氏曰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咺與糾居大臣之位
既不能正諫又將命以出重有責也乃若錫命王不稱天
以榮叔非宰故不與咺糾同責

程子曰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
使其冢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天理既滅天運乖矣
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渝闡李氏曰按諸家皆以渠為氏胡傳亦然非也春秋無

加氏于爵之例亦無獨稱爵而不繫于封地者如祭伯凡伯毛伯召伯之類皆以爵繫地可知渠亦采地名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杜氏曰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為程姚氏曰二日卒傳疑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杜氏曰佗程公為五父也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趙氏駁之曰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按此說是矣耳當日即使再赴亦不應日異赴雖日異亦不應以正月起文此以知左氏之說不

春秋傳辨疑 卷七 桓公五年

主

然也公羊傳曰曷為以二日卒之帳也杜氏曰帳者杜也齊人語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傳曰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按公穀所謂疑者謂不知死日而疑之也啖氏駁之曰人君雖往而去亦常有臣子從之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朕其死日乎按此說是矣且臣子必知其死日是必告以死日者即使魯史偶遺忘亦當並去其日以闕之如他諸侯之卒而不日者然何為以二日書且以前年十二月之甲戌書乎此以知公穀之說不然也日陳

桓公在位三十八年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明年蔡人殺佗而立厲公躍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曰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臨川吳氏曰如紀者朝于紀也諸侯相朝雖有其禮然春秋之時小役大弱役強強大之國必不往朝弱小之國齊鄭以強大而朝于紀之弱小蓋借朝之名以往紀而實欲以兵襲紀固紀素知齊鄭之圖已故覺其謀而齊鄭之詐不得以行也○許近於鄭紀近于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

春秋傳辨疑 卷七

桓公五年

主

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于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

胡傳曰撥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護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惜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雖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

是也

汪氏曰外相如惟齊侯鄭伯如紀與州公如曹皆春秋之所不予也

渝關李氏曰凡他國朝魯者皆書朝以其為恭於戎故著其實而以成禮書考其事而強弱是非之迹見矣魯朝於他國者皆書如以其為恭於彼而非世朝之正禮故為之諱而不言朝焉何也諸侯之朝天子乃人臣不易之大經至於鄰國之諸侯則相與比肩而其藩王室者也雖王制亦許其世朝是必問於天子之事而後可以玉帛相見春秋時諸侯不朝天子而朝與國罪莫大焉且其朝亦無常

春秋傳解義 卷七 莊公五年

幸

未能合典禮之宜也以小而事大以弱而事強是亦未免為耻辱矣故於魯君之朝外者皆不言朝以諱之但言如某而已
莊公二十五年
然則齊侯鄭伯如紀亦與公朝他國之書如者同豈亦為二君諱乎曰非也齊鄭二名各為朝紀而實欲襲紀故朝而非所以朝也襲而未得以襲也不可以言朝又不可以言襲是以止言如紀以志其行而二君奸惡不恭之罪不於是而大彰乎諱其意而畧其事與內書如之義不同此第書如紀耳何以知其為朝也蓋公朝他國皆書如以此例之可知其為朝紀矣然先儒皆以州公如曹亦為行朝禮則又不然州公者畿內之諸

侯也畿內諸侯無朝外侯之禮觀其來魯不書朝豈於如

曹而行朝禮乎蓋春秋之詞同而事異者多矣如內之凡書來者事各不同可知外之凡書如者事亦不能無異外書如者惟此與州公但當以此為朝可耳。入春秋以來齊魯與鄭莊相比專以陰謀詭計行其雄略之才而遂逐於所欲者非一事矣至此又假朝禮而欲襲紀亦其積習使然也夫以強大之二君一旦相約而朝弱小之國此其包藏禍心豈待智者而後知之哉彼勞於行而事不濟心愈險而術愈隱則其詐也適以形其愚也已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春秋傳解義 卷七 莊公五年

幸

孔氏曰天子大夫例書字仍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胡傳曰仍叔之子云者漢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推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豎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因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旋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子仍叔之子云者誠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貶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汾陽朱氏曰稱子而固父是以父使子也非德非勤惟大臣之意耳

高氏曰其曰使仍叔之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之子參國政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

范氏曰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議之

汪氏曰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知

仁山金氏曰按周襄襄戡之臣必假天子之命以自立天

春秋傳解義 卷七

桓公五年

書

子從而令之此已周之失道矣魯桓之功也王嘗嘗贈其母矣至是祇立求寵於諸侯未嘗有王親之請也而居有之其無王益甚矣周何求於魯非惟不討其罪不責其朝聘也而反聘之于列國猶報聘也而期年之內未聞魯有一大夫如京師者而周又聘之桓王拳拳于魯如此豈禮其能哉立耶王聘之不足重如此禮樂不出于天子而政令不行于天下亦王室自取焉爾

渝園李氏曰凡書聘者皆非正聘之常禮也王朝之聘列國不必使大夫仍叔之子是亦天子之大夫也然而不別稱字本於父字而稱子者譏以幼子為世官明其因父而

及子也故其書法如此。家氏曰去年宰糾聘名之所以貶也今仍叔子聘不名亦所以貶也貴者以名為貶少卑賤者以不名為貶桓桓大惡王不能討以一聘為未足復再聘焉故春秋于貴者則名之于賤者則微之以深致其意按此說是謂以聘桓桓故而特徵之以致貶恐不然也若

以仍叔之子為賤然則八年之家父來聘莊元年之榮叔來錫桓公命何以不皆賤乎蓋去年家宰書名正其始莊元年王不稱天正其終其餘再聘三聘皆致不屑之意斯亦不待貶絕而義已見矣此如正月不書王已見責王之意則於其來聘而王皆不去天何須事事而致貶哉。稱

春秋傳解義 卷七

桓公五年

書

仍叔之子左傳以為弱弱者幼少之謂人生三十而壯四十而強未至三十者皆可謂弱杜氏曰議使童子出聘則是以弱為童子必不然也如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賤夫人之子此皆幼少之稱豈曰童子云乎哉然而春秋之旨亦非專譏其弱也譏其以仍叔故而令幼子為世官也然則仍叔其已沒歟已老歟抑亦未沒未老而猶在朝歟夫顏氏之子父尚在也鄰人之子父不存也父沒而子幼未嘗不可本父而稱子但春秋為正名之書或無本其死父以立言者此以知仍叔之非已沒也公羊傳曰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

政也據此說則是仍叔已告老矣若已告老則不在朝亦未可本其去位之文而為言也此以知仍叔之非告老也此必父子並從政其子因父俸進而天子寵用之故特異其辭以示譏耳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購亦猶是也不然春秋之時多世官若父沒父老而子幼者皆可本其父之氏字而稱子何獨於武氏子仍叔之子而云然哉曰武氏子仍叔之子一本父族一本父字而此加一之字者或以為文之煩簡異也似亦不然或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其執與歸一也於執衛侯之歸加一之字是為強致之詞然則仍叔子亦春秋傳傳疑卷七 桓公五年 未

加一之字夫豈無意乎蓋武氏子不加之字不嫌於無別以人無繫于於氏之稱若仍叔子不加之字則或將子字疑作配字如子桑伯子陳仲子之類故於其中特加之字以別之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加一人字使知子突之為字不然亦恐疑於王子矣春秋之精審蓋如此

葬陳桓公

臨川吳氏曰不書月史失之蓋陳佗篡立而葬之也渝關李氏曰佗雖篡逆之賊然被禍者大子免也桓公未遭弑故不以其賊未討而闕其葬

城祝止

王氏曰祝止魯地譏不將高氏曰據文姜高齊侯于祝止則祝止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渝關李氏曰欲助姻鄰而固疆圉徒修鄰邑以備之抑未矣不止譏其不時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春秋傳傳疑卷七 桓公五年 未

之必亂蔡衛不救國將先奔既而卒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蔡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曰司馬法中戰二以伍次之承偏之陳而彌縫關十五乘為伍以車居前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冊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冊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公勞王且問左右

胡傳曰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繡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王者所章則

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聚其罰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春秋解傳解疑 卷七

桓公五年

主

蜀杜氏曰當民弗服舜命禹徂征之蓋用兵之事天子不親為之以其至尊不可屈也鄭雖不朝桓王以三國之兵伐鄭失正也

薛氏曰九伐之法無親征諸侯之制王視戎事危道也

茅堂胡氏曰天子討而不伐桓王伐鄭非天子事故不言討

番陽萬氏曰桓王伐鄭非天討莊王錫桓公命襄王賂華成風非天命故皆不書天

永嘉郭氏曰王伐鄭而從之者僅三國何哉蔡衡陳之仇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宋衛入

鄭又與蔡人伐戴而鄭復伐取三國之師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王討有如于鄭而三國從之托公義以濟私忿耳

陸氏曰陳陀殺太子而立王不能討又許其以師從王之失政可知也

味氏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辭也

程子曰王師于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于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春秋解傳解疑 卷七

桓公五年

主

夷狄非有禮義王者不畜也王師非王親兵致討故敗而書之

汪氏曰文定謂桓王伐鄭非天討乃端本澄源之意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而遠近莫不一於正非謂鄭莊為無罪也特以諸侯之罪有甚於鄭莊者桓王舍其大而問其細徇其私意而不出於公理是以不得為天討而鄭亦不服耳或者乃謂祭足帥師取畿甸之麥禾是稱兵以犯王畧王之伐之有不容已者抑不知王貳于虢祭足取麥與禾乃隱之三年越三年而鄭伯朝王桓王不禮焉是取麥禾之罪固當問然不當待其朝而不禮

也又二年桓王遂以龍公忌父為卿士是時鄭公子忽在王所鄭伯以齊人朝王又三年而鄭伯以號師伐宋非惟鄭未叛王亦未忘號之深也及王取鄭劉為刊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於是鄭始怨王至是王復絕之而鄭莊遂不朝跡其所由鄭莊雖小人之雄苟桓王處之有其道則不至此也取麥與禾之罪當其時則不之討今之不朝母乃已德猶有所缺而不忍一朝之忿屈萬乘之尊以犯積怨之強臣甯不自取辱耶春秋深明其用自責者始王不稱天以正其本三國書從以明人臣從君之義戰敗不書以存人君無敵之體書三國從王伐鄭以人臣而春秋傳傳疑 卷七 桓公五年 七

致天子之親伐則鄭之罪亦不可掩矣從王伐鄭為一經之特筆輕重之權衡君臣之各分莫不畢見

廬陵李氏曰春秋王師之出有二伐鄭救衛是也陳氏曰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書救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此說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

景陵鍾氏曰王伐鄭鄭伯禦之左氏序兵事如均敵然當時不知有天子久矣且曰王亦能軍天子同於一將王亦不以天子自處也悲哉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王以諸侯伐鄭是從王者三國之君

也陳化殺太子而自立尚未踰年為君不可以稱侯亦可稱子經乃不書蔡侯衛侯陳子而俱書人者所以深貶之也在陳佗固不足論彼蔡衛者不能匡王以正舍其所可伐而伐其所不必伐已屬不義乃與必不可救之陳佗比肩聯轡而共為此舉是即鄭罪亦如佗猶不可黨亂以伐亂况夫鄭罪未嘗至此乎故三國皆書人而王又不書天君臣同貶之辭也。隱十年鄭伯假王命以伐宋蔡人衛人鄭人不書王命蓋數國知鄭伯之私而不為鄭用也今王伐鄭蔡衛從之或以怨鄭故亦非真為王用也。王親伐鄭從之者僅三國王之不能號召諸侯可知矣鄭伯春秋傳傳疑 卷七 桓公五年 七

左傳之說亦甚覺其不情矣
大雩

彭山季氏曰雩者吁嗟求雨之祭爾雅所謂雩祭也大雩者雩于上帝也雩常用辛與郊同日其為祭帝明矣鄭氏曰雩為壇於南郊之旁陳氏曰魯以南門為雩門魯之舞巫在城南古者雩樂舞以女巫所以達陽中之陰也故雩以樂為主而壇謂之舞雩趙氏曰凡設壇祈澤曰雩用盛樂曰大雩

臨川吳氏曰魯有舞雩壇蓋祀帝于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為舞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

春秋傳辨疑 卷七 桓公五年 雩

徐氏師曾曰周禮司巫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蓋小旱則祈於小神如社稷之屬旱甚乃大雩帝耳

得齊楊氏曰左傳謂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為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雩則必用盛樂與他祭獨不同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為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為主各隨其宜也

公羊傳曰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汪氏曰春秋書雩實以旱書而併著其階

家氏曰郊禘亦雩而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若雩則天子與諸侯為禮各異故書大以斥其階

胡傳曰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禘祭於己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掌之說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大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年襄五年十六年昭八年定七年十二年是也書七月者

二昭二十五年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年襄二十八年

春秋傳辨疑 卷七 桓公五年 雩

昭三年二十四年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年襄八年十

七年昭六年十六年定元年七年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

是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二十五年定七年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

見而雩杜氏曰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亦見東方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始

殺而嘗閑蟄而祭過則書劉氏曰左傳書不時也非也龍

見而雩常事耳過旱而雩非常也非常當書書為旱發非

為過時發也按劉氏之駁左傳是矣但謂龍見而雩為常

事則亦不然竊意故無龍見之常雩過旱則修雩非如郊

禘之有定典也蓋祭不可疏亦不可亟亟則實實則不敬

春秋傳解疑

卷七

杜公五年

音

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而況於天乎莫尊於天天子於冬至月部以大報於啓蟄時部以祈穀此二禮者已足展誠敬不應於建巳之月無故而又大雩且其祈穀而部也豈徒求穀實是必愆其陰陽順風雨時而後年豐而致大有何必又為大雩以求雨哉又當建巳月春將成未已長此正需雨之時若待此時而修常典亦云晚矣况雩祭用吁嗟若未旱而即然亦屬不祥恐古制不如是也按周禮大宗伯小宗伯之職其論大祀詳矣獨無大雩之事惟於司巫有曰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又於女巫有曰旱暵則舞雩以是觀之可知大雩非常典矣又按家語定公問郊於孔子孔子言二郊之事甚詳亦不及大雩事若大雩亦常典何不並舉以告君哉然則左傳所謂龍見而雩者蓋至龍見需雨時若遇旱暵即當雩祭是乃國家始雩之期左傳誤以為常典而與部雩祭例言之因不知春秋書雩之皆先儒乃猶徇其說而謂雩祭有二焉似亦書經之未審也禮記月令又以大雩言于建午之月則更誤矣季彭山以彼為秦制即使秦制不遵古抑豈至建午盛雨之時始行雩祭之常典耶○月令記仲夏之令曰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箛執于戚戈羽調竽笙篳篥鍾磬祝敎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按此

春秋傳解疑

卷七

杜公五年

音

制蓋亦遇旱之事其謂祈祀山川百源者即雩祭而雩帝用盛樂乃為大雩耳經書大雩二十一無有書雩者在魯未嘗無雩祭特以雩為諸侯之常分而小旱修雩不足以悉書其書大雩者為旱甚且以志僭也○胡傳曰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部神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部神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為性命之文是也○郭子曰人言春秋非性命之書非也春秋皆因事而書與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性命而發言也按此說亦以龍見之雩為常典故云然不知大雩本旱祭原非部神之常可比以為常雩不勝書因旱而書以著其僭是與部神例視之恐不然也其以春秋為性命之書誠有然者因旱而並著其僭其命意深矣豈有所容心於其間耶○彭山季氏曰雩書秋者謂于未中之三月也凡雩恒以月書事在月也月恒不日以辛為常也今舉特則三月皆雩矣龍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定七年一時兩雩則一時三雩豈可謂其無乎按此說固亦甚矣夫一月再雩一時兩雩者既皆書之若一時三雩豈不可三書大雩乎今書秋無月便以為三月皆雩此亦不暇他舉姑即此年論之除春正月陳侯鮑卒外三時並不書月然則諸如所書之事豈皆歷三月豈皆三月三為之乎甚矣其固也

各

朱子曰螽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

劉氏曰上書螽之為物常因旱而生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災也

汪氏曰春秋書螽者十桓僖文襄之世各一見惟宣哀之

世各三見

冬州公如曹

張氏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

彭山季氏曰州畿內邑鄭漁仲曰州采地今懷州武陟縣

春秋傳辨疑 卷七

桓公五年

朱

是也

孔氏曰曹國伯爵譜云曹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

王封之陶丘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冬瀘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

氏曰瀘于州國所都城陽瀘于縣也張氏曰昭元年傳云

城瀘于

杜氏曰襄二十九年城杞之瀘于

或因州公不反國為杞所并遂

以瀘于為都按此說皆以州為瀘于是為畿外諸侯國也

胡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

者皆卑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於周

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按此說皆

以州公為畿外諸侯而入王朝為三公者也此州未必是

瀘于若是瀘于安得稱公而亦安得為三公蓋此時齊魯

諸大國並無以外侯而為三公者瀘于小國安得入居師

保之位乎使其先世曾為公後乃去朝而歸國又不應仍

襲三公之號而世稱公也然則左傳所謂瀘于公者既與

經不合而其所謂度其國危遂不復者是亦未可信也張

氏李氏皆以州為畿內地良是蓋以畿內諸侯為三公故

稱州公亦如祭伯之為祭公者然今之如曹而又來魯者

蓋為王事而謀之于二國亦如祭伯祭公之來耳左傳之

說或者別有瀘于公事曾過于曹而不復國左氏闕之矣

春秋傳辨疑

卷七

桓公五年

朱

真遂以為州公如曹事且謂其來魯不復焉豈其然哉

經書公者除宋公本爵外如此年州公如曹八年祭公來

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三十年天

王使宰周公來聘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此外無稱公者

蓋州公祭公畿內諸侯之為三公者也周公者畿內之世

爵未必世世為三公虞公者畿外之本封是皆有所不同

矣周公說見僖九年會葵丘下胡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

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按此說亦不然使此年不書

如曹明年書曰州公實來夫豈不可然必書如曹者是必

王命曹魯共為謀則其如曹亦與魯事相關故悉書之耳

春秋輯傳辨疑卷八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六年春正月寔來

胡傳曰寔者州公名也

杜氏曰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

彭山季氏曰來即隱元年祭伯來之來

渝關季氏曰左傳曰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杜氏曰寔寔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

文言寔來按此傳註皆誤也彼若能朝何至不復其國彼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八 桓公六年

若不復國何以能朝觀於經不書朝其非朝也明矣不書

朝而止書來與祭伯祭公之來何異所謂寔者自是州公

之名若訓寔為寔以為州公之至魯其實來而不去也然

則祭伯諸人之書來豈皆以其來而不去乎夫如與來但

以外內異其辭及其至魯則一耳蓋來非不去之義

本非以其不去而乃書來況州公非朝而亦非奔故不書

朝奔而止書來此又何嫌於朝與奔而云寔來以致辨也

若夫不復其國之說尤不足信彼或以寔于公事附會於

此豈知州公為畿內之諸侯並無朝魯不復之事哉○州

公何以名寔易為其寔之與桓謀也夫鄭罪差減於魯桓

若以為因未而先錄本此非事迹之由來何必贅辭而詳

外乎○州公王臣也如曹而又來魯得毋以伐鄭敗績天

子入與曹魯謀而思所以雪耻歟然州公如曹不名而來

魯名者桓為逆賊以上公而與逆賊謀自非如曹之可比

故於彼焉特賤而名之此亦經義之較然者歟○此年左

傳曰寔于公如魯杜氏注寔于州國所都城陽寔于縣也

十一年左傳曰楚屈瑕將盟貳軫鄢人軍于蒲騷將與隨

絞州夢伐楚師杜氏注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按杜氏

二說不同蓋此州近杞彼州近楚而張氏鄭氏所謂畿內

地者又近京師則是二國一采邑皆同名也此州實為畿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七 桓公五年

內之采邑不惟非近楚之州而亦非近杞之州矣季彭山

謂寔于地在高密今按高密在萊州境又不近杞豈寔于

亦有二地耶然而不可考也

王乃舍其所可伐者而率三國以伐鄭在州公未必不與謀今乃以敗績之故又欲雪恥而與曹魯共圖之曾不思魯桓大逆王法已不可赦至此而欲倚魯為重以圖鄭則是向逆賊而問討叛之事也駭而名之不亦宜乎夫宰渠伯來聘則書名州公來則書名春秋切於討賊尤於王朝之公宰不少怒焉蓋以大經大法望大臣欲其匡天子以匡天下固非庶尹羣工之可比也甚矣法嚴而義正矣○此傳所以州公為外侯謂其失國而名之此無論州君不能為公而失國之說為誤即以前後書法論之四年宰渠伯來聘駭而書名八年祭公來刺不名夫三公更重於家宰而名與不名若此何獨嚴於宰而寬於公乎此必州公之來亦與祭公同故於此馬駭之不必於彼又由此知州公之非外侯耳非以失國而書名也○州公如魯與其來魯何以異人則一人也事亦同事也然而如曹不名來魯則名之此固經義之較然者也蓋曹無罪而魯有大罪州公之如曹猶可也來魯則大不可魯桓負弑篡之罪文討不如已踰五年豈獨王之不王而已哉良以三公非其人不能詔天王以正典刑是以此耳昔也王使兩來聘不惟不加討而反加寵焉在三公已不能無答今以上公之尊親身至魯欲有謀焉則就之王室雖卑奈何向弑篡

之賊欲倚魯為重而與之共謀王事哉公失其公名以廢之宜矣且其來也先至曹後至魯第見其夷魯于曹而輔軒之寄如一焉則是視盜賊與常人無異不復知賊之為賊也春秋比事書之而上則書爵下則書名然後知魯與曹國自有別而州公之之彼之此未可以同日語也此合上文觀之而見春秋之嚴辨有如此法○胡傳曰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陳氏曰諸侯去其國而託於諸侯曰寓公禮太宰賦鬴廟之主以記郭特牲諸侯不臣寓公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正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凌弱眾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諱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佞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桓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按處寓公之禮胡傳之論確矣但州公來魯原非外侯之失國者自不可以寓公言且其所論處寓公者謂以名與不名之故分隆殺恐亦非春秋書法之旨也

錄左傳曰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闕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闕伯比曰以為後闕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

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春禘以告曰博碩肥膷謂民力之蕃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肥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粢稌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譴惡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故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杜氏曰二年案侯鄭伯會于鄆始懼楚子自此遂盛終于抗衛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

渝闕李氏曰楚人之圍隨亦深矣審其勢度其情而又知其入觀闕伯比之所為謀者隨其殆哉爰發乎幸有季梁在而楚畏之則亦大廈之特一木而已然卒賴其言而得隨侯之懼楚見其修政而乃不敢伐甚矣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觀其對君數語治民事神之道愷切詳明可謂保邦之要充此道也將不難致楚而使其服於我豈僅獲疆圉之暫甯而已哉惜其君任賢不專而以少師間之遂至師敗君逸而隨幾不可支

事見八年左傳此以知漢東諸國楚皆滅之非實楚之不可敵也不能任賢以除佞不能修政以和民日傾月頽而卒兼并於強楚也伊誰之過哉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觀於此而愈信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彭山季氏曰郕左氏公羊俱作成是也杜氏曰郕魯地在泰山郡鉅平縣東南按後漢志鉅平有陽關亭註云桓六年會于成即孟孫氏之邑也今按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境內

左傳曰夏會于郕紀求諸謀齊難也

家氏曰前年齊鄭以盜竊之兵襲紀而弗遂因是啓釁且將大加兵於其國紀睦於魯越境而謀公往會之

高氏曰以紀之微而擇齊之強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諸謀之功也

渝閻李氏曰紀謀齊難于魯公往會之似亦義之不容已者然公之所以為紀者未必忠且亦未能盡其道觀是年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則可見矣是以書會書朝書盟書戰紀之周旋于魯者雖殷而卒不免有去國之傷焉此事以觀其可見其不能庇鄰而失所以濟弱扶傾之理也然則區區一會何足齒乎○鄭是成字之誤無疑蓋鄭小國也又去紀遠紀憂齊難安得遠與小國謀乎三年公會杞侯于郕鄭與杞近故相會此必因彼春秋傳辨疑 卷八 桓公六年 六

而誤耳

鉅左傳曰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于是諸侯之大夫咸齊齊人饋之饌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郕之戰鄭師在十年彭山季氏曰按左傳之說其謬妄甚矣夫北戎在狄北燕西距齊甚遠非能加兵于臨淄之境者假使突然而至亦不過倏來忽往耳而鄭復去齊千四百里烏能遠待其救卻耶且卻戎勤成大勳諸侯不可謂其不聞天下之故也而春秋不書安有是理不信經文而信傳聞之說多見其

滋惑耳

渝閻李氏曰季彭山不信傳而信經誠為有見且此可疑者不僅如彭山說蓋齊去北戎甚遠是亦風馬牛不相及者也何至取怨于彼而致其伐且齊信此時稱小伯在東方最為強大彼亦未敢來伐齊也若使北戎強橫敢毒及於表東海之大國則他諸侯之受毒者必多彼方自顧之不暇而暇伐齊乎魯在春秋之初未嘗甚弱于齊又于齊為翁婿之親鄭忽雖怨魯恐亦未敢以一饋之小嫌間其姻鄰而輒動無名之師也况魯以周班後鄭此正禮也鄭忽即訴於齊彼魯人者抑豈無辭以伸理何至懼之甚而春秋傳辨疑 卷八 桓公六年 七

以非特簡車徒耶即鄭忽禍念不能忍必欲報復於魯亦不應遲至桓十年而後來戰遲至十年而後來戰尚得謂其來戰為忽耶今考經文此時紀與魯甚密則是秋之非時大閱蓋欲援紀以備齊非為鄭忽訴齊故而有懼也季彭山以鄭戰為為紀誠有然者然而左傳之言頗悉是必有因或者齊有戎患即隱桓與盟之戎齊人為魯援紀與魯有隙故不來告而魯亦不救是以不見於經耶鄭忽與諸侯之救齊者蓋有之班饌後鄭或魯人以他事至齊遂致此嫌亦必不至成大怨也然則鄭之師本不為此左傳誤以此為來戰之由不足據矣○左傳曰公之未昏於齊

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間其故大子
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
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成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固辭人間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
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
伯按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忽蓋有之矣至于今又欲以他
女妻之獨不知隱八年鄭忽如陳逆婦媯則已有妻耶此
時或陳女已卒若未卒而以大國請侯之女欲為世子之
庶妻此亦說之未可據者耳鄭伯尚在齊侯與鄭伯又相
親即欲妻其子何不向鄭伯言之而乃屢言於鄭忽鄭忽
春秋傳傳辭疑 卷八 桓公六年

又不稟命於其父而擅辭者再又何為者耶如左傳所記
而忽之為忽豈果孤潔能自立者意必是悻悻自好之人
是以人不歸心而卒失位也杜氏以鄭忽出奔為失齊昏
援恐其答不在此矣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彭山季氏曰閱簡武也蓋數而視之之意周禮大司馬仲
春教振旅仲夏教誓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皆習武
之事而以四時異名也春夏秋三時務農方殷則其法畧
冬時農務已畢則其法詳畧則少假時間小試肄習如坐

作進退之法姑舉其槩而已詳則大合車徒備修戰法一
一數視欲其皆精故謂之大閱耳觀周禮大閱列於振旅
誓舍治兵之終則大之為名比三時獨詳之義也古者寓
軍政於四時之田皆於農隙講事然則大閱者時事之常
宜因田狩而素講者也是時齊鄭合黨志欲吞紀紀求魯
援魯人患之故不固田狩而大閱兵車盛者妨農其失政
甚矣

穀梁傳曰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

王氏曰古者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兵戎外事故大閱

以壬午治兵以甲午猶吉日美宣王田而曰吉日維戎吉

春秋傳傳辭疑 卷八 桓公六年

日庚午也

孔氏曰公狩于郎公及齊人狩于祿外作禽蒐不待教戰
而始獵也故特書公大蒐大閱國家之常禮公身雖在非
為遊戲如此之類例不書公

渝關李氏曰孫氏曰大閱大蒐之類皆譏其僭天子

夫子修春秋不斥言故因事而見意按此說不然周禮大
閱與振旅誓舍治兵同為講武之名以其獨詳於三時故
謂之大閱非以其異於諸侯之簡閱而謂之大也不則振
旅誓舍治兵亦皆天子講武之事何不亦以大稱乎蓋諸
侯四時講武與天子無異法亦無異名特其軍制多寡與

夫旗鼓不同天子六軍魯止二軍軍制未嘗僭天子又安敢以二軍而用六軍之法哉惟大雩祀上帝是為僭天子即大蒐亦不謂之僭若以其為僭也故書大然則凡書大者如肆大雩大事于太廟之類尚當不以大書乃必以大蒐大閱之為僭耶○胡傳曰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按此說是亦以僭言也其所引周禮似久考核蓋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見於振旅下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見於治兵下在周禮為互見之文固可通之四時然稱旗鼓之不同特其中節目之

春秋傳解義 卷八 桓公六年

差別耳若夫振旅蒞舍治兵大閱之名與法未嘗不為王侯辨也○胡傳謂大閱簡車馬也是從左傳說言車馬則徒在其中矣周禮大閱云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公羊之言簡車徒其說較備○按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蒞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此年大閱何以不言狩莊八年治兵何以不言獮昭八年蒐于紅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十三年大蒐于昌間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何以不言振旅而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又何以不言大閱也蓋振旅蒞舍治兵大閱皆教戰之名蒐苗獮狩皆田獵

之事周禮所謂遂以蒐田云云者蓋因教戰之餘遂行田獵耳春秋所書者或第教戰而不及田獵或止田獵而不及教戰或因田獵而兼及教戰故其書法各異歟○左傳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見隱五年是因田獵而教戰用其所以殺獸者以為殺敵之法耳春秋之書大閱治兵者蓋皆教戰而未及田獵者也書狩者止田獵而不及教戰故譏其禽荒而書公焉書蒐者因田獵而兼教戰以此為國家之大事非公一人之私欲也故不書公示如大閱治兵之例耳○于紅比蒲昌間之蒐皆舉地此不舉地者蓋大閱於講武之常所如西狩獲麟而亦不地也

春秋傳解義 卷八 桓公六年

○小雅車攻之篇周宣王因田獵而選車徒之詩也君子以為復古蓋寓軍政於田獵之中莫不詳而有法也今不因田獵而簡車徒雖云迫於外患或亦見軍政之久弛歟蔡人殺陳佗

左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此傳本在莊公二十二年

彭山季氏曰此佗至蔡而蔡人殺之也設使蔡人即陳而殺佗則應如邾人戡鄆子于鄆之例而書蔡人殺陳佗于陳矣故穀梁傳曰其不地于蔡也程子曰佗殺公子免而竊位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

蔡侯殺之實以私也而書蔡人同於討賊之例見討賊者衆人之公也

胡傳曰佗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討賊之詞也書陳佗當討之賊也纂弑之賊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誰敢勸於爲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俱

陸氏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蔡雖他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

家氏曰蔡人爲陳殺佗此鄰國之義討春秋所深與也治鄰賊者有褒則黨鄰賊者在所誅矣

春秋傳辨疑 卷八 桓公六年

主

臨川吳氏曰陳不能討而蔡能討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纂弑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陳佗篡立既篡桓公君陳亦已逾年矣然纂賊非可稱君故名而不爵凡纂賊而稱君者見本國之臣子與鄰國之君臣皆不能討而成之爲君也苟有一人能明討賊之義而殺之則春秋以討賊之義歸之矣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蔡人殺陳佗是也汪氏曰弑君而見殺者十有二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衛人齊人能自討賊陳佗夏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臣子之不能討其罪著矣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爲使復爲大夫既又忌而殺之

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爲文楚棄疾誘此以爲君之利而俾當大惡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非討賊也故以公子相殺爲文陳人雖殺宋萬然與賊爲黨得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慶封誘崔杼而致之死皆非天討故不以討賊書也宋督死於南宮萬書之則爲扞君難故不見於經齊商人蔡般既爲國人所君曠歲歷年假手於盜賊廢夷而討之春秋雖欲奪其爵位同之於賊有不可得矣

渝關李氏曰佗之殺太子似與弑君不同然而太子將爲君殺太子而代其位其罪亦與弑君等故陳桓之葬雖不以賊未討而不書而蔡人殺陳佗一以討賊之法書之罪

春秋傳辨疑 卷八 桓公六年

主

當而義廢矣。去年蔡人與陳人從王伐鄭今爲其甥耀而殺佗似亦微有私焉然蔡人以義殺之聖人即以討賊之辭予之所以間邊善之門廣爲義之路而勸人討賊之情愈見其切至矣。胡傳謂書蔡人以善蔡善蔡人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按此說是也又謂書佗以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按此說則不然蓋稱蔡人者討賊之詞也以討賊之詞書

故賊止稱名而不稱爵所以明其為賊也此第為蔡人以賊討故其書法如此不問陳人之君佗不君佗也在陳人之奉之踰年至秋未嘗不以佗為君矣若書曰蔡人殺陳侯佗何以見蔡人之為討賊乎且使陳人不以佗為君則必自能殺佗矣而又何待鄰國乎汪氏謂陳佗夏微舒待蔡人楚人討之臣子之不能討其罪著矣此說疑得經意然則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在齊蔡固不以為賊而君之亦以齊人楚子未嘗以賊討故不從討賊之例而稱爵耳若使能以賊討則雖商人為君已四年般為君已十二年無不可以賊

春秋傳辨疑 卷八 桓公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

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釋氏曰桓公于莊公也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書大子者書始生也孔氏曰適妻長子於法當為大子故以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始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為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

春秋傳辨疑 卷九 桓公六年

禮故史書之又云文公成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嫡與否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亦不書也程子曰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亂也子同者桓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即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家之生國之重大事故書

胡傳曰嫡家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

委妻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西山真氏曰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錫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眾望也是則初國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永嘉呂氏曰國之主器莫重於嫡嗣嫡嗣不正則禍亂生焉故古者嫡子生必以禮舉之所以正國本係人望而絕庶孽覬覦之心也若其受制於文姜必齊女而後娶以至

春秋傳解詁 卷八 桓公六年 去

於失時越禮則亦可以因是而考之矣

茅堂胡氏曰按左氏所載即大子之禮也載於史策名分一定則自始生至於受誓為世子其物采等衰固殊絕矣配嫡奪正之事無所從起此春秋與子之法也

渝關李氏曰魯君庶母之見於經者如桓母仲子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哀母定姒雖有明文固知諸公之皆庶子矣其見於傳者隱母聲子惠公之繼室也昭公為子野之弟野母敬歸昭公母敬歸弟也則昭公亦庶子矣聲子之卒未知在何時即使隱公為君之日猶存彼時猶未僭禮也昭公之母之卒或在嫡母齊歸薨之先而未及

僭禮故皆不見於經耳閔母定母無所考然閔為子般之弟定為昭公之弟其皆庶子無疑文成之篇無庶母之文

或遂以二公為嫡嗣矣然而杜氏疑之亦未敢定為必然也竊意二公非嫡嗣其生母之不經見者非卒于未即位

之先則必嫡母在堂未敢並尊其生母是以經亦不書也如文之嫡母聲姜薨在文十六年葬在十七年十八年而

文公薨矣聲姜在豈敢尊生母聲姜喪制未終而公薨固亦無及於尊之也成公之嫡母穆姜薨在襄九年是亦不

敢尊生母矣况穆姜之於成公尚有廢奪之意見成十六年左傳又焉敢僭尊其生母而干嫡母之大分哉由是言之未可

春秋傳解詁 卷八 桓公六年 去

以其無庶母之文而遂以為嫡嗣也○子同以嫡長子而書生子亦亦出姜之長子而不書者蓋文公寵庶孽而不

備大子之禮也若文公成公果嫡嗣其亦不備則不書也歟○孔氏曰杜云文公成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

嫡以否蓋其父未為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按此說不然僖公之逆聲姜不見於經是因娶在未為君之前

若文公生亦在前則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又之逆女在文四年宜亦制於其母如莊公之三十七歲而後娶于宣

元年逆齊姜其生成公不在未為君之前也尤明矣

冬紀侯來朝

左傳曰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杜氏曰紀微弱不能自通於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無寵於王故告不能

程子曰紀畏齊而來朝以求助也不能上訴于天子近赴于賢侯和輯其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于魯桓豈為國之道哉其不能保有終至於大去其國宜也

胡傳曰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于客死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二月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事見左傳公五十八年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人人之所

春秋傳辨疑 卷八 桓公六年 七

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

汪氏曰紀以蕞爾之國介居大國之間欲上告於天子則不能欲下告於方伯連率則無非齊之與國其所以僕僕朝魯會魯亦曰紀之與魯暨魯之與齊皆比鄰婚姻之國或可資其助耳比事以觀紀不能自強於政治苟馬依人以圖存魯桓不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坐受朝禮而莫之恤齊以強大肆意於吞噬小弱其罪皆不待貶而自見矣渝關李氏曰胡傳曰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按此說非也其意以二年滕子來朝為貶因以二年紀侯來朝亦強作紀侯謂其求魯為主非為桓立而朝之故無貶

此年之紀侯來朝無貶者是亦從彼例不知滕子本自降

耳非聖人之貶之也紀侯來朝實紀侯耳非紀侯之誤也

唯謬以滕子為貶故於紀侯紀侯之不貶而曲為之說若

然則他國之或聘或會或盟而不貶者又將何以通乎蓋

貶必於其甚者明年殺鄧之書名十五年鄭年葛之稱人

乃所謂貶耳其餘皆直書而義自見不得因其無貶而謂

聖人固將恕之也○沙隨程氏曰溺人近死何暇論援者

之賢否按此說亦以明其不貶之意也亦必不然蓋紀雖

危亦侯國也猶有強為善之理孟子之策滕文盡之矣今

乃束手無謀惟以求援為事而又不計大患者之不可托

春秋傳辨疑 卷八 桓公六年 七

春秋其恕之耶○紀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將欲借王靈以

為重乎然桓九年紀季姜歸京師齊且不恤王后之母家

焉甚矣恃人者之無所益于短長也紀今求魯而公告不

能未幾而紀與王結姻是非天子之難通也特魯桓不肯

與之通耳八年逆王后而有祭公之來或者結姻之事魯

亦與有謀耶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曰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

物故書

杜氏曰以火焚地明為田獵故知焚是火田也禮記王制

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是已蟄得火田也又爾雅釋天云火田為狩似法得火田而獵其焚者說爾雅者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罔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然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尚不盡取一羣豈容并焚一澤知其譏盡物故書也狩既非法難得地亦譏咸北魯地非蒐狩常處知地亦非也

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北地名焚咸北盡焚其地見其廣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八 桓公七年

主

彭山季氏曰二月建丑之月也丑月昆蟲未出用火無害但焚林而田則為過耳故凡夏時冬狩之月未嘗不用火田而經恒書狩如四年正月狩郎是也此獨書焚則所重在焚矣

渝關李氏曰杜氏謂咸北魯地高氏謂咸北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北蒙為齊東野人按高說與杜說不同季彭山謂高平即今兗州府也鉅野西南為金鄉縣據此說則咸北在魯西據高氏說則在魯東高氏以咸北蒙為証豈咸北本魯地後來入屬齊故孟子云然耶但蒙繫咸北似為姓氏其以地名為姓氏其先世本魯西人而後居

齊東未可知從杜說可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蓋因草木暢茂禽獸傷人為民除害而用火故天下誦聖人之仁今為田獵焚咸北則是殘殺之厲政也與古聖異矣春秋誌其地又誌其日則其愛物之仁何如哉。玉制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不時入山林且不可況竭山林而焚之乎此不特暴天物抑且傷民用矣聖人於此謹而日之為戒深矣

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八 桓公七年

主

彭山季氏曰穀近楚國贏姓伯爵張氏曰在襄陽府穀城縣今按縣西北五里有故穀城鄧是姓商之侯國唐置鄧城縣今湖廣襄陽府北二十里有鄧城即其地

杜氏曰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

左傳曰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服虔曰穀鄧密通于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遠朝弒君之賊賤而名之

陳氏曰古者鄰國世相朝魯在泰山之下穀伯在方城之外而君之好不相及也而亟朝桓有朝桓者矣必若穀鄧而後名其甚者也

仁山金氏曰按是時楚方強大吞噬漢陽諸國鄧不再期而大敗于楚見九年此殺鄧之君必為楚所逼而遠朝于魯也春秋之初魯未見弱于齊固為強國紀有齊難殺鄧有楚難皆趨之而不知桓之不足與有為也失其所主惜哉

胡傳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殺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殺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

春秋釋傳辨疑 卷八 桓公七年 幸

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衆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殛之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

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能復用刑也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殺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殺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能復修其職也

程子曰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之所不容也而天子累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年邾人年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朝別立義也

春秋釋傳辨疑 卷八 桓公七年 幸

汪氏曰或以無秋冬為史闕文然昭公十年無冬有月而闕時定公十四年無冬有事而闕時月此可以言闕文也豈有二年秋冬無事而兩時並不書首月乎況公羊傳桓十七年闕夏然猶書五月莊二十六年闕春然猶書事於年下惟成十年闕冬不書事而左氏穀梁皆書冬十月苟曰桓公四年七年非聖人所削不容三傳皆闕蓋三傳傳授各異而經文皆削秋冬必有深意程子之說疑得聖人之旨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按趙氏曰殺鄧朝魯終春秋不復見於經意其滅於楚也及考莊十六年楚伐鄧滅之莊見

春秋傳解詁 卷八

桓公七年

書

左傳敘雖不見而其地已為楚有矣然楚之滅國如滅弦滅黃滅麇滅江之類雖在所傳聞之世春秋必特書之安有穀鄧見滅而皆不書耶意其服為附庸而實未嘗滅者則不書滅如隨在漢東最先恐楚而卒未嘗滅至哀元年隨侯復見經則凡近楚之國不以滅書者或皆自相服役為楚附庸而已豈可遽以為滅哉按此說亦通當時之未滅而服楚者不可謂其無有但春秋舊史告則書聞而有所據焉則書不然則否然則諸國之被滅而不見於經者蓋亦多矣豈皆服屬於楚而甘為附庸者哉

附左傳曰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郊

春秋傳解詁 卷八 桓公七年 書 〇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杜氏曰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曰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何氏曰祠音于若反本又作禘

同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巫也

巫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何氏曰烝眾也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故曰烝

啖氏曰此書以彰下文耳非譏也

劉氏曰猶將書王午猶釋不得不先書有事於太廟也見宣

年八

趙氏曰按正月之烝不失時也經為五月又烝故書此以

明一歲再烝若不書即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〇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禘秋嘗冬烝詩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而春秋無祠禘者蓋春秋中再書烝一書嘗兩書禘皆為失禮及有變故乃書耳於祠禘二祭無他故所以不書也

彭山李氏曰內事用柔日故烝以己卯其後烝以丁丑嘗以乙亥吉禘以乙酉大事以丁卯有事以辛巳癸酉郊嘗以辛義同

渝蘭李氏曰桓五年左傳曰閉塾而烝杜氏曰建亥之月

昆蟲閉戶烝祭宗廟孔氏曰周禮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

春秋傳解詁 卷八

桓公八年

書

以高利中冬獻禽以高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

孟月不得烝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

也下限至于仲月則上限起于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

起建中之月五年傳言始教而嘗謂建酉之月亦是下限

也若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為烝祭春秋之例得常不

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云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

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為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惟可知

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繼書五月烝以示非禮並明

再烝禮也汪氏曰書云王在新邑烝祭歲在十二月見周書洛

謂則用亥月孟冬烝祭亦未為非禮按此數說大率謂亥

月子月皆可然汪氏謂亥月祭祭木為非禮猶未以亥月為正也左傳謂閉蟄而祭是以亥月為正矣其如與周禮不合何孔氏從釋例說亦以亥月為正而以周禮之四仲為下限似矣然周禮所稱何不舉正期為定此而乃以下限為則乎且周人既改正若以上限為禮之正則以本朝之季月行祭典於禮無乃不敬於心無乃不安乎故胡傳斷以子月之祭為是而不從穀梁左傳之又理固然也若夫王在新邑之祭祭歲在十二月亦偶在新邑則然耳其常固在子月而不在亥月也或疑祭為四祀之終周正建子若以子月而祭則於歲首行冬祭可乎曰子丑之冬月既可為春則於初春而舉祭祭何為不可如五年左傳謂始殺而嘗杜氏曰建酉之月陰氣始殺而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孔氏曰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忘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至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初也若嘗在建中當言九月不應遠指十月知十月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按此數說皆言嘗祭在酉月則祭祭之必在子月無疑矣蓋周家之四祀皆用本朝之孟月周禮準之夏時則以為仲耳意夏禮亦以夏時之孟月為正左傳所謂閉蟄孔氏所

謂上限皆誤夏禮為周制者也然則所謂祭當猶自夏者何也曰以義推之殷禮自當從夏時夏之孟月在殷為仲月以從物宜而於仲月修祀猶不為過若周殷時之孟月則未月而嘗戌月而祭亦覺太早而失物宜矣若于丑月祭而戌月嘗不既晚乎夏之孟月在周為季月若周亦從夏時則於季月行祭典意必不然惟夏用孟月周亦用本朝之孟月義亦何嘗不同祭嘗之名既不改而酉月嘗猶是夏之秋子月祭猶是夏之冬其云自夏者蓋亦畧言其祭而不必其盡同歟○胡傳曰按周官大司馬祭以中冬今魯祭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當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閼獻禽以高祭所謂自夏而魯之祭祭在春正月見春秋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傳乃曰祭冬事也春秋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祭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祭見讀書也按此說以周禮仲冬之祭為自夏是謂夏后氏之祭亦在子月也其駁穀梁說謂其以閉蟄而祭為是與周制異殊不知閉蟄亥月之祭本為夏代之禮而周人之祭在子月本與夏禮不同然則所謂祭當猶自夏者抑豈夏周同一月哉

天正使家父來聘

杜氏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程子曰桓公弑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

汪氏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耳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于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于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

胡傳曰下聘裁逆之人而不加罪何也既名冢宰于前其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八 杜公八年 夫

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故歸贈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嚭書名于前而王不稱天子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入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渝關李氏曰何氏曰家采地蓋以采為氏者是聘也疑為命魯議昏事不然宰糾仍叔子來聘後不惟公不朝而亦不聞卿往聘也夫豈無故而王又加禮哉然既命魯議昏後乃不見魯臣如紀亦不見其報可于王何也微者如紀如京師固不書若使卿往則桓臣不誌而議昏報可之

細節蓋亦不必誌矣惟聘後即議昏諸禮次第皆舉行故

至冬而祭公往逆之耳

附錄左傳曰春滅翼杜氏曰曲沃滅之

夏五月丁丑燕

穀梁傳曰瀆祀也志不敬也

臨川吳氏曰建子之月己燕建辰之月又再燕焉於春季而行冬祭非其時非其禮也

胡傳曰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舉者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

燕夏五月丁丑燕再書而一舉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八 杜公八年 夫

汪氏曰傳二年書冬不雨三年書春不雨夏不雨屢書而

一舉義與此同

渝關李氏曰以正月燕推之四月當利七月當禴十月當

嘗經書五月燕是必四月既行祠而五月又行燕也連月

祭而又一歲再燕此必有故大抵是瀆于媚神其故不足

書也正書燕而已若夫十四年八月嘗則為御廩災以燕

盛之所藏為大故也故不可以不書

附左傳曰隨少師有寵楚闕伯比曰可矣雖有釁不可失

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蓬章讓黃楚子伐

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

意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眾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關公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關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也。乃盟而還。

渝關李氏曰：按史記，楚于此年始僭稱王。左傳亦謂此年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伐隨，隨敗績，與隨盟而還。夫隨為漢陽之大國，隨既服，楚益強，橫不可制矣。景陵鍾氏曰：鄭之與王戰也，子元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春秋輯傳辨疑 卷八 桓公八年 廿

王卒顧之，必亂。蔡衡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趙之禦楚也，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眾乃携矣。蓋將有亂，整兵有整，瑕鄭許在，避整趨亂，以分整者之神妙于攻整者也。隨許在，避整趨瑕，以分整者之力妙于攻整者也。按此說之，論兵事甚善。故子元之計行而鄭勝，季梁之計不行而隨敗，但以大義論之，隨宜以此施之於楚，鄭不宜以此施之於王也。夫三綱者，軍政之本，鄭人以臣禦君，軍政之本既失，則以戰勝而愈深其罪，又何善兵之可言哉。

伐鄭

陳氏曰：但曰伐鄭，何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高氏曰：滕也，杞也，紀也，鄆也，穀也，郕也，或朝或會，郕不修舊好，故伐之。其曰伐必有辭焉，郕不能奉辭以討桓，宜乎其反見伐也。

渝關李氏曰：郕近魯而附庸小國也，諸侯多親魯而郕獨不與交，今而見伐，得非罪其攜乎？已負大罪而欲問人之罪，即使師出有名，猶為不可，況以私忿而質武哉？直書伐郕而罪惡已見，時以其君桓而不討賊，故不書將與師耳。十五年，郕人亦來朝，有以知儀父之無能為矣。

冬十月雨雪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八 桓公八年 季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王氏曰：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此，積陰侵陽之象。

渝關李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時未可以雪而雪，此咎徵之最著者。十年戰于郎，十八年殞于濟，蓋已預兆于此矣。天固不為逆桓致警而陰凝之以顯應，曷嘗有意於其間哉？

此矣。天固不為逆桓致警而陰凝之以顯應，曷嘗有意於其間哉？

附錄左傳曰：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

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與曰逆王后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范氏曰祭公懷內諸侯為天子三公者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為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宜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慨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春秋傳辨疑 卷八 杜公八年 主

社稷之主君何謂己重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程子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卻因過魯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而以逆后為遂也問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逆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十三王書逆王后者惟二此年襄十五年

渝闕李氏曰此祭公疑即隱元年祭伯來之祭伯蓋以襄內諸侯而晉三公之位故昔稱伯而今稱公也不然則祭

伯之子安能襲父爵而驟為公乎孔氏謂由周向紀不由魯國據此說則是紆途而來非便道也夫將王命之大任逆后之重而紆途以至魯其非為已事而結秘文也必矣或謂來魯議昏禮也夫昏禮而至往逆諸禮已行何議之有或者逆后之器物不備而求資於魯抑或別有秘謀為紀圖所以防齊者俱未可知但此來也來必不請于王雖亦王許之來而無事典之可紀亦第書來而已夫魯桓者獄篡之人祭公來魯即當貶然而不名者義已見于六年之寔來也且三公不可逆后而逆后逆后不必來魯而來魯經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明非逆后之道也不書使春秋傳辨疑 卷八 杜公八年 主

說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下○胡傳曰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昌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昏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按此說非也以為不與使祭公故不

稱使則凡他事之書使者未必盡合禮豈皆與其使乎且凡內外之逆女者何皆不稱使也在三公固不可使即使大夫亦自不可以其禮在親迎非大夫所得與也其書逆后文定諸禮是必已行于前矣豈至今日始命魯侯以主婚姻之事乎夫祭公者本受王命而以逆后出即其來魯未必不請於王何云專命不報哉至於使卿逆公監之以為得禮尤不足據禮以親迎為正雖天子必親迎將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事莫重於此矣顧可使卿逆乎且既使一人逆之矣又命一人監之此何為者若以襄十五年劉夏逆后之事為証是尤考核之未確者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八 桓公八年

吉

也春秋使舉上客若使靖公監之即合禮亦未有不書者况靖公子為耳如襄公頃公靖公皆單子之諡而繫以公未必為三公也奈何認虛稱為實位遂謂公監之為禮乎彼或單靖公主昏禮請於王而令官師往左傳誤以為官師從之逆耳先儒信傳不信經求其說而不得遂造為卿逆公監之說豈其然哉○茅堂胡氏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太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遠行親迎之禮即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按此說非也王猶天也后猶地也莫尊於天而地可配天王猶父也后猶母也莫尊於父而母可配父曾是

以為無敵而懸絕不倫乎孔氏曰王不當親迎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為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按此說亦非也夫婦之倫通于上下天子之名位固尊天子之尊倫尤重孰謂冕而親迎為非天子之禮乎惟主天子大夫言而諸侯之常親迎可知矣且魯之郊祀為僭禮孔子嘗非之若又侈其辭而以君夫人為天地之主必非聖人意也公羊傳曰遂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用是往逆矣臨川吳氏曰公羊以為祭公此來方是使魯為媒若可則就往逆疑不然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八

桓公八年

吉

也魯媒紀女為后蓋已報可于王矣雖已報可而未如紀國歸女之日王遽遣祭公往逆祭公不知其期故過魯問期而後往逆往紀逆后者王命也過魯問期者非王命也故春秋書法如此按此一說皆妄王之使魯為媒未知果否即果有之而方使為媒即往逆固無此理且請期之禮主自夫家安有不知其期而問魯者乎雖在愚夫愚婦行昏禮亦必有納徵請期之事而後往逆周德雖衰不應如彼今既曰逆后諸禮必已先行春秋書此不過見天王輕使三公且罪祭公來魯遂迎之非禮耳程子謂祭公受命逆后良是也但以祭公之來為朝魯則不然經不書朝其

非朝也明矣。春秋書遂十有九，此為遂之始。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按繼事之例，有三有本以二事出者，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是也；有本以一事出先本事而後及他事者，季孫宿救台遂入郕是也；有本以一事出先他事而後及本事者，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是也。公羊生事之說，即僖三十年胡傳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之義，但以施之先本事而後及他事者，則可若施之二事出與先他事而後及本事者，則皆難通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杜氏曰：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莊公九年

季

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胡傳曰：往迎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邑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常穆屈速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

汾陽朱氏曰：逆則自王命，故稱王后；歸則由父母，故稱紀

季姜不沒其所自來也，亦不敢以貴驕其親也。左傳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何氏曰：書季姜歸者，明魯為媒，當有送迎之禮。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娶嫡女，故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兩人若姊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是以伯姬歸，紀則叔姬為媵。今日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故春秋嚴其名，按此說是。謂王后必娶君夫人所生之長女也，夫必君夫人所生之長女，而後娶天王，則可也。天下諸侯衆矣，安能盡得夫人之長女而娶之乎？意者第重夫人之女，不必問其伯與季如太任、文王之母，勢任氏之中女也，何嘗必娶嫡長在天子，或亦不拘此而諸侯不得夫人之女，或亦未嘗不娶庶出也。是時紀侯夫人魯伯姬也，季姜或即伯姬所生者，若伯姬所生則無甥也，是固不可以忽然。且家父之來聘也，命魯議昏，議昏在魯，是亦不能不致禮矣，故書歸。○經書逆后二書歸，一餘不書逆，亦不書歸者，人王不告而我亦無禮也，所謂無禮者，謂無送嫁之禮於后家耳。程子曰：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此蓋言夫及王朝者矣，不然非其親鄰之國，天下諸侯安能備禮而皆送嫁於后家哉？惟王后歸京師，天下皆有臣子之誼。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莊公九年

季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桓公九年

史

是不可以無禮今既書逆書歸意魯人必有禮及王朝特以其常事不書耳又或以微者往而不書且或使卿往而以桓臣亦不書是皆未可知也。王后之逆與歸也經固一二見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見王后之崩葬豈其法不必書哉良由諸侯不知母后故王亦不告而崩葬皆閔聞耳禮記昏義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子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由此推之王后之喪可謂重矣然春秋時天王崩告將葬之禮猶或闕之況王后乎甚矣天下之無君無父而且無母也昭二年晉少姜

卒公如晉至河乃復而猶使季孫宿往以霸國之要猶不辭恥辱而致恭若此獨於王后之喪無聞焉尚復有人道哉嗚呼此春秋所以作也。○王后紀女也齊國圖紀久矣紀之以女女王也庶幾可獲王助乎嗣後遂邑入鄆至使紀侯大去其國以天王之尊不能庇其母家王之弱齊之無王已甚矣紀其可哀也哉

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將莊王世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曰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高曹大子和獻樂奏

而嘆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彭山季氏曰曹姬姓伯爵國武王封父王子叔振鐸于曹其地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漢濟陰定陶縣是也按定陶在今曹縣東五十里振鐸傳十一君而至桓公即此年曹伯終生也曹在魯之西南國弱未有所屬曹伯欲托其子而使來朝其不能自立亦可見矣

孔氏曰大子不合稱朝攝行父事故言朝也

穀梁傳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

子以內為失正矣肉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

春秋經傳集解

卷八 桓公九年

史

故命也范氏曰父有子則身不替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范氏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想世子無苟從之咎曹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矣

胡傳曰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

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于男周禮注誓攝

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制樹子不易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主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樹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執會焉其書之皆以上卿之禮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散後故老

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

則相朝其禮本無特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

攝戎大位其之寬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二也君疾

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言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汾陽朱氏曰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何譏焉曰朝魯非朝王父疾而出誰其嘗藥父疾不起誰其受命得無有因疾而奸大位者乎子亦憂之又不故受高秦樂而歎耳

汪氏曰經書世子朝會者十有三曹姑射來朝陳欽盟洮宋成同盟戚鄆亞如晉齊光盟難澤會戚會相救陳四伐春秋傳傳疑 卷八 桓公九年 卑

鄭宋佐會中是也夫世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若膳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而伐君行朝禮于諸侯父與諸侯會盟救伐皆非世子之所宜也宋成序侯伯之下大夫之上宋佐序子男之下淮夷之上庶幾不失位矣齊光漸進而序于薛伯杞伯之上則其僭已極鄆亞於魯大夫則屈辱尤甚焉此事考之而義自見

渝閻李氏曰諸侯相見曰朝射姑世子也何以使來朝蓋曹伯有疾慮其國弱子冲無以自立欲及其未卒託子於魯以求援故使其代已來朝耳若非託子求援故曹伯朝魯雖有約一旦不豫無不可以疾辭也斯亦何所不得已

乃令世子代已而不敢違哉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其意亦然明年正月曹桓公卒杞惠公即於僖五年卒杞惠公卒不見於經史記謂德公十八年卒德公即惠公也世本作惠公事亦同也一繫于其父一繫于其母其為父母之寄託也明矣彼知愛子而不以禮是豈真能愛子者耶○左傳曰曹大夫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氏註曰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孔氏曰昭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國周制也然則小國之君乃當大國之卿小國之世子必不得當大國之卿故知各如其國之卿耳按杜註是指未誓于天子者言也夫春秋特諸侯不命于天子為諸侯豈世子必誓于天子為世子曹世子

春秋傳傳疑

卷八

桓公九年

卑

蓋亦私立而未嘗誓者春秋據實書之而曰世子必已成之為儲貳矣左傳以賓以上卿為禮蓋待世子之禮當如是豈謂其未誓于天子哉且如杜氏說未誓者待以彼國之上卿若已誓者將必待以大國之上卿不幾與彼君之禮相當乎孔氏即以世子疏之良是也○曹世子之當高而歎也施父曰曹大夫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夫施父知當高之不可以歎而不知父疾之不可以朝是亦未能見其大者也○按周禮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蓋謂其圭璧禮數之差降耳若王朝序爵之典諸侯自當與諸侯一列大夫自當與大夫一列以

公侯之世子攝其君位亦當在子男之下大夫之上所以
重王爵也若謂下其君之禮一等而位亦準是將以公侯
之世子序于子男之上子男之世子序于大國大夫之下
恐周制不若是其紊也春秋之稱世子者未必皆誓于天
子而既曰世子即以世子禮之矣此事觀之如僖八年公

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成十
五年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
盟于戚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襄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曹伯邾子莒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

春秋傳解疑 卷八 僖公九年 星

戚是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敕陳
襄九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代鄭襄十年會吳于柤人與序皆與
九年同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凡若此者雖以
大國之世子無不序在小國諸侯下而會中有大夫者必
序世子於大夫之上此皆其正也惟襄十年秋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儀鄭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是年秋伐鄭會于蕭

魚人與序亦與夏同此三役者皆序齊光于諸侯之中然
襄十年猶在莒子邾子下至襄十一年則又在莒子邾子
上蓋視強弱為先後未免亂周制矣若夫襄五年叔孫豹
鄫世子巫如晉此鄫世子于內臣而且屈于大夫下也謂
之何哉

春秋傳解疑 卷八 僖公九年 星

春秋輯傳辨疑卷九

渝關

李集風

翻升

十年春王正月

胡傳曰桓無王今慢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易云二傳稱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昭四年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傳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止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莒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止諸侯之卒不緣篡弑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而不書王以正春秋傳傳是也桓公十年其卒乎

何氏曰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

渝關李氏曰數年已無王忽於十年又書王可全戡逆者聞之不覺驚魂而折魄蓋王雖不王而王未嘗無也王存而法亦存可謂天下竟無法哉

庚申曹伯終生卒

渝關李氏曰曹桓公在位五十五年卒子射姑立是為莊公

左傳曰龍仲諧其大夫慶父于王慶父有辭以王師伐

統夏號公出奔虞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北弗遇

杜氏曰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北衛地

公羊傳曰會者何期解也

穀梁傳曰弗遇者志不相得也

趙氏曰下書三國戰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

誤桓公至桃北耳

汪氏曰此年會桃北弗遇成十六年會沙隨不見公昭十

春秋傳傳是也桓公十年

三年同盟平丘公不與盟皆非魯之罪故聖人皆直書不

諱惟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魯

不當以大夫會諸侯然齊侯肯賂卒與公子遂盟鄭北則

罪之在齊又可見矣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桃北魯地杜氏曰衛地濟北東

阿縣東南有桃城以水經考之蓋濟西齊南界也西南距

衛南隔范鄆等邑以為衛地則遠矣按此說以桃北為魯

地亦據杜註之桃北言之也恐未必然若桃北果即東阿

縣東南之桃城則距衛頗遠固當為魯地然此時魯方求

好於衛可遠勞衛侯於魯境乎意者桃北本衛地但非東

阿縣東南之桃城耳。胡傳曰弗遠違辭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止。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子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止之弗過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按此說不然。弗者不也。弗不二字可通用。若以弗為違辭。則是欲其然而不然之意。然則經書中所言弗者甚多。豈皆欲其然而不然者乎。以為惡其失信。故作違辭。而曰弗過。使當日書之曰不遇。獨不見其失信乎。況弗過者主我不遇。彼言失信在衛侯。是其變違在彼。不在我。我可主我而言違也。且春秋書弗者四。除此年弗過外。如文十六年李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以此為違詞。猶可。即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又以違善之義為違詞。亦無不可。若夫僖二十六年公追齊侯至鄆。弗及。亦以違詞言之。則有所難通矣。此以知弗非違詞之謂也。胡傳泥於會者外為主之說。故謂衛初約魯會于桃止。抑豈知魯本約衛而欲為此會乎。蓋三年齊侯衛侯齊命于蒲。齊衛本相好也。魯桓在位十年。衛魯未嘗相會。今者齊與魯有嫌。此必魯人求會于衛。將以閉齊鄭也。衛侯蓋已許可於公。公於是乎往會之。已而衛人畏齊之強。終欲從齊不變。又不辭魯之會。誤公至桃止而弗過。為衛侯誠失信矣。然以大義論之。則其失信於魯桓

春秋傳解詁

卷九

桓公十年

上

而不與逆賊為黨。不猶愈於踐信而黨賊乎。若春秋以失信之故。惡衛侯。是徒責衛侯以信而不責之以義也。可乎哉。彭山李氏曰。魯桓公時。衛與齊黨。而齊以紀故與魯為讎。桃止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往會之。將以問齊也。而衛侯已由他道先過矣。故曰弗過。若期而背約。則但當言弗至。安得以弗過言哉。按此說亦非也。所謂會于某地者。必先約其地與期。而後往會之。若中路要之與會。尚未知其肯會否。何得遽言會與地哉。夫安會與約會。本不同。經既無異詞。其非要之也明矣。且凡戰伐之事。不必親與之期。即使衛侯果親之。彼方與齊謀伐我。我乃要復與相好。是亦事之不近情者。況冬十二月。方為郎之戰。衛侯若欲為戰期。亦不應秋月使適齊。衛侯適齊。不可信何。云由他道先過耶。蓋弗過者。我未值彼之謂也。上有公會之文。自不可據衛侯而言弗至。書曰弗過。則衛侯之弗至已明。必以為過而不相遇也。固亦甚矣。

春秋傳解詁

卷九

桓公十年

下

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曰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

劉氏曰來戰者外為志乎戰也

高氏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

彭山李氏曰是時齊欲吞紀而與鄭衛合黨魯則專意援紀者也三國之來戰蓋為此耳而其曲在彼可知矣不言敗勝負敵也

胡傳曰春秋加兵于魯眾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敢加於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己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弒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

春秋傳傳疑 卷九 桓公十年

得謀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志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帥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

渝闕李氏曰兩兵相接曰戰言戰不言伐書其重者也夫以弒篡之大惡論之桓固在所當伐若以援紀之故論之魯人猶得姻鄰之誼而為一節之可取者也彼三國者不討其大惡而反與之結姻通好期會訂盟固已不知其為賊矣乃至此而以援紀之嫌相與加兵于魯而為此戰不

亦俱乎嗚呼以三國之師奉天討而伸大義何賊不可得

乃以無辭伐有辭徒為是徇私逞忿之舉宜聖人直目其

人而又特異其辭以深譏之也○胡傳曰鄭人主兵而首

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按隱四年伐鄭原非州吁之主

兵而此年戰郎亦非鄭人之主兵也此即鄭人主兵亦未

可以先鄭況未嘗主兵乎左傳曰先書齊衛王爵也雖亦

主鄭人主兵說而以王爵之常為序說猶近是若後來之

序諸侯皆因其大小強弱而不論王爵矣此傳之所序者

王爵如是大小強弱亦如是而當時之列次本如是經故

據實而書之抑豈以首齊為治黨與之法哉隱四年伐鄭

春秋傳傳疑 卷九 桓公十年

之先宋亦不為治黨與此尤不得而例言之矣○此書戰

之始亦內兵書戰之始經凡書戰二十三書內兵之戰七

此年戰郎十二年戰宋十七年戰吳僖二十二年戰升陟

皆不書敗績惟莊九年戰乾時書我師敗績桓十三年或

二年之會戰皆書某師敗績其不書敗績者蓋或勝負均

或小勝負不足錄耳非為內諱敗而止書戰也說詳十二

年戰宋及莊九年戰乾時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杜氏曰惡曹地闕

林氏曰戰郎之諸侯也

彭山季氏曰三國戰罷入為盟以圖寧蓋欲離魯耳

胡傳曰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

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

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即之義又結怨國黨為惡曹

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宋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魯辭示

貶

汪氏曰前書齊人伐山戎後書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伐戎

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於蜀下書及楚人盟于蜀

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十二月書齊侯衛侯鄭伯戰

郎正月書齊人衛人鄭人盟惡曹以比事之法求之則三

春秋傳解疑 卷九 桓公十一年 七

國之事稱人可知也○處上之盟傳三國皆書人齊

之盟傳十清並同盟宣十四國皆書人處求之盟傳十

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傳二十有一國皆書人處盟之會

二十有二國皆書人夫必皆微者皆微者則不若於經

矣

俞闕季氏曰春秋之初大夫多稱人何以知二國之非大

夫也曰春秋之初大夫未嘗未有君在是而使其臣相盟

者故知三國之皆君也或曰三國之君戰罷齊歸人使其

大大盟然則正月之去十二月為日幾何乃不自為盟而

僕僕焉又使大夫從事也豈其然哉○春秋書法不同有

前書爵與氏名而後書人者有前書人而後書爵與氏名

者如僖十年前書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後書華帥師會

齊人鄭人伐宋莊三十年冬書齊人伐山戎三十一年夏

書齊侯來獻戎捷傳二十一年前書宋公楚子某會于

孟既宋公以伐宋後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二十八年

前書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後書

楚殺其大夫得臣宣十一年前書楚人殺陳夏徵舒後書

楚子入陳成二年前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後書公及

某盟于蜀九年前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後書

楚人入郢定四年前書蔡侯以兵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春秋傳解疑 卷九 桓公十一年 八

師敗績後書楚囊瓦出奔鄭凡若此者或書人在前或書

人在後要其所謂人者即其所稱爵與氏名者非爵與氏

名之外又有他人也此事觀之又何疑於惡曹之盟非即

戰郎之諸侯戰而稱人者乎前則目其人而責之後則奪

其爵而貶之其罪二君之意較然矣○左傳於此盟有宋

經不書宋可信且戰郎無宋豈於此盟有宋乎蓋宋猶與

魯好觀此年明年二君之屢會可知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事在六

前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

君也杜氏曰子突子臺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子儀之母皆有寵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胡傳曰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餉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孔氏曰是年忽介衛突歸于鄭一爭也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復歸二爭也十七年忽弑子壘立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壘立子儀四爭也忽儀壘突之際莊十四年傅瑕弑子儀納厲公五爭也忽儀壘突之際其禍懣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春秋降傳詳載卷九 杜公十一年 九之事可以為水鑒矣

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魯宋衛衛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彭山李氏曰鄭莊公一時之雄也陷弟害鄰無所不至而謀立宋莊其惡尤甚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遂為宋莊所反噬為不善者可以鑒矣

渝關李氏曰鄭莊公在位四十三年卒世子忽立是年九月公子突篡立忽出奔忽昭公突厲公也

秋七月葬鄭莊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彭山李氏曰鄭莊公之卒方踰兩月而葬之速也大不懷也其故也何必慮嗣子有爭焉爾蓋嗣子以送終為大既為喪主而諸侯會葬者聞之則其位始定庶孽不敢爭矣故凡速葬者皆有故也

渝關李氏曰去年冬鄭伯來戰于郎今猶會葬見古者以喪為重不以他嫌廢禮其猶先王之遺風歟○鄭國諸君除子壘子儀不見於經外見於經者凡十四君莊厲昭文穆靈襄悼成僖簡定獻聲是也昭不書卒聲卒在春秋後文悼成書卒不書葬靈書弑亦不書葬莊穆襄簡定獻皆三月而葬僖五月而葬厲則八月而葬此葬鄭君之大凡春秋葬傳詳載卷九 杜公十一年 十也李彭山謂速葬者皆有故也按春秋之三月而葬者頗多未必皆此故然其間為此而葬者蓋有之矣姑存之以備考說詳隨八年葬蔡宣公下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傳曰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結主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彭山李氏曰祭幾肉也以宋為氏仲字也蓋幾肉大夫祭伯祭公之族以天子命而為卿於鄭也自祭仲相鄭後女叔原仲同時相陳單氏二伯接踵相魯雖未必皆公選亦

庶見王澤之未竭也宣成而下權臣專政各世其卿而命大夫不復見於天下矣

孔氏曰傳言誘而執之則祭仲被誘如宋在宋見執

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人何也貶之也

猶氏曰宋人宋公也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於鄭故奪其爵

訓傳曰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

王命責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司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因將下庇其身

春秋解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一年 二

而上使其君保安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發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源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

陳氏曰祭仲以命大夫專廢置君易為從其恒稱而不名

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

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其為辭也詳矣

高氏曰仲就執而突歸忽出則是仲納突而遂忽矣祭仲

鄭之權臣而公羊因為可與權宜不異哉

劉氏曰公羊論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

知難殺祭仲猶不得鄭宋誠能以力殺鄭忽則不待執仲

而劫之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又不能是則若佯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雖君以行權亂臣賊子誰不能為此者乎

盧陵李氏曰經書命大夫有三魯有季伯鄭有祭仲宋有

女叔皆無所書而不書之貴王命也其是非則見乎事矣

李曰陳之原仲蓋亦命大夫說見莊二十七年葬原仲下○經書他國執他國大夫九

鄭祭仲鄭彥陳清塗衛甯喜宋仲幾皆稱人以執不稱行

人鄭良霄衛石買宋樂祈衛北宮結皆稱人以執稱行人

事各不同執而殺者二齊慶封陳干徵師惟徵師稱人以

執而亦稱行人執內大夫四齊執單伯晉執李孫行父李

春秋解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一年 主

孫意如叔孫舍亦皆稱人以執惟舍稱行人

渝關李氏曰稱人以執穀梁傳以為貶辭義亦可通蓋不

出於天王之命而彼又無罪乃強執之而廢上立不正以

是貶而稱人不亦宜乎但稱人者本不若臣之兼辭直書

以人君與臣皆與有責焉非獨其君之咎已也○僖四年

公羊傳曰執者何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夫以稱人而執者為非伯討是即

貶之意但以稱侯而執者例此因謂彼為伯討則必不

然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原不為伯討彼蓋夷其稱而責

之其不足於晉厲也甚明蓋兼君臣而稱人者春秋之正

春秋傳解疑

卷九

桓公十一年

主

例也夷其稱而書爵者春秋之變例也故不可以此例彼而謂彼為伯討尤不可以彼例此而謂此為非伯討也說詳傳四年執濤塗下若夫執者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亦各有義存焉說見文十四年執單伯下○陸氏曰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為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上大夫敬之也按此說不然諸國大夫雖承王命恐無賜以畿內邑為號之理經書祭仲等自是天子之卿食采於畿內後人因以其地為氏而天子命之為諸國之卿蓋自王朝而出者也此必先王盛時原有此制是乃因內御外之法後來世御盛而天子無命卿即齊之高國其初本命於天子春秋傳解疑 卷九 桓公十一年

後為世卿於齊而無王命不復可以王命尊之矣故高倭國歸父等率皆書名而不書字也○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是不然孔父字也非名也彼則避祖諱而不名固不嫌與夷之名於其上此尊王命而不名人何疑突忍之名於其下手況此時突未為君春秋黜其公子而此書名夫固爭國之逆賊也忽雖定位於初喪然亦猶未踰年也以其失位而稱名義別有在末可以君臣之法律之也○左傳曰此書執之始亦書執大夫之始

突歸于鄭

春秋傳解疑

卷九

桓公十一年

主

范氏曰突鄭厲公莊公之子昭公之弟殺梁傳曰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胡傳曰突不稱公子絕之也不以突係之鄭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也一順詞也汪氏曰易詞此年突莊二十四年亦傳二十三年楚公子比是也順詞傳二十八年魯伯襄襄二十六年衛侯朔昭十二年祭侯陳侯侯兵哀八年鄭子益是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也一逆詞也汪氏曰難詞桓九年齊小白夷襄二十五年衛侯昭二十二年王孫入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是也逆詞桓十五年鄭伯突莊六年齊陽生是也突以庶奪正因為不順然內則權臣許其歸無難故殺梁傳曰歸易詞也

劉氏曰突內因強臣之力亦外援戎狄之眾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仁之心焉梁之材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亦則或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絕禍本禁首惡也李曰挈猶提挈也上文有祭曰挈其上而易其下

彭山李氏曰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則突自宋歸可知曰戎侵曹赤歸于曹則亦自戎歸可知

盧陵李氏曰經以篡而書歸者二北年突莊二十四年赤

也執而書歸者二僖三十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也失國得封而書歸者二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也

渝羅李氏曰突不稱公子賤之也不以國氏外之也杜氏

謂文連祭仲故不言鄭孔氏曰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十七

年祭仲歸于蔡皆以字繫國突不係鄭者以文連祭仲祭

仲之上已有鄭字蒙上鄭文故不言鄭也以宋人執仲納

厲乃是一事連書故突得蒙上文其鄭忽奔衛則鄭人別

告故不連上文按此說似是而實不然春秋有省文之法

皆其人再見而又無他義故可從肖若突糾亦捷菑自纂

公子也故不從常例而削其國公孫甯儀行父皆亂大夫

春秋輯傳辨疑 卷九

三

也君之試由彼而成故不從常例而亦削其國凡此皆有
義旨之所存未可視為省文之使而忽之也○通經之中

凡爭國者無論其正與不正皆不書族然而義各不同其

不正者以具得罪於先君故去公子以絕之突糾赤捷菑

是也齊陽生非大子亦可入此例襄六年其近正者以公

子故求立而不知有王命也故亦絕之而不書公子小白

去疾是也衛晉雖非爭國然亦無王命亦可入此例隱四

年其已嗣世而不稱子者失其為子而不以子儀出故與

但書名者一施之鄭忽是也昔霸莒展與雖已踰年然君

而失其為君不以君儀出亦可入此例○經於返國而畫

歸者凡二十
此年突十五年鄭世子忽十七年祭李元二

街元恒魯伯襄三十平街侯鄭
年宋華元十六平魯伯襄二十
三平宋元一十平林父十五

年衛侯街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蔡侯盧陳侯吳定突其始

也歸有易順二例其以易詞書者是以勢言也其以順詞

書者是以理言也順者可以兼易者未必皆順各因其

事以考之而義可見矣

鄭忽出奔衛

鄭忽出奔衛

左傳曰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杜氏曰忽昭公也

穀梁傳曰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春秋輯傳彙定

共

渝關李氏曰忽以國氏常例也出奔而名失位也當喪未
君固不可以稱爵然已嗣世而不稱子者逼於突而潛匿

竊逃不以嗣子儀從出也。○胡傳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

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利無大國之助也山有

扶蘇所美非美然也擇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

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

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

人判忽之不昏於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

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

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

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

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齊忽出奔皆其自取焉耳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按忽以國氏例之常耳非謂其正而宜有國也故係之國出奔而名賤之也賤之者固責不能君然而所引詩高皆從小序朱子不信小序而別為之說未可據小序以斷忽矣其所謂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云云自是確論惜乎忽之不足以語此也鄭莊與齊僖其相比也最久而齊彼齊僖者使果見於大義之不可亂豈必忽為己婿而始

春秋辨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一年 立

相助以有成乎不然魯桓為齊僖之婿且以小嫌而稱兵則必謂忽昏於齊而位可不失也是亦未可必者矣然則刺無大國之助者是誠小序之陋未可據之以論許焉可據之以論春秋哉。陳氏曰鄭忽身為冢嗣而廢立自權臣不可以言子矣劉氏曰使忽迫君子遠小人與賢者國事則固良子矣宋雖無道奚憚祭仲雖強奚恤按此說是謂鄭忽不能為子故不稱子以示貶若然則凡諸侯之出奔者是亦不能為子矣何皆書爵而不易乎夫諸侯僅一國之權百官萬民素所統御一旦出奔猶不以其不能為君而去其爵何況孤危失寵之鄭忽諸公子逼之強鄰忌之

權臣叛之乃獨於其出奔罪其不自立而必去子以示貶亦甚覺其不情矣且書名書出奔便可見其不能子何待去其子稱而後明哉。或曰忽不稱子鄭莊不重其世子而嫡庶之分不明經故夷忽於突所以罪其若父之不能早辨也此不獨未踰年之君為然莊二十四年曹驪昭元年莒展與雖已踰年為君矣然而篡公子在焉其位固未定也故夷竊於赤夷展與於去疾亦與此同例蓋皆春秋正本之旨耳按此說非也蓋凡後人之爭國者直書其事而君父之罪自見豈必於嗣子之有同辭欲以此而特明其故哉且春秋為正名辨分之書彼之君父雖不能辨正

春秋辨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一年 立

當於此致別而為之辨矣何為反去其爵號而與爭國者無復別乎。或曰忽不稱子者突既篡立而絕忽是蓋除其號而不以為子也經故據實而書之書亦之於竊焉去疾之於展與亦除其爵而不以為君故其書法皆與此同所以著爭國者之惡使其爵號不復存耳按此說亦非也彼之為子為君者已在前若不仍其前此之稱而但據後此之所除者即去其爵號而不書可乎哉且他君之失位者後雖不以為君於其奔時未始不書爵如故也而此獨不然有以知其說之難通矣況嗣君之爵號亦非爭國者所能除故凡復入復歸者皆仍其故爵而不改安見出奔

者之止書名是為除其爵號之故乎。經書出奔四十七
書來奔十二書奔六此書出奔之始

宋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杜氏曰宋魯大夫未賜族者折地闕

彭山李氏曰叔當作侯蓋蔡桓侯也先儒以為諸侯兄弟

而稱字則凡先公之子出與會盟者皆臣禮也法當書名

不得以子行矣是盟也宋公為主故魯公不親行而使大

夫往

永嘉呂氏曰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

故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

春秋辨傳疑 卷九 桓公十一年 元

孫叔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獲仲孫何忌之及諸侯

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邦子盟句繹矣

家氏曰以大夫盟諸侯強國行之則為元弱國行之則為

僭末流之弊大夫因是而外交諸侯以齊制其君此其權

輿也

渝關李氏曰桓不書大夫公子翬以其與於弑而書之桓

三輩之外無聞焉茲又何以書柔也柔蓋公子翬之黨而

亦桓公之私人也凡亂臣賊子之動於惡末有無黨而能

舉事者柔為翬黨故亦因事而著其名所以誅亂黨者嚴

矣然則其不稱氏族安知非制之以示貶乎曰與聞乎弑

而比周為奸其罪不容誅矣餘亦何足貶乎公子翬如齊
逆女不去族可知柔之不稱氏族者實無氏族之可稱與

無與挾等耳。諸侯之兄弟其以臣事見者皆稱公子而

名之見於經者多矣非以臣事見者但稱字桓十五年許

叔十七年蔡季莊三年紀季是也此皆例之常也其稱兄

弟而名之者各有義旨之所存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四年公弟叔矜卒宣十

之弟黑肩成十陳侯之弟黃襄二十三年衛侯之弟鱣

年泰伯之弟鍼昭元陳侯之弟招昭八衛侯之兄縶

宋公之弟辰定十年十一事各不同各不係族於君而稱

春秋辨傳疑 卷九 桓公十一年 平

名也今折之盟書蔡叔桓公曰蔡叔蔡大夫叔名也按古

人以伯仲叔季為字恐不可以叔為名則曰蔡叔諸侯

之兄弟稱字按許叔蔡季紀季皆非臣事而稱字盟折

臣事何不係其族而名之乎李彭山以叔為侯字之誤似

得之矣孫氏曰折魯地未知何所據闕之可也。是盟也

蓋宋公之志約三國以圍忽也魯與陳蔡皆鄭之讎國家

公欲黜忽而立突故為是盟以結之三國既相結忽難與

齊相好而不慮齊人之擬其後矣此宋公志也其微會約

盟也必在執祭仲之先蓋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忽奔盟

折皆在此月若非微會于執仲之先安能於旬日之間驟

春秋傳傳疑 卷九 莊公十一年 主

通三國而致其肅赴于會所乎且彼誘蔡仲而執之其為謀也必秘當其徵會約盟之時想亦秘其事而以修好為辭也至此而突已歸忽已奔則常盟折時必昭然以棄忽助突相要言而不須復秘之矣此或當日之情狀歟○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為仇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以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懇相與之心又以大夫盟宋公陳侯故不足恃以久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求以補前之失堅宋之合也按此說是以此盟為魯志也若果魯志豈以大夫而往會哉上書宋人執鄭蔡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下書此會盟而宋公與焉其為宋志如何矣○上書突歸忽奔下書盟折在宋公曰是也魯與陳蔡生怨蔡逆之大惡而下以為其久已宋公為魯此盟謂之何哉雖然魯桓之視鄭突殆有甚焉其命宋而與會盟也又以亂黨而黨亂斯亦何足貴乎○宋莊公因伐而立本倚鄭莊鄭莊卒宋公黜忽而助突蓋欲突之德已而借是以獲利也惟利是求而不顧大義之不可不恃鄭亂二十餘年而諸侯之會盟伐戰亦為鄭事而宋已其害可勝言哉

公會宋公于夫鍾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夫鍾邠地按夫鍾之為邠地見左傳

文十二年邠伯來奔下邠者衛之與國也

渝關季氏曰折之盟大夫與焉公未行也於是子要公而親會之竊疑魯宋為會不當至邠地然而夫鍾邠地或不要邠伯而與會歟要邠伯所以問衛也邠伯不與會得無重於背衛而今宋耶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按須昌即今宋平州昭三十二年取闕即此地也

春秋傳傳疑 卷九 莊公十一年 主

胡傳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吾與宋公會于夫鍾子虛于虛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賈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于虛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賈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家氏曰三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一經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

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五出與宋會蓋憾鄭忽而欲定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

渝關季氏曰折之盟大夫與歟而不嫌闕之會遠至邠地而不嫌皆宋公之有意於魯者也此時宋公猶為突明年

公欲平宋鄭而有殺止之盟宋於是乎怨突矣夫殺止虛
龜皆宋地公至宋地而與盟會又皆公之有意於宋者也
公有意於宋屢至宋地而宋不肯平則宋公之無意於公
可知矣故公於武父盟鄭伯而有伐宋戰宋之役焉蓋其
為會難同而所以為會之故不能無異情耳然則諸侯之
邦交煩亂莫甚於此焉嘗有信義之可憑也哉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傳曰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杜氏曰隱四年莒人伐杞自是遂不平

彭山季氏曰杞公穀作紀是也杜氏曰曲池魯地魯國沒

春秋傳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二年 書

陽縣北有曲水亭按水經註亦以為然蓋漢汝陽縣在

今曲阜縣北境故以曲名池也

程子曰杞侯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杞謀齊難

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

渝關季氏曰杞公穀作紀而十三年之戰紀侯與焉則齊

紀之相比可知矣隱四年莒人伐杞杞亦紀字之誤與此

同日紀與莒為鄰隱二年紀莒盟于密之國本相好也隱

四年莒人伐紀取牟婁自是遂不平矣是時紀謀齊難又

慮莒人之病紀也魯桓為之平二國而相與盟蓋欲其相

近恐復前好紀且借莒以為援耳然紀無本謀以禦侮魯

無遠計以扶危區區盟莒是息也莒果足恃乎盟又果足
恃乎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左傳曰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北

杜氏曰其即穀丘也宋以立厲公故多

有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

虛谷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

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杜氏曰燕人南燕大夫穀丘宋地

彭山季氏曰燕南燕之南燕信伯爵晉帝之後故國猶

春秋傳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二年 書

存於周者即今衛輝府胙城縣是也其地在府東三十五

里故止左氏以為句瀆之北杜氏曰宋地蓋句瀆之為言

穀也一統志曰穀丘在歸德府句瀆十二里其水為漢梁

國之穀熟縣即古宋地也應助以清金之句瀆為句瀆之

北則在今曹縣北三十里當為曹地矣

渝關季氏曰按左傳此盟本為平宋鄭然宋鄭未及平何

為魯宋先與盟且有燕人在其間乎蓋南燕近衛以衛之

與國也彼亦有為忽惡突之意而宋公近又怨突蓋憐之

以為黨公於是乎約宋燕而力為鄭請先為是盟以結之

公必求其薄鄭之賂而宋亦姑許之平也已而不如意而

春秋傳傳疑 卷九 桓公十二年 重

宋公未許之平何云宋無信乎。左傳責宋無信固矣然使宋公守信而始終為突可謂義乎助寡而責賂貪得而忽爭宋公之不仁不義甚矣若弟責其無信焉猶未盡也

八月壬辰休侯羅卒

杜氏曰厲公也十一年與魯大夫盟于折不書葬魯不書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

渝關李氏曰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日誤耳杜氏謂書於八月從赴非也彼雖赴以八月自當據其卒日之月而書之何得妄以赴月冠卒日乎。陳厲公在位七年卒弟林立是為莊公

公會宋公于虛

杜氏曰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曰龜宋地

汪氏曰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于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為鄭免其賂李曰鄭突既立宋必無以賂宋但特欲為之爾其賂耳或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魯桓公求免而盡不與也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魯桓憾忽于鄭之戰幸鄭莊之卒欲求好於厲公而以恩結之厲公慕忽特欲反忽之所為而求善於魯以為之援耳渝關李氏曰會之不已而又會公亦可謂勞矣會之又會而不能平公亦可謂辱矣嗚呼魯襄而拘私宜其不足以有成也

春秋傳傳疑 卷九 桓公十二年 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杜氏曰武父鄭地

永嘉呂氏曰突篡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春秋從而右之從其實也

襄陵許氏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秉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淪關李氏曰此自龜而往徑會鄭伯而與盟也蓋會宋公于龜在十一月初旬內而丙戌在十五日後十數日之間勢不能自龜還魯又自魯往武父也○盟穀止會龜會屈皆為平宋鄭宋公于龜會辭平公於是于然宋不獨與鄭伯盟而謀伐之矣大元平公及鄭伯盟于越鄭莊黨魯也此平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魯桓黨鄭厲也是皆春秋所深惡也○會龜盟武父一出而兩事者也此盟為繼事何不書遂而再書公曰再書公者所以重責公也宋公之不義不信固不足論魯桓之黨鄭突相與誼誓而固相結因謀伐宋以逞其忿其為惡也亦大矣故再書公以重責春秋傳傳疑 卷九 桓公十二年 三

丙戌衛侯晉卒

陳氏曰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

范氏曰明二事皆當日也

淪關李氏曰此平衛侯晉卒若不重書丙戌疑於卒日之闕傳十六年六鵠退飛若不再書是月疑於亦在戊申朔也春秋之核實也審矣○衛宣公在位十九年卒子朔立是為惠公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孫氏曰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

胡傳曰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實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咎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責其力以策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書曰戰于宋宋戰者罪在彼戰于鄭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彭山李氏曰胡傳曰宋戰者罪在彼戰于鄭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此以主乎戰者立義耳若要其極則凡交戰者兩俱有罪矣戰不言敗勝負敵也

春秋傳傳疑 卷九 桓公十二年 三

臨川呂氏曰宋莊貪得鄭賂之多而不許魯桓之請鄭突遂忘宋立己之惡與魯結實為伐宋之舉魯桓實會魯盟之行乃與舊怨之鄭與兵以仇舊好之宋交誼之胡沒不常在匹夫猶不可況國君乎

廬陵李氏曰宋莊之得國鄭有力焉今鄭突之得國以宋之力也宋莊鄭突氣類相同其交宜固矣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櫻之成以魯齊陳鄭之皆有怨也今責賂于鄭是以已之前日望鄭也春秋書鄭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昭合于宋之戰以見宋魯鄭之黨以昭離叶嚴矣哉

汪氏曰桓平宋鄭不從至於伐戰宣十鄭言不肯而至於伐取皆不能反已而求其本也

淪闕李氏曰孫氏曰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諱之也按此說不然不言公公不親將耳明年之戰不諱公此亦何必諱乎且春秋即為魯諱亦不為鄭諱鄭既稱師原非君將則魯非君將可知不書大夫又不書師考桓無大夫無師也○公羊傳曰戰不言伐按戰不言伐蓋是書重之意然通經之中伐戰並書者五此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

春秋傳傳疑 卷九 杜公十二年 七

人戰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衛人鄭人伐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丘十一月公會宋齊師中戊寅國書師師及吳戰于艾陵是也傳十月上訓傳曰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上按此說雖通而亦不盡然也莊二十八年齊伐衛以衛主戰宋十一年齊與伐齊以齊主戰伐戰並書以是為兩有之辭則可若莊九年公伐齊傳十八年宋伐齊皆以伐者主戰而亦伐戰並書豈亦兩有之意耶蓋莊九年欲著納糾之實故先書伐而傳十八年伐者四國戰者獨宋師不得不兩書之又中間皆有他事故必歷誌其詳也自此以外凡書戰者皆不書

春秋傳傳疑 卷九 杜公十二年 辛

伐非皆不書伐也大抵皆舉重耳然則此年伐宋戰宋既與莊九年傳十八年事迹不同中間又無他事何亦伐戰並書而不舉重耳蓋以此年之役不可書曰及鄭戰于宋又不可書曰及鄭師及宋師戰于宋是以先書同伐而後書戰安可一例律之哉且書戰于宋蓋承上文而言明為魯鄭二國之與戰也若書及宋師戰不亦疑於魯獨與戰也耶○凡會盟於某國者必有某國之君此云戰于宋其與宋師戰也明矣且凡書及某戰者以及者為主不書及而書戰者以戰者為主是故戰于郎王戰在彼戰于宋主戰在我也使宋人有志於此戰縱不可以外及內獨不可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曰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杜氏曰莊十一年傳曰大崩曰敗績師徒抗敗苦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彭山季氏曰績功也凡戰欲成功必積集眾謀故謂之績敗績則無功矣春秋書戰自桓公時始然皆客至而主應未有各集其黨而大合戰也七國分為兩黨而大合此戰終春秋世亦鮮矣夫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雖用之必計萬全焉豈可因貪忿興兵而以其所不愛及

春秋辨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三年 三

其所愛哉

仁山金氏曰是役也魯為紀所主而與鄭突同惡故魯與紀鄭合為一齊則德忍之功宋責賂于突而忍奔在衛燕與衛鄰故齊宋衛燕合為一各有黨與以為此戰也

胡傳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 傳例在傳二十年戰城濮下

渝蘭李氏曰左傳以此為鄭與宋戰揆之前後事情可謂允矣蓋此事敵怨在鄭宋魯比於鄭而紀附魯故三國為一黨也衛主忍而燕附衛亦為忍者也故宋人結此三國而為一黨也然則敵怨在鄭宋春秋不特明之者事同則罪均不必於此分首從也然比觀前後之所書而其首

從亦可見矣○胡傳曰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

春秋辨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三年 壹

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若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按此說不然夫因經文會首紀及首齊遂云紀與齊戰然春秋內魯不言魯序若他國之史序此事未必不以魯為首也以魯為首亦將謂魯與齊戰乎若使齊攻紀則當書伐魯鄭援紀則當書救經皆無文則趙說之未可據也審矣況春秋凡戰皆地其或不地蓋蒙上文而可知者若此戰在紀則文無所蒙何亦不書紀地乎且使果為齊紀則以小國而倖勝大國齊當不日報復矣今不見齊侯報紀之師而明年乃從宋人以伐鄭又曹之會鄭語之盟鄭與魯益親則知此戰之為宋鄭無疑若夫紀人為魯助鄭所以親魯鄭也不然則魯鄭且怨紀而紀愈孤矣何計增他怨乎然則會首紀而及首齊何也

以內會外不必序魯而紀為侯爵自當先鄭齊為東方大國宋方借以為援故推齊先以楮之當時齊傳有小伯之稱於此亦可見此皆當時之實錄非聖人有意先後之也○胡傳曰齊為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

春秋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三年

十一

道如兵於已必有引咎奇躬之事禮儀辨喻之文猶不得
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王下告諸方伯
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仲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
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倖
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見左傳隱公十一年鄭勝蔡而懼見左傳襄公十年蔡大敗楚而滅見左傳定公四年今紀人不度德不量
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
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
之意也按此說是主紀與齊戰言也若果紀與齊戰此說
固善不知此戰本為鄭與宋非為紀與齊也且以公與紀
鄭及之是三國皆主戰者未可獨咎紀矣況齊人未伐紀
所謂引咎責躬之事云云以之論紀豈有當乎○晉桓黨
突而怨宋去年冬使大夫與鄭師同伐而戰于宋其怨猶
未洩也今又要紀侯而與鄭伯偕往務求得勝而後快亦
已甚矣夫紀雖與魯親魯不當以危弱之紀要與同事以
舒鄭忿要紀與同事其為鄭謀則得矣獨不一為紀謀乎
且紀人即欲借魯以親鄭不知將兵助人雖與齊人非敵
怨而怨亦積矣然則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又何
解於此戰之怨乎○春秋戰無不地此何以不地蒙上于
宋省文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戰不言

春秋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三年

十一

地蒙上伐衛之文在衛可知茲於去冬伐宋既起戰宋之
文至今再戰而問無他事又何必復書於宋乎故蒙上文
而不書地則其在宋可知十四年左傳曰宋人以諸侯伐
鄭服宋之戰也據此可見兩戰只一地不然已已之戰敗
績矣報怨之故何不舉其重者乎丁未已已相距二十二
日去年十二月有丁未則此年之已已在正月不在二月
經書二月蓋誤也不則月不誤而日誤大抵去前戰未久
可知其為一舉也○國不可曠年無君故先君雖未葬嗣
子踰年即位便可稱君衛朔已踰年其稱侯也固宜如成
三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之先君皆未葬
而嗣子已以爵書僖公未葬文元年正月即稱公宣公未
葬成元年正月亦稱公昭公未葬定元年六月亦即稱公
此蓋當時之常制則然耳先儒多責衛朔不稱子杜氏曰
未葬惠公稱侯以按鄰國非禮也○陳氏曰凡君在喪位
稱子衛宣未葬而稱衛侯不以居喪之禮出也○趙氏曰
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
爵志慈之淺深也○張氏曰朔與元從奔華國者志於立
乎其位忘哀戚之得無考核之未審歟經除衛叔武攝位
心故未葬稱爵得無考核之未審歟經除衛叔武攝位
稱子外外稱子者四宋子傳九衛子傳二十陳子傳二
平定是也內稱子者三子般莊三十子赤文十八子野襄
十一是也凡若此者皆以未及踰年而稱子非以先君未
葬而稱子也若謂先君未葬禮宜稱子然則衛成稱子何

又在衛文既葬之後魯亦稱子何又在魯文既葬之後可知踰年則稱爵未踰年則稱子固不以已葬未葬分也朔既踰年為君矣何得以其未葬先君而又稱子乎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以未踰年而稱君宣十年齊侯伐國佐來聘成四年鄭伯伐許以未踰年而稱侯稱伯此皆為非禮餘則踰年稱爵者本常制未可以其未葬先君而致譏也。先會而後日成會而後戰也趙氏之說是也成二年鞏之戰先日而後會者謂於是日合兵而與戰也蓋先於他處為戰期特於是日會其兵以戰焉故不同。○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穀梁之說亦是也傷二十八年

春秋傳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三年 章

戰城濮定四年戰柏舉亦皆戰稱人敗稱師是亦重眾之意成十六年鄆陵之戰書楚子敗績則以名傷故不得專重眾矣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敗亦書衛人未知其將亦被傷否先儒以為貶衛也與此例微不同。○經書內外之戰二十三書敗績者十五而敗某師於某王師敗績於茅戎不與焉書敗績始此書敗績而歷敘四師異於難父之總言師者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此則詳而彼則略詳之者矜之也略之者狄之也故不同

三月葬衛宣公

胡傳曰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葬哉

怒不廢禮是和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俱存而惡目見也

臨川吳氏曰魯衛非敵怨故不廢會葬之禮

淵閣李氏曰十年衛宣鄭莊來戰于郎此年衛朔又有二月己巳之戰然而鄭莊衛宣之葬魯皆往會重喪禮而不計私嫌此古道之猶未泯者也。○胡傳曰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也大矣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按此二說不知踰年稱爵

春秋傳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三年 美

未踰年稱子之例而以稱爵稱子分吉凶是尤未可據者如先君未葬嗣子踰年即君位此時猶在五月居廬之內豈忍便着吉服乎晉襄未葬文公已踰年為君矣其敗秦於穀也左傳謂子墨衰經傳雖不知襄宣稱侯而其所謂墨衰經者是即以凶服從戎也今衛惠已踰年即君位則其在殯即戎也未知果以吉行否大抵諸侯之禮異於士大夫其稱子而與會盟者未必皆凶服其稱爵而與戰伐者未必皆吉服必以稱子稱爵為吉凶之辨固哉

夏大水

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水之

災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惡不悛莊公釋仇不復怨
氣蘊結有以致之歟

渝關李氏曰經書大水者九他皆在秋惟此在夏夫卯辰
巳月在魯地未當霖雨之時而遽大水其為不祥甚矣

秋七月

冬十月

附左傳曰鄭人來請修好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杜氏曰修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臨川吳氏曰前年魯鄭同敗齊宋之師蓋虞宋同宋之報怨

春秋輯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四年 左

也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鄭於其地

王氏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以平宋鄭而不

克則為武父之盟為宋之伐十三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

於曹同惡相濟明矣

渝關李氏曰九年曹世子射姑來朝曹與魯協者也故魯

鄭會於其地在傳謂曹人致餼禮也夫曹人為地主其致

餼也固宜然左傳知致餼之為禮而不知致餼於寡賦之

二君其悖禮也不已甚乎

無冰

穀梁傳曰特燠也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彭山李氏曰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春者子丑寅之三月
也終時無冰故以春書此繫於正月則建子之一月也凡

言無冰皆謂其全不凝結耳子月之候已在月令水冰地
凍之後而水尚未凝故以為災異特書也

胡傳曰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

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察於四
時寒暑之變詳矣

范氏曰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

劉氏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善惡不明罰罰

春秋輯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四年 左

不行之象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良無寒歲秦滅無燠

年

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溫也此

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

茅堂胡氏曰春秋極謹天變如無冰李梅實六鵠還飛無

麥苗鵲鴝來巢之類以今觀之其事若甚小然春秋一一

書之則不可謂小事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按幽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

詞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

是乎取其出之也實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周之偏亦
 理陰陽大地之一事也永嘉呂氏曰古者藏水發水所以
 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
 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
 水於地中至二月四陽作勢蒸起陽始用事則亦始飲水
 而廟薦之及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水於是大發食
 肉之祿老病喪浴水無不及是以四時無愆陽伏陰淒風
 苦雨故夫藏水發水者變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水不
 獨志常燠之異而亦以見備暑之無其備也按此說謂無
 水則闕藏水之政是矣但詩謂二之日鑿冰沖沖正月為
 一之日猶非鑿冰之時也然則正月無水若二之日有水
 亦可礙於藏水之政乎故是說也以論成二年之二月無
 冰襄二十八年之春無水則當矣以論此時猶未也○月
 令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凍仲冬之月水益壯地始圻按
 月令所謂孟冬即周之十二月所謂仲冬即周之正月也
 正月水當益壯而竟蔑然無有時氣之常燠良可異矣夫
 天地之道不專一則不直遂不翕聚則不發散子月不加
 寒則蟄蟲不固閉藏不嚴將必民物有多災而品類之生
 長不暢矣春秋之書無水所以深憂之也豈徒記異而已
 哉○經書無水紀常事耳其實時氣之常燠不獨魯地為

夏五

杜氏曰不書月闕文

孫氏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
 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
 月者後人傳寫之脫漏爾

淪闕李氏曰穀梁傳曰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

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
 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胡傳曰夏五傳疑也疑而不
 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
 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
 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為鑒可也東坡蘇氏曰宋或以私意
 改周易五經數十處多見
 其不和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
 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按此二傳皆以是為聖人之傳疑夫疑以傳疑謂夫日月
 不悉名氏不知事迹不明者姑從舊史不敢參以己意可
 也若夫言辭之遺漏差訛不成文理如紀子伯夏五郭公

之類使舊史本如此聖人必將訂正其非抑或削之而闕其事矣何為因仍傳述以其所疑而益開後人之疑哉孫明復謂夏五無月者為後人傳寫之脫漏誠是但傳寫既脫漏後之諸經者使嘗闕之而不敢益此則後學之慎也說又見隱二年紀子伯下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好杜氏曰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

高氏曰語為子人氏實達君命其寵任之蓋有自來矣來盟於我彼欲之之辭也莊盟於彼我欲之之辭也鄭魯同

春秋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四年 聖

惡而屢盟可惡之甚也

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蒞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

胡傳曰來盟稱侯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侯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

汪氏曰春秋書來盟者六鄭語衛孫良大皆前定之盟也高子屈完宋華孫皆未定之盟也盧陵李氏曰屈完非來魯亦書來者內桓帥也

杞子則君自來其盟亦非前定者也大夫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及盟非聘而特來結盟則但書來盟然皆所以著大夫之敵君也

渝關李氏曰語不稱公子而稱弟罪其有寵愛之私也突既篡兄何能愛弟語蓋黨突而相與謀篡者故鄭伯寵之春秋特書弟語亦以明其為亂黨也

秋八月壬申御康災

杜氏曰御康藏公所親耕以奉宗廟之倉

臨川吳氏曰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御史御妻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謂御食御書御藥之類及此御康是也御康者以貽人君躬耕籍田之米專供宗廟之祭盛而不散他用者高氏曰御康災此將不得奉其宗廟之祥也君躬耕夫人獻種粒以供宗廟而災焉咎在君夫人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於此

春秋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四年 聖

胡傳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康災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康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重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忍勞與安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渝關李氏曰災者火所焚也火災為害故曰災宣十六年左傳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彼見成周宣榭火故有此列竊意彼一火字乃災字之誤公穀二經皆作災是也蓋

被火之因固有天火人火之異要之人火之成亦天殃之所致豈必辨其是人而非天乎且聖人雖敬天戒未嘗不重人事若謂凡書災者皆天火則是天殃之不能免初無與於人事之不謹也恐不然矣天人交儆而懼災之義始全○經書災十二比半御廩莊二十年齊僖二十年西宮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當依公穀二經作災成三年新宮襄九年宋三十年宋昭九年陳十八年宋衛陳鄭定二年雉門及兩觀哀三年桓宮傳宮四年亳社是也書大災者惟此而已

乙亥嘗

左傳曰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不害也

春秋釋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四年 聖

杜氏曰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故曰不害桓五年傳曰始穀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今先其時亦過也

孫氏曰嘗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不時而嘗與以災之餘而嘗不恭甚矣

胡傳曰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則不敬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王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為義夏之六月物未而成未

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非獨不警天變而褻慢其祖亦甚矣聖人明書二日豈無意乎

渝闕李氏曰穀梁傳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范氏曰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居親親是兼甸之事士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胡傳曰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按二傳是謂將行嘗祭而遇

廩災不改卜又不易粟即用所災之餘以奉祀若此者誠非禮矣竊意當日事情不知是左傳以為不害疑得其情

春秋釋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四年 嘗

原魯人之意只因災不及嘉穀於是乎嘗祭以明無害謝神祐耳此蓋因災而後舉嘗非將嘗遇災而不廢禮也蓋此時禘祭已行必無遽行嘗祭之理可知此嘗之非常禮矣○左傳曰乙亥嘗書不害也按不害之說是矣但不害者是此嘗之故由於災不及穀與聖人書此自是譏其非禮非欲明其不害而特書之穀梁傳曰志不敬也其為譏明矣○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稱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按此說深得先王仁孝之旨言天子王后則諸侯與夫人可知以此觀之御廩之所係重矣今而過

災雖未及穀然非穀之所既燬而鬼神亦示戒昭然此即
過時祭之正期猶當痛心悔過改卜他期以行事顧可以
未及穀為幸不當言而言乎非時禘祭矯誣鬼神知仁孝
者不為也故特書以譏之春秋惟一書嘗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孫父卒

諭闕李氏曰齊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卒子諸兒立是為襄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曰冬宋人以諸侯伐鄭李曰此諸侯之大夫帥師
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

春秋解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四年 置

公羊傳曰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曰以已從人曰行

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不以使人以其死非
正也

雍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死地以
共假借之役乎

胡傳曰師而曰以者以行已意也宋怒鄭突之背已故以

四國伐鄭魯怒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見傳二 蔡怒

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見定 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
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
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

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

永嘉呂氏曰春秋書搜征伐皆惡之而況以人之兵伐人
之國哉齊方有喪而會伐惡之甚者矣

何氏曰宋前納突求昭定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
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
當與宋同罪非為四國見輕重

張氏曰是役也比於平日諸侯各帥其師以伐人者不同
故書以夫宋不反其黨庶孽猶貨賂之失而擅用列國之
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逞志其罪不可
勝誅也

春秋解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四年 置

陳氏曰伐未有言以者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
志也則會者序爵而已矣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

諭闕李氏曰左傳曰宋人以諸侯伐鄭此蓋用諸侯之大
夫與諸侯之師耳未必是諸侯也何以知其非諸侯也冬

十二月丁巳齊侯孫父卒月內即伐鄭是必齊侯未卒而

已興師至此方成伐耳此以知齊侯之未行也又或謂侯
將卒有遺命及其卒而使大夫往焉不然新喪方殯未及

踰月嗣子於此何不得已而遽即戎遠出乎此以知嗣子

之未行也齊侯嗣子未行而使大夫往若蔡衛陳皆走君
未有以齊大夫而序三君之上者可知三國亦大夫也且

使三國皆名陳侯縱可在衛下不應在蔡下以衛猶或先陳蔡則未有先陳者今陳人後於衛又後於蔡自是大夫之相序而陳之大夫較微耳春秋之法列國大夫亦以尊卑分先後此年伐鄭之役皆大夫得非以尊卑分先後乎至於宋亦稱人亦必是大夫之恒辭耳或曰是宋公親將貶而稱人也宋公不自反其黨庶孽貽貨財之失而報怨黷武擅用列國之兵以逞其私是以貶而書人與人諸大夫為一例貶在宋公而四國之大夫不待貶而罪亦見矣此說亦通○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孔氏曰能左右者謂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故杜註曰謂進退

春秋傳傳解 卷九 桓公十四年 吳

在己釋例曰謂求助於諸侯而專制其用征伐進退帥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而曰以施於匹敵相用者若伯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也吳雖大國順蔡侯之請自將其眾惟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按先儒皆從左傳說然細思之殊覺未安凡言以者皆因己力不足求借他人之勢以舒憤耳他國即順其請而以兵力助之未必操縱進退惟其所命如三軍之聽主帥者然孔氏又謂劉賈許穎皆不守例為斷而雜取晉人執季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尹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義數事以孔氏此說觀之已有不信此例者矣意者能左右之曰以

古人原有此訓而左傳誤引為例故云然則通經之書以不一例各不同奈何必以左右之義訓此用兵之以耶載芟之詩曰侯疆侯以朱子傳曰能左右之曰以若今時儲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據此說則是主人尊逸故能左右儲力之人要有乞師於人乃亦聽其進退而不以為嫌乎易師卦彖傳曰能以眾正可以王矣朱子本義曰以謂能左右之也蓋以大將驅三軍故可從左右之義若諸侯之以諸侯使止用其師或可以專命如蔡侯之以吳子其敢專命以制強夷之君哉惟桓五年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此以字為左右之以蓋四國從王而聽其左右以

春秋傳傳解 卷九 桓公十四年 吳

天子至尊故也春秋乃不書以嫌同於僭勢之以耳若大齊桓晉文伯業既興威服天下固能左右諸侯之師矣然侵伐之用諸侯亦不書以可知者以弱假強之詞非能左右之謂也宋雖不弱於齊而亦不弱於蔡衛陳然合眾力以會伐眾則強矣是亦假強之事也○公羊傳曰以者何行其意也按行其意之說與能左右之意蓋不同行其意者順我戰伐之意而為我用也既為我用在我酌議於其間固有之矣其實孫縱進退未必於彼無與也況以之者不獨借其兵之力亦必資其將之能彼之才智自有神機自有可否何必專聽於我而後能行吾意之所欲為者

春秋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四年 光

哉。○永嘉呂氏曰：以者非其本意，而為人所以之，稱四國本無意於伐鄭，而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魯以之也。兵子本無意於戰楚，而蔡以之也。按此說，似是而亦不然。去年二月之戰，本為鄭齊衛之師，敗績必不能無憾於鄭。者定二年，楚人伐吳，吳之君臣謀楚已久，亦未必無意於戰楚。惟傳二十一年，楚人曾盟於齊，二十二年，楚人與齊人曾盟於鹿上，此時齊楚猶未有嫌也。然楚成方與中國爭，倚憑凌中國之諸侯，或亦不能無意於齊矣。然則書以者，以弱假強事，本無與於彼彼國，本未起兵，特以順我之請，而為我用耳。故謂彼之能行我意，則可謂彼本無意。春秋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四年 光

於戰伐，彼豈肯以兵拘人，樂為之用，同有事於無所忌嫌，無所覬覦之國哉。○以猶用也。謂己力不足，而用他人之力，以致伐也。宋人必欲報鄭，而以喪敗之後，氣餒力竭，於是乞師於四國，而以之共伐焉。何以知其為乞師也？據傳二十六年，先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後書公以楚師伐齊，可知此年宋人之以四國亦必有乞師四國之事矣。蓋在蔡陳二國，宋固不能必其有同心，雖齊衛與戰而敗績，彼皆不無憾鄭之意，然而本非其敵，恐亦安能必其同謀而與協哉？故皆乞師，而以之致伐宋人，報鄭之志，專且力矣。○是役也，左傳謂以大宮之樣歸為廬門之樣，似未可信。大

宮者，鄭祖廟也。古者建國之制，左祖右社，祖廟不在城外，明矣。宋人未嘗入鄭，何以取大宮之樣為其門樣乎？或者是隱十年，宋人衛人入鄭，事左傳誤記於此耳。○春秋有獨行之師，有同謀之師，有徵令之師，有乞假之師。獨行者，一國之志；某人伐某是也。同謀者，非一國之志，彼此相商而後舉事，諸侯各帥其師以會伐者是也。徵令者，以伯主之命集諸侯，如桓文之會伐是也。乞假者，己力不足，而借勢於人，以某人伐某是也。春秋書以者，三始於此，以是時尚未有伯耳。伯業興而諸侯有所統，無敢以某伐某者矣。故齊桓沒而後有僖公之以楚師晉伯，炮而後有蔡侯之

春秋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四年 辛

以吳子皆諸侯放恣之效也

渝關 李集感 翻升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曰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毛伯來求金

臨川吳氏曰車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使當貢之物諸侯不供而天子之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況諸侯不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一

家氏曰求之為言下之人有求於上也不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以求言也今以萬乘之尊而徵需猥及於不稟命之諸侯始之求賄猶曰諸侯不賄天子求之以悅之也繼而求車繼而求金非所當求而求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遯辭以自求非特責諸侯之無王亦以深責上也

高氏曰桓無王豈獨桓受其貶天王之惡亦大矣試逆不誅又數駁之又命大夫有求不王甚矣
漸關李氏曰古者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又有四方之貢獻足以備物而有常且百工胥來財用是為有

苦其服御之不給者哉自王綱不振諸侯之方物不供又

王政不修畿內土滿民貧租稅之所入者無幾而百工且

至於散弛也是以王用弗瞻即一事而亦莫辦矣甚矣

諸侯九貢未聞貢以車者今以無車而至下求于侯國用

是見王朝貧困之已甚用是見王人整飭之無策用是見

天子之體統大失用是見諸侯之不恤王朝家父身為卿

士不能糾王之非昔既御命來聘今又奉使求車苟不待

貶而罪自見者矣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冉有曰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以是

知有人有政則國富民豐以天子而理千里之邦幾至

服御而亦不給哉書曰車服以庸則是賞功命德而賜以

車也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則是

諸侯朝覲而賜以車也周禮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

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則是封建諸侯而賜以

車也蓋古者賞費多用車此時明試不舉朝覲封建不行

無所用大賜車矣意周人之所求者必天子之求車耳

周禮春官巾路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纁十有再就

建大常十有二游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纁九就建大旂以

賓三曰象路朱樊纁七就建大赤以朝四曰革路龍旂條

纁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五曰木路前樊鵠纁建大麾以田

按此五路之制不同皆王之乘車未知所求者是何車也
孔子曰乘殷之輅朱子曰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周而有
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據
此說則周車誠美矣然周人亦有革車木車意孔子所謂
乘殷之輅者蓋謂以祀以賓以朝之車不必從周之過美
也惟過美則飾多而費廣不易辦而又易敗此
周人所以無車而至於求魯歟嗚呼當其載也以之賜下
而自餘及其喪也以之自乘而不足然則喪起輅道惟
在人周人不能自振而甘俯求於下國謂之何哉○王朝
書求者三惟此書天王使彼皆周喪而求在喪不可稱王

春秋傳傳解 卷十 桓公十五年 三

使夫歸而求等事可稱王使以明恩求車而不稱使者
所以為其自出之實也賄同喪事而求之諸侯所當歸也
車則非諸侯之所當歸然猶服御之物也求金雖亦為喪
事然其所求尤鄙矣此時諸侯之貢享不來矣齊桓與乃
以不貢包茅責楚意中國諸侯彼時無不貢王者乃文九
年又有求金之事宣桓文沒而貢享又不至歟○胡傳曰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
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
有求以利其身皇皇馬惟恐不足未至於暴滅奪攘則不
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尊卑各降各有

度數示尊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
刑殺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康
恥道喪寵略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
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按此說論好利之
弊悉矣使王米好利而為此求則是說也可謂甚善然而
當日之事情恐不如是凡言求者皆因不足而乞於人此
明是貧困不足而求之豈其動侈心而為貪賄之謀哉讀
者論其世可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杜氏曰桓王也

春秋傳傳解 卷十 桓公十五年 四

渝關李氏曰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崩于莊王立莊公三年
經書葬桓王距今年而後葬也○此後莊王在位十五
年崩於莊公十二年僖王在位 崩於莊公十七年惠
王在位二十五年崩於僖公八年莊王崩葬當不書
惠王書崩不書葬不書崩者周不訃不書葬者魯不訃也
不訃不書君臣之際如路人其如世道何哉齊桓既興
三王之崩而不能正奔喪會葬之禮此霸術所以不足取
也○隱三年平王崩武氏子來求時此年桓王崩魯米歸
賄乎夫桓王趙七年而後葬意天下之賄賂皆闕如遂致
天王之大葬幾不能舉良可恨也夫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渝關李氏曰魯桓齊僖以翁婿之親不相得者數年十年十三年之兩戰則是反受而為讎也今也以葬為重而怨不廢禮是猶行古之道雖然魯桓篡弑齊僖不討而得賊人之會葬則亦何貴於此哉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感之以告祭仲故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反

春秋傳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五

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祭

胡傳曰按左氏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渚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啖氏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掩奸乎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

陳氏曰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戮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矯

子伯子皮而衍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放出書奔而已矣

張氏曰凡國君出奔書爵不名者罪輕惡淺其位為未絕突以庶孽奔嫡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其親戚謀殺之以自取亡書名絕之也

高氏曰前年蔡從宋伐鄭突曷為奔蔡曰宋人以蔡伐鄭而蔡聽命焉蔡之於突實無憾

渝關李氏曰李彭山謂鄭與宋為讎事由祭仲厲公悔禍而欲殺之故致出奔其奔蔡也欲因訴仲於宋也按此說深得事情觀其未奔以前宋之怨鄭也何其深既奔以後宋之援突也何其力得非以祭仲制其權遂致二國之有

春秋傳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六

隙耶至此而仲罪昭然故宋與諸侯謀納之可知則此之怨皆由祭仲而不由厲公也但祭仲之專不僅在此而此為專制之大者耳杜氏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修經更沒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固張氏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天子至尊而諸侯次之聖賢貴於得位以其足以恢弘斯道潤澤斯民是以謂之寶其次中才之主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愛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之尊奉一國之權而為臣民之所逐哉故凡為國君而失位出奔皆以自出書之

所以罪其自失也按此說以論他君誠善矣若在篡逆之輩又當別論如鄭突者始以不正得之繼以無道失之固其宜也其卒免於誅聖人有餘憾焉若亦責其不自固而罪其自失是望盜賊以善藏之術也豈聖人意哉然則如之何曰以自奔為文者所以明其為自取也以逆得亦以逆失迨適於強臣而無以自存斯亦不足罪責也已○春秋書君奔者九而莒展與之不書奔者不與焉鄭突衛朔燕欽蔡朱莒庚與邾益皆書名啖氏所謂君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衛鄭衛不名於其歸乃名之衛鄭不名罪晉文衛衛不名罪孫甯又是一義邢休儒不名小國春秋稱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七

紀錄簡略耳詳見襄十四年衛侯奔前下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曰六月乙亥昭公入

穀梁傳曰反正也

陳氏曰稱世子以正忽之反正以反突之不正

薛氏曰突書鄭伯已戒君也忽書世子明突之不當得立也

汪氏曰前失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此失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強弱見矣突之歸不係國而忽稱世子嫡庶之名

分辦矣○復者還反其舊之謂也國本其所有不幸失國而去今得復其國而歸也故鄭忽曹襄衛鄭衛皆稱復歸

胡傳曰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高氏曰不曰復歸則無以知其當有國復歸者異於歸復入者異於入也

淪闕李氏曰忽曾當喪而嗣位矣出奔不稱子不以嗣子出也復歸亦不稱子而稱世子者不在喪中不可以稱子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八

是以仍其世子之號可見為世嫡之重非庶孽所得干者蓋命於天子為諸侯誓於天子為世子鄭莊嘗為王卿士忽又為質於周而在王所其誓於天子也必矣且祭仲為命大夫曾是世子而不請命乎故天子誓之君父成之其當繼世而君鄭也何疑是雖為篡賊所逼去國者數年然天王未嘗黜其名號孰得易其世子之故稱哉特正其名而書世子以見國乃其國也○傳曰入而經曰歸只此一字便見書法之不苟歸者順詞亦易辭也家嫡來復國乃其國故曰順突既奔矣祭仲逆忽而復國又何難之有哉經於十一年書突歸於此年書忽歸觀書歸之易可以見

祭仲之權矣復者反舊之詞世子復歸復其所當復者也
○胡傳曰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
明矣按此說非也忽雖嗣位猶未踰年而為君此自不可
以爵稱宣國亡其君位而稱世子哉杜氏曰稱世子者父
卒而不能為君鄭人亦不君之廬陵李氏曰忽自此年歸
至十七年見弑並不書鄭伯者此忽終不能君之驗也項
氏曰突雖不正而國人君之忽雖正嫡而國人以為君
也按此說亦非也春秋凡書爵者錄其實耳非謂其能為
君亦非謂其國人君之也忽未踰年為君不過一嗣位之
世子耳抑豈以其不能為君與國人不以為君乃不稱爵
春秋傳傳辭彙 卷十 桓公十五年 九

世子嗣位失國而復歸者也諸侯與世子之稱復者幸之
之詞大夫之稱復者惡之之詞宋魚石晉欒盈大夫之稱
復入尤深惡之

許叔入于許

杜氏曰許叔許莊公弟也

林氏曰許叔入于許即魯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許穆
公也

汪氏曰隱十一年魯及齊鄭人許許莊公奔衛鄭悉有許
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
年鄭亂許叔間鄭之力不能與已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

春秋傳傳辭彙 卷十 桓公十五年 十

也

陳氏曰許叔稱字以是為宜入也是故未有書字者雖公
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

高氏曰叔無罪書名則入篡者無辭

劉氏曰稱入何難也何難焉鄭亂而後入也

家氏曰許叔之入入之善者衛朔鄭突之入入之惡者也

廬陵李氏曰諸侯入國例七胡氏於許叔齊小白莒去疾
皆曰難辭則衛獻齊陽生亦可入此例於衛朔曰逆詞則
鄭突亦可入此例

淪闕李氏曰穀梁傳曰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

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胡傳曰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棄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於許按此說不然許叔稱字賢之也既稱字以賢之豈又責其非道非義而以逆詞書入手胡傳又曰入云者難詞也按此說是矣蓋鄭之入許距今十有五年土地已非其有人民已非其故許叔居東偏先公之祀不絕如幾今幸有可乘之機勉強復國故難其辭而曰入聖人於此蓋傷之也若謂責其未嘗告赴而以入書也未知鄭忽之書復歸春秋傳解題 卷十 桓公十五年

亦嘗告天王而赴方伯乎且夫許王中局鄭之無王已久矣結齊魯為黨大國已為之用矣若於未亂之先告天王赴方伯告恐東偏且不係況能復有許乎若於既亂而告赴焉此固非旬日之所及或者鄭事少緩知其謀而預為之備其若之何況大王綱不振伯統未興告王而王未必聽赴大國而大國未必從適足以速鄭之怒而禍且不測哉夫許叔處心積慮志在復國未嘗一日忘許也而隱忍於十有五年之間不敢輕發以喪功一旦審其可為而為之可不謂智乎土地已非其有人民已非其故區區以奄息之躬燼餘之眾毅然圖之無復疑畏卒能安定以有成

可不謂勇乎且恢復先業光昭舊祀此孝子慈孫之所為君子所樂與也可不謂仁乎一舉而三德備焉則其所全亦大矣是雖不告之天王不赴之方伯猶當量其時勢而曲宥之不然聖人雖以正義教天下抑宜於正義既湮之日必備責於孤危既亡之國哉且事理有經有權觀齊之不告而娶君子以為猶告也則知許叔之入許是雖不告之天王亦自無害於義但入許之後所當申請王朝以大正其爵命之典未和許叔果如此否茲亦不暇計此但據其復國而已可嘉故曰許叔稱字賢之也難其詞而曰入亦所以傷之也○許叔入許能收故土而復魯爵可謂中春秋傳解題 卷十 桓公十五年

與而再造矣後來諸侯之平國者皆不存其祀或亦慮及此耶故春秋滅國不絕書而書取者亦僅矣

公會齊侯于艾

左傳曰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林氏曰艾齊地

張氏曰入許之役鄭莊以壤地相接欲兼并之故糾合齊魯之力而同伐既入之後齊魯讓而不受乃與鄭人合鄭不能有齊魯又為之謀以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復存也

廬陵李氏曰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以為利鄭莊既卒則

二國定許以為名

渝關李氏曰是會也二國難以定許為名然猶愈於漢然而無與者使果能以實心行實事則於興滅繼絕之義亦庶幾焉但彼二君為何人而又何足以語此耶

邾人平人魯人來朝

杜氏曰年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甯陵縣東北

孔氏曰以邾子未得王命知年葛之等是附庸

孫氏曰皆微國之君賤其相與朝祇逆之人貶之也

陳氏曰旅見非邾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牟子爵國祝融之後春在今山

春秋傳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宣

東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或曰在甯海州則亦福山

同郡連界之地也杜氏以為泰山牟縣乃根牟非牟子國

矣按此說不然年人附庸國非子爵國也今以此年為牟

子國不亦誤乎且宣九年取根牟杜氏註曰根牟東夷國

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年鄉據杜氏二註亦未嘗以年與

根牟為一地但二地相去為不遠耳○彭山李氏曰漢泰

山郡牟縣今泰安新泰之東嬴博之間年汶出焉者即其

西境也顧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夫牟與根牟

異名或根牟乃牟支庶所分而別為一國如小邾之於邾

則不可知且根牟在魯東北界者也杜氏以為根牟魯東

界琅邪郡陽都有年鄉乃因漢志於陽都之下載有年堂

之言故云然蓋陽都屬琅琊年屬泰山求之水源限隔山

谷是以各分所隸其西水西流出魯北界者為年汶其東

境入陽都界者有年臺年鄉也按此說可知年與根牟不

同而相去亦不遠則此年尚不為根牟安可認為牟子之

年乎蓋牟子城在今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漢為東

萊郡東牟而距年與根牟皆遠矣○彭山李氏曰葛嬴姓

伯翳夏時諸侯杜氏以為在梁國甯陵縣東北甯陵今屬

歸德州按此說是以比葛為湯居亳與葛為鄰之葛矣然

湯之征伐自葛始則為匹夫匹婦復讎固已破其國而誅

春秋傳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宣

其君矣其國之或滅或不滅未可知但彼為伯翳此為附

庸時歷三代之久安能必失彼葛之即為此葛乎○胡傳

曰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狀之何天王崩不奔

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也按此說非也以號舉方可為狀

之經無以稱人為狀之之例者且附庸之君不違於天子

亦必無王崩奔喪之禮以此責三國之不奔喪似猶欠考

核耳○朝桓者多矣聖人深惡諸侯之朝桓以為貶之不

勝貶也貶其甚者餘則不須貶而義可從同耳故貶穀鄧

之遠國書名而近者可知貶邾牟葛之小國書人而大者

可知矣然穀鄧有爵可稱故皆稱爵而以書名貶之邾牟

當無辭可稱不必亦書名也時從賤者之例曰書曰人而己故不同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曰秋鄭伯因櫟人入殺檀伯而遂居櫟

彭山李氏曰櫟鄭南鄙邑杜氏曰在河南陽翟縣按陽翟今為鈞州

高氏曰前曰歸特來與仲今日曰入宋怒而仲不納亦見其義不容也

張氏曰書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於突矣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五

論閔李氏曰突以庶孽篡國既已失位今也何不除其爵而乃仍書鄭伯乎蓋春秋之於失位者無論正與不正皆仍其舊爵以存實錄鄭突雖篡君鄭者已數年又征伐會盟與於諸侯之列者數矣當時既成為鄭伯鄭史無緣易其稱故經亦因之而書爵耳夫忍已復歸君鄭突又入櫟而仍為君春秋書此正以著其並君耦國之實斯亦不待貶黜而篡逆之大惡已見矣十七年高渠彌之變固昭公氣量褊刻不能容物之所致然向非逆突逼之於側使其孤危無以自立渠彌雖惡或亦未敢肆然而為此也○程子曰突非正也忍既忍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

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按此說固於君道有補然當邪正倒置之方誅亂賊之不逞而顧尊貴居正者

之失乎此如威陰抗陽日為月掩而日不見也此時責陽

之意抑責陰之意抑乎知此義則知所以斷忍矣然

則忍正而突不正突之書爵第據其舊號而實錄之耳若

謂忍不能居因以鄭伯予突也傷教甚矣○諸侯失位則

名於其人也蓋亦據其失位之實而賤之耳然昭三年北

燕伯出奔名而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則不名納而不

名者家氏謂正君臣之分是也以彼例之突為篡君無所

用正自難比於燕伯之不名者矣且奔與入兩俱書名者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六

惟鄭突與衛朔又豈同於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術之奔與

執不名而歸乃書名者乎○鄭伯突出奔蔡趙氏曰何以

名辨二君也凡一國而二君者具出入史皆名之亦有辨

也鄭伯突辨於忍也按是說也以論奔蔡之名鄭伯則不

然以論入櫟之名鄭伯亦不然蓋彼方奔之時忍尚未歸

何嫌於二君而辨之如衛侯朔蔡侯來當其出奔時衛黔

牟蔡來國未必即立也而衛侯蔡侯皆書名豈亦預為黔

牟東國辨乎若夫鄭伯入櫟時忍雖仍為君然於入櫟而

名突自是賤忍之辭不然北燕伯之奔齊也書名其納于

陽而不得復國必有拒之者矣乃未嘗書名而為之辭然

則鄭厲公之出入皆名宣獨為忽辨也哉○鄭伯突入于櫟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不同此已奔而入彼未奔而入此則君位已失彼則君位猶在也故於此名而彼不名○入者逆解也亦難解也篡君已奔又據大都以耦國故曰逆祭仲拒之突以強力竊據之豈易事哉二義雖兼有然以突歸于鄭對者則此入字似難解之意居多蓋其歸也以勢論其入也亦當以勢論其勢而祭仲之權可見矣夫祭仲援之雖國都而可言歸祭仲拒之雖郕邑而亦言入權臣之制入國如此良可畏也夫○以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例之則鄭伯突之入櫟亦可稱復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七

人然而不稱復者惡其不正故也與大夫之未絕而不稱復者不同故鄭伯突之篡國衛侯朔之逆命是皆復所不當復者也此書入櫟而彼書入衛皆不稱復其為譏之也明矣○胡傳曰經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既號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戚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鳥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宋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李曰墮郕之事未必由孔於厲公復子說見定十二年墮費下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

重叙雖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廉之事哀世之意也按此說不然若專就入櫟論則大都耦國其為害也固深然逆突之所以終得鄭者不在此何為因此而不書復國事第欲明居重馭輕之義乎且入邑之與復國事自不同入邑猶有正君在復國則無正君矣若謂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將置正君於何所乎欲明大都之為害而竟沒夫正君之迹經不若是其誣也然則突之復國不書何也不告故不書此春秋所以為信筆也必以為聖人之所削則誤矣○張氏曰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忽豐儀之事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七

皆不書者以見忽豐儀之為君末矣而不足紀也按此說亦不然春秋為扶正抑邪之書三子之為君雖末然在豐與儀或不書世子忽以冢嫡之重君鄭者數年何為不著其跡以存正統之義且其被弑於高渠彌也又何為不錄其事暴亂賊之惡於後世而厚誅之乎若以為不足紀而略之則是春秋一書惟視強弱為筆削凡過於強奸而勢弱者皆可任亂賊之肆惡而不問也謬亦甚矣然則三君之事何以不見於經也亦以不告故也蓋彼勢微而不能遠交魯亦不與通往來是以不能詳其事而經亦闕焉和莊王傳王之崩葬不書惠王初年王室之亂亦不書抑

豈以三王之為君本而不足紀也哉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左傳曰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按相縣在今徐州蕭縣西宋之東界也由此以伐鄭則太遠矣故孫氏曰袤鄭地於義為通

杜氏曰先行會禮而後伐也

永嘉呂氏曰或疑宋既賁賂於突而伐鄭不當又納突遂謂伐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忽奔于衛而袤之會則衛與馬突奔于蔡而魯之會則蔡與馬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尤

謂衛不應伐忽以納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之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但據經伐鄭二字則突在櫟忽在鄭為伐忽明矣

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而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已奔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宜無自而然哉蓋以正繼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繫諸侯有所責故利其亂幸其危貪其賄當其邪自突入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賄故也

陳氏曰會伐會盟會救會侵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

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救會于某而後侵若榘林宣元年會重北襄二十五年會而後盟杜北僖十五年召陵定四年會而後伐是也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

論關李氏曰杜氏以袤為宋地孫氏以袤為鄭地疑孫說為是如會于榘林伐鄭榘林鄭地也今會于袤伐鄭可知袤亦鄭地矣不然諸侯先為此會縱可在宋地何為遠至宋之東界乎○胡傳曰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詞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尤

強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按此說不然魯之黨突非一日矣宋為突主謀行篡後因賁賂成雖亦以其私耳何嘗有是非邪正之疑出於天理之公而謂正義之不可枉乎今四國會而後伐必其謀有未協者蓋當約會時必已明其為突伐鄭矣然或各有所求而為突之意不力未免兩可於其間是以先為此會以謀之抑豈疑於輔正而為此會乎夫魯桓鄭突曾伐宋矣宋亦曾以陳衛伐突矣至是魯又與宋合而連

陳衛以伐忽何也專深為突而齊宋一黨魯既與齊好何難與宋好且自鄭突奔蔡宋公亦知前日之怨事由蔡仲而不由突遂又黨突而怨仲耳陳衛皆宋黨彼衛人者雖當受忽之奔至此則惟大國之是從不復計忽之正恤忽之孤矣陳人之於忽尤非素所親比者不能不視宋衛為向背是其始終謀為皆動於私皆拘於黨安見其始欲輔正後乃變計而從邪也哉且其伐鄭也以四國之力納厲公而不克昭公與祭仲是必拒之力而守之堅矣未可謂忽弱於突亦未可謂忽之才不足君一國也若果突能結四鄰其勢日強盛則四鄰諸侯將必為之竭力以攻忽而春秋稱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五年 五

己力又足以致之當不旋踵而即克矣何至一伐再伐皆無功遲之十八年始能來亂而復國耶此納厲公也何以不書納凡書納者皆自外強致之詞厲公入櫟已在邦域之中不可以言納況書伐鄭自可知其為厲公又何待乎書納而後明哉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曰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

杜氏曰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張氏曰於此又邀蔡黨蓋張矣

渝闕李氏曰是會也又為謀伐鄭公與宋公實為之會于

曹曹伯必與會矣曹伯與之同謀幸不與之同伐然不若辭其會之為愈也去年伐鄭蔡侯不與奈之何與於斯會而且與之同伐乎夫既受突之奔今又相與謀納之罪難逭矣衛侯無事不與宋比曹亦念昔為忽所主義可扶也情可矜也乃於其復國後再為會而再伐之有人心者顧如是乎甚矣其悖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家氏曰自去冬迄今夏三書會宋再書伐鄭不聞以他事誅宋魯之輔篡而正也

胡傳曰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春秋稱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六年 五

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國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夫亂之所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張氏曰衛朔與母嬖兄奸惡之雄因同惡之合陵蔡而居其上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恃強眾凌弱寡如此及桓文之興而後少抑焉

渝闕李氏曰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按突之結諸侯豈有他術哉恃詐利耳諸侯受其愚餌

春秋傳解題 卷十 桓公十六年 重

而為之用非感於情義之不容已者也何云善結乎且兩
伐鄭而俱不克此後不復為之用矣若果善結諸侯則夫
諸侯之致力者豈僅如是而已乎○杜氏曰蔡常在衛上
今序陳下蓋後至胡傳曰蔡常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
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
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釀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
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按後至之說蓋據世子
光之事而例言之也齊世子光八會諸侯前五會皆序在
小國下惟襄十年伐鄭序在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上襄十一年兩伐鄭又皆序在曹伯下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上襄十年之伐鄭也左傳謂
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十一年之夏伐鄭也左傳謂
齊太子光來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是亦謂其先至而
長莒邾等耳不知齊光之先至伯者嘉其勤勇而偶進之
又光為大國之世子故特寵異之如此非春秋時之定例
當以所至之先後為先後也若皆以此例之通經之中豈
無後至之大國亦豈無先至之小國而諸侯之序次不同
豈皆以所至之先後分先後乎且陳侯不當後衛侯今兩
伐鄭皆後之豈亦皆為後至故耶然則先後之序不同何
也或此強而彼弱或此驕而彼卑或此勤而彼怠因此易

春秋傳解題 卷十 桓公十六年 旨

其常序則有之不必皆以後至例之也○通經之中蔡衛
共事者九隱四年伐鄭桓四年伐鄭桓十四年伐鄭皆先
蔡人後衛人此年會曹先蔡侯後衛侯僖二十八年盟踐
土先蔡侯後衛子襄二十七年會宋先蔡公孫歸生後衛
石惡定四年會召陵先蔡侯後衛侯惟此年伐鄭先衛侯
後蔡侯與昭元年會號先衛而惡後蔡公孫歸生而已蓋
蔡衛本兄弟之國而蔡兄也衛弟也蔡自當先衛乃會號
之大夫衛先於蔡猶謂大夫有尊卑未可孰為定序也此
年會曹定四年會召陵皆先蔡侯是皆不失其正獨此年
之伐鄭先衛侯未免易其常矣且陳為三恪之國當在蔡
春秋傳解題 卷十 桓公十六年 旨

上尤當在衛上齊桓之世莫不陳先於衛乃去年會襄今
年伐鄭並以爵稱而後衛亦宣其正乎若夫齊晉侯國之
先宋公則曰主盟也楚子之先諸侯則曰強夷之爭伯也
餘則或以子爵先伯如莒子邾子或以男爵先侯伯子
如許男先那侯滑伯杞伯之類或以世子先子伯如齊世子光先莒子
伯曹伯滕子之類或以世子先子伯如齊世子光先莒子
紛紛倒置者不可枚舉良由王政不綱典禮廢壞伯者以
意之向背為升降諸侯以勢之強弱相上下故其序次紊
亂如此春秋從其序而不革者所以彰其失也然則設儀
辨位之制當何如不有王者何以正名分而秩邦國乎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曰其致何也危之也

范氏曰桓公再助篡伐鄭危殆之甚喜得全歸故致之

臨川吳氏曰公至常事書者皆譏也

渝關李氏曰伐正以納篡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不畏于天不畏于人而不知恣行不義之必危也故書公至以幸之桓公之為書至者二二年唐比年伐鄭而已彼以討賊之義寄諸戎天下無非討賊之人矣此則深罪其亂常蹟武以為恣行不義者之明戒嗚呼嚴矣哉

冬城向

彭山李氏曰向即隱三年莒人入向之向近於莒魯而畔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六年 奎

服不常魯之城向蓋因其服而城之也後向降莒而莒邑之故宣四年魯復伐莒取向也城向言冬通後月之辭也書城向亦見桓公勞民力於所不當爭耳

汪氏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月皆農收之時若戎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功則無妨農之病矣

渝關李氏曰向小國也非我邑何以城蓋向服於魯而魯為城之以防莒之侵凌耳魯之城外都邑者不一僊二年城楚丘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榮某某于戚遂城虎牢昭三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某

某城成周哀六年城邾或共城或獨城皆外事也。杜

氏曰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此亦俱是十一月但本
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薛滕成公
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
推較此年間在六月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
正也許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
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
月別按通言一時之說是矣必以此為十一月則不然城
築雖例時然既書在十一月前自是從十月興工而歷一
時畢役也昭三年夏叔弓如滕亦止書時下有五月薛滕
成公可知如滕之在四月矣左傳總書在五月蓋傳誤也
經既不然豈可謂與下月無異乎且如宣八年城平陽成
九年城中城十八年築鹿園哀三年城啟陽皆有月
隱七年城中止桓五年城祝止定六年城中城十三年築
蛇淵圍皆無月有事凡若此者或書事前或書事中或書
事後事之前後猶自不紊豈本在十一月而書在月前乎
且此年間在六月水星總至十一月當正而在十一月前
水星猶未正也既猶未正其不可興役也明矣杜氏曲拘
左傳書時之說信傳不信經未可據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曰初衛宣公燕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繼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華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急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

據傳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俱不名

絕易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

張氏曰朔立已四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六年

重

欲討而後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之說必有所傳矣

汪氏曰公羊謂衛朔獲罪於天子今考左傳衛朔之復入放黔牟于周則黔牟之立天子與有力焉不然二公子怨朔奚待五年而逐之哉

彭山李氏曰按左氏序急壽之事以二子乘舟之詩考之不可謂無但恐亦多失實耳蓋衛宣公燕於夷姜而生急子必不在先君之世當在即位後事及奪急子妻為宣姜而生壽暨朔又當在十七八年之後自隱四年冬至桓十二年冬纔十九年而宣公已卒朔即嗣位計其時期繼壽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六年

重

而生宜甫一二歲耳何以不四年間遂即見逐奔齊耶當宣姜構急於宣公之世朔在襁褓之中必不預聞也而謂與朔同構則何可通哉且謂昭伯燕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則益不通矣夫昭伯既生三子二女則其燕宣姜也非但私通而已必已明為妻室矣而朔為宣姜子安有子方為君而母為庶兄妻之理乎姦生之子孕宜不育諸公族安肯奉以為君而其同母之女宋桓許穆又豈肯娶以為夫人乎此左氏之必不足信者也然宣公淫亂備載於詩雖左氏所傳有誤其惡固難掩矣淪關李氏曰按左傳於衛事失誣季彭山辨之悉矣愚因是說而推廣之宣公淫亂惡夷姜或亦有此事但急子必非夷姜所生蓋以子姦庶母逆倫甚矣即有姦生之子豈肯育之以彰其穢乎且惡夷姜當在宣公為君之日而為急子娶妻亦當在宣公為君之初年觀宣公奪急之妻而生壽及朔壽能代兄元年亦當在成童上矣以此推之則惡夷姜娶急妻時之前後不相遠安得謂夷姜生急子乎若夫宣姜者的是宣公之夫人非壽朔母也夫人方可從夫謚宣公夫人若尚在則所奪急子之妻未必為正室卒亦未可稱宣姜也若以所奪急子之妻為宣姜則當未奪急妻之先宣公之夫人為誰其謚又何稱乎意急子即夫

人宣姜之所生故史記謂以為太子厥後齊女生壽胡宣公屬壽於左公子宣姜遂縊死傳又誤作夷姜縊耳且載公文公宋許二夫人未知其母為誰但非姦生之子無疑其謂昭伯庶胡母而生戴公等已不可信至謂齊人使昭伯庶胡母強而後可恐齊人雖無道必不至以禽獸之行令其以子姦母也若果如左傳說惠公雖少昭伯日與其母行淫未必無懼心乃生三子二女昭昭可見何其毫無忌憚而衛之臣子亦甘聽其濁亂宮中而不為之制乎且夫五孕難速亦須五年方得五子以年計之則自宣公卒以至惠公奔方歷四年何得有此五孕況先君已沒胡母所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六年 完

生自知為姦子姦子必不存即或存之人方厭之鄙之相與亦絕之何至奉其男以為君取其女以為夫人乎許穆公於隱十一年居許東偏桓十五年入許復國年必已長若其夫人為胡母所生之女則此時女未數歲抑豈又待十年餘而後有夫人乎觀許夫人非胡母所生可知戴公等之母亦必非胡母也胡母初自齊來時宣公要而奪之猶庶妾也意宣夫人既縊後乃立胡母為夫人是以急壽死他公子皆不得立而獨立胡耳左傳謂初惠公之即位也少即位也少當其未即位時即與其母構急子何也人固有幼而驕狠使能行讒詐以陷人者况其母有以成之

乎故構急之事未必無之不可謂左傳之盡誣也信其所可信者而已矣○衛詩君子偕老篇蓋為胡母所作其言則詳六珈分明是夫人之服飾可知胡母亦立為夫人矣其與昭伯行淫事蓋必有之故鴛鴦之篇一則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再則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非其明驗歟但胡母不可稱宣姜以宣公先已有夫人而胡母不得從夫謚也然則謂胡母為宣姜者皆誤耳○衛之羣公子如黔牟如昭伯頑未知是急子之母弟否要皆長於胡者急與壽死而胡得立蓋胡母已立為夫人故從子以母貴之例也夫諸侯於禮無二嫡庶妾不得為正妻宣公已有大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六年 幸

人宣姜矣宣姜卒何得又以前奪急妻為夫人而使胡以庶孽嗣君位乎觀莊五年伐衛貶諸侯六年王人書殺而又書公至可知聖人許黔牟而深惡胡也所以深惡胡者或亦為其母子之不正歟○按左傳所記衛事與公羊所謂得罪於天子不相同亦不相悖蓋左傳所記者是其生亂之由公羊所傳者乃其發禍之端也今而觀之而前後之情形見矣但其所以得罪於天子者公羊之意是謂天子召而不往與穀梁說同恐未必然此時王綱已墜天子安能召諸侯即或召之胡亦豈畏其召而遂出奔哉蓋其得罪於天子必別有故二公子特因是以報怨耳張氏之

說是矣。○齊受天子之罪人罪亦大矣。後又連諸侯伐衛以納朔其罪可勝言哉。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曰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黃齊地孫氏亦云惟汪氏以為紀地後屬齊今登州黃縣竊謂黃縣當為萊牟界上地在紀極東不應紀能致齊魯遠會於此也然則黃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之黃矣

張氏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

春秋傳解題 卷一 桓公十七年 三

汪氏曰紀魯之相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二年之後齊遽遷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納朔則非特紀之削弱盟不足恃而齊魯之強弱亦具見矣
渝關李氏曰是會也魯欲平紀齊欲納朔平紀猶近正而納朔則甚乖矣莊元年齊遷紀三邑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五年公會齊人伐衛六年衛朔入于衛則是齊不成我之義而我卒拘齊之不義也齊不成我之義盟亦何足恃哉我卒拘齊之不義盟又何足貴哉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左傳曰及邾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也

杜氏曰越魯地稱字義與蔑盟同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

臨川吳氏曰隱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渝盟伐邾桓公八年又伐邾邾邾不通好十有餘年至桓十五年邾同牟葛朝魯既朝之後二國欲尋蔑盟而平其再伐之怨故邾來魯地受盟而公與之會也

彭山季氏曰邾在宋北界上懼為所侵故十五年與牟葛同朝本欲託魯也至是以隱公初年嘗來盟蔑故復尋盟將以固魯交耳

汪氏曰下書伐邾則越盟不待敗而惡自見矣隱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來故以國君之重而其心無所適主尚足貴乎

渝關李氏曰邾儀父以一人之身兩與魯君盟其事雖同而其人則異何也桓之弑異於隱之攝也今而盟越以尋蔑盟魯亦念當日所與盟者為誰而害其所與盟者又誰乎嗚呼小國縱不能討抑亦念弑篡之人既忍於君兄何有於鄰國區區盟誓徒以煩牒書而瀆鬼神而已春二月盟而秋八月即伐邾也何足怪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傳曰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

彭山季氏曰齊稱師用大衆也戰不言敗勝負敵也美魯地近齊界上者

臨川吳氏曰此齊師來侵魯境而魯與之戰也盟黃耒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

林氏曰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之兵始于葵而終于艾陵渝關季氏曰齊稱師動大衆也皆陳曰戰我兵必不實矣

我兵不實主帥雖微亦當書師而皆不書終桓之世無師無大夫也○經書及戰三比年及齊師戰于莫莊九年及

齊師戰于乾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是也乾時升陘皆公戰而諱公比則非公戰也非公戰而不書大夫

春秋辨傳疑 卷十 桓公十七年 重

並不書師者桓公之世魯無人焉故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渝關季氏曰蔡桓公在位二十年卒弟獻舞立是為哀侯

秋八月蔡季歸于蔡

左傳曰蔡桓侯卒蔡人呂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人嘉之也

穀梁傳曰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胡傳曰季字也歸順辭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敬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

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家氏曰蔡季之歸書字褒也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春秋於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說左氏者乃謂季獻舞為一人愚竊惑焉

永嘉呂氏曰突歸于鄭則名之亦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蔡季歸于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其終不為君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兄弟之歸者惟蔡季與季子或稱字或稱子美之也非若陳黃楚比之書名者矣○兄弟之取貴

春秋辨傳疑 卷十 桓公十七年 重

於春秋者惟許叔之入蔡季之歸紀季之以鄆入齊與夫

季子之來歸而已皆書字以貴之李曰公子父之稱季子者閭公待之以不臣耳

非春秋美之貴之而云然也然既為魯人所貴自非爭國者之可比亦與諸稱字者類觀之可耳

渝關季氏曰何氏曰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

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

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按是說也殊無所據今以季

字論之季為少者之稱安知非獻舞兄而季則弟乎或者

封人愛季而欲立之季不肯立而避之陳至是封人卒獻

舞立獻舞亦思季弟而請於陳陳人於是奉之以歸耳若

史季凡而獻舞弟季於次當立獻舞未必不忌之彼雖已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七年 章

立豈肯召之歸而季亦豈敢歸乎且以順辭易辭書歸又可知其無所疑忌而來是乃幼弟之可愛者也去與來皆合於義其視借後以爭國者不啻天壤矣春秋安得不嘉之手曰左傳曰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杜氏註曰嘉之故以字告按是說是謂春秋之書字因其告辭而去然安見聖人褒貶之義乎夫在當時以為可嘉而春秋不嘉之者多矣蔡人嘉之而以字告春秋亦從而字之是乃嘉其所可嘉者耳○季歸書自陳陳有奉馬爾蔡人召季子于陳陳人奉之以歸可見其以賢得衆去就分明自非恃援強納者比也然則魯季友亦歸自陳何以不書自蓋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七年 章

季友既遭國難後落姑之盟魯人請于齊侯齊侯為之召于陳而後得歸則是季子之歸不獨陳人奉之也是以不言自陳耳○經書自某歸于某者六比年蔡季成十四年衛孫林父十五年宋華元襄二十三年陳侯之弟黃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哀十年衛公孟龜是也書自某復歸于某者二傳二十八年衛侯鄭衛元恒是也書自某入于某者五襄三十年鄭良霄昭元年莒去疾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二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龜公子地秋宋樂大心是也皆彼有奉馬故書所自以明之若夫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以王命而書自則不在此例矣或

癸巳葬蔡桓侯

杜氏曰稱侯蓋謬誤三月而葬速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七年 章

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葬本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稱諡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成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按此說義甚正其如非春秋之

例何春秋五等諸侯之葬例稱公蓋葬由內錄皆從主人

私稱以示敬彼固不因不請諡而稱公此亦不因請諡而

乃稱侯說詳隱五年若謂蔡季知請諡故蔡桓得稱侯然

則桓公之葬也即在季歸之月季既歸安能於旬日之間

往返京師請諡於王而即得王命耶且使蔡季果如此是

蓋知禮者也是蓋能尊王者也何以知禮而不能循五月

而葬之期尊王而未免有背王伐衛之事見莊五年又十餘年

而師敗君虐蔡之不滅於荆楚者亦幸耳見莊十年未和彼時

季猶在否抑且與執國政否大抵蔡季之於蔡未必得行

其志於國中也何所據而必其知請諡乎又按左傳史記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七年 葬

世本蔡之諸君皆以侯葬諡未必皆知請諡者或者蔡史

之法生稱公卒不稱公故他書亦因而稱侯春秋於此蓋

亦因其恒稱而偶誤之故於他君之葬皆稱公而此獨稱

侯耳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曰伐邾宋志也

仁山金氏曰按春秋於正月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五

月書及齊師戰于奚則黃之盟何為也左傳謂平齊紀且

謀衛夫盟為紀衛而已不免於戰尚何能為紀衛謀哉春

秋書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而秋書及宋人衛人伐邾

則越之盟何為也左傳謂尋蔑之盟也夫方盟之而又伐

之何蔑盟之能尋哉屢盟長亂春秋比事而書之則其罪

不言而著矣

渝闕李氏曰邾與魯二盟一朝而俱不免於伐在魯人豈

不知信義之不可失哉良以邾與魯親則必得罪于宋而

宋為大國魯亦畏之故或為宋而獨伐或從宋而共伐不

得顧其盟朝之好然則魯與邾好不惟不能庇邾而反累

邾又何貴于訂盟而受朝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七年 食

彭山李氏曰經中言朔不言日者惟此年十月一食耳以

杜氏長歷推之則此月之朔乃庚午也朔有定日而不言

此必其闕文矣

高氏曰無王十有五年而日再食蓋若始而終也

渝闕李氏曰杜氏曰甲乙者歷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

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

以書朔日為例按此說是言日食當書朔並當書日也然

隱三年二月己巳日食杜氏以長歷推之謂是二月朔此

年十月朔日食以杜氏長歷推之當是庚午日彼則言日

不言朔此則言朔不言日大抵皆史氏之闕遺耳左傳於

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意蓋謂日官日御不授日故不知日恐當時歷官縱失職當不至此且既授人以日食之期何為於日之干支不授人哉此必史官失之而左傳誤以為歷官則非也

鉅左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亯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乙甚矣

渝關李氏曰鄭高渠彌弑其君忽以其不來告也史不書經亦無緣而得書嗚呼過如此之大變託於不告不知而不為之興師而加討焉魯之君臣未嘗有人心又焉怪其

春秋傳解疑 卷十 桓公十七年 堯

無耳目哉春秋不書亦以見其聾瞶之實耳口高渠彌弑君之賊罪不容誅矣公子達僅責其復惡僅料其為戮蓋當時不知君臣之義其視弑君之大惡有如尋常之殺人者然故其議論如此不有春秋天下不幾如博夜乎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范氏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

王氏曰桓公立十八年而傳嗣易世非不久也王朝之計不加三遣使下聘而追錫之命豈惟桓無王而周亦不能自王矣故聖人始終以王法治之

公會齊侯于濼

彭山李氏曰濼齊地水經註云濼水出歷城縣西南歷城即今濟南府治也

渝關李氏曰魯桓之於齊襄盟而戰戰而會惟其不以義交是以喜怒無常如此耳至於淫私之事尤出於意外使能備禮以正國家甯有如齊之禍哉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傳曰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漬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

杜氏曰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

春秋傳解疑 卷十 桓公十八年 卑

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

王氏曰言遂如齊見夫人由濼而往也

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夫人伉也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凡事之異於常者禍之所從起觀公與夫人如齊之書則見其違男女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聖人謹禮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不可不察也

胡傳曰與者罪在公也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安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者乾乾

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汪氏曰與之為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屬之詞也故以尊及卑曰及以及彼曰及皆及者為主僖公及夫人姜女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也傳稱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也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往其咎可知矣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豈不信哉

永嘉呂氏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釐不敢越者夫豈強拂人之情性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八年 聖

杜未然也泉水戰衛女忌歸而不可得載馳許穆夫人欲歸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甯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制禮也嚴矣達此者未有不敗公之與夫人如齊是大而不能夫也夫者以知帥人者也知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

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與者許可之詞按孔子謂吾與點也此與字乃是許可之詞若子與人歌而善之與豈亦可作許可解乎夫曰公與夫人公使難辭其咎矣豈必以許可

見其罪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傳曰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薨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甯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穀梁傳曰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范氏曰公五等之上趙氏曰在外薨不以為故無故皆當書其地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八年 聖

胡傳曰隱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高氏曰桓弑立不免見弑於人天理亦不僭矣春秋不以討賊書者齊襄殺之非討弑隱之罪不以賊討所以絕無已之亂也

蜀杜氏曰仁者為國之本三綱五常所由出也禮者人倫之本君臣上下所由正也隱將授桓而弑之非仁也適鄰國而以夫人行非禮也始以不仁而立終以非禮而亡春秋以為其惡也

渝關李氏曰以文姜之嫁魯桓計之魯桓在則文姜之

年至此當在三十上以齊襄之娶王姬計之娶王姬在則

莊元年

齊襄之年於此當在二十下長柳幼弟年亦不倫矣而甘
為此鳥獸之行謂之何哉。公與夫人正月如齊踰時而
不返者夫人不欲歸公亦不肯獨來也夫委宗社而不顧
竟與夫人盤桓於他國即當時無此淫行亦大不可況夫
中冓之言不可道乎公不能制之以禮及知其姦而乃適
之其取禍也固其宜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

石氏曰其以喪致痛之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八年

星

高氏曰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子齊見之聖人之意微矣

渝闕李氏曰夫人姜氏蓋隨公喪而至矣以其為罪人也
故略之

秋七月

鉅左傳曰秋齊侯師于首止子驪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

戌齊人殺子驪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杜

曰鄭子昭公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

知免仲曰信也

渝闕李氏曰齊侯之殺子驪而轅渠彌蓋誘殺之耳以堂
堂誅亂之師而為苟且誘殺之舉尚得為義討乎此必為

鄭突除其所忌特假公義以行事耳若果動於公義而討

賊則鄭之亂實惟逆突何其置突不討而獨討子驪乎春
秋削而不書不以討賊之義予齊人也

鉅左傳曰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
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
周公辛伯諫曰玆后匹敵而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
故及

渝闕李氏曰辛伯諫周公之言可為千秋之龜鑑於其未

亂而能諫之於其將亂而能殺之未可謂周室之無人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八年

星

杜氏曰九月乃葬緩慢也

趙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諡臣子之敬辭也不然則恐涉
他國之君而近於不敬矣

公羊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雖在外也雖在外則何以書

葬君子辭也何氏曰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

力且假使書葬于可復仇而不復乃貞之律
與齊辨是也

鉅左傳曰葬我君接上下也范氏曰言我君
舉國上下之詞若弑賊不討

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范氏曰禮

不與共戴天而曰不責踰國而討于是者時齊桓公葬而

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胡傳曰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仇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汪氏曰或謂桓公之葬魯人但以殺彭生為賊已討夫賊不討而不葬孔子削之也非謂魯人不葬也苟謂臣子葬之即書於經則晉樂書葬厲公於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於士孫之里何以不書葬耶

淪闕李氏曰或問桓為隱賊齊襄之殺桓也雖非義討亦庶幾公憤得舒矣何以目之為讎耶曰君臣父子之義要當隨分殊觀以隱視桓則桓為亂賊快在必誅以莊視桓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八年 晏

則桓為君父痛於見戕且魯國之人既仇肯而為桓臣君臣之分已定固不得曰彼為亂賊可以苟且而膜外視之也若齊人果以義討魯之臣子於齊乎何尤今以淫私而戕賊其君父不謂之讎而何哉曰齊為仇讎既聞命矣君父之讎不共戴天雖見弑於亂賊與見戕於無道彼罪之輕重有殊然自臣子之情言之其痛一也一則有人人得誅之法一則有不共戴天之義孰得而緩急之哉今賊未討則不書葬雖未復而乃書葬復讎之義不既寬乎忠臣孝子之心恐不若是恕曰討賊者天下之公義復讎者臣子之私情揆之於理則私情亦公義也但復讎之情雖急

然在勢分皆有不得直行其志者蓋討賊無待而復讎有待聖人於無待者致其公與嚴而於有待者致其正與慎於書葬與不書葬見之矣○齊襄之戕害桓雖大無道自與亂臣賊子異若不由天子方伯而擅復私讎是以亂易亂之道也其可乎但天子方伯不正其法則迫於不共戴

天之情亦當枕戈卧甲處心積慮以國之務期滅此而後即安是雖逆天王之命擅復私讎幸而獲濟則當束躬伏罪甯身與位之不恤可以報先君於地下矣即一戰而敗

雖死亦榮吾何傷乎哉第賊在異國又勢方強大未易一旦甘心是必謀及萬全無危宗社而後可為其所欲為耳

春秋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八年 晏

豈若匹夫匹婦之奮不顧身而輕於一擲者哉故姑存桓公以需異日非謂不責其踰國而討於是其事遂可以已又或諉其任於天子方伯將謂於我無與也○慈下書葬而桓書即位或公意也桓書葬而莊不書即位存子情也蓋讎雖不可即復而復讎之情未可一日忘也聖人之意切矣○主要臣辱主辱臣一吾不知主死而臣當何如也桓之臣子未嘗有枕戈必報之志而苟且以葬生塞其責抑亦何以為人耶○汪氏曰蔡靈雖讎在外而亦弑逆之賊與魯桓同蔡靈被殺在昭十一年葬在十三年按此說是矣但蔡靈葬于楚靈被弑之後魯桓葬于齊襄未被弑之先使楚靈未被

試卷卷十一

春秋傳疑卷十一

莊公

新闢 李集鳳 翻升



孔氏曰魯世家云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文姜所生即桓六年子同生者也以莊王四年即位諡法勝敵克曰莊
渝闢李氏曰莊公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在即三十二年元年歲在戊子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

春秋傳疑卷十一 莊公元年

上

穀梁傳曰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成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為即位也

論曰李氏曰按繼成不言即位此義甚明當所以存父子之情以起復讐討賊之義其言微甚意切矣胡傳曰為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前已弑其不執日同之生也既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是國儲君貳之分久已為同知競緒之有歸矣又何所嫌而謂不及付託之命耶此義立恐後世而有舍卒遇變者雖有大子而猶遲疑於無命之說亂且不旋踵而生矣其殆害也不亦甚乎○按即位之禮告廟臨葬臣也先君雖不以道終然新君嗣立亦未嘗不

告廟臨葬臣也何以知之於桓宣之書即位知之蓋桓宣
不繼歿之君雖如其意而書即位亦因其言行此禮而後
書耳若繼歿不可行此禮彼豈肯以弑篡自居而忍於即
位以累其惡乎由是觀之可知諸公之皆書即位者史氏
之舊文而經之或書或不書者聖人之筆削也雖隱公以
攝為名史原不書即位聖人因之亦不書即位而已

三月夫人孫于齊

杜氏曰夫人在公母也魯人書之故出奔內許奔謂之孫
猶孫讓而去

臨川吳氏曰魯人以桓公之弑實由夫人衆怒蔡請夫人
春秋傳傳辭義 卷上 莊公元年 二

內惡不安故出奔齊

公羊傳曰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何以不
稱姜氏駁易為駁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得公子
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
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擗幹而殺之何氏曰擗
折其手

上車以手
擗折其手

胡傳曰夫人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
不共戴天矣嗣在夫人所出也思如之何拘執情則當天
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誦之難斷者也
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客矣魯人有繼母殺其

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發當以大逆不孝論曰姜與弑
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之絕不為親即
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
也人以為允連子故通于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
范氏曰姜有殺子之罪輕故僖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
自齊去姜以貶之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
此輕重之差

永嘉呂氏曰書夫人孫于齊則夫婦母子之義絕矣夫婦
母子之義絕則凡人耳姜之會齊侯其黨其罪皆書夫
人聖人之書此也母乃溺於名實乎曰桓公雖見殺而莊
春秋傳傳辭義 卷上 莊公元年 三

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彼且以為夫人也我可
以不謂之夫人乎聖人書法亦紀實而已矣

論嗣李氏曰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按此說是
謂魯人能絕姜氏故以為得禮夫絕不為親蓋聖人以義
斷之當如此在魯人焉嘗絕姜氏耶杜氏釋傳又謂姜
氏與齊絕是並不知魯絕姜氏之義矣姜氏隨喪而
歸者也不書至絕之也厥後凡書皆不書至以其不可以
廟見也絕之而已矣○唐武后廢中宗而移其宗廟先儒
謂張柬之等當廢為庶人而賜之死引春秋絕姜氏之義
以為斷是矣但武后與姜氏事亦覺不同武后滅唐而文

姜未嘗滅魯也滅唐者可伸天下之公義抑先帝之命而廢之以賜之死矣姜未嘗滅魯耳封罪之權在天王也故雖義與之絕而子無討母之理未可直行其意矣。茅堂胡氏曰曰夫人孫子齊則知其為文姜矣若曰姜氏安知其非姬婦乎按此說不然春秋若稱姜氏自知為夫人何至疑于姬婦乎蓋夫人之說不敢黜特去姜氏絕其屬以見義耳綱目於武后黜其太后之尊稱直片其姓而書武氏者汪氏所謂聖人筆削父母國之史而求子筆削前代之史是也以此言之誠有不得而同者矣

單伯逆王姬

春秋傳傳疑 卷上 莊公元年

四

彭山李氏曰單畿內邑鄭漁仲曰成王封畿於單邑故以為氏伯字也蓋周世卿單子之族以天子命而往魯為卿者也

穀梁傳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

杜氏曰王姬不稱字以正為尊且別於內女也

公羊傳曰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臨川吳氏曰王將嫁女于齊命魯主之故魯遣單伯往逆

王姬于周俾先至于魯而後往歸于齊也

何氏曰不自為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脉之屬宜為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誓不交婚姻

張氏曰斬衰而主婚固已非禮況齊乃不同天之體余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國之三綱絕矣

孫氏曰天子命莊公主婚而公不解故交讎之

春秋傳傳疑

卷上 莊公元年

五

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降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大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既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莊王不以魯之先君戕于齊命之主婚魯有大過不因而辭之陷王於不義矣

渝關李氏曰此年單伯逆王姬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又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文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前後八十餘年未必是一人然其為內大夫無疑周有單子單伯者蓋其族人以采為氏王命之為魯卿與如周有祭公祭伯祭叔而鄭之祭仲亦命大夫也。彭山李氏曰王姬桓王之女嫁于齊襄公

音即召南何彼穠矣之詩所稱王姬也按何彼穠矣之詩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似與此合但召南咏文王之化不應在莊王時且齊襄已為諸侯不應稱齊侯之子故朱子於詩傳雖存此說而亦未以為是今又安能定其必然乎然則平王之孫舊說以為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此說於時事合矣然平王之稱似牽強闕之可也。

據高氏說則魯主王姬之婚當主於京師而不可迎至本國而行禮也今魯莊與齊襄俱不至京師而魯使單伯往逆之非禮矣且單伯非同姓之大夫使逆王姬亦非所以厚刻也況喪服不可行告禮魯國不可聯好交今以居喪而

春秋傳傳辭 卷十 莊公元年 六

主婚婚非无悖禮喪心之甚者乎夫天正不討魯要亦計魯讐而使魯主齊婚亦已過矣莊公不知其非而由之罪可勝言哉單伯以天子之命卿不能匡若以正力諫其不可乃赴京師而逆其所不當逆是尤王朝聘之罪人矣經書單伯逆王姬一事而數失見焉一說同姓諸侯主婚者禮當迎王姬之本國其婿亦當迎於所至之處而自我歸彼也按此與高氏說異竊意高氏說於義為長而季彭山亦曰主王姬者當主於京師行禮之處非可在外命主也如此則同姓諸侯當即畿內而用之於義始便魯侯未嘗至京師安可使之主王姬哉魯即無患無廖而亦

不可況以父喪父讐之大而可令之主婚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氏曰齊強魯弱又委罪於彭生魯不能讐齊然喪制未闕故異其禮

胡傳曰築館于外者殺梁雋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喪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末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於京師上得尊周

春秋傳傳辭 卷十 莊公元年 七

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墓為不可日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苦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廖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若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汪氏曰莊公是時畏齊之強不以殺父為讐方欲結齊好以為安故自主王姬之後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其讐齊之意略無幾微見於舉動則非是王命而不敢辭主婚之事實乃畏齊而不肯辭也此事以觀而莊公忘讐之罪不可掩矣

虞陵李氏曰春秋書某館一某臺三某園三某邑

渝關李氏曰館客舍也某者修為之詞斯于詩所謂某室百堵是也隱七年城中邱胡傳曰凡書城者定舊也書某者創始也然某王姬之館此固為創始抑豈以創始而乃書某乎說詳隱七年城中此下。范氏曰外城外也孔氏亦以為城外然於城外則太疎矣且亦何所據而知其非宮外乎設梁傳曰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范氏曰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是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某王姬之館據此說是謂王姬之館當在公門之內今特某之于外蓋亦在公門外耳未必在城外也。公羊春秋輯傳辨疑 卷上 莊公元年 八

傳曰某之禮也于外非禮也其某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焉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某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設梁傳曰某禮也于外非禮也某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某節矣按此皆謂無故而主王姬者本有某館之禮但不在外耳耳不知主王姬者本當在京師今王姬主于魯而遠至魯國即使魯無他故而築館于內固亦非禮矣又安見某館之為禮而必以外為非禮耶。胡傳又曰魯于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處按常處之說不然先公之世即有主

王姬者不當主之于本國何得有王姬之常館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未聞魯人往迎而館于魯也且自此二百餘年未聞他公之主王姬者可知前此之主王姬不必常在魯而魯亦不必有常館也若夫某館于外魯人之意只為公方在喪中王姬不可入公門耳蓋其意親釋怨幾不知父讐之在齊豈其以父讐為嫌而為此乎一說觀夫人之孫齊可知魯人不無讐齊意則為此改而某館于外或亦有之但未明言其故耳據此則設梁仇讐袁麻之二說並存之可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上 莊公元年 九

高氏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若臣同名也

渝關李氏曰按陳莊公與桓王其命名未知孰先孰後若君在先則臣當避也君在後則臣當改也不避不改其無王也甚矣或者史氏之誤與傳錄者之訛然亦未知孰為誤訛而孰為正也闕之可也。陳莊公在位七年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彭山李氏曰榮榮公采邑杜氏曰榮縣西有榮錡潤田縣內地也其後因以為氏

杜氏曰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此

孔氏曰杜於追命衛襄之下註云命如今之褒貶趙晉以褒貶臣既與武贈之以官褒德敘哀載之於策將恭賜其家以告報也

汪氏曰襄十四年靈王將昏于齊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則此年錫桓公命亦曰命魯主王姬之昏而追錫其先君耳張氏曰桓弑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伐之所宜加王不能討又以惡為善示以褒嘉故特去天而止書王也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上 莊公元年

十

胡傳曰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策弑以情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褒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主不能討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正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劉氏曰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恩禮如焉誰不勸於為惡春秋弑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仁山金氏曰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天下而其所褒賜者如此於是王命益不足為重矣

鹽陵李氏曰文元年胡傳曰敬冕去聲因其終喪入見而

錫之車馬褒勸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彤弓旌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然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彤弓矢

虎賁宰孔賜齊侯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襄王命晉文亦以大輅之服載輅之服彤弓鐵鉞桓邑虎賁而已則古者策命之典不遇如此胡氏取禮及詩為證而分為三事蓋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概其實有功亦可以

賜車馬敬冕也王命士會以敬冕是矣又考之左傳文元年毛伯錫命注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莊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來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為侯伯襄十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武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上 莊公元年

十

先王股肱用室師保萬民世祚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實伯舅是賴今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奉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昭七年衛告燕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而命晉父之辭亦有策焉以此觀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褒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

高氏曰魯桓已葬矣因其私諡而錫之為非禮諭關李氏曰經書錫命二書賜命一惟此年王不稱天寵

墓賦也文元年春正月公已據立未嘗請命于王而王使
來錫命則亦不能無識者成公不朝王人無敬懷之功而
八年天子使賜之命亦非禮也但以此之桓公則有間矣
故王皆稱天此輕重之別也○汪氏曰經傳言錫命者八
考之周制王命諸侯則大宗伯備司凡建設王統黜廢而
後內史自策命之未聞遣使就其國而錫命也按此說謂
錫命不書就侯國此即設果所謂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之
意也然如朝見獻功而有命自當受命于王朝若諸侯既
卒嗣在宅憂尚非八見天子之時天子詔以襲封亦不得
不說其國而命之豈必以受命王朝之為正乎說詳文元
春秋傳傳辭義 卷上 莊公元年 主

年毛伯錫命下○錫桓公命非使祭以來亦非榮叔天子
之大夫不可使將命也當與隱七年使凡伯聘相參看
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曰何以書我主之也

臨川吳氏曰書歸于齊魯既主昏則同于內女也

陳氏曰春秋之書外女未有詳於此者也書逆女書暴王
姬之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也莊公之于齊不可與相
為禮也

仁山金氏曰莊王豈不知齊襄為政之行賊殺魯侯哉不
能行九伐之法而反妻之不過以齊之強耳

廣陵李氏曰書王姬歸齊二此年及十一年也此歸惠公
十一年歸桓公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
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
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
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讐之義明矣按此說不然婚姻大事
也主王姬重典也豈可以為常事而不書乎以為歸于齊
而乃書齊襄國父讐矣齊桓非敵怨何為亦書其歸于齊
他公之不書者實亦當主王姬而莊篇之二王姬一主于
魯一主于齊法當併書但魯于齊襄有父讐以此言之則
春秋傳傳辭義 卷上 莊公元年 主

毛氏主齊為不可耳○歸于齊不書逆之有故也故不
親迎于京師又不親迎于所主之國而使敵齊來逆之
簡略甚矣夫以逆王之女今王之妹下嫁于侯而尚且
至此雖云各禮之久處猶豈非無禮之尤乎然哉

齊師遷他郎節部

彭山李氏曰按杜氏註前在東是都臨淄縣東南節部在
虛縣東而北海都昌縣西有管城節部蓋臨淄今青
州府屬縣也都昌即今平度州昌邑縣也朱盛符今臨淄
城都城則在連界安東東南也三邑為都東南應輔齊故
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魯桓既攻而紀遂不支於此則真

孔氏曰齊人遷此三邑非三邑之人自遷故其文異于邢
遷也

薛氏曰黃之盟纘二年也今又遷紀三邑強暴之無忌憚
甚矣

永嘉呂氏曰諸侯之國皆受之于天子其封域有定分人
民有定居強者不可以力并詐者不可以誣取紀之土地
人民受之于天子齊烏得而遷之哉紀之滅始于此聖人
所以書師而深疾之也

仁山金氏曰換齊之謀紀有日矣紀之季姜桓王之后則
紀固莊王母家也莊王以王姬歸齊將以周婚綱耳王姬

春秋傳傳辭疑 卷十 莊公元年 古

適至而遷紀三邑禽獸之人固無施而不恃也春秋書紀
姜與王姬之歸詳而不畧則齊之罪自著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遷人國邑三此年齊師遷紀而節節十
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宿與陽皆齊而節節
節為紀邑遷宿遷陽皆書人而遷節節節此春秋特
筆著齊之罪也

渝關李氏曰沙隨程氏曰土地人民蓋有之曰取遂其人
有其地曰遷孔氏曰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遷不云取
齊人于此三邑不言所往之處者志在去之而已非欲安
存其人故與宋人遷宿文同趙氏曰使其民取其地曰遷

不書其地分徙之非一處也按此數說皆謂利其土地而

遷之也胡傳謂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眾以迫
之為已奢也據此說又似利其人民而遷之未嘗取其地

也竊意胡傳之說為是若利其土地而遷之則遷其人不

可云遷取其地何不可書取耳凡有所遷者必有所往之
處經書自遷者七處不書遷于某今雖強逼其遷何獨無

所往之處而止云遷某乎止云遷某而不書地自是遷于
內地而不必書也蓋三邑皆紀之要地或皆繁庶地也齊

欲取之而恐不能守故強遷其民以來我地遷其民則三

邑虛而紀勢孤矣此月滅紀之端也遷邑以致其孤遷國

春秋傳傳辭疑 卷十 莊公元年 古

以防其二是其深謀詭計又別有在當不徒為此民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杜氏曰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孔氏曰春秋之音未有代人之邑而不繫國者此無所繫
故知是國釋例註闕不知其處蓋近魯小國也公子慶父

桓公之長庶子也慶父雖為庶長而以仲為字其後子孫

以字為氏是以經書仲孫時人以其庶長稱孟故傳稱孟

孫其以諡配字而謂之共仲猶臧傳伯管敬仲之類也劉

炫云蓋慶父自稱仲言已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

公為伯而自稱仲論語云孟孫問孝於我是時人呼云孟氏也

彭山李氏曰慶父者莊公之庶兄也本庶孟孟則次先莊公故字以仲行以其為桓公子故後世則於三桓仲諡曰共是為仲後凡舉諡始字如喜叔成季之類倣此桓公三年始娶至此纔十七年慶父雖生在子同之前當亦未逾弱冠也未逾弱冠而即得為卿則以兄故而私厚之非公選衆觀觀之端其肇於此歟○國而曰戚於餘並非以為國名孫氏以為附庸國是也公殺皆以為邪邑則邕未有以代言者也得無以其地近邾而遂託傳為邾邑歟

春秋傳解義

卷二

莊公二年

五

臨川吳氏曰于發語辭猶曰于越

渝嗣李氏曰觀慶父之後猶孟氏則慶父之為庶無疑其母或是文姜之媵抑或別有妾母在父先俱未可知慶父之長莊公大抵不過數歲許耳莊三十二年左傳曰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將杜註曰蓋欲進其同母兄弟故欲立般觀此則知慶父與叔牙同母莊公與季友同母矣○公子慶父晉戚之卿也晉戚之卿禮當稱公子此常例也然為先公之子舍君父之大體而不問其有無罪之小國又可即其稱而見其罪蜀杜氏曰此大夫之

專而出公子之大夫者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望目之以示義猶曰為公之子而不知君父之讐也按此說以三年溺去公子對言之似亦可通但於春秋之常例不合惟知常例之當書公子而因此以推其義即可見其志觀釋怨之罪矣○胡傳曰按二傳於餘止邪邑也因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而慶父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止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成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命諸侯不出隱公之命見左傳仲連擅兵兩世入祀伐邾會師救鄆

春秋傳解義

卷二

莊公二年

五

見傳二十七年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弑弑隱公而為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還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國一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成遠矣抑此說不然通經之中未有邑言代者且於餘止不繫之爾自知其非邑也若欲大其事使若一國然則証事定而為張信之辭亦甚覺其不情矣若夫魯君之見弑者不止三君據左傳則問公亦弑於慶父何獨不取問公之禍乎且魯大夫之師師者多矣師師者周云得兵權然古之兵制與後世不同後世之將有專官古者卿大夫之為將者臨事則授以錢事畢則將歸

于朝兵歸于野未嘗專司其任而久以兵權在握也故聲
慶父遂之為亂弊起於為卿執國政不在於為將得兵權
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齊為錄焉爾我
主之也

胡傳曰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
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
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
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忿何所不能三年之喪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莊公二年

大

而總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薛氏曰主祭之為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

汪氏曰周禮為王后齊更解之者曰諸侯為之不杖則固
未聞主祭王女而為之服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崩

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於王后之喪禮畧矣而顧為王姬

之服其意在齊而不在周也或者以為齊王命過矣

張氏曰莊公舍不共戴天之讐而主齊夫人之昏知有齊

而不知有父其罪可謂大矣故自逆王姬至此特書嫁書

辭繁而不殺以正其典泐大倫誣滅天理之罪所謂婉而

成章也

渝關薛氏曰桓自桓薨之時雖春秋二十七月則三年之

喪甫畢而又為王姬服大功也禮於母舅之妻無服莊公

主王姬因齊之告喪特服出嫁姑母之服亦可謂厚矣然

其意微媚齊而不知父讐之妻於義大不可者公于是子

無人心矣。曰齊王姬便見齊妻之卒可不問矣今因告

而書卒雖云卒自外錄然亦以見恩禮之厚所以深痛公

也。春秋卒王姬葬彭山以為齊告喪魯往弔也如此則

凡外夫人之不書卒皆因不告不弔乎曰李彭山謂婦人

無外事人無知死之哀來告非禮也往弔亦非禮也由是

言之則是外夫人之卒果宜不告不弔者但或夫人在而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莊公二年

五

夫人之母卒抑或母在而母之母卒則夫人與夫俱有齊

喪之服必不至不告而不弔也然春秋惟內女之為夫人

者書卒自此以外雖妻母外祖母之喪俱無聞焉豈以其

外戚之殺禮數之簡故皆略之而不書歟不然彼未嘗不

告喪此未嘗不往弔何皆不見於經哉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傳曰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杜氏曰禚齊地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此年出會其義

皆同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

穀梁傳曰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

高氏曰夫人稱姓氏者貶不再也

胡傳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于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使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家氏曰姜氏身賈弑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春秋釋傳辨疑 卷上 莊公二年 予

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李曰當是文弟也此以爲兄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爲是妹蓋未察耳

故於春秋聯書之比而誅之也。夫人前去其氏今稱姓氏者去氏以誅其逆加氏以著其淫齊襄出而姜往會禽獸之無別也春秋書孫則去其族書會書享揭其姓氏蓋示之有別亦所以討其亂倫之罪

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位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

汪氏曰春秋之末公父文伯之母聞門而與康子言皆不踰閭擊悼子康子與焉昨不受徹俎不宴仲尼聞之以爲

別於男女之禮夫季世俗薄而敬姜獨能守禮而不違春秋備書文姜之行雖國惡不容諱其惡惡之心亦猶美敬姜之意乎

游關李氏曰此自魯國出而與齊侯會也去年三月孫子齊未幾而歸魯矣故至此又書會之文姜之父沒已六年而屢會齊襄未聞以甯母爲辭想其母亦即世矣父母俱亡而越禮恣行毫無愧怍如此觀齊風南山猗猗載驅騁堅諸篇知其穢德腥膻開播於遐邇而不可掩雖欲爲之諱焉得乎然第書曰會而不直斥其姦則猶爲有隱乎爾

乙酉宋公馮卒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上 莊公六年 主

高氏曰觀宋莊使求敗顧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游關李氏曰宋莊公在位十八年卒子提立是爲閔公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曰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殺梁傳曰溺者何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盟而代同姓故貶之也

背中黃氏曰溺敗而去族非衆賜氏之比

高氏曰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朔而立公子黔牟爲衛侯魯輒與兵會仇德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

君其罪大矣

家氏曰或謂衛朔在齊魯桓曾與于盟黃而謀衛矣此會齊納朔非成父志乎夫納朔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讐而成父之惡滋不孝也

廬陵李氏曰考之三傳左氏則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休據世本史記以為衛朔非叛出奔天子新立公子留范氏則以為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興師而魯同之然則黔牟與留雖未知孰是而此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明矣齊實罪人固不足責而莊公新立寢苦枕戈莫先於率國人以同仇舍是不顧而二年伐於餘丘三年伐衛又且同春秋辨傳解疑 卷土 莊公三年 主

齊師以往此何心哉

渝關李氏曰弔杜氏謂溺惡甚於慶父豈以慶父伐小國溺伐同姓之正君改謂此甚於彼歟曰非止此也慶父雖不復讐猶未與齊人同役也溺則明與讐國之師同為不義之事豈不甚于彼乎殷必於其甚者改溺去公子以敗之。穀梁傳謂公子溺亦未言何公之子也胡傳以為有父之讐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興師代人國乎據此說是以溺為桓公子也恐未必然桓公之子三人故謂之三桓三桓之外未聞又有子也若溺亦桓公子亦當如叔牙季友之書卒矣然而不書卒焉意必惠公之子而桓公

之弟耳桓公之弟不可以父讐言然而君讐與父讐同故

去公子以示敗。公羊傳於隱九年之挾桓十一年之乘此年之溺皆曰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於莊元年之單伯則曰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按此說是謂命乎天子則稱字未命則皆書名耳然于書公子不書公子之異未見分別或以為溺本非公予以未賜族故不稱族亦與無駱挾菜等耳若果如此則溺無可貶此乃直書以見罪者說亦可通但無所據未可定其必然也穀梁傳以為公子貶去放殊得春秋惡惡之旨先儒多從之今亦從之以明義可也。隱之世肇不稱公子莊之世溺不稱公子皆去族以春秋辨傳解疑 卷二 莊公三年 主

春秋辨傳解疑 卷二

莊公三年

主

示貶也傳公而後大夫雖有罪無復貶去族者矣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傳曰葬桓王緩也

胡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穀梁傳曰天子志葬必其時也何故也危不又以為不志葬者常也穀梁傳曰公親會之不書葬非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高氏曰平王崩求購於諸侯然後克葬桓前七年乃克葬者蓋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

劉氏曰公穀皆以為改葬若誠改葬應如改卜之類而書改矣世喪禮廢何事不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

張氏曰魯遣微者往會故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同軌畢矣之禮既不復行於是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於後世惟士喪既久士虞耳可勝惜哉

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慢也文公使公子遂葬皆侯叔孫季林稱傳葬葬本工莊公三年

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勝侯叔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葬不臣于周而誅于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忌葬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桓襄匡簡景而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

渝關李氏曰葬天子親之者也隱公不葬平王猶曰不親往嫌於不可使大夫耳茲則使人會耳使微者往與葬諸侯何以異夫不親葬而遂不葬其罪易見也至於不親葬而以葬諸侯者葬天子孰其知夷周於列國其罪愈難逆

也哉然則葬與不葬同歸于無王未見葬之愈於不葬也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左傳曰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別

彭山李氏曰季字也公羊傳曰紀季者紀侯之弟也杜氏曰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據東安平在臨淄縣東一十里蓋紀之西鄆而接壤於齊者也汪氏以為東昌之博平縣誤矣

穀梁傳曰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

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

胡傳曰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春秋稱傳葬葬本工莊公三年

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既則書召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陳氏曰紀侯在而季以鄆入齊若以邑判其誦字紀侯意也齊倍自桓始年秋鄆以國紀黃之會魯為之求成于齊襄不得免焉遷鄆而鄆紀之不絕也如幾季以鄆入齊紀

於是乎始則是分國以與之也齊人所欲者吾土地苟可
以免紀者無不為也是紀侯意也是故稱字不稱字則疑
於宋魚石鄰庶其矣

高氏曰紀侯自度滅亡歸季于京師而天王終不能正
季授于魯而鄰國卒實能救與其殘民絕祀孰若使季以
顯為附庸以事齊庶宗祀之不滅也此從權紓禍不得已
之聖既以王法則擅以天子封邑入于齊齊納人之封邑
均有罪故書以書入以示義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仇非
季之心也以宗國為寄矣聖人恕季而重罪齊侯也

張氏曰王政不行伯者未作強大吞并無故肆行小國不

春秋傳傳疑 卷上 莊公三年

三

能校其詞下敵以存宗祀以先王之建國而聽命於強暴

春秋所以於季無譏焉書入以志其難蓋聞之也

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已故請先下齊以送敵兵以

安君存國之故析地事權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以食

後嗣復見叔姬歸鄆是也可謂明於權矣

蘧陵夢氏曰春秋書以地出奔者鄰庶其苦辛夷鄰黑肱

是也書名書地而簡邑叛君之罪著矣書大夫入于某者

宋魚石晉驪魚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叛君之罪見矣

今季不書奔不書名所以別於二例也不書弟明非紀侯

之薄也書入所以罪齊而閔季也春秋所以如此書者原

季之情免季之罪不使與他公子去國者比耳政紀季之
事謂之不貶則可謂之知權亦可如以賢而褒之則恐未
可與微子適周例論也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也

渝關李氏曰入者難詞也而亦逆詞也在紀季有不不得
已之情故曰難在齊人有不可受之義故曰逆

冬公次于滑

孔氏曰左傳曰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舍者若行
一日止而舍息也信者往經再宿得相信問也穀梁傳曰
次止也則次亦止舍之名過信以上雖多日亦為次不復
別立名也

春秋傳傳疑 卷上 莊公三年

三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據襄邑

即今開封府睢州而滑在其西北即今大名府滑縣也本

衛南部地杜氏以為鄭地非矣是次也公穀以為欲救

紀而不能則紀在魯東北而滑在魯西南相去甚遠以救

紀之兵而次于此是猶北轅而入越也左氏以為將會鄭

伯謀紀則厲公失國未復方受制於其臣自救耳不暇何

暇為紀謀魯莊公方幼以甥事舅惟齊是從大異桓公時

矣豈復有謀紀之志乎故滑之次非為紀也蓋滑在衛南

鄙其必俟諸侯納朔而不至者雖然五年之伐衛已張本

於此矣書此見公之輕舉也

高氏曰但書次若無故而自出者焉

渝關李氏曰次于滑左傳以為謀紀公穀以為救紀蓋因上有紀季入鄭之事遂皆以為為紀政李彭山辨之確矣

彭山以為為衛事當無疑先儒盡從謀紀說蓋亦未之思耳

○是時衛朔在齊則納朔者齊志也齊魯方睦朔必有求於魯而公亦欲成齊之志矣是以此年春朔會齊師伐

衛而至此又有于滑之次也○春秋書次凡十有六公次

者四此年滑昭二十五年陽州二十八年乾侯二十九年

乾侯是也公與諸侯共次者二僖四年陘十五年匡是也

諸侯共次者四文十年厥貉定九年五氏十三年重葭十

春秋傳傳辨義 卷上 莊公三年 末

五年集蔭是也內大夫次者一襄二十三年雍渝是也內

大夫與外大夫共次者一襄元年滎是也內師次者二莊

八年鄆三十年成是也外師次者二莊十年郎僖元年蕭

北是也其中或伐而次或救而次或次而救

次焉北救即或次而侯或侯而侯或侯而侯或侯而侯

書次皆因其事實而誌之者也此年次滑不書伐未嘗伐

也不書救非救不書侯非侯也其止書次者例亦多端

大抵非為王事民事而出書以誌其不義之行而已

四 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卒齊侯于祝丘

彭山李氏曰享公穀作饗孔氏曰鄭玄儀禮註云饗謂烹

大牢以飲賓則是飲酒大禮又曰諸侯受賓聘享皆在太

祖廟若饗則禘廟燕又在寢廟相親也據此則饗是禘廟

飲賓之禮與享不同蓋饗飲也享獻也公穀作饗者是矣

祝丘魯地見桓五年城祝丘下

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直書以見其

失

穀梁傳曰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

胡傳曰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失餘也兩君相見享於廟

中禮也燕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

而享諸侯甚矣

春秋傳傳辨義 卷上 莊公四年 末

臨川吳氏曰古者飲食之禮有三享食燕也燕禮最輕蓋

主於飲酒而食物不盛食禮次之食物甚盛而不飲酒享

禮最重飲酒如燕禮之多食物如食禮之備雖君大夫亦

無行享食燕之禮於野者況婦人乎然此不足責也

高氏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況用兩

君相見之禮乎

呂氏曰前此當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

人之為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

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

淫亂之漸其變為篡弑之行清亂周公之禮魯人習之

三十餘年卒之子般閔公葬試而後止聖人作易以開有家為家人之始垂訓遠矣

渝關李氏曰孟子曰亦饗齊此安饗之饗也又曰書曰享多儀此獻享之享也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所謂三享者亦獻享所謂饗禮者即晏饗也享與饗自當有別此于祝北會飲食是饗也非享也故當依公穀作饗然左傳於他處文饗享二字多通用如僖二十三年敘重耳事前曰楚子饗之後於秦曰公享之意此二字本有通用之法也易大有九三分用享于天子宋子木義曰享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享春秋稱傳辨疑 卷十 莊公四年 享

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享字據此則亨享烹三字既可通用豈享饗二字不亦可通用乎故依左傳經文作享亦不妨但當作宴饗之饗解耳○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堯王因其欲而制之以禮男女必有別也飲食必有節也所以立人達之綱維而垂儀範於天下者也今婦弟相會而無別又用饗禮而飲食於其野是視先王之禮制為無用可任吾意而恣行也無忌憚甚矣在文姜齊襄甘為禽獸而莫之恤固無足責獨是齊魯二大國未嘗無臣子而甘聽其君如此母如此則是二國之臣子盡無羞惡之心人道至此絕矣此春秋之所深憂也

三月紀伯姬卒

彭山李氏曰紀伯姬紀侯之夫人即隱二年履緌之所逆者也

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

孔氏曰為之變者為之服也禮諸侯絕期尊同則為之變服服大功九月恩成於敬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畧之

渝關李氏曰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內女為諸侯夫人例

書卒故紀伯姬鄆季姬宋伯姬之書卒者正也鄭伯姬齊子叔姬不書卒被出來歸非猶尊同之比矣杞叔姬被出

本林稱傳辨疑 卷十 莊公四年 主

而書卒者仍以夫人之禮卒之也杞伯姬不書卒者蓋不赴也不則不為之變不則史氏之闕也非夫人者七僖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許嫁稱字魯人比於尊同者也莒慶之叔姬齊高固之子叔姬宋蕩伯姬與其婦則適大夫而不卒也若夫紀書姬非夫人而書卒書葬如夫人於其卒葬而恩禮有加者也○孫氏曰內女嫁國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為下紀侯去國齊葬伯姬起汪氏曰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閔紀之亡寢共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按此二說皆不然蓋尊周則為之變變則當書例之正也若孫氏汪氏說則

春秋傳解題

卷十

莊公四年

十一

是常事則不書書則別有故也如此則於春秋親親貴貴之義不亦隱乎且鄆季姬之書卒未有下事之可起又未嘗有國難之可閏亦未必賢如共姬之可寔然而亦書卒可知書卒之為正也其不書葬者則以鄆子在焉彼國不得先君而葬抑豈以為常事而不書哉紀伯姬之卒紀侯亦在及紀侯去國齊侯葬之則非葬禮之正而特書之亦非閏共亡焉故也宋伯姬後君葬而魯葬之得葬之宜不可以不書尤非為其賢而書以示褒矣○內女適諸侯以其尊同故書卒何不稱某夫人以尊之蓋在父母之國止論其親後雖為鄰國之夫人而以字姓稱之親之之辭也

春秋傳解題

卷十

莊公四年

十一

親之則不稱夫人而其為夫人自可知雖紀叔姬之非夫人亦無不可考而知者固不嫌於無別也

附錄傳曰三月楚武王薨尸授師牙焉以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鄆曼曰余心蕩節曼歎曰王祥盡矣隨而落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落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榮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厲木之下今尸闕和莫教屈重除道梁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教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渝闕季氏曰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卒于熊背立是為文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過于來

胡傳曰鄭伯厲公也非子儀也蘇轍曰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

茅堂胡氏曰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無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入櫟過來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鄭存蔡入櫟皆書其名

春秋傳解題

卷十

莊公四年

十一

汪氏曰不期而會曰遇春秋諸侯私為之約乃用不期而會之禮書之所以識之也況以三國之君相會亦比於不期而遇其為簡慢詭譎益可見矣

彭山季氏曰垂曹地說見應八年宋衛遷曹下○此鄭厲公季齊以釋彌魯援紀之怨也夫厲公自入櫟之後不領諸侯之事者七年其為此遇亦僅能以簡禮相見而已自後不在諸侯者又復十年○按高氏曰齊恐陳鄭救紀故求結二國懼心先過于垂使紀失其援也此說大誤蓋陳鄭去紀甚遠何能救之況鄭厲公居櫟未得復國惴惴焉懼不自保而齊襄反欲結其懼心耶

渝嗣李氏曰李彭山以此遷為鄭厲之求齊誠是考之於經自桓十三年齊宋衛燕戰敗于魯紀鄭齊於是乎怨鄭矣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則是報怨之師也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未幾入于櫟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是他國皆釋怨于鄭突而為此役以納之獨齊未有與也至此方有此遷是必以陳為介而求援于齊以為復國之謀而自此遷後雖未聞齊陳之助突何如而即此一遇已可見二君之為黨慕矣此春秋之所深惡也

紀侯大去其國

春秋傳傳辨疑 卷工 莊公四年 書

左傳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建齊難也

孔氏曰傳稱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是往年分鄭與之紀國猶在今則全以紀與季也十二年叔姬歸于鄭則紀季雖全得紀國亦不移就紀都紀之宗廟社稷皆遷之于鄭承祀如本故不為滅雖云國作不滅其實為齊所吞紀之器物財賄亦應為齊得成二年傳稱紀獻王營目之以紀得非滅紀所得也季既入臣于齊級使齊不自取必應以之為賂假令紀以賂齊亦是滅紀所得也

杜氏曰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遂故不言

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汪氏曰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絕於夫家為大歸蓋往而不返也

胡傳曰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上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毀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致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倘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守而去而春林傳傳辨疑 卷工 莊公四年 書

春林傳傳辨疑 卷工 莊公四年 書

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鄭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若之末矣
茅堂胡氏曰紀侯為齊所逼雖其夫人在殯而不顧必不以儀章器物自隨欲假諸侯之禮以為重也
永嘉呂氏曰不以養人者害人委而去之可以為仁鑿池築城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可以為義今紀侯未見其有疆為善之實又不能效死而弗去方之太王養人之言則不類比之孟子世守之說則有愧聖人之書大去其國非罪之也亦非許之也直傷之而已矣

張氏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國存不獲因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師所以責強暴閭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言意之表也

彭山李氏曰紀侯去國不知所往今交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有紀城地誌以為紀侯遺邑且有紀子墓焉豈即紀侯避居之地耶

渝關李氏曰聖賢重信義亦未嘗不重生靈觀紀李以鄰人齊而稱字紀侯大去其國而不名可知全宗避難是亦權宜之得為者不必定以死守為正也故孟子策滕亦以

春秋傳辨疑 卷上 莊公四年

去

去守二端請擇之其有得於春秋之旨者哉。以強併弱以大吞小至使鄰君遠避而不遭齊罪不可勝誅矣其齊人無道雖天子不能庇其母家魯人不能援其姻國四鄰諸侯相與環視而不能救也時勢之衰一至於此讀者當不徒為紀侯悲而且深為世道悲也吁春秋安得而不作也哉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穀梁傳曰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

胡傳曰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曰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具奉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

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穀梁若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紀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若恐其亂苗也

汪氏曰書曰齊人則疑齊之微者往紀會葬揚齊侯之爵則知齊襄躬造紀之國都徒葬其夫人以示恩也

陸氏曰葬者臣子之禮非由鄰國也齊侯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為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

渝關李氏曰曰齊侯葬紀伯姬是齊侯親之也諸侯無親葬諸侯之禮况諸侯之夫人乎蓋紀侯已去齊侯往略紀春秋傳傳辨疑 卷上 莊公四年

去

地見其夫人在殯而未葬故因是而安厝之耳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薛氏曰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仇會獵也齊人何以知其為齊之君曰會獵避田之事也避田微者則君何為與之會會之非微者也

胡傳曰齊人者齊侯也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九族之讐不同鄉黨朋友之讐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

高氏曰狩以奉祭祀與人共之且不可況其親之仇乎不
沒公以深罪之

何面目而見此地之人耶

臨川吳氏曰於本國而非狩地且識况越境而與仇人狩
于彼國之地乎祿即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

渝闢李氏曰公羊謂與雖狩之說得經旨矣又曰前此者
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識於師者將壹
識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識焉莫重乎其與雖狩也於雖者
則曷為將壹識而已雖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讎不
可勝識故將壹識而已其餘從同同按此說是對溺伐衛
之前事師圍郕之後事以為此重於彼不知溺會齊師伐
衛去公子師及齊師圍郕不書公未嘗不致識也春秋之
法擇其重者而一識焉固有此例然其隨事立義亦未嘗
拘拘於此文姜之與齊襄會也不書齊侯無以著其亂倫
之實莊公之與齊襄狩也不書齊人無以知大讎之在齊
此事既欲為公諱則沒公而書齊侯亦未為不可曰將欲
背其忘父而親讎也不得不目公而直書之書公而人齊
侯內則誌其實外則所與同者不可問矣以是為公諱也
而其所以書公者實深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又以不書公
而見法是豈拘於一例子。一祿地耳二年與其母為色
荒此年與其子為禽荒背襄之惡不足論而公與文姜亦

春秋輯傳辨疑

卷士

莊公四年

素

春秋輯傳辨疑

卷士

莊公四年

素

春秋輯傳辨疑卷十二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曰師而曰如衆也

高氏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

王氏曰前此會稽亭祝止皆歷日而返故書月此歷月而返故止書時

胡傳曰曰會曰亭獨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

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成後世謹禮於微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五年

慮患於早之意也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侯耳不行

會禮按此說或不然凡與君大夫合兵而侵伐者未必皆

行好會之禮而亦書會文姜之往軍內就齊侯即不行會

禮而亦兩人相聚于一處未始不可言會也可言會而不

言會則沒齊侯之人而不見必有義存焉抑以其不行

會禮故也。此為齊侯往也縱不可書如齊侯豈不可書

會齊侯于師乎而經止以如師為言蓋沒齊侯以示貶也

國事莫大于行軍擁三軍之衆而令女兄恣行於其間而

與之宣淫齊侯之無忌憚甚矣文姜之淫奔不必諱亦不

必駭惟書如師而沒其與會之人則責在男子而婦人可

知此實春秋之大義未可視為不行會禮而遂不書會齊

侯也。或曰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二十年夫人

姜氏兩如皆皆以國書是即會其君也師衆如國此書如

齊師其會齊侯從可知豈為沒其與會之人以示貶乎曰

是不然國必有君君必在國則凡言如某國者自可不必

再言君至於齊師之次豈可與國例言之哉蓋言君而師

可見君行必有師從也言師而君不可見師行不必皆君

將也故渠林之稱晉師所以沒趙盾于死之稱晉師所以

沒士鞅此則沒齊侯而不書不可謂其無義旨矣然不嫌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五年

二

於君與大夫之無別者又如趙盾而稱人者然凡以稱人貶

之者皆害別夫君與大夫而有異辭哉。彭山李氏曰師

義行父也若果以師出則必有所止之處不得泛言齊師

矣按渠林于死之會晉師周皆書地若魯四年楚屈完來

盟于師以諸侯之師在盟也或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以

諸大夫之師在魯也此亦皆書上文之可考者余止言師

而不言地似亦可疑然或師方行而水止不可定其在某

地文姜之行是赴師也非赴某地也則不書師地未為不

可是亦可以不疑矣。此齊侯有軍旅之事而文姜赴之

也胡傳謂師者衆多之地而引詩載驅行人彭彭行人猷猷

僊以為解是指通道大都之案多言而不指軍旅言矣殆不然也。文姜之出自此以後皆書時惟二十年如莒又

書月

狄鄭黎來朝

穀梁傳曰鄭國也黎侯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公羊傳曰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孔氏曰鄭之上世出於鄭國世本云鄭簡居鄭肥從鄭宋

仲子註云鄭簡別封小子肥於鄭則簡是鄭君肥始封鄭

譜云小鄭鄭侯之後也表父簡有功於周其子反別封為

附庸居鄭會孫黎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為

春秋傳傳疑 卷三 莊公五年

三

小鄭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

言肥杜諸言左當是一人信七年經書小鄭子來朝知齊

桓請王命命之

彭山李氏曰鄭曹姓出自鄭始封名扶之後扶七世孫夷

父簡有功於周封其次子友於鄭為附庸國杜氏曰東海

昌慮縣東北有鄭城樂史曰鄭城在承縣據昌慮在今膠

縣東南承又在東南今嶧縣界也竊意鄭本附庸以其國

小近宋為宋所侵故令朝魯蓋附庸以求庇耳至十五年

宋桓公方黜齊桓而齊遂與之伐鄭厥後齊桓為請於王

進為小鄭子穆七年小鄭子來朝是也終春秋之世小鄭

子朝魯不貳焉。黎來名也與介葛盧同見僖二
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策于此說必有
所受矣

應陵李氏曰鄭以僖七年書小鄭子其來朝五此年及僖

七經七昭三昭十七年也其後服役於宋故宋仲幾曰滕

薛鄭吾役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鄭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

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鄭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

書名鄭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

命以為小鄭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按此說不然四

春秋傳傳疑 卷三 莊公五年

四

夷雖大皆曰子蠻夷之邦吳楚為大或有附庸若在中華

腹內之地恐無夷狄為子男者又安有所謂夷狄之附庸

耶況鄭為中國附庸鄭則鄭國之別封不應鄭為附庸于

中國而鄭又附庸於夷狄者由是知鄭亦中國之附庸但

視鄭國為尤小耳且凡所謂附庸者皆大國社稷之臣既

已臣屬於大國自無外交鄰國之禮是則黎來來朝亦可

謂非禮豈許其自進於禮而與介人殊視之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曰冬伐衛納惠公也

臨川吳氏曰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嗣而不克納故今

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

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程子曰：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中矣。

汪氏曰：公穀皆云朔得罪於天子，其事雖不可考，然下書

王人救衛而左氏云朔之入也，故黔牟于同則伐衛之為

逆王命無疑矣。此年伐衛，人諸侯所以人公，成二年蜀之

盟人諸侯之大夫亦所以人公也。

陳氏曰：不書納者，以朔入為重也。入不言納，是故伐衛納

朔書入而已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五年

渝闕李氏曰：三年此年兩伐衛皆納惠公也。何以不書納

前言奔而後書入，則伐衛之為衛侯朔也不必再起納文

而已明矣。九年公伐齊前不見糾奔後不見糾入，若不書

納糾何以知為輔糾以爭國耶？若夫僖二十五年楚人圍

陳，納頓子于頓，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邲，弗克納，宣十

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昭十二年齊高偃

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

于戚，書圍書入而納者，固不必書伐，餘則書納而並不書

伐者，以納為重，不必又起伐文也。又或直納于彼邑，未嘗

伐其國者，亦有之，未可以一例言也。齊宋陳蔡皆君也，或

疑齊襄非伯，不應先宋，安知非齊則若而宋則臣耶？宋若

是臣則陳蔡之居宋下當亦非君矣。曰是不然，此時齊襄

強橫或驕抗而自居先，或宋閔卑遜而甘居後，俱未可知

況桓十三年已已之戰，齊侯固已先宋公矣，而又何疑於

此哉？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孔氏曰：春秋之世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故，知子突是

字也。

劉氏曰：古者字有伯仲叔季者，有曰某父者，有曰子某

者，唯其所稱而稱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六年

張氏曰：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

陳氏曰：自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

廬陵李氏曰：通經書救二十三始于王人子突之救衛終

于吳之救陳。

渝闕李氏曰：程子曰：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

之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胡傳曰：王人微者，子突其

字也。以下士之微起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微衛也。按

此說，第據微者書今之例，遂以至人為微者而以子突書

字為褒辭，又據凡書救者皆善之，遂以救衛之事褒王人

也。不知稱人者，恒辭也。春秋之初，諸侯大夫皆稱人，不必

是微者則夫王朝之大夫何不可以恒辭稱人乎夫王朝大夫例稱字既稱字又書王人者蓋不書王人則不知其繫何國若書王子突而不加人字則又疑於王子而名突矣故為是詳言以別之且以明王臣之重將申王命以正諸侯也由是言之但當以大夫書字為正例而別論王人不當以微者書人為正例而別論子突也若夫救患固善事然在王朝不可言救以王人而救衛則王朝之大體墮矣何褒美之有哉先儒不計王朝之大體竟以鄰國救患之常為王朝勸也傷教甚矣○衛朔以應聚之孽播殺其兄而篡居其位旋為國人所逐二傳謂朔得罪於王以奔春秋解傳疑 卷五 莊公六年 七

駢年之立蓋當請命於王而王許之立矣王許駢年而除朔諸侯孰得而納朔也哉諸侯而謀納朔也天王於此申大義以讓之可也讓之不從貶其爵而削其地焉可也貶之削之又受則與六師以移之可也今不能大治諸侯之罪以正王法不得已而為極急恤患之舉春秋於此蓋傷之也非善之也子突王朝之大夫也王朝大夫例書字書字而又書王人此書法之不得不然且以明王臣之為重也以王臣之重而救衛諸侯之罪愈彰矣○五國黨惡伐正至於天王不能制而使王臣出救之罪已不勝誅矣況其漠然不聽命衛朔卒得入而旋駢年于周乎且救在

王朝則四鄰諸侯之不救罪亦可知然以數大國力強勢盛共為此舉宜乎鄰國之不敢援衛也天王於此徒以空名欲遏其鋒豈能有濟哉亦徒見其失體而已○救衛而衛朔竟入焉豈其與戰而敗績耶夫經不書敗自是未嘗戰也觀子突不言帥師蓋其所將者寡必見五國之強而不敢與之較朔於是乎乘勢以入耳○經書王人者三大抵皆卿大夫也此年之書王人則恒辭也以下書字而知其非貶傳八年盟洮二十九年盟翟泉之書王人皆貶辭也○書救二十有三胡傳倒曰凡書救者皆善但善之中容有不善者若不問其可否而皆善之將從井救人者孔子不以為國族髮纓冠之教鄉鄰者孟子不以為感矣然則春秋之書救未嘗無救所不必救者文九年諸大夫救鄭而貶稱人安可以是以為善之哉

春秋解傳疑

卷五

莊公六年

八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曰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公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易為絕之犯命也

穀梁傳曰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胡傳曰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

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心選賢與能而不拘大
人母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殺其兄人逆王命
乎故衛報書名書入以著其惡外則諸侯書入內則莊公
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劉氏曰朔故當有國矣入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之意也為
諸侯受之君君所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大敵之
道也為此乃非所以復也

陳氏曰朔官假壽而後立衛人為之賦二子來舟孔子取
焉則其罪宜廢又拒天子之師故入而不言復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主 莊公六年 九

絕之也見衛侯鄭按絕之之說可通於衛侯朔之入不可
通於衛侯鄭之再歸蓋衛侯鄭未嘗得罪於天子何為絕
之而不稱復若以其長惡不悛而當絕然則衛侯鄭之惡
尤甚於鄭何以稱復歸乎以此觀之可知鄭之再歸不稱
復非其絕之之謂也良以天子未嘗罪鄭而國未立君其
位猶未絕故不稱復與曹伯歸自京師同。衛朔出入名
與鄭伯突同彼之入櫟未得國然使與得國如衛朔蓋亦
未可稱復矣以皆反其所不正也。衛侯之入也放公子
黔牟于周夫王人之救衛是救黔牟也以天子所匡扶之
人敢奪其位而放之罪已不可勝誅矣而況放之于周是

竟以周為裔服也衛朔之無忌憚如此春秋不書蓋亦存
天下之防耳殺公子洩職不書者二公子既臣朔而人則
立君是亦義之所不可者故於其被殺也則畧之且放黔
牟既不書又何須為洩職誌殺也耶

秋公至自伐衛

張氏曰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故書至以危之

汪氏曰去年冬伐衛今年秋始至師出經年黔武以抗王
師考其時而惡自著

渝關李氏曰此與桓十六年之伐鄭同皆黨不正以伐正
也故皆致之況此彼之不義更為從讎而逆天子乎甚矣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主 莊公六年 十

其可危也。經書公行二十三特於其甚者書至以危之
是故伐衛致三為讎女如齊致伐致皆非常事之可比
者也親與讎待而不致者諱齊侯而稱人即不致公而義
已見

螟

彭山李氏曰隱五年以月書此歷一秋又災之甚者也
渝關李氏曰大師久役而又遇螟災斯民之不幸甚矣

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傳曰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

杜氏曰文姜淫於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欲以悅魯
說文曰俘軍所獲也

胡傳曰俘者二傳以為竇按商書遂伐三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竇者釋辭也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李曰按似之元雖胡所未為君臣弑亦無君臣之分也夫謂殺其兄而得位比之於篡則可矣安得謂之弟弑兄臣弑君耶原胡傳之意特欲張大其惡未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拔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拘於貨寶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成明矣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六年

土

渝關李氏曰按俘與賂不同俘者虜掠之所獲也賂者私賄之所與也孟子所謂還其重器者俘也春秋所書取宋鄆鼎者賂也先儒皆認俘為賂誤矣口俘者軍所獲也軍所獲者人與物皆有之孟子所謂徐蒙其子弟者人也所謂還其重器者物也蓋齊之得於衛者兼有人而其歸於魯者止有物而已傳所謂來歸衛寶是也然則不書衛寶而書衛俘者言寶則疑於賂言俘則見其殘也口此年來歸衛俘悅我也三十一年來獻戎捷威我也歸俘以遺其利獻捷以示其功要皆於義無當也

七年春夫天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曰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杜氏曰防魯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渝關李氏曰杜氏謂至齊地姦發夫人至魯地齊侯之志得傳意矣然亦大概據其地而別言之又安知至齊地者非齊志而邀姜以往至魯地者非姜志而邀襄以來乎防已見隱九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杜氏曰辛卯四月五日

穀梁傳曰恒星者經星也范氏曰經常也謂常列宿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七年

土

公羊傳曰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星隕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孔氏曰夜者自昏至旦之總名公羊傳曰恒星者何列星也言天官列星常見之星也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月令中春之月日在奎弧中鄭玄云弧在與鬼而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也臨川吳氏曰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眾星星隕如雨言眾多不可為數也

啖氏曰星隕如雨如雨之多也李陵云謀臣如雨皆言多

胡傳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間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何氏曰恒常也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

張氏曰蓋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

汪氏曰經星沒而不見乃天地常經泯滅之象是時王綱廢弛列國爭衡故天變應之經書星變者四此年星變以

春秋辨傳辨義 卷主 莊公七年

主

王人不能勝五國之兵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也文十四年星字以桓文迹熄而宋齊晉之君皆有禍亂也昭十七年星字以王朝無尊喬正而兵刃交于王之國內也哀十三年星字以強吳爭伯而中國諸侯皆為之服役也凡此皆變之大者而王霸衰亂之兆也

盧陵李氏曰經書星間石闕霜於闕字有先後之異者蓋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其闕石與霜皆隨而後見此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杜氏曰辛卯四月五日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臨川吳氏曰恒

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夫星之常見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按此說皆不然若日光不以昏沒大星不見小星亦無當晝夜明不見星可耳曰恒星不見自是恒

星之咎杜氏音註見賢通反林氏音註見音現自是恒星隱沒而不現非以夜明掩星光也且凡值望時夜月雖明恒星亦自可觀若在初旬日光不沒而掩星誠為大異是

異在日光之不沒不在恒星之被掩尤不當畧日而書星也況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表是時君道衰微日食應其所致恐無餘光而能照夜此亦理之可推者也若謂左傳

只言夜明非謂日光不以昏沒則於月微之夜不當明而

春秋辨傳辨義 卷主 莊公七年

主

明亦屬大異而不可不書者經乃不然知其說之未可據也惟何氏曰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汪氏曰經星沒而不見乃天地常經泯滅之象言沒滅而不言夜明其亦見及此歟汪氏曰眾星奔流乃諸侯放恣互相凌駕之證也按此說非也經書星間自是不墜於地非謂其奔流在天也墜於地者如雨其始侯國滅亡眾多之象歟故自莊十年書滅譚嗣後滅國不絕書此其驗也恒星不見王綱既絕之祥也星間如雨侯國多亡之兆也二事本相因故二象並見於一夜春秋詳書之懼之深而憂之至矣孔氏曰夜者自昏至旦之總名但此經下言夜中

則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
按孔氏之意是主曰光不以昏沒之說故為是言耳竊意
夜該竟夜不止初昏之後蓋初昏觀象而見恒星之不現
故書夜於夜中前至後是間如雨又即星隱之時而詳誌
之不然疑於竟夜隱矣

秋大水

張氏曰蓋文姜宣淫陰威不制之所感也

何氏曰先是莊公伐衛用兵踰年夫人数出淫泆民怨之
所生

無麥苗

春秋傳辨疑 卷主 莊公七年

五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災也

張氏曰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蕩故麥與苗
俱無民食之絕有國之大事故書

孔氏曰直言無麥苗似是冬之苗而知麥苗別者此秋今
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
之苗皆為水漂蕩也何休云禾初生曰苗秀曰禾
胡傳曰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
命見王者之心恣忽夫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
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蜀杜氏曰洪範八政食為之先一穀不登謹為之嚴莊公

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錄之以示憂民
之教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為心也

渝關李氏曰大水之為災不止害及五穀其室廬之漂沒
人物之陷溺蓋皆有之矣況乎麥苗俱無民食幾盡抑亦
何以為生哉去年螟今年大水無麥苗天之示儆顯矣春
秋悉書之宜其惻然悲閔而無已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彭山李氏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按穀城在今東平州東

阿縣南二十二里

胡傳曰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祿次率于視北又次

春秋傳辨疑 卷主 莊公七年

五

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遠矣明年無知弑諸
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汪氏曰齊誘南山戴驅刺襄公而皆曰魯道有蕩不一言
之深責魯莊不能防閑其母衛姬稱魯莊威儀投棄之美
無所不至若曰獨少此耳聖人於春秋一則曰夫人姜氏
會齊侯二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雖國惡有不容諱其重
成豈不遠哉

張氏曰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自二年至今詳
書於策敝荀莒驅錐於齊風論其時世與衛之親之介介
墻有於諸篇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播

其惡於萬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其世夜陷薄未
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亂魯與衛滅同時聖人以
魯事詳於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者不刪夫二南之風后妃
不待聞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開有室之道廢而亡國敗
家之禍同一軌轍詩春秋之旨蓋相表裏也

渝關李氏曰按魯衛二國夫人之宣淫者皆齊女也天下
女子之淫亂者有矣未有如魯桓夫人淫於其弟襄衛宣
所奪子伋之妻而以為夫人者淫於其子頑也喪心亂倫
無異於禽獸莊公制於其母而忘父之讎年至三十有七
必惟齊女之是娶焉謂之何哉厥後以慶父之姦嗣子與
幼君俱不得其死亦齊女有以致之雖然是豈齊女之皆
淫哉夫不夫則婦不婦二國之君不能修身以齊家是以
恣其所為而莫之底止以至禍亂相尋而末已也固其宜
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傳曰次止也俟待也

杜氏曰期共伐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胡傳曰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
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於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
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薊北于薊輸是也俟而次者

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
蔡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
之也若是非義矣其曰次以俟者深貶之也

渝關李氏曰此公將也不稱公而稱師深惡其親統大衆
不以獲讎而為此無名之舉也下書師及齊師聞邾則是
不以復讎而反與讎國虐同姓公蓋不可以為人子而亦
不可以為人君矣故其次其闕其還一以師書而不書公
諱之也所以深貶之也然則與讎國虐同姓五年之伐衛
亦猶是也彼何以不諱公曰伐衛之役齊志也齊為主而
魯為從今欲伐邾則是魯志而魯為主也且春秋之於魯
春秋傳傳諸侯 卷五 莊公八年 六

莊無日不望其復讎此年齊襄被弑而臣子之大義終未
伸能不於公有厚責哉或者謂以不義無功而諱公且以
稱師為重泉然則春秋之不義無功或不止此何不盡同
此例也蓋春秋此義深以復讎為重故其書法如此其悽
惓於臣子之道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甲午治兵

胡傳曰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後久不用則
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
志非善之也譏貶武也

汪氏曰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

其時莊公有所侯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

渝關李氏曰按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然則振旅治兵乃春秋講武之名而穀梁傳乃

曰出口治兵習戰也入口振旅習戰也左傳亦曰三年而

治兵入而振旅見隱五年二說又與周禮異然考之左傳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未嘗不與周禮合乃於四時講事

之外又有治兵振旅之興則震陳之所講者何事乎若謂

講事非即治兵則古者安不忘危乃需三年而一治也法

亦疎矣意者三年治兵之說或非周制而城濮伯糾引之

春秋傳辨義 卷主 莊公八年 末

耳若夫出口治兵是謂繕甲厲兵申明軍法之義如楚將

用師於中國子文治兵于蔿子玉治兵于蔿子庚治兵于

汾此皆因出而治之者也然則師出以律亦如中秋教戰

之法而申飭之蓋亦行軍之常制耳由此言之左傳三年

治兵之說未可據穀梁出口治兵之說自可通又何疑於

周禮之不同乎○治兵習戰行軍之常制也凡師之出或

亦未有不舉行者左傳曰治兵于廟禮也孔氏曰軍旅之

止應告于宗廟也亦據習戰之常而言也常事不書此曷以書

以其治兵于廟也夫治兵于廟雖非常制與常所然處軍

政不齊而申飭之不猶愈于河上遺道者乎但以其無名

動衆而為是舉適足見其黷武云耳不然使其以寢苦執

干之情發而為習戰復讎之事是固春秋之所深予矣不

可已者竟已之可以已者不已此治兵之所以為譏也○

彭山李氏曰穀梁傳出曰治兵入口振旅之說與爾雅同

其曰治兵未春秋甲午治兵而言也其曰振旅未虞書班

師振旅而言也然采芑之詩有曰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則

兵以鼓進之時亦可謂之振旅此豈專指班師入國之名

哉蓋振者振起之義所以作其氣之急震即戒嚴之法也

按此說謂振旅不止為班師入國之名是矣意周禮中春

教振旅亦作振起之義解不當作收入之義解穀梁曰春

教振旅傳辨義 卷主 莊公八年 末

取兵入之義以收其衆而使之就農也北陵山口家之

為古收也以冬方大閱春則蒐物方殷故收其衆也蓋

春主發生故使之振起以作其氣豈於歲初之時而為收

入之計哉但經書中所指不同其以入為振旅亦如虞書

之班師振旅是一義蓋振收也如金聲玉振之振故謂

其入曰振旅孔氏曰入而振旅者振整也旅衆也以治兵

禮畢整衆而還也此說亦通

夏師及齊師圍郕

陳氏曰此吾君將也何以稱師莊之會齊密也蓋其於

及圍郕是故一貶之

圖曹

渝關李氏曰魯與邾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也莊公何怨于邾而謀伐之伐邾者魯志也陳蔡齊皆先有約蓋必皆許其師矣已而陳蔡不來故次郎以俟之俟之而終不來也故與齊師共圖之此時齊魯方睦齊不違約而應魯蓋亦親魯之意也

邾降于齊師

左傳曰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彭山李氏曰邾以小國介在魯衛之間而為衛所脅服者春秋傳傳錄 卷三 莊公八年 三

也莊公五年魯會齊宋陳蔡伐衛而衛侯縶之入國魯力猶能制之於是謂邾可爭而欲加兵以脅其從期陳蔡而陳蔡不至遂與齊師共圖之邾降于齊師見邾本魯志而不能服也莊公素聽齊襄之命者也豈敢與齊爭功哉

啖氏曰凡服從內附曰降

胡傳曰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邾邾者伐同姓也邾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齊疾張氏曰從仇而貪利脅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開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

渝關李氏曰齊人之得邾降非齊之有德於邾也邾人怨

魯者深雖勢窮力困而情有所不甘是以相激而就齊耳

夫約人而人不從伐人而人不與與人同役而人不與之同功甚矣此役之為可恥也然而此恥皆為小而獨亡親釋怨之恥為大君子之為莊公恥亦恥其大者而已。經書降者二此年邾降于齊師三十年齊人降邾是也降者下也彼甘下齊故曰邾降齊強下彼故曰降邾然而邾之降也齊與魯共圖之未嘗不以兵力勝也但彼怨魯不怨齊故甘心下齊而非降邾之可比耳降邾之後無復書降者不可勝言故不書考其事而降與不降可見矣

師還

春秋傳傳錄 卷三 莊公八年

三

蘇氏曰師還何幸之也莊公忘國之大恥親帥敵虐同姓暴師之久書之危辭也

陳氏曰書次書侯書治兵書還皆特筆也內書師莫詳於此也

渝關李氏曰書師還者惟此而已經書還者四還與復歲

返也至其地而返者曰還未至其地而返者曰復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左傳曰齊侯使連稱鑒至父戍葵邱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代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安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無之

春秋傳解經 卷三 莊公八年 主

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彼
 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杜氏曰經十一月發木長曆以推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
 齊侯游于姑夢遂因于月北見大夫從者曰公子彭生
 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承人立而啼公惧隊于車傷足
 悲獲反誅屢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
 而求之費曰我受御載祖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
 而中闕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
 曰非君也不顧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之而立無知初襄
 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
 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汪氏曰無知不氏與州吁同督萬亦以國氏蓋隱桓莊之
 春秋凡載皆名之大義既明於初其後皆以氏稱矣
 胡傳曰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
 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古者親
 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克親九族必先明後德而後
 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
 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
 之禍矣
 張氏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亂嫡積漸於
 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掩如抗王代衛殺魯桓公

春秋傳解經 卷三 莊公八年 主

色荒禽荒昵比小人以至禍發蕭牆身賊賊手考其即位
 至今所書齊事無非亡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殃
 也

渝闕季氏曰據左傳發難自連稱管至父是連管為首而
 無知為從春秋乃舍連管而專罪無知何也無知之蓄此
 心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二人知之於是因之以作亂是
 無知之惡萌已久而二人適為其資耳若非無知為主
 彼亦安能行此事哉更惟無知素存此心故聞二人之謀
 不惟不能誅而反成之罪實不能逭矣况又利於其位而
 篡之乎春秋之專罪無知也良有以也夫○胡傳曰按左
 氏齊侯游于姑夢遂因于月北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
 公出而闕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
 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
 孽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
 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
 職則異矣當此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察不見庸也
 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
 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
 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

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
償責又何取乎按此說未免過刻夫徒人費賤役也孟陽
石之紛如不知其何職蓋亦近侍臣也襄公雖無道不謂
近其側者即匪人也公提後安誅徒人費鞭之而至見血
見固未見寵賤矣乃能勞而不怨及其遇賊迎機設智伏
公而後闕死其人有足多者蓋雖賤役而猶能死難亦可
是夫理民難之未泯也紛如奮不顧死陽能代公死即此
死難一節已自可取遑容其他蓋以道匡君之美不可責
之此輩如孔父身為大臣不能改易公之惡及其死難而
春秋許之何得過責此輩乎春秋之例微者姓名不登於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三 莊公八年 章

九年齊人殺無知

胡傳曰殺無知者莊康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哉君
之賊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無知不稱君齊人莫之君也
陳氏曰州吁之弑衛人為之變不踰年卒討之無知之弑
齊人亦為之變踰年卒討之故無知不稱君而莊康得言
人固猶有臣子也魯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
義也齊詩為惠公作者六以齊襄不道詩人屢致意焉其

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弑然猶不忘討賊之義也
渝欄李氏曰按左傳初無知虐於齊而齊人殺無知則是
出於報怨之私聖人即以討賊之辭予之其勸人討賊之
意切矣。無知篡立已踰年不戢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日
之為賊而殺之故不稱君何問其能若不能君乎胡傳曰
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已不能君之說
殊未安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莒魯地鄆鄆縣北有莒亭非也今
按鄆與鄆同在今嶧縣東八十里莒在其北則距魯已三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三 莊公九年 章

百里不惟去齊為遠而亦非魯適齊之道齊大夫何為而
至此盟乎孫氏曰莒齊地其說是已蓋糾者齊小白之弟
而皆齊僖公之庶子也襄公亂未作鮑叔牙奉公子小白
奔莒亂既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故莊公親至齊
地與其大夫盟而謀納糾焉夫齊大夫承無知之後正宜
謀立賢君以靖國難而徇魯所請素正戴耶卒至兵爭不
息害及人民豈謀國之道哉

洪氏曰莊公素無報讎之念自以為出於齊倚齊為援故
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於既而謀立糾以為君為植黨市
恩之計使莊公幡然悔悟思其父之所以沒國無知之亂

仲大義而伐之斷其棺而暴其罪謀於齊東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豈不為桓公之孝子而為春秋之賢君也哉聖人於高俟處父苟庚孫良夫卻犇孫林父向戌之盟皆不書公及獨於齊大夫盟莒書曰公及者蓋深罪其情於理而又傷其不能勇於事也

渝闕李氏曰盟于莒約立糾也此時公子糾在魯魯欲送之則即送之而已何以盟為蓋齊人方議迎小白而糾黨亦有欲立糾者兩議相持而猶未決莊公於是告於齊而

以立糾是請齊大夫亦必許之矣但公不信彼而要之盟

彼亦出盟而與公結焉則是立糾之約既定齊人方將迎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莊公九年 走

之而魯人方可送之也已而齊人皆魯迎小白公乃伐齊以納糾殺梁傅謂齊變而後伐可知立糾之約此時已有成說後乃變計以絕之是以有事於兵爭耳○杜氏曰蓋欲迎子糾也又曰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孔氏曰傳稱鮑叔牙以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來奔則二子在國寵均勢敵故國內各有其黨今齊大夫來盟于莒直是子糾之黨來迎子糾耳小白之黨猶自向莒迎小白也若其舉國同心共推子糾來迎即宜付之不須以盟要之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為內主則國子高子是小白之黨也據此說以此盟為迎糾固

非且謂小白之黨猶自向莒迎小白尤不然也使于此時便迎糾亦當迎之於魯國耳何為止至于莒地且糾在魯魯人未有不為糾者又何慮魯人之不肯與而必要之盟乎齊國雖亂主國政者亦必有人齊既公議立君即有糾黨為糾謀者止當爭辨於方議之時不則議定迎小白彼黨糾者如晉賈季之召公子樂于陳事見文六蓋亦私為之力可耳豈敢公然出盟而不畏主政者之罪譴乎若紛然各迎其所私則盟魯者有人盟莒者亦必有人魯伐齊以納糾莒亦必伐齊以納小白矣何以迎糾必盟魯而迎小白不盟莒又送糾必須用魯師而送小白不用莒師乎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莊公九年 走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莊公九年 走

觀小白之入不盟莒又不用莒師可知小白者是為齊人之所迎但當盟莒時猶未迎糾亦猶未迎小白也惟既盟之後國高等乃不迎糾而迎小白公於是伐齊以納糾焉蓋凡言納者皆是內不受而強致之辭若糾黨成而能為糾主則國中既有受之者亦不可謂之納矣況乾時之戰齊人皆為之用命若非公議立小白何以拒糾如此之力而糾黨於此亦且無如之何哉○此大夫若是糾黨為糾謀者則當直斥其姓名氏以著其私不則亦以恒解敗辭而書人矣何必言大夫大夫者國政與有者焉況當國亂無君之時乎觀其稱大夫便知為當國者之辭未必是糾黨

也大夫出與公盟是必議君未定而後可若公議已迎小白安得又為此盟而欲立糾即有糾黨為糾謀者亦安敢背公議而明與鄰君為私約哉意者國高等本欲立小白時為糾黨所開議猶未決於是姑徇魯請而與之盟耳然則此與盟者非國高二子即國高二子之所使者要之是當國者之所為是以真書曰大夫安可謂小白之黨已迎小白而糾之黨又為此盟以迎糾哉。左傳曰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無君也杜氏曰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按此說是謂大夫得敵公故書公及而不諱也凡大夫之不得敵公者豈必有君而乃然哉諸侯君而大夫臣大分可通于天下又可兼於常變當不為具有君無君辨也但此盟之不諱公義別有在蓋鄰國立君自有公議與定分自有天王為之主安得私援其不正而第為我所欲為哉直書曰公及所以貴公者至矣未可以為齊亂無君而不嫌於公與大夫盟也。此及齊臣盟也不書名氏又不書人而特書大夫者斥言其位以深責之也大夫者一國之重臣也國亂無君則天定策立君之事非大夫其誰與歸苟與貪謀審定之迎其當立者於鄰國即告天王而請命焉國其任也今乃依違苟且於其間出與魯盟而約立其不正後又變計以絕之至於兵連禍結而不止抑思持國

政者為何人而可若是其賢賢乎書曰齊大夫非與之也指其位而究其實亦所以責之者深矣也。穀梁傳曰大夫不名無君也。杜氏曰禮名則名名按人之名非為君立且凡書名者非在君前而稱謂之何因無君而遂不名乎然則齊雖無君而糾之納也書名又文七年于危之盟晉已有君亦止書大夫可知不名之不為無君也杜氏曰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按大國三卿古之制也即使齊師不止於三而卿之多者經亦未嘗不書此亦何不悉書乎然則文七年盟危之大夫獨趙盾以一人而不書名可知不名之不為非一人也。胡傳曰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於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按胡氏從程子說以糾為襄公子故有此論不知糾與小白皆魯公子非襄公子也公雖惟襄公耳也亦安得而離之哉且使糾與小白果皆襄公子公於此輔其弟以與其兄爭國豈可謂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乎豈亦可謂以德報怨乎故以糾為襄公子且以糾糾為

以德報怨者皆不然也彭山季氏曰公為糾謀但當論其輔不正不當論其忘讎也蓋亦不取胡傳之說矣

夏公伐齊納糾

穀梁傳曰齊變而後伐也

彭山季氏曰小白與糾皆僖公之庶子而小白為長按管子書稱僖公坐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史記稱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氏稱小白僖公庶子糾小白庶子則皆僖公子也程子乃謂糾與小白皆襄公子義不可通矣蓋襄公於莊元年始娶王姬其時必尚少也距此纔九年安得遽有公子龍爭國如糾與小白者乎但諸家皆謂春秋稱傳解疑 卷三 莊公九年 主

子糾為兄小白為弟則誤矣

汪氏曰杜氏註子糾小白庶兄公羊謂小白攝入為篡辭穀梁謂小白不讓子糾太史公序小白次子糾皆以子糾為兄小白為弟然夫子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忘居事離則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魯莊春秋奪走與師以助不正卒至於敗書公伐書納而罪惡者矣

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殺春秋所書之文為據參以夫子答子路子貢之言斷之蓋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掩令但言管仲之功

而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之難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因以明矣

永嘉呂氏曰凡書納皆內不受而強致之公伐齊納糾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子于頓楚子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是也雖至其國而未得入則書弗克納晉人納捷菑于邾是也未得國而入于邑則書邑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瞶于戚是也莊公納于糾也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能入故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春秋稱傳解疑 卷三 莊公九年 主

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何氏曰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齊昭國語解曰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按此數說皆謂齊先迎糾皆因公及齊大夫盟說而云然耳若果迎糾齊大夫當至於魯國何為僅至於莒地即云盟者之人非即逆者之人而既與之盟何又不即遣乃必用伐以納之哉杜氏曰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于糾當須伐乃得入夫既盟而迎尚畏小白之黨而須用伐然則小白之入未盟未伐未納何獨

不逞糾之黨乎竊意齊人謀立君初則從魯之請而為之盟蓋相約其迎糾而立之不意立小白者乃又變計而絕糾也公於是伐齊以納之穀梁子所謂齊變而後伐是也其實齊人猶未迎糾不可謂其既迎而盟之尤不可謂其既迎而伐之矣。或曰穀梁傳謂齊變而後伐非也彼於盟既傳曰盟納于糾也則是盟時即為納糾之謀豈至此渝盟不愛而始伐齊以納之哉蓋盟者之人非即拒之者之人盟者為糾者也拒之者為小白者也為糾者私而為小白者公既有公私之別恐無變與不變之可言矣按此說亦不然盟于莒書齊大夫則是當國之臣已許迎糾而欲立之矣已而不迎糾而迎小白公乃伐齊以納之豈非齊變而後伐哉然則盟者之人是即拒之者之人蓋先不正而後從正也如晉襄公卒晉大夫先迎公子雍而後立靈公晉不從秦而變其所已迎者孰謂齊乃從魯而不變其所已迎者乎。前乎此者公以父讎之故可以伐齊而不伐今乃伐齊以納糾于夫國家立庶以長自有定分小白長而糾幼國乃小白之國也糾亦安得而問之哉糾奔在魯接之以禮可也愛人以德諭之以正可也公不計大義之必不可乃欲助糾而與小白爭國悖亦甚矣書伐齊而繫以納糾未知其所奉者何辭也以公親將而直書

公責公之意較然矣。公伐齊納糾非義也輔不正以奪正分義不明而國家之大綱隳矣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子般聞公皆不得其死而魯不絕如綫春秋於公之為糾一書再書以著其罪當不徒為外事加詳已。糾提魯不書公子絕之也公孫賓儀行父不書陳外之也頃子北燕伯不書名正其分也謝將書世子正其統也觀其書法而其人而是非可見即致之者之是非亦可見矣頃子北燕伯衛世子蒯聵國乃其國而致之非其道者也故其書納亦與他納同

齊小白入于齊

胡傳曰入者雖詞小白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呂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謀自經於溝洫而莫之知也

臨川吳氏曰小白之立蓋齊人之為社稷計也糾特魯君之所私納耳入者雖詞雖齊人之所欲立然有魯兵見伐奉糾爭國故小白入齊非如歸之易也

汪氏曰有常入而言入者難詞也有不當入而言入者逆詞也評叔之入小白之入常入者也鄭突之入衛朔之入

春秋傳解疑 卷三 莊公九年

重

不當入者也齊陽生入于齊與此書法雖同然下書陳乞弑荼則知陽生之入所以篡荼矣請經當合上下文觀之
 渝闕李氏曰左傳曰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孔氏曰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為內上則國子高于是小白之黨也彼迎小白既早公送子糾又違公伐齊納糾始行即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也按左傳先入之說未可據而孔氏曲為之解亦不然也經之凡書伐者未必書於始行之日且他國之來告者當以彼事之先後書不當以來告之先後書也若魯師至齊之時果出小白之後何不可先書小白入而後書伐齊納糾亦如管子大匡篇之所敘乎管子大匡篇曰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糾然則經書伐齊納糾於先書小白入齊於後其事序自當為實錄此必伐齊納糾時小白來聞得入而魯人不知或則以為先入也管子書乃後人所追述者故亦誤言先入與左傳同今以明明可據之經文亦無可擬何可舍經而從傳也哉○胡傳曰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按小白居長固宜有齊然其繫之齊者自是書法之常例非為其宜有齊而後繫之齊也不然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書法與此同豈亦為其宜有齊乎○趙氏曰小白繫齊錄外之辭也春秋外辭必繫國不繫國者一事而蒙上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

張氏曰無知己誅可以葬矣

春秋傳解疑 卷三 莊公九年

美

渝闕李氏曰齊桓立未久而大敵在外猶能為之葬襄公蓋其周於禮而暇整不惧如此亦可見其足以為為矣公方伐齊納糾猶不忘會其葬庶幾能重喪紀乎然以不共戴天之人於其終事不替焉公之事雖有完禮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傳曰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又水經注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今按博昌即博興與高苑縣相距三十里皆屬青州府而時水出臨淄縣西南二十

五里岐流至高苑則為乾時也其地直出齊北魯兵至此
蓋出濟水之下流矣

杜氏曰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
稱公戰公敗諱之

程子曰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

汪氏曰書齊師書我師則非師少矣上文書公及齊大夫
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攷傳而知之也

渝闕李氏曰按左傳公喪戎路傳來而歸是公與戰也按

管子大匡篇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鈞魯師敗績是齊

桓與戰也公戰何以不書公公喪戎路而師又敗績故沒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九年

奎

公而諱之也齊桓戰何以書齊師諱齊桓之任力也曷諱

乎齊桓之任力也天下莫強於義莫勝於理小白既入齊

於是乎上告天王以正其位而辭敵人以少長之必不可

索魯將若之何哉不以義定而以力爭區區與魯較一日

之勝負是其為計亦疎矣故直書齊師以譏其恃強任力

之過為桓公備也然齊師為桓公用命至於大敗魯師亦可

見齊桓之立出於公故為齊人之所推戴如此夫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曰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

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賈呂忽死之管仲請囚鮑

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
相可也公從之

胡傳曰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

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存或予於義各安春

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

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於魯殺之然

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

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

張氏曰糾不當爭而爭立則為罪以其骨肉之至親則不

可殺為齊桓者當正其罪以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九年

奎

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日君而稱齊人者廢

立之際生殺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故加子於糾又書

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舉國君臣忘親失義之罪也蓋天

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

必當以親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異於

私天下為己有欲絕亂本禍根而推刃於先君之遺體者

矣

汪氏曰王者之道自修身正家以及於為國桓公殺子糾

晉文殺懷公以取國夫子糾懷公雖不當立而桓文之殺

亦非也以是得國而霸諸侯其本固已不正矣此仲尼之

門五尺童子所以羞稱五霸也殺懷公之事不見於經非削之也舊史不存耳

穀梁傳曰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渝關季氏曰經於攝君例稱子於當喪定位者例稱子未有無故而公子稱子者糾本公子而但書子糾蓋必傳寫者之失而於經文脫一公字也左傳謂子糾親也又謂乃殺子糾于生竇皆依經文以為辭而不知經文之有脫失也觀論語曰桓公殺公子糾管子小匡篇曰公使鮑叔行

春秋傳辨疑 卷主 莊公九年 素

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夫以一事同詞而皆稱公子可知左傳之為誤而經文之有脫失也明矣夫糾糾不稱公子而左傳經文添一子字殺糾本稱公子而三傳經文皆脫公字幸有義類之可推而不昧於筆削之精意不則鑿其說以求通則妄矣。臨川吳氏曰齊立小白魯亦立糾是齊有二君矣程子曰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既既糾以為君又弑之故書子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按二說皆不然糾未入齊猶在外之亡公子耳何云已立而以子稱乎此皆不知公子之脫失而妄為之說以解之殊於事

春秋傳辨疑 卷主 莊公九年 早

實未有當耳於經義未有合也。趙氏曰左傳謂魯殺子糾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則知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當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云取按此說疑左傳之非誠有然者但以論語桓公殺糾為斷亦未可據若魯人從齊之命殺之是即桓公殺之矣豈必桓公之親殺乎其謂若實魯殺當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亦不然蓋鄭國不可言使即或使之春秋尊內亦必不言使我也竊以為殺在魯人亦不背經但經書取殺是必齊人已得糾矣若非得糾而即令魯人殺之則書齊人來殺公子糾可也或書齊人來言殺公子糾亦如韓穿來言之例亦無不可經乃不然而書取殺可知齊實求糾于魯而魯實以糾界齊也蓋鮑叔帥師來言並求糾與管召令魯不疑用管之意魯以三人界齊而齊人受之乃令魯人殺糾于生竇糾雖魯人殺之而實出於齊人之命經故如此書耳其言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蓋已得糾而今魯殺之之辭左傳以為來言即如此與經書取之意不合矣且此傳之可疑者又不止此據國語及管子大匡小匡篇則是鮑叔先言管仲之賢於桓公而後譎謀以求之也左傳乃曰歸而以告云云是在傳不知其事由矣且其言堂阜之脫若鮑叔之擅解其縛者然若非謀之於先鮑叔於此豈其不由君命而敢

輒脫仲曰若此哉可據左傳是鮑叔來殺之也論語謂桓公殺公子糾者以其出桓公之命耳經不書齊侯而書齊人君臣有同責也夫公子糾爭國固亦大義所當絕然爭與篡弑不同且糾趙在他邦不過一得罪之亡公子耳此當聲其罪以伸大義於鄰國姑全其生以明恩不宜務取諸彼而殺之也或曰大義滅親周公之誅管蔡非歟曰糾非管蔡之可比此為爭國彼為叛君彼將禍及君親危及宗社變及天下罪實有所難逭若夫糾於小白君臣之分未定也惟其以少尊長其於天倫之序未順耳若以天倫之恩論之豈不可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乎經故於糾稱公子以示恩不可掩而書取書殺之明其不容於他邦而傷恩為已甚矣○劉氏曰穀梁曰言取病曰也非也言取病齊耳曰病病乎按病齊之義固然矣而內亦非無可病者也始則輔糾以爭國糾之不義實魯莊有以成之今雖戰敗齊人來取糾豈不可明親親之道全糾之生即以全桓之仁乎茲乃畏齊之甚以糾子齊而不教違則是成糾之不義而致之死者魯也歸糾之不義而趙之死者亦魯也以云病內不其然乎但以視病齊之意為差緩未可謂經之言取專為病內故耳

冬浚洙

公羊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

彭山李氏曰洙水名杜氏曰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水經注曰洙水出蓋縣西北臨嶧山西還新泰縣西南流於下城至魯東北流逕孔里此謂洙泗之閒也又曰北為洙濟南則泗水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流而東南入淮今據蓋縣新泰魯之北鄙近齊者也

張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

春秋傳辨疑

卷三

莊公九年

聖

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勢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因民於無益古人微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不如是之陋也

胡傳曰國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恃而況洙乎書浚洙見魯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成也

汪氏曰隨有季梁楚不敢伐鄭有子產晉不能屈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莊納子糾而不知義洙水近在城北而魯民未務特兒戲耳

渝關李氏曰春秋惟書一後

春秋傳解疑

卷十

莊公九年

聖

春秋傳解疑卷十三

渝關

李集鳳

刻

十年春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傳曰十年春齊師伐我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
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
其轍登載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夫大國難測也惧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彭山李氏曰長勺杜氏以偽魯地齊師至魯地魯聞其至
即設計以敗之故以敗齊為文黃氏曰齊兵先涉吾地魯
春秋傳解疑卷十三 莊公十年

潛知逆而敗之耳此說得之夫乾師之戰雖魯加兵然既
敗還齊又取于糾殺之亦可以已矣何為復以兵臨其地
哉魯人不能諭以辭命使知不縮引去而以詐謀取勝亦
豈解怨釋爭之道乎據實以書罪自見矣

胡傳曰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以責魯也或曰長勺魯地
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如于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較若無
罪焉何以見責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降善陣者不
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
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
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張氏曰書敗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定日刻期兩陣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偏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舉眾而覆之則不仁之事者也莊公以詐謀而僥倖一勝春秋深譏之

劉氏曰按左傳齊師伐我公將鼓之曹翽曰未可齊人三鼓翽曰可矣齊師敗績杜氏注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情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為文非也傳本設皆陳曰戰未陳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陳矣是正也要是傳所載者當時雜記妄出曹翽及戰事不足為據

渝關李氏曰劉氏不信曹翽及戰事以其與未陳之例不合也今以經考之經不書伐是未成伐也而左傳言伐經不書戰是未成列與戰也而左傳言戰凡若此者但當以

春秋傳解疑 卷三 莊公十年

二

經為正不則驅經從傳委曲其說以求通亦安見其能通也哉經云敗齊師其為詐戰明矣左傳謂戰于長勺將鼓之翽曰未可齊人三鼓翽曰可矣齊師敗績此與未陳之例不合自不可信但是役也翽在行間而與有謀或亦有之特未至成陳而與戰如左傳之所言耳若夫翽之謀戰及逃奔事亦不可謂其無有信其所信者而已或曰兵法奇正相生即詐戰亦不為過況以門庭之寇宗社將危不得已而隨機制勝未為不可若必貴正不貴奇則

宋襄之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將亦可稱仁義乎子魚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僥可也由是觀之春秋非惡其詐戰也惡其歸武倖勝殊失家怨忌爭之道耳按此說似矣凡事有經有權其或隨機制勝間一用奇是固有之若專以譎謀是尚不復講堂堂正正之機恐王者仁義之師不如是也春秋以王道為心以師直為訓其於詐戰而倖勝者為得而不惡之乎

二月公伐宋

汪氏曰侵伐二字必皆當時行師之名故雖夷狄亦書伐春秋傳解疑 卷三 莊公十年

三

而霸者之兵亦書侵其義之是非係乎其事之得失不以是為褒貶也

彭山李氏曰宋閔公以莊二年崩立未嘗與魯通惟五年與公同伐衛蓋助齊納朔耳於魯無所親厚焉是時齊與魯雖必陰結於宋故公乘長勺之勝而侵之蓋驕情之兵耳

投梁傳曰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

張氏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師之師也

男杜氏曰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此蓋天子命

諸侯使侵之非列國可得而專春秋之世侵伐戰圍者甚衆必詳錄之以示譏也

淪關李氏曰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是二十九年陸氏曰按左傳之說則齊侯侵蔡晉侯侵楚之類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又狄師亦有稱伐者豈是

能有鐘鼓乎則左傳之例非矣按此說謂伐師不能有鐘鼓未必然其謂齊晉之師安得無鐘鼓蓋師行以金鼓為節即或御敵卧鼓間亦為之非常也若以鐘鼓之有無

分侵伐豈可信乎陸氏人曰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汪氏曰陸渚謂不言罪名但行殺掠非謂師出無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年 四

名然語辭未明有以啓後人之疑也按陸氏之意是以聲

罪不聲罪分侵伐不以鐘鼓有無分侵伐也說亦似矣然其謂但行殺掠恐是後世侵師之弊亦非侵伐之正聲也

胡傳曰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先儒或作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

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戎武惟揚侵于之醜詩之

皇矣曰猷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首國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

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得

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鼓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

潛師者御敵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按無名行師曰侵陸氏曰意本不主師出無名說胡傳第據其辭而引

諸經以為斷以為侵非無名之稱是矣然以侵為潛師掠境尚覺未安蓋侵與襲不同傳例曰輕曰襲輕兵襲人

者或須御敵卧鼓出其不意若合數國之師以侵人何得皆用此術乎即或用此術只可謂之襲不可謂之侵也武

王之侵股驪也詩稱檀車煌煌和驪彭彭未聞其潛師以往此以知潛師之說不然也且人敦境而殺掠自是後世

會暴之師武王之侵股驪也書所謂討于東征殺厥士女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年 五

未聞其有掠境之事且詩言侵自阮疆是文王之師從阮疆而出以侵密亦第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

泉我池亦未聞其掠密境也此以知掠境之說不然也然則如之何曰蔡氏書傳曰侵入也孔氏正義曰侵者如殺

之意今以二義合言之惟曰入境如殺曰侵庶可通蓋先王之用侵也兵入其境以陵逼之或伐或攻或戰則審

其機勢以為重輕書謂我武惟揚侵于之醜取彼凶殘我伐用張則是侵而又伐也春秋凡所書侵皆不書伐則是

侵而未嘗伐也大抵先王不得已而用兵必不至潛師掠境以毒人國後世侵人國者多肆殺掠亦大異於先王仁

義之師矣若以後世不仁之事而釋行師之常例不幾數於先王之師亦如此時以啟人貪暴而為不仁其為害也可勝道哉。經書侵凡六十始于此年公侵宋終于哀十三年晉觀曼多侵衛

三月宋人遷宿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宿小國宋平無鹽縣也其說未左傳定十年閔邱弗克駟亦先如宿之言以宿近邱正是無鹽而後漢志亦云無鹽本宿國按一統志無鹽城在東平州東三十里當魯衛之間其北近齊境而南則去宋甚遠矣一說宿故國在今鳳陽府宿州而所遷之地則在今宿遷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年

六

縣耳。古之遷國者皆不得已而為之或困於鄰患則遷之安地或墊於水災則遷之平地或使隨而人不能容則遷之隙地皆固全之道也雖違言就利去危即安然去久宅之凶里則新徙之蓬蓬道途之苦營謀之勞猶恐民不率從致興嗟怨必屬其父老告之話言乃始改行不敢輕動也春秋時為人所遷者迫於強暴非其所欲豈非仁人之所深憫者哉

高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為貳於魯而遷之

廬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

是王澤之未竭也傳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

注氏曰書遷國邑者三書自遷者七齊遷紀邢部邢宋遷宿齊遷陽皆強遷之者也邢遷夷儀衛遷甯丘許遷葉夷白羽容城蔡遷州來皆以自遷為大者也邢遷如歸齊桓得興滅繼絕之義春秋二百餘年之最善者後莫有繼之者矣

渝關李氏曰此書遷國之始也遷國者使其宗廟社稷不得仍其故君臣士庶不得安其居以及城池官府倉廩廩舍之屬皆舍其舊而新是國至於路途之艱任載之勞皆有所不免其苦可勝道哉夫以彼累世經營之國家歷年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年

七

開墾之土田使其一旦棄去而從戎所欲為其不仁甚矣斯固不待較而罪自見者也書人者兼解也。彭山李氏曰一說宿故國在今宿州而所遷之地則在今宿遷耳按宿州今屬鳳陽府宿遷縣今屬淮安府而宋國即今歸德府也宿遷去宿已遠去歸德更遠宋既遷宿于內地不應去宋而益遠況此時宋地未能至宿遷若使逐之而去宿國遠徙於此彼在輒國無依之日何能於淮陽之側獨能立國如是耶今考宿遷為古鍾子國其云宿遷蓋後世因他事以立名非取宋人所遷之義言也經既不書地今亦不能指何地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江氏曰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齊報長勺宋報公使何氏曰二國雖止次未成於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

渝關齊氏曰陳氏曰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伯而宋集也外師未有言次者桓公所基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誣魯爾而此書之會不至鄂會不至則猶未得志于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宋次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蔡次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按此說不然齊桓之圖伯固不可以不得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年

魯然觀其初政未有異於他諸侯之所為其連宋師而次于郎蓋以二國皆有怨故為此役國報復耳未必是為國伯而欲繼魯以為合諸侯計也且齊宋得志何妨于北杏之會十五年之會既難無公亦何妨於諸侯之再會既乎況外師之書次者不一必以此為桓伯之未集而書次恐不然也

公敗宋師于乘北

左傳曰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霄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公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乘北魯地按漢志濟陰郡有乘氏註引博物記以為即古乘北而應劭亦謂敗宋師之地也一統志云城在曹縣界內者是也師古誤以泰山郡之乘北當之而鄭漁仲因謂蛇土後為乘北唐省入鉅野為濟州治則本泰山郡之乘北為言而又誤合蛇土為一也殊不知即是魯地鄭漁仲云即在單州魚臺縣則乘北宜在今曹縣近單父之地也

胡傳曰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卷五 莊公十年

襄陵許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監此也

渝關季氏曰左傳謂公子偃自霄門竊出夫魯以高門為霄門據此則是宋師已近魯國假從南門竊出而先犯之如此則乘北不應在遠矣彭山季氏曰鄭漁仲云即在單州魚臺縣蓋齊宋至此魯伺其分兵將歸誘而敗之則乘北宜在今曹縣近單父之地也夫曹縣近單父之地在魚臺縣之西南據此則是宋師已去即公追至此而敗之如此則乘北乃魯極邊地矣二說不同將孰從曰乘北既近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年

十

郎則專門竊出之說便本可信或曰公以奇兵出宋師後
故踰而詐敗之亦未可知未必何其將歸之便也大抵
此等難定其必然姑闕之以俟知者○禮記檀弓曰魯莊
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貢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
佐車父獲公曰未之卜也縣貢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
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
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始也孔氏曰按傳云公子偃
先犯宋師公從而大敗之則本非交戰必如記言則是魯
師敗績安得稱公敗宋師于乘丘傳記不同固當記文安
耳十一年左傳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宫萬公右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年

南宮長萬公之善射於此可驗矣然則莊公屢親戎事或
亦自恃其能也耶

秋九月制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傳曰蔡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侯將歸過蔡蔡侯
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
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使季秋九月制敗蔡師于莘
以蔡侯獻舞歸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年

上

彭山李氏曰荊州名楚始封之國亦名荊至成王顯改號
稱楚楚芊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
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爵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在
南郡枝江縣者是也十六傳而至熊通始自立為武王武
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杜氏曰南郡枝江
縣北紀南城是也按一統志南郡今為荊州府而紀南城
在府城北一十里即楚徙都之郢也莊公四年熊通卒子
熊賁嗣是為文王而國勢漸強遷陵中國自此始矣○杜
氏曰莘蔡地汪氏曰莘在今河南路格州莘縣按格州今
屬南陽府而莘縣當在州之東南今則廢矣○楚兵至蔡
所敗者蔡師也蔡侯不預焉特因敗而出降耳出降而以
之歸國與戰陳中擒獲者不同故不書獲凡經書獲者皆
擒於陳中者也不過據其實事而已公羊傳謂不言其獲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趙氏釋之遂謂國君生得曰獲存
秋謹筆友之辨故畧其恒辭獲獲言以歸不使與諸侯戰
獲同文則似聖人有所作意而失其事情矣。按史記楚
文王崩蔡哀侯以歸留九歲死於楚蓋楚欲服蔡故留哀
侯理所有也。觀蔡哀侯之卒不見於經其去而不返可知
矣。

孔氏曰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
蓋於爾時始改為楚以後常稱楚也穀梁傳曰以歸猶愈
乎執也杜於隱七年註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則以歸者且
將與共歸不被囚執其恥輕於執也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年 上

張氏曰荆楚故號周成王封熊渠於丹陽夷氏之故不稱
師與人略之也名蔡侯而書以歸責其不死臣生降夷狄
也諸侯不生名之則泣已絕矣王政不行夷狄陵陷中
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而周之子孫日以陵夷
皆其有以自取之也

高氏曰王室衰微不能自救齊桓始入威令不行是以荆
人強暴敢肆毒於中國也

胡傳曰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其矣春
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此於戰者欲使自
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懼之行也

臨川吳氏曰荆為中國患宣王時已伐之入春秋猶夏殲
甚蔡與齊魯宋衛陳鄭皆中國之望蔡首受禍此經書荆
蠻猾夏之始

廬陵李氏曰楚文王立於莊之四年方是時承武王之烈
內有鄧曼為之母外有令尹闢祁莫敢屈重等為之臣為
會漢汭而隨人不能乘其喪鄧不血食而三甥無以謀其
累於是楚勢不可遏矣莊之十年其王伯夷夏消長之一
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強於
南魯蔡皆文昭之親而所遇如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
者以為伯事成而中夏盛其知者則以為王道消而夷狄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年 上

長也故執君之禍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天下無王齊為
之天下無中國楚為之也。楚書荆始此年書荆人始莊
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楚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
楚子始僖二十一年

汪氏曰當放近楚之國自中息諸國既亡惟陳蔡惟密通
故二國屢受侵伐且見滅而僅存蔡之君自獻舞已降死
於楚者三焉春秋之書楚患始之以荆敗蔡而終之以楚
公子申伐陳見哀十三年 聖人蓋傷之也

陳氏曰荆敗蔡師于莘是猾夏之始也吳敗頓胡沈蔡陳
許之師于雞父見昭二十三年則諸夏之不亡者寡矣故書荆自

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

渝關李氏曰按詩商頌云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是則殷世已有楚稱至周受封為荊國詩小雅所謂秦爾蠻荆大邦為雝爾允方叔蠻荆來威是也至楚成改為楚僖公元年春秋始書楚後則不復書荆矣然時人或仍有仍其故號而稱荆者故檀弓謂夫子將之荆晉語叔向謂荆敗我此如鄭改號為小邾而容或稱邾宋仲幾謂滕薛邾吾後也皆仍其故號而偶稱之耳。荆以號舉先儒皆謂其僭稱王故狄之非也若果如此則自僖元年以後楚並稱人稱爵與中國之文無異豈以其能除階號而從本爵哉不然僭春秋釋傳辨疑 本主 莊公十年 南

號之非最大既以其僭號之大罪而狄之更有何事可寬又從而中國之且吳楚同僭王鍾離祖向殊會吳又終春秋多舉號而楚乃與吳異何為寬於楚而苛於吳乎況孟子亦嘗夷楚矣第曰南蠻貊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而已何嘗以其僭王故他如戎狄之凡以號舉者未聞其僭王也即僖三十三年與父十年之狄秦成三年之狄鄭昭十二年之狄晉亦非以其僭王故也然則荆徐吳越之以號舉者何獨謂其僭王哉此蓋為其川夷俗故夷之惟楚猶未純於夷後來從中國之禮通中國政以中國之道治之而不與吳同若夫稱爵以正其名闕非以避其號聖人深斥

春秋釋傳辨疑 本主 莊公十年

五

其僭而不許也已自可見恐不在於舉號也或曰荆徐吳越之舉號既為其用夷俗而不為僭王然則成八年召子曰辟陋在夷則是召亦夷也春秋於召何不亦以號舉耶曰成九年穀梁傳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由是言之召亦未純於夷而猶愈於荆徐是故不以號舉耳。荆祝融之後也其上世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異以其因俗為治鄙陋義禮故春秋夷之而以號舉後來循中國之禮以與中國通政春秋亦以中國之法治之聖人何容心哉外之使不與諸夏齒因其夷而夷之也內之使不與四夷同因其中國而中國之也若夫吳之純於夷不得不殊會而終以號舉又非荆楚之可比矣然則後日之楚不猶賢於前日之楚乎曰據其漸習華風不可謂非春秋之所取然其僭夏不恭得罪於中國者其大聖人於此抑豈以其儀文近中國而姑恕其侵陵中國之罪哉嗚呼一荆楚耳觀二南之咏其蒸濡於德化者何其深誦采芣之詩其震疊於武功者何其厲逮王道衰而德化無聞武功不試宜荆楚之無王無中國也雖然王道衰而楚始橫霸業興而楚稍戢故若子不得已而與桓文矣。春秋書荆自此始然自桓二年經書蔡侯鄭伯會于鄧諸侯已俱楚矣嗣是桓六年侵隨八年楚子合諸侯于沈鹿伐

隨戰于迷狁隨師敗績九年敗鄆十一年敗鄆十二年伐
絞十三年伐羅莊四年伐隨六年伐申又伐鄆凡此皆見
於傳而經不書已而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經亦不書
者赴告不及故也此年敗蔡以蔡侯歸蓋據蔡人來告故
書蔡人猶未通魯也杜氏曰楚辟隨在夷於此始通中國
恐亦必然○胡傳曰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
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
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許胡約曹陽邾益之類是矣楚人
滅蔡以蔡子歸獨不名者蔡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
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按此說不然蔡侯書名從失
春秋傳解詁 卷五 莊公十年 七

曲直於其間乎然亦有以名與不名見義者如衛侯朔鄭
衍三君之出入不同是又春秋之變例未可執彼以律此
也○史記楚世家曰文王熊皆立始都鄧六年伐蔡庸蔡
哀侯以歸已而釋之蔡世家曰哀侯留九歲死于楚凡立
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貜是為繆侯按蔡人既庸蔡侯歸
史記或曰釋之或曰留九歲二說不同攷之春秋十三年
北杏之會蔡人與焉蓋獻舞也十四年荆入蔡蓋惡獻舞
之背已從齊也此必獻舞已釋而背之是以重楚之怨如
此不然豈有君父在彼國為臣子者猶敢背彼而他後哉
但獻舞諡為哀侯則客死之說又似可信或者入蔡之後
獻舞又剽荆而荆上之遂死於荆亦如魯哀公客死于越
而論哀公若果如此則亦未必留九歲矣一說經無蔡侯
歸蔡之文則是未嘗釋也北杏之會蓋蔡子之攝位者惡
荆人不歸其君父故背之哀侯果留九歲而死於楚是以
春秋不書其卒也此說似合於經然而不書則不書此或
歸而不告則有之安可以其不書而遂謂其未嘗歸歟今
姑俟之可也○息怨蔡借楚以禍蔡蔡怨息亦借楚以禍
息二國之不仁有同德也然在荆蠻雖強橫若使諸夏和
睦相敬以禮相愛以仁彼此相救而不相害荆其如之何
哉計不出此不惟不相比以拒楚而反借楚以舒其忿卒

致二國危亡而楚愈強橫不可制然則諸夏之困於楚也皆諸夏有以自取之伊誰咎也哉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曰齊侯之入也諸侯皆賀譚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彭山季氏曰譚子齊國今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有譚城即杜氏所謂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者也其地處齊西界約三百里乃齊所欲兼併之國也桓公得國而用大衆以滅之其不仁甚矣左氏稱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則小白奔莒在齊東南譚非所由之道謂譚不禮焉者

春秋傳解題 卷十 莊公十年 大

非事實矣。齊桓得國甫及一年即有長勺及郎之師不過報怨復讎而已今又大出師併吞鄰國欲濟其貪民勞弗恤皆非遠圖也充此所為將去僖襄不遠矣蓋其時管仲雖舉尚未得君故桓公始謀強暴如此王氏以此為管仲攻取之計不為知管仲矣
齊氏曰春秋志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辭也

胡傳曰按左氏齊侯之入也諸侯皆賀譚不至責其失事犬之禮可矣然此見滅可乎
張氏曰齊桓方有志為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與滅繼絕而

以私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

汪氏曰齊桓圖霸之初滅譚滅遂降鄆遷陽專以威力陵暴小弱以恐惧天下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以掩過矣或者乃引仲虺之語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成湯仗義以正天下聖人子齊桓示威於楚是以書師夫以五伯三王之罪人乃以其虐小之節為惡惡之比不亦惑乎春秋書刑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則齊桓亦熊貲之為耳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盛陵李氏曰外傳曰軍譚遂而不有也言以地分諸侯蓋誇大桓公之詞耳

春秋傳解題 卷十 莊公十年 九

茅堂胡氏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只是說還如譚有恨便滅之郭可取便降之若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

陳氏曰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宋人遷宿來可以言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此矣曷為以首滅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達於天下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

范氏曰國滅書奔者書不死社稷
家氏曰國滅而奔者義不事仇志存興復猶為春秋所予若甘於事仇不以為恥而為所以歸則春秋之所賤惡者

也以此示萬世猶有國亡不能死甘於為殤為酷為慰懷
為叔寶者吁可歎哉

淪關李氏曰自桓公入齊以來一載之餘書齊師者四亦
可見其任強力而好黷武矣且莫不仁於滅人之國而上
無天子下無四鄰其無忌憚孰甚焉此時管仲已為相凡
若此者得非管仲之所為耶曰觀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與後來存三亡國大抵皆管仲之力則是仲之為人猶
近正或未至貪暴逞忿如此也李彭山以為管仲雖舉尚
未得君誠有然者如管子大匡篇敘其君臣始相左而後
相成其大畧可觀矣蓋此時桓公信仲猶未深仲於新君

春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年

年

與舊大臣亦必姑聽其所為而不欲驟拂其意及其政成
而信之專然後為我所欲為此管仲之能用桓公而委曲
以行其志有如此然後來問有不義之事或亦未必皆出
於管仲蓋初既不拂其意後欲盡反其所為則不能故凡
桓公之過舉仲不能救正而故徇之者蓋亦多矣若夫聖
賢格君之道必不如此而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仲實有激
於此此仲之不能解其咎耳。按鄭莊入許猶令許叔居
許東偏齊襄國紀猶收紀季以存紀祀宋閔遷宿猶令不
失其國家春秋之初尚未敢公然滅人之國也齊桓既興
逞忿恃強漸焉滅人之國無復顧忌其不仁也甚矣其無

春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年

年

王也甚矣嗣後滅國之禍不絕書未必非齊桓有以啟之
也然則陳氏以首滅罪齊耳以為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
接迹於天下夫豈過論哉。春秋書滅三十二而昭二十
三年胡子見沈子逞滅不與焉邑亦書滅偃二年虞師晉
師滅下陽是也滅而奔者四此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偃
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昭三十
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是也滅而以歸者六僖二十六
年楚人滅麇以麇子歸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
子嬰兒歸定四年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
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十四年楚公子結陳公孫
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
歸是也滅而執以歸者一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
有以歸是也滅而以歸見害者二蔡以沈子嘉歸殺之楚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是也餘則皆止書滅矣大抵止書
滅者或君為社稷死或不欲死而死於兵或自匿而不知
所終或其國本無君蓋皆有之以其社稷不能保故皆畧
之而不書也書奔畧責其不能死社稷也然亦不可概論
若能隱忍待時以圖恢復未必非君子之所予若或庸懦
貪生而僥倖苟免又不若一死之為安也但其義不事卿
捕有愈於以歸者耳以歸與執以歸者又不同執以歸者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年

幸

不肯降服而強虜之不執而以歸者甘心就虜而不以為恥也二者之優劣亦可見矣若夫以歸而不免于殺又孰若奔君之得全其生猶為臣子之所屬望者哉。胡傳曰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子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年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年

幸

幸

是分優劣乎且胡傳既以譚子之書爵為未絕則徐子之書爵當亦如是也乃人以徐子之書名為絕之是於一人之身而從絕與不絕之二例尤覺其難通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左傳曰夏宋為來止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偶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杜氏曰鄆魯地
張氏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國亦因於兵矣
王氏曰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其黷武甚矣書曰者所以謹之也
渝闕李氏曰元年齊師遷紀鄆鄆則鄆為紀地也至紀侯去國而鄆屬齊矣今宋以侵我而敗諸鄆則鄆蓋魯地同名者也。長勺之役傳言伐而經不書伐以其小成伐也此則傳言侵而經不書侵以其侵之未深而輒敗之故但書敗而已一載之餘公敗齊師者一敗宋師者二惟此書日以謹之惡其黷武而貪功也隱十年公敗宋師于管亦書曰義與此同

秋宋大水

左傳曰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及衆寡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

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孔氏曰御說明年為君之後方始聞之

胡傳曰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類是見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

春秋傳傳辭義 卷三 莊公十一年 雷

亡也見左傳

劉氏曰異者天所以譴人君使修德也故異至則內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非待於外則不當告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同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待於外則當告告則不可不弔矣弔為得禮則書

張氏曰比歲交兵恐不廢禮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渝闕季氏曰春秋書外災六此年宋大水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是也我於彼國固有弔恤之誼然亦當因此以自警鑒此以預防勿徒憫人之不幸而幸己之無事也已言外災惟

宋為多宋大國也地近而勢敵故彼必告而我必弔餘則強大者或以驕恣而不告弱小者或知其不弔而亦不告耳不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數國之災豈止此而數國之外豈皆無災之可紀哉

冬王姬歸于齊

胡傳曰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難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

春秋傳傳辭義 卷三 莊公十一年 堂

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離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離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曰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入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汪氏曰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于崇貴吞悲茹氣無所逃

新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敎尚臨海公主讓昏表有云制勒甚於僕隸則其敵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許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冬齊侯來逆其姬按此說非也若果齊侯來逆未有不齊公會公則必書矣經第書王姬歸于齊知其未嘗來逆也公羊傳曰何以書過我也按此說亦非也自周適齊路不由魯何為過我若果過我亦當書來而經不然知其未嘗過我也王氏曰王姬之歸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甚按此說亦非也魯與齊相非仇讎即主齊桓之昏亦不為罪且事有煩

春秋傳解

卷三

莊公十一年

宋

簡故書有詳畧豈因罪之大小而特為增減乎況此時齊魯方不睦魯蓋未主昏也若果主昏即不使卿逆亦當書曰逆王姬如文四年逆婦姜而不書逆之者經乃不然知其未當主昏也未嘗主昏而書歸者王人來告而魯有恩禮及之也惟其不主昏故後來王姬之卒不見於經不比襄夫人之視內女矣蓋莊公厚於襄而怨桓故一主昏而一不主昏又何疑於二歸之不同

附左傳曰來北之役年十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欲孫生博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國也吾弗敬子矣病之杜氏曰為明年宋萬弒君傳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胡傳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鄆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鄆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思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間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春秋傳解

卷三

莊公十二年

宋

張氏曰叔姬伯姬之娣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二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鄆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

啖氏曰非嫁而歸故加紀字

何氏曰鄆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

家氏曰公羊謂歸于鄆者歸于其叔叔其可歸于蓋紀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

汪氏曰當時必有饋問之禮故史家錄之春秋書內女

惟紀叔姬宋伯姬錄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

陳氏曰紀亡矣曷為謂之紀書姬存紀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

渝闕李氏曰胡傳曰以宗廟在鄆歸奉其祀也汪氏曰叔

姬雖伯姬之嫡然諸侯夫人既卒則次妃攝治內事故叔

姬雖勝妾當奉紀之祭祀按此說殊於時事不合若在紀

國未失紀侯未卒之時叔姬可攝內事而奉祀耳今紀國

失矣紀侯卒矣紀卒在鄆已後五廟而祭享之無所寓於

叔姬之奉祀矣然則何為歸鄆也曰宗廟在焉鄆固叔姬

之家也歸其家為禮也○紀侯之去也不書所往之地其

春秋傳傳解題 卷五 莊公十二年 夫

卒也亦不書卒紀之不復有所立也明矣叔姬者伯姬之

娣也伯姬既卒未知叔姬果攝內事否已而從紀侯去國

於顛沛流離之餘奉事若子至紀侯卒乃歸於鄆而依五

廟以終老可不謂賢乎春秋書此憫之也亦嘉之也崇節

而尚賢春秋之教也故不以其勝妾而不書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傳曰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

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魯公子奔蕭公子御

說命處

公羊傳曰及仇牧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

畏強禦矣其不畏強禦奈何萬當與莊公戰獲于莊公莊

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

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

諸侯宜為若者惟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此

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

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微仇牧碎

其首齒著乎門閭阿氏曰脰也齊人語仇牧可謂不畏

強禦矣

彭山李氏曰萬即南宮萬其書名已為大夫也宋宋有力

春秋傳傳解題 卷五 莊公十二年 夫

之士乘止之役為魯所獲其時未為大夫故經不書耳○

按左傳萬有南宮牛微獲為助而立子游則萬已有黨勢

必見疑矣其弑閔公豈因一時博戲之言哉左公之說要

亦止得其槩耳○宋萬賈氏以為未賜族按傳稱南宮長

萬則為己氏南宮不得為未賜族也經文自莊公以上諸

弑君者皆不書氏

臨川吳氏曰公羊言莊公獲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

反為大夫於宋萬有力無德戰敗免罪已幸矣又以之為

大夫宋閔用人如此其遭殺自取之也

王氏曰據左氏宋公相新之後萬病其言而肆惡古者賢

君待其臣以禮出入起居固有不欽則戲謔之談意外之憂何由至哉聞公反此所以及禍也

胡傳曰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言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難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升髮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春秋傳辨義 卷三 莊公十二年 羊

渝關季氏曰此事二傳所記多不同據左傳則斬萬之語發自公據公羊則舉莊之辭發自萬據左傳則公斬萬而萬病之弑在異日據公羊則公謂萬而萬怒弑即在此時據左傳則萬遇仇牧即殺之據公羊則牧將殺萬而萬殺之二傳既異不必皆得其實然則當日之事情意必別有猜疑忌嫌之故特因一言以成禍耳豈僅如二傳之所記云爾哉○彭山季氏曰弑於國中故不言地左傳謂殺於蒙澤非也凡國君死於境內非國中未有不地者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宋公佐卒于曲棘是已今閔公之弑

不地安得以為蒙澤耶按此說不然昭二十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公羊傳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蓋為昭公如晉而乃書地可知不書地者例之正而書地者例之變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乾谿故陳地楚既滅陳則乾谿即楚地矣然而弑虔必書地者不以陳地屬之楚所以存陳也是又一義也若謂弑在國中則不地然則無知之弑齊襄亦不在國中而在其止經亦不書地豈皆左傳之誤耶○仇牧扞君之難能致其身可謂忠矣公羊傳謂其不畏強禦在仇牧固有然者然第以此論收義猶未盡蓋忠者必勇勇者未必忠春秋之

春秋傳辨義 卷三 莊公十二年 圭

於仇牧取其勇於盡忠耳豈徒取其不畏強禦也哉○胡傳曰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其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按此說黜惠伯之死而予宴平仲之不死甚害於義詳各事下○宋閔公在位十年弑萬立子游宋人殺子游而立禦說是為桓公桓公者閔公之弟也杜氏曰子游宋公子蓋亦閔公弟而黨於萬者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曰南宮牛猛復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

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襲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詰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襲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孫氏曰萬八月弑君十月方出奔是宋之臣子緩於討賊臨川吳氏曰陳人受萬之奔是為逆賊之遁逃宋也

汪氏曰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責國人之失賊一以責鄰國之不當受也陳人既受賊及禽賄而後以狙詐戮之則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二年 圭

非天討矣

胡傳曰按左氏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江氏曰據州時無知已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以賊為黨非政刑也將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廬陵李氏曰經書外大夫出奔三十五始于宋萬漸闕李氏曰據左傳是陳人執萬以歸宋宋人殺而醢之也若果如此在陳人受賂而以狙詐執之固不得為義舉

可以畏之而不書然在宋人志在必討雖以賂致而終得甘心於一醢何不可書宋人殺萬乎經乃不然可知其非宋人殺之也此必宋人賂陳而令其殺萬陳人逆誘萬殺之以犀革襲其尸以歸宋宋人乃醢之耳然則陳人殺萬何以不書觀其以賂請則其事近私使婦人飲之酒則其迹似醢飲之酒而萬不知其故則其謀甚密此固未嘗正名其罪而以賊討也又安可從討賊之例而書之乎若夫殺萬之意雖出於宋而宋人之刑典未彰其醢之也不過如鄭人斷斷生之棺齊人戮崔杼之尸而已是皆春秋所不書也公胡傳曰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按此說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二年 圭

是亦謂陳人殺之也與左傳說微不同左傳第謂以犀革襲之未嘗言殺之也且謂比及宋手足皆見言其力大穿革而露手足猶未死也如此則是宋人殺而醢之經亦何為不書經之不書宋人殺萬也可知果是陳人殺之而在傳失實也。左傳曰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襲其母一日而至按萬既為卿彼雖多力何至自駕其車且二百六十里一日之間中馬皆可馳至何須舍馬而自駕之耶此不過後言其多力而未免於失實矣此說既失實所謂比及宋手足皆見者亦未可信然則犀革之襲果為殺之而以其尸歸也。廬山李氏曰書宋萬奔陳者幸宋之臣子猶知

賢桓公而立之以逐萬也萬八月行弒而十月始奔見其
力強而不易制也雖不易制而終不相容豈可逆謂宋無
人哉按此說是取宋人之能立君逐賊也若較之昔年定
莊公立華氏固為此善於彼但春秋之義以討賊請命為
正若不能討賊而僅逐之彼猶得幸而免矣不請于王而
私立君則是以亂易亂夫豈春秋之所取乎。按史記莊
王十五年魯莊公十二年也是年莊王崩子僖王立僖王
五年崩子惠王立莊僖二王之崩葬不見於經亦不見於
傳幾不知有二王矣嗚呼大喪之典禮不行竟使天王之
世次湮沒而不傳即或聞見於他史猶有疑其無有者臣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二年 旨

子之罪何如哉頃王崩葬經亦不書其崩也猶見於左傳
文公十四年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會于北杏

左傳曰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孔氏曰宋萬已誅宋新立君其位未定齊桓欲修霸業為
會以安定之故宋人聽命來列於會也

彭山李氏曰是時楚人虜蔡侯宋萬弒閔公而中國諸侯
漫無統紀此有志世道者之所宜憂也管仲相齊時方東
政故教齊桓糾合諸侯以圖霸此北杏之會所以講興古
者四方諸侯各有一長謂之方伯官不必備而惟其人則

或以一人或以二人兼統之故唐虞之四岳殷周之二伯
皆是職也方伯之下則有連帥此即唐虞時十二州牧也
在王制則名連帥耳如春秋時以小國會盟征伐之賦屬
於大國准附庸附於諸侯之例而總以霸者統之此非衰
世之所創故霸者之興本依方伯之制而為之者也然古
聖王之立方伯必天子以侯伯之有功德者而加命焉豈
諸侯所得自為哉而桓公之為此會則王未有命而自有
所經營矣至十六年漸就所圖而八國同盟于幽其推為
霸其謀實自北杏始也杜氏曰北杏齊地
胡傳曰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 莊氏曰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三年 圭

侯以平宋亂宋公決不以微者會 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
邾小國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 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
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
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
正王法也

永嘉呂氏曰方伯國之未興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間有
若鄭莊齊僖之流雖能雄長於一時而終未能執伯主之
柄天下紛紛莫之統一然心猶知有周也及伯國既興則
翕然唯伯主之為聽下以號令諸侯上以會制天子一時
氣勢聲靈赫奔中國賴以少康自是王命浸微矣是故有

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之盟而後有葵丘之盟則宰
周公在會矣然猶未也至溫之會則天王實狩焉比事以
觀而善惡自見矣

林氏曰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魯始伯之辭也自是無
特相盟會者矣王風之作絕筆於莊王而僖王之文齊桓
公之霸皆在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矣

臨川吳氏曰平宋辭者定御說之位也以平宋亂會諸侯
其名正矣然列國僅有陳蔡小國僅有邾邿宋四國而已
若魯若衛最近于齊而皆不會是齊桓之信未能孚於諸
侯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三年 庚

張氏曰桓公苟能於宋萬初弑君之時舉兵討之則不勞
告諭而天下翕然宗齊矣

蘆陵李氏曰春秋始伯之書有三北杏獨書齊侯曹南獨
書宋公信十城濮獨書晉侯信二是也○此為齊桓伯

事之始桓公自莒反齊得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選襄公
田穰軍弋之成於是管仲得以盡行其術制國以為二十
一鄉工商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與國高帥五鄉焉
作內政而寄軍令與鹽筴以盡海上之利春蒐秋狩有士
三萬人以方行天下方猶而又以三選擇賢始于鄉長之
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營相營相也於是民皆勉於為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三年 庚

善相地而褒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
重聘幣號召天下之遊士以屏甲賄罪擇其淫亂者而先
征之反棠潛於魯使為兩代之主反臺原漆里於衛使為
兩代之主反柴夫吹拘於燕使為北代之主故齊國之境
南至陶陰西至濟北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鄒有革車八百
乘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策莒徐夷吳越一戰師服三十
一國是雖伯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矣左氏於桓公
事多畧故具於此內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為軌
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
有良人五鄉一師故萬人為一軍帥師之比之周制萬二
千五百人為軍者誠簡便矣故曰桓文節制之師
蒯闢李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無天子之命而共推齊桓
為伯主諸侯之無王甚矣故貶而稱人以正其罪齊桓獨
不貶者蓋著其始伯之實特異其辭而稱爵非與之也貶
諸侯則齊桓之罪從可見矣○胡傳曰齊侯稱爵其與之
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
社則雖與之可也謀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按此說
不然無王命而共推為伯主推者與受者厥罪惟鈞况齊
桓圖伯首無天子罪更浮于諸侯後雖能安中國免左社
而大木既失功亦不足以償罪矣此如橋詔立功者免其

罪焉足矣其功不足錄也且春秋為王道之權衡伯業之興人方艷稱其事而崇獎之幾不知有道誼之正矣若春秋亦從而與之何以正人心而明大義於後世乎雖孔子問亦許管仲之功不過一時能取之辭故他日又有器小之議而孟子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觀於此而春秋之旨可知矣若必以稱爵為與之然則曹南之盟宋亦始伯宋襄之伯業無一足稱豈亦與之而獨稱爵乎蓋於宋襄始伯而亦特異其辭所以著其妄自尊大之實而直斥之其非與之也必矣或者謂此時齊桓猶未伯至十六年同盟于幽而伯始成不知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齊侯亦皆先宋公則是伯業已成於此會將至盟幽而愈盛耳故先儒以此會序齊於宋上而獨稱爵為始霸之辭信然也○胡傳又曰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眾與之也按此說尤不然此時諸侯雖與之未必出於心悅而誠服也且不從王而從齊其違大義實多矣十六年同盟于幽且為之諱公而不書豈於此獨無斷正之義而反取其為眾所屬特書人焉以美之乎曹南之盟亦爵宋公而人諸侯非取諸侯之與宋襄也是尤覺其難通矣○周禮大宗伯之職曰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此知州牧方伯皆王制之所有也甘棠之詩曰召

伯所羨朱子曰伯方伯也夫召伯為文王之臣文王為西方伯不應又以其臣為方伯乃朱子謂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云云却是文王時事意者周得天下後召公為方伯此時詩人思念召公即以後來之本職稱之歟如文王之稱王皆據後日追封之號非常年即為上也可知召公當日亦非伯而甘棠之詩必非作於文王之世矣但觀召伯之稱則召公之為方伯甚明左傳召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亦方伯之位矣然而召公太公之子孫未聞其仍為伯者則是方伯不以其世也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蔡氏曰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康王之語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蔡氏曰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據此則召公為西伯周公畢公相繼為東伯諸公皆在王朝而為伯則是方伯不必在外也下泉之詩曰四國有王邠伯勞之朱子曰邠伯邠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據此說則邠侯亦方伯未知在何王之世大抵是西周盛時也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其追其緒奄北國因以其伯朱子曰追猶夷狄之國也王錫之追猶使為之

伯據此說則韓侯為北方伯是宣王時事也後于此者又見書大侯之命蔡氏曰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鉅鬯弓矢作策書命之據此說則東遷之初猶命晉侯以伯自此以後無復命為伯者矣齊桓興諸侯共推為伯主及其伯既成而惠王乃命之惟晉文戰勝後襄王即命為伯二伯固不同也然則西周盛時除經傳所稱外他國諸侯未必無命為伯者乃皆未見於經傳意者天下有王而方伯之迹不顯天下無王而方伯之勢乃張此古方伯所以不多傳而桓文獨著於後世歟。穀梁傳曰春秋稱伯稱侯稱子稱男稱采稱衛稱侯稱晉稱侯稱桓非受命之伯也然莊二十七年傳謂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桓亦曷嘗不受命乎曰桓公既伯而後受命原非受命而為伯者也若晉文則於勝楚之後即受命故踐土之盟于溫之會皆先晉侯而不入諸侯此書法不同于北杏。周文王為西方伯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此方伯之最隆者也職則伯而以王道行之王與伯無異用也至桓文而王霸之途乃分孟子謂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確論矣蓋自伯術興而天下不復知王道是伯術之害王道猶異端之妨聖教也功利足以破義虛假足以亂德此聖人之

所深憂而必賤之黜之者豈曰與之云乎哉。齊桓欲圖伯若於去歲莊王之崩即率諸侯奔喪會華宋萬之亂即率諸侯討賊諸君倡大義以號召天下孰敢不從諸侯於是諸侯王而王命齊侯以為伯豈非春秋之所樂與哉不知出此乃至此而假平家之謀以圖糾合之舉名似正而道實乖光矣況夫前王之喪未終新王之立未見又不請於王以定御說不請於王以擅伯權無君之罪莫此為甚此伯術所以不足取也。十年蔡哀侯被虜于楚據楚世家已而釋之之說則此蔡人蓋蔡哀侯也據蔡世家留九歲之說則此蔡人蓋蔡子之攝位者乃蔡人一與於此會明年即入蔡彼雖為息媯報怨未必非為蔡之背楚從齊故也故後來終桓之世凡會盟侵伐皆無蔡人而桓公伐楚必先使蔡蓋蔡國適于楚故服屬于楚而不敢叛及宋襄伯而楚人與盟於是蔡人乃獲見矣。桓十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越邾於彼時猶附庸國也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則後來邾有爵命矣北杏之會必其君來但未知此時已命為子耶抑自此會後始得受爵命耶但據此會為齊桓之始伯或不至以附庸從事意者未會北杏之先邾已受子爵胡傳以此會為宋公邾子是矣說見邾子克卒下。左傳以此會為平家亂此必齊桓有意於為

宋故宋公甘下齊而推齊桓為伯主宋之從齊也最勤且久除明年被伐之後自始至終歷二世而從齊不怠然則霸必有大國亦必有太國以輔之此宋之所以有功於齊伯也此會何以有陳蔡蓋二國俱楚之病已故亦推桓為伯以求齊援耳明年荆入蔡而齊不救蔡不能不去齊而終闕楚矣陳去楚稍遠故其從齊也差堅若夫邾則因於宋魯諸大國者久矣今欲附齊以自立故亦與於此會自此以後惟十四年伐鄭僖元年會檀有邾人其餘會盟侵伐邾皆無與蓋齊桓不欲煩小國非邾人之敢背齊也。齊桓之霸也蓋齊桓之所欲為四國亦姑順其欲而共成之耳觀遂人不至而見滅宋人背北杏之會而受伐可知在彼非心服在此非德感此伯之所以為伯大異於顯比三驅之道也歟。北杏之會曹南之盟與僖二十七年圓宋之役書法正相反此二事爵伯主而人諸侯彼則爵諸侯而人楚子人之者貶之也疑諸侯所以罪其無王貶楚子所以罪其無中國爵伯主所以著其始霸之實爵諸侯所以斥其從夷之名也蓋貶諸侯而霸主之罪可知貶楚子而諸侯之罪亦可見若爵則俱爵人則俱人與尋常之書法無異何以正齊桓宋襄之始霸而治楚成之長諸夏乎且使圓宋之書法亦與北杏曹南同亦嫌於楚始為伯

而華夷之辨無分矣凡此皆大義之較然者孔子所謂其義則北竊取之矣此類是也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曰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林氏曰遂國名舜之後

彭山李氏曰遂子爵國後漢志濟北國蛇丘有遂鄉水經註云遂在蛇丘西北西遼下諸城則其地在魯諸田東北也蛇丘今在兗州府甯陽縣西界則遂當在濟南府肥城縣南界矣詳見成二年取汶陽田下。遂北近齊而南界於魯其西南則亦去衛與曹之境不遠者也時齊桓創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 莊公十三年

聖

伯北杏而魯衛與曹不從故滅遂以威之亦必遂衰不振因以取亂侮亡為名耳不然則管子行政之初非有義聲何以動中國哉然毀人宗廟社稷而兼國廣地其心則誠不仁矣

家氏曰遂人不會北杏固為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伯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矣又滅遂不過為拓土開疆之計春秋於三年之間聯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

高氏曰齊桓未見救中國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以脅大國聖人深責之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

春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三年

書

不待再貶而惡已見按滅國之惡固不待貶然而稱人者恒辭也非微者也春秋之初大夫恒稱人齊雖強安能使微者將兵而滅人國乎○彭山季氏曰齊稱人將卑師少也自此至閔二年遷陽凡齊兵未有不稱人者雖以不欲勞民之故亦見其兵精而不貴多也按此說以人字從將卑師少之例固不然然自此以前皆稱齊師自此至閔二年皆稱齊人稱人而不稱師雖以太夫主兵或亦未動大衆而往也則所謂兵精而不貴多以是論伯國之有制誠有然者○季氏又曰滅國而不書君奔不書以歸者或其國無君或其君自匿不知所終也公羊傳以為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而胡康侯因謂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者信如是則誠賢君矣然國君之歿於例應書況又死節而即求其名予以孔父仇牧荀息之死君難猶特書之豈有死社稷之君反不錄焉何以示勸哉故楚滅蔡而執世子有用之特書于策焉凡國滅之君或奔或以歸皆未有不書者惟楚師滅陳以陳無君而但書滅其餘則皆不知所終者耳按此說駁公羊胡傳之說似矣但公羊所謂上下之同力胡傳所謂死於其位者不必盡然而亦不必其無有李彭山所謂國無君與君自匿而不知所終者不必無有而亦不必其盡然也故春秋書滅三十一除

春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三年

書

書以歸書奔外以公羊胡傳之說概之不可即以季彭山之說概之亦不可然則如之何曰社稷為重君為輕彼既不保其社稷則其或自死或死於兵或匿而不知所終俱可畧之而不書而或國本無君又無論矣惟是以歸者之受辱奔于他國者之苟免此則不可不誌其實耳季彭山乃以大夫之死君難為例而謂君死社稷者亦當錄之以示勸不知君死社稷與大夫之死君難自不同大夫事君者也事不得以自專故以致命為志而必書若夫人君為一國之主不能修德行政以保其社稷其罪罪於先公也大矣是即死於其位僅以視世心受辱者為得正耳春秋於此方將畧之以為不能守國者之戒何為錄之以示勸哉不然通經之書滅者固不必盡死社稷抑豈無一人死社稷者然而經皆不書可以其微而之所在矣○易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蓋王者之道舍逆取順如失前禽而不求必得者然此大公之至也齊桓倡霸于北杏遂人不至不過失事大之義耳抑思北杏之會未嘗有天子之命也已背天子而擅自為伯又無至德足以服人之不從乃不自反而深怨之此即與師以伐猶為不可況直滅之以覆其宗乎語有之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縱不能興滅繼絕乃反滅人之

宗社以是威鄰國而冀諸侯之歸嗚呼此伯之所以為霸而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其以是也夫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曰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杜氏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阿今為祝阿

彭山李氏曰柯當作阿即今東平州東阿縣在魯北境齊邑也

孫氏曰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於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三年

案

張氏曰魯莊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

軍政以圖霸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始及齊平也世離而平可乎於傳有

之敵患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

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將于謀會伐衛同國鄰納于糾

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

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

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

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

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

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

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按胡傳以桓公為襄公子故有

此論桓公非襄公子又何世魯之可言然則桓公於魯本

有伐齊納糾之怨及長勺次郎之役魯亦不無怨齊者但

皆小怨非大讐桓既倡霸以安中國則與之釋怨而平焉

可也若以大義律之則不能講信以共尊王乃徒為私盟

而欲從伯故春秋內書公而外書爵直書其事而其是非

亦並見焉蓋其辭雖無貶而義亦未必全是二十三年公

會齊侯盟于危書法與此無異○柯之盟或以為齊求魯

也會者外為主於其書會而知之也然及會之辭不可以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三年 是

此分內外安知非魯畏于齊今欲釋怨而相好乎或以為

魯求齊也求人者不辭勞于柯為齊地知之也然遠近之

地不可以此分屈伸安知非齊為恭於魯魯悅其意特至

齊地而與敵乎大抵齊太國也魯亦大國也齊之霸也齊

非得魯不足以為重齊既伯矣魯非結齊不足以相安故

齊視魯非譴逐之可比而魯視齊亦非宋衛之相若此而

或齊先求魯或魯先求齊俱未可知若必據會辭柯地而

以為其求某也則未見其必然矣○公羊傳曰桓之盟不

日信之也穀梁傳亦曰桓盟不日信也按此說在有月無

日者可以此例言之今止有時而並無月明是文氏之闕

畧必非義例之所存矣他凡有月無日者或亦未必無關畧但齊桓之會盟多關天下之故而盟庵盟葵丘之外並無書日者不應史氏之皆闕畧也故以公穀信之之說概之未為不可說詳十六年同盟于幽下。公羊傳曰何以不日易也。何氏曰相親信無後患之辭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

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廩堯君不圖無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

春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三年

吳

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帥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初之盟始焉廬陵李氏曰考之當時桓公修僭非得魯則不足為重故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耳蓋魯自長勺乘止之勝國勢稍振齊不敢以待譚遂之術恃魯而多方以求之屈已於歸因之請遷延於姻好之成示威於三國之代權武於戎授之獻而魯自是不敢有從違之心矣九合之威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謂無趙氏曰按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

未嘗歸魯田公羊之說非也彭山李氏曰以理論之盟非曹翺所要而歸田事不見於經况汶陽之田至鞏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蓋蘇氏亦嘗譏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說也按趙氏李氏皆不信公羊說是矣李廬陵疑其或有之是猶惑於習俗之論耳要之未可信也。曹子兵劫之事此公羊之失証也考之於經魯雖敗績於乾時亦嘗倖勝于長勺夫固未受齊困之深何至謂寡人之生不若死矣且魯莊親與父讐相好毫無忿恥激發之情何為於齊桓而發此語哉况長勺之戰曹子可謂有謀觀其視轍登軾慎重如此恐不出此盜賊苟且之為也又據公羊說

春秋傳辨疑 卷三 莊公十三年

吳

則是既劫以歸田而乃要之盟不知盟必有壇壇為盟設既云莊公升壇是已相約而將為此盟非為歸田故而始要之以誓詛也國語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管子小匡篇亦云然而曰反其侵地常潛此皆謂捐地以結魯乃出齊人之意非魯意也又國語言堂潛小匡言常潛公羊言汶陽之田三說既不合而考之於經俱無侵地反地之文斯亦何足為據乎然則公羊所謂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者或以長勺之敗齊師曹子為之今會于柯曹子亦從公往桓公不計長勺之敗而怨曹子於是諸侯始信桓公耳兵劫之說蓋好事者之

所為而公羊輕信之未免失其實矣不然以左傳之浮夸
且未及此奈何信此無據之妄談哉
附左傳曰宋人背北杏之會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三年

年

春秋輯傳辨疑卷十四

渝關 李集鳳 翻計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曰春諸侯伐宋

杜氏曰經言人傳言諸侯總舉四之辭

夏單伯會之取

成于宋而還

臨川吳氏曰北杏之會齊侯本以定宋若之位而宋即背之蓋假仁義非誠心故人心不孚也

彭山季氏曰北杏之會以諸侯而欲主天下之政專征伐焉本無王之心也心本無王而欲以尊王令人人誰信之國人不信而遂加以兵蓋霸者以力服人之計也故齊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四年

十

伐宋其據諸侯以伐諸侯之始事雖仁義不足而震之以威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脅制天子其功雖高聖人所不道也故邵子曰春秋功過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學春秋者宜於此求焉

郝氏仲興曰或曰古之王者置方伯統諸侯是方伯尊於諸侯也夫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行方伯之事是自為天子也五霸者皆自為天子者也謂方伯得專征伐亦後儒之臆說非仲尼有是言也仲尼惟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已矣

張氏曰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簡便之規模也

渝闕季氏曰胡傳曰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軍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賊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敗齊稱人誤矣按稱人固不為貶然以為將軍師少而稱人亦必不然蓋自隱元年至文三年凡外侵伐非書君即書人九十九年之間通無大夫主將之名氏亦通無大夫主將之名氏而帥師者豈他國皆無將軍師少與夫將軍帥衆之役乎夫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皆書齊侯則以霸主而猶使伐何獨於大夫而不一遣乎若一概不遣大夫排不尊則威不重是亦兵家之所忌也豈以侵伐大事而令微者舉行乎觀於單伯會伐宋內以大夫會伐則外皆大夫從可知惟救徐之役明書諸侯之大夫而亦不書名氏蓋春秋之初政在諸侯大夫猶未強也故以恆辭而書人大夫既稱人其師亦不必書矣非稱人者並不動衆也說詳隱二年。僖公以前凡外大夫之事皆稱人恆辭也雖以恆辭而稱人義亦不可謂無貶文公以後大夫乃有書名氏者不書名氏而書人以為貶辭矣然而亦不盡然亦豈無猶從恆辭之例者要當隨事求之不可執一律而概論之也。宋人背北杏之會未知其何故或

者宋公位未定不憚屈己以奉齊伯位既定又思背齊以便己行是以為此反覆之計繼在宋公固為不信然亦齊桓之德義不足以服人是以不能國家之交也不知自反乃連二國以同伐直欲以威力脅之耳文王之為西方伯也書損大邦畏其力夫亦畏其仁者之勇不肯姑息以縱罪耳豈若齊桓之於宋乎然是役也曹人與馬魯人又會伐焉從齊者亦漸衆矣蔡遣於宋故不假其賦而階近者往其斯以為伯政之有制歟

夏單伯會伐宋

彭山季氏曰單伯魯之命大夫說見元年單伯逆王姬下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莊公十四年

三

汪氏曰左傳云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故治左氏者皆以單伯為周大夫今考成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鄭不書會伐又況定四年傳云劉文公會諸侯伐楚而經仍書公會劉子諸侯使楚今既稱單伯會伐則單伯為魯大夫明矣

公羊傳曰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孔氏曰伐事已成單伯始至故云會伐宋

廬陵李氏曰內大夫會伐者八獨蒙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國之伐然後稱會蓋後會之父也

張氏曰魯自頃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其役故同齊伐宋命

上卿帥師往會示從霸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同異於
輩會宋瑤黨亂賊伐無罪矣故書會伐而不再敘諸國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隱公四年諸侯伐鄭鄭師帥會伐則
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
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
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非寵
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
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
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按此說以從齊桓而會伐
者無貶似矣然此乃直書其事之恒辭耳辭雖無貶而義
亦未必全是蓋伐宋之役在齊桓未得為義舉孰謂單伯
之會伐便可為無咎乎但以視輩之會伐鄭宋至如故事
之大惡故彼去公子而再敘四國此則稱單伯而止書會
伐其辭較平伐鄭之役主謀者在宋瑤不在州吁但舍州
吁而不討又連衛人而伐無罪之鄭則不義甚矣胡傳以
為為州吁得無失其實乎說詳隱四年聲言帥師而此不書帥
師者程子所謂將尊師眾曰榮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
是也○臨川吳氏曰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
煩連兵然魯方從伯故齊雖不微于魯而魯自遣單伯以
兵往會也高氏曰非既約而後則與表儔如會同劉氏曰

按伐宋之時魯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耳非後期
也按此說皆非也隱四年輩會伐鄭傳言宋公使來乞師
此亦書會伐何所據而必此會之為無約而往乎夫春秋
之初魯本大弱于齊乾時長勺之役互相勝負北杏之會
魯人不與雖未幾而盟于柯意其從霸之意猶未堅也故
伐宋既後師期而于鄭之會獨使卿往又十五年會鄭伐
鄭十六年伐鄭皆無魯人後雖同盟于幽而二國之情猶
未盡協故十九年公子結又盟于鄆而魯之西鄙且受伐
矣直至二十二年結姻後魯與齊交方密自此以前未浼
急於從伯也然則其後會者或慢令而不即赴或有所改而
誤師期抑或微師本後於他國俱未可知必以為無約而
往則不然矣。一說此本無約而往也無約而往諸為報
宋非為悅齊也魯與宋有怨雖一敗于乘北一敗于鄆今
已易世而怨猶未釋故齊桓代宋雖未微師于魯而魯亦
欲借此以報宋故使單伯會伐之是說也客或有之然亦
未可定為必然也
解左傳曰鄭厲公自陳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
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夷
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殺周
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

春秋辨傳辨疑 卷高 莊公十四年

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哉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東萊呂氏曰禍莫甚于內叛姦莫大於中立二者之罪孰為大曰中立之罪為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即譬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仇敵者皆之以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今日為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為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傳取叛子儀而納厲公終不免于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為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歷歷變之變國四易主沈然中立舉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舍之視君位如傳舍不置欣戚於其間依阿容優游卒歲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憎自古之持祿保位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姦也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正天其戒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為臣者歟觀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信如此說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篡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仇亦君也為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其矣繁之姦

春秋辨傳辨疑 卷高 莊公十四年

也嗚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然事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廢興時有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祿常自如也彼何預於我哉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吾故表原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
渝關李氏曰原繁世為宗臣不辨主社稷者孰正而孰不正惟是入以為君者已亦奉以為君謬已甚矣乃猶妄自明曰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成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夫不辨其君之正與不正以為社稷有主即從而臣之而不外其心臣道固如是乎嗚呼此正孟子所謂邪說其害幾與暴行等此說行而篡弑之禍接迹于天下矣
秋七月朔入蔡
左傳曰蔡侯為卒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杜氏曰楚子如楚也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害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蔡侯致之蔡自會鄭俱楚之後非但不為蔡土脯戶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

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賁興兵以悅婦人是時齊桓霸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江漢浸及中國也

臨川吳氏曰齊雖國霸力未能以帖制十年荆方敗蔡而虜其君今人破蔡而入其國春秋屢書病中國之不競也呂氏曰入春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修勤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折會于曹則猶交諸侯之主帛也伐鄭伐戴伐衛則猶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羊以來五年再被荆師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為楚向齊桓倡霸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會盟皆不與矣是故呂陵加師僅足以得楚人之屈服而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四年 八

桓既沒楚成抗衡盟齊會孟圍宋則蔡莫不偕甚至於晉文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通勉周旋晉文既沒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厥貉之次遂挾楚穆為寬宋之謀卻缺樂書伐之而不從也晉悼復霸列國怵然聽命而蔡安於楚之宇下鄭人侵蔡攬司馬楚而楚復為蔡仇鄭終悼公之世亦不能得蔡也厥後再從楚伐鄭宋說之會公孫歸生實序於列國大夫之上楚度會申及再伐吳蔡靈皆從之是中國諸侯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般之殺有用盧之封蔡之存亡廢興皆宅命於楚蔡宋東國之廢置又制於

楚之讒臣矣蔡昭受初三年不勝其得質愛子以請晉而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使楚無功而楚人圍蔡蓋暴指擊之戰假手於吳以釋憾而楚昭報復使彊於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俱謀從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欄之禍迨春秋之後終為楚所并素同即異之謬其言豈淺淺哉

盛陵李氏曰蔡為周室宗盟之長通于楚而常受楚禍中國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杏之後齊之盟會蔡不復與矣蔡之始錄於經則會鄧以惧楚終錄於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之始見於經曰敗蔡終錄於經曰圍蔡蔡晉之霸其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四年 九

桓威則使蔡以伐楚其拙衷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終於柏舉之戰吳孫中國之權又以蔡故馬原一蔡之始終而中國消長之形荆楚強弱之端皆可見矣

渝關李氏曰蔡與北杏之會荆人忌其間於齊也故入之恐非專為息媯故也齊不能救何肯於從霸主自是蔡人不敢向齊矣彭山李氏曰趙氏曰先治內而後治外霸之序也齊桓圖霸二年諸侯小協而荆又入蔡齊桓蓋患之而未有以制也其後二十四年諸侯協從中國無盟而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強不可俄服而齊桓之時重有謀不為不密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於此齊桓公不能服楚蓋

書生之論非燭理者也按齊桓不遽伐楚以為持重有謀固有然者然既倡霸於中國凡諸侯之服從於伯主者莫不賴霸主覆庇之一但有外寇國不得曰吾勢未盛可姑聽其殘暴而弗之救也今荆入蔡而齊不能救自是齊桓之咎孟子謂師文王天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苟能為政於天下也則雖強何患不能制齊桓即位已六年為霸已二年以滅人國而有餘以救人國則不足德威之愧於文王者遠矣乃欲為之護短而勿責之也顧可謂之燭理者耶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南 莊公十四年

左傳曰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十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鄆衛地東郡鄆城按鄆城今濮州也其西南五十里為洮詳見僖八年盟洮下先儒以此為衣裳之會一也其說本於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一言故以九定會數又計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以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足之數梁以宋皆為是說此由不知九當作糾之過也宋子辨之詳矣
林氏曰是年鄭殺子儀鄭厲公復國會鄭即鄭厲公也石氏曰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過進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亦不敢不至矣宋服故也

臨川吳氏曰春齊陳曹三國伐宋其夏魯單伯會伐時宋已成而還師今單伯後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齊霸畧定矣若陳蔡曹鄭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霸政務簡畧不欲煩諸侯也

孔氏曰春秋因魯史之文魯史自書其事會他國者皆言已往會之不問君之與臣會諸侯者皆魯人在會字之上若魯人不與而諸侯自會則并序諸侯言會于其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是也雖伯主召會諸侯伯主之身列在諸侯之上不言霸主會諸侯以其俱是王臣不得與諸侯為主故也若霸主之國遣大夫往會諸侯雖政在霸國大夫名列諸侯之下由非諸侯之主列位從其班爵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是也若王臣在會不問尊卑皆列諸侯之上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是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南

莊公十四年

土

薛氏曰齊之先乎諸侯長之也
盧陵李氏曰經書內大夫會外諸侯者六惟單伯于鄆尊孫宿于邢止會伯主及列國君其餘公孫叔會晉侯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會齊侯皆特相會也

大夫會諸侯抗尊出位非禮也雖齊桓初霸得魯為重不以單伯為嫌魯人顧望未專從齊不以單伯為卑然他日開推臣之專未必不始于此

渝關季氏曰列國之伐宋也取成于宋而還則是宋已服矣何必又為宋服而為此會蓋伐宋之時但以解服故必親與為會以結之然亦因宋之服以此邀魯而號召衛鄭故于鄭之會視北杏為差盛矣然則此會之故抑豈專為宋服而已哉○鄭伯者鄭厲公也此時祭仲已死厲公乃乘齊桓始霸而會諸侯于鄆焉然以篡逆竊國之人而齊桓不問反與之同會此霸術所以不足道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四年 主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杜氏曰陳國小每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介于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自此年進之遂班在衛上

襄陵許氏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眾信莫敢渝也

渝關季氏曰左傳曰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按北杏之會首齊侯固已霸諸侯矣霸不自此始也左氏見去年之會為宋服此會不知其故遂以為始霸云耳劉氏曰霸則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伐鄭宋序齊上明年伐鄭宋

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十六年九國盟幽之時齊自此始為諸侯主矣按北杏兩鄆之會皆推齊侯居首何云宋主諸侯若以伐鄭伐鄭之先宋後齊為疑因謂十六年盟幽之先齊始得為霸主然則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齊又在宋下豈亦又不為霸主乎胡氏此年伐鄭傳曰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霸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霸矣按胡傳謂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是以霸主許之矣何於此年又云未成乎霸若以伐鄭伐鄭並伐徐之先宋後齊為疑因謂十六年盟幽之先齊始得成乎霸然則三十二年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五年 主

主

宋公齊侯遇于梁也齊又在宋下豈亦又不成乎霸乎凡此數說皆未可據竊意會盟之先齊侯者諸侯之推桓為霸也伐國之先宋人後齊人者或宋則君而齊則臣或皆大夫而有尊卑又或齊大夫非伯主之可比猶從常例而讓梁先也遇梁止之先宋公後齊侯者霸主之為恭於宋也蓋宋以上公之尊天子猶以客禮待之又為中州之大國宋當甚弱于齊故宋公與諸侯推桓為伯齊固居先然於兵革之事草次之間齊亦有時致恭于宋而讓宋為首蓋是時諸侯之心猶未一齊人不得不籠絡宋人而示之以恭使如彼說須於遇梁止之後方成乎霸而後可示知

北杏二鄆之會與二幽之同盟一並先齊皆何為也夫亦弗思甚矣。二鄆之會其地同其人畧同但彼有魯而此無魯彼無陳而此有陳魯人不與於此會未必是背齊然其從齊之意為稍急或亦托於他故而不行耳陳人會北杏而同伐宋今又與此會其從齊也堅矣齊桓進陳而居衛上安知不由於此耶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曰夫人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

張氏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春秋稱傳辨疑 卷四 莊公十五年 而

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絕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得履車之轍豈水關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襄陵許氏曰鄆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以示違務求合於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坊一失夫人復改越境之恣逞成如舊之姦

彭山李氏曰文姜自齊桓立不敢如齊者八年此行也必以醜行為齊所責故自此不復如齊而遂再如魯矣此可見齊桓制行之正知絕文姜也

渝關李氏曰或以為兩鄆之會一則使卿往一則君臣皆

不與齊桓不悅於魯故文姜如齊以解之按此說或亦有之然亦或文姜思齊而欲歸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義是以為此行也在文姜不足齒而魯莊之聽其往齊桓之容其來俱不能無過矣若果為解二國之嫌而如齊魯固尚有人也耶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左傳曰秋諸侯為宋伐鄆

杜氏曰鄆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鄆

彭山李氏曰鄆附庸之國也是時宋公從齊方固而魯猶懷疑故齊桓助宋爭鄆以背魯為先宋人示謙德也齊霸

春秋傳辨疑 卷四

莊公十五年

五

齊宋而成故尊宋以結其心耳於宋示驕虐之恩於魯則齊制之術至得公時魯既親睦則進鄆為小邾子而仍使服魯可以見霸者之用心矣鄆詳見五年鄆黎宋來朝下蜀杜氏曰齊桓內不能率諸侯以朝天子外不能攘夷狄以救中國為宋討一附庸以求其服從斯德之小乎

沮氏曰伐鄆而後經不書鄆惟書小邾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鄆吾役也昭二十年傳擣鄆申杜氏云小邾穆公子則鄆後為小邾明矣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邾序上下以調大小為次征伐則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張氏曰此役為宋

而與宋序齊上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為道而序鄭之上也
按主兵之說必不然蓋惟霸國方可言主兵在列國之征
伐亦以國之大小為次安有以小國先大國如所謂主兵
之說者乎隱五年伐宋之役邾則君而鄭則臣是以邾先
於鄭原非為邾人主兵而先之也先儒誤認為主兵而又
欲以彼律此可謂誤而又誤者矣○或曰此果推宋為主
兵也伐鄭伐鄭皆為宋是故以宋為主而序齊上曰若果
如此則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宋亦先齊豈亦為
宋伐徐而以宋主兵乎耳齊霸宋與此役皆先宋者不聞
皆宋主兵也又桓十三年之戰宋公挽齊侯而為之宜
春秋傳解題 卷四 莊公十五年 七

鄭人侵宋

於大國之間而向背無常亦未有終之以德者耳安見終
之以德而有或二其心者乎○鄭之得罪於宋也在鄭人
失事大之禮在宋人亦乏字小之仁德則不足而欲以力
勝國已未矣齊桓倡伯已不能字小故不能以字小喻宋
人已當以威力制人今又助宋以力而虐其小豈得謂之
義舉乎夫代人以媚人仁者不為也君子於此不徒責宋
公將亦深責霸主矣

左傳曰鄭人問之而侵宋

張氏曰問諸侯伐鄭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鄭之會鄭

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于此

黃氏曰鄭以宋舊怨問之故侵宋是背鄭會也故明并宋
齊衛伐鄭鄭突處標者十有八年一旦得鄭還與修怨之
師猶未知有霸主也

應陵李氏曰按左傳鄭厲公以去年自櫟伐鄭傳服叔子
儀而納之厲公殺傅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在位十四年
矣而謀召召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
爵行昭勸戒而可以濟事召其若之何由此觀之則忌聲
儀難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桓若能明大義告諸侯聲
厲公篡奪之罪而廢之豈不為霸業之光哉不此之討顧

使得到於二鄭之會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改為討亦何足以服之宜乎于幽既成而旋有鄭廢之執也

渝關季氏曰鄭厲公自桓十五年入櫟宋莊公為之伐鄭以納之者再而皆不克迄後則無聞矣宋桓公於莊十三年即位而鄭厲公猶未復國或於此時求宋之納已而宋不應是以鄭伯怨之至此得聞而乃伐宋耶然鄭厲公於莊十四年復國二鄭之會已於宋桓相好而又有霸主蒞於其間余何以其私嫌而輒背之哉然則侵宋之役不惟無宋而亦無齊此固齊桓之德不足以服鄭抑亦以其勢力猶未盛故鄭人率然而敢為此耳是役也或亦有鄭廢之春秋辨傳辨疑 卷四 莊公十五年 六

課後宋鄭被伐而唐又被執得非藉憾於此故耶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傳曰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孫氏曰鄭背鄭之兩會侵宋故諸侯伐之齊序宋下與伐

鄭同

張氏曰伐鄭不止為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

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

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家氏曰鄭突以庶篡敵昭得返國突復據櫟以逼之昭以執死突之為也齊桓始霸當聲突舊惡請于王以正其罪宣示遠近以警羣聽今為宋而伐鄭非名也

渝關季氏曰孔氏曰齊桓始霸未敢即尸其任救患討罪今為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按齊桓始霸未肯常自居尊而時或讓宋則有之然既為霸主而長諸侯何又不敢既尸其任而為之救患討罪乎且既與連兵伐鄭是即為宋報怨矣乃必以宋主兵使之自報其怨又何為者耶如此說則伐徐之先宋人後齊人過梁春秋辨傳辨疑 卷四 莊公十六年 九

止之先宋公後齊侯豈皆宋主其事而使之自行其志乎未可信也。始會于鄆魯以大夫往再會於鄆魯之君臣皆不至是以伐鄭伐鄭之役魯人亦不與也魯人不與於

二役未知齊人之不微師耶抑亦魯人之不聽命耶一說魯與宋有怨宋桓立而怨猶未釋故北杏之會為平宋亂則魯人不與於其伐宋也則以上卿往會之齊桓倡伯之初未能平宋魯而亦不肯強魯以助宋也不然魯既盟柯而從齊同為盟視齊人之兩役而不為之出師乎按此說據經有合

秋荆伐鄭

林氏曰荆患自蔡及鄭矣

張氏曰齊霸未定楚威侵及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惧楚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難用如此至是始為中國患矣

王氏曰齊方圖霸楚亦浸強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自是鄭被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春秋備書以見夷夏之戚寢焉

仁山金氏曰鄭有虎牢之險為中原襟喉齊晉之霸當與春秋傳傳辨疑 春而 莊公十六年 主

楚爭鄭為是故也先師子王子曰新鄭之地前為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天下之所盤目豈不足以屏王室而霸諸侯然春秋被兵之煩未有甚於鄭者何哉歷十六君無一不人意者不能運地勢之所長反為地勢之所累齊晉秦楚皆霸諸侯必得鄭而後可霸所以為天下戰爭之的也

廡陵李氏曰鄭桓公始寄帑于宛鄭得十邑而國之主朱驪而食溱洧實春秋要領之國而南北之樞紐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為霸主之輕重焉。經書制代鄭二始此年楚人伐鄭四始僖元年楚子伐鄭五始宣四年大

夫師師代鄭曰始成六年楚子諸侯伐鄭二始襄二十四年李曰荆楚伐鄭凡十有七而終二年宣三年之役鄭宣十二年之國鄭不終焉

渝關李氏曰鄭厲公入國之後而與于鄭之會意荆人惡其從齊也於是于伐之或以緩告為辭實則不為此也彭

山李氏曰是時鄭尚未與楚通左傳以為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不亦妄乎按左傳之說固未必果得其情然謂此時鄭尚未與楚通似亦無據蓋自蔡侯鄭伯會鄭已惧楚

通者楚人敗蔡師虜蔡君破蔡國鄭人愈有震鄰之恐矣亦安見其不通楚乎。閱兩時而南北交代鄭之困于兵

也甚矣鄭於是從齊不從楚亦可見楚之德與勢差減於齊而鄭人之從齊是猶得所宗也哉

春秋傳傳辨疑 春而 莊公十六年 主

冬卜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傳曰冬同盟于幽鄭威也胡傳曰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

陳氏岳曰凡空書會某侯是公自會也諸侯皆序非微者明矣

彭山李氏曰滑姬姓伯爵國周之同姓意必周初所封杜氏曰滑國都魯河南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南二十里有古滑國近在洛陽王城之東筆邑之西去鄭汜水不遠蓋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六年

奎

即杜氏所指也然則滑在王畿之內矣王畿之內何以亦有諸侯封國耶蓋周末東遷之前鎬京實據邦畿之地武王雖當定鼎維岳而周公又處殷頑民於其城東然其外尚餘隙地故雖戎茅戎蠻戎陸渾之戎皆得遷居於此況于中國友邦必多分土如號在陝南號者及周之東雖不免於徙封更置其境上諸侯豈無一二尚存者乎且天子地方千里但計其日賦足以出車萬乘斯已矣國不必四面皆方整如棋局也此滑之所以得在東都畿內歟此與三年公次于滑之滑不同二十年鄭人入滑僖三十三年秦人入滑皆滑伯國也許先子滑者義與僖四年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六年

奎

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也。同盟者一平霸之盟也周室衰微中國無主強暴相凌夷狄交橫而楚患及鄭有所急也桓公奮興有志安攘信義著於諸侯而同患之國共推為主故滑滕小國皆至而天下人心始一於霸於是乃有同盟焉同盟推伯實始於此。繼宋地見此盟雖諸侯同欲而宋桓公實鼓舞之故齊桓之霸賴宋為多矣
薛氏曰許男何以先乎曹滑大也非禮班之序也桓公倡霸而亂周班之序非長諸侯之道也
公羊傳曰同盟者何同欲也何氏曰同。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李曰按此說本在十三年盟桓下今錄於此說已見前
陳氏曰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亦有言同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嘗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其始書曰同盟同眾辭也猶未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內不言公諱之也
臨川吳氏曰齊自北谷以後屢合諸侯有會無盟者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而鄭服始合九國之君而為此盟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自入春秋以來所未嘗有之事也然猶未敢專主盟之權故曰同盟至僖二年盟貫齊

始為盟主而自此以後不復書同矣

廬陵李氏曰左傳經文會不言公者三此年幽及僖十九年齊二十九年翟泉也穀梁於翟泉有公字公羊於三會皆有公字三家之異如此先儒皆從左傳經文陳氏以為齊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則三會皆公與也。經書同盟十六齊桓霸二此年幽二十七年幽是也晉靈霸一文十四年新城是也晉景霸五宣十二年清北十七年斷道成五年穀牢七年馬陵九年蒲是也晉厲霸三威十五年威十七年柯陵是也晉悼霸四威十八年虛打襄三年雞澤九年威十一年瑯城北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六年 吉

是也平昭各一衷二十五年重也昭十二年平也

渝闕李氏曰程子曰齊桓始霸伏羲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

王氏曰據十七年受鄭詹

胡傳曰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

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

與食乎按此說以不書公為諱是矣但謂以受詹失信而

諱之未免失經旨矣夫鄭詹自齊逃來明書於策原不為

魯諱且同盟與受詹逃二事本無涉不得為彼而諱此而

受詹之事在明年尤不得預為之諱也詹逃至魯求其乞

請於齊而魯受之原不為失信原不為大惡何至因此而

諱公乎然則如之何曰春秋會盟書會而不書公者三皆

有關於天下之大防也是以諱公以見義蓋自齊桓創霸

以力假仁王道於是乎息天德於是乎亂不由王命而諸

侯自相推戴自相約結已大不可況舉天下而聽命於一

邦霸主之權重於天子而天子自此如贅疣矣其如分義

何哉夫天下之無王桓公為之天下之無王而桓公眾

諸侯共為之也故於其同盟而諱公所以正大綱而扶大

義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于齊則以蠻夷之初與盟翟泉則

以霸臣之初主盟是亦非小失也故皆諱公而不書由是

言之可知此盟之諱公惡無王也非惡失信也蓋魯之受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六年 吉

詹原不為失信即使護詹而叛盟而失信之過小無王之

罪大失信之過在一國無王之罪在天下春秋之旨固不

得舍大而問小而諱在公而諸侯之罪可見矣豈徒為一

國辨也哉。同盟同欲盟也前乎此者有參盟矣參盟皆

非同欲乎後乎此者有眾諸侯盟矣除同盟之外皆非同

欲者乎曰非是之謂也有霸主而後有同盟之文書同盟

言非霸主所自為耳若夫霸主之所自為則止書盟而不

書同盟同眾辭也眾欲推桓而為此盟見諸侯之志一也

如襄十八年之同圍齊亦以其同欲環攻齊非惟晉志而

然也二幽之後以桓文之威皆不書同盟諸侯聽命於霸

主奉霸主之命而相與盟見霸主之令一也如侵蔡伐楚等役皆不書同皆出伯令而然也晉自文襄而後霸業浸衰楚威日橫諸侯同欲外楚而戴晉故書同盟者十有四焉及其既衰諸侯之心各散無復書同者矣於此可以觀世變矣。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同也按齊桓初霸亦未見有尊同之事後來霸業愈盛未嘗不尊同何不盡書同盟乎穀梁之說非也杜氏曰言同盟服異也按孔氏正義曲為之解猶未盡合豈得為通例乎杜氏之說亦非也劉氏曰同盟殷同之盟也同盟之禮見於觀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桓非受命之霸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霸也張氏曰其說曰古者方岳有同盟以示其考禮尊德以下天子之意桓公至是以諸侯既授以事而霸案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之事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書同而善惡則各繫其事焉按此說似安然方岳之禮不可施于清北大人之盟踐土之盟天王在焉晉文何以不行是禮也況大國齊書同豈亦可謂殷同之盟乎劉氏之說亦非也二十七年胡傳曰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按同欲書同之說是矣又謂惡其反覆而書同必不然蓋初未同盟後則反覆是雖可惡然非為後日之反覆而

預於此書同也不然諸侯之於他盟其反覆者不一何不盡書同盟乎胡傳於宣十二年同盟于清北既辨此說之非而乃舉此以為例則是自相悖矣大抵諸說皆未安惟公羊所謂同欲者推之前後而皆合范氏曰此年諸侯同共推桓即此意也夫。同盟之故左傳以為鄭成也夫此會有鄭伯固可見鄭之成然或不為鄭成而為此盟也合八國而與同盟諸侯之勢既集諸侯之心亦一豈僅為一鄭之率從也哉。或曰公羊傳謂桓之盟不日信之也穀梁之說亦然今按桓盟皆不日其書日者惟二十三年盟危傳九年盟葵丘而已若謂危盟非義而書日葵丘之盟合義何以亦書日乎若謂葵丘之盟桓德將衰故謹而日之莊邱之盟在後何以又不日乎凡桓之會與伐大抵多書時不獨盟為然意凡盟之無月無日者或亦史氏之偶畧與偶闕非皆義旨之所存歟但齊桓之會盟多闕天下之故不應史氏之多所闕畧公穀皆以不日為信之其必有所受之矣若夫盟危之日誌其私盟葵丘之日誌其威所謂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此二盟當殊觀之如桓會不致而致者亦有二傳四年公至自代楚六年公至自伐鄭此二致者亦當與他事殊觀者也

郭子克卒

杜氏曰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上命以為諸侯

陳氏曰向日儀父今日稱子已賜之爵也

彭山季氏曰克卒子瑣嗣俱史失其證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不能五十里為附庸若有功加地滿

五十里則列為子男邾木附庸齊桓始霸從其征伐有功

王室以是請王命而爵之為子聖人因其卒而著之按此

說似未可據以北杏之會推之北杏有邾人邾君必已有

爵矣凡霸主之會盟侵伐通無附庸固北杏之會齊桓始

霸必不令附庸國從事可知邾君先已有爵也此或邾人

漸強自請於王而王命以爵不必齊桓請之也即使齊桓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莊公十六年 无

請之或亦為其附齊故亦未必以其從霸有功也蓋會北

杏之先齊猶未霸未嘗與邾伐何國而會北杏之後齊雖

已霸邾人僅與於伐邾未嘗有大功亦未嘗有功於王室

也豈其以是而為之請命耶若夫有功加地是周王制之

當然亦不可論此時天王無隙地何加之有邾以

附庸而陞為子邾以邾之別封而亦陞為子邾子豈皆以

其功德而進爵也哉此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

晉侯固寶器之賂獻而使強支暴宗國恃已甚矣當時之

王命如此安見二邾之能進以正耶春秋之後威烈王命

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爵命日益濫而王綱掃地

盡矣良可悲也夫

錄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初晉武公

伐夷執夷詭諸杜氏曰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為國靖而免之既而弗

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

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史記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寶器賂

獻于周釐王王命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於是盡解晉地

而有之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

國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伐晉

為諸侯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莊公十六年 无

呂氏曰考之左傳平王時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

王不問一失也李曰封成師于曲沃或亦有王命未必是專封也潘父弑昭侯欲

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曲沃莊伯弑孝侯而王又不

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

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諸

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

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渝關李氏曰曲沃者晉支子之別封也武公滅晉盡以其

寶器賂王王命為晉侯諸人述其請命之意而言曰豈曰

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

之衣安且燠兮朱子詩傳曰當是時周室卑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昭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居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壽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于絕矣嗚呼痛哉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左傳曰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杜氏曰齊桓始伯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臣

詰齊見執

春秋傳傳疑 卷百 莊公十七年 辛

孔氏曰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詹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且傳稱鄭不朝也以君不朝而詹被執明詹是執政大臣若詹不至齊則無由被執知是詰齊見執蓋聘齊也彭山李氏曰觀下書自齊逃來則詹在齊矣詹至齊而執之執非自鄭故不言以歸

張氏曰詹不氏與柔溺同稱人以執服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勝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為可見矣

胡傳曰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

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襄陵許氏曰宋大鄭小齊桓蓋德宋而威鄭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反之是以為霸道也至於宋襄執鄭之虐則桓不為矣

渝關李氏曰凡書執者皆惡之列國之君臣諸侯不得而擅執之也故桓公雖霸不以天子之命執鄭臣亦可謂專矣況執之以私不以公乎貶而人之宜矣。十五年鄭人侵宋蓋已得罪於霸主矣盟幽已服齊今人不朝而使詹來故齊人惡而執之當時大國聘而不朝小國朝而且聘

春秋傳傳疑 卷百 莊公十七年 壬

鄭不朝齊而使詹聘雖失事大之禮然以視鄭之不朝天子為何如以視齊之不朝天子又何如顧乃以是而罪鄭也何其重視已而輕視王辱齊人而薄責已耶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己不能事天子又不能懷諸侯不知自反于正以聽天下之自歸使為是強執而以威逼之其為術也已末矣。譚人不賀則滅之逆人不會則滅之鄭人不朝則執其臣比事以觀可知桓之挾私肆虐于小國大非仁者樂天之度矣魯亦不朝而不加罪者魯較強大於鄭不敢以待鄭者待魯也。杜氏曰不稱行人罪之也孔氏曰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

傲師殺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無罪乃稱行人知不稱行人罪之也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傳曰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言使人者言非使人之罪也按有罪被執者固不得稱行人然唐為執政大臣即無罪亦不得以行人目之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單伯不稱行人不可謂具有罪也說詳文十四年

夏齊人殲于遂

左傳曰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齊齊伐而殺之齊人殲焉

何氏曰稱人者衆辭也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七年 三

胡傳曰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情強凌弱非伐罪弔民之師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齊一身可以存楚

見左傳楚雖三戶可以亡秦更記范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戍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臨川吳氏曰齊拒霸事方興而以強大吞小弱滅遂而慮遂之遺民不服故遣人戍守其地以無罪滅遂固以失遂人之心矣而齊之戍者或又凌滅其舊民故遂人情怒而盡殺之

劉氏曰齊滅人之國而又戍之以自取死亡故令其文如

齊人自死于遂也

襄陵許氏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誅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荀子謂桓公詐霸莒莒并國三十五則所滅蓋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

穀梁傳曰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

汪氏曰穀梁謂無遂而存遂乃春秋存亡繼絕之意亦猶紀已滅而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滅而書葬陳哀公書陳災存陳也

論衡李氏曰人者衆辭也以殲于遂為文明其為自取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陸氏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杜氏曰詹不能死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贖之

張氏曰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齊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即辱國辱之罪也

汪氏曰左傳僖七年稱鄭有叔詹為政則詹雖逃命當蓋不人而歸鄭矣

王氏曰春秋書逃有三鄭伯陳侯言逃歸是為君而不知義者也鄭彥逃來是為臣而不知義者也

渝關李氏曰鄭彥自齊逃來在魯國為苟免然其逃也不歸于鄭而來魯意必以魯為望國又為齊之姻鄰將欲求魯為之請耳彥來之後齊與魯鄭未聞有問罪之師意必魯人為之請而齊人已有彥矣不然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以為罪人遁逃主西鄙之伐豈能遲至二年後乎陳氏曰書逃來譏與之接也胡傳曰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通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按此說是謂彥有罪魯抗霸主而受其逃如此誠為叛盟

春秋辨傳辨疑

卷四

莊公十七年

書

矣然彥非亂臣賊子必不可接之人使其求魯而魯為之請豈為得罪於霸主當日之事未必不如此奈何以其來而不拒即謂之叛盟虧信義耶若天子所執之人逃來至魯無論其有罪無罪魯當以其逃人歸京師而聽命焉斷無可受之理齊桓雖霸與魯為友邦未嘗有上下之分也即使彥果有罪而被執未至如大惡之必不可赦一旦勢窮來魯而求為之請魯於此縱不為彥計亦當為鄭計豈可拒其來而不納又將執而歸之於霸國哉如此則是以事天子者事齊而於鄭人不惟不仁亦且不義未見其可也先儒不察于此見其來魯遂以魯為遁逃主而深罪之

也揆之情理豈有當乎

冬多康

彭山李氏曰康鹿之大者山澤皆有之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胡傳曰康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宮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違犀象之意也宮稼則及人矣

高郵孫氏曰以有為災則書有有或是以無為異則書無無冰是也康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書之

高氏曰聖人於災之中各為之辨康書多者以多為災也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七年

書

不繫於有也螟蛉之書不以其有不以其多但為災則書之

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為大不明則國多康

山陰陸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

渝關李氏曰公羊以為異杜氏以為災二者皆有之然周

正之孟冬為酉月此時五稼有已獲者有將獲者屢雖官

稼其為災也亦淺矣春秋之書多康蓋重在異而不重在

災也因災而知懼因異而知省端有賴于修教之實矣

按史記周本紀是年僖王五年也僖王於是年崩其崩與

葬不見於春秋與莊王同周不訃告魯不弔喪會葬也齊

担阮霸不能率諸侯以修臣子之禮何為尊周乎然則天下諸侯之無王責皆在霸主担罪不能定矣嗚呼以君父之大喪若周聞知如此此天理民彝之幾絕矣霸術所以不足道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杜氏曰不書日官失之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按此說非也夜則日在地中食而不見其食何以書家氏曰夜食云者必在旦寅之間故晨興而猶見按此說亦非也周之三月為建寅此時日出於卯若食在旦寅之間是猶在夜也

春秋傳傳辭嚴 卷五 莊公十八年

六

雖晨興而亦何能見之哉然則不言日者史失之不言朔者或不在朔或在朔而亦史失之不必鑿也。滄起朱氏曰淮南人衛朴精於歷數唐一行之流也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歷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惟一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按史誤之說亦未可據今觀後人之推驗者既各不同安知非衛朴之算數猶未合於古法乎且歷數之否感應之應不當食而食者亦有之未必前史之誤也

左傳曰春魏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五鼓焉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

人

渝關李氏曰曲沃略周代晉必魏公為之請故僖王使魏公命之晉武公受命為侯踰年而卒于獻公嗣立魏公又導之以朝王非能修臣子之禮蓋欲借此以定其位者也在此武公篡晉之事既已易世固於惠王獻公乎無尤抑思此年者惠王之元年而亦晉獻公之元年也俱在諒闇之中在天子不得朝諸侯在諸侯不得見天子何為汲汲於此竟蔑喪制而行朝禮哉當時饗禮而命之宥俱忘先君之哀而宴然為嘉會之好有人心者不如是矣左傳於此乃獨責大禮數之差而不咎其喪制之廢殆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者歟

春秋傳傳辭嚴 卷五 莊公十八年

七

左傳曰魏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婦歸于京師實惠后 杜氏曰惠后寵愛少子釁

渝關李氏曰惠王於此年改元猶在諒闇之中也諸侯為王娶后其如通喪之制何哉夫不當朝而朝之不當娶而娶之宴然如平居之無事而行吉禮不亦異乎逆后之事不見於經王人不來告也知其告焉而亦無禮故不告也夏公追戍于濟西

杜氏曰戍來侵魯公逐之于濟水之西 臨川吳氏曰戍即隱桓與之盟者戍入魯境魯將禦之而

戎過退故魯莊以兵遠追之

高氏曰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必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還奔不遠從緩不及則難陷還奔不遠則難誘故敵知畏而遁斯止矣弗追也

啖氏曰去社稷遠追戎危公也

汪氏曰春秋書追者二追戎濟西追齊師至鄆是也夫既不克預修戎備遇于未至至于戎至境內又不克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非類之敵及其已退乃輕十乘之貴躡其後而逐之何足取哉

春秋辨傳辨疑 卷四 莊公十八年 夫

戴氏曰自是而後魯伐戎二十七年終不能為魯患對狼之

性畏威則適宜盟誓可結哉

渝闕李氏曰左傳曰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杜氏曰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胡傳曰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閉服而明政刑按此說因經文不書侵伐遂云不覺其來然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鄆與夫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類未嘗書侵書伐也豈亦可謂不覺其來而敗之乎且戎即潛師來寇出吾不意然既入

魯境必有疆吏來告何至魯人不知及其已去而乃追之乎以此論竄竊物盜之事則可未可以此論戎也。僖

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但言追而不言侵伐何也以戎入魯境未至侵伐我師禦之而彼即遁是以公遠追之而經但書其追耳若使已致侵伐焉得不實書之亦如齊人侵我之例哉。戎曰不書侵伐是諱之也非諱魯人不知其來乃諱魯之受侮于戎也蓋中國之與戎狄未有首足者賤之分足不可以加首賤不可以凌貴安於其所而不取內侵此天下之定分也今則殺焉啓疆敢與盟國為隣則是足加於首

春秋辨傳辨疑 卷四 莊公十八年 夫

矣賤凌於貴矣此國家之大恥不比尋常友邦之病我也故為之諱而不書而第書追戎以見之為此義者正欲知其懷戎有道禦戎有方防之蚤而備之周力圖其所以遠恥者矣豈徒為之隱諱而已哉按此說似亦有見但戎狄之侵伐中國亦古今之常患故列國之被狄兵者經書書之未嘗為之諱也而亦何必為魯諱惟天王為至尊本有守在四夷之道若戎狄伐京師自當為之諱如僖十一年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僖二十四年狄師伐周即使來告亦必不書所以存天下之大防也魯雖父母之邦自非王朝之可比在王國之於戎狄可以首足論豈在

列國而亦可以首足論乎故文七年狄侵我西鄙經亦書之而不諱既不諱狄之侵我豈獨諱戎之侵我乎且此年既書追戎事則戎之寇魯自可見本不為之諱也此以知諱之之說不然也。書公追戎于濟西所以譏公也戎來侵我戎固不恭毋亦我之德政有闕失有以致其侮我乎反己而自責焉禦而去之謹吾後圖則可矣公乃窮兵追意必快於一擊而後已亦大異於薄伐獫狁至於太原之道故書公追而特詳其地以譏之。公追齊師至鄆書弗及此不書弗及則是追而及之矣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左傳謂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蓋追狄而敗之者也此春秋稱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八年 罕

秋有貳

左傳曰秋有貳為災也

杜氏曰貳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為災本草謂之射工孔氏曰殷梁傳曰蜮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蠶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詩疏曰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蠶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入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

謂含沙射人入皮膚其創如疥服虔云獨身獲獲或或故為災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胡傳曰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廉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蕭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西哀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運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張氏曰廉者迷也貳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哀姜卒再成篡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八年 罕

汪氏曰春秋書螟螣蟣生志蟲之害稼者也書多廉有貳有蜮有鵠鵠來巢志物之為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暇飢民則不為災物之異常苟能修德以消天變則不為異人為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遷善以消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以為災公羊以為異二者皆有之然蜮

之傷人無幾其為災也亦輕矣但既曰傷人則所傷者無
幾是亦仁人所隱憂者伊尹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孰
謂災輕而可輕視之哉

冬十月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八年 望

春秋輯傳辨疑卷十五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彭山李氏曰公子結蓋惠公之子桓公之弟也然惠公之
沒至此四十八年則結年當在五十上下矣鄆衛地註見

十四年會鄆下

宣城梅氏曰媵送女從嫁也公羊傳諸侯一娶九女二國
媵之又凡送皆曰媵屈原九歌魚鱗鱗兮媵子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莊公十九年

孔氏曰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滿晉齊三國來媵然則為人
路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適而行凡鄆是衛之東地

蓋陳人取衛女為婦也

程子曰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將之曰與齊

宋盟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媵者同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之以姪娣從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按此說是謂媵
陳侯之婦也劉氏非之是矣劉氏曰公羊以為陳人者陳
從人稱非古者諸侯有媵大夫亦有媵此則為陳人大之
正名之義也考之說義者謂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
婦而媵之者也考之說義者謂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



春秋傳傳解卷三 莊公十九年

君命左傳註疏謂魯使公子結往滕而盟非魯公意臨江張氏院川吳氏又以盟為君命而滕乃結之私事諸說不同愚竊以為君命出盟雖結之私事而亦未嘗不告君也何以知其然也凡為人滕者雖公女亦無上卿送滕之禮若公子結女尤無父送子滕之道何至以上卿之尊專為送滕而往耶乎此以知本為盟事往特因便而以滕行耳然則結之滕也公女子抑結女子曰公女不可滕大夫程子以為結之庶女是也結女則私事矣私事附公事而行若公不與聞何以書於公家之策乎此以知送滕之必吉若也然則內大夫之因娶而聘盟者但書聘盟而不書

送滕五年公孫茲如年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七年公孫逆如莒莊公八年公孫嬰齊如魯昭二十五年叔孫

家如 此則何以書滕也曰內大夫之娶內子非滕婦之可比故以為私事之常而畧之 說詳傳五年公孫細如年下 滕細事也雖公女而滕諸侯之夫人亦遣微者往而不見於經今以上卿之尊親滕鄰人之婦非所以重國體而正邦憲也故不以為私事之細而不書況為公事而附女子以往來若命矣君命交鄰而因致滕是所重在陳人之婦而所輕在大國之盟矣故以逆事書盟而若其失若夫躬親致滕雖非專行亦未免父送子滕之嫌斯又私事之謬無足責也已○胡傳曰滕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

春秋傳傳解卷三 莊公十九年

之輕者也齊侯霸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夫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滕陳人之婦識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逆議其輕以失人也按陳人非微者若果微者娶婦安得有滕又安得大國大夫之女為其滕然則陳人者陳國之大夫亦以恒辭而稱人者也夫失已失人固足以招寇但西鄙之伐未必為此當其在鄆時既不加怒而與之盟何為過時而又追論其罪以伐之耶胡傳又曰逆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安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

上

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制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按此論甚正但結之逆盟原不為專事何可以違命行私什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亦先他事後本以繼事之詞而書遂也今以為專事則不然矣

夫人姜氏如魯

杜氏曰非父母國而往言姦

院川吳氏曰夫人自齊棄戡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至齊蓋假托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莊公不能制政於今

如昔也父母殒不得歸甯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況往他國乎

渝關李氏曰以踰境論則如昔更甚于如齊昔非家而齊猶父母之國也以義論則于齊為己甚而于莒不足責矣齊蓋兄弟而莒猶異姓也

左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杜氏曰惠王莊王上孫取為國之圖以為國邊伯之宮

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季子禽祝跪與唐父田而牧膳夫之

秩故為國邊伯石連唐父子禽祝跪作亂杜氏曰因蘇氏隱十一

并世王季孫氏十二邑以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

春秋傳傳齊襄公十九年

出奔溫杜氏曰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師然師伐周

仁山金氏曰按為國為子頹之師倍王之來以晉師伐夷

詭請周公忌父所為出奔也則其權勢恣橫非一日矣惠

王立不能去之而徒復忘父且奪其田此所以養亂也

渝關李氏曰是時王室亂而不見于經何也王人不來告

急魯人不往赴難史亦無據而書之也君臣之除竟同於

路人其如世道何哉衛受子頹之奔又與燕人同伐周而

且共立頹罪通于天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何氏曰鄙者邊境之辭

家氏曰是歲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然師稱兵伐周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

汪氏曰或謂齊討鄭唐之納夫唐之來已二年苟為鄭唐而討則不在斯時與兵矣。經書外侵伐我二十三伐四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鄆兩書伐我能深入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奉詞曰伐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

我何也齊桓始霸魯魯不恭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也臨

川晏氏曰魯之臣遂己女為滕而遂與齊主大國盟不恭

春秋傳傳齊襄公十九年

也是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盟其國人之歸而輕慢

霸主故與齊宋同與周之師結不知禮而為公而

大機好禮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按此說以因伐我西鄙在

公子結滕諸遂盟後僉一時遂謂三國為結事宋伐宋

可信也遂盟與伐我二事蓋不同涉若以二事不遂謂為

結事宋伐則齊人執鄭唐在盟為之後亦僉論。則盟亦

為盟盟之不恭而執之亦當時齊魯之情未甚隔魯于齊

陽順而陰背之者不可謂其無有此時王室大亂或齊桓

有意于勤王以魯不應而伐之亦未可知曰若為勤王不

應故則此伐為義舉矣曰是亦不然也若齊桓實欲勤王

春秋傳傳解 卷五 莊公十九年

即為之大合諸侯以討子頹之罪孰敢不從然則魯之忌於從也良以齊桓之義聲不足以動人耳今不痛自省咎鼓大義而急赴京師以紓天王之難顧乃假尊王之名徒於魯焉是責抑已未矣且亦思外諸侯之可伐者孰有甚於衛與燕哉衛納子頹之奔又與燕師同伐周保奸助篡罪通于天不此之伐而伐魯尚得為義舉乎若不為王室事伐魯其悖尤甚天子頹危逆頹謀篡此乾坤何等時也齊桓倡霸于東方坐視其亂而不恤乃連與國而伐無罪之姻鄰有人心者當不如是矣。魯國被侵者曰齊使三信二十六年文 莒侵一也 襄十四年被伐者十九齊伐十一 信十五年十七年 莒侵一也 襄十四年被伐者十九齊伐十一 一也 哀八年 惟吳與齊國書止書伐我而不書某鄙餘則無不書某鄙矣書某鄙者其辭緩不書某鄙者其辭急蓋未至近郊則曰伐我某鄙至近郊則直書伐我耳惟於內被兵書某鄙者詳內之義也此書魯被伐之始

附錄左傳曰冬立子頹

渝關季氏曰孰立之是蘇子與五大夫共立之也當衛師燕師伐周時必以子頹入王城矣然則子頹之立衛燕之力居多明年鄭伯執燕仲父而衛侯獨免一在京而一不

在京故也若論二君之罪皆不容誅孰能為之大正其法哉

二十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如莒

月傳曰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甯而不得故泉水賦訐魯夫人聞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違于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甯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甯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

春秋傳傳解 卷五 莊公二十年

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謀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子殺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昭川吳氏曰比年書夫人在他國以姦而魯莊若罔聞知皆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年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

張氏曰春秋詳書文姜之行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此聖人所以詳書之歟

汪氏曰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嬖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醜態無恥不可勝紀宋子綱目於武嬰將殂之際屢書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今周賜張宗昌齊鄆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渝關李氏曰文姜之行十有二止於此。文九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可見夫人之越禮而行者亦有書至之例文姜之行皆非禮何以並不書至也以此為淫行不可以入宗廟而暴之暴之者所以深罪之也故惟於其始至書

卒歸齊葬於春 莊公二十年

至而於他行之至皆不書

附左傳曰春鄭伯和正室不克執燕仲父杜氏曰燕仲父而無伯為代周故

渝關李氏曰王與鄭王臣與鄭黨邪正之辨瞭然矣傳稱鄭伯和正室不克扣之一字最無分曉未知當日之事迹如何訓傳只此一字便見君臣之義已泯是非之心亦亡矣若夫執燕仲父而不能明正刑罰以匡王國亦悲得為義討哉

夏齊大災

張氏曰齊人來告而魯往吊之也

渝關李氏曰與十一年宋大水義同。襄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皆不言大獨此言大災災實甚矣天之所以警齊桓者深矣。齊人來告魯往吊之故書王室有子頹之亂其視齊災為更烈矣急伯國而不恤王憂王亦何賴有藩臣哉

附左傳曰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秋七月

附左傳曰秋王及鄭伯入于鄆杜氏曰鄆王所敗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冬齊人伐代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莊公二十年 九

仁山金氏曰是時為國立子頹惠王越在鄆鄭王室可謂駭矣齊桓方霸而於此反舉伐代之師於王室若不聞知蓋欲中立以觀其變也是時齊方惡鄭執其夫人而鄭假寵於惠王又專效周之事以正信據此齊桓之所不樂也所以置而不救後七年王使昭伯賜齊侯命而後齊始為之伐衛然又取昭而還霸者設心舉措如此宜北門之所羞稱也自同盟于幽之後中國無事者數十年而獨於周室之亂不加之意惜哉

附左傳曰冬王子頹卒五大夫樂及徧齊鄭伯聞之見執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于頹歟齊不侵

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好王之
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左納王子寵公曰家人
之願也

渝關李氏曰王子猶好王之位是亦人人得誅之賊也鄭
伯於此不論大義之所難容不計大法之所難赦徒沾沾
於臨禍忘憂決其憂之必及且以司寇行戮國典之常與
之較不亦迂諫之甚乎然與魏公相約卒能納王而救子
頤功亦深可嘉也夫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左傳曰春胥命于郕杜氏曰鄭
和命也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
春秋傳解題 卷五 莊公二十一年 十

自開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頤及五大夫鄭伯享王
于闕而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將自虎牢以來原伯曰鄭
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渝關李氏曰王室事始終不見于經何也所以深詳魯也
魯丁鄰國災喪必弔侵伐會盟必聞獨于王室之事闕焉
視君父不如視友邦魯之不臣何如哉。一說于頤之亂
經並不書求可信其有也然左傳所載頗詳亂經并不
應事皆虛撰安可聚以為烏有而不思其經意之所存乎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永嘉呂氏曰入于櫟書鄭伯卒書鄭伯始終稱爵者其實

耳

張氏曰突莊公之尊于莊公既沒奪忽之位中間雖為祭
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大暴戾禍國之人而春秋始
終君之且復記其卒于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
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渝關李氏曰鄭厲公在位合奔蔡居櫟共二十八年卒于
捷立是為文公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薨發附姑赴于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
春秋傳解題 卷五 莊公二十一年 二

小君之禮此書之所以示文姜之惡也公之終而書武
家姜慶父誅而後卒氣治也

左傳曰王從範守範公為王宮于中其之而家鄭伯

之享王也王以后之擊殺于之範公諸器于之鄭伯

由是始怨于王杜氏曰為魯二十
年鄭既死文姜下冬王歸自號

冬十有一月葬鄭厲公

杜氏曰八月乃葬緩

王氏曰據左傳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如在王室然不免為
為厲者其始以昭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同室難從公故

而在臣子私諱不敢妄加美名占意猶可考也

渝關李氏曰八月而葬未知其何故意必國有難焉不能即治其喪是以延緩至此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青

啖氏曰肆者放也青者過也如今之赦爾

胡傳曰肆者放也青者過也如今之赦爾
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者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判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宥弱再赦曰老髦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青也大青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戾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奸究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于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于蜀軍旅數興而叛不妄下蜀人久而服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青而曰大青識失刑也

陳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罪極惡而列之於青災以從肆赦之條怙終得志良善瘠瘵書曰肆大青以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舜典曰青災肆赦今謂之大青

秦林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二年 三

則不幸而陷于大罪者法之所得赦也先儒以為縱釋有罪惡人幸免則所肆當言大罪不得云大青矣莊公幼年

嗣位制於文姜則凡國內臣民以搖意而陷于大罪者亦多矣至是文姜既沒公論漸明大青之肆如唐武后崩而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也故大青肆而文姜薨矣春秋特書肆大青於文姜薨葬之間蓋莊公之能補過也戴氏曰二百四十二年獨莊公書肆大青蓋春秋予之其說是也按彭山此說未必然大青者自是陷于有罪之人先儒以為縱釋有罪惡人幸免何為不可且當時既以有罪者目之為大青何得書云肆大青乎其以此為反文姜之獄尤不足據文姜雖有淫行未聞干預國政未必以拂意而加之罪者然則經云大青其不可肆也明矣於不可肆者而肆之自是濫法而亦安見其予之乎雖書於文姜薨葬之間或於文姜無涉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傳曰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陸氏曰夫人稱小君言位比君而小月

臨川晏氏曰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薨葬一如君禮

杜氏曰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秦林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二年 三

胡傳曰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識乎以書夫人孫子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致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以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何氏曰文者諡也夫人以姓配諡

高氏曰婦人無爵何諡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諡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序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係其夫而別自為諡者哉夫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絕則葬之足矣又別為之諡曰文而不復

春秋傳傳葬葬 季主 莊公二十二年 而

繫於桓公自是乎國後而設也夫人之死時為之則立諡後世因循不改大夫春秋之官矣

沙隨程氏曰婦人之諡從夫文姜則作諡以其得罪於先

公也其後或妾母偕稱夫人氏雖不稱夫人諡者

著禮之記也

渝關李氏曰文姜得罪於先公故不稱桓姜而別諡為文此可見公議之猶存然以小君之禮成其喪與他人無以異則竟忘乎其為罪人矣不別其實而徒別其名又加以美諡未見其若於義也經書葬小君大夫母稱小君者三此葬小君之始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傳曰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繻孫奔齊繻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使為工正

范氏曰御寇宣公之子

穀梁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

永嘉呂氏曰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稱

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

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為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以官之重

而著之也

渝關李氏曰春秋之書殺者不一有稱君以殺者有稱國

以殺者有稱人以殺者有稱名氏以殺者有稱盜以殺者

稱君以殺者三 稱五耳皆殺其世子中世展二十六年

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見傳五年

其言矣甚之故曰其君非謂此外之書殺者非其君之謂

也經書國殺大夫者三十二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晉殺其大夫里克十一年晉殺其大夫欒黶二十五年

宋殺其大夫二八年楚殺其大夫欒黶二十五年

齊殺其大夫元咺六年晉殺其大夫欒黶二十五年

齊殺其大夫元咺六年晉殺其大夫欒黶二十五年

齊殺其大夫元咺六年晉殺其大夫欒黶二十五年

夫公子建舒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二十七年
年衛殺其大夫甯喜昭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五年楚
殺其大夫屈申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然二十七年楚殺
其大夫鄧宛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子初四年蔡殺其大夫
公子孫姓書國殺公子者二條二十七年衛殺其公子服
公孫宿

公羊傳曰稱國以殺者君殺大人之辭也見傳七年夫殺

出君命固可以國書但書國而不書君大臣亦與有責焉

且亦有當國大臣以國事殺之而君不能庇雖非君命亦

可以國殺書者晉殺其大夫胥童是也若必謂君殺大夫

而後稱國則猶覺其未盡矣胡傳曰稱君者獨出於其君

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

而不請于天子也即此年殺夫謂其君臣同責則可若謂

春秋傳傳事 卷五 莊公二十二年 六

必大臣與聞其事而後書國然則豈以恩忌而殺里克楚

以恩殺而殺得臣殺公子則此皆出于君之意豈必大臣

之與聞哉且經書君殺者三書國殺者三十四何君之事

殺者甚少而大臣與聞者甚多何君與世子母弟殺者殺

而於大夫公子無敢任己意而獨殺之若此況晉殺胥

童君實未與聞其事猶可稱國以殺矣豈此稱國以殺者

是必大臣之與聞而後可以如此書哉由是思之竊以為

世子者君之儲貳弟者君之同胞也大臣即與聞其事亦

當直曰其君以世之非此者例以國體書君為元首臣為

股肱元首股肱本為一體故即大臣不與聞其事而亦必

稱國蓋殺雖在君而大臣不得辭其責如閔二年鄭殺其

師惡高克者文公亦以君臣同責而書國此通例矣公子

而為大夫者同從殺大夫之例而稱國公子而不為大夫

者衡瑕莒意恢何以不目其君以世之蓋以國事殺之故

以國體書耳其殺之俱不由君故不直曰君身經書人殺

大夫者五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

殺及其鄭父昭八年陳書人殺公子者一條此年公羊傳曰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豎見上十六年是謂大夫不曰

君命而以私意相殺者則稱人說固是矣但必謂大夫相

殺則稱人若非大夫殺之者將皆目之為豎乎夫非大夫

春秋傳傳事 卷五 莊公二十二年 七

而殺君者且可書人公羊傳所謂賤者窮諸人是也豈殺

大夫而不可書人反寄賤之而稱殺耶此以知稱人之不

止大夫殺也胡傳曰國亂無政眾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

則稱人即此年殺說亦是矣但必謂稱人為舉解其氏上

非大臣下非豎賊本非合眾而其殺者又何以書此以知

稱人之不止眾殺也竊意不由君命而殺之無論大夫與

非大夫無論眾與非眾例皆書人以著其亂蓋稱國以殺

則無王稱人以殺則無君亦有大臣以國事殺之而但稱

國者又兼無王與無君此稱國稱人之別之若大討賊而

稱人以殺者六陳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十五年蔡人殺

陳佗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宣十一年楚人殺

在晉晉君不與公盟使其臣盟公故春秋深責晉人之無禮去處父族以示貶此則齊魯均奇焉耳蓋歸之中有權度存焉

高氏曰高係不去族異乎晉之處父也

廬陵李氏曰公出國都而盟蓋公不敢坐盟之此正與晉悼出長檣盟公相似然晉悼與公敵體則出而盟公可以為謙專公屈體而從大夫卑弱甚矣

渝關李氏曰此時公年三十五矣以父姜之意必待齊襄女而後娶意當時已有約言故公年雖長猶不議昏於他邦也夫公以納糾之故與齊桓有隙雖已相通猶存形迹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二年 下

自此盟後而二國之交始密既盟防公即納幣可知此盟之為議昏也

公如齊納幣

何氏曰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凡婚禮皆用雁唯納徵用玄纁求帛儷皮玄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吉也

趙氏曰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事終舉重之義也

穀梁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改議之

杜氏曰母喪未再期而國昏失禮明矣

呂氏曰莊公失禮者三娶仇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

孫氏曰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年三十七始昏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昏耳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昏之速也

仁山金氏曰按魯莊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君子猶以為議況制於其母長而不察必齊女而後娶文姜薨葬一以小君之禮借曰於母不敢貶擇昏可以自制矣而汲汲婚齊不敢少倍慈訓未及除喪而如齊納幣莊公於母可謂重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二年 下

如存之感矣獨不思桓之所以死乎噫其不仁亦甚矣

廬陵李氏曰書納幣三此年公文二年公子遂成八年宋

公孫奇

啖氏曰納幣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議也

渝關李氏曰程子曰齊疑魯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按此說非也公遵母命而請昏于齊齊桓圖霸方欲借此以結魯豈復有所疑難乎于防之盟魯議蓋已定公親納幣不過欲重其禮以媚齊耳安有魯議未定須公自行而強求之者乎後二年方逆則以齊女待耳猶未及也。自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至此年而

莊公又如齊入齊之國登齊之廷亦念及先君之所以薨亦為適此而不返乎此即為他事往猶當痛心疾首而靡甯者今乃為娶仇女而躬親納幣猶視常禮有加焉有人心者必不如是也魯之臣子甘視其同惑而莫之救謂之何哉

解渝關李氏曰史記楚世家曰楚文王十三年卒子熊渠立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按此說謂楚文王十三年卒杜敖五年杜敖則是楚文王卒在莊十七年而杜敖立是在莊十八年也林氏曰楚武王四十八年魯莊公四年卒子文王熊賁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二年 五

立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渠立莊二十二年熊惲弑兄堵敖代立是為成王按此說謂楚文王卒在莊十九年則是楚文王十五年卒而堵敖三年弑也二說年數不同而杜敖堵敖之號亦異未知孰是但通鑑前編同於林氏說是必有所據也大抵謂其過弑皆在此年而以熊惲為弑墓或亦皆有誤矣彭山李氏曰是時楚文王卒而子願代兄堵敖立是為成王或以為願弑堵敖而代立未必然也按此說不信熊惲之弑墓誠是也今以經文他事例之桓二年于穀之會書曰以成宋亂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書曰以救江襄三十年潁淵之會敗諸師而又書曰宋災

故凡若此者皆以不能討賊而特言其所為以譏之若是或果弑其君兄則僖四年齊桓伐楚未嘗討其弑君之罪也何以不加貶而又言其所為獨於彼事有殊乎或者謂其尊周懷夷有功於中國者甚大故姑略其不討賊也不知齊桓之尊周未必能尊齊桓之懷夷未必能懷春秋已不足於此矣抑豈為此而略彼乎況春秋之法莫大於討賊若於齊桓之釋賊不問而略之乃獨於勢不如桓義不如桓者是各是敗焉恐亦非其情矣然則春秋之於伐楚無異辭也可知楚成之非弑君也且左傳之記楚事頗詳獨於此事竟闕焉是必無此事也夫以左傳之博洽而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二年 五

且近古凡所記者猶不可以盡信況為左傳所不載安可但信史記諸書之說以為斷乎且史記之失証者多矣史記謂衛懿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羣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政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又謂晉穆侯卒弟驪叔自立太子仇出奔瑯叔四年仇率其徒襲驪叔而立是為文侯以衛武晉文之賢且誣以悖逆之大惡如此又安可以楚成弑君之說信之為實錄哉意者堵敖欲殺熊惲而熊惲奔隨堵敖被弑隨人即奉熊惲以入楚而得立人安傳為熊惲弑君史記因証言之耳如史記之於年與號且失

真可知楚成殺若之說亦難憑也故於此事斷其必不然而後可論伐楚諸事之是非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張氏曰書至告於廟也春秋書至蓋原于書巡狩而歸格於藝祖用時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迎之節賢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其心將何如哉

注氏曰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互而已公親往納幣即忘桓公之世屢復廢文姜之惡禮自是而下觀往逆女皆致焉聖人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三年 書

廬陵李氏曰齊桓之納莊公之母會盟過伐救者九皆不言至獨三如齊書至者此三事皆為娶魯女而行也傳公與之會盟亡不言至而如齊亦不言獨伐楚伐鄭盟莊丘會非書至

祭叔來聘

王氏曰祭采地叔字天子之大夫也

彭山李氏曰聘必有使之者此蓋和臣之所為非王命也故不稱使而王臣私交之罪見矣

永嘉呂氏曰王臣聘魯者八列國聘魯者三十一他皆言使此獨不言使或謂祭叔以私來而自以聘禮行也然言

來則不當言聘聘非自來也此與武氏子來求購毛伯來求金一例爾蓋武氏毛伯之來非王命故皆不言使祭叔非王命而來聘故亦不言使也

渝關李氏曰祭采地也祭叔稱字不稱爵蓋以采地為氏而祭伯祭公之族屬為大夫者也隱元年祭伯來桓八年祭公來此年祭叔來聘前二來未必是私交此則奉大臣之命而來聘私交在大臣非祭叔之自為其私也。陳氏曰聘不稱使私相為好也。陳氏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譏之按聘必行聘禮假王命以行聘恐王朝之主策不可假且私行而欲交好奈何為此不情之事也陸氏曰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三年

書

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按此說亦非若天子采命其聘魯雖非天子意亦當據王命而書天子使安得原其意之不然而沒天子之命乎惟永嘉呂氏謂與武氏子來求購毛伯來求金一例是為得之而李彭山亦謂稱臣之所為非王命也故不稱使是即呂永嘉意也。穀梁傳曰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杜氏曰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按此說謂不正其外交是矣但謂不正其外交故不與其得稱使或不然武氏子來求購毛伯求金皆為公事來而不稱使豈皆不與其得稱使乎蓋天

王在上大臣不得稱使此君臣之大分則然非因外交之私故不稱使也則人來聘亦不稱使略之也人與此義不同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曰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孔氏曰魯語說此事云夫齊案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孔是云聚民於社觀成器也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蓬啓疆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知此亦然故公往觀之

臨川吳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祿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三年 庚

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按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今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託此為名以如齊也

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

女也 范氏曰尸主也主為女也 莊公以觀社為辭無事不出竟

家氏曰穀梁以是行為尸女尸之云者感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蠱其心納幣未幾而以觀社再出此誨淫也

劉氏曰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猶如觀魚不猶如內外之辨也

渝關李氏曰按觀社之非禮曹劌諫之可謂直矣然與

女為婚且親為之納幣惡尤甚于此者未聞曹劌之直諫何也豈其諫之者隱而人不聞耶抑亦傳者失其詳而不錄耶

公至自齊

王氏曰宗廟社稷諸侯所同有也其禮有常度其祭有常日公廢魯社而觀齊社何以守土而治民哉况公之意以觀社為名而實尸女其誨淫召亂必矣所以危而書至也渝關李氏曰公與齊裏附于棧不致此則致者彼猶在境此則入於其國矣故彼不致而此致之

荆人來聘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三年 庚

史記楚世家曰成王憚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昨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張氏曰楚自十數年來先加兵于蔡鄭而聘使至魯用建交近攻之術

廬陵李氏曰荆之聘魯三始書荆人此繼書楚子使椒九年又繼書楚子使蓬罷 襄三年

渝關李氏曰仁山金氏曰按春秋之中凡篡弑之人必求列於諸侯之會盟以定其位或賂王室而請命焉楚之不久矣然憚弑其君凡而自立故修好諸侯入獻天子以

自文也其後十有五年齊桓責其已茅不入則位定之後
跋扈如故可知矣按此說謂楚成執其君兄而自立殆據
史記楚世家及通鑑前編恐不足信左傳記楚事頗詳獨
於此事闕如是必無此事也以左氏之博洽而且近古凡
所記者猶不可盡信況為左傳所不載而徒據後出之書
以為斷季彭山疑之是矣若楚成果有此事則其所以論
楚成者固當今則無他佐證可得妄加以大惡而遽信其
不可信者乎楚成之蔑王猶夏蓋其習俗然也此聘之為
恭於魯必非真為恭者故楚成之罪不一不必定以篡弑
之人論之也○杜氏曰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

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按此說不然荆雖夷俗今既曰來
聘是必將君命以行禮稱己名以昭敬矣雖其聘禮未同
於上國春秋於此止可略使臣之氏族而不書亦如楚椒
恭衛吳札之類耳今乃並略其君臣而止稱人豈為其未
成禮而云然哉且使果如此說至屈完來盟于師始書臣
僖四年 宋公楚子等會于孟始書君僖二十一年 將亦以其能成
盟會之禮而始目其名與爵也烏乎可胡傳曰荆自莊公
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
其不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
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

圖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猶夏不恭而遂進焉聖人之心樂
與人為善矣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四

徐越諸夏之變於夷故書法如此按此說亦不然止稱
荆者因為狄之矣若以稱荆人為進之則二十八年伐鄭
仍以狄之而止稱荆至僖元年伐鄭亦稱楚人將取其猶
夏而進之乎孟之會執宋公以伐宋而始書楚子豈亦可
謂進之而稱爵乎古者諸侯雖有互相朝聘之禮亦必其
同方歲者耳今越數千里而來聘已為非禮且亦思其來
聘之故為何意哉能憚新立而即修好乎諸夏則以違交
而為近攻計其心亦不可測矣○以中華之望國何榮於
春秋傳集解 卷五 莊公二十三年 完
蠻夷之來聘乃不察其非禮之禮又不計其假義之私心
也反以是為慕義而獎進之不己過乎然則稱人以聘也
何之何曰此蠻夷來聘之始彼之來聘于魯非魯之強
並非慕義而然也其志漸廣則其志漸深而春秋之所憂
于是乎為益大矣蓋春秋之法內外之辨甚嚴則代中國
固不可即聘中國亦不宜略其辭而稱人所以深鄙之也
此義明而後來之楚吳來聘者乃可誌其君臣而詳言之
矣先儒見春秋始言荆繼言荆人繼又言楚屈完言楚子
遂有漸進之說非也。經於小聘皆不書此書來聘蓋大
聘也大聘者例當書君並書臣今皆略之而止稱人其為

春秋傳傳辨義 卷五 莊公二十三年

公及齊侯過于穀

渝關李氏曰穀齊地也註見七年遇于穀來為邂逅之遭手抑有他事而假遇禮以相謀乎夫如齊納幣婚娶已成矣如齊親社接齊侯亦不久矣茲又何事而與齊侯過也屢就而不能節之以禮其服姻親已慙矣

蕭叔朝公

彭山李氏曰蕭子姓國宋之附庸城臨古汴在今直隸徐州蕭縣叔字也附庸三十里以上者稱字盛陵李氏曰正義曰蕭木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人心有

功焉宋人封以為附庸。蕭叔之朝公與僖公之朝王所其非地一也彼言所而此不言所者王者以天下為家無適而非所也

杜氏曰蕭附庸國就穀朝公故不言來比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孔氏曰無爵而稱朝知是附庸國也文連遇于穀是就穀朝公穀是齊地故不言來也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比蒲魯地故言來也定十年傳稱嘉樂不野合知嘉禮亦不野合嘉禮謂嘉禮非五禮之嘉也朝於五禮屬實

春秋傳傳辨義 卷五 莊公二十三年

穀梁傳曰其不言來於外也朝于廟正也於外非正也胡傳曰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大夫宗婦親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劉氏曰為禮非其時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雖有肅敬之心繁飾之容而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受必歸之正而止又況乎未始有禮者乎

汪氏曰齊莊公弔杞梁之妻于郊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安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使魯莊能如梁妻之知禮而辭蕭叔之朝則為不悖於禮矣今莊公誅于私殺而受非禮之禮故聖人特書曰朝公而不曰來朝所以交貶之也

高氏曰公納幣而還則祭叔聘之觀社而還則荆人聘之還穀則蕭叔朝之此其志所以自得而不復忌憚也

渝關李氏曰蕭者宋之附庸也此時宋與齊睦故令其附庸亦事齊此蓋蕭叔如齊朝蕭主開公在穀因而朝公於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莊公二十三年 三

此地也不然若蕭叔專為朝魯則當至魯何為至穀且彼何以知公之在穀而特朝於其地哉惟因朝齊之便是以朝公子穀因便而朝公不惟非其地而其意亦不誠矣

秋丹桓宮楹

杜氏曰桓宮桓公廟也

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黜絕大夫宮士斂丹桓楹非禮也

曰黜絕也

何氏曰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渝關李氏曰按宮廟有定制楹不可丹而丹焉已為非禮況為誇示夫人而為之乎娶父仇之女而欲飾父廟以誇

示之公之狂悖甚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渝關李氏曰曹莊公在位三十一年卒世子驪嗣位明年

羈奔公子赤立是為僖公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危

彭山李氏曰孫明復曰危齊地蓋孫氏齊人必有所據矣

杜氏以為鄆地在蒙陽卷縣西北此但可言於文宣時會

盟之危耳去魯甚遠莊公安得至彼與齊盟哉

渝關李氏曰程子曰遇于穀盟于危皆為要結姻好也臨

川吳氏曰遇穀以請而齊猶難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後許

春秋傳解疑 卷五 莊公二十三年 三

也按此說不然如齊納幣嫁娶已成若齊人許而未許魯

莊求而又求必屢盟焉然後可即市井之狂謀亦不至此

恐當時不如是也。自納幣而後觀社遇穀屢接齊桓情

好矣今又何嫌何疑而為此盟也蓋以高儀之盟為未

足又親與敵血以固結之大抵皆私情之比雖無所當於

信義之正也故書日以謹之夫桓盟不日獨此與葵丘書

日未可視為偶然而忽之矣。趙氏曰盟于防遇于穀矣

其復盟于危何也用見齊侯之汲汲於魯也彭山李氏曰

盟于防遇于穀盟于危齊侯于魯勤矣按此說亦未必然

納幣觀社送女公三如齊其汲汲于齊也明矣且與高儀

盟不於魯國與齊侯遇且盟皆在齊地公俱不憚其勞以就彼何謂齊侯於魯勤耶所以為此者公欲爲齊之好齊亦欲固魯之交未可定其某專非某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三年 吉

春秋輯傳辨疑卷十六

渝關 李集鳳 翻并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楨

左傳曰丹桓宮之楹刻其楨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孔氏曰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又云楨謂之棟榱即椽也

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楨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楨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木刻楨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四年 一

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胡傳曰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楨爲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故詳書于策以惡莊爲後鑒也

家氏曰鳥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泯其父之從出而知有祖焉有曾祖焉有高祖焉又泯其曾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爲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爲之制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公侯卿大夫士墜殺有等然後盡

於禮不以踰禮為榮也不以得禮為幸也今莊公忘父之仇拘母之欲娶仇女為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丹桓宮之楹而刻其稱不思廟有常制獨於桓宮而丹楹刻桷是悖禮也以悖禮施之親廟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獸之道也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以見五廟並列而桓廟獨踰制而威飾深著莊公之罪也

渝關季氏曰娶聖人之女飾禰廟而誇示之惡莫大於此矣御孫止以侈為大惡而不究其所以為侈者是猶未見春秋辨傳辨義 卷共 莊公二十四年 二

其大也。穀梁傳曰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范氏曰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歸其宗廟以榮聖國之女惡莊不予按此說不然成三年新宮災言新宮不言宣宮者以宣公神主新入廟而遇災不忍稱宣宮故云然耳若桓宮則已久矣又非遇災而不忍言者故依常例直書之而惡莊之意自見豈以惡莊故而乃斥言桓宮乎胡傳亦從穀梁說或亦考究之未詳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傳曰不正其親迎于齊也

張氏曰王衷讀葬義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歟

汪氏曰桓文宣成書逆皆譏不親迎莊公親迎于魯國則亦譏也

渝關季氏曰內娶夫人書逆者五桓三年公子蒙逆宣元年公子遂逆成十四年叔孫僑如逆文四年微者逆皆齊女皆非親迎也莊公於親迎既廢之日而親迎衣姜似為得禮然以私情而欲寵榮其事非能毅然復古而崇婚禮之正者況娶仇女而忘父之仇乎直書于策而罪自見下春秋辨傳辨義 卷共 莊公二十四年 三

又書至以危之聖人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秋公至自齊

彭山季氏曰至書秋而加之八月之上者至在前月也

穀梁傳曰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范氏曰言勝先至非正也

渝關季氏曰致之者危之也何危乎如齊逆女也凡不義之行有危道焉危之所以明其不義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以薦舍于前其義不可受也范氏曰為進舍置也

胡傳曰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祇閱孫報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于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廟不立祇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陸氏曰夫人至書月以娶仇女之故特變文書入而又書

曰

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

春秋轉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四年

四

以為國不亂何侍

渝關李氏曰經除文之出姜不致外桓之文姜宣之穆姜成之齊姜並書至自齊而皆不曰獨此書入而又書日者以擊女不可見宗廟故變文而書入以宗廟之弗受而強入故書日以謹之斥絕之意莫著於此此一經之特筆也

戊寅大夫宗婦親用幣

左傳曰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親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杜氏曰公使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執圭大夫執羔駘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脯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

可乎

高氏曰宗婦宗族之婦也

穀梁傳曰男子之贄羔雁雉鴈

范氏曰上大夫用羔下大夫用雁士用雉

鴈鴈也夏用

鴈鴈也夏用婦人之贄榛栗棗脯何氏曰服諸者鴈也用

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惡之故謹而目之也

杜氏曰莊公婚禮書之詳者志大惡也桓公唯不謹於大姜之際身殺而莊公為累不懲其事則又甚焉納仇人之

女以供祭祀懼無以悅乎夫人升櫓刻楸於桓之廟又使大夫宗婦親而用幣往往加乎先王之禮而重之以昏傷

其所欲厚於夫人者無所不至夫婦之際先王正始之道

春秋轉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四年

五

豈有始不正而終克正者乎

臨川吳氏曰楚懷王客死于秦其子頃襄王迎婦于秦司馬氏痛之曰忍其父而辱其母彼父但為秦所拘留而已未嘗被殺也司馬氏猶痛之况魯莊之父為齊所殺而又娶其女則忍父辱母之罪奚啻數十倍於楚頃襄也哉方且飾桓宮用親幣以夸富盛於齊女莊之庸愚一至此極異日淫縱弑逆之禍殆勢之所必至也

汪氏曰春秋書娶夫人惟哀姜最詳以其禮之非常故自

盟防納幣于始至宗婦親用幣于終解繫而不殺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莊公欲奪齊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

贊俱見茅堂胡氏曰大夫宗婦親同見也若大夫不親只書宗婦親足矣以升楹列楹等事攷之其使大夫親宜有之矣按此說非也在傳謂公使宗婦親用幣非兼大夫言也公羊傳亦曰親者何見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易用東萊云乎服脩云乎公羊傳第言婦人所宜用而不別言大夫之幣可知經為宗婦用幣書非為大夫與宗婦俱親用幣書也蓋私見曰親大夫無私見夫人之禮若大夫亦私見何不言及以別之乎穀梁傳曰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是亦曲為之說而未得其言考也然則非俱親何以稱大夫曰是大夫之宗婦也宗婦非一固有夫

非大夫而亦為宗婦者繫于夫爵所以別也然亦所以責大夫也大夫者上以臣君宜納其君於軌物下以正內宜範其內於淑貞而不致有非禮之行者也公使宗婦親用幣御孫既諫而不從諸大夫即當執義而共諫令乃苟且奉命令皆獻幣以媚夫人吾於宗婦何責焉夫為婦綱以宗婦而繫之大夫大夫不能解其咎矣。桓十八年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僖十一年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宣五年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夫婦同事時言與言及以別之今不言與言及知非夫婦俱親也隱元年書惠公仲子姜氏之夫文九年書蔭公成風母繫之子皆專

言仲子成風之事而各有所繫則以宗婦繫之大夫亦如此類。孔氏曰士相見禮云下大夫相見以雁上大夫相見以羔如彼禮士大夫始見於君用羔雁始見夫人亦當然則大夫用幣亦非常但禮孤執皮帛則諸侯之臣有執帛者矣大夫執帛唯上卿耳其帛猶是男子所執婦人執幣則全非常事故御孫諫婦人不宜執幣也按此說亦主夫婦同贊俱親言而以宗婦之用幣尤為非常故御孫特諫之不知當時本使宗婦親用幣未嘗使大夫用幣以親也故御孫止諫宗婦之用幣而已若使大夫與宗婦同贊俱親不惟大夫用大者之贊是為上下無別而大夫之親夫人為非禮亦可謂之男女無別矣御孫何不言及此而止就贊禮論之乎止就贊禮論之則大夫之未親明矣然則大夫既承親夫固無所用幣矣何以謂之男女同贊也曰公見曰見私見曰親古者大夫未有公見夫人之禮當時上會下詔或共見夫人亦每用幣魯人習以為常而不異故不追論其非特於宗婦親用幣而以為男女無別也不然大夫不用幣而宗婦用幣則是女贊更過於男不僅同贊而已婦人猶使用幣宜大夫而不用幣者但大夫之用幣乃其公見之贊故謂之男女同贊則可謂之夫婦同贊俱親則必不然也。穀梁傳曰禮大夫不見夫

春秋辨傳疑

卷其

莊公二十四年

八

人按此說非也夫人為一國之母儀臣子豈得不見且君祭於廟夫人與大夫俱在其中則是大夫常見夫人矣豈以夫人初至而不為之朝見乎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孔子以羈旅之人而見南子可知大夫之見夫人亦禮之常但當公見於廟而不私見夫人耳張氏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寢也按宗雖有私覲之禮或亦未嘗不見於廟中也夫人助祭宗婦與焉蓋既見夫人於廟中又以私禮覲之於內寢所以為親也私覲所以展親則大夫不密私覲可知矣。杜氏曰哀姜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孔氏曰戊寅大夫宗婦親用幣夫人若未朝廟不得受覲禮知戊寅乃朝廟既朝乃見大夫宗婦也按此說謂此日夫人朝廟誠有然者夫人既朝廟大夫及宗婦必次第公見於廟中夫人退宗婦乃又私覲之如論語記孔子執圭以舉公聘而又私覲以行私禮公以致其敬私以達其和道有兼盡而不遺者彭山李氏曰按胡傳曰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幣以見蓋水何休氏以是年八月丁丑夫人入而戊寅大夫宗婦即覲因此以著禮耳然婦人三月廟見而後成婦未嘗見廟必無見羣臣之禮則明日見夫人之說古所無也按三月廟見之說或亦可信古者親迎必告至意必以新婦同室廟中矣趙明日夫人

春秋辨傳疑

卷其

莊公二十四年

九

又朝廟大夫及宗婦見夫人亦必在廟中焉有夫人不廟見而受大夫宗婦之見禮乎大夫及宗婦既公見於廟中而宗婦又私見於內寢此常禮也觀宗婦之親可知先有公見之禮觀其有公見之禮可知夫人之已廟見矣宗婦之親在明日豈夫人之廟見而後三月乎若明日廟見為非禮經必書之以示譏矣而經不然可知明日廟見之得禮也且使廟見在三月則夫升擗割猶亦可徐而為之矣何必致飾於親迎之先而皇皇若此乎意者始至與明日即當見廟廟故獨於桓宮致飾焉越三月乃見祖廟以舉成婦之禮耳禮記郊特牲曰厥明婦饗舅姑昏義曰風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據此則始至之明日即當見舅姑事死如事生則不俟三月而見祖廟也明矣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娶妻先配而後祖陳鍼子譏以証其祖傳見左又可知先祖後配之為禮也。胡傳曰宗婦大夫之妻也按宗婦者同宗之婦宗婦非一繫之於大夫始知為大夫之妻耳若以宗婦為大夫之妻何以別於夫非大夫而亦為同宗之婦者乎杜氏以同姓為言得其解矣但以宗婦為同姓大夫之婦則下大夫之妻屬同姓者豈亦不可謂之宗婦乎且如彼說則春秋書宗婦便知為大夫之婦矣何必又加大夫之文蓋言大夫而別之以宗

婦者明其非異姓之妻也言宗婦而別之以大夫者明其非下大夫之配也義以互見而各有別且因是以明夫綱之所係而大義存乎其中矣

大水

何氏曰陰盛所致

汪氏曰莊公娶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本相感之際焉可証也

渝關李氏曰七年已大水矣今再見明年又復見莊公不能閉其母而又不能制其妻是以女禍無極而陰沴之應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四年 十

桑生其可畏也哉

蘇左傳曰晉士為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為

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冬氏侵曹

渝關李氏曰氏侵曹將亦納赤也夫齊桓既霸號稱弔民安敵肆虐于天王同社之國已大不恭況欲窺邪奪正而為悖倫蔑紀之事乎如此大亂而齊桓不問未知其何故使桓二十年伐戎之師於此時豈不為有名之舉而義問大光哉經書氏侵曹又書羈奔赤歸于下以是為霸國之差也

曹羈出奔陳

臨川吳氏曰上年十二月曹莊公卒今年三月葬則羈以世子嗣位葬其先君至是冬在位嗣年矣為戎所逐而出

不書爵而書名義與鄭忽同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羈蓋曹世子也按羈為世子而踰年為君者固已將及期年矣然則羈者即曹伯未可仍以世子解之也○羈已踰年為君而不稱爵者不以君道出故

不稱其爵也禮記曾子問曰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天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則其君之去國雖已失位而侍從與徒猶必有隨行者故可仍以爵稱耳若曹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四年 十一

羈者戎方侵曹而國中之黨赤者即欲弑君而納赤羈於

是潛匿而竊逃焉尚得以其君道出也哉夫昭元年秦鍼楚比之奔晉鍼車十乘比車亦五乘人皆知為公公子

也羈則通竄如匹夫不復知其為曹伯春秋之不書曹伯

所以著其顛危之甚也由是而赤罪可見國人之罪亦可

見焉若夫戎之助逆而逼其君出罪又何待言哉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昭元年莒展與出奔吳亦與此例同說詳

彼事下

赤歸于曹

杜氏曰赤曹僭公也蓋為戎所納

孔氏曰史記曹世家與年表皆云僖公名夷三家經傳皆言赤杜氏以鄭突賴之知赤是曹君故以赤為僖公書有糾誤何必史記是而杜說非也以戎侵曹而赤歸故云蓋為戎所納賈逵以為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運羈而立赤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

汪氏曰突歸于鄭鄭急出奔衛苦去疾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與此書法相似皆一君出而一君歸也然忽展與皆以突去疾入而後出今羈聞赤入而先奔則弱不能立又甚矣

張氏曰赤以庶運嫡戎以商謀夏天子方伯不能正

春秋轉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四年 三

高氏曰戎而敢專制諸夏廢置人君亦以病齊桓也

渝闕季氏曰彭山季氏曰羈者曹莊公之嫡子也赤其庶子而戎之外孫也戎在曹而界故曹莊公卒而赤奔戎是時赤方在戎故戎挾之以役掠曹境非為納赤也故不書納而曹人不勝戎患故遂運羈而開門迎赤耳罪曹臣也而赤亦自此倚援於戎矣按戎之侵曹分明是納赤若戎不為赤而來侵曹即不勝戎患何至以運君迎赤而為禦戎之策哉此必曹之臣陰與赤結而以戎為援故戎侵曹而羈奔遂相與迎赤以歸國耳然則何以不書戎侵曹納赤而以赤歸為文也蓋凡言納者必具內有拒之者也曹

春秋轉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四年

可仍稱其爵號而為抑強扶弱之義乎且凡國君之失位出奔者是皆不能自定者也而赤亦當不書爵今獨於此而為居正者之戒有以知其說之難通矣然則突赤為庶孽之大奸而國人黨之宋戎助之是適忽羈之奔者皆可責也奈之何舍其可責者不責而徒責大孤危難立之嗣君哉夫春秋為誅亂賊而作其不專責忽羈也明矣

郭公

杜氏曰蓋經闕誤也

胡傳曰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於傳有之見齊桓公之郭聞老父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

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慨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賞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賞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覯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汪氏曰說文亡字從人從己與公字相似故傳誤劉氏曰如梁亡鄭棄其師紀侯大去其國雖有意卓然然丈義自明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郭春秋時別無郭國疑即東郭春秋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四年 南

也公教多以號作郭或者以其聲相似而傳寫誤耳按春秋時小國之不見於經傳考多矣間有一見於經者未可謂其別無是國而皆以為誤也東郭而號說詳信二年虞晉滅下陽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傳曰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

彭山李氏曰女叔汝同周畿內地今南陽府汝州是也蓋周大夫之采邑而因以為氏叔字也女叔者天子命仕於陳以為卿者也夫幾曰大夫以天子命而得仕於諸侯者恒為國卿以天子之大夫當諸侯之卿也自蔡仲相鄭之

後惟女叔原仲同時相陳單氏二伯接踵相魯而他國無聞焉則以二國猶尊王命也宣成而下權臣專政各世其卿而命大夫不復見于天下矣

穀梁傳曰其下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汪氏曰齊晉大國無命大夫蓋強大而專命曰

渝關李氏曰前乎此者非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二十三年荆人以蠻夷而來聘此年陳女叔以不同方岳而來聘相交蓋矣是皆春秋之所不與也。杜氏曰李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李友冬亦報聘按此說或不然或李友報聘于陳始得與原仲交二十七年公子友春秋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五年 東

如陳華原仲左傳曰原仲李友之舊也蓋在彼時方可言有舊若援此以解交聘之故或亦失其實矣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渝關李氏曰衛惠公於桓十三年即位即位四年出奔齊在外八年復入衛又在位十九年卒子赤立是為懿公。何氏曰朔犯逆天子命不得書葬汪氏曰朔之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所謂治其罪而不葬者也按此說非也鄭莊射中王肩而書葬鄭屬篡國而書葬蔡靈弑君父而書葬何不亦治其罪而獨治朔乎且宋桓襄成未聞有逆命篡弑之大惡也而三世不葬必非治其罪而削

之也明矣朔不書華自是未嘗華耳魯莊雖兩伐衛以助朔然當時諸侯為德為怨何常之有或為他嫌而不葬或怠於禮而不葬又或葬而史氏之偶闕皆未可知若以為聖人治其罪而削之豈通論哉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日有食之用幣于社代鼓于朝

杜氏曰鼓代鼓也用牲以祭社

孔氏曰尚書召誥云用牲于郊于二如此之類言用牲者皆用之以祭知此用牲以祭社也鼓之所用必是伐之伐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五年 共

理可見故不言伐鼓牲不言用則牲無所施於文不足故言用牲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鹿陳五兵五鼓諸侯置

三鹿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范氏曰也五兵于戰戰指弓矢充實也此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

彭山李氏曰日食而伐鼓所以助陽氣也凡救日在朝故

伐鼓亦必于朝今伐于社此何禮乎

永嘉呂氏曰鼓于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牲者祭祀之事牛必在滌三月三月之後方成牲日食而用牲取其於

臨時耳

胡傳曰古者以日食為大變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衣弗集

于房驂秦鼓鬻夫駝廬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役驂王鼓救日月禘如之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

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寶而不以文故高宗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胤征

周禮所載乃禮文之本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

益乎哉于社而又用牲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五年 共

汪氏曰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鼓用牲者二大水者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鼓用其所不宜用則非常矣以

是而答天變其過不既甚乎

孫氏曰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于社而用牲者

三變常也變常故書

臨川吳氏曰社地示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為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為社書也以遭日食大

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為非禮故書爾

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故其無陽故謂之陽

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孔氏曰按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從彼推之則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杜云置閏失所者以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按杜氏見左傳以此六月為非正月故有置閏失所之說而以辛未為七月朔孔氏從去年八月丁丑推之見此年之六月辛未朔本無差錯遂以為去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大抵皆不然也夫古歷精密何至置閏失所若去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是必去年八月之丁丑戌寅皆差錯而耳後春秋傳傳辭最本志莊公二十五年

來之差錯無窮也豈可信哉此皆過信左傳之說既疑經文之不合遂意歷官之有差而不知左傳之未可據也左傳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應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按左傳不識春秋之意是識其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不用幣而用牲以是為非常而特書之乃以此月為非正月而以此月之鼓用牲于社為非常杜氏亦拘其說曰非常鼓之月豈知此月即正月而經之所譏本不為鼓非其月也我又昭十七年左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之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

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祭之日止也唯正月朔應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靜奏鼓壽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按平子不知六月即正月大火既明言其在此月矣乃在傳於此猶從平子之說而不以六月為正月可謂誤矣杜氏不知傳說之誤求其說而不得因以為置閏失所孔氏不知杜說之誤推其數而難通又以為去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是皆信傳之過而妄為之說者也春秋傳傳辭最本志莊公二十五年

伐鼓于朝用幣于社意凡日食皆如此周禮鼓人詔王鼓大僕贊王鼓未嘗言在何月也且救月猶用鼓何況他月之日食昭十七年昭子之說亦第泛言日食之禮而不專舉正月文十五年左傳亦同昭子說可知凡月皆當如此夏書所言春鼓事乃在季秋月豈獨正月始用鼓哉伐鼓用幣當是一連事伐鼓不獨在正月知用幣亦不獨在正月也。伐鼓于朝用幣於社意天子諸侯皆如此但鼓之多寡幣之厚薄差有不同耳蓋天變非常而救災請禱當無尊卑之或異所以鼓必于朝者朝陽也以陽治陰之義不獨諸侯為然也鼓于朝而又用幣于社者社陰也禱於

陰神以退陰慝蓋於無可如何之際求於其類而已天子尊而具大社亦尊故天子亦必用幣于社豈獨諸侯常用幣哉然據周禮救月亦伐鼓未必仍在朝也夫陰象有虧亦陰神之所當救意古者救月鼓于社是又以陰衛陰之義耶如此則天子諸侯救日鼓于朝救月鼓于社而天子諸侯亦皆用幣于社焉禮也當時典禮散亡人各以其傳聞而自為說故謂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者未免分別之差矣。日月之食皆伐鼓所以救之也穀梁以為充其陽事彭山以為助陽氣又是一義未必非先王之意之所有但於救月之義難通豈救陰象之虧亦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五年 辛

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按此說本未可據蓋日者人君之表係于天子為尤重而以陽治陰之義亦當鼓于朝而不鼓于社若以為等威宜辨則穀梁所謂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等威已辨於此矣豈必伐鼓異地而後有別哉且魯祭多幣如郊祿諸大典猶皆踰制而不循諸侯之分若天子救日當鼓于社魯人亦必得之已久非禮之常如常郊常禘之類春秋亦必不書矣春秋而書鼓于社也可知非為得禮書也。彭山率氏曰左氏稱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皆附會之說耳凡救日在朝救月鼓亦必于朝伐于社以責神此何禮乎幣周遇災而禱者之所宜用但救日無暇禱神而事在責躬亦無待於禱也夏書於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但曰將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已未聞在社且用幣也况宮中用牲乎按此說謂天子亦鼓于朝是矣但謂諸侯亦不用幣于社或不信古者本有祈禱之禮惟在急遽之中是以用幣不用牲用幣之事頃刻可行何云無暇於禱乎雖以恐悞修者而自責又須禱神以求陰退是亦遇災者無可如何之計未可謂既已者躬便當無所用禱也夏書暨春鼓而不言用幣者彼非正言救日之全體偶未及此耳且夏禮不同

于周禮又安可以夏律周耶昭十七年曰食祝史請所用幣可知用幣是常禮昭乎子大史雖其為說不同莫不言用幣不應諸說之皆妄也。用牲于社仍用幣乎抑為易物而無幣乎曰古者祭必有幣今既用牲以祭意必仍有幣矣然則用牲于社蓋於用幣之外又加復焉非不用幣而用牲也。代鼓于社蓋救月食之禮月以救月之所而救日非其義矣且救日而用牲是又造物而非其儀也三十年九月日食復如是文十五年六月日食又踵而行之嗚呼妄亦甚矣。江氏曰魏明帝太和初大史奏日當食請於靈星祈禳帝詔曰天之於人猶帝之於子未有父春秋傳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五年 圭

伯姬歸于杞

穀梁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彭山李氏曰書歸者贈送之禮厚焉者也渝關李氏曰杜氏曰伯姬莊公女汪氏曰或以為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二十七年書叔姬若皆桓公之女則伯姬蓋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似未可必其為桓女也按此說不然文之篇二叔姬皆稱子宣之篇叔姬亦稱子以別於先公之女而稱子則不稱子者其非時君之女明矣且伯姬若是莊女禮當歸甯父母矣何為二十七年而有于洮之會冬又書其來乎蓋伯姬叔姬皆桓女計其出嫁之年或皆不滿三十二姬之失時後嫁或為擇配延遲如莊公且三十七歲而娶又何疑於二姬之失時乎若夫伯姬求婦之時以年計之或亦不過六十餘耳何遂不能至魯也。孫氏曰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胡傳曰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于史策按此說亦覺可疑文曰年逆婦姜于齊雖逆者之人微而亦未嘗沒其事今伯姬之逆若止為微者名姓不可書何不書曰杞人來逆伯姬乎經乃不然可知不為逆者之人微矣穀梁傳以為逆之道微或亦兼禮數之薄而不專指人言也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曰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書不鼓

孔氏曰社云門國門國門謂城門也天之見異所以謹告人君欲令改過修善既遇天災隨時即告唯當告請而已是故有幣無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禱祀群神非災沴者設禮以祭祭必有牲詩雲漢之篇美宣王為旱禱請自郊徂宮無所不祭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其為旱禱皆用牲也

張氏曰比年大水陰陽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

春秋傳解題

卷六

莊公二十五年

書

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拘其文而無實徒以牲牲求免不愚悖者以正其本而禮文亦且退矣此魯之所以亂也

渝關李氏曰大水而伐鼓非禮也古者救日月則伐鼓蓋天變于上僅有其象爾而人意靡窮力無所施故為是陳兵伐鼓若欲救衛者然若夫大水則明有具形矣疏導之力自有實事之可舉乃亦伐鼓以救之將欲何為乎然則其用牲也禮乎曰禮也禮記祭法曰雩祭祭水旱也遇水當有祭祭則必用牲矣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旱祭而用牲可知水祭亦當如此也但傳謂凡天災有幣

春秋傳解題

卷六

莊公二十五年

書

無牲或救日月之禮則然左傳誤以律此再水祭當用牲矣其用牲于社于門可乎曰用牲于社禮也用牲于門非禮也雲漢之詩曰不殄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以天子遇旱而行郊祀之禮社為諸侯之正祀其遇大水而祭社也不亦宜乎況水比於地而土可制水則夫祭社以求退水是尤理之所當行者若用牲于門則非常禮矣四禮謂天子諸侯皆祭五祀註以為秋祭門蓋門為五祀之一天子諸侯雖皆有焉祀未必於城門而又行祭於災時也然則魯之用牲于門未知其何義得無以水勢及門子若水勢及門恐亦非門神所能禦也此以知于門之為非禮也或疑用牲于社既為得禮又何必書曰是不然經書用牲于社者所以明兩祭之同禮也若以為得禮而不書將必書曰鼓于社鼓用牲于門却似祭門不祭社而當時之事迹不明矣今既兩祭同禮則書用牲于門不得不書用牲于社此如桓公之再祭必兩書之以明其禮非以正月承為非禮也況鼓而用牲是一地而兩事並舉又安可需鼓而不書用牲乎鼓山氏曰按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書不鼓夫謂非日月之書不鼓其說是也天災有幣無牲或未盡然蓋水旱亦天災若其小者禱而不祭則但用幣可也至於大水且旱安得不告祭乎

故大水而用牲於所當祭者禮亦有之但于社于門則非所當用之地耳伐鼓失人甚矣按此說以小災但用幣大災當用牲說亦是矣然幣以社門為非當用牲之地亦不然門固不當用牲若社亦不當用孰是所當用者乎公羊傳曰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按此說不分鼓與用牲而概言之不知二事當有別也蓋用牲于社禮也用牲于門非禮也而伐鼓于門固非禮伐鼓于社豈亦可為禮乎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成鼓而駢駢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按此說以鼓為禮以用牲為非禮是尤不然大水之至人所共知何須

伐鼓以駢之若鼓衆以救水亦不必于社于門也且用牲以祭社自是情勢之不得已者何云可以已乎惟既用牲于社不必又用牲于門是則可以已而不已者耳

附左傳曰晉士蒍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成聚而處之冬

侯國聚盡殺群公子
仁山金氏曰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之強奪宗故其子孫亦忘宗族之強盛逼迫公室團聚而殺之桓莊之支無孑遺矣是亦可為世鑒哉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曰報女叔之聘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彭山李氏曰友莊公之母弟也是為成季以其為桓公之子故後世列為三桓

啖氏曰凡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

汪氏曰此季友私行之階也

廬陵李氏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

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尊無報謝之

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遣陳庭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

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

講陳好猶前志也春秋記始于此豈無意乎

汪氏曰春秋書內臣出聘凡六十有一如京師者五諸

春秋傳集解 卷六 莊公二十五年 宋

侯之慢王室也如齊者十九如晉者二十五如宋者五如

楚者一著諸侯之畏大國也如陳者二如衛如邾如莒如

牟者各一著諸侯之交相聘也內臣以事出者凡十九納

幣逆女者三致女者一涖盟者四會葬者十乞師者一比

事以考之而是非善惡著矣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

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孔氏曰魯出朝聘多有在

道復者假令得到彼國尚不知受之以否故皆書如直言

往彼而已按此說非也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挑北弗遇文

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襄十九年晉士句帥師

春秋傳解疑 卷六 莊公二十五年 六

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足皆未得其事而亦書會書納書侵焉故凡朝聘者即使中道而復即使彼國不受何遂不可書朝書聘以誌其如彼之由乎且經於中道而復者未嘗不書復如文八年公孫放如京師不至而復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昭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又書公如晉有疾至河乃復定元年亦書公如晉至河乃復是也經於他國不協者亦未嘗不書書之如文十六年齊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成十六年公會晉侯某于沙隨不見公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是也若朝聘者中道而復或彼國不受亦未必不書書之矣經皆書如而不書復與不受是即已成其禮矣豈以不果成其禮而遂不書朝與聘哉何氏曰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按朝聘既為通典即書朝聘何卑於魯且朝即不可書聘亦不可書子且朝聘于王而書如京師豈伸臣節而亦嫌于卑魯乎況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外相朝者亦書如何為又傳外也此以知何氏之說亦非也趙氏曰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按朝聘之禮內外皆同何必異之若第以文別內外則書朝聘于某或書如某朝聘豈不異於外之來朝來聘者乎況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傳解疑 卷六 莊公二十五年 七

外相朝者亦書如未嘗不同辭也此以知趙氏之說亦非也然則諸說既非抑豈無故而書法若此乎不得其故而亦安免於可疑何也春秋之紀事未嘗苟焉已也外之朝魯者書來朝聘魯者書來聘非朝非聘而來者但書曰來乃於內之朝聘于他國者皆書如何以別於非朝非聘而往者乎是故宣十年夏公如齊非朝也成十年公如齊非朝也莊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非聘也文十四年單伯如齊非聘也今使朝聘者與非朝非聘者同辭其義何居又他國之來聘者皆稱君使以伸君命何獨於內卿之往聘反沒君命而不書乎凡若此者必有大義存乎其間所當深思而求其故矣意者禮不可以不及也而亦不可以過諸侯之於鄰國雖有時問殷聘之禮要亦使使大夫而即可以將命矣豈必使卿行乎以卿而行是過於恭而失所以交鄰之道是乃吾國之羞也故不言聘而止言如所以為魯諱也說其弟年來聘下若大諸侯之世相朝雖亦鄰國之常禮然魯君之朝齊者既非世朝之正而晉雖伯國不薄於王楚又外夷尤非親鄰之可比公不朝王而朝齊朝晉楚特以屈於強大而媚事之是亦吾君之辱也故不言朝而亦止言如所以為公諱也然則內之朝聘於王止言如京師豈於王事而亦諱之乎曰此則不可以諱

言矣比觀如京師之事果有當於朝王聘周之尊與否第
見其朝而非所以朝也聘而非所以聘也若亦實以朝聘
書却似能盡臣節而猶可取將使侯國所以事天子者僅
可如是而已則其不恭孰甚焉後既等京師于列國故與
如列國之文一施之此乃畧其事而特正其非禮之禮者
也惟於僖公之朝於王所而書之蓋王在外而志禮之變
不得不以朝書然獨書公而不書諸侯是亦不足於此而
畧之矣然則他國之來朝來聘何以書曰朝聘內者彼之
為恭於我也朝聘外者我之為恭於彼也雖皆未合於邦
交之制然為恭於我者外事之非禮可得而明考也故必

春秋傳傳疑錄 卷六 莊公二十五年 中

據其尊內之實而直書之且於聘稱君使以道其詳也即
王朝之來聘者亦必詳書如列國則志王恩之過厚所以
甚畧之不臣且欲首正王朝以正天下故不為至尊諱耳
說詳隱七年天王 若夫為恭於彼者既過於恭以是為君
國之恥辱而諱之且於朝王聘同之非其正以是為不恭
而畧之是皆所以正內也即他國之相朝者既非為恭於
我之可比又以其包藏禍心而非朝也故亦書如以畧之
是又所以正外也至於臣行刺不稱使聘於外者既不書
聘又何必變常例而稱公使哉且不稱公使是亦諱之畧
之之意無可疑也。諸侯之卿大臣也大臣者君所與論

道經邦所以總庶政而兼師保之隆者也孔子曰官盛任
使所以敬大臣也則是大臣之體尊望重且為之多設其
屬以聽其使倘可以其常禮而使卿行乎春秋之於卿行
必書且於聘鄰國者必為之詳以是為重國體而敬大臣
尊其君之輔是即所以尊君也股肱心膂之托未可與庶
常一視之矣且夫待之也重則其責之也愈深春秋之於
大臣豈徒致其尊優而已哉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榘闕李氏曰張氏曰為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按此說或
不盡然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至此已八年矣若為報怨

春秋傳傳疑錄 卷六 莊公二十六年 中

何為遲之八年之久乎即以為同轡而動輒非力不敵戎
未必慎重至此且魯于戎未嘗有大誓同至八年而猶不
忘耶此或又有他嫌因追前怨而興是役不專為濟西之
恥也然二十四年侵曹納赤伐之無道甚矣不于彼時加
討乃至于今而以他嫌伐之豈得為有名之師乎襄陵許
氏曰隱桓世有戍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
役于此伐戎義已勝矣齊魯伐戎而中國索也按此說是
取其伐戎或不然蓋德政修則外自服書所謂無急無
荒四夷來王是也且備之于其先禦之于其未謀之于其
復御戎之道也今不能然徒以力勝而加兵于其地義何

在乎況隱桓世有成盟在先公已為不義乃欲恃區區之盟詛毒其淪盟而來寇尤為未矣下書公至自伐戎其不足于此伐也甚明若以伐戎為崇中國然則薄伐獫狁至于太原何未聞其窮兵而遠征也哉

附左傳曰春晉士為大司空夏士為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戎

張氏曰莊公治國家之政多闕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于內治乎踰時書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張氏曰曹殺大夫曹伯亦殺之也豈于羈赤出入之際或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六年 圭

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殺傅瑕原繁

高氏曰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為萬世之大戒凡殺大夫稱國者疚在上也稱人者亂在下也胡傳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殺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殺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于司寇無王其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殺此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

也

汪氏曰齊桓晉文晉悼皆無專殺大夫之過視當時諸侯可謂彼善於此矣

孫氏曰曹殺其大夫不書名氏者脫之也

淪闕季氏曰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在傳曰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今公羊傳亦曰何以不名眾也然則晉殺三卻不為不眾矣何故名乎啜氏亦曰但稱大夫者無罪而死也然則陳洩治以直諫而被殺又何罪哉或曰經於有罪見殺者書名以為世戒無罪見殺者書名以昭其節或以矜其不幸也若夫無美可著無惡可懲者則不書名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六年 圭

胡傳曰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謙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治之類是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按此說亦不然蓋其人雖不足紀但既為大夫罪不至死而見殺亦當書名以示矜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二人有不失節之美亦不書名何為是非不足紀哉竊意大夫見殺例皆書名其不名者不知其名故闕之不然則史冊之脫失而聖人不敢增經文之遺落而後儒無所考者也如諸侯之卒與其失國皆當名然亦有

闕而不名者若斃其說而以為義例之所存則過矣。此專殺大夫之始義繫于殺大夫故雖不知其名而亦書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彭山李氏曰徐伯益之後羸姓子爵國故城在今泗洲北五十里即晉下邳國僮縣地也。伐徐魯治戎黨也宋比魯尤近徐氏亦志於伐者也持事起于魯而遂齊以為輔耳齊自凡沓以來漸已經營霸業但人心未盡服則霸事尚未專故諸侯之事猶有不為齊主者而齊亦謙讓不逞至明年同盟于幽與之者眾宋公心服不敢常先而齊亦盡任天下之事矣

春秋辨解

卷六 莊公二十六年 齊

胡傳曰按書伯翳當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威為魯患舊矣。臨川吳氏曰穆王之時徐偃王帥九夷以伐宋周徐因難小但春秋之前已嘗偃王偃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齊宋命將而公獨親行

汪氏曰宋先于齊蓋桓公霸業未成亦若伐鄭伐鄭之先宋也。十五年伐鄭明年盟幽則齊桓霸業成矣故二十八年救鄭宋序齊下

渝關李氏曰宋先于齊齊猶為恭于宋也二十八年救鄭齊先于宋三十二年遇于梁止宋又先齊自入僖公之篇而後會盟侵伐無不推齊為首矣然此役宋齊獨人皆大

夫也此或大夫有尊卑故先宋後齊亦未可知。先儒見宋齊皆獨人而公獨親將故以此役為魯志按二十年齊人伐戎則齊桓惡戎而亦惡徐也此時莊公方睦于齊而亦有怨于徐且公以多才而好武故特親將以會伐之未必皆魯志也僖十五年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意自此役後徐遂服屬于齊故楚人伐徐諸侯次匡而令大夫往救之與此說於經前後皆有合但無他証未敢以為必然也姑從先儒說而附此以備考。胡傳曰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按此說不然二十年如齊觀社未踰時而書至豈以兵革之事不淹時

春秋辨解

卷六 莊公二十六年 齊

而不致乎難相會不致然此役非齊桓之親將亦未可恃以為安也況僖四年伐楚之役齊桓親將而猶書至豈以此役有齊人而遂保其無危乎然則其不致者或以危義易明而略之不可謂此役為無危也

錄左傳曰秋號人侵晉冬號人又侵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渝關李氏曰經書十二月日食者四此年襄二十七年昭二十二年三十一年是也夫周十二月建亥陽月也嫌於無陽之月而陰又蝕陽十月之交詩人所為深憂也。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去年日食在六

月今年日食在十二月薦食於最忌之月其變為尤甚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傳曰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彭山季氏曰洮杜氏曰曹地見僖八年盟洮下於此又云
魯地非也蓋曹當魯杞之中耳

高氏曰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杞復來與公會是
與文姜齊襄無異也

陸氏曰參譏之公以齊侯伯姬皆失正也

陳氏曰內女為夫人七見子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
春秋傳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七年 委

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為皆未之前聞
也

渝關季氏曰伯姬桓公女也父母沒女子不得甯兄弟況
相與會於異邦之野乎伯姬此會或亦借口於母文姜之
會而為之雖不似文姜之宣淫然非典禮之常是亦春秋
之所禁也故直書于策以譏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曰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杜氏曰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
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 孔氏曰文十七
年傳稱鄭子家

與趙宣子書云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
戌為齊侯祭亦從成于楚是二十五年既與楚平故至此
始服

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
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穀梁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

渝關季氏曰胡傳曰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
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
盟皆小國受命于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小國願與

之盟非出于勉强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
當載于齊矣至是齊桓強威有霸中國振衰救之勢諸侯
春秋傳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七年 委

皆歸之鄭伯于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于盟所欲也故
特書同穀梁傳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

侯齊侯得眾也視他盟為愈矣按此說以為惡其反覆而
書同盟是必不然解已見於十六年同盟下其謂諸侯同
欲而書同盟固為得之但以此盟為鄭伯之所欲而書同
盟宜以一人之所欲盟而取眾辭以立說哉書同盟自是

諸侯所同欲非僅鄭伯然也且有霸主而後有同盟之文
言諸侯推桓為霸而共欲為此盟明非霸主所自為耳若
霸主之他盟而不書同者是乃霸主所自為諸侯奉命而
相與盟固有不得已而從之者他如諸侯之離盟參盟未

必非同欲但其無所推尊故不書同豈亦可謂小國之強從大國乎且穀梁傳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誰授之哉齊桓非受天子之命而為霸彼雖得眾而共推之必非授之之謂也況十六年同盟于幽既諱公以示譏此則可以從同同矣又安可謂其愈於他盟而予之耶。前盟于幽而陳鄭後又不服此盟于幽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甚矣創伯之難也此時齊桓雖為諸侯所共推然猶未專主盟之權至僖二年盟黃之後始以霸令率諸侯而不復書同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春秋傳傳辭疑 卷六 莊公二十七年 夫

左傳曰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彭山季氏曰原周畿內邑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西北一十五里原域是也蓋周大夫之采邑而因為氏仲字也原仲者天子命仕于陳以為卿者也葬原仲公子友之私事而請于君以行也

高氏曰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皆再舉國此不言葬陳原仲明非國事也

陸氏曰書葬之意直譏季友之行爾臣無境外之交況以私事而出境乎此不待駁絕而惡見者也

臨川吳氏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

往會其葬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大夫無私交公之遣行友之會葬原仲之受皆非禮也參議之

汪氏曰僖五年公孫茲如魯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敖如晉蒞盟且逆女成八年公孫嬰齊如晉自為逆昭二十五年叔孫婁如宋為季子逆經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尤異於葬諸侯之使是季友請於公矣以非公朝之禮雖請于公是亦私行耳按曲禮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及必有獻非威世之事春秋大夫私行而遂交政于他國聖人特書公子友葬原仲以示戒者防微杜漸之意也

春秋傳傳辭疑 卷六 莊公二十七年 夫

渝關季氏曰何氏曰稱字者葬從主人也按此說國禮之常然在原仲或亦有別原仲為天子之命卿即其生也亦當字而不名況至於葬乎蓋葬而稱字是凡會葬者之所同仲特於此無異稱焉此如宋木公爵及其葬而仍稱公耳若以此為既葬之例無以辨於命卿之生而不名者矣或者謂原仲非命卿亦如齊之國高先世曾命于天子後人嗣之而未嘗受命也若然則與凡大夫無以異今之葬而稱字果從主人之常禮矣然女叔既為命卿又安見原仲之非命卿耶凡葬諸侯例稱諡配以虛位而稱公蓋因彼國之稱而稱之所謂葬從主人是也若夫大夫未嘗

無證其在本國例皆以字配證如共仲成卒之類今葬原仲亦當從彼國之稱而證與字並書矣經獨稱字而不稱諡或亦為私家之事而略之或以為大夫例不書諡降於君也然則不稱虛位而稱字已可見其降於君矣何須並不稱諡以降之且證命於君而為天下之公典字既可稱證豈不可稱乎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經於內大夫未嘗不書證也何於原仲之葬不從主人之稱證而止以字舉即。古者人臣無私交季友與原仲有舊故徇私情而往葬之害公義矣私事不見于經此何以書曰諸侯無會葬諸侯之禮雖葬桓文之霸主亦遣微者往主卿而會葬諸侯者經必書之以示譏況以上卿而葬外臣乎夫卿者國之輔也大臣當國而輕出以葬鄰國之大夫非所以崇國體而正邦憲也春秋於此不獨容其私交之非蓋亦責其隨體廢憲之繆耳不然大夫私事不繫于公家之策故凡越境送女者經皆不志其逆何獨于此而特書之哉。胡傳曰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實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上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証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

高固苦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來降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見禮記未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效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按此說論私交之源流固有然者然第論季友之私行而不罪其傷國體是亦義之未備者也

冬杞伯姬來

公羊傳曰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何氏曰直來

大歸者喪

來歸也

春秋傳傳解 卷六 莊公二十七年 早

胡傳曰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違父母兄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趙氏曰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合禮者常事不書蓋非禮而來改書爾

高氏曰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人來何其不安于杞也杞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

汪氏曰春秋內女之適諸侯惟杞伯姬四書來一書會則伯姬之越禮可知矣伯姬之後惟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亦非禮也

渝關季氏曰左傳以為歸甯然伯姬非莊公女何得言歸

甯胡傳亦主歸甯說以春會于泚冬又歸魯為失歲一歸甯之禮夫春會未至魯即使伯姬為莊公女亦不為歸甯至此而又來尤不得謂之兩度歸甯矣彭山季氏亦以伯姬為莊公女且謂伯姬此來為通杞伯將朝之意若伯姬果莊公女則以婿朝翁何須伯姬之來然伯姬妹也莊公兄也伯姬適杞是亦姻親之相好者素無他嫌何至致難於其際況以小事大自是大國之所欲今欲求朝何慮魯人之見絕而先令婦人通其意乎然則伯姬此來或謀國事而求援或思家人而欲見之俱未可知已而杞伯來朝蓋亦求魯親魯之意未可謂伯姬之春會冬來皆為杞春秋稱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七年 聖

伯來朝計魯人許其朝而後朝也

莒慶來迎叔姬

彭山季氏曰慶莒大夫名叔姬者杞伯姬之娣也

胡傳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

為其君逆則稱女注氏曰如紀寡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

嫁女于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通諸侯也何以得書乎

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

陳氏曰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曷為公

親焉則莒慶阮也隱桓莊之際莒嘗為強國入向取杞年

婁納公子慶父吾君特魯外大夫自浮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阮也

汪氏曰宣公以篡得國倚齊為援而齊人止公為高固求婚魯人以為大辱莒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以叔姬妻之又自為之主其不君亦甚矣

渝闕季氏曰杜氏曰莒慶不稱氏未賜族按當時公族為大夫固有未賜族者但小國之大夫例皆書人而不書氏名若接于我而得書者亦止書名而不書氏故莒慶莒挈

莒年夷與邾庶其邾界我邾快邾黑肱皆不書氏豈皆未賜族者乎由是言之即使莒慶果賜族例亦不可稱氏矣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七年 聖

說詳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下。叔姬不稱字與伯姬同蓋皆桓公女也伯姬與叔姬為姊妹蓋皆莊公之女弟也先儒多認為莊公女誤矣。或曰古者大夫來脩之間不出境則不娶於他邦從可知莒慶齊高固以大夫即魯而圖婚非禮也按東脩之間不出境蓋謂無故而外交者耳婚姻之正原非外交之可比若以娶於他邦嫌於外結強援之私則大夫之承君命而聘他邦者未嘗不與外大夫相接何不慮有結援之嫌乎且他邦之士可為本國之臣而本國之臣何不可娶他邦之女意大夫之娶於他邦蓋亦禮制之得為者也公羊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

按大夫可娶於他邦自可親迎于彼國親迎為人道之大何間於尊卑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所謂私行者蓋為懸葬婚姻等事而行耳人君於此亦未嘗不通臣子之情而使各遂其私不必有他嫌也如孟子為卿於齊又自齊葬於魯是亦私行也喪葬可私行安得以親迎之正而謂其害公義哉觀內大夫之往他邦而親迎者經止書如而不書逆可知親迎不為非禮矣然則莒慶齊高固之書來逆乃為公自主之在彼為抗尊在此為隳體以是而特譏之耳未可責其越境逆女也。外大夫書逆者二此年皆慶宣五年齊高固是也蕩伯姬亦宋大夫妻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七年 蜀

杞伯來朝

張氏曰杞國小力微故降爵以自儕於小國杞之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也

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

渝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周封三恪獨微子以三仁之賢

得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故其命之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杞雖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豈遽錫以公侯之上爵乎是故論三恪之實則宋以微子之賢作賓王家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用寡以元女故宋齊公而陳齊侯杞之為侯亦未無所據但胡氏略而不言註公羊者拘於王者之後稱公註左氏者泥于桓公編杞侯之誤為是紛紛耳按此說是謂杞本伯爵也夫拘于王者之後稱公以杞為公爵者固非謂東樓無大功德以杞為伯爵者亦不然也蓋三恪不必皆公爵陳備三恪而爵侯意杞亦與陳等耳且桓公之篇三書杞侯經有明徵不應皆誤雖東樓春秋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七年 蜀

無大功德然封後裔以祀其先王豈不可錫之以侯爵乎由是知杞之始封未必無百里也後則削弱耳及其削弱而自降為伯又降為子又子與伯無定稱未可以此年之書伯為本爵也

附左傳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于類也立類在十九年

渝關李氏曰王錫齊侯命者賜命為侯伯也齊桓至是始為受命之伯矣僖二十八年晉文亦親受策命于王是皆王朝之大典恩寵莫重於此矣在桓文未必不告諸侯而諸侯未有不賀者然皆不見于經何也意者桓文以強力

得諸侯天下之權勢盡歸于霸主則是無王命而霸勢已成有王命而王靈亦不重也蓋桓文不知有王何論有王命諸侯不因王命從霸主何論王命以示諸侯所當從春秋沒而不書所以正天王以正伯主正霸主以正諸侯之微意也不然桓文之他事皆書乃獨於王朝恩寵之大闕焉而弗誌春秋尊王之義安在哉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曰城濮衛地

彭山李氏曰幽盟兩同大會也而衛侯不至城濮之會蓋齊以魯衛兄弟之國而使魯說之來歸也齊桓其亦可謂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七年 吳

能修訓典而不急於務武者歟先儒以為謀伐衛則伐衛伺待於三月之後而魯兵亦不從行耶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將討衛也張氏曰齊欲討衛而魯

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于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汪氏曰

謀伐衛矣然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濟謀伐伐而魯不

與伐伐也遇魯濟伐山戎按諸說皆謂謀伐衛蓋奉天王

伐衛之命於是而相謀焉固有之矣然衛勢不強於宋魯

齊之伐宋伐魯也未聞其先謀于他國何至於衛必與魯

謀而後伐哉即伐山戎而遇魯濟以謀之蓋亦齊人將遠

征欲恃魯援以備他患爾非欲資其策力也衛非山戎之

可比何須亮謀于魯而後舉兵且使果為謀伐而為此會則于魯地齊地亦無不可何為遠至衛地而相與謀又何為遲至三月之久而始伐哉或者齊桓霸業已成欲以信義服諸侯而不輕於舉兵也蓋欲魯莊之致衛侯故相與往至彼地而令其易就彼若來服猶可以止意此會之相與謀者致衛之事未可謂其專謀伐也然則王命伐衛而不即伐乃為是會以致之可乎曰可衛朔抗莊王而入國又抗惠王而立頹罪不容誅矣是即王命不果亦當替其罪而共討之然於彼時縱惡勿問今已易世天王猶以立頹為恨而欲移怒於其子若衛赤又無他罪抑豈罰弗及嗣之道乎為齊桓者宜於此時申天王之命諭以大義令其冰身請罪于天子若果服焉而奉令惟謹可以報王而無事于伐矣今會于城濮而欲致衛未為不可但未知齊桓之意果欲其束身請罪于天子耶抑第欲其服從于己而已耶此公私所由分恐齊桓不能脫然無私於其間也觀其伐衛戰勝而取賂而還則齊桓之情概可見矣

春秋傳辨疑 卷六 莊公二十七年 吳

春秋輯傳辨疑卷十七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曰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仁山金氏曰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伐衛也而春秋皆稱人以戰齊衛皆無王室也故皆人之也

陳氏曰齊稱人賤之也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是桓公不以王命討衛也

呂氏曰管仲在而齊侯不以王命為重取賂而還則桓公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七 莊公二十八年

之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於此事可見矣

盧陵李氏曰按去年同盟于幽衛已不至桓公毋亦本有怒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歟當十九年衛燕立子頹之際桓公方圖伯事固當聲罪致討以明扶王之義乃遽然

不顧今而討之又以取賂而還其事無足詳也故春秋書齊人而不書齊侯不然果奉王命討有罪何不書齊侯與

伐楚同乎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

戰吳伐齊而戰其事同然厥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主之則非賤齊可知矣李曰齊于伐衛稱人不為無恥但以戰

之義則有在春秋戰書人而戰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城不相掩也

濮柏舉之楚人敗績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賤衛可

知矣艾陵之戰日在伐下紀之戰日在戰上而此以日加於伐之上則齊方至而衛即戰可知矣

胡傳曰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

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討者誠有是罪則當

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徵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遂王命下拒方

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七 莊公二十八年

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

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王氏曰戰不言伐而書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被伐不言及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衛也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是齊侯伐之也經不稱侯而稱人者正伯者之罪也曷罪乎伯者罪其不即討於伐周立頹時

已越十年而衛又易世今乃感錫命之寵懷盟幽不至之嫌時假王命而以單師致伐也然則衛已易世猶可伐乎

曰可伐衛朝進天王之命而八國後又伐周以立頹罪不

容誅矣若以罰弗及嗣之義律之固不必移怒於其子然
其子亦嗣立亦未必請命于王而供臣子之職也觀齊魯
二君會于城濮以致之而衛亦竟不至可知其抗王貌伯
未能蓋前人之愆矣於是而聲罪致討自不為過但齊桓
不能以公心行義舉雖奉王命而實未嘗尊王也幸而戰
勝又不能執衛侯而歸之京師以聽命於天子顧乃取賂
而還豈得為仁義之師哉故春秋貶而書人所以深罪之
也衛侯書人其罪固易見矣○胡傳曰齊稱人將卑師少
也或曰齊衛稱人皆大夫也按此說俱不然齊奉王命以
興師必不使大夫抑豈有將卑師少之理且其受賂而還

春秋傳解題

卷七

莊公二十八年

三

若非齊侯在師孰敢專受而專還乎至於齊人之強奉王
命以臨衛都衛必不敢以將卑師少禦之況夫抗命急戰
衛侯忿躁不自安忍亦不專使大夫將也若專使大夫將
則敗績例稱師何以異於常例而又稱人乎敗績而亦稱
人可知是為君將而深責之所謂齊人衛人者皆駁辭也
身是役也何以無列國蓋齊桓恃己之強不欲分功借力
於諸侯所以張其伯勢之有餘也故止以單師往耳三十
年伐山戎亦獨齊人蓋與此同或謂齊桓不欲煩諸侯故
不動列國之兵欲姑薄伐以服衛故不合列國之眾若然
則是休養四鄰不極兵威以虐叛國之道猶若可取矣觀

春秋之貶而稱人恐齊桓未必有此情也使其以公心行
義舉何惜於勞諸侯又何惜於大伸天討執衛侯而聽天
子之加刑哉○經書及戰者二十及者為志乎此戰者也
故以及之者為主然內與外戰則皆主內中國與蠻夷戰
則皆主中國蓋亦不拘此例矣如此年衛及齊戰僖十四
年韓十八年獻文二年彭衛七年合狐宣二年大棘成二
年新築昭十七年長岸哀二年鐵皆以及之者為主所謂
為志乎此戰者也若夫桓十三年己巳之戰十七年襄莊
九年乾時僖二十二年升陘成二年鞍皆以內及外之辭
也僖二十二年泓二十八年城濮宣十二年邲成十六年

春秋傳解題

卷七

莊公二十八年

四

邲定四年柏舉哀十一年艾陵皆以中國及蠻夷之辭也
夫內魯而主魯內中國而主中國內外之辨固以尊魯尊
中國然春秋以寡怨息爭之道反求諸己或亦先自治而
治人之義也夫惟桓十年來戰于郎不以魯主戰是又一
義也○彭山季氏曰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
召伯康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如此則事關
天下之故莫有大於此者伐衛之兵乃昭二十三年晉人
圍鄭之類而齊又能伸大義者也然圍鄭時有劉單子朝
之亂經皆備書而此獨略焉何所張本而見其為討子頹
之亂哉且五大夫作亂因蘇氏奉子頹代王不克宜如葬

春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八年 五

景王後王室亂之書亂蘇子奉子頹奔衛師伐周立于頹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書立鄭伯以王歸處櫟宜如敬王居于狄泉之書居櫟叔謀納王而殺子頹及五大夫則勤王討賊而春秋之所僅見者也於法尤不可以不特書求之於經例皆不合而欲擬拾傳聞之說以附益之則不惟事失本真而亦自陷於誣妄矣至謂齊侯取賂而還則桓公本為圖伯興師非規規於為利者是併伯者心事而不知也左氏之浮誇如此而謂可以盡信乎按此說因諸事傳有而經無遂以經之他文例之而謂傳說不足信似矣不知春秋之法不拘於一例以其時有遠近事有信疑春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八年 五

史有詳略義有去留故前後所書不必其盡同而亦未嘗盡與傳合也如天王之崩葬事亦莫重於此矣經或崩葬皆不書抑或書崩不書葬夫崩葬不書總難定其有無然書崩不書葬豈其天王終未葬耶又晉文戰勝而天下勞于踐土固可於公朝王所見之然觀下勞之事為非常可知策命晉文為侯伯亦必有之乃其賜命亦不書亦安可謂其無有哉蓋春秋之筆削別有精義傳特據其事逐全錄而直載之是以不合於經未可以經之所無盡以為傳之失誣也今依傳說以求經旨而經旨可推則是左傳之為功於春秋不為不多矣若以為浮誇而欲盡廢之是

亦為妄而已惡乎可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汪氏曰瑣在位十二年子遠陰嗣是為文公

錄左傳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娶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

大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

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

驪姬嬖欲害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嬖嬖五使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宋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

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

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

春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八年 六

成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

居蒲城夷吾居屈辱公子曰鄆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

與驪姬譖辱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秋荊伐鄭

渝蘭李氏曰去年同盟于幽鄭文公與馬荊惡其貳於齊

也故伐之伐在鄭而實所以撓齊而人於是乎不容己矣

其稱荊得無以其猾夏而狄之乎曰非也二十三年之來

聘宜書君臣而稱人略之也至此仍以國舉道其常爾若

夫猾夏之罪直書而自可見不待貶而狄之矣

公會齊人宋人於鄭

穀梁傳曰善救鄭也

胡傳曰鄭人將奔桐北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人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程子曰齊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

盧陵李氏曰經書桓公之救五此年及閏二年救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也此為桓公安攘之始事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八年 七

然齊宋命將而公獨親行公亦喜相齊桓矣是時楚文王平國有內難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今子元又以嘗試齊也我公不顧荆人一聘之私而勇往於伯主之義春秋所予也

汪氏曰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中國救之三十二年齊宋又遇梁丘以謀之僖元年楚復伐鄭而諸侯會桓以圖之二年三年荆楚存致侵伐于鄭齊桓於是大舉次徑之師以聲罪于楚自是荆蠻帖服矣然首止之盟鄭伯諉於撫女之命又懷貳而逃歸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又

明年齊人伐鄭而鄭伯乞盟請服自是鄭服中國終桓公之世桓公甫沒而鄭伯即朝于楚然則齊桓攘夷安夏之功豈可少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齊子其却楚而救鄭也經書救者二十有三而齊桓居其五桓公視他伯者為愈矣

渝關李氏曰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楚師之勢烈甚矣入于桔枳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鄭人將奔桐北鄭國

之勢危甚矣齊人以伯國之強令二大國急救之而楚師夜遁所謂知難而退者也若非此救鄭雖有人亦必難保全得此救而全則其有功于鄭何如哉春秋於此誠善之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八年 八

也趙氏曰救鄭之役曷為獨使吾君親之齊侯以吾君能帥者也故伐徐救鄭皆請公自將以為功而齊人宋人屬焉桓公可謂善用諸侯者矣按此說疑未必然蓋凡役之有君將者不必能帥而始令其往魯莊雖屢勝敵而未免於乾時之敗抑豈可謂真能帥者且齊以節制之兵必有良將以統之即使魯莊不行何慮其周濟而必請公自將以為功哉此或齊桓徵兵於魯魯莊好武而欲借此媚齊未必齊桓之請公將也不然齊桓不出特請公將以禦強夷在天子討而不伐乃可如此豈伯主而敢驕逸至此哉公雖親行而齊人宋人之師未必屬公而聽其制命使皆

屬公聽命不惟伯國之將無權且魯莊受伯令而統全師有如一將之任亦未免於卑公矣恐當時不如是也。十六年宋人衛人為宋伐鄭後制即伐鄭而齊不救齊猶不悅於鄭也制伐鄭後諸侯同盟于幽鄭厲公與焉未幾而有鄭唐之執鄭猶不恭於齊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亦有鄭文公意其事齊者較專故此年制伐鄭而齊即救之觀其救與不救而鄭人之向背可見即齊人之好惡亦可見矣

冬築鄆

王氏曰帝乙子封於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子鄆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八年

九

彭山季氏曰鄆魯下邑公穀並作微殷紂都朝歌時為微子所食邑蓋在紂畿內之地也水經註曰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今按壽張故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計當尚在鄆城西南則鄆邑當在鄆城西北范縣界上與秦臺相近其地北近于齊南近于曹即濟西也而鄆秦二邑近鄆則為魯地矣其為此築以戒常出沒及之欲設備也鄆陽萬氏曰工役之多者書城工役之小者書築胡傳曰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張氏曰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鄆之不

時可知矣

呂氏曰十二公興力役莫甚於莊公築館者一築邑者一築臺者三城邑者二新延廐者一此事考之而莊公之罪見矣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園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公耳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八年

十

淪闕李氏曰胡傳曰鄆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園則書築鄆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按此說不然楚北本新造經不書築而書城齊人將築薛薛本有舊也滕文公亦言築宜可謂書城為完舊書築為創始乎蓋大曰城小曰築乃用功之通例則館書築臺書築園書築鄆邑也而亦書築自是力役之小者夫以非時之役雖小而必書春秋之憂天災愛民力者至矣。築者興作之統名孟子所謂築斯城也此固不專以新論而亦不專以小論但春秋或書城或書築則不無小大之別耳。鄆邑之或新或舊未可知但為衛民而築之本非臺園之可比使此年不甚歉則鄆邑之小役亦必不書今書築鄆當合下文大無麥禾觀之乃見春秋之微旨謂大凶年饑歲雖小役亦在所當廢也故周禮荒政十有二而四曰弛力非以民飢而不堪役之故乎明年新延廐亦與此同義大無麥禾

汪氏曰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為大饑今大無麥禾則二麥黍稷秬稻俱無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已

彭山李氏曰麥謂二麥禾謂黍稷秬稻麥熟於夏禾成於秋以所收之次為先後也黃氏以麥禾為一物而曰若果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其說非矣

孔氏曰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麥禾不成也

張氏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麥熟於夏禾成於秋而書於冬者莊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八年 五

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庫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庫皆竭之詞也按此說以大無為倉庫之皆竭以書於冬為有司會計歲入之數而知之皆不然也蓋大無麥禾言田野之盡空耳非謂倉庫之皆竭也抑亦言年歲之凶荒耳非因費出無經蓄積不備以致此也蓋倉庫貯粟米而不貯禾豈風七月之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蕡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朱子傳註曰禾者穀連葉結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稼再言禾者

稻秫瓜梁之屬皆禾也同聚也據此則麥禾出於野而納於場無所不備而皆聚焉其非倉庫之所貯也明矣奈何以麥禾之大無而以為倉庫之皆竭哉惟下書城郭廩告

糴于齊然後見其倉庫竭而蓄積不備耳若或有備年歲雖凶何至告糴于鄰國耶若夫書大無麥禾於冬者蓋於

歲功之既成而書之非歲杪制國用之謂也周之冬夏之

八月九月十月也此時歲功告成而麥禾俱空故於是乎

總書之如桓宣之大大有年與有年宣其之饑與大饑皆書於冬奈何以歲功之不成而謂會計不足而後書哉觀大

無之下又書告糴使於歲杪制國用之時而後知其大無

則是魯之君臣全不知歲凶至歲杪會計而後知之及既知之而後告糴于鄰國則其昏愚怠緩亦已甚矣恐當時

不運此也○大無者一無所有之謂也大饑甚於饑大無

更甚於大饑無麥禾不待言大饑矣然宣十五年之饑由

於緣莊七年之無麥苗宣十年之饑襄二十四年之大饑皆由大水今書大無麥禾而不書災非無災也意者天災

未必致此極或亦妨農病民補助不及而致之致之而不

書災必有任其咎者矣此春秋之微意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曰魯饑臧文仲以甕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

玉而予之糴

彭山季氏曰臧孫氏辰名是為文仲公子強之曾孫也

孔氏曰世本孝公生僖伯強強生哀伯達達生伯氏餅餅生文仲辰辰是臧僖伯曾孫

穀梁傳曰告請也糴糴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父而百姓飢君子非之

胡傳曰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

春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八年

五

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教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汪氏曰莊公費出無經營積不素救荒不預至於末如之何而乞糴于鄰國則莊公不君與國之無賢臣可見矣○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書曰告糴于齊所

以著魯人請糴之急也○蔡氏五禁曰毋過糴商人與之糴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其亦伯者之賢歟

春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八年

五

諭闕季氏曰以重臣往告糴可謂急民事但以經國之常制論之魯之君臣不能厚積防災而特出於無可如何之計難免君子之譏矣然不告糴于他邦而獨告糴于齊又可見桓公管仲能富其國而有餘粟此所以能伯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饑也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范氏曰為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趙氏曰譏臧孫為政無書也故以自行為文按此說皆不然言臣行則君命自可見通經之中內臣之行並無稱使者不可謂皆私行也且臧孫辰為政無蓄經本直書告糴以示譏尤不須使若私行而為之諱矣○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使乞糴于秦今不書乞而書告得非婉其辭以尊內乎曰非也乞者卑辭告者平辭也○蔡氏之命曰無過糴蓋古者未有通糴之法但魯人不敢徑糴故須告請而後可行耳禮雖恭而未嘗過抑以相求故以平辭書之若謂尊內而婉其辭則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何不亦為之尊內乎殺人者不嫌於書乞豈生人者反嫌於過卑乎有以知其不然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七

養衆之衆馬一師四圍三乘爲罕罕一趣馬三罕爲繁繁一馭六繫爲廐廐一僕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注伯微曰先儒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在易乾爲馬故六繫而二百一十六匹爲廐

公羊傳曰新延廡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凶年不修

胡傳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
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不利時前年秦拔
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饋益奢所謂時出
舉贏者也故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
勤於力則功集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

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商冬築郛春新延廡以具用民力為已悉矣

王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廐謂之延延長也猶庠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廐既有肥馬民有飢色可謂不恤國矣

彭山李氏曰廐養馬之處莊公好武欲養馬故新之則非
荒年所宜為耳

渝關李氏曰或曰新延厯新其舊而又延厯之義按延厯者馬閑之名廡非一有所謂延厯者亦猶府非一而有長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九年 六

府也然則南門雉門及兩觀書新作此獨書新者何言新者先必有舊也蓋去其舊而為之則曰新作因其舊而革之則第曰新而已新興新作自當有別左傳謂新作延廡其以延廡為廡名則是但於新字下加一作字未免失其實矣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延廡南門蓋微耳何獨書哉新宮災太室屋壞不能不修而經不書雉門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延廡者天子之廡非諸侯之廡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廡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按此說亦未可據春秋書城書

春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九年

三

築書新書新作大抵皆力役之事雖一館一臺之微必悉書之未嘗皆為其僭也奈何以延廐之新亦與南門雄門及兩觀而例視之哉然則或非其制或非其時不以其微而不書非其時者亦不以其得制而不書春秋之重民力至矣他或修舊之不書者蓋皆合於制而又合於時為其所不得為者耳未可專以得制論也況南門雄門及兩觀謂僭天子之制皆有所考而延廐則無聞焉亦以為僭而特書之詎可信乎○汪氏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也而春秋書築郕新延廐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庫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志春秋辨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九年 三

也奈何執後世之荒政而論古哉

夏鄭人侵許

春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九年

文

淪闕李氏曰張氏曰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按此說不無可疑許小國也自盟幽後不復與會齊桓於彼何獨無憾而不見責若以此役為齊之命齊人未出而命某侵某恐伯權未必至此也彭山李氏曰許本預盟前幽時以國小與滕滑同故桓公不欲再煩耳非此齊也鄭與為鄰何以侵之豈去年荆之伐鄭許人曾為之用而鄭人有憾於此耶方有敵國外患不能修德睦鄰而報怨稱兵肆其侵掠豈謀國之道哉書鄭人侵許而知罪之在鄭矣按此說亦有可疑齊桓不欲煩小國固見伯主之寬大然自伐楚以至會淮許與同事者凡九則是許國差強於滕滑又未可與彼例論也或者許之為許上不及大國下不埒小國又或因時而強弱不同故前後諸事之有無亦異然亦安知非許近於楚而服齊未深故每觀望而為依違之計是以或至或不至齊桓以其小且遠也而姑容之亦未可知由是言之則許之背齊與否俱難定其必然鄭人侵許之由或以荆之伐鄭許人曾為之用或以齊宋魯皆自遠方來救而許師不出又或以別有他嫌而鄭怨之俱難

定其孰是伯主在而私舉兵又渝信而侵同盟之國鄭罪見矣然不聞齊桓之責鄭何也或者鄭人來請而欲有事於許齊桓曾許之又或齊人重於夫鄭聽其文過之辭而姑容之是亦事情之難定者也但據經文考之則鄭人之陵弱侮鄰夫同義之不得為者春秋直書其事以示讖而鄭人之罪狀已明又何論夫許之背齊不背齊鄭之為齊與為己齊之有命無命與其責鄭不責鄭而於信疑難定之說欲主一說以為斷哉

秋有蜚

左傳曰秋有蜚為災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九年

本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劉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威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姦臭惡公娶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

何氏曰蜚者臭惡之虫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威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劉氏曰曰有者所以明其本無也鸛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變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康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有而言多姦螟中國所多也多不足異故不言多而言姦螟

渝蘭李氏曰新安羅氏曰負蟊今謂之蜚蟊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簍作擬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自惡能燒稻使不著春秋書之當由此爾汪氏曰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為姦獨山海經以蜚為獸但負蟊常有當如書姦書螟不當書有姑并識以俟參考劉氏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虬尾行水則踴行旱則死見則其國大疫彭山李氏曰羅氏以蜚為負蟊說本爾雅通志本草必舊時魯地所無至此始有而後因以為常耳汪氏謂負蟊常有而取山海經以蜚為獸之說則怪亦甚矣觀蜚字從非從虫必虫之能飛者恐非獸也按羅氏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九年

本

以為負蟊詩曰超超阜螽朱子傳註曰阜螽蟊也梅氏字彙曰蜚負蟊一名阜螽即蝗子也據此則負蟊為常有之物春秋固不宜書有而李彭山謂魯至此始有後因以為常恐此常物之易生者亦不應魯國之先無也意春秋所謂蜚者別為一物而後人以負蟊阜螽亦稱蜚則名同而物異者也一物而有數名豈不可數物而為一名一目虬尾之獸亦可稱蜚又何疑於姦類之同名者耶劉向謂蜚色青而臭惡未嘗言其形亦未言其為負蟊也姑從此說而闕他說之疑可矣。書有蜚左傳以為災公羊以為異二義皆有之蓋書姦本而不常有之物耳

冬十二月紀叔姬卒

臨川吳氏曰叔姬莊十二年歸鄆此卒于鄆也紀滅而猶繫之紀蓋國亡無所依托雖寄寓于鄆以待死其為紀國夫人之姊則如初也夫叔姬姊也魯紀之待叔姬與叔姬之自待其身皆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此蓋莊公以為姑而為服大功之服也傳曰莊二年齊王姬卒公為之服大功叔姬書卒與使同則亦為之服大功也

高氏曰復繫之紀不以鄆易紀也

彭山李氏曰叔姬書卒者魯人聞之而往弔恩禮有加焉耳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九年 幸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家氏曰春秋以叔姬不為國亡變其所守特錄之以勸後世以此坊民猶有儼體宸居國亡不能死委身於夷狄如晉之惠后者可為慟哭流涕者矣按此說謂賢而錄之以示勸其義似正竊以為猶非春秋之旨也蓋凡小臣之死忠者豈曰非賢而春秋不書何獨於妾媵之賢而特書卒書葬哉夫春秋之法卒而成禮始書卒葬而成禮始書葬叔姬以妾媵而書卒葬雖據其成禮而誌之與亦所以致譏爾何譏乎嫡庶之辨尊卑之等自有常經不容踰越豈可以其賢而加厚將與正嫡之禮無殊哉夫叔

姬繫之紀者原其故國而道其常非為其賢也若為其賢

昭八年楚師滅陳陳已亡矣而公子招孔與與哀公並繫之陳宣亦為其賢故耶且成八年紀叔姬卒叔姬被出而猶繫之紀此以知為例之常矣但以息媯律之則紀國既亡而於叔姬之稱紀亦可見其賢也○自隱七年叔姬歸于紀至今五十二年矣自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鄆至今十八年矣不以存亡違婦道不以久暫易女貞叔姬之賢誠可嘉矣然以賢行之表表如是於其卒葬之過優猶必志之以致譏春秋之謹於禮法安有毫釐之或假者哉於其亡也則憫之於其賢也則嘉之於其卒葬之非禮也則譏之義固並行而不相掩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二十九年 幸

杜氏曰諸防皆魯邑

孔氏曰此言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同時城二邑者皆言及臨川吳氏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爾其間亟興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若此前年冬築鄆大饑而告糴此年春新延廡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為亟而譏之乎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杜氏曰諸魯邑今城陽諸縣按

春秋傳解疑

卷七

莊公二十九年

宣

諸即今青州府諸城縣在莒東北一百八十餘里而莒西又距魯五百餘里魯安得有此遠邑耶蓋諸乃紀邑北連高密安北之界皆紀故地而為齊所併者也特以諸近于莒控制為難桓公賢叔姬之守義以其為社公之姑也而先使魯受諸以為叔姬喪祭之備故叔姬方卒魯即城之而伯者之假仁因可見矣其不稱齊人歸諸者魯往受之而齊不使人歸也不稱魯取者非以力得也城遠邑不稱帥師者齊所欲與無他慮也城而及防兼制之術也蓋防魯故邑也防在鄆西亦近于莒乘齊善意因舊制新而諸不敢叛矣不然則諸在莒臥榻之內必不欲人新睡而越

春秋傳解疑

卷七

莊公二十九年

宣

似矣然使此時之役先小而後大豈可紊其序而亦以大及小乎賈逵曰言及先後之辭也按此說亦似矣然使同時興役不可分先後未始不可以大及小也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哀八年齊人歸譖及闚數邑之以歸皆在一時而言及豈亦分先後乎或曰蓋以遠近言近者在內遠者在外由內及外之辭也按此說亦似矣然使遠近無差殊豈不可以言及乎且莒牟夷之所以齊人之所歸者地皆與魯相鄰又何遠近之可分也劉氏曰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爾按此說亦似矣然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也防也茲也蓋三色也言牟婁及防茲不復殊言夫防茲何不嫌於似二邑襄二十一年鄆庶其以漆闚北來奔漆也闚北也蓋二邑也不言漆及闚北何以別其為二邑乎胡傳曰漆闚北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牟婁防茲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室是也按此說以言及為公私之公則城諸及防等或亦可以例推之然公私皆名邑也不臣者私之為己有春秋方惡其私而正之如彭城必繫之宋矣豈於此馬特分公私而異視之乎且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郛費成皆私邑其書城也何與公邑無異而襄十三年再書城防又何為不異其辭也彭山李氏曰及者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九年

宣

有別之辭城邑而書及別新舊也其序則以經始之先後為差耳於昭五年莒牟夷來奔又曰地而言及所以別彼此也蓋牟夷莒取於紀者也防茲莒本封地也而聖人正疆理之意見矣苟謂不以私邑累公邑則於歸謹及闕何通乎按此說以城邑與以地來奔兩疏之以城邑不可分彼此以地來奔不可分新舊也然經惟新延廐新作南門等書新以見其有舊而楚止之為創造亦未明其為新也何獨於此而有新舊之別乎且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李彭山又曰莒父霄陸氏以為皆魯地然不知其何故二城相及也據此說是又以彼此之例言城邑固有所難通而不以新舊為言又與前例不相合矣若夫以地來奔之分彼此尤不足據莒人之取牟夷見於經固可知其非莒封使牟夷於此止以防茲來奔經亦止書防茲何以見其為本封乎如邾庶其以漆間止來奔二邑不書及又未知為孰地也恐未可以前此不書取而遂定為邾之本封地矣況當時列國之兼并者不一安能悉為之辨雖昭元年取鄆四年取郛皆不繫之於莒所以明其非本封然亦以其本當書國而特去國以見義耳至於伐國而取邑者未必皆其本封地經皆不為之別抑豈疆理可以不正乎今但據其來奔而書所以當不辨其孰為本封孰為非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七

莊公二十九年

宣

本封也由是言之可知書及之義不必有異說矣然則當如之何曰及者兼辭也意者史氏有詳略故或言及或不言及其言及者或以大小或以先後或以遠近又或以非一地而偶為之別不能定為孰是也惟胡傳公私之說最為傷教而李彭山新舊彼此之例亦迂曲而難通則必不可從者矣。左傳曰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林曰角亢龍星也建戌之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於東方三時之極始畢於是戒民以土功事心為大矣亥月之初心星晨見於東方而致工作之用謂版幹各備皆致之作所水營宜星也謂亥月而皆正於是樹板幹而興作也日南至而微陽始按此役在冬國為得時然在大無參木之次動故土功息按此役在冬國為得時然在大無參木之次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彭山李氏曰成魯北鄙地

詳見卷六

年會都下

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國都至成待命聞都已降不復行耳

以前會城濮明年獻捷考之理必然也

潞閻李氏曰據趙氏說則是魯師之次本欲助齊以圍邾也竊意二十八年伐衛今年冬伐山成齊皆獨役而不動

諸侯之兵區區郭國何須魯師之助乎且八年次郎而國
卿魯志也故須假齊力今以伯主之志而欲伐郭恐不必
假魯力也穀梁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郭而不能也不
言公恥不能救郭也汪氏曰師次于成蓋魯莊畏齊強威
不敢援郭故伴為救郭之虛名耳按此說似為得之蓋郭
本小國而近魯意必素服于魯而不親齊故齊人有事于
郭魯不得已而欲救之而終畏齊是以次于成而不敢進
郭遂背魯而降齊耳或者謂齊桓既伯魯必不敢為郭而
與師殆不然也郭一小國尚不服齊至此而後降其在于
魯何至畏齊之深聽其虐已之與國即一虛聲而不敢張
春秋轉傳辨疑 卷七 莊公三十年 幸

以魯小弱而輕動大師是亦不能無罪焉此春秋所以譏
之也此說似勝於前。不言公公未行也若公行則必書
公亦如三年之次滑矣此雖與八年之師次于郎同一書
法然彼為諱辭此為實辭義固不同也若從穀梁救郭之
說則以書師為諱恥亦未可知

秋七月齊人降郭

彭山李氏曰郭姜姓國或曰齊太公支孫封于郭後漢志
東平國無鹽有章城註以為齊所取之郭水經註以為在
無鹽城東北五十里者也按無鹽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
里杜氏以為紀附庸國紀距東平遠絕不應有附庸在此
春秋轉傳辨疑 卷七 莊公三十年 六

穀梁傳曰降猶下也

趙氏曰凡服從內附曰降不言郭降降由于齊

胡傳曰降者脅服之辭前書郭降于齊師意蓋魯也此言
齊人降郭專罪齊也郭者微國也齊人之道肆其強力脅
使降附不書郭降而曰降郭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郭
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伯者之政

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淪闕李氏曰以齊伯之強尚有不服之小國彼固不能度德量力坐失畏天之理其在於齊母亦已德有闕不足以揀遠而招攜耶不思增修厥德用顯比之三驅而待其自至乃以兵力強脅之從孟子所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其比之謂也夫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淪闕李氏曰胡傳曰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宋國而歸于鄭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賤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三十年

宋

婦道者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家氏曰姊妹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張氏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法也按此說不然送死大事也人子之於父母尚必死葬之以禮豈以妾媵之賤顧可嘉其賢而厚葬之乎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夫子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觀此則知葬而非禮君子所不安以其所不安者昭死者亦非所以厚死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

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夫貧而厚葬為不可則賤而貴

葬亦非宜可知貧富貴賤之定分其不得以賢不賢為隆

殺也明矣春秋所書自是以大義正其終此必鄭人以夫

人之禮葬叔姬而魯亦會葬如夫人禮故春秋據實書之

以示譏書葬而又書日其謹於嫡庶之辨與夫生死之節

者可謂嚴矣○內大夫書卒不書葬降於君也內女之為

諸侯妻者例書卒後其夫而卒者例書葬尊同於君也妾

媵之卒葬皆不書賤也叔姬以亡國之妾媵書卒又書葬

禮非常也歷九月而乃葬或鄭人之於葬事難遽備抑或

有他故而不暇也不書謚妾媵不得從夫謚也伯姬不書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三十年

宋

謚夫在故也紀侯之卒葬不書去國而不能自立是以不

聞其所終也○春秋國滅而書葬者三葬紀伯姬者齊侯

也葬陳哀公者楚人也葬紀叔姬者鄭人而魯往會之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淪闕李氏曰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也○今又因仍而行之不善不能改者也

綱左傳曰楚公子元歸自代鄭而處王宮闕射師諫則執

而梏之秋申公闕班殺子元闕蔽於荒為令尹自毀其家

以紓楚國之難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曰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魯界為魯濟蓋魯地按魯濟今為濟甯州鉅野縣之地魯濟之西謂之濟西而在東阿以北者即齊濟矣詳見傳三十二年取濟西田下○按左氏曰謀山戎也夫山戎之伐齊謀先定魯何預力焉蓋魯濟之謀魯自謀戎也魯濟之西即為濟西其地近徐州之戎而三臺備戎之議定於此矣以遇禮行者簡略不煩則機易密耳

渝關李氏曰是遇也左傳謂齊謀山戎李彭山謂魯謀戎

二說不同竊以為二謀皆有之難山戎之伐齊人自有成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三十年

五

謀然既謀諸朝廟而又謀諸姻鄰以見衆志之與協然後可舉大事而無疑則是謀山戎之說不可謂其無有也此時山戎固病燕而徐州之戎亦在寇中國魯與燕近尤其所深憂而當預為之備者故及齊侯之未行而與議之則是謀戎之說亦不可謂其無有也且魯莊之謀戎雖為自固亦所以蔽齊齊越數千里而有事於外夷出師既衆則國必慮在諸侯素服齊國不敢背盟而有異志我近於魯而數為中國志能保其不伺齊之虛而思違者乎齊將北伐而欲借魯以禦他患則是伐山戎不得不備戎而謀備戎亦以為伐山戎地也二事自相因安可謂其專謀一事

乎若以為專謀戎則備戎之事視伐山戎為猶易而亦何假於面謀若以為專謀山戎則諸侯之可與謀者宜無他人而魯人三臺之築又何為者此以知二謀之皆有也然則遇于魯濟齊志乎抑魯志乎曰是未可知也若為魯志不應勞齊侯至魯地若為齊志則魯之伐燕亦急不應齊侯獨慮及之也或者謂山戎之謀居多而謀備戎亦為伐山戎地本出齊志而相遇乎汪氏曰齊侯入魯境則齊侯之意也此說似得之矣

齊人伐山戎

史記齊世家曰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救燕逐伐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三十年

五

山戎至於孤竹而還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何氏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

彭山季氏曰山戎即古無終也故杜氏於襄四年昭元年皆註云無終山戎而此獨以山戎為北戎是不知北戎別一種也說見傳十年伐北戎下無終在今順天府薊州遵化縣地漢志古北平有無終縣趙氏所謂山戎在薊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西距燕者是已自此至永平府皆山戎也伐山戎非齊所急特為諸侯尚多未服欲立功以恐動中國耳

胡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何以知其為齊侯以米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國難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開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子桓不務德勸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志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三十年 章

張氏曰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荆楚為中國患尚未正罪而勤兵於遠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齊侯自出而書人以譏之

茅堂胡氏曰楚頻侵鄭鄭乃內地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山戎遠地也齊桓為燕而伐戎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如漢武之窮兵其不敗幸耳文帝則不然匈奴侯騎至山林烽火通甘泉便作細柳等軍正與伯禽征徐夷宣王伐獫狁無異志在愛民非黷武也三代用兵意全在是纔差之毫釐便是齊侯伐山戎不可也

瀚蘭李氏曰公羊傳曰此齊侯也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

也二傳皆以為齊侯何不稱齊而稱人貶之也蓋遠伐以

示其戒獨舉以示其強為中國以制夷狄以示其義而後威行天下無不如意此桓伯所由盛也抑知不務修德而務窮兵不急安內而急攘外貪奇功而不請命於天子動遠略而欲威振於諸侯以正義律之夫因三王之罪人矣故特貶而人之口按齊桓之武功莫強於此其得意亦莫甚於此天下之震懼而推崇之者亦莫重於此春秋特貶而書人所以抑其功利之私而正之以義也不有春秋王道何由而明哉曰不言戰未與戰也然則戰而後有捷明年書獻捷何以言未戰也蓋肆殺掠而戎不敢敵以其故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三十年 篇

掠之所獲而曰捷實未列陣而交鋒爾如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君公在敵宋人敢與之戰乎下文亦書獻捷可知不戰而亦有捷也。伐楚之役列序諸侯而又詳書二盟以序其績固見美之之意然下書公至以危之是亦未盡美也觀於伐山戎稱齊人伐楚幸公至而聖人之情可見矣。王氏曰荆內也患近而不可緩戎外也勢遠而不足恤近者養之而不討遠者伐之以為勞蓋楚患未已則諸侯可要伐戎有功則諸侯皆服此桓公之志也故貶之按此說不然以山戎與楚較之則楚為急而山戎獨緩桓公於此時不伐楚而伐山戎固失輕重之宜然其不伐

楚者蓋以楚勢強大於山戎不可以猝制而亦非獨力所能制也故姑緩之以俟他日豈其故留楚惠以要諸侯特為此奸詭之謀也耶伐山戎以服諸侯桓公之志蓋有之矣但春秋之貶桓公不專在此未可以此明張義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彭山季氏曰四方而高曰臺築三臺所以備戎也魯與戎鄰懼其為患故欲為臺望敵如後世墩臺看家樓之類耳戎在魯南界其南為宋其西為曹其東則遠合於徐之道也即近宋秦在西近曹薛在東近徐皆相屬於魯之南鄰者也三臺築而可以察戎之出沒矣○何氏曰禮天子有春秋辨傳辨疑 卷七 莊公三十一年 奎

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胡康侯曰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屬民以自樂也屬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此其為說正矣但築臺之本意則非專為游觀耳

夏四月薛伯卒

渝關李氏曰薛於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伯蓋亦如滕杞降爵之例自是終春秋皆稱伯矣薛伯卒不日亦不名者史失之或無所考也卒而不葬者弱其君而怠於禮也聞傳而後並不書卒惟昭定哀之世三書薛伯之卒葬而已

築臺于薛

彭山季氏曰按薛即近常之地魯頌有居常之語鄭玄氏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莊公築臺于薛是也七國時孟嘗食邑于薛又漢地理志魯國薛縣註引皇覽曰孟嘗君家春秋辨傳辨疑 卷七 莊公三十一年 奎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曰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方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傳杜氏曰捷獲也獻奉上之辭傳例曰諸侯不相遺傳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

孔氏曰捷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故以捷為獲也釋例

曰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獻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傳齊侯楚人失辭稱獻失禮遺傳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經言獻捷傳言遺傳則是獻捷獻因俘也襄八年邢止之會傳稱鄭伯獻捷于會又曰獲司馬變獻于邢止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稱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因歸也亦云子產獻捷于晉然則無因而獻其功空有器物亦稱捷也

公羊傳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我捷威我也

張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

王氏曰伐山戎則稱人獻捷則稱爵齊桓未能鎮終中國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三十一年 五

而遠事戎狄有恃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方伯而躬獻戎捷於侯國有矜功失節之恥故愧之而稱爵聖人抑揚之道不可一端求也

汪氏曰春秋書來獻捷者二齊桓獻捷而書齊侯所以著其誇服戎之功而譏之也楚成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微其挾猾夏之威而抑之也然於齊書戎捷而於楚不書來捷則所以尊中國而賤夷狄也昭昭矣

淪闢李氏曰戎捷即山戎之捷也軍勝曰捷詩所謂一月三捷是也獻捷者獻其軍勝之所獲也桓公遠伐山戎今乃親來獻捷是本以矜功示威之意而陽為卑辭尊奉之

名耳抑知窮兵黷武何功可矜何威可示又非其所獻而獻之失已失人於是乎在故直書其辭以著其非所以深譏之也○胡傳曰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

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貪邊功以沮外微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按此說是謂齊侯本不稱獻特自春秋抑之而以獻書也春秋雖其褒貶而亦不索名實若抑其誇示而加以自下奉上之辭名實不幾索乎且欲抑齊而反以貽我公之僭抗聖人不若是誣也○六年書歸衛俘此書獻戎捷蓋彼重物故書俘此重功故書捷也各因其實以志之故不同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三十一年 五

彭山李氏曰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後漢書東郡范縣有秦亭註云在縣西北鄭漁仲曰魯有秦氏居于秦邑濮州范縣北舊秦亭是其地也考之水經註范在故鄆城東北秦在范縣西北自鄆城東北至范縣西北秦亭南皆濟濮故渠所經則知秦近于鄆矣餘見二十八年梁丘下穀梁傳曰一年罷民三時財盡則怨力盡則愆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孫氏曰莊比年興作今又一歲而三渠壘妨農害民莫甚於此

家氏曰凡築臺與園不以時不時皆幾也是歲三築臺皆書重譏之也天災見於上歲比不登而土功無虛歲雪之哀實由莊公始

渝闕李氏曰三臺並建其為計也不為不周未幾繼起蕭牆身方沒而嗣子疊殃良可悲矣秦城萬里竭天下之力以為功孰知亡秦者胡之讎竟不在外而在內也哉嗚呼此有國有天下者之明鑒也

冬不雨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王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暘之徵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三十一年

冬

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今日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閏時不雨雖未甚害亦見陰陽不調為嗣歲之災也故特書之

家氏曰是歲三築臺而冬不雨明年春又城小穀與大無麥禾告糴而築鄆新延廐書法相類

廬陵李氏曰經書不雨七此年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兩書皆每時而一書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歷時而總書也

渝闕李氏曰此書不雨之始早時容或有微雨不雨則竟無之矣故公羊以為異也然亦未嘗不為災為災其易見

者爾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邑

高氏曰杜氏以小穀為齊邑左傳云城小穀為管仲也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係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德豈肯為管仲城私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實管仲為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泚隨程氏曰齊穀在濟北有管仲井

渝闕李氏曰小穀與穀自有別春秋書穀者數矣莊七年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三十二年

春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成五年叔孫僂如會晉荀首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凡此皆齊地也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孫氏魯人也其攷此必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曰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

穀梁傳曰梁丘在曹鄆之間去齊八百里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梁止在高平昌邑縣西南蓋在今兗州府金鄉縣界內即宋縣邑之西界也自會鄆以來惟宋從齊最固無役不從故就梁止之地而相遇且私推尊之以示密厚之意也

張氏曰梁止在濟州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止近宋而先之也

趙氏曰桓公賴宋為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判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鄆以堅其心又為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所以全為諸侯之倡而就伯功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三十二年 旱

廬陵李氏曰齊侯欲伐衛而先會魯欲謀鄭而先過宋魯宋之輔伯誠有功矣

渝關李氏曰梁止未知為何國地蓋近宋而遠於齊者也去齊八百里而不憚親往以就宋公齊桓於此可謂不自驕逸者矣魯濟之過在魯地梁止之過近宋地皆不敢屈彼而便己此其所以能服諸侯而樂為之用歟○隱八年宋公衛侯遇于垂重衛地也宋衛皆非伯故以班爵為序而先宋然自一會北杏再會鄆一盟鄆再盟幽無不先齊而後宋茲獨先宋而後齊者何也遇簡禮也離會之際草次之間齊猶為恭于宋也○據左傳則是齊桓之意本為

荆之猾夏而欲伐之也蓋既得志於山戎遂思有事於荆楚則乘勝勢以臨蠻夷似無慮乎不克者宋公之請先見或亦見荆楚之未可猝制故相與謀而欲有待耶今觀伐楚之師遲之六年而後動則此時之不會諸侯不即伐楚未必非因此過之謀而然也蓋楚方強大而中國諸侯未盡協從是以審時度勢未敢輕發而畏功然則遇于梁止不亦關於安攘之大計也哉齊桓於此至宋近地而不以為勞推宋居首而不以為卑聽宋遠猷而不以為聞宋之輔伯雖有功亦由齊桓之能用宋而成一匡之業也未可視為偶然之邂逅也已

春秋傳辨疑 卷五 莊公三十二年 旱

鄒左傳曰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氏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

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區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區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聽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杜氏曰為僖二年晉滅下陽傳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身曰左傳以般為孟任子似未可信非彭山有辨在般卒下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國人聲自牆外與之戲于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聲有力焉能投蓋于複門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倍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巫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曰莊公病將死召季子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

春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三十二年 墨

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樂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矣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矣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僕氏至于王堤而死廬陵季氏曰叔牙之事惟公羊詳若如左氏則只以慶父村一語而遂殺之亦無此理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證倍叔父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

杜氏得之蓋慶父伐于餘止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能主兵且慶父以孟為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季友丈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為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諡也其後子孫以中為氏而時人猶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此三家之由始故詳具于此

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倍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書卒

陳氏曰季友以君命酖牙雖酖之而立叔孫氏喪以大夫之禮也

春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三十二年 墨

渝關季氏曰彭山季氏曰按左公二傳皆謂季友酖叔牙非也牙果有罪而以國法殺之則當如成公刺公子偃之例書刺公子牙矣若季友仗義而自殺之則當如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例書公子友殺公子牙矣殺而書卒是沒其實也何所據而見季友殺之也是春秋之作特使後人猜謎耳且以事勢論之牙亦有不易殺者蓋慶父掌兵三十餘年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宏矣而牙與為黨將擁立焉必聲勢相依者也友以季弟得政未專焉得而殺之乃以死且無後之言恐之飲酖牙其肯飲乎萬一飲酖而死則季友必先及禍而慶父之變亦宜待於

立子般之後哉況此時友已出遊于陳矣故牙之卒直自卒耳非酖殺也按此說不然李友之殺叔牙也不以為國獄何得書刺非以私意殺之何得書公子友殺公子牙當時既不明暴其惡而加顯戮且以恩禮治其喪而又為之立後春秋於此何必明言其故而不為之隱哉若夫慶父掌兵之說尤未可據古者兵制國統於司馬然有事則命卿大夫為將無事則將歸於朝兵歸于野未嘗專兵柄而常攝之也慶父於莊二年僅一帥師代于餘且安可謂其掌兵三十餘年也若以慶父為掌兵則凡內大夫之稱帥師者豈皆兵柄之常據者乎況莊公用兵多親將則兵柄之未當旁落也明矣此以知慶父之非久掌兵也且李友使以君命僇叔牙待於鍼巫氏亦必以君命酖之矣君命之酖叔牙安敢不飲且其酖叔牙也李友亦必有備慶父安能殺李友慶父之不能殺李友猶李友之不能殺慶父也惟李友不能殺慶父故慶父卒為亂而李友奔陳矣是友奔於般卒之後非葬原仲于陳而不歸也此時李友本在魯何謂其無酖殺之事哉○公羊傳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李子諱殺也曷為為李子諱殺李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李子之心而為之諱公子牙今將爾解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

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李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凡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凡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氏曰李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讎也劉氏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意也當是時魯人知牙之罪而莫知李友之謀也聞牙之死而莫謂李友之誅也使李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李子之為忠於國而過於權內得親親之理外得尊尊之義故早其文使若自死然石氏曰周公誅管蔡則暴其罪李友酖叔牙則微其跡二叔之罪已彰僇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故以自卒為文張氏曰或謂雖殺叔牙無補於後日子般閉公之禍是不然父善以果胎養亂水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莊公之薨慶父叔牙強威雖有李子之忠末禮之俗亦無所措其于矣故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也春秋所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按公羊以不稱弟為殺陸氏非之是矣陸氏曰按書公子常例也叔為其以李子之酖牙為善且以書卒為為李子諱殺先儒皆從之殆不然也蓋叔牙本可殺而李友殺之未得其道何言乎殺之未得其道也周禮小司寇同族有罪不即市

春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三十二年 晏

注刑于甸師氏禮記父王世子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此謂兄弟與同族之有罪者不戮于市非謂不明其罪而故隱其刺殺之迹也季友飲牙以酖且以大夫之禮治其喪而又為之立後國法安在哉公羊傳謂牙弑弑成何氏注曰是時牙實欲自弑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爾據此則是叔牙果有今將之罪法已必不可赦即使叔牙但欲殺般而立慶父般非太子又未為嗣君或非今將於君之可比然奸世序而亂國家是亦在所當誅者也季友於此聞叔牙之言即當立般為太子告諸中外使知大分之必不可易聞其弑弑已成即當捕牙就獄明正典刑而宣布之使知大法之必不可寬至於慶父可誅則誅之可遲則逐之即不誅逐亦必剪其黨而防其變彼必喪魄而不敢為奸矣奈何徇兄弟之私情而害君臣之正義徒以一醜事哉然則叔牙之罪未彰於是微其迹而致之死何為不可曰非也叔牙既有逆謀豈可論其影與不影乎使其無罪則不必殺今既確見其罪而議殺之不可微其迹而行法也若刑貴威而可微其迹恐凡忌之以私者皆可藉口於有罪而陰害之是尤不可為訓者也或疑叔牙之黨盛矣夫人為主於其內慶父為主於其外若明正其罪而加之刑不慮其過激而速之變乎曰是又不然季友賊

春秋傳辨疑 卷七 莊公三十二年 吳

孫長魯之賢大夫也內有賢大夫而百姓親附外有霸主為之援不至於孤危而無助矣使季友舉動合機宜奉君命而以大義中之彼叔牙之與慶父又何能為觀其飲之以酖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是謂不飲則必加刑可知其力能制牙也又觀閔公繼弑而夫人孫慶父奔可知彼之智謀權勢亦非魯國而不可動者使乘其未發而罪叔牙易耳何慮其過激而速之變哉惟其不正叔牙之罪陰迫以死而陽加以恩與無罪者無異是以慶父殺般弑閔大亂疊生是後日二君之禍未必非季友之計疎法縱有以釀成之也論者乃取其善處變而不推於處變之善圖可謂過矣然則經書公子牙卒固因其事隱而亦隱之然亦以明國法之未伸而不能無餘憾也抑豈區區為季友詳殺哉曰季友之殺叔牙也未嘗無益于魯國使叔牙尚在則公或不得正其終慶父或得行其篡觀叔牙死而慶父之勢孤猶不免於殺般弑閔之禍使其尚在則夫禍亂之作豈俟莊公之既薨而慶父不竊大位耶惟其能殺叔牙而遏惡於未發是以人望屬之而後日有季子來歸之喜也然則季友之功自不可沒但其殺之不得其道而二君之禍發生友亦不能辭咎焉此君子所以備責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曰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于般即位

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孔氏曰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

啖氏曰此公薨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山變也若遇弑則不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閹閹不修也使宋嗣素定之閹閹嚴歸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弑之禍易由至哉

春秋傳辨錄 卷五 莊公三十二年 是

彭山李氏曰莊公精射能挽戰勝晚年大興工作此有好大喜功之志者也然惜於大義雖於私情母子兄弟之間多不能斷防疎宮室而禍隱蕭牆不亦殆哉

廬陵李氏曰魯十二公得終于路寢者三公莊宣成而已。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衛次于滑狩于禚及圍郕盟蔑納糾皆罪其忘復讐之義也自十年以後齊桓方與國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稍振而敗宋師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霸業故數年之間魯國無事正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乃受制文姜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至齊廷遇殺盟處

皆為姻好而出未聞東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四年以

前書納幣觀社丹桓刻稱逆女用幣皆為一經之特筆然多虞有貳大水日食之迭見天意未忘乎魯荆人祭叔蕭叔祀伯之迭至人心尚歸乎魯幽之盟城濮之會魯濟之過伯主亦有資乎魯宜可以有為也而乃勤民縱欲築鄆新廐城諸防城小穀一歲而三築臺坐置其國於宴安沉酣之域欲無危得乎身曰城築等事蓋勤未務以備敵以為縱欲而宴安沉酣或不然至於亂本之成始於文姜成於哀姜而五任之嬖女公子之侮家道泯然矣豈特慶父之專權而已哉故張氏謂春秋罪其為風故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之誅也得之矣

春秋傳辨錄 卷五 莊公三十二年 是

渝關李氏曰據彭山李氏說子般非孟任之子說見子般傳下則黨氏非子般之母家也左傳謂子般即位次子黨氏或未必然莊嗣子定位於初喪則喪次自有定所向得離此而就彼若慮禍亂之竊發自有朝臣可依者相與同謀而為之備黨氏又何能為此或黨氏近公宮子般偶至於此而遇賊左傳誤傳為次黨氏耳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曰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榮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子般莊公太子世安有已立太子而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莊公三十二年

五

復問後于般牙反留情于慶父者即其不近人情甚矣此無稽之臆說也且莊公之娶至此九年于般雖非嫡出長亦可君矣必為太子哉左氏又以子般為孟任所生則益非矣孟任割臂盟公亦苟合魯人必不遽立其子為君何也以信公為閔公之兄知之夫信公為閔公之兄則未立閔公之時當先立信公矣而魯之定君必立閔公者蓋信公之生在哀姜未娶之先其母成風微賤而名義不正如孟任然則人不服故不得立子般與閔公皆一娶九女中之賤所出也故順其長幼之次而先立之若孟任所生而之以先立何以服慶父之心哉及閔公既弑莊公則無應立之子而慶父又得罪莫能觀觀然後求信公而立之此於人情事勢乃為安耳子般之立本非慶父所欲但於次為正不得不以為君也左傳之說豈足信哉

孔氏曰杜氏謂于般莊公太子傳稱公疾問後于叔牙若已有太子則不應須問當問之時似未有太子也季友以死奉般醢叔牙蓋於爾時始命為太子公薨而般立知其為太子也○杜氏謂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傳稱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哀姜以二十四年八月始入婦必與適俱行當以二十五年生于故云八歲

公羊傳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據文十八年君

春秋傳傳疑

卷五

莊公三十二年

五

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何氏曰君存稱世子明當世父位為君也君薨稱子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稱子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不可踰年無君也未踰年之君稱卒不地且不書葬者降成君也

張氏曰子般見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偶不早致家廟之侮不足以自定內失闕家之道而使國人譽得以戲女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聲之可誅而欲以誅般之權委其子亦終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學曰按此說即

齊魯之戰般慶父使之也若非慶父使之帶事一端言月其

使當日子般果赴齊慶父之亂亦必不免然則慶父之通哀姜曰內失闕家之

違本可為事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

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汪氏曰或謂般之卒書日書名非遇弑今以經攷之莊公之薨十一月始葬季友之出隱而不書閔立二年而即見弑則莊死之時內亂可知矣屬辭比事論之般非令終傳必有據苟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於齊以立閔公則慶父

曷為又弑之耶苟以子般之卒與子野同則昭公以弑之子穆叔不欲而卒立之國以無事昭公又書即位與閉公異何耶

廬陵李氏曰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亦是也

渝關李氏曰李彭山謂子般非孟任之子其辨甚明理或然也且左傳所謂築臺曉黨氏以夫人之言許孟任亦未可信即或出于一時之狂悖未必無此事然哀姜既娶為夫人淫亂之行公不能制則當議嗣之時豈肯容孟任之子為君而不即立其嫡叔姜之子耶以此推之則般非孟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七

莊公三十二年

十一

任之子尤可見矣。彭山李氏曰凡魯君未踰年而遇弑者以不日見之如文公時子卒是已子般日卒與襄公時子野同其非見弑明矣然則左傳謂慶父使圉人弑賊子般者亦宜足信哉按此說不然春秋三書子卒原不以日與不日分常變子般子野之書日者例也子亦之不書日者疑也公子遂殺赤而匿其事人莫知其死期也是以疑而不日耳子般被殺未有所疑自當書日若以不日為見其殺則凡魯君之遇弑者何以皆書日若以書日為非殺則子閔公之踰年何以不書即位乎。嗣子定位於初喪繼父業矣稱卒不稱亮而又不地不葬者未成君一年無

二君也其被殺也何以不書殺據傳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雖未成君有君道焉故亦不忌言殺而閉公不忌言即位也閉公不書即位則子般之被殺可知矣。襄三十一子子野卒

非遭故者也不地亦不葬未成君也。以是知子般子赤之不地非欲明其殺其不葬非為賊未討也未成君故其書法亦降於君未可與弑君之不地不葬例論此。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亦謂其卒也可書名耳若不卒亦必不可稱子某定四年陳子會召陵先君未葬不稱名知稱名之非恒辭也。又曰既葬稱子夫既葬稱子而不名如文十八年之子卒是矣然亦以其未踰年耳若踰年無論先君之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七

莊公三十二年

十一

薨去此幾何時又無論其葬與未葬無不以公稱之矣文成二君之屬公皆在先君未葬之先而文去隱薨甫一月成去宣薨方三月皆未稱子某與稱子也可知踰年稱公之說其定例又未可執上二例之為一定矣讀者當善觀之可也。公羊傳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何氏曰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按此說或不然嗣子定位於初喪有君道矣及其卒而為之立廟是亦情義之當然者豈必論其有子無子而或廟或不廟乎意嗣子之卒必別有廟特以其實未為君故不列于五廟之數耳且其不書

華亦不繫於不廟也春秋未嘗華大夫而大夫何嘗無廟以大夫之有廟推之亦可知子卒之亦有廟矣何云不廟則不書葬乎若夫嗣子既卒臣下無服則以先君之服在身不能又為嗣子服耳觀其不忍言殺而閉公不忍言即位既深致其隱痛之情安可謂其無服如路人哉

公子慶父如齊

永嘉呂氏曰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繼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未二年又書公薨夫人姜氏孫子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慶父之罪不可掩矣其書曰孫曰奔者蓋其罪已著內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

春秋傳解疑 卷七 莊公三十二年 書

其直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橫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無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內臣如齊不以他故者二十始于此渝闕李氏曰慶父如齊非奔也故下書出奔然則何為如齊也慶父使國人聲賊般此必知魯有受般之怨而陰行此謀以令其作亂當時此謀既密及既賊般慶父必歸獄於魯而自文其奸矣成季知其謀是以辟難而奔陳不然賊果由魯不由慶父則以國人之賤何難立正其罪而誅之而亦何必去國哉惟其賊由慶父成季以不能制而出奔此時物議騰沸故慶父不敢行篡而立閉公閱公亦齊

春秋傳解疑

卷七 莊公三十二年 書

之甥也齊人聞亂亦必有疑于慶父故慶父如齊蓋欲白其般死之故而以圉人聲為辭且以告聞之立欲求齊援而為自託計耳魯人明知慶父之為賊而不敢討今而聽其如齊可見魯人縱賊之罪齊人於此雖亦明知其由亦姑聽其以聲為辭將相新君而拘哀姜之請是以如是而苟止耳及閱公再執惡不能捨而義不可容始為之平亂而殺哀姜使當慶父之來明正其罪而誅之何至武關之禍甫二載而又興哉嗚呼此霸術所以不足道而齊桓水能無咎也○胡傳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太

掌兵權而歲久不釋乎且慶父之亂別有由來不為其主兵也慶父者魯戚之卿也以公子而為卿佐其勢不為不盛況有夫人私昵於其內而又多植朋黨以為援吾恐司馬之主兵者或亦為之用而人莫之制矣豈必專掌兵權而始流禍不淺哉然則伐子餘邱而虐小國自當書之以示譏未可謂法不當書特欲明慶父得兵之始而書之也又慶父此行本非出奔故不書奔而書如若實奔而宜書出奔特欲明其主兵自恣之狀變文而書如則是春秋所載皆可亂事實而以意為重輕也謬亦甚矣

狄伐邢

春秋傳傳疑

卷七

莊公三十二年

七

彭山李氏曰狄在中山以南連亘鉅鹿之墟中山者今直隸真定府定州鉅鹿者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在衛之北而邢又當其東北二面之衝者也詳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下。邢姬姓侯爵國周公庶子所封杜氏曰國在廣平襄國縣即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至僖元年始遷夷儀或以為邢初封邢止遷于襄國非也蓋邢止幾內地名而邢則畿外國名也邢止詳見襄八年會邢止下。狄之為國其西南則邢衛矣其東北則冀燕也冀封堯後燕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雜處其間必緣後世安插降夷使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則關土漸廣而肆行無

忌耳

張氏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入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

高氏曰夷狄犯中國而謂之伐中國不自正故也

襄陵許氏曰春秋伐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于伐狄又暴於荆常惠王世伐狄荆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援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許襄陵謂荆暴于伐狄又暴於

荆愚竊謂伐狄雖暴皆不若楚之欲圖中國也然則中國

之可憂者惟楚為甚矣按此說固是但此時荆楚偕王雖

春秋傳傳疑

卷七

莊公三十二年

六

欲圖中國然而其勢尚遠也伐狄雖中國之中而病中國其勢甚近近則深可憂矣然則中國之可憂者豈獨楚為甚哉。齊為霸主而狄敢伐邢非伐邢也是即所以伐齊也上無王下無霸敢恃強而為猾夏之舉其禍甯有極哉此齊桓所以不敢安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十八

閔公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彭山季氏曰公莊公庶子名啓方史記名開蓋為漢景帝諱也九歲即位任在位二年諡法在國遭難曰閔左傳云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如此則因哀姜通於慶父而遂無寵耳

孔氏曰杜謬云名啓方從世本文惠王十六年即位

渝關李氏曰閔元年歲在庚申是時公方八九歲二年為

慶父所弑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七 閔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慶父弑君歸獄僕人鄧扈樂李曰云國人聲聲與樂音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同字異末知孰是樂曾淫於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何氏曰至者聞君弑從家至朝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弑而不變正其真偽
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張氏曰子般不終齊桓若能仗義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為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為弑逆者所立亦商桓之咎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家氏曰子般見弑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也驟扳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為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矣按此說皆以亂賊之私情而度其如此不知此時莊公僅有二子僖公雖長其母成風賤閔公乃哀姜姊叔姜所生其母貴於成風是國所當立也閔公本當立又以其幼也而利於己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閔公元年 二

又為齊之甥而不可以不悅齊是以越僇而立之慶父於此得無市立正之名假公義以濟其私者耶若第論慶父之私而不察閔公之當立則閔僇之貴賤無以明而慶父假公濟私之奸亦無由著矣

商人救邢

左傳曰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志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傳曰善救邢也

胡傳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過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祖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

張氏曰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與救邢之師論語以免民左衽之功歸於管仲蓋救諸夏攘夷皆管仲發其端也

春秋辨疑

卷六

僖公元年

三

王氏曰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經莊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比年正月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為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既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桓公之功也

渝關李氏曰李彭山謂狄之伐邢在去年十月至此踰時而後救之必無及於事矣按此說不然經書狄伐邢雖在冬十月子般卒慶父如齊下未可使以為十月事也經凡書事有時無月者多矣此亦有時無月之例耳便無子般慶父之事意必書曰冬狄伐邢矣茲既有子般之卒書月

此事不知月何不可繫於前二事下繫於前事之下豈必定在前事之月時又如二年冬齊高子來盟十二月狄入衛入衛有月而來盟無月來盟在十二月之前亦不必定是十一月也此等處俱當活看○胡傳曰其稱人將卑師少也按此說亦不然稱人者恒辭也未必將卑而師少僖元年三國稱師者譏其兵力有餘而救邢之不速也彼合三國而動大眾猶不能即拒狄而固邢國此敵以將卑師少而獨犯強敵之衝哉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曰夏六月葬莊公酈故是以緩

春秋辨疑

卷六

僖公元年

四

汪氏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於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荒至是十一月而後葬蓋以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弒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曰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諸侯李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杜氏曰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

杜氏曰落姑齊地

滄起朱氏曰不謀討慶父而謀復季子季子志有餘而權不足而伯國又不以靖難為事君子病之矣

渝閔李氏曰左傳謂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或亦不專為此蓋子般不終閔公新立魯國正在危疑之中欲得齊侯之盟以定其位耳既為此盟因以復友為請而齊侯許之若專為復季友則請于齊而以齊命召之可矣何必特要齊侯而為此盟乎○或曰此或齊侯請于閔公而復季友也左傳謂請復季友齊侯許之是謂閔公請于齊侯矣未必然也蓋季友者慶父之所忌也慶父賊子般立閔公閔公冲齡嗣位已在慶父掌握之中豈有請復季友而不與之謀既與謀而肯復其所忌者乎且季友之奔陳也非齊侯意也抑非齊侯不欲其歸魯也若果閔公思友則直召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閔公元年

五

諸陳而可矣何事請于齊而為此盟乎按此說亦未可據閔公慶父之欲復季友揆之情勢豈曰無此蓋季友配牙而隱其事未嘗謀殺慶父也子般卒而奔陳未聞其請討慶父也是慶父與友未有顯然讎怨之迹矣此時魯國危疑慶父力不能定國人既皆屬望於季友慶父於此亦欲得季弟以安靖之蓋亦出於情勢之不得已耳安可謂其忌之而即不欲復之乎然則欲復友而必請于齊者何也季友避難而去閔公為亂賊所立召之必不肯來惟得齊侯之命而以安魯為辭友乃不能不歸矣蓋慶父歸獄于齊齊侯不以慶父為賊而又為之定新君乃可召季友而

使之歸友亦恃齊侯而無疑畏於慶父也乃季友歸而慶父猶橫恣友亦無如之何此齊仲孫之來魯難而以慶父為深憂耳由是言之齊侯之為此盟固欲安魯而亦未得匡魯之道其許復季友夫亦姑徇魯人之意而未能以正義處季友也使齊侯誅慶父而請命於王以定公位於是召季友於陳使之輔新君庶幾可以匡魯而季友之歸且於正義可全矣不知出此徒為是誓詛以要之又許復友而召之觀春秋之所書甯於齊侯無譏也哉○臨川吳氏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魯國故季友出以避禍此時慶父東外權哀姜為內主蓋唯恐季友之歸閔公九歲爾孰能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閔公元年

六

奉之出會伯主而為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志於國能如衛之石碚深謀秘計告於伯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伯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敢背伯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伯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大臣之有謀也按此說未察當時之情勢而迂曲以求通是亦無據之臆說也且謂此盟專為復季友則為一亡公子而特與伯主相要結是輕伯主而重亡臣恐當時必不如是矣

季子來歸

孔氏曰季是友之字也

彭山季氏曰季子不稱名蓋閔公以師禮事之所謂待之以不臣也

啖氏曰不言歸自陳齊命也

汪氏曰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稱

渝闕季氏曰大夫出使還不書執則書至而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去國也言歸者父母之邦也○季

彭山以季子不稱名為待之以不臣深得其解觀公次于郎以待之可見其為殊禮矣設謂待以不臣而不名古者

春秋傳解題 卷六 閔公元年

二

君稱大臣皆不名觀管子晏子書君皆不名管晏又按左傳隱公稱公子驅為叔父是亦不名者矣然而君前臣名彼必自稱名亦對君稱其名史亦稱名紀其事惟待以不臣之禮人遂無得而名焉惟稱某子而共尊之耳夫閔公慶父欲復季友以安魯及其歸而不假以事權特以不臣之禮待之不過以虛文相羈縻而已此季友所以不能制慶父而卒有再弑之禍也凡抵慶父不誅季友必無來歸之道今承齊命來歸與慶父同朝而輔聞將亦思以死奉般之言何在而亂賊當權國事尚可為乎吾知季友於此蓋亦姑聽慶父之飾說而以筆為賊幾忘慶父之為大

惡矣春秋書此正見其受尊奉之虛文而無益於撥亂之

實事抑豈以褒嘉而稱子也哉○左傳曰季子來歸嘉之

也程子曰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孔氏曰子者男子之美稱國人賢而思之得其還魯喜而呼曰季子

來歸史因其言而書之朱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寬宥尚可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

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

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又曰成風聞季友之歸乃事之自是大惡春秋不載之而反褒之

春秋傳解題 卷六 閔公元年

八

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按此說皆不然子般卒而閔公不書即位般之被弑也甚明閔公為亂賊所立而祇未討公無王命則書盟于落姑自是盟者之非義書季子來歸自是歸者之非宜矣其稱季子蓋據其待以不臣之禮而實書之亦如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亦據其生賜之族而實錄之也先儒不得其解謂其賢而褒嘉之既非經旨朱子斷以大義而不取季子是矣然猶疑其不貶而褒以為因史舊文也若因史文而不易又何以見聖人筆削之精義哉○陳氏曰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名之不名之斯以美稱稱之也季子就牙以立般也而慶父卒祇般於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七

閔公元年

九

走奔陳閔公立尚幼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己亂也而季子雖歸俄而慶父弑閔公於是以傳通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季子在地朱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國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按此說亦皆不然春秋就事論事季友之有功於僖自是後來事豈可以後日之功而預為褒嘉之辭乎且其來歸是應魯召而輔閔也輔閔而閔被弑友固不能辭其咎矣乃欲以定僖之功而寬其不能定閔之罪閔獨非君也哉閔為其君而不能定未可賢而取之也明矣。朱子不足於季友自是有理但只責其成風事之一事而不及其苟免縱賊與大賊未討而輕歸之非猶覺未備且謂國人之慰望魯史善而稱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則是徇庸眾之私情襲淺薄之俗見而不復裁之以大義也又何貴於春秋哉且此時待季子以不臣政權猶未歸季子則是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乃起自僖公之世而不在此時矣此尚論者所當察也。季友忠賢素著可為魯人之所依倚則見其來而相慶蓋必有之其實季友才不足以匡亂智不足以除兇苟免而去隱忍而求歸魯躡年而無救於再弑之禍賢者固如是乎

春秋辨傳辨疑

卷八

閔公元年

十

乎雖季友在而慶父之黨不成莊公之統不絕亦惟節取其長可耳若以春秋之大義律之安可謂其無罪也哉。胡傳曰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當出奔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且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按賢而喜之之說同覺未安即以不稱公子為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說亦覺未當凡大臣之書公子者本是親親貴貴之義考其人與事而後知其賢與不賢也豈以稱公子而欲見其用親之私乎。說詳僖元年公稱公子不為其私可知不稱公子之不為其公矣不然莊公僖公之世友皆稱公子豈亦不因賢德而緣宗親之故哉若夫奔陳不書必有深意存焉若謂為賢者諱恥是開人臣以臨難苟免之門也夫國方危賊未討比正人臣盡節倡義之時可以為而不為但以潔身遠去而安社稷於亂賊國亦何賴

有賢者哉不以為貴而反以為諱則是盡節傷義之事望之庸眾而後可怨春秋不若是証也。○季友之對莊公曰臣以死奉般般見殺而季友危矣故出奔奔則何以不書略之也何為其略之也當慶父之賊般也季友位在正卿不能忘身殉難踐其以死奉般之言又不能偶義討賊正其人人得誅之法顧乃奉身遠適已非人臣之道矣然猶謂力不能走不肯輕於一擲耳及其出奔在外有素相締好之陳國為之主有力能撥亂之伯主為之援而不知激切請討剪元兇以定國家是其出奔不過苟且避難俛倖於禍亂之不及而已不然申包胥哭於秦廷而猶能復楚

孰謂誅天下之大惡正天下之大法匡天下之大倫乃慮其告於鄰國而不從請於伯主而不聽者哉惟其漠然無為或出或處俱無當於國事之重輕也故略之而不書春秋責備賢者責友之意從可知嗣後閔公再弑而以傳通邪弟何慶父之奔而入立之曾不知請於王朝以正其位又以賂求慶父于宮而聽其自縊亦未聞有正名討賊之典也故以傳通邪與夫入立之事皆不書而閔公亦闕其葬皆不足於季友之所為者也然則季友忠於國而不知義春秋略其出奔而不書自是責之之意觀於責之而不書奔可知來歸之稱季子必非旌其賢而特異其辭矣此

季彭山待以不臣之說深得經解而可無疑於其旨也歟
冬齊仲孫來

左傳曰冬齊仲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東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時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甯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搗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

胡傳曰仲孫齊大夫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使仲孫來省難則桓公使臣非以禮矣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仲孫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縊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相謀不賊之所致耳書曰齊仲孫來交識之也張氏曰仲孫言魯東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仲孫之智善於規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春秋所以貶之也沙隨程氏曰書仲孫與文十五年宋華孫同淪闕季氏曰杜氏曰仲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按此說不然齊桓始伯君令臣共豈無君命

春秋傳解題 卷六 閔公元年

上

而敢私察鄰國者且仲孫歸而有與君問答之言可知其必有君命矣有君命何以不言齊侯使以其無事接我君臣故不將命而稱使也然則省難非事歟曰省者審視之意非有事與之可紀也又魯亂不可直致其辭故不書省難而第曰來而已然則齊侯無譏歟曰譏仲孫所以譏齊侯也曷言乎其譏仲孫也仲孫者無知之從子或從孫也以亂臣之族而省亂國之難無以正亂臣而定亂國矣且不來討賊而求省難名義已覺不先況其省難而還明知慶父之當去不能匡君以義遂行方伯之職以討之乃欲安坐而待其自斃是使慶父稔惡而貽閔公再弑之禍者春秋釋傳辨疑 卷六 閔公元年

春秋傳解題 卷六 閔公元年

下

周公之裔素名望國而又累世姻親鄰封修好乃一旦欲乘其危而取之乎國語曰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使高子存之夫齊桓於閔公再弑之後猶為憂之而圖存豈其殺卒閔立未經大創而遽思利其所有乎且以左傳仲孫之言觀之若果使其寃覘虛實以圖進取則於其歸而復命即當稱其不可取矣何規規於慶父之不去魯難之未已必俟君問可取而後告之以不可哉且齊桓之召復季子也亦謂季子之賢可以安魯爾若齊桓果有他心何不於季子未歸之先伺其隙而圖之抑或忌季子之可以安魯而但之何為召復季子而乃圖之於既歸之後乎此以知仲孫之來本非覘魯之虛實傳曰來省難自是齊桓憂魯之心蓋此時季子既歸徒以虛禮奉季子而慶父之橫恣如故魯人於此必有洶洶而靡定者故齊桓使人來省之省之云者蓋欲察幼君之果否得安季子之果否見答夫人慶父之果否稍戰一一得其情狀庶可為魯調停之爾實非有乘機取魯之謀也然則魯可取之言其可信乎曰此或一時偶觸之辭又不可謂其無有也凡人之情固有初念本善繼則偏動於私而思違者齊桓使仲孫來省難其意本善及聞魯難未已而機心偶動因問其可取與否是亦功利之習見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閏公元年

五

仲孫之對君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審事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因間攜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彼以間攜貳覆昏亂之為正未嘗言四鄰之必不可間必不可覆也使魯之國本先顛而有攜貳昏亂之形吾恐齊桓即無此意而仲孫亦必獻取魯之策以為伯器資矣況齊桓仁義未純前此之滅譚滅遂有事於兼并者不一今使魯難不已而其勢可動問仲孫而仲孫以為然安知不做取亂侮亡之義取魯而別封其後亦如紀季之處鄭者耶夫邢衛杞皆遠於齊而魯最近則於遠者存之以為名近者取之以為利是亦未可知之事也今特一言之問而已安得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閏公元年

六

子孫稱仲孫也汪氏以仲孫湫為無知之後誤矣然則無知弑君而其父猶有後禮歟曰非也凡子孫之為大逆者其祖父之祀當絕所以嚴不忠不孝之誅而為臣子戒也後世之於大逆盡赤其族法國太暴或亦因古法而積重至此未必古法之至輕不絕亂賊祖父之祀也無知弑君而仲孫之祀不絕自是典刑之謬春秋書仲孫而略其名蓋明其為亂賊之族而深譏之也夫魯之亂賊未討而國勢危疑又使亂賊之族來省難齊桓不能正其國又安望其能正鄰國耶且仲孫知魯難之未已而不請誅慶父未必非濫法之積習使然也略其名而止稱仲孫春秋之意微矣○此年書齊仲孫文十五年書宋華孫書法同而氏族則不同華孫者華督之後仲孫者仲年之後非無知之後也故稱華為亂賊之氏而稱仲為亂賊之父氏分別觀之可矣無知弑君而被殺齊人立仲年之支子為後是以有仲孫使仲年無別子無知雖有子孫或亦不使為仲年後以無知被殺罪狀已明不比宋莊之於華督德其立已而生賜之族也況夫伯政嚴明何至以亂賊之子孫使其有後而為卿於齊夫於亂賊不絕其父祀已為濫法矣宜必錄亂賊之子孫乃為可譏耶○東萊呂氏曰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此皆之善觀

人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爾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東周禮未可動也湫之所謂東周禮者果誰歟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歲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奸若慶父則試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數指何物以為周禮耶吾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身安體習無過而非周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泮宮流於洙泗被於弦歌形於冠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條也雖經哀姜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理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舉魯國之俗皆東周禮其為惡者獨哀姜慶父二三人耳舉一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能遽移乎湫可謂善觀國矣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其規模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能常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末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鄰望之而不欺謀其慮後世亦深矣魯之嗣君當聞暇時因已成之風俗倍加以政事其治孰能禦之耶按此說甚善論世者不可不知但仲孫東禮之對或不

專指在野言若專指在野言彼所謂間攜貳覆昏亂宜亦言在野之攜貳昏亂者耶且朝者野之望使在朝者無禮野必效尤而成陋俗矣未可收朝野而二視之也魯國之亂固在上者溺於貪淫之私而至大悖妄其朝野之間牽臣士庶之際禮文必猶在而古風必尚存故以為不棄周禮如孔子謂魯一變至於道在春秋之末魯亂已甚猶有一變至於道之機豈獨謂其在野之俗可善變哉
爾左傳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中生將下軍趙夙御戎華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華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
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全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杜氏曰為晉殺中生傳
仁山金氏曰按晉獻公方滅三同姓之國而還卒殺其子趙魏之封即種分晉之根天理報應亦微而速也已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彭山李氏曰陽小國漢以其地置陽都縣當在今沂州北境水經注所謂沂水流還其東南者也東踰沂水為中止地南為費地西為根牟地北為蓋地蓋在齊懷陵關南而東南近魯防邑則陽都雖亦近齊而四面大抵皆魯地也

二月喪制未闋也

禮文交錯之失趙氏曰周禮記西時祭名云春禘夏禘
公先王協誦故云爾其實祠當燕禘亦同毛詩云禘之名燕嘗于
祭統春初夏禘祭義春禘秋嘗鄭玄註皆云夏啟禮周以
禘為殷祭故史記謂篇或孔氏之後來流弟子所撰或是漢
當儒論禮記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於
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於
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
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若書不相符會鄭玄不違其意
故主異說且祭統篇末云或王追念周公賜之聖祭即
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左傳云燕嘗禘于廟又云
于式嘗信宮襄宮又晉人云以寡居之未禘祀蓋見經

禘于莊公以為諸廟令行之皆妄引禘名但據經文不識
經意所以云爾○稱曰禘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月
傳公禘以七月乃夏之夏五月故記禮者或云春禘或云
夏禘以禘之時交互不同是誤為時祭且春祭非禮其祭
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為言也如桓公五月祭乃夏之三月
八月書乃夏之六月亦可謂春祭夏書于趙氏纂例遷左
氏妄引禘名以經證之所謂禘于武宮經止書有事云禘
于傳公而經書從祀則不可信明矣其曰晉人禘祀而又
錄晉人之言曰魯有禘樂句諸國皆
有禘則為非魯一國有禘樂耶

張氏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
今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
主忘哀潛上反易人心何東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
樂哀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已矣

家氏曰禘禮當行于太廟今禘于莊公失禮中之失禮者

春秋辨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三

也若夫以諸侯而行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譏矣
茅堂胡氏曰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者禘國之大事也夫
子居是邦而不私議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
而書以志郊禘之失知其說者則知聖人之志矣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禘二比年及僖八年禘于太廟皆失
禮之中又失禮而書也

淪闕李氏曰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丑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於禘
及其高祖趙氏曰據大傳喪服小記則諸侯不得行禘禮

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遠猶謂未盡其追遠尊
先之義故又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
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就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
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
甚遠者若時祭及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

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嘗是也成王賜魯重
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按此說皆以禘為祀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誠
有然者然王制祭統謂春杓夏禘祭義謂春禘秋嘗此又
以禘為時祭之名其為誤也必矣詩小序曰長發大禘也

春秋辨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三

雖禘太祖也夫祭法謂殷人禘嘗周人禘嘗此即祀始祖
所自出之說也今考高頌長發之篇止言契與湯而不言
響周頌雖之篇止言文王而不言稷與響又與祀始祖所
自出之說不合矣左傳於祭武僖哀皆言禘又曰燕嘗禘
于廟又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以禘為祀羣公之
常禮且不獨專人行之也若以詩序左傳為皆誤彼皆生
在周時而非後世傳聞之可比何至以王者之大祭亦不
知而乃混稱禘禮如是耶觀春秋所書言禘于太廟何不
言禘文王于太廟即以為禘者禘文王不必更言文王也
然此篇之吉禘亦當云禘于莊寢不當曰禘于莊公也曰

莊公者蓋指莊公之主言以為禘文王於莊公之主文理亦難通且使莊公即莊寢果祀文王於莊公之寢而以莊公配莊公非始祖文王非其所自出之帝亦不得名之為禘矣況祀文王於莊公之寢屈尊從卑其褻文王也尤甚恐當時必不如是也季彭山曰於莊公者以莊公配也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魯禘之常也配而併及於莊公禘為莊公而發故耳按此說是謂禘祭文王猶在太廟之中特以莊公併配之也如此則當云禘於太廟以莊公配何云禘於莊公耶或謂禘於莊公是於莊公之寢推桓公為自所出而祀之以莊公配也然始祖所自出之帝無專廟故春秋辨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奎

於始祖之廟祀之若桓公則已有廟何可祀之於莊寢且莊公非始祖於莊寢而祀桓公尤不得謂之禘矣凡若此者蓋當反覆思之而俱覺未妥竊以為禘大祭也禘是天子祀祖之通名不僅祀其始祖所自出也意古者天子祀太祖祀始祖與祀始祖所自出之帝皆謂之禘為融曰諸言太祖以其禮樂獨隆於他祀是以諸侯不得行此禮耳禮記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殷周皆禘嘗而以契稷配之也詩序謂長發大禘者祭契而以湯配之也朱子以為禘祭之詩篇中未嘗言禘公豈得為禘祭乎詩序謂雖禘太祖者禘文王也註曰太祖詩言假我皇考按

予孝子自武王稱之為皇考自後人稱之為太祖周人祖文而宋武故詩序以雖為禘太祖夫文王為太祖之尊何不可以禘禮祭之哉春秋謂禘于太廟者是祭周公非祭文王也魯以周公為太祖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周公而世以為常也其謂禘于莊公者是祭莊公非祭文王于莊公之寢也周之初武王禘文王矣魯之初伯禽禘周公矣閏公之禘莊公或亦藉口於武王伯禽之禘父而為之者耶蓋禘于莊公自是祭莊公安可謂之祀文王于莊公哉大抵禘為天子祀祖之通名魯人僭用其禮而亦謂之禘左傳不祭其故見春秋有吉禘莊公之文因以禘為常禮而妄引禘名固失之濫至於禮記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亦未免失之偏矣惟以為祀祖之通名既與詩序有合且於春秋所書之義庶可通非敢為異說也口或問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據此則止祭始祖亦不可謂之禘矣何以祭莊公而亦稱禘也曰是不然禘者祀祖之通名也即祭始祖與太祖亦皆謂之禘如郊有新穀大郊皆謂之郊禘有時禘大禘皆謂之禘四時之祭徧於羣廟皆謂之祠禘嘗豈獨禘為專祭哉且嘗秋祭也冬祭也祭非其時而春秋亦書嘗與禘本祀祖之禮閏公施之於父何不可謂之

禘祫但成王賜魯重祭本以禘周公孔子以為非禮者非以周公為不可祀但其所以祀之者失宜耳蓋禘禮特隆於他祀國語曰郊禘不過爾來燕不過祀握是禘牛同於郊牛而與他牛異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瓊山北氏曰吳淑以肆獻裸為禘饋食為祫說者謂凡行祭皆既裸而獻有薦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但禘祫也但四時之祭雖有裸饋然其節文比於禘祫為略觀孔子論禘失禮而專以灌言則禘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祫各舉所重而言也據此則是禘之灌禮異於他祀也祭統曰大禘升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重

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是禘樂異於常祀之樂也可見禘之禮樂特隆故以為王不禘豈僅祀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後謂之禘哉○袁准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鮑中書監高閭曰禘祭圓丘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凡傳云禘其祖之所自出又非在廟之文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趙氏曰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

而就以始祖配祭也按此數說及臨氏云所論禘祭之地各不同大抵謂無專廟耳然皆以意揣摹而殊無確據朱子謂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蓋據趙氏之說推之有如此而亦無他佐証也明堂位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是明有專廟矣彼言禘禮頗詳並未言及文王也可知春秋所書禘于太廟者止於太廟祭周公非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之其書禘于莊公者止祭莊公于莊寢抑豈于莊寢祭文王而以莊公配之哉○魯禘周公非禘始祖所自出或人何疑其說而問孔子曰此事亦自可疑祠禴嘗燕時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重

祫大祫皆於祖廟有禮矣何為又有大祭之禘又何為大祭之禘諸侯不得行耶以此疑其說而問之孔子答以不知者蓋於常祭之外又有大禘非先王仁孝之極不足以與此恐非或人之所及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而又語以天下示掌之理也若必以禘始祖所自出者為甚遠而難知然則中庸所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具如示諸掌乎意與論語何異而祭天祭地大報生成之德何所難知且四時之祭有常是亦何所難測也而幾幾乎明之者之難其人必其禮義之精微有獨深矣豈皆謂其遠故耶○禮記禮弓曰葬日虞祔

春秋釋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吉

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陳氏曰祔之為言附也據此則至卒哭日已易吉祭矣今莊公之喪將及大祥何為書吉祔以譏之耶曰檀弓所謂吉祭者蓋對喪祭言不似虞祭之以哀慟行禮耳非遽如吉禮之常而與宗廟之他祭無異也蓋齊明盛服禮儀備舉此乃吉祭之常豈其喪制未終衰經未釋遽可行吉祭于新主乎左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燕嘗禘于廟此本文傳公主傳錯在傳三其言特祀於主者杜氏註曰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蓋卒哭祔祖後復主於寢而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蓋卒哭祔祖後復主於寢而

以喪禮特祀之未嘗用吉禮如宗廟也觀春秋特書吉禮其不可吉也明矣若泥檀弓吉祭之說而謂此時可以從吉則是春秋之書吉亦贅辭也豈其然乎曰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綈而行事陳氏曰喪凶事祭得綈于故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以前常屬綈於棺中以備大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綈越喪也按三年不祭之說蓋指外事言謂其不親祭耳外事之大者莫大於天地社稷故不可以卑而廢尊然越綈行事是指未葬之時言汪氏以為大臣攝祭之禮良是如此則是未葬以前天子之於郊社亦不親行唯至卒哭祔祭後乃親之曾子問篇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

春秋釋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吉

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酏不酢而已矣自故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視畢獻而已陳氏曰諸侯之祭禮亡不可聞其詳矣先儒以大夫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行侯諸侯乃祭然其禮則致矣侑也尸入迎尸而入坐也三飯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數也酏食畢而以酒漱口也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酏尸尸飲卒酏酏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酏祝祝飲畢主人又酌酏佐食食之酏不酌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又言自殯往葬及葬畢反哭其間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其禮又不同蓋葬後哀稍殺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酏尸尸飲卒酏而能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而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也此或皆是攝祭之禮以下之事故云視畢獻而已已止也此或皆是攝祭之禮即至卒哭祔祭後外祭無不可攝唯於天地社稷必親祭耳若夫內事莫大於宗廟宗廟先公之常祀亦豈可以私喪廢禮乎曾子問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祀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陳氏曰廟羣而羣主皆聚祖廟象生者為山事而聚集也夫羣主雖藏諸祖廟其祭亦不可闕以祀五祀之禮推之意者未葬以前亦使人攝祭於祖廟即葬卒哭後羣主既反其廟若過祭期無不可以親行祭矣如文二年大事于太廟不言祭名又不言吉是於祭祭無譏也既於祭祭無譏可知宗廟之常祀皆親行也不然即位之告廟臨羣臣不辭以吉禮行事說見文元年而况祀事之大獨不可以易吉而親行之乎公即位下

春秋傳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元

又杜氏釋例曰舊說以為諸侯喪三年之後乃亟嘗按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官燕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而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神嘗作禘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宮耐與執膳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此說在文二年據此則既葬作僖公王下卒哭後宗廟之時祭皆親行晉人之言未祫祭者是指新主人廟之祫祭言其實時祫大祫之禮原不廢左傳所謂燕嘗祫于廟是也但宗廟之諸祀雖親行而其禮數差闕必不似無喪之祭為周詳耳今於莊寢吉禘于莊公是與

春秋傳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辛

試纂之迹意若曰吾之所以尊莊公者如此而敢殺其子而奪其位哉未幾閏公再弑又將歸欲於他人而亂賊之情狀可見矣蓋慶父奉閏公以虛位待季子以虛文祀莊公以謬妄之虛禮而其包藏禍心人所共觀抑亦將誰欺乎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曰初公傅奪卜齋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闡成季以傅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莫斯之聲也乃歸閏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閏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子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傅公靖而葬之哀姜在僖元年葬在僖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止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問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傅公焉故成季立之

胡傳曰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齋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齋賊公于武闡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

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汪氏曰如路寢小寢獨為寢臺下楚宮之類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汪氏曰如稱帝崩不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汪氏言弑弑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汪氏曰如總高貴卿公紀稱成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

春秋傳辨疑 卷十八 閔公二年

奎

陳氏曰魯之春秋國書曰公子慶父弑公子武闔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弑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張氏曰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啟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掩矣

彭山李氏曰弑閔公者慶父也慶父專權日久常懷覬覦此閔公之所以弑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羣臣雖欲輔閔公而慶父勢不可禦矣然非權寵過重得以內交宮禁而國母陰主其事則亦豈易動於惡哉書此可為專擅權於小人者之明戒矣

汪氏曰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誼共而公孫敖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例耳

劉氏曰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言凡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靈公是已

春秋傳辨疑 卷十八

閔公二年

奎

渝關李氏曰不忍言弑故書薨不忍言其地故不書地大惟不忍言其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察隱微所以不地之故而自知其為弑矣然則何以知亂賊之為誰也曰觀桓公之書即但而正月多不書王之類可知桓公之為賊觀桓無大夫而書公子翬可知翬之為賊矣觀夫人孫慶父奔比書於公薨之後可知哀姜慶父之為賊矣可春秋之義重討賊若賊果被討是必書殺而斥其主明矣其未討者皆因事例得見於經亦非欲人知其為賊而書之也使當日桓公不立而允肇皆如慶父之死春秋亦必不書何以知允肇之為賊也使哀姜慶父不出奔而殺之不

以賊討亦必不見於經何以知哀姜慶父之為賊也且子般卒而公子慶父如齊何以異於子赤卒而季孫行父之如齊也子赤卒而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何以別於得臣之非賊也由是觀之則凡亂賊之徒皆因事倒得見於經非欲人知其為賊而書之也明矣蓋彼既不以為賊而不討經亦不必異其辭而斥言之正使逆賊之主名不顯而國法之疎漏愈彰何必指其為賊而後快乎但以比事屬辭之法求之而賊之為賊亦可知然子般子赤之賊又難因文而見不必拘也○君弑賊不討本未可葬後世不知討賊有賊未討而即葬者聖人則沒其葬以存討賊

春秋釋傳辨疑

卷六

閔公二年

葬

之義閔公之葬在慶父死之後後不可知但慶父之死不以賊討故春秋不得而葬閔公也○公羊傳曰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逃賊親親之道也按此說非也臣弑其君此獲賊之所不容者尚可論親親之恩而以緩追逃賊為道耶孟子所謂邪說者此類是也觀季子既立倍公止迫慶父以自縊又謚為共而使其有後於魯是顧兄弟之私恩而害君臣之大義其所失為已多矣春秋閔公之葬切切焉以賊未討為憾豈以待慶父之寬縱而有取於季子哉夫管蔡禍亂未至於弑君周公猶且致辟今乃

以縱賊為親親之道則是季子仁而周公大不仁也嗚呼孔子懼邪說暴行而作春秋後人乃以邪說解經義良可悼也夫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郕

胡傳曰夫人聞平故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國人聲卜辭之刀交發於黨氏武國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忘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惜乎春秋以復讎為重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春秋釋傳辨疑

卷六

閔公二年

葬

汪氏曰莊公之娶哀姜納幣觀社逆女屢往以致其勤丹極刻楮用幣以示其侈哀姜習聞文姜淫姦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則於莊公平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無羞惡之心與試閔公而無惻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

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郕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

負二惡自歎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葬也

渝關李氏曰慶父之弑君也哀姜與知之當是時又必歸獄於卜辭矣而魯人公議不平必罪哀姜與慶父而洵洵靡甯者是以哀姜孫而慶父奔也夫必有逼之者而後孫與奔觀其孫與奔而魯人之公議猶存矣惜其不能伸義以絕哀姜正名以討慶父而僅聽其逃遁於他邦也○文姜無妻道故以先君之義絕之而不稱姜氏哀姜無母道罪差減矣故仍其姓氏而不幸也然僖元年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書氏不書姜終以大義絕之明其不宜至魯矣春秋書娶哀姜之事甚詳而終之以般卒公薨而夫人孫春秋稱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妻

公子慶父出奔莒

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慶父實弑公也

張氏曰慶父與哀姜謀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東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遂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

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

胡傳曰公子出奔譏失職也

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

慶父李氏曰宋萬出奔陳慶父出奔莒以逋逃主罪陳莒也

仁山金氏曰按魯自隱公將于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卒為文姜所謀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于母而忘其父又婚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牙慶父皆不

春秋稱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妻

良死禍猶未已而孟孫叔孫李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渝關李氏曰文姜如齊去姜氏哀姜喪至不書姜氏與其文以示貶公子肇公子慶父公子遂皆仍其屬籍而不異其文者臣子之逆不待貶而法易明也且以見天屬之親而行大逆其罪愈深不又可為官人以族者之明戒也哉○汪氏曰慶父之立後不異於叔牙而公孫叔為卿無以異於公孫茲則魯人必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共仲弑逆罪非教比而削其喪歸以絕

之數按此說亦欠審慶父縊于密密魯地也喪在魯地不可言歸何必以不書喪歸為疑但慶父得諡為共又令其有後于魯是必以大夫之禮治其喪矣在魯人不以賊討固不可以刺書而以大夫之禮治其喪豈不可如叔牙而書卒經乃不然此或惡其弑逆而絕之如公子翬不書卒之例耳哀姜之薨葬與喪至皆書者與文姜之薨葬皆書同母道也公孫敖之罪雖輕然既得罪出奔而位絕亦當不書其卒與喪以其子惠伯為之請而文公許之故書以譏其非禮也

冬齊高子來盟

春秋傳辨疑

卷六

閔公二年

七

杜氏曰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

孔氏曰莊二十二年及齊高侯盟于防自爾以來不見經傳故云蓋高侯也往年仲孫湫勸齊侯使齊魯難今而高子適魯知齊侯使來平魯難也當齊侯初命高子之時慶父未出僖公未立及其至魯值僖公新立因遂與魯結盟盟非齊侯之命故不稱齊侯使也齊侯不使之盟而高子輒為盟者齊侯使之來平魯亂新君既立遂盟而安之亦足稱齊侯之意其盟非專擅也現必僖公共盟不言公及齊高子盟者李曰僖公尚未斷年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即位此時例當稱子

語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皆不言公及則不書公者春秋之常也

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

胡傳曰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陸氏曰不書使高子受命不受辭義與楚屈完來盟不書使同

汪氏曰來盟不稱使者三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皆前定也

渝關李氏曰慶父弑開本欲行篡以魯人公議騰沸而不容也故不敢篡而出奔齊侯初命高子來特未知慶父已

春秋傳辨疑

卷六

閔公二年

七

奔與否是時魯國猶無君也國語曰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元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蓋以僖公未入方虛君位而無人以嗣之故使高子來魯意欲立君以定其亂也及高子至魯僖公已入而立之遂與之盟而僖公定矣。李彭山謂高子不名時已致仕而齊桓待以不臣之禮誠是也管仲之囚也鮑叔告桓公曰管夷吾治於高侯可知高侯之賢已有治蹟之可見者至今又歷二十六戰其年必已老矣則聽其致仕而待以不臣之禮不信然乎夫待以不臣而稱子是齊人之貴之非因此事而魯人與春秋貴之也杜氏曰魯人貴之故不書名程子曰稱高

子善其能恤魯胡傳曰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按杜氏之說是謂魯人貴之程子之說是謂春秋貴之胡傳之論事迹從公羊以為魯人聖人皆美之大抵皆不然也高子之存魯固亦可嘉若以大義論之是猶未盡善也蓋齊國去魯未遠也秋八月公薨至於今不為不久也齊人一聞魯亂即當興師討殺慶父而與魯人謀立君請之於王以定其位如是則可以匡魯而正天下庶無愧於方伯之職矣今乃明知慶父之當討而不急興問罪之師第遣一老臣來存之亦已疎矣况慶父已奔來聞高子令取于莒而殺之也傳公已立未聞高子令

春秋傳辨疑 卷六 閔公二年 主

請於王而命之也徒為是私盟以相結豈以定難之大事惟恃一盟為可信抑豈徒為一盟便盡安魯之義也哉幸而傳公季子君臣之兩賢相得而巨姦縊死國以永甯若徒恃高子之盟謂其可以安魯而無慮者吾不信也觀齊桓與閔公盟于落姑而魯難猶未已孰謂盟詎為可恃耶由是言之則高子之不足褒也明矣先儒不知高子之致仕而不名皆以稱子為褒辭乃遂張大其功而不揆之於義也恐非春秋之旨矣。據左傳則傳公乃成季子所立據公羊則傳公乃高子之所立竊意左傳為是公羊傳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

名善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此三君死曠年無君故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傳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夾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按無君之說劉氏非之是矣但公羊之可疑者亦不止此三君雖死何嘗曠年無君且魯大國也即無君國猶有人齊人即以兵力取魯未必望風歸命而謂徒以言而已矣談何容易高子將南陽之甲比或卿行旅從之常非動大眾而迫之立傳公也且魯人既能逼哀姜逐慶父則必能自立君矣何待高子而

春秋傳辨疑 卷六 閔公二年 卑

始立城魯之事或小小補葺容有之但杜公之世以不急而城築者不一豈有都城傾壞而不修者即新顏魯力猶自能給何須高子城之此以知公羊之未可據也胡傳乃從公羊以立說亦未之思耳。汪氏曰仲孫高子之來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胡傳有子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不能弭其亂高子言來盟遂能定其難也此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弑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甫高子盟之後則傳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按此說亦不然仲孫來而魯難未已高子盟而傳公遂定以後事觀之似二人不無優劣其實魯之治亂全不係此而二人亦無優

劣之可分也使當仲孫來時哀姜慶父已出奔而季子當
事任閔公可以長有國使當高子來時哀姜慶父未出奔
而季子不當事任亦如在閔公時魯公雖賢焉能保其安
枕而無憂也夫以齊侯之盟落姑不能定閔公而謂此盟
之足以安魯公也亦未察於事勢之由矣且慶父在魯而
仲孫不肯誅慶父慶父已奔而高子於此又未聞以義告
高子取慶父而殺之也夫大賊未討何以匡魯是二人之苟
且姑順如同一般未可以事後之成敗定二人之優劣傳
有予奪之異豈經旨乎

十有二月狄入衛

春秋傳辨疑

卷六

閔公二年

聖

左傳曰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葵澤衛
師敗績遂滅衛初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
公逆諸河杜氏曰迎衛敗衆齊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
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杜氏曰戴公呂中曹
衛下邑孔氏曰曹邑不知其處當在河東近楚也許穆夫人賦載馳驅侯使公子
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戒曹歸公乘馬祭服五
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胡傳曰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嘗當
謂河南劉爽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
等事盡削之可也爽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鴉

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
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
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
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
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龜山楊氏曰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
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
淫恣耽樂忘政習以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
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

春秋傳辨疑

卷六

閔公二年

聖

無噍類矣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暴則滅可不
戒哉

彭山李氏曰左氏曰狄伐衛懿公及狄戰衛師敗績遂滅
衛今按經文止曰狄入衛則直入其國都耳衛實未滅何
得謂之滅乎齊桓攘夷安夏志業方勤而獨於衛不救者
蓋衛自盟幽以來背齊不啻及齊伐衛猶抗未從故桓公
棄衛不圖自衛文公復國遂心服於齊矣

淪關李氏曰左傳謂衛師敗績遂滅衛者或亦以其君滅
而遂言滅耳觀傳文之所序此時狄人戰勝尚未入衛至
囚華禮二人二人先入告守以不可待而夜與國人出狄

乃入衛言入在滅後可知言滅之為君滅也且使懿公未滅華禮二人必不以不可待告字者而下文不言懿公之所終但言立戴公以廬于曹此時懿公又安在哉蓋懿公即死于戰因君滅而遂言滅衛此左傳立言之未明是以後人不之信耳○一說左傳先言滅衛後言入衛者先是總括之辭後又別言失守之由也蓋以君死國破民戮殆盡故傳據其慘而總書曰滅是固然矣但以經之所書與其事迹攷之狄實未嘗取其地而覆沒其宗祀則不俟齊桓之城楚北而已有廬曹之戴公矣故經不書滅而書入此春秋所以為核實之書也○彭山季氏曰是年懿公敗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閔公二年

星

不知所終史記以為狄殺則有關於天下之故於法當特書矣而經不錄必自卒而非故也觀許穆夫人載馳之詩言歸唁至漕則當時衛侯亦當暫出避久不得歸也故其詩曰我行其野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蓋非卯辰之月未為行野見麥之時也而衛侯尚處漕邑則以殘破之餘城郭室廬未能完繕故耳按此說不然春秋凡書殺豈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之此即關於天下之故而經不書衛侯亦滅必有深意存焉矣觀衛民之渡河者男女七百有三十若非君滅何至殺戮殆盡如此哉載馳之詩曰歸唁衛侯言至于漕者是言戴公非唁懿公也故左傳

謂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載馳其為言戴公也明矣蓋戴公在漕至卯辰之月許夫人欲往弔之想此時齊人尚未成曹而恤戴公故詩云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未幾齊桓加德於衛戴公始能野處而粗安矣然則史記謂狄殺懿公自是可信未可以春秋之不書而疑其未嘗殺也○陳氏曰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亂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按此說亦不然經書狄入衛而不見齊人之救衛也後城楚北而又不序諸侯春秋之不足於齊也明矣豈以其後能存衛特於此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

閔公二年

星

為誣其事實而德之乎僖公取須句而反其君實未嘗滅亦非易滅言取以罪之也蓋春秋滅自書滅入自書入取自書取滅入取皆實錄未可信傳之過妄為曲說以求通也已○齊桓兩次救邢何以獨不救衛蓋懿公在位九年通無與於桓會而伐衛之役敢與齊戰齊桓不能無怨于衛矣此時被狄兵衛又不請救於齊是以齊師不出耳未幾成曹贈物城楚北齊人之加德於衛者至厚則以懿公死而載文皆從齊故也東萊博議乃謂桓公坐養其禍待其社稷已頽屠戮已酷然後徐起而救之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人之虐而欲明己之勤是以萬人之命而易

一身之名也如此則其不仁已甚矣恐桓公之正而不諱
即或有私未必至此極也。杜氏曰戴公名申立其年卒
而立文公孔氏曰戴公名申世本世家文經傳皆云十二
月狄入衛衛人東徙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此年之末
文公即位計戴公為君不過十數日耳言立一年卒者減
而復與不是嗣位故或喪為謚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為
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稱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為戴公
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按此說似亦考核之未審也秋
於此年十二月入衛衛人渡河立申即使十數日而卒若
非改元即位何至有謚而稱戴公即云減而復與不同嗣
位之常禮然以時日計之文公之立亦必不在此年也蓋
狄之入衛在此年十二月衛人渡河立戴公必經數日又
十數日而戴公卒文公在齊何能於此月繼世而立哉且
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若此年立文公而明年為文
公之元年何為遲之二年而始封之耶大抵此等俱不可
信竊意此年立戴公明年為戴公之元年史記謂戴公元
年卒是已改元而始卒故可稱謚稱公也況許夫人之欲
言衛侯是言戴公也載馳之詩曰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是
明年卯辰之月戴公猶存也意戴公卒於明年之冬故僖
二年春正月齊桓乃城楚丘而封文公為左傳曰僖二年

封衛于楚丘下文又曰衛文公元年華車三十乘是以受
封之年為元年也可知文公之元年必在魯僖之二年無
疑矣如此說庶於時日事迹皆有合而詩與春秋經傳皆
可通乎。衛懿公在位九年故於狄從弟申立是為戴公
傳元年戴公之元年也是年戴公卒弟燮立是為文公僖
二年文公之元年也

鄭棄其師

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
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胡傳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

公惡之而不能遣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
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
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朱子曰
是詩為公子素所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
進不以禮高不書其出奔以敗克為人臣之戒而獨登鄭
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
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
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
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綏
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

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救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若臣同責也家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責也

檀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

春秋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是

兼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之

高氏曰鄭伯以君之命授非其人非棄而何蓋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况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

張氏曰舜投禹之解曰后非眾周與守邦夫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欲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眾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啓疆之心一旦棄其民則鄭

必束手就亡矣

汪氏曰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胡于斃沈于遂滅自滅也若曰非有能殲其眾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滅其身者耳此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春秋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是

譚氏曰是時狄方入衛而鄭與衛鄰以河為界故使高克將兵禦之於河上也然則何以謂之棄師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豈能篤恩信以恤其下克之不可以將兵也明矣文公惡其人而不能退之以道特假禦狄之事以遠之觀詩所謂驅介旁旁二矛重英可謂盛矣以此大師授之不可將兵之人是明知其不勝任甘以其眾予敵也書曰鄭棄其師所以為國本慮者深矣○公羊傳曰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逆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曰惡其長也兼不反其眾則是棄其師也按此說與左傳詩序之說相合左傳曰久而弗召師潰而歸詩序曰久而不召眾散而歸先儒本此解經以是為棄師之道未為不可但以時月計之猶覺未妥蓋狄之入衛在十二月鄭使高克將兵當在入衛之前後此時尚未久尚未見其不召而春秋已於此日書棄師矣豈待其久而不召師眾潰散而始為棄之哉夫惡其人而授之以兵即

可為不師且其使克之時便有弗召之意已將大師置之於度外矣未可專就後日論之也惟高氏之說全不論後日蓋亦見及此矣但必兼其意欲不召而言而鄭伯之私情乃見其全不則徒以授非其人論之抑豈知其立心之本來不僅使之將兵而已耶○本欲棄克而兼棄其師克可棄也師不可棄也以棄師者棄克則棄克之計謬矣以棄克者棄師則棄師之罪深矣故春秋不責其棄克而責其棄師以明將帥之為一體而師卒尤重於將也此一經之特筆而其立意深遠矣○論國體則大夫與師並重論國本則師猶重於大夫春秋不責其棄克而曰棄師是以春秋辨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兗

春秋辨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兗
師為重也即重師而書棄則其大夫之奔亦可略之而不書矣○清人之詩曰清人在彭鄭氏以清為高克所帥眾之邑此說良是而水經註亦以中牟之清陽亭當之理或然也蓋鄭人以清邑之兵授之高克則清必鄭地無疑與隱四年遇清之清名同而地異者也
左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臬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

帥且臣聞臬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事在桓十八年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仁山金氏曰按左氏於晉楚之事皆不係春秋之筆削率先經以詳其始末蓋其特晉之乘楚之構机與魯谷秋並行此左氏所得參攷致詳也然於魯春秋獨莊閔之篇魯春秋辨傳辨疑 卷六 閏公二年 辛
齊之事多闕不詳何耶若莊閔之際雖閔因經解事而前後事情多不真若閔弑季友出夫人慶父何以出奔魯公得入之先後高子來盟之所為皆無考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十九

僖公

渝關

李集鳳

翻



彭山李氏曰公名申莊公子子般及閔公之庶兄也在位三十三年謚曰僖母成風薨在文四年然僖公時詩人已稱其為壽母在莊公初年當已入後宮而僖公之生必在哀姜未娶之前矣夫人聲姜娶在先君之世故始至不見於經觀先君之世而已娶在僖公之年信乎長於子般及閔公矣聲姜薨在文十六年趙氏曰姜氏者公為公子日所娶齊侯女是也○元年歲在壬戌

春秋輯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十

孔氏曰公於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小仁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

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殺梁傅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渝關李氏曰閔公無子僖公以莊公之子既長且賢因國亂而嗣統不得以內無所承為嫌但其自邾入立而魯使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無王之罪何適焉春秋不得已而書王以正之辭不厭繁而其義可見矣其不書即位公穀

自明胡傳之說不然也辨見隱元年○彭山李氏曰按僖公之立以閔公既弑而於次應立也李友以賢定社稷實出至公左氏乃以為成風聞季友之繇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則大失古人之心矣按此說謂僖公應立季友立之以公誠是然成風事季友而屬僖公亦不可謂其無有蓋昔日之屬之者私也而今日之立之者公也公私兩端夫亦何能相拚乎但左傳徒見其私而未察僖公之應立以是為失實耳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曰諸侯救邢

杜氏曰實大夫而曰邢人潰出奔師杜諸侯總衆國之辭

春秋輯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二

曰邢潰不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遠之師無私焉書不告也

昭川吳氏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

彭山李氏曰曹師者曹昭公之師也是時宋桓公從齊最謹而曹與宋鄰亦相親信自此電勉從齊遂自供賦則曹昭之賢亦可知矣宋曹近衛而從之救邢不煩遠國又見齊桓之有節制焉聶北邢地

程子曰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

其國也

胡傳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

高氏曰救急解也次緩解也急而得緩解著其救難不速也
家氏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仗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總書救書城再敘三國

春秋傳解疑 卷九 僖公元年

上

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
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此凡救當奔命而往言次夫救道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聶北譏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成事竟得其援救晉之師先書救晉明晉君之命下書次于雍渝罪叔孫之慢命也

救晉見襄二十三年

汪氏曰救而書次者三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

救徐見十五年

譏其急於進兵而救患之不亟也救晉次雍渝則譏其怯於赴敵而救患之不勇也書次雖同而立義有輕重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則遂不能救矣

渝關李氏曰獲不至邢何以言救國語謂羅人攻邢桓公

築夷儀以討之則狄固已逼邢矣春秋不書未告魯耳曰

撥救患之情責急而用兵之道宜慎救而次之所謂量可而進者非歟曰聖人非欲其不量可否而必於速進也凡書次者蓋責其可以不緩而緩之者爾
彭山李氏曰齊桓伯業方新大合三國之師以救邢非應故事也其次聶北豈緩於事哉用兵大事相機而動豈以急於求敵為功哉胡康侯謂救而書次其次為貶非矣孔氏曰按兵觀釁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張氏曰次於聶北者也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主於持重是也按彭山此說是取其次恐非經旨夫以伯國節制之兵又有宋曹為之輔

春秋傳解疑 卷九 僖公元年

四

兵衆師強何畏於狄而須觀釁而動觀春秋書師書次明是責其救之不力也若嘉其持重而不以為譏將亦思被兵之國其望救者不啻拯焚援溺之急而我反泄泄焉欲坐看於知難見可之間而不遽動也亦大非仁人之心矣況莊末年狄伐邢閔元年齊人救邢彼以單師救之猶能拒狄而固其國今狄勢雖盛而合三國之大師以往又何慮其力不敵而難勝也且邢已潰而逐狄人既能逐於已潰之後豈不能逐於未潰之先是三師之觀望不前其非勇於義也明矣雖亦卒賴其救未至如衛人受禍之慘然以大仁至義論之必不若速於救而不至奔潰之為美也

此春秋所以予其救而不予其次而救也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范氏曰辟狄難夷儀邢地

彭山季氏曰按後漢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註以為邢遷處則聊城乃齊地而衛之東界也正當狄入齊衛之衝邢若南遷狄宜克無一至其地乎其說非矣蓋邢故國即今順德府邢臺縣治夷儀城在縣西一百四十里其地有夷儀山自東遷西將依山以為固耳

公羊傳曰遷者何其意也

何氏曰其意自欲遷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臨川吳氏曰邢人賴諸侯救援之力衆雖自潰而非為狄

春秋解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平

所入也然遷狄人二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故諸侯之

師具器用而遷之于夷儀然後邢得以復存邢自欲遷故

不曰遷邢

陳氏曰以齊晉之伯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

于帝丘雖夷狄之暴橫而桓文亦受其咎矣

渝關季氏曰遷某者適遷之辭也齊師遷紀邢部部宋人

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某遷者自遷之辭也邢遷于夷儀衛

遷于帝丘許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是

也適遷已地而臣屬之則不書地自遷而別立其國都則

書地此其所以不同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曰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志也凡侯伯救志分

災討罪禮也

臨川吳氏曰邢即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之所在故

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

胡傳曰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

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

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

微夷狄猶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命亡諸侯有能救而

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

春秋解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平

權

高氏曰召緩於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

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

張氏曰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

定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為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

安故再敘三師以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而

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

彭山季氏曰遷夷儀者邢之志城邢者桓之功也桓公一

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茲非其一歟

汪氏曰狄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邢遷夷儀而桓公能城邢

狄圍衛而至於遽文公不能救而城之桓文之優劣見矣
廬陵李氏曰齊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北也緣陵也獨城
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無
譏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春秋之例先會而後盟者會則具序
諸國盟則總稱諸侯公羊謂之前目而後凡此上文已列
三國之師救邢救邢與城邢猶是一事相連耳而再列三
國之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也十五
年歷序諸侯盟于牡丘下書諸侯之大夫救徐襄二十七
年歷序諸國大夫會于宋下云諸侯大夫盟于宋此不言
春秋輯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七

諸侯之師城邢者此與會盟小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
其事有闕故總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以為其事
有闕總書為救故雖則煩文而再列三國按諸侯城緣陵
正是前目後凡之例其不列序諸侯者非其闕之謂也城
築之事雖與會盟不同然其書法次序亦並或異此即言
諸侯之師城邢亦從諸侯大夫之例於文未為不可而經
不然知嘉美之有在也 國語曰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
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按封之之說不然也邢侯未
死非新立衛文之可比何得言封使如專封之於衛文則
城邢與城楚止何異當亦不必再序三師矣春秋再序三

師自是美其扶危濟困之義觀於築夷儀而不淫選具如
此邢之嘉賴於桓公者豈少哉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殺梁傅曰夫人薨不地故也

彭山李氏曰夫人之薨公羊以為桓公召而縊殺之是也
薨于外而言地恒辭也承薨之日而言齊人以歸焉見因
齊人至而薨也其故在齊人矣蓋桓公使人召哀姜雅不
明言欲討而哀姜自疑有緼而已以歸者以其喪歸齊也
齊人本由桓公遣召哀姜故以屍復命若無故而以凶喪
歸國焉人豈為之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八

汪氏曰以歸之義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竊詳
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
歸其國也或伐凡伯于楚止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
是也凡言歸者歸於魯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齊人歸公
孫叔之喪是也當從左氏謂齊以其喪歸也夷地雖不可
考蓋殺之於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於魯耳不
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
侯同文乎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

杜氏曰不言齊人殺諱之也

劉氏曰哀姜與手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此上

之所以行乎君下之所以行乎臣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

張氏曰自文姜弑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十四年濁亂皆速卒或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臨川吳氏曰自齊桓既伯之後諸侯無敢有弑君者僅魯有弑君一事然亂賊過誅無得幸免伯政之有功於世道也哀姜哀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與石碯殺厚義同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九

以其妻歸復命此說誠是也如此則哀姜之死與慶父無異矣魯不以賊討慶父齊亦非以賊討哀姜春秋既不卒慶父何以薨哀姜也曰般閔君也慶父臣也哀姜母也般閔子也慶父弑君而哀姜殺子殺子之視弑君罪原有間齊人之處哀姜止可令其自縊而已不必置之於顯戮也情如是法亦如是自非誅亂臣討賊子之可比若夫慶父之為亂賊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魯人止令其自縊不可謂之討賊矣是以慶父不當殺與卒而閔公亦不書葬哀姜亦信公之母也子無討母之理母雖討於齊亦不得以忌錄之故仍其位號姓氏且隱其

殺而書其權於母子之際者審矣。公羊傳曰夷者何齊地也按在國中不得言歸今言齊人以歸可知其非齊地也杜氏曰夷魯地按閔二年哀姜孫子邾來聞其復至魯也或齊人召哀姜于邾而途經魯地亦未可知彭山李氏曰夷齊東鄙小國名而南近于莒杜氏曰夷國在城陽

莊武縣按城陽即莒州今莒東北高密縣境有夷安城必因夷而得名矣夫人知慶父在莒故亦往從而苦送避于夷國按李彭山以夷為國在齊東而近莒云云說亦可通但無他據未可信為必然也且安知夷非邾地抑或他國之地近齊者又安知非夷狄之夷凡此數說俱難以意斷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僖公元年

關之可也。哀姜薨于夷李彭山以為哀姜本在夷桓公使人召哀姜于夷哀姜自縊於此此說亦未可信安知非哀姜在邾齊人召之于邾行至夷地而縊死亦如慶父之縊於密者乎且春秋凡書卒于某者不必皆居其地而卒者也安見哀姜之薨于夷便為本居夷地乎是亦難以意斷也。汪氏曰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詞也按此說非也經既諱殺而言薨則夫齊人以歸何得謂為討賊之詞且其歸也非齊侯之親之自不可以言齊侯不曰齊侯而曰齊人是以為恒詞耳若以為討賊之詞如齊人取子糾殺之豈亦可與齊人殺無知例言之乎。左傳曰君子

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己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按此說亦非也哀姜通於慶父而殺二子得罪於先君得罪於王法者多矣曾以子道不可討而齊以伯政得討之何論其從人不從人乎不以為是而反以為譏蓋當時縱惡之積習造為邪說如此而左傳妄信之謬亦甚矣

楚人伐鄭

左傳曰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杜氏曰荆始改號曰楚

孔氏曰屈前常呼為荆此後遂稱為楚據其見經為言故

云荆始改號莊二十八年仍書荆伐鄭自爾至今不知何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十一

年改山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

孫氏曰敗蔡人蔡稱荆來聘始稱人伐鄭又稱荆今曰楚

人伐鄭者以其兵眾地大漸通諸夏自此十數年伐用

兵皆稱人焉

廬陵李氏曰荆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

數年之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頤殺兄而立是為成王

李曰堵敖未必是頤哉

辨見莊二十三年末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

而母壯子少子元專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闞班殺子元

闞殺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

強張氏謂其始定改號曰楚以交于中國疑亦得之

渝關李氏曰春秋之初外大夫將皆稱人荆自此年書楚

人伐鄭蓋亦從大夫稱人之例也然莊二十三年之來聘

略其君臣而止書人僖二十一年之來獻捷略其君而書

楚人使則夫自此以後之伐滅書人者又安知非有君將

而亦略之者耶然在春秋之初猶或略之而書人至文十

五年楚子伐麇始書君成五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始

書臣於是伐伐等事盡與諸夏之稱爵稱名者無異文矣

○此時雖通中國然亦赴告聲問之相及耳猶未列於會

盟也四年伐楚屈完來盟于師桓力猶能制楚也齊桓沒

而宋襄伯然後始列于會盟儼然主諸侯而春秋常以爵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十一

書矣○楚人為鄭即齊而伐之不惟猶夏不恭亦且與齊

爭鄭而撓伯權矣夫自莊十六年至此荆楚伐鄭者三無

王無伯無中國蠻夷之為患何如哉此春秋之所深憂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按此

即今陳州地也榿之會齊桓以楚伐鄭再三而欲振之故

合諸侯為之謀也左氏以為謀救鄭則楚兵已退鄭伯既

預會矣何救之有哉

渝關李氏曰諸侯本為救鄭出也楚人聞救而即退師無

所用於諸侯之救故相與會于榿而鄭伯亦往赴之蓋必

謀夫攘楚之事矣左傳曰盟于平謀救鄭也杜氏曰平即

名○注氏曰經書會杜氏曰平即而不信言盟誤其言謀救鄭亦誤蓋鄭

伯既與會可知楚師之已退矣楚師已退不須用救而又

何須用謀哉然則此會之非謀救鄭甚明何須用救而又

鄭合諸侯非以會裡謀楚合諸侯也何以知之按其月而

知之楚人於七月伐鄭諸侯即於八月會裡以其未欲救

鄭是以如是其急也使楚師猶未退當亦如莊二十八年

之救鄭不踰時不必為會于某地以謀之矣故楚師未退

可速往救而無待於謀楚師已退不須謀救鄭而乃相與

謀攘楚此或當日之事情乎然諸侯既謀攘楚何以召陵

春秋辨傳辨疑 卷末 僖公元年 三

之師遲之數年後也蓋以諸夏姻鄰之國猶未定而近楚

之遠國猶未孚是以尚須經營而有待耳如莊三十年梁

止之遇亦欲為鄭報楚而事不果此皆桓公十全之策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左傳曰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止之成將歸者也孔氏曰

止雖地何杜氏曰偃邾地

故成之

胡傳曰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張氏曰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裡以謀之曾未兩

月傳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伯而徇一時之利足

以見僖公之罪矣

論關李氏曰偃邾地也此必公自會裡還路經邾地而過

成卒之將歸者於是要擊而敗之耳李彭山曰此蓋魯兵

至邾而敗其出樂之師也說與左傳異而無他証未可據

也然則其敗之也得非惡其受哀姜而因與彼有嫌耶曰

是不然以春秋所書哀姜薨葬之事觀之則魯於夫人之

故或無讎邾之意意者成季以僖公適邾彼於僖公不加

禮而公怨之又或邾人不事魯而別有他嫌俱未可知恐

非為其受哀姜也○會于裡伯令也方與邾人同會而輒

敗其師不惟失信義於邾邾亦非所以事伯主而安中國

春秋辨傳辨疑 卷末 僖公元年 五

也傳公之初政如此是宜賢君所宜為乎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

左傳曰冬莒人來求賂杜氏曰求還公子友敗諸鄆獲莒

擊公賜李友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傳曰莒擊者何莒大夫也魯人求賂乎魯魯人不與

為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李曰此或待之以偏

以詐戰之

解言也

彭山李氏曰鄆杜氏以為魯地竊意當在魯之東鄆蓋僖

公因是而賜李友以費或者鄆即費間之地歟○獲者擒

蓋因哀十一年獲國書之事而為之說殊不知本其當獲之時則皆生也既獲而死者不與焉若當戰而死則為死事之臣必不言獲矣云敗莒師獲莒擊者師先敗而後大夫獲也凡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師敗而大夫獲必兼言之見師與大夫敵也

胡傳曰按公羊莒人求賂于魯魯人弗與為是興師而來伐李友於此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和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書公子友敗獲賁之備也

高氏曰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眾而不能明大義以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主

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于莒而卒至興師詐戰以毒鄰國無辜之氏也春秋書公子友敗莒師獲莒擊且謹而日之所以深責之也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

汪氏曰莒人受賂而賈賂固罪也魯之詐戰亦罪也左氏

公羊皆謂于李友之獲今考經書鄭獲宋華元蔡公子雙

吳獲陳夏醫齊國書未有以書獲為善者此於公子友書

敗書獲則責在李友耳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獲六始於此元年魯獲莒擊十五年秦獲晉侯宣二年鄭獲宋華元襄八年鄭獲蔡公子雙昭二十三年吳獲陳夏醫哀十一年吳獲齊國書○李友有賈始此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

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於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

于慶父自南溪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美斯之聲諾

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旆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

子之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

待之以偏戰按此說與左傳所記不同殆不然也經書公

子慶父出奔莒則莒受慶父明矣何謂莒人逐之且慶父

殺般而如齊已幸免於齊人之誅今又弑閔是必不敢入

齊也況以懼罪而出奔其敢復舍魯境而求入乎即使舍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末

魯境求入而魯人不納彼豈不能別走他邦而肯自經而

死乎惟莒人求賂之說與左傳合但在左傳所謂求賂者是

莒人已受慶父魯人先許之賂於是莒人歸慶父而慶父

自經於魯境至此而莒人乃求賂也此說本可信若公羊

之說是莒人本未受慶父及聞慶父之死於是冒以為功

而求賂亦甚覺其不近情況與經文之書舍莒相悖是必

不可信也胡傳本此以立說奈何舍左傳之可信者而不

信乃從公羊之不可信者而信之乎○左傳曰獲莒子之

弟擊按擊或莒子之族弟為大夫左傳誤認為其弟耳若

莒子之弟當書公子即莒子之從弟亦當書公孫而經不

然可知其非弟亦非從弟也依公羊弟以為苦大夫可矣
引既書敗莒師擊不蒙上文而復繫之莒者以其為主將
而身陷敵人之手其辱國也莫大焉故繫之國以示譏不
可謂非義例之所存也說詳桓十一年突歸下○公子友
立僖公而輔之僖公其賢君友亦賢大夫也然元年之內
他政未聞而公敗邾師友敗莒師獲莒挈俱以詐勝而失
寬怨息爭之道和仁義者不為也使移此師以討慶父何
慮亂賊之不可得而大倫之不可正哉不知出此而乃賂
莒以私敗莒以忿雖幸而獲勝夫固春秋所不與也○左
傳謂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季彭山不信汶陽田之賜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元年

上

謂汶陽田非魯故地至成二年始取于齊亦未見其必然
也汶陽田雖非魯地安知非春秋之前魯已取之鄰國乎
但費在魯東汶陽田在魯北地不相連不應皆賜友以是
為可疑耳顯或當時果兩賜之亦未可知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傳公請還而葬之故告
於廟而書喪至也

穀梁傳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公羊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然則
曷為不於弑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夫人與於亂桓公
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復配宗廟哉然則曷為不於死焉
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手下也義已矣
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
以絕魯私諸今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
為非義不可通乎春秋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

張氏曰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葬之春秋於其
喪至而貶不稱姜以罪魯僖之不知義也哀姜得罪於先
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蒸嘗乎

孫氏曰閔二年孫邾不貶姜氏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下

正王法也不去氏殺子之罪比文姜差輕

高氏曰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淪闕李氏曰夫人姜氏薨于夷不去姓氏而且書薨錄恩

也言雖死於伯討於我國母道也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

書姓絕之也言雖有母道然已絕於宗廟也觀此則知所

以處哀姜矣意者葬之於別所而不以其主入宗廟庶乎

其可歟今迎其喪歸而以夫人之常禮葬之徇私恩而害

公義將不免於祖父之怨悵此臣子之所不得為者也○

孔氏曰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為一義不得去姜存氏

去氏存姜若其必有所貶自可替其尊號去一姜氏復何

所明故杜氏以經無姜字直是闕文按此說不然文公娶
出姜宣公娶穆姜止稱姜而不稱氏固已去氏存姜矣此
即去姜存氏有何不可若以為無姓不可稱氏然則古人
亦有非姓而稱氏者所謂有虞氏夏后氏非耶且詩謂言
告師氏又謂母氏聖善又謂我送舅氏皆非以氏繫姓者
也春秋之於夫人氏亦然蓋夫人尊號非臣子所敢替故
但去一姜字以示貶只去一姜字便見齊桓敬之為合義
魯僖迎之為非禮聖筆之妙如此安可不求其旨而徒以
為闕文哉且三傳經文俱無姜字而公穀傳說俱以為貶
其非闕文也明矣○胡傳曰夫人預弑二君幾於亡國大
春秋辨傳辨疑 卷九 僖公元年 无

耳當日即非齊殺亦所當絕不關齊不關殺也不然文姜
不稱姜並不稱氏豈亦為其殺于齊乎不去氏者罪減於
文姜故彼去姜氏此獨去姜存氏耳即使齊人歸之而魯
人不受亦當存氏以錄恩不關受不受也必以為受于魯
而乃不去氏以見魯之不忍絕也夫其旨矣○彭山李氏
曰喪至自齊齊使魯自迎歸也力不資于齊故不書齊人
歸姜氏之喪哀姜預弑嗣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而使傳
以葬以小君入於宗廟齊之過也伯者不能以義正諸侯
而仍使盡私情焉則魯君臣不得不純用夫人禮矣如宗
廟何然諸儒多謂傳公請而葬之則喪歸於禮難處而哀
姜無子魯人情非所急恐未必然爾按此說亦不然玩其
書法與桓十八年公之喪至自齊何以異若以此為齊使
魯迎歸豈桓公之喪至亦出齊襄之命乎此必僖公請而
葬之齊桓從其請而不能以義正諸侯此則不能無過耳
在魯人不知義何慮於禮之難處使慮禮之難處難或齊
人使其迎歸亦必有辭以拒齊矣恐魯人未嘗計及此也
且哀姜雖無子既為僖公之嫡母僖公即其子也以先君
之兄弟若慶父叔牙身負大惡猶待以私恩而不絕其後
安見小君之重嫡母之親乃云情非所急必待齊桓之命
乎故以為僖公請於齊而迎之歸也夫固無可疑也然則

成九年書杞伯來逆叔桓之喪以歸此不書逆而書至何也書至則其逆可見故桓公之喪至經亦不書逆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曰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穀梁傳曰楚丘者何衛邑也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永嘉呂氏曰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是衛杞不能有而齊桓城之爾

春秋傳辨疑 僖公二年

僖公二年

主

劉氏曰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焉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循吾之常道而稱朝焉耳春秋貴義不貴貴實正不貴功略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

張氏曰春秋略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伯權而尊王室也

高氏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薄之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命於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於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

城楚丘以封衛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及其成也又告于王可也豈得自專哉

汪氏曰不言桓公又不書諸侯者略之使若魯自城爾蓋桓公功不足以掩過是以略其事而微其功也夫城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繫國此不繫衛則城緣陵之例也城邢序三國之師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舉惟成陳歸栗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成陳歸栗于蔡之例也

春秋傳辨疑 僖公二年

僖公二年

主

渝關李氏曰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氏註曰楚丘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按此說以楚丘為衛地是矣其謂在成武西南必有誤蓋成武西南非衛地或者成武有楚丘而衛又別有一楚丘今未知其所在大抵近漕邑而亦在河東耳僖三十一平衛遷帝丘下口據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則是當其城時猶未封也亦如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當其城時猶未遷也城自城封自封城與封二事本不同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封之也非城之也僖元年城邢十四年城緣陵襄二十九年城杞城之也非封之也此年城楚丘雖為封衛侯而當其城時猶未封春秋之書城事略諸侯先儒以為不與其

專封不幾以城與封混言之乎又封衛之事沒之而不書以是為不與其專封則可此自是土功力役之事經既明以城書又何與於專封之說乃以不與專封而論此事可乎哉然則如之何曰城楚止與城邾杞緣陵本不同邾杞緣陵皆有君而淮夷之病杞亦未至如衛之甚也彼雖未請於王而與其君謀而共為之城猶是恤鄰助役之常事耳若夫楚止則當國喪家亡野處廬居之日為之新造都城以封新辟其用力尤勤而用物尤夥自非常事之可比者如此大役不請於王而私為之其為惠也雖厚而其為功也甚專已非君子之所予矣豈待祭服來馬之歸專封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二年

七

衛侯而乃為罪哉桓公此舉在衛人必深感之在當時必盛稱之而於之大義為無王較之大德為未足此春秋所以略諸侯而微其事也然則不與專封之義自別有在奈何於其書城而混言之哉○穀梁傳曰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胡傳曰楚止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

楚止略而不書城邾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備司几筵設饗餼春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聞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止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當亡滅而不存矣城楚止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邾邾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邾是謂同患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政惠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二年

七

汪氏曰僖二十八年子玉告於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子一年楚復封陳蓋毀其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為諸侯皆謂之封夫諸侯有國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承之先君非受之天子承之先君而伯者命之則為專封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桓公不得違其責矣求嘉呂氏曰狄之再伐邾也齊救之既遷也齊城之前有救惠之師後無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狄入衛而不書救則前無救惠之師矣書城楚止而衛不言遷則後有專封之失矣此春秋之所奪也按此數說皆論專封之罪其義甚精然經既書城而不書封恐未可以封事言城事也別而言之可矣

○城楚其何以不書遼衛國破殘其中已無所有此特新造而別立國非自故國徙居於此也是以邢得書遼而衛不書遼穀梁傳曰其不言衛之遼焉何也不與衛侯葬封也然則緣陵亦不書遼豈亦衛侯之專封杞而不與之乎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曰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曷氏曰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

彭山李氏曰婦人既得罪於夫宜絕於宗廟而復得以小君禮祔焉則非所謂恩輕而義重者矣故以私禮葬可也

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春秋傳辨葬

卷九

信公二年

董

渝關李氏曰既迎其喪而至魯則以小君之禮葬之無足譏矣故從葬小君之常而無異辭所以著其成禮之實也不從夫謚而別謚哀蓋亦以其得罪於先君致又姜之別謚而為之者歟然觀哀姜之謚哀其為討於齊而不得其死然又可無疑矣○周以忠厚開國惟魯亦然後來皆失之弱此非忠厚之過乃過於忠厚而流於姑息不復裁之以義也周公之誅管蔡法令何嘗不行使後人循是以治國仁有義正之道可傳奕世而無弊矣惜乎其不能也入春秋以來魯亂登生其可誅絕者不一而公子允為君輩為卿文姜以壽終慶父叔牙不絕其後哀姜亦以成禮葬

是皆姑息之所為托於忠厚而不忍誅絕者也嗚呼廢大法而不伸幾大義而不正平至文宣之際昭定之間禍難頻仍而公室日卑其所由來者漸矣伊誰之過也哉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怯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鄆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杜氏曰冀邑也前是冀伐虞至鄆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疆以說其心今號為不道係於逆旅以侵欺邑之而鄆敢請假道以誅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春秋傳辨葬

卷九

信公二年

董

公羊傳曰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和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焉下並同○何氏曰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索和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荀息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言以屈產之

春秋傳傳錄 卷九

僖公二年

主

與與重棘之白壁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
馬出之內藏藏之外府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
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
好寶見寶而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
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
賜則晉今日取郭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
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李曰據左傳則
號再反而後執虞公也五年傳言之甚詳經書滅下陽是
號之邑非即號也則號猶未滅明矣荀息曰今日取號而
明日取虞公之奇之言亦然使於此時即滅號恐不遲之
數年執虞公也公羊曰取郭還四年反取虞數年曰獻公
亡號五年而後舉虞宮虞公抱寶率馬而至荀息見曰臣
與左傳異未可信也

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
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李曰夏
口據公羊說是獻公本欲伐二國而荀息為比謀也得其
情矣然不行遠交近攻之術者蓋因其人與勢而施之故
圖
穀梁傳曰晉獻公欲伐號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重
棘之壁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吾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
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
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
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也公曰宮之
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

春秋傳傳錄 卷九

僖公二年

主

怯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范氏曰明達之人言則舉
者不怯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
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
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號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
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
之道宮之奇諫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聖其要
子以奔曹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率馬孫壁而前
曰壁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李曰按穀梁傳荀息料虞
為詳蓋故
並錄之

彭山李氏曰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泰伯無子武王
封仲雍曾孫周章之弟虞仲以為泰伯嗣其地在漢河東
郡大陽縣西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東北十里有故
虞城晉地理志云周武王封泰伯後於此是也詳見成七
年吳伐郢下晉侯爵出自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封叔虞
于唐其地本在晉陽後十一世孫曲沃武公併晉都絳又
徙新田復命為絳今平陽府絳州絳縣是也武公子獻公
詭諸在莊十年嗣立號亦公爵李曰號本非公爵說見
五年晉人執虞公下出
自文王季弟號叔武王封於號以其兄號仲先封號謂之
東號此亦名號謂之西號其地在漢弘農陝縣今河南府
陝州靈寶縣南有號城是也李曰孔氏曰號仲號叔皆文
王母弟據傳云鄭滅一號晉

滅一號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齊遠云說仲封宋號別是也說叔封西號號公是也齊亦無明証李彭山從之未知果否姑虞號世次國微不可考矣按此三國者皆姬姓同出於周而相鄰之國也號在虞南晉在虞北而虞介於二國之間杜氏以為下陽號邑在河東大陽縣而註後漢志者因之遂謂下陽在大陽縣東北三十里如此則正在晉絳郡之西南界上一出國都而即至其地矣何待假道於虞哉

張氏曰下陽與上陽對上陽在陝縣號所都也下陽號之要地也

高氏曰不曰虞人晉人而曰師者著其恃眾以陵虐也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二年 完

倉起朱氏曰此用荀息假道之謀也虞號已處必亡之勢晉之滅號滅虞未必皆假道之力特論其正則虞甯拒晉而亡無假道而亡也

渝蘭李氏曰虞公爵五年書晉人執虞公是也晉之始封曰唐即詩之唐風是也朱子詩傳曰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下陽去上陽必不遠蓋號之要地也其地當在虞之南號之北○彭山李氏曰下陽號之別名猶荆謂之楚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二年 中

耳若謂下陽邑而非國則假道於虞尚未伐號也特與虞師先滅其所屬耳而滅國在後反略不書理何可通耶蓋下陽即國名也故可言滅別無滅號之事故不再書若以邑而言滅則事反重於滅國不免費辭說矣按此說不然以襄十年滅偃陽例之下陽似可言國然號公之見於傳記多矣並未嘗稱下陽公者且五年左傳謂晉侯圍上陽則上陽為都下陽為邑明矣經書滅下陽而不書伐號者滅邑亦重於伐國自是書重之義後來滅號亦不書者如書鄭伯突入櫟而不書其入鄭或告或不告耳何費辭說之有哉○穀梁傳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程子曰夏陽邑也號之亡由此故即書滅按先儒皆主此說是謂邑不可以言滅號亡由於失下陽故變文而書滅竊意不然國而書滅者覆其宗社之謂也邑而書滅者戮其人民隕其城舍蕩然不使復存之謂也人而書滅者國君敗死之謂也人猶可以書滅邑獨不可書滅乎是故不有其地不可言取不使復存不止言人是春秋本據實而書滅非為號亡由此於不可書滅者而書滅也且觀左傳前後所記則知號公之無道足以自取滅亡矣豈徒咎在失下陽哉○莊二十六年號人侵晉者再晉之欲報號也久矣特以界於虞而不使舉兵故至此賂虞而假道以伐之所以為報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一 僖公二年 三

怨之師也然虞當號而病晉晉亦怨虞而且利其地是晉人之心不徒為取號計而亦欲為取虞計也虞人為晉所愚道晉師而同滅下陽則忘輔車相依之勢不啻自剪其國矣夫號君為三公是天子之元老也一旦伐號而滅其邑其無王也實甚已而晉人滅號滅虞不恤同宗而殄天潢之派罪又可勝言哉○滅下陽非取之也蓋毀其要地而欲斷號之右臂耳下陽在虞南晉固不便於取之且此時虞勢不甚弱使與虞同伐而獨取為己利不慮虞人之疾忌而或阻其後圖乎惟再伐而滅號晉勢愈強則不畏虞而執其君乃兼虞號而並有之矣張氏曰下陽者控制虞號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李彭山曰號在虞南而晉在虞北晉兼號地乃可以圍河南而虞界其間則已制在籠中不亡何待乎此晉獻公伐號之謀也按此二說是謂晉取下陽而兼號地未必然也○下陽號邑滅而不繫之號者號不能有也號不能有則不繫之號見其不能守天子之土保先世之業以是為號罪耳夫邠鄆部繫之紀正例也楚止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下陽不繫之號三國不能有也梁山沙鹿不繫之晉名山大川不以封也城虎牢不繫之鄭外鄭也成虎牢繫之鄭責諸侯也圍彭城繫之宋治逆臣也圍戚不繫之衛不以子制父也合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二十一 僖公二年 三

秋書法不一亦不可以一例求也如侵○左傳曰先書虞賄故也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伏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穀梁傳曰虞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胡傳曰按孟子晉人以重棘之壁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晉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識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永嘉呂氏曰州吁告於宋而後伐鄭序宋主兵晉請於虞而後伐號序虞為主蓋從州吁之請者宋也則伐鄭之役宋實為之衛不能以自必也從晉人之請者虞也則伐號之師虞實為之晉亦不能以自必也茅堂胡氏曰滅下陽者晉主謀也而以虞首惡何哉春秋誅惡皆罪其與之為惡者故以宋首州吁見隱四年以虞首晉以子家首子公見宣四年以齊首石曼姑見哀三年先儒以滅漢者張禹非王氏亡唐者李勣非武后得春秋之意矣按此數說是謂聖人有意先虞而以虞為主兵以虞為首惡殆不然也先儒但見晉大虞小不宜先虞後晉故為主兵首惡之說不知虞本

公爵而晉則侯爵位有尊卑矣此時晉有二軍猶未甚大而晉人以小國之禮事虞是虞亦未甚弱也故以爵位國勢論之俱當先虞而後晉況晉人屈意假道有不為恭於虞而敢安然居其上者乎此以知春秋所書本從實錄非聖人有意為先後也且惟伯國方可言主兵經無以他國為主兵者隱四年伐鄭本出宋公意非州吁意也而宋公之爵獨尊故首序之亦如隱五年伐宋雖起謀在鄭而鄭君鄭臣不得不先鄭而後鄭皆非主兵之謂也況伐虢滅下陽虞人之罪孰與於晉晉人包藏禍心其謀甚陰其計甚深其願甚奢虞人特為所愚而墮其術中耳若不貢

春秋辨傳

卷九

僖公二年

幸

晉人之造惡而以虞為罪首是不咎漁人之餌魚者而反重咎魚之貪餌也豈得為通論耶然則春秋之先虞後晉自是序爵之常無他義也惟從序爵之常而實錄之乃可見其有同事者有同罪不得黨惡為虐而藉口於首從之重輕矣然則何以不分首從也曰凡為惡之分首從者是謂誅之不可勝誅而原情定罪故於中有首從之分首則其主之而從則脅之以為助者也若夫同為列侯事權由我何至迫於不得不從之勢而乃同惡相濟同伐兄弟之鄰邦且其事由我而成豈亦可以首從論耶故惟列序而以爵次為先後則夫先虞後晉雖非聖人有意為之而其

責虞黨惡之意亦已具見於此矣此固不似先儒之曲說而於經之前後諸例庶幾其可通乎。穀梁傳曰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號舉矣胡傳曰下陽虞號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閣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號亡矣春秋比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喪世之意耶高氏曰下陽號之所保下陽取而號亡不待殞其社稷也聖人書鄭伯入于櫟而不書入鄭書虞晉滅下陽而不書滅號觀物有要矣按此數說是謂下陽係虞號之存亡故書滅下陽而不書滅號不書滅虞亦

春秋辨傳

卷九

僖公二年

幸

不然也孟子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謂國不以山谿之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觀此而國家之所重可知矣大易雖有設險守國之說蓋亦未嘗專恃於此故春秋每城必書以見城郭之不足恃豈其以重地利為教哉下陽特號邑耳未必如潼關劍閣之險下陽雖滅若使號人因禍而懼加意親虞而虞亦親號如常相與息民勤政以治其國則滅者可復興危者可復安何至二國相繼而底滅亡哉夫少康以一成一旅而能復夏許叔以西偏而能復許是皆再造於既滅之後而不失舊物如此況號地之所喪僅一邑苟能悔過自新又何難以餘地而

國存耶乃虞公貪慢不仁迷而忘返已有失國之道號公
驕恣好戰易晉而不撫其民雖使下陽不失二國亦自難
保而區區以一邑定二國之存亡蓋已末矣先儒但見鄭
伯書入櫟而不書入鄭北書滅下陽而不書滅號求其說
而不得遂以彼為大都之耦國此為失險而取亡皆非春
秋重本之旨也

秋九月齊侯來公江人黃人盟于黃

左傳曰秋盟于黃服江黃也

彭山李氏曰江黃皆嬴姓國江顓帝玄孫伯益之後漢汝
南郡安陽縣有江亭在今汝南府光州息縣西南一十里

春秋辨傳辨疑 卷九 僖公二年

章

黃陸終之後漢汝南郡弋陽縣有黃亭今光州定城廢縣
西二十里是也杜氏曰黃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黃城黃
與黃字相似按梁國即今歸德州其北五十里為蒙○江

黃近楚之國為楚所逼者也故桓公欲伐楚使宋招徠二
國與之為會蓋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後者也
齊得江黃則師無左顧之憂而楚失出奇之利矣此桓公
遠交之計也宋自會鄭以來從齊獨國故齊以服江黃之
事密託於宋而他國不預焉先儒以為諸侯皆在而獨言
遠國失之矣夫齊桓懷楚雖江黃遠國猶與相結而獨不
連秦晉何耶蓋秦晉僻處西方非楚患所及之處而其國

又方恃慢強盛必不為齊用故但外示聲威不與通好

程子曰齊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齊桓之算其

亦知先後着數○按齊桓之結江黃功利之計也夫江黃

雖慕義從齊而實楚之所必欲甘心焉者也齊桓豈不知

其伏取滅之機哉以王者之心論之宜為之慮久遠矣教

之以修德睦鄰之道授之以禦暴保民之方而中國又皆

同心一德救患分災使有所依憑無憂強暴乃為盡誠耳

不然則甯不得其助而不忍苟欺其愚若徒欲濟己之成

而不顧遭彼之禍仁者弗為也穀梁傳曰黃之盟管仲曰

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

春秋辨傳辨疑 卷九

僖公二年

章

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
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此十二年 滅黃傳為此說者其知春秋之

意矣

孔氏曰江黃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耳齊桓威德稍盛

遠國來服齊桓謀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

胡傳曰荆楚天下英雄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

未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

魏中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警友邦遠及庸蜀彭濮

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

矣其懷夷狄免民於左社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而

許是盟也

趙氏曰桓公之謀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蓋師出萬全伯王之舉不勝則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功成矣

汪氏曰中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主而宋則上公也與國之遠者莫遠乎江黃皆荆楚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

廬陵李氏曰賈與陽穀公穀胡傳皆以為諸侯皆在啖氏謂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疑啖氏說

春秋辨傳辨疑 卷九 僖公二年

是○江黃始至於賈又至於陽穀又從齊侵陳黃亡於僖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渝關李氏曰公穀皆謂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言其實

是君以其遠國略而稱人也蓋不然桓七年穀伯鄧侯亦

遠國而並稱爵則此盟之為大夫可知矣○盟賈會陽穀

皆有宋公意江黃乃宋公之所致也然則宋公之輔伯誠

有功歟

附注傳曰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杜氏曰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宰豎貂易牙之等然以比亂國傳言昭於此始擅貴寵洩漏桓公軍事為齊本

東萊呂氏曰管仲始進說於桓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

害伯其深戒痛絕以為害伯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

謂有抑必有揚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齊桓約

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我與君以樂君

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之權兩相貿易自今日以後仲苟

追苦言以阻桓公之樂耶則仲為負桓公苟用小人

以侵仲之權耶則桓公為負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

成功偉者恃此約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崇臺榭盛狗馬

侈聲色以奉桓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寵干

政洩漏軍事則政犯仲之約矣為仲者蓋質桓公以素約

春秋辨傳辨疑 卷九 僖公二年

宋

尸昭於軍門可也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者殆必有說矣

仲始與桓公約既以佚樂與公矣賓人君之樂者君子乎

小人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資

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

其禾稻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

而惡其攘竊也世常有是理耶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國

之柄不暇長顧却慮而為是約至漏師多魚之時固已默

然陰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而不能救之於後此仲所

以合聲而不敢較也自昭始進言之桓公所以敢用昭者

以仲許之也當是時仲為主而昭為客自昭得寵之時言

春秋辨傳辨疑

卷九

僖公二年

左

之桓公所以未疎仲者以不害紹也當是時紹為主而仲為客君臣之歡潛移主客之勢互變昔也紹為仲所容今也仲為紹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矧曰逐之云乎迨仲將死始明數紹之奸列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繫以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其自為謀亦巧矣然卒開禍亂之原庶孽交爭國統殆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辦也嗚呼管仲輔桓公之初心具自期何如耶晚節末路至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僭仲屬之於宋襄焉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哀而哀其窮也世之詆伯者必曰尚功利五伯桓公為盛諸子相

附左傳曰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杜氏曰為下五十年滅號後本

渝閼李氏曰觀號公敗戎之事與晉卜偃之言可知號滅之由必不係於下陽之滅兵貪功而不懼禍易晉而不撫民即使號之全地皆存能保宗社之不傾哉

冬十月不雨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渝閼李氏曰穀梁傳曰不雨者勸雨也范氏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勸也明君之恤民按此說不然經書不雨蓋以記其恒暘之咎耳非以人君有勸雨之心故書不雨以明之也若欲明其勸雨而書不雨則以文公之怠慢三書不雨豈亦為其勸雨故乎惟穀梁子明年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閏雨也閏雨者有志乎閏者也文二年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是於書法之詳略而見其恤民不恤民得之矣○杜氏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按此說亦不然莊三十一年書冬不雨豈非一時

春秋辨傳辨疑

卷九

僖公二年

左

不雨者乎何以不書首月也今歷三時而皆書首月既不似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之總書又不似莊編之止以時書是必有說矣蓋歷三時而使止以時書猶是總統之泛辭惟書冬十月不雨則是自建酉之月已無雨按月計日而猶未得雨也至春正月易時不雨則又書之至夏四月易時不雨則又書之直至六月而後得雨焉則於書月之中而見閏雨之勸其所切於雲霓之望者殷矣然則每不每月書之也每月書之文則甚繁故第各舉首月以見義是又繁簡之得宜者也○公羊以為記異災在其中矣惟其為災也故可閏傳公閏雨而有志乎民賢於世主遠矣

楚人伐鄭

左傳曰冬楚人伐鄭闕章曰鄭伯李曰經書使傳

古伐蓋傳誤

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願已長穀子元用子文為令尹

兵勢浸強故比年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

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傳十九年之

後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論關李氏曰春正月建子之月也時當雨雪而不書不雨

雪而書不雨者雨雪亦雨屬也上下皆言不雨自可知為

不雨雪矣文十年十三年兩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春秋轉傳辨疑 卷九

傳公三年

畢

正月不言不雨雪而繫言不雨亦猶是也

夏四月不雨

胡傳曰穀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閏雨也閏雨者有志乎

民者也應時言不雨者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

也按詩稱傳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

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

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太

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

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

見文十年以著其慢也

高氏曰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據傳二十一年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為旱也若直不雨則旱在其

也

徐人取舒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

彭山李氏曰舒卽姓皋陶之後楚東境小國今直隸廬州

府是其地也舒有數種謂之羣舒一曰舒蓼一曰舒庸一

曰舒鳩雖各有君長部落而皆繫之舒今廬州府合肥縣

南有廬江西南有舒城皆羣舒之地但不知孰為舒蓼孰

春秋轉傳辨疑 卷九

傳公三年

畢

為舒庸孰為舒鳩耳

家氏曰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

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

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

廬陵李氏曰按春秋於徐亦狄之楚敗徐徐伐吳是也惟

取舒伐吳氏得稱人以附齊也昭五年從楚伐吳亦稱人

昭三十年滅于吳

論關李氏曰此取字必是伐字之誤蓋取與滅不同滅者

覆而沒之絕其祀也取者收而有之奪其地也滅則容有

不取者取雖不絕其祀而已收之為己屬矣凡諸侯取邑

取國者皆是土壤鄰接思啓封疆而為之今徐為下邳舒在廬江越千餘里之遙何能遠取其國若遠取其國雖在強大之邦亦不能以威力收人於不及制者故齊桓雖伯書滅書降書遷則有之未聞其遠取何國也况徐勢不如齊而舒又有強楚之伺於其側子范雎告秦王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斷非計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觀強秦之遠攻猶以為非計而謂徐人之能遠取舒而兼有之也必不然矣且春秋於取年婁長葛外並無書取國者惟於內取則詳之豈獨於此而書取乎又詩頌僖公曰前舒是懲是舒存乃可以懲若徐人取舒則舒屬於徐是乃中國之所有矣何以懲為恐僖公所以懲舒者未必在此年以前也家氏以為徐人伐舒似得其實故此年徐人伐舒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事蓋相同此則誤伐為取無疑也○徐近淮夷而習夷俗僖十五年書楚人敗徐於棠林文七年書徐伐莒狄之也伐舒而書徐人者中國之辭也以其服從於中國故從而中國之非取其伐舒而進之也然則舒可伐乎曰可詩云荆舒是懲舒與荆並稱是其黨楚翼楚已非一日猾夏之罪又何能違可則何以不予其伐也曰聖人以睦大字小為義以柔遠能邇為德以天

地為心無在不圖覆載之弘者也荆舒雖皆可懲然舒之視荆亦有間矣聖王有作是必先之以德教喻之以文誥如是而猶使化焉然後可興問罪之師審其輕重而致之法徐人服從中國雖有輔伯之功但舒非徐人所得伐徐雖受命于齊而亦未得為天討也曾是以為抗楚而即予之乎十七年伐英氏亦書徐人亦以著其從齊之實非因伐英氏而進之地昭四年會申書徐子五年伐吳書徐人蓋諸侯皆書爵徐不可以獨舉國也故亦稱爵稱人以與諸侯列其會申而被執也亦稱徐子三十年吳滅而奔楚稱徐子章羽則誌其奔執之實不可不從書爵書名之例矣或者以稱爵稱人為進之誤矣

六月雨

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曰閏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嘗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張氏曰得雨而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所以此書

而彼不書也

虞陵李氏曰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

渝關李氏曰何氏曰不寧而得澍雨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按此說不然龍見而寧此常寧也過早而寧此災寧也夏六月正當常寧之期此時而寧固不待言然公既聞雨則自此以前或亦未有不寧者春秋不書蓋亦過災之常禮耳安得以經不書寧使謂不寧而得澍雨乎若八閏月不雨而不修寧則為無志于民矣何云精誠之感天乎且春秋書雨原非為其精誠之所感若以此為精誠之

春秋傳傳疑

卷末

星

所感則文編之三書不雨亦皆歷三時何以無所感而亦得雨耶或者謂此之得雨以感彼之得雨為幸感者可書兩幸者不必書雨也然天人之際杳渺難測又安可屑屑焉私度意斷於此哉但以喜雨而書雨本以著其有志于民也而其誠意之所感亦可見於言外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曰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張氏曰去年盟以定其交今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胡傳曰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陞之師諸侯皆在

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陞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陞大眾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於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濟望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陞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故會于陽穀善是謀也

鄧山李氏曰陽穀在齊之西鄙宋公致江黃遠至於此蓋就齊桓所在而為謀亦欲密其迹耳陽穀會而伐楚之謀

春秋傳傳疑

卷末

星

定矣江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聲援此其謀也是會也所託惟在宋公諸侯不與焉亦猶賈之盟耳先儒以為大會未言不又誤乎

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魯鄭衛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為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故師次陞而楚遂服是以春秋於貴之盟陽穀之會而屢書之

渝關李氏曰胡傳以侵蔡次陞之師江黃不與為齊桓之

用奇其論善矣大江黃近楚之國也各守其境固足為八國之援然合八國以伐楚近者千餘里遠者數千里一切糧芻器物或有不足不慮其運輸給辦之維艱乎意者軍需之急多取資於二國而既用其財不須又用其兵故姑留之而特借以為聲援耳況八國之師勢衆力強已足制鯨鯢而搏豺虎亦無俟於二國之與偕矣此皆可見齊桓之節制而雖奇亦正也後又命二國以伐陳未嘗不用其兵其嘉賴於江黃者多矣然則陽穀之會特與江黃謀伐楚也其計不亦深乎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春秋傳傳疑 卷九

僖公三年

盟

左傳曰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杜氏曰涖臨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

詣齊受盟

孔氏曰涖臨也盟者殺牲歃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從我去者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直舉其來

公羊傳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不盟者何來盟於我也

趙氏曰來盟涖盟不書其誰敵者皆簡辭也

汪氏曰既稱涖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涖盟者四此年公子友如齊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昭七年叔孫舍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

年公孫敖如莒昭七年叔孫舍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

年公孫敖如莒昭七年叔孫舍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

年公孫敖如莒昭七年叔孫舍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

皆涖盟也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齊桓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尋盟者尋前日之盟也如隱三年傳稱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四年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桓十七年及邾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也是皆昔曾與盟今又復與之盟而謂之尋此齊桓創伯以來與莊公盟柯盟防盟扈兩盟幽又與閔公盟落姑比猶在先世者也其在僖公初立時高子來盟于魯是僖公與齊已有舊盟矣自此而後止有元年之會桓乃邾人同會而輒敗其師齊必不能無疑於魯矣至於陽穀之會伐楚之謀已成不能不借魯以為用故欲固

春秋傳傳疑 卷九

僖公三年

吳

魯之交特請尋盟以申約耳○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

會陽穀是以季友往涖盟按此說是謂齊本約公會陽穀

而尋盟公不得往而使季友應命也竊意不然夫陽穀之

會本不煩諸侯未必其約魯也若約魯僖公豈得不往即

或有故不得往而使季友應命亦當如陽穀而不當如齊

也況陽穀之四國即盟賈之四國固已無所用盟矣豈獨

欲魯尋盟于會乎此必既為陽穀之會伐楚之謀已成齊

桓將用諸侯而尚有疑于魯故請尋盟以申約也請尋盟

而友涖盟則齊魯之交固安○彭山李氏曰齊桓將謀伐

楚既與江黃遠國定議矣豈有中國諸侯不為師期之理

蓋恐蔡人洩機則楚知所備故不煩諸侯而但使大夫往
受盟焉其有不協者則陰託宋公為之招保受事即還至
國不限其先後也故不以大會書友之如齊蒞盟趙氏以
為聽伐楚之期是也按此說不然此時伯主之令行於諸
侯者已久即師期欲秘則使人密告其期誰敢不從豈必
約其大夫與盟而後授以師期乎夫盟自盟師期自師期
此於既盟而授以師期則有之未必為師期故而為此盟
也。蒞盟者內前定也公子友公孫叔叔孫舍叔還是也
使某來盟者外前定也鄭語衛孫良夫是也止書來盟者
非前定也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是也內前定者書蒞外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三年 吳

前定者何不書某侯使某來蒞盟也曰蒞者自我臨視之
辭不可加於外也書某侯使某使見其有成命矣。外之
來盟書某侯使某之蒞盟不書公使者何也外之來盟所
以致信於我也我之蒞盟所以致信於外也致信於我者
可稱君使以達其情尊內之意也致信於外者彼非吾君
之可比春秋無所用尊矣無所用尊故平其文而從卿出
之常例耳且講信修睦不在區區要結之謀盟非春秋之
所貴也況使上卿而就盟於彼國未免有卑屈之嫌是以
沒公而不書使亦所以為公隱也明乎此義不又可知邦
交之宜正也哉

楚人伐鄭

左傳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
不祥

汪氏曰楚師三至于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
勤我之言蓋知于權于貴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
故也

廬陵李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渝關李氏曰莊十六年二十八年兩書荆伐鄭至僖公而

三年之中書楚人侵鄭者一伐鄭者二是近年來無歲不
受楚患也鄭不能支幾有欲成之意是亦危矣自明年齊

春秋傳辨疑 卷九 僖公三年 吳

桓伐楚之後鄭連不被楚兵伯業之有功於中國也如是

夫。楚人伐鄭止書時未知在何月然明年春正月即有

侵蔡次陞之師未知此時師已與否竊以鄭事考之知其

猶未與也惟諸侯之師未與故鄭伯欲與楚成惟伐楚之

謀鄭已知之故孔叔謂為勤我然則楚人之伐鄭意必在

初冬時耳夫齊桓方謀伐楚而楚猶伐鄭無已時是連諸

侯之兵而自益其禍也使楚不知齊桓之謀是不智也知

其謀而猶為之不亦狂暴之甚也哉詩曰蠢爾蠻荆大邦

為讐信乎其為蠢也已

附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國蕩公公懼變色萊之不

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渝關李氏曰左傳欽蔡姬蕩公事在諸侯侵蔡之前是謂
為此而侵蔡時以私憾興師也先儒不信其說見明年誠
有然者但蕩公之事未必其無有觀蔡人之嫁蔡姬可
以見蔡人之無齊矣雖齊桓所以侵蔡者必不為此然即
此事之無齊不亦為取侵之一端乎故並錄之以備考

春秋釋傳辨疑 卷九

僖公三年

幸

春秋釋傳辨疑卷二十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

杜氏曰民逃其上曰潰衆散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象
也

穀梁傳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
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

蜀杜氏曰齊桓用兵之心淺于蔡而深欲圖楚也兵至蔡
而潰桓公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以此知桓公志於伐楚而

春秋釋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二

不在於侵蔡也

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而侵蔡爾非素
謀也

趙氏曰蔡自莊十四年荆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已易世
不通中國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於鄭蔡鄭
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
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說者
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蔡而後楚
之門戶啓矣

彭山李氏曰齊桓合諸侯雖從簡便然會鄭盟幽之際制

猶未定故曹嘗列於小國與邾滕同至是始定八大國以
為同會之常而諸小國皆附賦於所樂從之國不親行矣
廬陵李氏曰蔡姬之釁其有無不可知然蔡自北杏之後
棄我中華甘心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未可
以蔡姬之事累齊桓也經書潰四蔡潰沈潰莒潰邾潰皆
民逃其上之詞也逃其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
渝關李氏曰蜀杜氏曰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桓患其強暴
是以會諸侯欲伐而攘之猶懼楚勢之強思金必勝之功
故先侵蔡以震其威而後伐楚按此說却似伐楚而不侵
蔡則難保其必勝故先侵蔡以震懾之殆不然也以齊桓
節制之兵合八國以加楚即不侵蔡何慮其不勝然而蔡
者楚之門戶也齊欲攘楚若不得蔡則無由入勢固不得
不侵蔡矣宣欲先震其威故緩於楚而急有事於蔡哉
胡傳曰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彭山李氏曰齊桓大
合諸侯出蔡不意而侵掠之若慢天而降者則蔡人勢必
潰散奔告於楚而楚人震恐不知所為此齊桓素定出奇
之計也按此說是皆不知侵字之正解故以為奇兵而出
其不意辨已見於莊十年公侵宋下茲不贅夫合八國之
師而先陵過於蔡則以堂堂正正之兵何用臥鼓以潛往
且齊桓所以謀楚者已非一日今既徵師於諸侯事機維

密則其聲勢或亦不能盡掩蔡與楚何至扣解如夢全不
知謀而又不覺其來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者耶然則侵蔡
伐楚皆屬正兵未可以侵伐分奇正也

遂伐楚次于陘

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
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
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而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終昭王之不復君其
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次止也
杜氏曰遂兩事之辭陘楚地楚強齊欲鉸之以德故不遂
進而次陘
孔氏曰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杜氏云遂兩事之辭謂既有
上事復為下不以本謀有心無心為異也此齊侯先有伐
楚之心因行而侵蔡耳三十年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
晉如此之類本謀為二事也六年諸侯伐鄭楚人圍許諸
侯遂救許如此之類本無謀而因事便行也但是兩事皆
稱為遂不別本謀與否

陳氏曰楚入春秋浸強矣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篡弒則
休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侵
蔡遂伐楚伐而後次見桓公之不戰而誅楚也

臨川吳氏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
兵者善也齊以楚之猾夏而聲罪致伐然楚衆方強若不
持重而輕進深入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
其自來屈服所以為節制之師合於不戰屈人兵之善也
何氏曰桓公不煩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次
止善其重愛民命

彭山季氏曰按桓公所以贊楚者必以其陵虐諸夏為辭
春秋傳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四

也若左傳所載昭王不復之事則其詞不足以服楚桓公
管仲之智豈宜不及此哉况楚始受封五十里濱江小國
漢水沮漳皆非境內其初勢猶未盛必不敢加逆於巡狩
之王又昭王者康王之子尚在周之盛時九伐之法猶未
弛也安有小國以膠舟溺王而不致討者乎此春秋之後
好事者之言而世儒妄傳之耳不足信也蓋桓公所為雖
非王道然名義亦自足以服人故一匡天下使諸侯皆知
尊王攘夷終春秋之世楚雖強橫而伯緒相沿人心不泯
諸侯無敢黜周而王楚者桓公之功於是為大矣此其所
以為仗義執言之兵而孔子亦許其為正也雖然則孟子

以為春秋無義戰何耶蓋非天吏而伐國則是以力服人
樓諸侯以伐諸侯也人或逆命不免恃威矣視以德行在
無思不服者何如哉

廬陵李氏曰春秋兵事書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魯定
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也

汪氏曰成三年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襄十六年伐許次于
函氏皆不書次其次不足善也惟襄元年晉悼公遣韓厥伐
鄭而以諸侯之師次于鄆不欲悉師以攻鄭近於前桓次
陘之意春秋伐而次者前桓晉悼為庶幾矣

春秋傳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五

淪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陘在召陵南漢志云汝南郡召
陵縣有陘亭其地近在蔡西距蔡尚遠杜氏以為楚地豈
據後日為楚所併而言歟按此說似未可信經既書曰遂
伐楚是必兵入楚境矣楚人所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其
入楚境明矣若陘在汝南郡則是蔡地也此時楚未併蔡
固不可云涉吾地且蔡去楚尚遠安有兵在數百里外而
第聲言向彼遂謂之伐者乎且楚人與師言時已曰涉吾
地傳於問答畢又曰師進次于陘若陘在汝南郡其進
師而前反出楚地而居蔡地乎意者陘為楚地召陵為蔡
地定四年會于召陵侵楚是先會于蔡地而後侵楚也此

年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是先致伐而居楚地後乃退至
蔡地而再盟也召陵固在汝南郡陘則不知其何所未必
是召陵縣之陘亭漢志謂汝南郡召陵縣有陘亭者蓋後
世傳聞之誤好事者因附會而為此名非春秋時之陘地
也夫天下之地名從古而失其實者多矣豈獨一陘為然
哉。左傳謂齊桓伐楚問其昭王南征而不復意當時必
無此問夫昭王不復未知其果否即或有之未必是楚人
溺之也事既不真而年又甚遠何得援此以問楚今雖市
井無知之人欲責人過亦必不舉先世無涉之事以為言
者豈以桓公管仲之智而乃妄誕至此哉其責以包茅不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六

責意必為實錄蓋伯主以尊王為名故舉其不修王貢以
責之此固理之可信者也且齊桓伐楚本為楚人屢伐鄭
則於此役而責其陵虐諸侯亦必有之左傳不言及此或
傳聞之未詳耳。論楚之罪以子爵而僭王號一也漢陽
諸姬滅而并之者已多二也罪莫大於此矣若夫不貢包
茅視僭號為猶小陵虐諸侯視滅而并之為猶輕桓公以
尊周室安中國為名乃不問其罪而第以小且輕者
致責何也此時楚勢甚強若問其罪大罪彼必不肯代辜
我亦不可如是而輒止有以知其難矣故姑舉其小且輕
者以責之令其易服而易從耳觀齊桓語屈完之辭倦倦

以同好是求其意可見蓋我不與彼深較彼必不與我力
爭但得其稍稍退聽則已足矣何須求多於其際乎此固
桓公保勝之道良亦由其君臣器小之所為若夫史之行
天討何至舍大問細僅得一盟而遂已哉。彭山李氏曰
真西山謂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管仲不以責之蓋為桓
公失德者多恐楚指斥以對此不察於事理之論也夫楚
雖僭王但私稱於國中耳未嘗敢公行於諸夏也此其罪
狀尚屬未明必有含容庶開悔過雖湯武專征諸侯亦豈
肯盡發其隱哉按此二說皆不然桓公失德者固多未嘗
僭王號也齊即以此責之何慮其反唇而責我且王號之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七

大不惟不可公行於諸夏即但私稱於國中亦豈容毫髮
假借者楚既居然稱王而猶謂其罪狀未明誤亦甚矣若
姑含容於此欲以開其悔過而自新吾恐僭王之大罪未
討彼雖悔過止能改其所問之罪未必能悔其僭王也况
成湯伐葛即其殺一童子猶不容已使葛伯亦僭王又安
能為之含容而不欲盡發其隱哉

夏許男新臣卒

高氏曰新臣即許叔在位四十二年

穀梁傳曰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

趙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過疾而歸卒於國故不言卒

於師

胡傳曰劉敬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成十二年魯平曹伯負芻在會則稱會定四年魯紀伯成卒於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梓棺親尸者歲一漆之出殯必載梓卒於師曰師卒於會曰會止也許男新臣卒非止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元畏元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八

渝關李氏曰劉氏曰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按召陵在潁川蔡地也此時師猶在潁尚未退召陵安可使指召陵以為言乎隱去許國亦不遠許男有疾而歸國誠以其近也但非自召陵而歸耳。伐楚之役亦中國之義舉許男有疾召也子至隱授命請於伯主而告於王今得正其嗣位之事則可矣即或時迫而世子未至則留通命於從行之臣亦無不可如此則卒于師中是亦變而不失其正者也奈之何遽歸本國以就親暱而圖使安是豈義之所得為乎許雖去楚不遠然既身在行間正與諸侯同事未可去此而必卒于國也故不書地如常例以著其非經

於死生之際嚴矣哉。許穆公於桓十五年入許而後國在位四十二年卒子業嗣是為傳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傳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存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九

杜氏曰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威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縣也
彭山李氏曰屈完名楚卿也特使卿來重其事也師即次隱之師杜氏曰召陵潁川縣蓋召陵蔡地今許州郟城縣東四十五里召陵城是也。來盟者自外請盟之辭曰來盟則既盟矣孔氏以為屈完本意欲即盟于軍齊桓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後儒多宗其說是謂屈完來盟時尚未盟退召陵而始盟耳如此則云如師可矣何必預言來盟

哉況經中凡書來盟者皆即受盟也然則召陵別出一盟是再盟矣蓋屈完初至于陸渚畏齊師之威而求服也故先請為盟而後齊始退師及至召陵禮成完將歸楚則齊又要盟以堅其志此其所以兩書盟歟但來盟于師出於楚意而盟于召陵則出齊意耳

公羊傳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曷為與桓為主序續也楚有王者則後服楚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並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制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穀梁傳曰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來者何內桓師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信公四年

陸氏曰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和師與屈完事相類然桓公服楚以義而制楚亦服桓公之義故春秋序續晉卻克等以力屈強齊國戰敗而強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日書及以識之

陸氏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也楚雖強之強

國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以褒之

陳氏曰桓公合八國之眾以討楚兵莫盛於此楚雖強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為之誅使其大夫即盟于師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

胡傳曰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然而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己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威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溫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楊子法言
註經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十

信公四年

張氏曰楚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又積五十年富強吞并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桓公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和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聞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罪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罪僅致屈完來盟然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於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滅弦伐黃故魯西鄙其功烈之卑也

渝關李氏曰或疑此年公在師故屈完曰來成二年公不

春秋傳辨疑

卷二

僖公四年

三

在師故國佐曰如然僖二十八年陳侯如會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襄七年鄭伯斃頑如會公在會而皆書如可知此年之書來非為公在師中也蓋以桓師為主而內中國之辭耳內中國而書曰來經於華夷之辨嚴矣公按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先儒皆謂屈完如師請盟桓公退師召陵而與之盟故孔氏曰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若然則是來盟于師實來書盟直至召陵而始盟耳夫實來書盟何得書盟來書盟而書盟複其詞而誣其實必不其然且經書高子來盟即實盟也鄭伯乞盟乃求盟也是盟與求盟自當異詞不應一歛而再

春秋傳辨疑

卷二

僖公四年

三

見義耳或不係於書名與書氏也。胡傳曰來盟于師書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結也按此說蓋以來盟方是求盟故主彼言而以爲服義至召陵始與之盟故主我言而以爲序結是未和兩書盟者本再盟也公羊傳即以爲盟爲序結得其旨矣然而彼之服義亦於此而可見若夫盟于召陵乃桓公之禮楚結固不在此耳。汪氏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雖不重言楚屈完之盟與鄭伯之會而楚鄭之服可見矣按此說亦不然齊桓次師而服楚晉悼踐武而定鄭事自不同故屈完之來盟得書而盟于召陵不復書屈完者則承上文而省言之耳此與蕭魚之會略鄭伯而不書者不同安可以其一言之相類而一視之乎。王氏曰晉文退三舍避楚亦桓公退次召陵之意使得臣服義則亦不戰矣按此說亦欠考核晉文避楚以報其患彼時楚人固未服也齊桓次陘而不戰及屈完來盟而退召陵則是楚人既服而旋師也事自不同且得臣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彼亦未有必戰之意也而晉文激怒得臣而與之戰則其陰謀取勝本不可測豈徒咎在得臣之不服義哉。按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云云竊意觀師講好之說當在

春秋傳辨疑

卷二

僖公四年

三

退師呂陵之先蓋觀師講好既與之盟遂退師呂陵而再盟耳不然屈完一如師而師即遠遁難畏楚和虎不應至此且屈完如師之時本欲覘其強弱何為此時不矜其威乃無故退却須至呂陵而後陳師與來而觀之乎夫退師呂陵本為禮楚則戰攻矜眾之辭在此殊覺無謂此以知左傳之失實也

齊人執陳轅濤轅公穀並作袁

左傳曰陳轅濤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遂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古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罪獲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

公羊傳曰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彭山季氏曰轅氏與袁同濤塗名陳卿也左氏公羊皆以濤塗欲辟軍道故齊執之如此則小事耳貴以大義薄示刑威斯已矣何必執其卿而又侵伐其國哉桓公雖非以德行仁然必知所輕重故能服人以一事之微而稱以重怒加陳此今之諸侯之所為也管仲以練達賢臣豈應聽

其為此暴虐失人心之事乎況當時天下諸侯大兵雲集強楚方服威振華夷而齊之軍令素嚴法宜畫一濤塗安敢復行辟軍之術哉○按陳自莊二十七年盟幽之後不復與齊會盟蓋陳之為國南與蔡鄰勢必懼楚而有挾楚抗齊之志者也是以桓公伐楚之事常與宋謀而不以腹心託陳但示之以坦懷而已觀江黃於陳為近而會盟皆止宋公預焉意可見矣桓公以為陳人陰懷二心異日必先向楚故來楚服即執濤塗以其執陳政也隨又繼之以伐重之以侵凡以威陳而已此固伯者以力服人之事然亦有關於天下之故豈為陳大夫一謀不協而發哉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王

陳氏曰齊侯稱人賊也東遷之後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後春秋之治在盟主是故治在諸侯于郎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于陞伐稱君執濤塗稱人于溫會稱君執衛侯稱人

渝闕季氏曰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據此說是師濱海而歸過陷而執濤塗也夫循海而歸路固不由陳而大師之行必有鄉導何至大陷于沛澤之中及既陷而乃知其詐乎左傳不言陷軍事而申侯慮其出東方而遇敵是師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六

未出東方齊侯已知濤塗之詐而執之理或然也故執濤塗即在盟召陵後蓋此時師猶未行耳但以下文伐陳觀之知其還也意必由鄭不由陳若出陳鄭之間則因此行而舉大師以伐陳豈不甚使何為獨從魯而久徵濤塗之兵乎李彭山並不信左公說謂陳人懷二心而齊桓惡之故執其大夫而又侵伐之不己似得其情然濤塗之謀未可必其無有安知非齊桓素疑陳特因此謀而深懲之乎故二傳之說雖難盡信亦存而備考可也。公羊傳曰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陳氏曰凡執讓也春秋猶以當子罪不當子罪春秋傳辨疑 僖公四年 六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七

否為褒貶哉若夫楚子等會孟執宋公晉侯人曹執曹伯楚子等伐吳執齊慶封是又承上文而言亦非予之也然則稱爵之非褒辭也明矣。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之袁氏蓋世卿也僑為濤塗四世孫公穀於此並作袁証之袁僑誠有然者袁十一年陳轅頗出奔鄭公羊於彼亦作袁亦於袁僑有合左傳經文於濤塗與頗並作轅殺梁於頗亦作轅三傳不同未知誰誤要之為一本也。彭山李氏曰執不至國但隨所在治其罪而即釋之故不稱以歸據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按此說不然惟隨所在治其罪故不言執地若夫不書以歸恐非為其即釋之故據左傳則歸濤塗在侵陳陳成之後先猶未即釋也蓋或於伐陳時亦拘濤塗在軍中如執宋公以伐宋然及伐陳而陳不順則濤塗之至齊不至齊未可知即或至齊亦可略之而不書故與書執以歸者不同耳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曰秋伐陳討不忠也

臨川吳氏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耳以其國迫于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孔氏曰直言及江黃者將卑師少故不言主帥言微者及

之

汪氏曰或謂書及春秋上文商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逆滅偃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耳

渝關李氏曰左傳以為討不忠以濤塗之欲辟軍道也伐陳之故雖不專為此未必不因此而發也濤塗避害營私其謀國似忠而實為不義桓公責其不義而以為不忠於伯國當其時是必執之不服而後伐伐之不服而後侵者故至侵陳陳成而乃釋濤塗也夫伯主以御諸侯人亦以衛應之而又不即成其視以德服人者之深淺為何如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僖公四年

文

哉○用江黃以伐陳而魯人與焉以示與國如魯近國如江黃皆為我用而其威力愈彰矣且江黃近陳其勢既便而先逸後勞役使雖均不尤見桓公之節制乎況魯與齊為姻鄰和睦之邦而與江黃同事此又新舊親疎大小之相維不無深意於其間矣桓公之用兵誠有法但既執其大夫而又伐其國是亦未免為過舉耳○兵臨川以此為魯主兵按列國主兵之說原未可信如十二月公孫蒯帥師會齊人等侵陳自是以內會外之辭豈亦可謂魯主兵乎但伐陳之役則無大國則命姻鄰大國之人與小國同事以此而謂魯主兵或亦有之故臨川之說未可以為不

然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渝關李氏曰齊桓伐楚有攘夷之功然恃眾而動遠略則亦不能無過魯文園許有尊周之名然懷私而假王命則亦不能無愆春秋皆書公至此正大義之所存或乃為之強大其事而深許之則春秋之旨隱矣○穀梁傳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啖氏曰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取其重者志之也按伐楚之事固重大於侵蔡然謂以其重大而致伐楚也恐亦不然此觀春秋之所書其或前後各異者未可以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僖公四年

文

輕重大小繁通之也要當按文而思其旨義之所存則得之矣○汪氏曰春秋諸書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股而序書曰湯歸自夏成王束伐淮夷遂踐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其事重於伐三股伐淮夷故耳按此說固是但春秋褒貶之所係與書序序事之體不同是故或致或不致義各有在況前事後事之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於其際乎

葬許穆公

左傳曰許穆公卒葬之以侯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

王事加二等於是有所以哀敬

論關李氏曰按許穆公卒于國左傳以為卒于師誤矣既非卒于師何得從死王事之例而葬之以侯劉氏曰似當時臣子欲追美君父故引許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禮葬之爾據此則葬之以侯宜矣忠孝者之所為乎冬十有二月公孫蒯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左傳曰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杜氏曰公孫蒯叔牙子戴伯也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主

胡傳曰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教者在周公任于

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來納執轅

濤塗其數矣夫先和篇注言政善則人思桓公識明而量

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默

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信遠國之信按兵于陞修

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

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惜乎楚方

受盟志已驕隘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

侵而怒猶未息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

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沛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惴惴危懼若將陷於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家氏曰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見之蓋規模宏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伯之所以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執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伯管仲佐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僖公四年

主

之謙以處已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朝不深責

也遠近咸服小大俱孚遂率之以伐楚楚伏其罪還自召

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濤塗謀避軍道以紓其國于齊未

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為未足又從而

侵之楚無亡失遺鐵之費而陳反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

猖狂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

器量淺狹如貧人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

也責楚之無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會

本以救鄭未幾逃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強楚

之焰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暇而桓之伯沒衰

矣惜哉

張氏曰桓公怒陳之深至於伐而又侵可謂過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圍諸侯平兵以饋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急人亦悔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滅而不能救皆怒陳之過歟之也故詳書伐侵以著其罪

臨川吳氏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昭荆之功有欲辟軍道之過既就其臣適以三國伐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者蓋不如比

林氏曰伯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陳氏曰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

春秋傳解題 卷十

僖公四年

主

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渝蘭李氏曰侵陳而迫之以成既欲堅其從齊之志則凡同役之國必皆畏其威而不敢有二心矣此伯國之深謀或亦不專為陳計也但懷私忿於同盟為是黷武而不已招撫服遠之道當不如是此伯術所以不足道也○家氏高氏皆以書人為貶非也春秋之初外大夫皆書人此亦書人之常例爾內舉族與名而外書人其皆大夫從可知若大逞忿黷武之罪豈必待貶而始明乎○胡傳曰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按此說是以侵伐為無名有名之殊故以書侵為深責之然先儒謂無名行師曰侵胡傳曾辨其非

至此又從此例不亦自相矛盾乎張氏曰桓公怒陳之深

至於伐而又侵孟子謂成湯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墾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慙德多矣按此說是

又以殺掠為侵謂夫強肆其暴不若湯師之仁也夫桓公之侵陳未知果行殺掠否但侵非不義之稱見於諸經者

既多安可以侵為殺掠乎說詳莊十年公侵宋下○公子

牙謀弑子般公子慶父弑閔公而茲與教猶今為卿為將

此僖公之謬也錄弑逆者之子而執國政無惑乎後日三

家之無君也蓋已胚胎於僖公之世矣且茲於明年娶于

牟此時年必尚幼何得命之帥師雖主兵者在齊而諸練

春秋傳解題 卷十

僖公四年

主

未深抑亦何以御眾耶

附左傳曰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立之生奚齊

其嫡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

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曰姬真

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

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

原故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

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入誰納我十二月戊

申縊于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五年春

錄左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曰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李曰晉侯來告而自故春秋斷之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直謂晉侯殺太子而慎真新馬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雖馬無戎而城雖必保馬寇讎之保又何

春秋傳辨疑卷十

信公五年

書

慎馬詩云懷德惟甯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奔師焉馬用慎及難公使奇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彭山季氏曰凡書殺者皆有欲殺之心者也申生為驍姬所譖獻公苟無欲殺之心則申生必不奔新城獻公必不殺其傅矣新城奔而其傅殺此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也然則申生之自縊實晉侯把不得通而逼令自殺故直稱晉侯罪獻公之嬰寵庶孽本有欲殺其世子之心矣左氏所記申生不辭不行以安驍姬之說亦因其父志不可回而安於命耳若果出於初心則雖新城亦不必奔矣既奔新

城則申生猶望其父以不殺尚未有必死之心也奔而不殺則申生知無所逃不得不自縊矣如此然後合於經文於晉侯書殺之意而豈虛加以立義哉

殺梁傳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公羊傳曰高為直稱晉侯以殺據鄭殺其大直稱君者甚之也

胡傳曰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陸氏曰小仁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

春秋傳辨疑卷十

信公五年

書

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驍姬寵異齊卓子嬰亂本成矣屬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素杞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亮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高氏曰諸侯世子誓於天子不可專殺也且父子人之大倫非他人所得間者今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

家氏曰獻公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過為樹建庶孽之計耳方東山泉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命家嗣孤突先友染餘子先丹木之徒固洞見公之肺肝

而勸太子為避禍之謀不待歸罪於君人皆知其不允矣
張氏曰獻公發龍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忍社稷之
計中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而俱棄
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危所謂為人父而蒙首惡之
名者此也

東萊呂氏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殺申生者實士為開其
隙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出於桓莊者豈他人哉其尊
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為達獻公
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
草菅略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

春秋傳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宋

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
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惡苟非習見獻公之
殘忍亦豈敢一日遽譖其三子哉彼士為憂申生之不得
立憂滿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
不知這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
術也滿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唱之彼
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
忍之心者士為也故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為也已開則
不可復閉已殺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甯
有是理耶雖使一法吏敵是獄亦必有士為而從驪姬也

吾嘗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為其所從來

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而自桓叔
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仇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
過欲啟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
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
昆弟矣然則桓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
桓莊親其子而仇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仇其私已甚
及獻公親奚齊而仇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仇可謂
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日狹當桓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
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蓋自

春秋傳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宋

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殄滅桓莊子孫之時
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
害申生者乃吾身耶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
下未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桓莊之
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曾未聞時變於驪姬遽移其愛
於奚齊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向之愛
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
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
即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矣然則徇私者豈能真有所
愛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為何憂乎驪姬

南軒氏曰按載記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曰子盍言志於公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由是觀之中生誠忠於君父而不自惜其死矣又使人辭於狐突曰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信斯言也申生無辜而死不但無一怨言而愛君憂國之心至死不變記稱其為共世子宜哉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中 信公五年

夫

渝關李氏曰申生之縊于新城也晉使來告亦必道其自盡之期若果在去年十二月是雖晉使春來而魯史稽實亦必按其原期而誌之矣春秋明書五年春其自盡於春月無疑左傳以為去年十二月非也意者本在今春之二月當為夏止之十二月左傳誤傳而失實耳十五年晉及秦戰經書十一月傳以為九月亦然後來如此類者尚多大抵皆由夏正而誤者也○朱子曰屈原之忠志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愚於申生之孝亦云然雖皆未合於中道然君子固將取焉哀其志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范氏曰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譏世子此不譏者明子隨母行年尚幼弱未可責以人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夏嫁至今十三年則子幼可知

高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中

信公五年

夫

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穉如之何而勝朝乎
家氏曰世子預會盟禮獨有殺況未為世子而用朝禮見之乎

張氏曰朝者人君相見於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皆失正也

臨川吳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懷欲托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

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魯受其朝皆非禮也

彭山季氏曰按杞惠公之卒當在是年公以魯婚必無不
訃喪之理然而不書卒者魯弱其君因有諸侯之事出外
日久遂不弔也 不弔故不書卒說詳 伯姬之子其後為成
公 七年魯伯姬卒下

公

渝關李氏曰按伯姬以莊二十五年歸于杞至今十三年
則子年當在十歲左右其母將之而來朝故繫於母曰來
朝其子也莊二十七年之伯姬來已為非禮今又來朝其
子妾亦甚矣僖二十七年又來三十一又來求婦皆越
禮而無忌憚者也故詳書以譏之○莊二十五年伯姬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三

歸不稱子則伯姬蓋桓公女也父母俱終自無歸甯之禮
杜氏謂伯姬來甯甯成風也孔氏曰杞伯姬來絕句伯姬
未必是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為夫人縱非其母
亦得歸甯也此皆認伯姬為莊公女因以來為歸甯之說
非也且以杞伯姬來絕句亦不然經書來朝其子是為朝
其子而來非來歸甯而兼朝其子也來字聯下為文一經
之中此類甚多是故有來朝來聘來盟來錫命來賜命來
歸服來輸平來奔來戰來乞師來獻捷來獻俘來歸柩來
歸田來言田歸齊來求婦來逆女來逆婦來逆叔姬來逆
子叔姬來納幣來勝來歸來求聘來求車來求金來歸昭

來歸棧來奔喪來會葬來逆喪以歸是皆聯下為文者也

公羊傳曰其言來朝其子何與其子俱來朝也其以伯姬
為俱朝固不可然不以來朝其子為二事亦足証伯姬來
之不可絕句明矣○彭山季氏曰伯姬之子其後為成公

是時未立為世子故不稱名按此說不然桓六年子同生
於其生也未為世子而已稱名豈伯姬子未為世子而獨
不可名乎且武氏子仍叔之子並非以其賤也而不名可
知此不稱名略之云爾無他義也○史記謂德公十八年

卒德公即惠公也惠公卒於此年惠公卒子成公立史記
闕成公而以桓公為德公弟非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謂杞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三

成公卒則桓公之為成公弟可知

夏公孫蒯如年

左傳曰夏公孫蒯如年娶焉

汪氏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大夫如他國者聘也

臨川吳氏曰魯於鄰近大國未見使其臣以時往聘年小

國也桓十五年卒朝于魯自後並不再有邦交之禮今公

孫蒯乃往聘于彼蓋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托君命以往

故書以譏之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戴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
聘禮而行私事也按此說不然以為不予之而不書豈凡

春秋之所載者皆予其得禮而後書乎蓋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文七年公孫叔敖如莒蒞盟是因公事而行私事者也此年公孫蒍如年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昭二十五年叔孫婁如宋是因私事而行公事者也因公而行私因私而行公要之於禮皆不當然而書媵不書逆者以上卿而媵鄰人之婦非所以重國體而正邦憲也故特書之以示譏況蔡君命而輕大國尤當誌之以著遂事之失乎若夫大夫之娶妻不得繫於公家之策以是為私事之常而略之矣然則略其私事何以見公事之由私而起乎曰古者邦交有定制比觀春秋之所書不皆循制而合禮也不必紀其聘盟之由也第書如某而邦交之是非俱見矣何暇又計大夫之逆也大夫之逆以為私事而不書然則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薛原仲是無公事而專行私事矣又何以書曰以上卿而薛鄰國之大夫國體於此而隳邦憲於此而紊矣此正與公子結之媵婦相類是亦不得不書者也豈可與大夫之娶妻例視之乎○由公孫蒍等之書聘盟而不書逆推之意內大夫之娶於他邦者告假於公而往若非聘盟則亦不書矣莒慶齊高固之來逆以其公自主之故書之未嘗聘故不書聘未嘗盟故不書盟○孔氏曰年是附庸之國唯桓

十五年邾人牟人莒人來朝自爾以來更不朝聘于魯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得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為逆婦故傳稱娶焉明其因娶而聘按此說是謂公孫蒍本為娶妻特借行聘以為越竟計恐未必然竊意大夫娶于他邦古者原有此制故凡大夫之娶妻皆不書此婚姻之正原非外交之可比也若夫來帛之問不出竟蓋謂無故而外交者耳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或以婚姻之故而私行未必非情理之所有也婚姻可以私行何不可告假於公而往如公子友之葬原仲當以私事越竟與莒慶齊高固之來逆亦未嘗假聘盟而始越竟也然則公孫蒍於此若無君命行聘豈遂不可如年而娶乎此必因已娶妻欲聯二國之好以增榮寵耳然亦非禮矣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魯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左傳曰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甯國也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不名而殊會尊之也范氏曰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為襄王言及諸侯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穀梁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書

也亦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胡傳曰及以會尊之也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於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下者則將矣正汪氏曰晉制皇太子在三恪下因之清制皇太子與會設坐於御東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下正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與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仰其敬則責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

周公祇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

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媯為后生太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

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陷遂率諸侯會王世

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

階也

履陵李氏曰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不穀

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

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

陳氏曰王世子危不得立齊桓公率天下之諸侯而為會

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于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

周氏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為議之于朝觀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

汪氏曰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

下搖矣齊桓定王世子鄭于首止而王室甯使惠王無易

樹子之過景王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成周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書

城成周之勤晉頃甯王室於己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

於未亂之先也或謂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諸侯今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與諸侯會世子外交伯

國以脅制其君齊桓不請於王而率諸侯以會王世子是

為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是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良招

四皓與游卒定惠帝程子予之以為納約自牖之義彼四

皓非以高帝之命而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

子詳載其事於綱目豈非法春秋許首止之盟而然歟蓋

襄王之為世子實惠王命之為世子也齊桓以諸侯會世

子是會王之世子也彼惠王雖有立愛之意而未嘗有命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秦

廢襄王齊桓通事之權定天下之大本於危疑之際乃伯功之合於義者也朱子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宣不倍哉或成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十七年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襄三年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春秋皆不以殊會書之獨此殊會王世子蓋以明至尊之儲副非人臣之比也夫殊會之文或及以會或會以會或會以及及以及義各不同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會吳于鍾離于桓于向皆眾人會一人之辭然首止以卑會尊及而後會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會吳則以此會彼會而又會所以謹華夷之辨也文雖同而實則異也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以兩人會一人而男女之別也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以一人會兩人而內外之別也文雖似而實不同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大夫自盟而書諸侯以統之以諸侯失權於大夫故殊及以忘其始也李曰按公羊為殊及陳袁僑為殊及之恐非為其夫與袁僑也蓋此盟專為陳袁僑權於大夫而忘其始也此皆變例之變讀者不可不深察焉殊會殊及之例詳見隱元年盟蔑丘

渝關李氏曰王世子名鄭即後日之襄王也據左傳則襄王與叔帶同母據史記則襄王母早死後母生叔帶疑史記說是蓋惠王之欲易樹子以其溺於繼后之私寵也然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秦

天下同母之子未嘗無偏愛者如鄭武姜惡莊公而愛叔段若非武公不溺於私甯保莊公之得嗣位乎然則左傳之說又未敢以為必不然也○首止之會非王忘也諸侯將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由是觀之可知其非王忘矣非王忘則王世子必有不告而出諸侯必有不請而會者矣以子背父而會諸侯以臣背君而會王世子惡乎可曰惠王欲廢世子而立叔帶本有不加世子以罪者也此必世子懼罪出奔故齊桓因合諸侯往會之此正權事之變所以正天下之大倫者也豈可謂之背父背君乎夫大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為猶告也小弁之詩怨孟子以為仁故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且猶不以順受為孝況易世子而倫常將墜宗社將危乃欲拘恒節而過責之手在王世子可以違難而出在諸侯可以靖正而會所尊者天王之適嗣所扶者天王之國紀所救者天王之大過是雖不協於王心而其所全亦大矣觀下文重書首止與鄭伯逃歸乞盟之辭此為春秋之所予也明矣故曰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是會也王世子必以違難出奔故齊桓因變而為此舉庶幾為合義不然王世子出會諸侯非有天王之命則為植黨齊桓

率諸侯徑請於王而使王世子出會則為當若若不請於王而擅使之出會其無王也尤甚矣均未見其有當也故知此為出奔事無疑然而春秋不書出奔者王世子未可言出而亦未可言奔況世子之位未絕尤不可言奔以絕之也但誌其會而已矣曰諸侯世子皆名而王世子獨不名王臣皆列會而王世子獨不列會春秋之尊王貳也至矣然不朝而會以是為差降於王耳○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按襄邑即今開封府睢州距洛陽七百里世子出會不應如是之遠疑首止必近周疆非衛地也按此說未必然王世子遠難而出非昇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未

常出會之可比何不可遠至衛地乎從杜說可也

附左傳曰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于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諧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杜氏曰為七年鄭叔申侯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何氏曰省文從可知穀梁傳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注氏曰據祝柯重此侯馬陵柯陵于戲臺城北間有異事則復舉諸年止無中事不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

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也

孔氏曰王世子者王之儲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是其尊與王同也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王之世子於會則歷序諸侯言會王世子則王世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諸侯自盟世子不與是殊貴世子也

高氏曰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前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未

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齊侯可謂之尊王矣

胡傳曰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費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張氏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也

方伯者察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甫周春秋之義舉也不敢以約信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為一匡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

歷陵李氏曰譚始例春秋雖重君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墮而不行故于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也或有不以為美以為桓公挾天子者非矣○齊桓之編書諸侯者四皆前目後凡之文此年盟首止九年盟葵丘十四年城緣陵十五年狄徐是也○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止畏楚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早

之事惡之大也會盟盟為雖微不同亦當入大惡之例此皆書詞重複以見意也于宋見襄二十七年平止見昭十三年會盟盟為見成二年汪氏曰會盟同地而書詞重複者四首止定王朔葵丘明王榮平止亦威而晉伯衰于宋晉楚為成而中國失伯事異而文一施之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陳氏曰桓有諸侯之事三于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于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敕同盟焉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也桓公於是知節矣

渝關李氏曰春秋會盟例書公及某侯盟于某地者不行會禮而與盟也書公會某侯盟于某地者行會禮而與盟也書某日公會某侯盟于某地者會盟同日也僖六年于平山池穀北武十七年于黃于趙莊二十三年于廬信二十一年于薄二十五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七年于葵丘二十八年踐土宣十七年斷道成五年葵丘十五年十成襄二十二年澶淵定十二年于黃北皆公會盟者文八年衛侯于暴襄二十二年于黃北皆公會盟者文向此皆內大夫與會盟者書公會某侯某日盟于某地者會盟異日也文十四年新城夫以同會之諸侯而與盟

中間若無他事皆不再舉諸侯之文故新城雖澤平止雖會盟異日而不書諸侯馬陵柯陵于戲臺城北雖會盟異地而亦不書諸侯馬陵見成七年柯陵見成十七年于戲臺見襄九年臺城北見襄十一年惟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早

首止會盟同地中間不隔他事而書諸侯者王世子不與盟不得不書諸侯以別之耳若夫于薄之書公會諸侯于宋之書約及諸侯之大夫祝柯重丘之書諸侯泉鮑之書公及諸侯皆隔他事故以凡舉非以于宋之會盟異日祝柯重丘泉鮑之會盟異地然也祝柯見襄十九年重丘見襄二十五年泉鮑見定四年葵丘之盟雖隔他事先儒謂宰周公不與故書諸侯以明之觀左傳宰孔先歸則其不與盟可知然齊桓令其先歸而不挽留以同盟是亦齊桓之尊宰也故其文與首止一施之或曰葵丘之盟中隔伯姬卒不得不再書諸侯亦如齊宋祝柯重丘之例耳恐非為宰孔不盟特書諸侯以

春秋傳解題 卷十 僖公五年 盟

別之也。若以宰孔不盟而書諸侯，則定四年舉帥之盟，劉子與焉，何亦書諸侯？且周公雖寡宰，夫亦寡內諸侯耳，何不可以書諸侯？況周公既序諸侯之列，而無殊會之文，則總括為諸侯而不異其辭，似亦無妨。若果宰孔不與盟，似當書宰。周公歸京師，諸侯盟于葵丘，其事分明，據鄭伯逃歸而經不然，則宰孔之先歸，未可信。而書諸侯盟于葵丘，似與舉帥書法無異，亦不見宰孔不與盟也。曰是不然，以王爵論，則諸侯之辭固可統案內諸侯以外臣論，則諸侯之稱亦自異。王朝公宰，蓋春秋之文前後多異。此時齊桓尊周，未敢以攜貳疑王，臣故書諸侯盟于葵丘，自知宰孔不與盟矣。後來王室夷于列國，王臣出會無不與盟，故書諸侯盟于葵丘，便見劉子之與盟矣。且宰孔之歸，亦常事耳，何必誌？若誌其歸，却似宰孔自不與盟而去，不見齊桓尊宰之意矣。然則葵丘之盟，即中間不隔他事，或亦書諸侯如首止，彼當與首止為例，不當與舉帥為例也。故杜氏於盟葵丘，曰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於盟葵丘，曰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一別周公一統劉子杜氏之說，其必權之審矣。或曰齊桓於僖八年曾與王人盟于洮，何獨於宰周公而不盟？且前乎此者，隱元年宰咺曾歸賜矣。桓四年宰糾曾來聘矣。後乎此者，僖三十年宰周公亦來聘矣。以寡宰贈聘，不以為嫌，豈其與之盟而伯主乃不敢乎？且晉文可盟于子齊桓，獨不可盟家宰乎？曰是又不然。夫家宰之贈聘，是王室之降尊也。諸侯之盟，宰是外臣之藐周也。齊桓不敢藐周，未至如晉文之抗自是齊桓之美，不必疑也。○廬陵李氏曰：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舉帥是也。王官與會而後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丘是也。舉帥盟惟趙氏以為劉子不與，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不與之說為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按此說亦欠分曉。會首止盟首止中無他事，而重書諸侯，固為別世子若大柯陵雞澤平丘，則以中無他事故不書諸侯。舉帥則以中有他事故必書諸侯，非為王官之盟與不盟辨也。且劉卷卒於七月，公歸之後，盟在於五月，亦難定其有疾也。觀將盟之時，衛與蔡爭長之說，長弘曾以告劉子，何謂有疾而不與乎？況柯陵雞澤平丘之會，王臣皆與于盟，豈召陵之會劉子於此顧有所嫌而獨不盟哉？然則舉帥蓋亦盟劉子，惟葵丘之宰孔先歸，不與盟，即使中無他事，亦必重書諸侯如首止，未可以首止葵丘舉帥為一例也。○以漢梁雞澤例之，漢梁見襄十六年漢梁弟書大夫盟而不再舉地，雞澤弟書約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僚

春秋傳解題 卷十 僖公五年 盟

聘矣。以寡宰贈聘，不以為嫌，豈其與之盟而伯主乃不敢乎？且晉文可盟于子齊桓，獨不可盟家宰乎？曰是又不然。夫家宰之贈聘，是王室之降尊也。諸侯之盟，宰是外臣之藐周也。齊桓不敢藐周，未至如晉文之抗自是齊桓之美，不必疑也。○廬陵李氏曰：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舉帥是也。王官與會而後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丘是也。舉帥盟惟趙氏以為劉子不與，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不與之說為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按此說亦欠分曉。會首止盟首止中無他事，而重書諸侯，固為別世子若大柯陵雞澤平丘，則以中無他事故不書諸侯。舉帥則以中有他事故必書諸侯，非為王官之盟與不盟辨也。且劉卷卒於七月，公歸之後，盟在於五月，亦難定其有疾也。觀將盟之時，衛與蔡爭長之說，長弘曾以告劉子，何謂有疾而不與乎？況柯陵雞澤平丘之會，王臣皆與于盟，豈召陵之會劉子於此顧有所嫌而獨不盟哉？然則舉帥蓋亦盟劉子，惟葵丘之宰孔先歸，不與盟，即使中無他事，亦必重書諸侯如首止，未可以首止葵丘舉帥為一例也。○以漢梁雞澤例之，漢梁見襄十六年漢梁弟書大夫盟而不再舉地，雞澤弟書約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僚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僖公五年

盟

盟亦不再舉地然則會盟同地者第書諸侯盟又何不可
乃首止葵止平止于宋皆再舉地大葵止于宋猶謂其中
隔他事不得不再舉地耳至於首止平止中間皆無他事
而亦再舉地以是知其義意之有在也孔子所謂書之重
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此類是矣由是言之首止平
止不須疑葵止于宋雖隔他事然以義類推之亦當入此
例于蜀之會盟雖前寡後衆之不同使其書曰公會楚公
子嬰齊于蜀而申公及某人某人盟亦無不可經乃再書
于蜀是亦重複之例矣或曰隱四年盟會伐鄭再序諸侯
僖元年城邢再序三師此可謂重複今前目後凡而不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僖公五年 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僖公五年

盟

若夫首止之盟第如左傳之辭曰秋諸侯盟此自可以成
文而經不然是必有說又如桓六年宴來蒙上年州公如
曹之文彼以踰年而不再舉州公此僅踰時蜀為再舉首
止乎此以知重複之義無疑矣且謂溴梁雞澤之大夫統
於諸侯而不地是矣然觀諸侯之殊會王世子是以臣禮
尊之也在大夫可統於諸侯而不地然則首止之諸侯獨
不可統於王世子而亦不地乎經乃不然可知首止等之
再舉地未可視為書法之常而忽之也既再舉地已見義
意之所存故凡舉諸侯不必再序以費辭此春秋所以為
簡要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僖公五年

盟

左傳曰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
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
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
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杜氏曰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也國君輕
走與匹夫逃竄無異
趙氏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劉氏曰其言逃歸不盟何但言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
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春秋釋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果

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張氏曰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鄭伯背公徇私違棄眾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罪之

家氏曰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然後於義為盡安有執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高氏曰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楚既服遂

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盛德之舉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嬖孽之私棄理義之正撫鄭從楚蕃間中國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夫齊之服楚所以營國之非一日矣饒踰年而惠王已導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強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啟之也

陳氏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厥貉之會廢于逃歸不書厲之殺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

諸侯逃歸見襄七年

春秋釋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果

道漢梁之會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而惟書鄭詹逃來於此見齊桓晉悼之伯不可棄也聞之先師曰陳鄭書逃書乞聖人之于齊晉也昭昭矣

渝闕李氏曰鄭伯逃歸不盟以其有王命也王惡齊桓定世子諸侯雖盟若王意不回諸侯與世子又何以處此使使恃首止之盟而徑令世子歸京師在世子為抗父在諸侯為背君亦未見其可也竊意既盟之後齊桓於此必且委曲陳請於其間使知大義之不可易也然後王意回而當日之為父子者定此雖不見於經傳要亦情理之可推者也但其伐鄭圍新城又見桓公以力加鄭未免有迫脅

天子之勢比伯術所以不純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傳曰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彭山季氏曰任氏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即杜氏所謂弦國在弋陽縣東南者也

孫氏曰楚人滅弦慈桓不能救也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義同

林氏曰夷狄始滅中國

淪關李氏曰高氏謂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張氏謂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吳

楚人因王問鄭而帥師滅弦按此說是因鄭伯逃歸不盟

與此相聯故云然其實楚自召陵之盟雖偶服齊而終懷異心其滅弦也猶是猾夏之故習未必因王問鄭而鄭與

楚通乃敢如此也然亦無從見其必不然存其說焉可也

○黃氏曰諸家多罪齊不救弦然齊處北楚在南齊積二

十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弦近楚滅之旦夕耳豈齊

救之所能及哉弦非黃比也黃受伐歷三時而不救比則

齊之罪耳按此說量其地勢不能及似矣然細思之亦覺

不然弦子恃其姻國之睦於齊而不事楚意何為乎亦恃

齊之能救我而有以抗楚耳地勢雖遠若使聞警而來在

弦國亦可守死以待援即不能保而被滅亡齊人於此抑

豈不能討其滅國之罪令其興復而後已乎今乃前無救

援之兵後無問罪之舉坐視其滅漠然與我無與也何以

稱伯主而為小國之所托哉蓋滅弦滅黃總非其不能救

十一年冬楚人伐黃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滅黃為再舉本

非伐歷三時之謂也如此則二國之不救尤不可以異視

之矣○經書滅國三十二楚獨滅者十二楚同他國滅者

三齊桓與伯而蠻夷有滅國之慘伊誰之咎哉然王道能

正己而後能正人滅譚滅遂桓已自處於不仁宜其不能

問楚也○張氏曰黃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

春秋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吳

自此始按此說或亦有之但黃之所以被滅者未必專在

此使黃人受其奔而以弦為鑒急修德政以自強何懼於

楚不則自有滅亡之道即不受其奔亦何能免於滅亡哉

若徒咎其受奔事恐鄰君之罹患來依者將謝絕之而不

敢受大非仁義之行矣無益於保國而徒為是不義與不

仁固未見其可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曰晉侯侵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託一之謂甚其可再

春秋傳解義 卷二 僖公五年

穀梁傳曰執不言所於地經於晉也范氏曰時虞已包裹而不書其處

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能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號仲虢叔汪季之穆也孔氏曰國語稱文王發時號君字也據傳云鄭滅一號晉友二號仲叔皆文王之滅一號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號提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滕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幸

胡傳曰虞地之經於晉以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執獨夫耳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積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杜氏曰虞公貪賄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執之若執一夫

劉氏曰春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故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傷之徒皆知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于滅下陽而深沒其迹于執虞公

使天下之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矣

王氏箋義曰滅而稱執者言虞滅久矣今但執之而已若書曰晉侯滅虢遂滅虞執虞公以歸斯實錄耳非裁成義理之文也

汪氏曰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或疑春秋不當沒晉滅虞之罪夫聖筆之立文如化工之生物安可拘拘於常例哉如梁亡而不書秦滅皆變其常法也梁亡見僖十九年

渝關李氏曰此晉侯執之也何以書晉人敗之也蓋凡執皆譏執大夫者且賤人之況執國君乎其不書地又不書

春秋傳解義 卷二 僖公五年

幸

以歸者何也據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書地宣十八年晉人執鄭子于鄆雖非執也而亦書地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十三年晉人執李孫意如以歸皆書也凡在本國執者皆不書地皆不書以歸如桓十一年

宋人執鄭祭仲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傳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成十七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二十六年晉人執衛甯喜昭八年晉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定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祈犁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晉人執我樂子赤歸于楚是地其

春秋辨傳疑

卷十

僖公五年

聖

或不在本國執而亦不書地者以有上文之可見耳今無上文之可見夫豈執在他所之例哉惟虞地之縕于晉也已久如在晉地執之故不書執地而亦不書以歸此春秋之微意也此實滅也何以不書滅虞無國也無國何以稱虞公不沒其爵也若曰以上公之責而勢如匹夫所以深責之也蓋虞公貪利背義而拒諫直亡國之君也昔則同晉滅下陽今則復假以道而滅號親鄰業已喪忠賢業已行則虞公者一晉人守外府之臣司外廐之圉爾晉人執之如執本國之匹夫何待書滅而後見其亡國哉夫位失國何以不名不知其名故不名又或史失之無所考也或

春秋辨傳疑

卷十

僖公五年

聖

謂虞公嘗為天子三公故不名然則州寔獨非公歟曰滅號更重於滅下陽書滅下陽而不書滅號者一告一不告也滅虞更重於執虞公書執虞公而不書滅虞者國已亡而深罪亡國之人是又一義也不然滅虞執虞公本一時事豈有告執而不告滅者哉惟告滅而不書滅必有深意存焉未可與滅號不書例論也。先儒因經文不書滅號滅虞遂謂二國之滅由於滅下陽夫下陽雖險要而國家之本務不在此安有一邑之地利偶失遂關二國之喪亡哉但二國亦當分別竊意號之滅未必由於滅下陽而下陽之滅實為滅虞之端非其失險之謂也號于虞為同宗

春秋辨傳疑

卷十

僖公五年

聖

之國唇齒之邦不可棄也百里奚宮之奇皆虞國之忠賢不可違也彼乃貪利背義導晉師以病號親鄰已亡而無與忠賢已去而無輔目之為獨夫良不誣矣然則下陽之滅虞實為之豈非虞國自滅之端哉是以不書滅又不書執地明其虞已滅而縕于晉也旨則遠而義實較然矣。桓稷為重君為輕滅虞甚於執虞公春秋書執不書滅何為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乎曰是不然責其所以亡社稷者是即所以重社稷也目虞公以獨夫即深責其亡社稷之罪不待言滅虞矣。劉氏曰左氏云晉襲虞滅之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非也虞晉同姓滅之大罪也雖其自欲文飾修祀歸貢不足掩其大惡春秋曷為聽之耶左氏以其文異常因彫琢遷就為此爾按劉氏此說極是但修祀歸貢事未可定其無有若果有之亦未必如許叔居西偏紀季入鄭之類何遂不可書滅哉春秋不書滅而書執蓋欲明其無國而為獨夫耳必不為其修祀與歸貢也比左傳之解經未可據姑存其實可矣。公羊傳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按此說非也亡國而出奔以歸者亦書滅比若書曰晉人滅虞執虞公以歸抑豈嫌於上下之同力者乎然則虞不書滅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書

者明其為早亡耳故梁傳曰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氏矣范氏曰臣民執其君命而執其君按此說亦非也虞本公辭故稱公其曰虞公自書爵之常茲既明書晉人執何得從虞國之稱右曰晉命行乎虞氏故稱公此豈虞人自執其辭乎即使虞人自執之亦當書曰虞人執其君耳春秋除莽某公外無從彼國稱公之例也胡傳曰不言以歸駭其為匹夫之實也按此說亦非也實為匹夫豈遂不可書以歸若書以歸豈遂不見為匹夫乎此當與不書執地為一義無他說也。季彭山曰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泰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書

而已若夫州公祭公周公皆畿內之諸侯然畿內諸侯獨周公為世爵蓋以公旦有大勳勞於王室故後世仍令其龍參爵又與州公祭公之為三公稱公者不同矣。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按三以天下讓或以為讓商或以為讓周讓商者是謂泰伯之德可以有天下乃以天下讓之商也讓周者是謂周至武王有天下是其讓國於季歷實以天下讓於周也竊以為二說皆不然當時商道未大衰無論太王必無剪商之志即或有之泰伯於此又安知己之必有天下而欲去之以讓商耶夫辭其所應有者而後謂之讓今以茫茫不可以知之事而謂以是讓之本朝也蓋亦不情甚矣若夫武王之有天下亦是其後來事在武王十三年以前尚不欲其有天下彼泰伯者何能於古公尚在時即知後世有天下而預讓之耶然則孔子何以云然也天下者即指當時之周國言也自周得天下後追王太王王季古公季歷既可稱王遂以其國修言之而曰天下耳夫泰伯讓國於季歷第托採藥而逃荆蠻並無授受之迹可見又孰得而稱之哉孔子以是為至德而深嘉之良有以也若泥天下之辭為是紛紛之異說則是聖人本欲闡幽而至後儒註解反使泰伯之意不白於天下恐亦非論世知人之道也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書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案

應於春秋左傳孟子皆以虞公稱其為公爵明矣若夫號者左傳常稱公而季彭山以為號亦公爵或未可信左傳於隱八年曰號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桓五年曰王以諸侯伐鄭號公林父將右軍杜氏註云林父王卿士蓋此時猶未得公爵其稱公者亦虛號耳莊十八年傳曰號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省皆賜王五鼓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據此則號公實為公爵矣此必號公執政久而晉秩為三公非先世之本封然也蓋號之先世號仲號叔皆為文王卿士雖云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必不若太公周公之勳為尤大也以太公周公之元勳猶止封侯而不封公孰謂二號便封公而竟為公爵之上耶惟虞為泰伯之後特封公爵以報至德在太公周公之受封且遜于虞孰謂二號可與虞並耶難或武王欲尊叔父而特厚其封亦不應偏私若此且使武王果如此成王欲報叔父之德何不亦踵而行之乃止以侯爵而封周公于魯乎此以知號爵本非公特以其世為卿士而或晉秩為三公者遂為公爵而在侯伯上其實與虞公之本封自別耳或者謂虞公亦如號公皆外侯之入為三公者也是又不然虞公若在王朝何不一見於傳記且以虞公之愚亦必不能晉秩為三公使其先世曾為公又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五年

案

不應後世之有國者仍襲公爵而世稱之也且使果如此則是外侯之公爵止一宋將孟子所謂公一位者不可以禁天下而除先代之後並無一人封公爵何為以列爵惟五之制獨使宋公居一等而諸侯俱不得與但以上公為流爵也然則外侯之封公者必不獨一宋而陳杞既封侯太公周公亦封侯若以泰伯之至德而使嗣世者亦列於次爵更有何人可為公者故以為虞爵本封公雖無他佐証亦可據春秋之所書而旁推互考有以知其必然也已○左傳之書號君無論其在王朝之先後莫不稱公是必號本公爵亦與虞同故左傳云然耳春秋諸國典禮說曰號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號仲文王弟也仲與號叔為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號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號城周室東遷號公忌父號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號滅之地入于晉據此說則左傳所稱號公者皆實爵也意者號仲賢而有功又為文王之愛弟故武王得天下即封仲於號國而爵以公非他諸侯之可比也故自此以外雖以太公周公之大勳亦限以制不復以公爵封之然則季彭山謂號亦公爵不又信乎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一

渝關 李集鳳



六年春王正月

左傳曰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

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

乃之梁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曰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

杜氏曰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李曰按密縣今屬開封府密州

公羊傳曰言圍何疆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一 僖公六年

何氏曰惡齊桓行伯彊而無義也鄭背叛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使伐之彊非所以附疏

彭山李氏曰伐鄭之役許不預者留守其國以備楚也

渝關李氏曰鄭伯從王亂命而逃盟從楚固為不義然齊桓率諸侯而伐之亦見齊桓不知事理之要徒以恃彊而妄舉也鄭之逃盟從楚也王之命也齊桓於此但當上諄

天王使知長幼之分華夷之辨乃天地之常經天王不得以私枉者也王心正自當命鄭從齊矣萬一王心不同亦

當綏鄭以文德諭鄭以大義而俟其自服不宜恃彊錢之

而且圍之也夫諸侯雖正王命雖不義若惡其從王亂命

而擅伐之不幾伐王命乎故書伐書圍以著其暴又書公

至以危之而中書楚人圍許又見蠻夷之不服而無辜被

其害則是許國之受圍齊桓實致之雖有分災救急之美

而功亦不足償其過矣先儒皆以伐鄭予齊桓殆不然也

○孔氏曰鄭人新築密邑故傳稱密經不稱圍新密言圍

而擅伐之不幾伐王命乎故書伐書圍以著其暴又書公

至以危之而中書楚人圍許又見蠻夷之不服而無辜被

其害則是許國之受圍齊桓實致之雖有分災救急之美

而功亦不足償其過矣先儒皆以伐鄭予齊桓殆不然也

○孔氏曰鄭人新築密邑故傳稱密經不稱圍新密言圍

新城傳云鄭所以不時城也解經言新城之意鄭以非時

築城違禮害民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故書新城為鄭之

罪狀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

造司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按左傳之解經不然也

鄭人新築城而名為密可言新密亦可言新城若因其城

之不時故言新城而不言新密是何義乎且諸侯伐鄭既

為其逃首止之盟則夫新城之圍亦第以其伐之不服耳

豈區區焉責其不時城而以是為鄭罪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一 僖公六年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曰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杜氏曰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

穀梁傳曰善救許也

張氏曰楚人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密之圍釋鄭而

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見桓公之急於義也

胡傳曰齊自居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

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稿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

汪氏曰書遂救者美其赴難之甚速若所謂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書遂伐遂侵遂人遂滅者譏其憤兵之無已也惟齊桓遂伐楚乃所以救鄭而非他國遂伐之比爾

廬陵李氏曰按桓公之編書救者五莊二十八年救鄭閔元年救邢僖元年次北救邢此年救許十五年次匡救徐是也救徐速進肅北子匡皆次為義不勇也此年之救

春秋傳解題 卷三 僖公六年

三

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為善之尤蓋救兵不以主事為恥也

渝關李氏曰傳稱楚子而經書楚人者貶之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而必貶之者惡其黨鄭不義以夷瑋見而抗伯主之師也諸侯遂救許則又善其援中國而勇於義焉聖人之情可見矣。汪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與楚人之救鄭也按文三年晉陽處父之伐楚必書以救江者原其伐楚之故所以明其非討賊也曷嘗予其救而書救乎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傳謂伐厲以救徐經止書伐而不書救亦非不予其救

而不書也蓋上書諸侯之大夫救徐其非不予其救也明矣上既書救徐此即再書以救徐未為不可而經不然自

是責其陵小之罪而不必言其故也夫以齊桓之伐厲救徐且猶不言其故况楚子之圍許以救鄭其猶見也罪尤

甚焉又何疑於書伐而不書救乎楚救多不書惟僖二十八年書楚人救衛襄十年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所以誌

其私庇夫與國以與中夏爭諸侯經蓋譏之而非非許之也若此年之圍許以救鄭又與專救者不同則亦但書圍

許以著其瑋夏之罪可矣而又何可書救乎襄元年楚公子士帥師侵宋傳亦謂其救鄭經止書侵而不書以救

春秋傳解題 卷三 僖公六年

四

亦猶是也若以陽處父例之而以不書救者為不予其救抑豈春秋之旨哉

冬公至自伐鄭

渝關李氏曰以其不義而致之蓋從亂命為非義而伐其從亂命者亦非義也且恃強而理攻其邑能無危乎先儒謂其出踰三時而以久致也或不然矣。其不以救許致何也本為伐鄭出且伐鄭不義而救許則善也善則雖以撓楚無危道矣。天王撫鄭以從楚而桓率諸侯以伐之非與楚爭鄭實與天正爭鄭也自此而後天下止知有霸主而愈不知有天王矣此亦春秋之所傷故書公至以見

意疑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傳曰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說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以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渝關李氏曰伐而又伐竟成齊人之私憤矣若夫以德服人者何至黷武而不已哉

夏小邾子來朝

春秋釋傳解疑

卷五

僖公七年

五

杜氏曰鄭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何氏曰時附從霸者齊桓公曰天子進之

渝關李氏曰莊五年鄭黎來來朝附庸之微者也今則別

稱國號又易名而稱于未知其進爵在何時杜氏謂始得

王命而來朝則是新與五等之列或有然者但黎來之朝

距今三十餘年未必是黎來得王命亦未必仍是彼來朝

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曰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語也李說當各悅二十八年傳曰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改出其君以說于晉杜註說音悅此說字杜雖無註亦當與彼同

大全音註曰初申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如字非也

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于取于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來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于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彭山李氏曰申本國名而邑于楚以國為氏者也侯者名也申侯本自楚來仕鄭故導鄭奔齊從楚鄭將復歸齊故以從楚之故歸罪于申侯而殺之以說于齊不責已而罪其臣失道甚矣故書殺大夫以見其殺非正刑也

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有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

春秋釋傳解疑

卷五

僖公七年

六

盟齊與問罪之師鄭服逃盟之罪則齊師息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于申侯蓋信譏而頗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

渝關李氏曰申侯自楚奔鄭其不忘故國而導鄭從楚蓋

有之矣有則以此殺申侯不亦當其罪乎曰非也申侯欲

從楚亦必主政議政者共以為可而後從之從楚者權不

在申侯一旦有變乃獨歸罪於申侯而殺之何其謬哉申

侯專利而不厭者也觀其反濤塗之謀是險詐不情之人

宜其取人之譏忌而鄭伯亦惡之也鄭伯素惡申侯乃因齊師之至借以說齊而殺之非其殺矣故稱國以殺而不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七年

七

去其官。公羊傳曰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若殺大夫之辭也何氏曰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按此說是謂君為國體大夫為股肱彼既自剪其股肱故書國以示其同體若然則稱君以殺甯不足見為同體乎竊意以國體錄此說良是但所謂國體者是合君與大臣為一體非指所殺之大夫為一體也蓋君主政大夫從政大臣亦當國者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元首股肱合為一體故凡言國者君與大臣皆在其中此可謂以國體錄耳若夫殺其大夫固為自剪其股肱抑豈於稱國見之哉。廬陵李氏曰左傳載陳濟塗怨申侯之反已

勸之城虎牢美乃謂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又

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說前說不可信後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愛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于齊矣何得謂說于齊乎按此說亦不盡然蓋申侯不辭軍道故齊侯愛之而賜以邑及其導鄭從楚則又不能不惡之矣愛惡本不相妨安得以殺申侯為得罪于齊而疑前說之不然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傳曰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

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交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仇氏子人氏三族實遠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為諸侯而以義終之無乃不可乎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克鄭有叔虺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問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七年

八

曹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甯母魯地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吾如甯按方與即今兗州府魚臺縣其地在東北而西近洩氏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嬭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鄭玄云祀物者犧牷之屬嬭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纈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如彼禮文諸侯所貢之物皆以服數為差尚書禹貢任土作貢皆貢土地所生不計路之遠近然則周禮雖依服數亦貢土地所生不宜遠求他方之物以貢王也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職天子既寔諸侯惰慢貢職之事無復定準故霸主總帥諸侯尊崇天子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官受方物

是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也
美齊侯能以禮服諸侯

張氏曰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不受鄭世
子為內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

汪氏曰今三傳皆有鄭世子華則桓公但廢于華內臣之
請而未嘗使之不與盟也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盟于甯母謀鄭故也此特鄭已從齊
何須再為之謀豈獨慮其貳于楚而必欲得其盟耶故管

仲有招揭懷遠之說而於子華內臣之請又曰君其勿許
鄭必受盟可知其為盟鄭謀矣然傳謂齊侯修禮於諸侯

春秋輯辨釋疑 卷五 僖公七年

九

諸侯官受方物是此盟亦為王室謀非專為鄭謀也但為
招揭懷遠而修禮則是修禮亦為服鄭故左傳以為謀鄭
故耳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而不親求意其從齊之心
猶未堅也及聞辭于華之請故明年而有乞盟之事德禮
之足以服人也信然矣。子華內臣之請意必在既盟之
後故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義終之無乃不可
乎終者畢事之辭也。廬陵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
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
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事觀之則與邢止
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止亦改命朝聘之數也

和北
見襄

八按此說比類亦覺未當首止定王世子為正天下之倫
甯母辭鄭世子內臣之請為正一國之倫固有然者但首
止亦為定世子而會盟甯母辭鄭世子之請不過會中之
一事耳豈可與首止例言之乎且此明王室之貢是知有
天子邢止改命朝聘之數則不為王室而為吾國計是尤
不可以例言之矣

曹伯班卒

渝關李氏曰曹昭公班僖公赤之子也僖公卒在莊三十
二年而昭公立昭公在位九年卒子襄立是為共公。彭
山李氏曰曹伯班卒不書日不計也曹昭公與魯同盟日

春秋輯辨釋疑 卷五

僖公七年

十

久而齊桓時諸侯方睦何以不計乎嗣子有事故也嗣君
未定則不暇計喪而諸侯先使人弔之矣故錄其卒又曰
凡外諸侯卒魯往弔雖不計亦書卒如曹昭公班是也魯
不往弔則雖計亦不書卒如曹僖公赤是也以杞事觀焉
杞惠公之夫人莊公女也惠公之卒必無不計之理而經
不書蓋魯素卑杞故雖告而不弔爾杞伯姬卒亦不書則
文十二年書子叔姬卒之誤也不然杞小魯大乃敢匿其
女與姬之喪而不告乎故知凡書卒者皆魯往弔也按此
說謂魯不往弔雖計亦不書卒或有然者其謂魯往弔雖
不計亦書卒且以不日為不計則必不然春秋書卒而曰

春秋傳解經

卷五

僖公七年

十

月不具者多矣如隱七年滕侯莊二年齊王姬四年紀伯姬十六年邾子克三十三年曹伯射姑二十九年紀叔姬三十一年薛伯傷此年曹伯班二十三年杞子二十八年陳侯款文三年王子虎七年宋公王臣九年曹伯襄十三年邾子蓬隆十八年秦伯瑩四年秦伯稻九年滕子成十四年曹伯滕莒子去疾十五年吳子夷昧十八年曹伯須二十三年蔡侯東國二十七年曹伯午定四年杞伯成八年曹伯露十四年吳子光哀十年薛伯夷此皆有月無日者也又如僖四年許男新臣十四年蔡侯貜二十四年魯侯夷吾定九年秦伯十二年薛伯定哀十三年許男成此皆有時而月日俱無者也豈皆不詳而往者乎況隱元年公子益師八年無駭九年叔孫得臣此皆內大夫之卒不書日者而文十八年子卒亦不書日豈亦因其不詳之故乎蓋史有詳畧又或闕失不可考亦如或名或不名之例非以不詳故不日也因不詳而斷其嗣子有爭尤為無據若夫杞伯姬不書卒或亦史氏之闕失耳以為子叔姬之誤固未可知要亦難定其必然也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甫盟留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

趙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莊盟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即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朝聘之節未嘗廢也

春秋傳解經

卷五

僖公七年

十

廬陵李氏曰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

渝關李氏曰魯望國也魯之事齊謹則諸侯莫敢或後矣齊霸之成魯亦有功惜乎其不如京師而但如齊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左傳曰春盟于洮謀王室也

彭山李氏曰洮杜氏以為曹地水經註曰鄆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今按鄆城即今濮州南界于曹則洮當在今曹州之北境古曹地也汪氏引鄭漁仲所謂洮水出西夷中

北至抱軍東入河者當之則甚誤矣

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為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為襄王謀者故遣人告難于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

張氏曰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可以訓矣

渝關李氏曰此必叔帶將作亂王世子遣人告難于齊齊桓欲為之謀故王臣出會而與諸侯共為此盟耳吳臨川疑惠王有疾理或然也左傳於去年冬曰閏月惠王崩襄春秋傳傳辨疑 卷主 信公八年 主

王惡大叔帶之難俱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若果如此則秘不發喪將誰欺以惠后為主於內而叔帶為王之愛子未有不知王崩者惠后叔帶不可欺豈欲欺戴我之諸侯乎又於今年春曰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杜氏曰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若然豈有春發喪而年終方訃至又豈有以訃至之日為王崩之日乎甚矣其舛也。公羊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孔氏曰釋例以為中士稱名下士稱人此言王人是天子之下士也按先儒皆從此說而以王人為下士之微者恐不然王世子之告難于齊也或是微者齊桓為之約諸侯而

春秋傳傳辨疑 卷主

信公八年

共謀之此時王臣所與會盟者未必仍是告難之人也以謀王室之大事豈微者所得與況世子於此方欲大張聲勢以奪奸人之魄亦必不使微者往而竊與之會盟先儒但見諸侯無貶而會首書王人遂以王人為微者而不知其非經義也經書王人自是王朝之卿士貶而稱人非微者也然則稱人為貶曷為其貶之也曰王人者王朝之卿士也以王朝之卿士為王世子之難而出會必有不請於王而私行者矣不請于王而借外侯以為援則是私相會盟而以天子立嗣之權于外侯也雖其所輔者正抑宜臣子之所當為者哉春秋於是貶而稱人以明大義之不可所以為臣子戒也然則內書公而外書爵諸侯其無譏乎曰王人王臣所以人諸侯也春秋之法以內制外不以外制內諸侯之為此舉雖於王室為有功然以外侯之勢約王臣而私與之盟是明與天子抗而制天子立嗣之大權也或亦覺其不臣矣特以其義近於公而所全者大是以不加顯責而但於貶王臣見之未可以其父無貶辭而謂諸侯獨無譏也。王臣與諸侯會盟而春秋貶之然則遭王室之變者可以坐視其亂而不為之所乎曰是不然王臣之於王也當先格其君心之非不幸而遭此變亦當以大義詔王使知世子之必不可易王亦未必不少悟者且於

春秋傳傳疑

卷主

僖公八年

五

世子亦惟敬以孝友而已教世子盡誠盡孝以事親無怨無惡以待弟而又端良恭謹以接羣臣與外侯其濟則世子之幸而社稷之福也萬一王意不同而逆黨愈橫世子將如之何哉亦惟以義命自安聽其所處或逃而去之而已且夫以正率人者人多從之於是以大義諭羣僚相與同心協力以衛世子而又裁叔帶之奸黨而防其變是皆已亂之方而輔正之道也又何必借援於外侯而為此私相會盟之謀哉惟於數者皆不能使欲借外侯以為援是以春秋惡之而貶稱人聖人之意微矣。或謂諸侯于此時不得不與王臣盟昔也會盟于首止固懷世子是役矣

春秋傳傳疑

卷主

僖公八年

五

使知己之必無二心也於是盡禮於世子而託同心之大臣曲為調護於其內如是則處世子以道而自處亦有禮也又何必為此盟哉不知出此而私為此盟以相結則是以外權制內變徒知為世子而不復顧天王此春秋所以不足於此也。公羊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按此說以王人為微者固非其以此為王命尤不然王欲廢世子鄭而立叔帶則于首止之盟已命鄭伯不從矣至於今未聞其有悔心之萌特使王臣而定世子也若果如此則于洮之盟正得天王之治命鄭伯於是亦遵王命而來會盟者也經乃何以書乞乎。較

春秋傳傳疑

卷主

僖公八年

五

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卑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按此說不以王人為微者是矣但亦以王命為言猶是公羊之說也不知此事原不出王命大抵是世子與大臣之所為耳世子大臣之所使者本是王朝之卿士故得序於諸侯之上是尊王臣即所以尊王也豈必出自王命而乃貴之乎。胡傳曰王人下士也兩臣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令以下士之微序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隱元年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莊二十三年以私情

出訃者止錄其名

文三年王子虎卒
定四年劉卷卒

不以其貴故尊之地

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

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

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按此說亦以王人為微者

以此為王命且其論序王人之先諸侯却似聖人有意重

之以示尊君之義尤不然此自是當時位次本如此春秋

據實書之非聖人特立此例也胡氏以先王人為春秋之

尊君不知卑而書人之更為尊君也夫先書王人以尊君

猶位次之末節耳以其私結外侯而背天王故貶而稱人

是以大義裁之而深斥其無君之罪也尊君之義不尤大

春秋辨傳辨義

卷五

僖公八年

七

乎況當時位次本先王人此乃齊桓之尊君非春秋有意

尊之也齊桓知尊君而不知所以尊君之義故春秋貶在

王人而齊桓之罪亦於此可見矣。汪氏曰春秋凡霸者

主會必書公會而序霸者於諸侯之上首止會王世子而

書公及齊侯則王世子在會而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此

書公會而序齊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

後此葵丘翟泉柯陵難澤平丘書法皆同按此說謂首止

會王世子不以齊侯主會是矣其以此會首王人亦不以

齊侯主會或不然王人雖序齊侯上不過禮貌之優耳要

其制命之權在齊侯未必非齊侯主會也如翟泉之會首

王人既以晉大夫主盟豈亦不以晉大夫主會乎諸如此

類自與首止之殊會王世子者不同未可泥其先後之辭

而欲與首止倒論之也。孔氏曰諸侯相與為盟所以同

與王室天子之臣不與諸侯同盟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

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

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二十八年

踐土之盟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杜云王子虎臨盟

不同故故不書宣七年傳曰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

之以謀不睦杜云王叔桓公衛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

同故尊卑之別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

春秋辨傳辨義

卷五

僖公八年

本

天差于黃池杜云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此三

者王臣皆不與盟是其正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

命使臣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

美心無貶責此王人與諸侯盟不識者王室有難王勅使

來盟故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故也襄

三年公會單于晉侯云云盟于難澤杜云周靈王新即位

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皆事與此同以情義可

許故都無貶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於時諸侯新睦王室

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禮大典故貶稱王人是依禮

不合故據法貶之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議

與不譏皆從此例按此說謂王臣不可與諸侯盟是矣其論春秋譏與不譏之例或亦未得其旨蓋王臣不與諸侯盟正法也亦定法也其或遇變而勅使盟諸侯亦惟監臨而不與同敵則可耳隱元年盟蔑下孔氏曰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曰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狩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按此盟禮蓋亦天子使人監之未必與之同敵也首止不敢盟王世子蔡然不敢盟宰周公豈非正法當如此哉餘則凡與諸侯盟者皆非禮未可原其事勢而不譏也夫事勢之急春秋釋傳辨疑 卷主 僖公八年 尤

莫重於王世子之難今于盟洮敗王人而可謂其不譏乎且于洮之盟乃為王世子事非為天子事也王實未嘗勅使宋盟奈何以為王使而寬之也且王臣之盟諸侯自于洮始貶而稱人雖不專為其盟故然盟諸侯之非禮亦于此可見故後來凡與諸侯盟者皆書爵氏以是為常例而不足責耳不然頃靈二王之新立未聞其有變也而蘇子之盟女栗單子之盟難澤何以皆無貶辭乎然女栗之盟公不朝王而盟王臣是以諱公而不書諱在公而蘇子之罪從可知亦未可謂其不譏矣至盟于盟泉王子虎亦貶而稱人者蓋以晉大夫主盟故不專為下盟之清大興

也然則孔氏所謂譏與不譏皆從此例者按之經旨豈有當乎若夫踐土之王子虎黑壤之王叔桓公黃池之單平公經既不書亦未可信若果與會不與盟如王世子宰周公之會皆書此即不可書盟未當不可書會矣然而經皆不書則何也。經書王臣與盟者盟凡六而有七人于洮翟泉之兩王人女栗之蘇子柯陵之尹子單子難澤之單子平止之劉子大抵皆卿士耳惟于洮翟泉之稱人為貶餘皆書爵之常例也然盟洮猶為王世子翟泉而後皆不以王事盟諸侯而且習為故常而不足異也王室之陵夷何如哉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主

僖公八年

尤

鄭伯乞盟

左傳曰鄭伯乞盟請服也

穀梁傳曰以向之逃歸乞之也

臨川吳氏曰鄭伯前年拘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為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孫氏曰鄭世子華雖受盟甯母鄭伯猶懼見討故自乞盟於此

胡傳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

慎也

張氏曰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足以見霸權之重而可
以使鄭伯之自反

孔氏曰傳稱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服義無不受諸言
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盟

汪氏曰鄭伯乞盟不言使大夫則鄭伯親至於會也不言
如會則鄭伯得與于盟矣然不序列而別言乞盟以見鄭

伯在會而卑屈以請與于盟耳苟非在會而後至則當如
哀僑如會國佐如師先書如會而繼書盟矣然襄三年晉

士句乞盟于齊不書此特書者以見其輕於逃義故不憚
春秋稱傳辨疑 卷主 僖公八年 主

屈己以請服也

高氏曰楚為中國患鄭先受害自莊十六年書荆伐鄭至

二十八年荆又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又伐鄭三

年楚又伐鄭齊桓召陵之役楚始懾服則楚之不復加兵

于鄭齊桓之力也鄭伯曷為背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其

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自此至十七年小

伯卒楚人絕迹于鄭桓之霸功盛矣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乞乞六乞盟一乞師五

渝閼李氏曰按鄭伯不書如會據僖二十八年盟踐土書

書陳侯使是鄭伯適在洮也其會盟也列序諸侯而鄭伯

闕焉是鄭伯不得與於斯盟也曷為不得與於斯盟是齊

侯外之也豈逃歸之怨猶未釋而甯母之盟惡其不親來

而有責言歟然鄭伯乞盟而不再書盟卒亦得與於斯盟

矣曰逃曰乞皆匹夫之賤行鄭伯不知義而甘蹈之良可

醜也夫。書逃書乞春秋之不足於鄭伯也明矣既不以

鄭伯為是即不以諸侯為非何以貶王人而亦不足於諸

侯也曰春秋之義多變未可以一格論之也且亦思鄭伯

之逃盟何為也哉天王有辭命將欲倚夷楚而易世子世

子其可易而夷楚其可倚乎此大義之斷不可從者而鄭

伯從之悖甚矣諸侯之盟洮也義近于正特不可與內臣

春秋稱傳辨疑 卷主 僖公八年 主

私相結而以外排制內變耳春秋之不足諸侯也充義至

盡之意也然以視從楚而欲易世子者其為得失何如哉

春秋於此深惡鄭伯而書逃書乞以鄙之蓋亦欲其從正

而不從邪也若弟見其鄙鄭伯而遂深嘉夫諸侯吾恐諸

侯雖可嘉將無以為天王地且無以為內朝地矣此論世

者不可不深長思之也

夏狄伐晉

左傳曰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龍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

杜氏曰傳言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

前年事也而已無逮眾狄號射曰明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

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臨川吳氏曰齊桓嘗存邢衛而未能挫狄即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狄也

渝關李氏曰開釁于晉而致其伐咎不在示弱也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梁龍二子豈知此義乎未可以其億中而稱之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孫氏曰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于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僖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僖公八年 重

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文姜孫子齊敗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

孔氏曰禘自是常不為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為用致夫人而書之耳

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立妾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范氏曰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立書傳終說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李氏曰夫人廟去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李曰文九年秦人來歸婦公成風之繼不言夫人蓋春秋之義

例不以為夫人所以正其終耳非謂夫人不以為夫人也使其不以為夫人豈肯為之歸祔乎

范氏曰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為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為後為其母總是要不為夫體明矣

劉氏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比于無父無君已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配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必天子命之者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春秋傳傳辨疑 卷五 僖公八年 重

無君無父無君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是正無天故舍昭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為譏也見文五年

胡傳曰授禮太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又見禮記祭統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太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祀乎其先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

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營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蒙氏曰僖公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薨葬之故於此書用致夫人者以其聞薨葬夫人之端也

汪氏曰哀公欲以嬖妾為夫人使宗人釐夏獻其禮對曰以妾為夫人古無其禮也夫自僖公致成風以妾母為夫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八年

宣

人自後宣公致敬嬴襄公致定如昭公致齊歸皆以妾以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釐夏猶謂以妾為夫人則無其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立妾也於以見魯衰之甚而舊典猶存也

渝嗣李氏曰采繁之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是夫人本有助祭之禮若子為諸侯助祭者有人矣母雖先君之夫人何與其事然以義推之想亦未嘗不至廟中也至廟中想亦未嘗無其事也妾媵不得入宗廟僖公尊妾母為夫人乃因禘祭以致之非禮甚矣故去風氏以示貶焉及其殯也舍昭會葬王皆不稱天而秦人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八年

宣

之歸祔也畧其君臣之辭且書僖公成風之祔是皆義旨之最著者也聖人之為倫常計者不亦嚴且至矣哉。以妾母為夫人卑先君也以妾母為夫人而致之于太廟輕太祖也不知有父不知有祖並不知有天子而自溢于王法之所不得為者謬已甚矣若夫禘禮之階由來已久其失固不待言今因用致夫人而特書之不亦可見其僭竊之非禮也哉。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蓬卿大夫薦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據此說可知禘為大祭自與他祭不同夫人有薦豆蓬之禮非夫人則不得與於斯矣意先君之夫人亦當至廟有所薦不則亦當至廟瞻拜之故僖公尊其妾母為夫人特因禘祭而致之于廟中耳夫禘于太廟既成之為夫人他如大禘時恰四時之祭或亦皆致夫人而不必悉書矣春秋於此蓋亦舉重而特書之者歟。或曰此年之禘必非常舉之禮也蓋春秋譏不在祭者皆書大事與有事使此禘為常禮何不亦書大事哉即云書大事恐與大禘無別不得不出禘名然書禘于太廟致夫人如文二年太事于太廟躋僖公可矣何必書用字觀一用字便見此禘非常禮以其欲致夫人而為此祭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八年

七

故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猶曰用是以致夫人耳所以明其為夫人禘也何氏曰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據此則為夫人禘也明矣按此說亦未必然若果五年一禘此則未及禘期特為夫人行此祭固可書祭名若是正及禘期特因此祭致夫人獨不可以書祭名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雖以沿襲之常不必悉書然而因致夫人而書禘名未嘗無義蓋魯禘已非禮而以妾母亂重祭是亦非禮中之非禮也故舉祭名以重之豈必此祭之非正期而後可書祭名乎若果比年行之此則不在六月而在七月是即可以書祭名矣即云踰月為小失而以妾母亂重祭尤可舉重以著其失矣若為其用致夫人而乃行禘是必六月禘而七月又禘然後可然而經不兩書禘不比桓八年之兩書烝昭二十五年之兩書嘗可知此禘非為夫人故尤非為夫人禘而乃言祭名乎若必泥於用字謂其本為夫人禘也如大易所謂王用享于帝王用享于西山此等用字又將何所為哉又如成十七年九月用郊亦非以其有所為而云然也然則用致夫人與躋陸公異者蓋亦史文之偶不同耳書用者其辭婉不書用者其辭直婉直繁簡之文偶不同豈以此祭之書用者為欲明其所為之故哉若夫夫人見廟當特祭乃是夫人始至之禮而其祭亦

殺矣今於至重之祭與致夫人不過因此而順成之耳若為夫人故而特舉重祭則以卑事而瀆太祖之尊既不近情且亦何急于此而不俟夫正祭以致之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臨川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八年

一

渝闕李氏曰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崩太子鄭立是為襄王。臣子之於君父也奔喪會葬禮莫大于此矣縱不能親行而亦不使卿葬之且又不使微者往天理滅人心亡矣僖公號為賢君而乃至此是所不解豈沿于莊僖二年之不葬而然耶抑亦王室有叔帶之難而於葬事遂簡不以魯秋葬傳辨疑 卷五 僖公八年 一 夫禮致諸侯之送葬耶夫沿于舊習而不改因其簡禮而亦闕是皆罪之不能運者也齊桓為霸主未知齊之能葬王否而諸侯有不葬王者孰非霸主之咎也哉。天子七月而葬惠王於此年十二月崩則明年六月正同執畢至之時也諸侯方於夏月會葬止而於先王之葬禮竟闕焉豈其急於會事而不暇及此耶夫禮莫大于送終今縱不能親行會葬若其命一使臣而亦何所不暇乃徒聞其崩而卒未見其葬也抑亦何以為臣子哉

綱左傳曰宋公疾太子益父國請曰日昃長且仁若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

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左傳曰九年春宋桓公卒

趙氏曰桓公御說不書葬蓋迫于葵之會不及以禮致諸侯之送喪者也

渝關李氏曰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卒子茲父立是為襄公。按宋桓公春秋之賢君也其治國雖不可考然據左傳所對弔災之辭是未為君而已知禮見莊十一年傳已而定位於大亂之餘國家賴以無事者三十一年不賢而能若是乎四同盟而不葬以為迫于會事蓋必有之然於天王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僖公九年 完

葬猶闕焉則其不葬鄰君斯亦不足責也已。宋歷春秋凡十三公穆瑒莊閔桓襄成昭文共平元景是也瑒閔昭三公遇弑不葬景公卒在春秋後惟桓襄成連三世不葬襄以魯僖欲附楚成以宋國亂故不葬魯桓公之不葬者或宋人迫于會事而簡葬其親不及致諸侯之送葬又或諸侯迫于會事而亦不暇送葬于宋即二十八年因于溫之會不葬陳共公皆急霸事而廢交鄰之禮者也惟定四年葬陳惠公公以會盟未歸而不失其禮今雖微會急宋子何得簡其親而諸侯於此何至命使亦不暇哉。左傳曰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非也衛文既葬而衛成稱

子見昭二十五年魯文既葬而子亦稱子見文十八年今夏會而季秋

盟宋子與焉此必既葬而後會其稱子者未踰年也。左公穀三傳經文皆作三月若果宋公卒在三月則盟于葵

止在秋九月已踰五月而葬之期彼宋子者何不念其親未葬而齊桓主會何為久留宋子而不令其歸葬大事乎

如定四年二月陳惠公卒三月陳子會諸侯五月盟六月葬猶未及期此則七閱月而後得歸若非已葬恐不至此

然若已葬則會時之去卒日又無幾此以知三傳之作三月者誤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止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僖公九年 三

左傳曰夏會于葵止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

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昨杜氏曰昨祭肉

氏曰周禮大宋伯以膳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

賜也二十四年傳曰宋先伐之後也於國為客天子有事

今賜齊侯是尊之也此二王後也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

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

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聞越于

下以道天子蓋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公羊傳曰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杜氏曰宰官周采地宋子襄公也陳留外黃縣東有葵止杜氏曰莊八年傳曰連稱管至父伐葵止杜云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止與彼葵者傳稱齊侯不稱德而勤遠略

西為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為
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蔡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為蔡丘非
也經書夏會蔡丘九月乃盟晉
為地止無緣欲會而不及盟也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僖公九年

三

彭山李氏曰宰冢宰周本漢扶風雍縣今鳳翔府岐山縣
地即岐周也文王都豐分岐周故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
采至平王以西都與秦故二公別於東都受采仍存周召
之名而已非西周矣晉書地道記曰河東郡垣縣有召亭
此為今平陽府絳州垣曲縣蓋召公邑亦東周畿內地也
孔氏曰周地無閒焉豈亦近于成周者耶周為采邑起於
周公旦其元子伯禽既封於魯采邑亦當以其次子世守
故孔氏曰次子世守采邑在王官周公召公是也則春秋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僖公九年 三

馬史記所謂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彤弓矢大路是
也夫襄王於此既以弓矢大路錫齊桓而又於二十八年
錫晉文亦以弓矢大路則皆命以收伯之事而二伯得專
征伐矣如此則事有關於天下之故而春秋何以不書蓋
桓文之專征伐而挾震主之威久矣豈待於錫命哉襄王
特惑二伯定位之功因而遷就其意耳故畧之以同於外
事之例明其不足錄也故啖氏曰桓文之伯不書錫命蓋
有微旨也殆謂此歟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僖公九年

三

胡傳曰宰公之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退
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汪氏曰謂進而為三公宰輔退而為方伯諸侯入乎朝廷之內出乎
畿甸之外視殊雖不同均為勤勞王室 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汪氏曰尊無二上公雖貴亦人臣也王世子天王之貳非
人臣也故春秋殊會王世子不以儕之人臣之列而宰周
公僅同下士之微者序乎諸侯之上耳齊桓初會首止以
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本繼會寸池以謀王室而安天下
之大勢今會葵丘又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霸桓公
為盛而桓公之會葵丘為盛宜春秋備書之而孟子稱之
也春秋書宰者四啗媚寵安糾聘大惡皆貶而名之聞聘
僖公雖無貶辭然以宰公而修聘事於諸侯則亦過矣惟
宰孔出會諸侯樊霸主陳五禁使諸侯既知尊王室而且

知畏王法則有功於周室者也故諸侯雖與之會而不敢與之盟後此王子虎盟諸侯大夫于王都之側貶而人之尹武公單襄公之盟阿陵單頃公之盟難澤劉獻公之盟平邱皆有愧於宰孔矣然惠主之惠適當同執畢至之時襄王方居諒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時桓公不率諸侯會于京師反致冢宰于葵丘而春秋無譏者豈其桓公能弭王室之大難而功可掩過歟

廬陵李氏曰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宰閱也。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于首止中於訾終于葵邱

春秋傳辨疑 卷主 僖公九年

主

仁山金氏曰按宰孔之命國語史記皆有弓矢車服九旒之賜皇極經世書賜命為伯此所謂加賜一級者雖然宰孔初命但以賜胙為辭蓋以宗廟為重也孔子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古人禮意所重蓋如此云

渝關李氏曰宰周公杜氏以為三公兼冢宰胡氏以為冢宰兼三公愚直以為二說皆非也其曰宰周公者宰冢宰公公爵也宰者其官名而公者其爵位也蓋公非三公之公周公旦固當為三公至後世襲爵而仍稱公未必仍與坐論之班是以受職為冢宰自與周公旦之兼冢宰有別若使襲爵者亦如當日之師保是公旦之元子封魯反不

如次子之襲公為尤貴也有是理乎此或次子止世祿至後世而仍令其稱公未必世與三公之位也此時之周公職任冢宰故左傳止曰宰孔而不曰周公孔亦據本職而為言也不然則三公更責於冢宰何為舍其尊優之稱而止道其列卿之任乎此以知杜氏之說未可信也若夫冢宰兼三公之說是宰字在上周公二字在下故以在上者為正職在下者為兼位說亦似矣但周公二字本是其世爵非以兼位而云然也蓋公重於卿若使公為兼位亦當先言公而後言宰不則舉重而獨言周公可矣經乃何獨不然哉然則經書宰而不稱爵豈本無爵也祭本伯爵

春秋傳辨疑 卷主 僖公九年

主

而書祭公乃三公也此言宰周公者亦如桓四年之宰渠伯是皆具其官職而稱宰特以襲爵而帶言之耳若以宰周公為兼三公豈宰糾之稱渠伯亦以伯為所兼之何官乎此亦知胡氏之說亦不可信也大抵公非三公而宰周公本非其兼位並不可言某兼某矣三十年宰周公之來聘與此同。古者世無世官襄內諸侯亦無世爵其有功德於民者子孫若不足用不過食采地而使之世祿而已周室既衰乃有世官世爵之弊世爵固其常然亦未必盡世官也觀春秋所書宰咺之後有宰渠伯糾宰渠伯糾之後又有宰周公易當以冢宰之職而令一姓世守之乎若

夫三公之位亦未必以公爵始居之如尹氏為子爵而詩有尹氏太師之語祭本伯爵而春秋亦有祭公來之文若此之類曷當必以公爵為三公乎然則三公不必皆公爵可知襄公爵者不必皆為三公矣今乃以周公為三公其可信乎。新王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則冢宰不得出會諸侯先王告崩諸侯當奔會葬新王即位諸侯當朝賀會同亦不暇為會於他地是葵邱之會宰孔與諸侯皆有咎焉春秋曷為無貶辭曰齊桓翼戴襄王之事終于此會功在宗社倫常之大自不可泯且姑即此事論之其會也所以申王命其盟也所以明王法是諸侯猶知有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主 僖公九年

壹

室而王室猶重於諸侯者賴有此舉耳故宰周公目其官爵而不名諸侯亦各書爵而下又重書葵邱之地春秋於此蓋亦有取乎爾若夫沿積習之舊惡失慶弔之大禮其罪自不能掩抑豈以此而恕彼哉觀其上書天王崩而下書不葬又不見諸侯朝會于京師君子不能無餘憾焉要當分別論之可也。季彭山謂襄王命齊為侯伯而不信莊二十七年召伯慶賜命之事事見左傳或亦不然北杏以來諸侯推桓為霸主而又同盟于幽者再則是桓霸已成幾有震主之勢矣惠王於此安得不遷就其意以命之哉况王方怨衛立子頤而令齊伐之則於彼時命齊為伯不可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主

僖公九年

美

謂其無有及襄王新立特思報其德而申命之且以厚賜寵異之耳蓋桓公之受命為伯不始于此而其崇獎嘉賚之榮莫盛于此春秋畧之而不書不為無意但彼會盟之事猶能尊王室又不得不節取之是豈春秋之所得已哉彭山說其論不書錫命之義能得春秋之旨姑備錄之。據史記則錫胙之外又有彤弓矢大路據國語則賜胙之外又有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則其恩寵已渥矣此必賜于其國齊桓因會諸侯以申王命又為之盟以明王禁可知五霸桓公為盛而桓公之會莫盛于葵邱以其仗天子之靈寵而震疊於其上豈猶尋常之會盟而已哉經於錫命之典畧之而不書而不沒其會盟之事抑揚予奪之間各有深意存焉不可不察也。季彭山以此會為會宰孔非諸侯會而宰孔始來也此說疑得事情蓋宰孔賜胙于齊桓公乃約諸侯而為此會故曰公會宰周公云云耳據左傳卻似諸侯既會而後宰孔賜之胙矣若然則春秋書法自當有別何以首列于會而無異辭哉。按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綈而行事陳氏註曰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詳以前常屬綈于輅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越喪綈而往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主

僖公九年

三

汪氏曰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苟釋凶服而從事于大禮是慢天也且天子嘗禘郊社蓋蓋既陳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皆廢其禮況可聞喪而猶治事乎王制所紀祭天地社稷越絺而行事亦以已卜時日而忽有喪則大臣越絺而攝祭耳據汪氏曰則三年不祭自是定典但因父母之喪而使天地祖宗三年不血食以卑廢尊恐亦未安意三年中應祭之鬼神俱使大臣攝行亦未可知今襄王方及葬期而遽有事于文武豈喪制久廢而忘哀從吉耶抑或大臣攝行而亦稱天子之事耶按孟子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春秋輯傳辨疑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主

僖公九年

三

齊以是為醵典即按論語魚饌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夫京師之于齊非可朝發而夕至也今於夏月曠日遙殯勢必至於惡敗不可食是棄物也豈祭肉之賜遠者皆乾肉若非乾肉而或鹽之或冰之必有所以救敗之道耶凡此數端皆未能確見其必然姑存疑以待考可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孔氏曰公羊傳曰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嫁于大夫死不書卒此許嫁者嫁于國君也但未往彼國不成彼國之婦故不稱國也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其義一也是許嫁而笄猶大夫之冠也禮男子冠而不為殯婦人笄而不為殯故以成人之喪治之何氏曰許嫁卒者當為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也啖氏曰內女為夫人書卒許嫁為夫人亦然其為勝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

渝關李氏曰伯姬不稱于蓋莊公之女而僖公之女弟也既許嫁而以成人之喪治之禮也。汪氏曰經書內女未嫁而卒者二此年伯姬文丁二年子叔姬雖曰許嫁則喪之以成人之禮亦時君溺愛之過耳據禮諸侯姊妹女子嫁為諸侯夫人則服大功大功以下則無服蓋諸侯絕期苟嫁為諸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主 僖公九年

采

侯夫人則尊同尊同則為之服也許嫁未可稱夫人而喪之如成人非禮也按此說不然此蓋以成人之喪治之非以夫人之喪治之也成人特異於殤耳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麻意諸侯之於大夫亦當準此夫大夫之卒既無期功之服今伯姬未得為夫人雖以成人之喪治之想亦未必服大功也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無論其許嫁諸侯與大夫無不然矣但許嫁大夫者可不書許嫁諸侯者則可書使伯姬許嫁於大夫雖以成人之喪治之則皆不書卒如公子非大夫雖已冠而以成人之喪治之則皆不書卒也此書卒者蓋為許嫁於諸侯則有即貴之禮故其禮數有加既不同於未字之殤而亦不同於許嫁大夫之殤也公穀之說第謂其為許嫁而卒之也似猶未盡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左傳曰秋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過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成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穀梁傳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請書加於牲上宣明天子

之禁

范氏曰何休以為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即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為信至此日以為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之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為平文葵邱之盟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故備日以美之

孔氏曰平丘會後即盟不言諸侯為間無異事故也此亦會後為盟間有伯姬卒盟會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又傳稱宰孔先歸則宰孔不盟杜云宰孔先歸不與盟者欲見縱無伯姬之卒亦當重言諸侯

陸氏曰盟猶諸侯者前日後凡且明周公之不盟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主 僖公九年

采

胡傳曰會盟同地再言葵邱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係蓋其身齊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各備其親等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妻為妾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哉聖人道大德宏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

彭山李氏曰齊桓以王既錫命於是大明王禁於諸侯五命之辭雖皆正論亦不遇道之以政而已然未壯載書而

諸侯咸喻其視歆血以受人者大不侔矣此桓公之所以為成也

朱子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自是好本末自是別

汪氏曰桓公以五命之調約束諸侯而不盟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也晉文以後王臣出會皆

同盟則非桓比矣然桓公自北杏至于平會遇二十有四

盟者十有三春秋皆不書日惟此盟書日李曰莊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

于危亦書日惡其私而謀之也義蓋與此異愚竊以為是盟乃桓伯盛衰之幾

鄭康成所謂桓德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侯協獻

援治戎存邢衛卻狄盟召陵帖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洮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僖公九年

畢

而王室實及乎葵丘而霸業成矣余何陽穀之會與僖公

聲姜肆於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許之師緩於救許

伐黃不恤謀鄭無成而霸業衰矣故論者謂葵丘以前猶

自剏至堂之月葵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蓋由其心有

勸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聖人于葵丘之盟書日

者美其成而憂其衰也

俞闕學氏曰按春秋一書雖以道義為宗而亦未嘗不重

功業功業之有益於綱常有益于王室有益於天下生民

者聖人必重許之葵丘之盟雍容先備一以信義喻諸侯

而不襲刑歆詛誓之陋習觀其五命之辭所以正天下之

大倫守天下之大法樹天下之大德者不一而足則此盟

之大有造于綱常大有造于王室與生民者也是雖不恤

天王之喪葬揆之典禮罪固匪輕然于斯盟猶有取焉故

重書葵丘以美之又特書日以詳之此如管仲相桓公不

無忘主事警之過不無器小之譏不無塞門反坫之隙而

聖人特贊其功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於

今受其賜其所以崇獎之者至矣且孟子深斥桓文而於

葵丘之會亦備述而後言之然則春秋之美是盟也豈云

過乎。其曰公羊傳曰危之也蓋謂危具有震懼之色也

若果危之則與盟者皆可危何不致公以見義乎李廬陵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僖公九年

畢

謂書日以謹其怠然則十五年壯邱之盟何於既怠而又

不日乎且怠在桓德不關此盟則日者誌其盟之期何能

見其德之怠乎穀梁以為美之是矣日中則是月盈則虧

即于所以有怕處其成之慮孔子之論政曰居之無倦行

之以忠若非王道之至誠無怠焉能持久而不倦葵丘之

盟最盛然桓德將衰聖人於此不能無隱憂焉此言外意

也。夏會而季秋盟其久留於葵丘未知為何故意者謝

命報成于天子以使臣之往返而稽時日耶抑亦號招諸

侯猶待遠人之至而不即盟即是皆未可考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

左傳曰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尊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室之稱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耳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彭山季氏曰詭諸晉獻公也始來討而魯往弔故書其卒春秋釋傳辨疑 卷主 僖公九年 聖

晉處河北山西之境春秋之初猶為僻壤至是其國日強欲修喪紀故來弔焉而魯亦遣使往弔也凡不往弔者雖計亦不書卒矣葬不會者禮猶畧耳

渝關季氏曰晉獻公在位二十六年卒子奚齊立踰月被殺公子卓立明年被弑公子夷吾立是為惠公。杜氏曰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按從赴之說或不然晉赴雖在後何不可按日而書之於前公羊經文作甲戌甲戌者九月二十一日也此必為真日而作甲子者誤矣如獻公名詭諸公穀皆然獨左傳經文作詭諸名亦或有誤也安能必其日之無誤乎。卒魯侯始此

至于晉文始書葬按晉國當獻公時固已強矣其見于傳者如滅狄滅霍滅魏滅虢滅虞又伐驪戎伐東山臯落氏敗狄于采桑以齊桓之伯主盟中夏而獻公不一與會亦以恃強而不肯下齊耳是晉伯之基固已胚胎於此時矣然從桓莊之族偏而盡殺羣公子嬖驪姬之二子而殺世子申生又伐蒲伐屈不容重耳夷吾之具存孰意身亡無幾時二嬖子並受其殃且貽晉亂者十五年伊誰之咎也哉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傳曰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主 僖公九年 聖

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

彭山季氏曰里克名晉卿也

杜氏曰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

渝關季氏曰穀梁傳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予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先儒皆從此說故陸氏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意不以為嗣獨君意立之蜀杜氏曰曰殺其君之子猶曰晉君之子爾雖立為君春秋不成之為君也胡傳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予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

春秋傳解疑

卷主

僖公九年

里

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
曰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大戊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
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
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
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
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庶者按此數說皆本
穀梁蓋里克之勇於殺奚齊者以為先君殺世子而立驪
姬之子誰則君之先儒之說正合里克之意其拂經而傷
教也甚矣汪氏曰觀獻公託其子於荀息自知廢正恐有
後患則天理之正非唯國人知之獻公亦自知之矣夫獻
公既知廢止之有後患是獻公猶有明機也驪姬欲殺申
生而難里克是里克猶可有為也以有為之勢而棄君一
息之明似無難過其邪心而安世子者克乃欲中立荀免
坐視世子之冤枉而不一恤遂成其君殺適立庶之過則
是奚齊之得嗣位紹統者皆由里克是雖未及踰年而行
即位之禮然而已有君道矣何得以其私怨而殺之哉已
成之而已又殺之以是為亂道而無君之罪彰矣春秋於
是明君臣之義正大惡之名書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
齊曰君之子正見其受命於先君非臣子所得殺也陸氏

春秋傳解疑

卷主

僖公九年

里

乃謂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也豈不繆哉。里克將
殺奚齊告荀息荀息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
能謂人已乎杜氏曰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按
當時君臣之義不明反以殺奚齊為善為忠故里克肆然
為之而無忌憚此所謂邪說此所謂暴行春秋以是為大
惡而不以赦也。○未成君故稱子嫌于里克之子故繫之
其君然繫之其君而曰君之子儼然見受命於先君是即
有君道焉則其名義固已嚴矣詩者又不可視為書法之
當然第謂嫌于里克之子而已也。○左傳曰冬十月里克
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
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按此說亦多失實殺奚齊經書在
冬弑卓經書在明年春正月此實錄也左傳謂冬十月殺
奚齊十一月弑卓則是卓之被弑亦未踰年也何得便稱
君子彼蓋不知踰年稱君未踰年不稱君之例乃以葬與
未葬分君與君之子誤矣且獻公卒在九月據左傳則是
葬在十月矣夫踰月而葬必無是理况殺一嗣君立一嗣
君勢必不能倉皇而辦葬也然則獻公之葬未知在何月
但左傳所謂十月十一月者蓋以夏正言夏之十月周之
十二月夏之十一月周之明年正月也在傳所記等事如

此類者甚多意當時晉之乘史本以夏正記事左氏因之而不察耳。國語曰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共君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按公族不在國將必謂無人倚奚齊而奚齊有磐石之安矣乃當喪未君而即被殺向之為奚齊謀者又何益哉徒以重其不仁而速奚齊之死耳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九年 三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二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張氏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幾二十年蓋桓公霸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今僖公始朝齊見于葵邱之後伯禮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霸主自此始矣

趙氏曰周之制朝聘也有數今春秋畢書之見如京師之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

臨川吳氏曰僖公兩朝齊桓事伯主也末年一朝齊昭繼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年 一

前好也宣公四朝齊惠以篡立而求援也古者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也天下無道惟有小國朝大國故魯所朝者齊晉楚三大國宋衛陳鄭與魯齊等則相聘而已齊晉霸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蠻夷也晉衰不能與抗而魯朝之每莫甚焉

郝氏仲興曰明王在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亦莫不有禮焉非謂諸侯可無禮於齊晉也惟是挾詐用強稱伯主假盟會連結而攻之要脅而朝之則大亂之道矣仲尼豈教諸侯以此事齊晉乎

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如齊凡十五桓莊之編曰書如皆非

朝也獨此為朝齊之始

渝關李氏曰春秋之朝大國勢也非禮也不朝天子而朝大國已不知類況不合於世朝之典又祇見其施而不見其報也此時管仲之家塞門反坫擬於諸侯諸侯必皆至其私第而親暱之矣然則齊桓之僭侈又不知當何如信公於此得無以事天子之禮事之乎彼驕而我抑恐友邦相朝之禮不如是也春秋畧其朝而止書如其意微矣○經書公如京師者一見成十三年以自京師遂會伐秦故以伐秦致焉公如齊者十五桓一莊三僖三宣五昭三如晉者二十文二成四襄五昭八定一如楚者二襄一昭一除桓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年

五

狄滅溫溫子奔衛

彭山李氏曰溫本子爵國鄭漁仲曰己姓顯帝裔孫封于蘇鄆西蘇城是也今按鄆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其地南近衛而東界于狄者也狄利其近已故滅之則地已入于狄矣左氏以溫子為蘇子故傳又曰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杜氏因之註云周司寇蘇公之後今考蘇公至文十年復見于經未嘗滅也其采邑在今河南懷慶府南五十里即晉文會溫之溫則周畿內地而與鄆西之溫本不

同也今比而同之遂以狄滅之溫為畿內蘇忿生之邑則誤矣

臨川晏氏曰狄于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于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敢伐晉今又敢伐溫豈特王靈之不振抑亦伯圖之有關也

蜀杜氏曰弦江黃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今溫實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援而正之所以病齊桓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年

五

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杜氏曰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于溫故曰溫子孔氏曰尚書立政曰司寇蘇公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寇以此知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國名為蘇所都之邑名為溫故溫蘇遊見於經是得兩稱故也按此說皆以溫子為蘇子非也溫是溫國與蘇子之溫邑不同若以溫為蘇子所都之邑恐無以邑名繫爵之例經曰滅溫曰溫子則溫為國名而以國繫爵也明矣且以溫邑言之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居其首傷二十五年王又與溫與晉文而晉以狐溱為溫大夫成十一年晉卻至與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年

四

周爭鄆田鄆溫之別邑也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據此則自隱十一年以後溫已不屬蘇即在溫邑亦不可以蘇子言矣奈何以溫國之溫子為蘇子乎若以此溫為彼溫狄既滅溫而取其地王又何能以溫與晉文而晉文又有于溫之會乎耳莊十九年傳謂為國等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代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此即所謂蘇子叛王事也據此則此時溫又屬蘇未知其何故豈桓王以溫與鄭至桓五年王奔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後仍以此田與蘇子耶如此則當狄滅溫國時溫邑固當屬蘇乃襄王以溫與晉文何又無故而奔蘇子之邑以為賞功計也豈蘇子叛王奔衛後惠王收其田邑而不以與人故襄王得以賜晉耶凡此皆不可考但文十年經書及蘇子盟于女栗是蘇子猶為王卿士而其爵邑未嘗絕也何得以此年之滅溫為滅蘇乎竊意蘇子之采地本在蘇是以稱蘇子溫又其所別賜之邑與滅溫出奔之溫子全無涉左氏誤以溫國為溫邑故以溫子蘇子混而為一且因是而以蘇子叛王奔衛事合於此不亦誤而又誤乎此或是溫子事狄而又不能於狄故狄伐之然此時以齊伯之強而不救何論積弱之王國乎左氏所謂王不救故滅者是亦不足據也已

晉里克弑其君卓

左傳曰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彭山李氏曰卓者奚齊之弟而驪姬嬖之子也

胡傳曰里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若使克明于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勸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里克欲以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年

五

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竄善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從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嬰孽之變矣患皆在始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正其篡弑之罪所謂不知其義殺之空名不敢辭矣渝闕李氏曰里克者中生之傅也里克憫申生無罪而死故怨驪姬而殺其二子蓋迫于公憤而不能已欲為申生

報讐耳使不以卓為君何為加以弑君之名乎曰是不然
獻公之使申生伐臯落氏也里克諫之公曰寡人有子未
知其誰立焉此已有殺世子之兆矣克乃不對而退及驪
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其故又欲以
中立自免稱疾不朝以待其難則是申生死而奚齊卓子
之所以得立者皆里克有以成之也及其幾即位克已
北面臣之君固其君春秋據實書之耳胡氏謂成其君臣
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卻似卓未為君耳國人以為君
而春秋成之為君也若然則卓與奚齊又何異何以彼稱
君之子而此獨稱君子傳于彼曰殺于次此曰殺于朝則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主 僖公十年 六

及其大夫荀息

穀梁傳曰以尊及卑也荀息聞也

胡氏曰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于難書及所
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

朱子曰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
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
柳川柳氏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荀息聞君
之感排長嗣而擁非正其于中正也遠矣然則為信可乎

曰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為信。春秋之進荀息
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其荀免之惡也
汪氏曰春秋書死節者三荀息之比孔父仇牧固有間矣
然聖人猶有取焉五季馮道以司徒兼侍中受晉祖託孤
之寄死肉未寒背其顧命庸非荀息之罪人乎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公羊傳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胡氏曰或曰息既從君于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
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顛危之俗至于刑牲敵血要
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主

僖公十年

七

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
乎按此說皆以信許荀息似矣不知春秋之予荀息取節
也非取信也信非不足取也荀息之信非所謂信也。荀
息從君于昏殺適立庶貽晉國無窮之禍則一死不足以
塞咎雖能不食其言直可謂之信賊耳若以荀息之信為
足取豈白公之好復言將亦足貴乎蓋春秋之予荀息取
節也非取信也荀息受君之托而立奚齊奚齊被殺而又
立卓卓固荀息之君也君臣之分一定自當臨難不苟以
效所在致死之忱息能以身殉君舍命不渝其大節有足

春秋傳解詁

卷五

僖公十年

人

稱者故姑取節焉以為臣子勸初不計其前此之正與不正後來之食言不食言也夫君臣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春秋子荀息蓋亦所以甚里克若以荀息之死為不足取則里克之殺亦不為過矣故以弑君罪里克而以死節子荀息此義明而萬世之綱常定矣。李彭山謂荀息受託於申生既殺之後未為從君子昏也按此說不然申生之殺本為立奚齊殺其不可殺而立其不可立庸非君之昏亂乎且使申生以病死序亦當立重耳與夷吾彼奚齊者何人乃殺申生而欲越次以立之也惑亦甚矣當獻公託息時息當力辭其責以明大義之不可庶幾君可悟而亂

春秋傳解詁

卷五

僖公十年

人

可弑不則奉身以退甘受刑讎而不悔斯得義命之正矣而息既不能謂之從君子昏夫復何辭况荀息本為奚齊傳奚齊被殺而又立卓是荀息竟為驪姬之私人矣君驪姬而息為驪姬之私人夫豈以道事君之誼哉但其死難一節猶為君子之所取則其是非固不可掩耳。荀息前半截自不足取後來卻有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故春秋子之由是觀之豫讓之事智伯雖無能改於其德後則為之報讎而綱目亦有取焉蓋得春秋之旨矣方正學先生深駁豫讓其論固正蓋亦折衷於此以為臣子勸乎

錄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春秋傳解詁

卷五

僖公十年

九

令不及魯故不書李曰傳謂叔卓在去年十一月故以此正月則此役亦當在正月後也今依經文改附於此下文綱要亦然渝關李氏曰按齊侯高梁之役誠義舉矣春秋何為不書傳謂令不及魯故不書然則是夏伐戎之役無晉人令亦未嘗及魯何以書乎若謂不告則不書則討亂之義舉乃伯業之最先者恐亦未嘗不告也且使果曾伐晉豈其罪人未誅晉君未置及境而還遂可謂之討亂乎經既不書未可信其必有姑載於此以備考

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陽朔帥師會秦師納

春秋傳解詁

卷五

僖公十年

九

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孔氏曰秦伯問公子於晉國之臣倚恃誰為內主對言夷吾無黨無讐者由無黨故往而易出無讐故此時易入言易出夷吾弱不好弄能圖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彭山李氏曰弑君天下之大惡是時齊桓主伯方明大義何為而不討耶蓋非糾合之國也晉在北方遠于楚患莫能強其從焉苟欲圖之徒分兵力則亦置而不理聽其獨

當秦狄而已矣左氏謂齊隰朋會秦師納晉惠公不知齊與秦晉本未相通桓公亦安肯違為越險出師耶

渝關李氏曰傳謂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竊意納惠公者惟秦師未必有齊人也秦晉本姻鄰之國而齊與秦晉未相通故晉人賂秦以求入而未聞其賂齊也即云齊桓不可賂以私而亦未聞其有使至齊也觀內外傳所記秦晉相謂之言甚悉使其有使至齊抑豈無一言之可記乎況晉惠既入之後七八年間並未與齊桓之盟會此惟齊晉不相通故如此若齊人有德于晉何不聞二國之相親雖乎即使晉不禮齊何以不聞齊人之違責於彼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年 十

乎由是言之知隰朋會納之說未可信也

附錄國語曰里克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于秦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于盍入乎吾請為子謀錄音逆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稿落夫長國者唯知喜怒哀樂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國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則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小大喪大亂之則也則錄不可犯也父母死為

大喪讓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死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眾而

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重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平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辱賂秦人以求入吾主于夷吾告冀為曰呂甥欲納我冀為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憂慮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子外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年 十一

恐受賂徑召呂他公子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盡請君子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田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捕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宵虔將待君命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通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懼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

常于喪失國常于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哉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久東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捐潔捐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

本林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年

主

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嬰大夫不欺與我矣吾命之以員蔭之田七十萬君若輔我蔑天命矣吾必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環嬰環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沒介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也或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

下則不如置不仁以備其中備亂也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為惠公

柳州柳氏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怠而社稷幾喪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禍而兄弟之愛可全也

劉懷恕曰重耳此時不入吾不知其故機會一失遂屬夷吾而亂是用長矣是誰之過歟柳州非之良是公子縶知重耳之賢而沒於利秦穆遂因而惑其說以立夷吾君臣俱失宜其見背也

本林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年

主

仁山金氏曰按重耳不求入夷吾求入秦穆公雖義重耳之仁而終貪夷吾之賂此公子縶之謀也秦穆天資本善而輔之者非人一有私心釀晉亂者十五年孟子悲有國者之言利其意深矣

孫應鰲曰秦伯既知重耳之仁而聽公子縶之言以立夷吾其後戰于韓原幾被見獲可不為置不仁者之戒哉夷吾聽冀芮之言後背內外之賂至于隔身即使不肯得國已不正況背之乎

渝關李氏曰按申生既殺奚齊被弑重耳長且賢立重耳立而晉國定矣當時長幼之節不明無一人計及此者

秦穆之終惑于利固不足道孤假狙于哀惠仁親之說而不權國家正大之理徒一哀恻胡為乎。觀舅犯教重耳重耳答秦晉使者惻怛慙慙不沒于利之情溢於辭表蓋其德器有足多者然始子晉君之未定也而國讓終于晉君之已定也而力爭豈其閱歷諸艱而有怨悔之心乎抑姑為是哀戚仁義之談以探晉臣秦君之意乎不知申生既殺奚卓被弑重耳長且賢國乃重耳之國是亦不得而辭者苟當晉臣來請之時令其請之天王告之方伯名正言順而歸國誰曰不宜不以順取而以亂成遂貽晉國無窮之禍而仁義不足以終之也舅犯之為重耳謀者亦左矣。舅犯之為重耳謀者或亦君弑國亂疑畏晉臣而不敢來耶史記曰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得其情矣如漢朝使人迎代王王疑之張武等勸王稱疾無往以觀其變若非宋昌之決斷文帝亦終代王而已矣。梁由靡告秦穆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夫申生之殺奚齊卓子未嘗與謀而一則定位於初喪一則即位於踰年何可以罪人目之哉嗚呼君臣之大義不明而當時之言論竟如此向使春秋不作則萬世如博夜矣

附左傳曰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李曰宋襄公即位改元當在今年春正月左傳記在

去年未非也今亦改附於此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汪氏曰杜氏注北戎為山戎然春秋書戎有姜戎有緄戎有茅戎有戎蠻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別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

彭山季氏曰北戎別是一種蓋在燕西狄北其必在今紫荊倒馬諸關之地歟

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子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當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舍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患楚而毆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淪闕李氏曰北戎之伐未知其何故即使有罪豈如晉國弑君之亂乎據經所書未聞齊人之討賊也而書弑君於前書伐戎于後桓公之失輕重為已甚矣舍巨憝而不問勤遠略而北攻此伯圖所以未光也春秋于此實特貶絕而始見其非義哉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曰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棠會齊隰朋立晉侯

李曰既納夷吾而立之忌父隰朋等又何為者或者夷吾既立之後王人齊人亦未謀立君因其既立而成之耳

晉侯殺里克以說

杜氏曰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解說不第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

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季鄭聘于秦且謝緩略故不及季曰此時不無當不立即歸何至明年而始殺之乎明年始殺鄭以其忌鄭不如其忌克也但此時鄭苟在晉亦必同克殺之以說矣故左氏云然耳

公羊傳曰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人殺州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

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

春秋轉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年

未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茅堂胡氏曰凡弑君者皆賊也里克不死申生之難而有弑君之惡何以書殺其大夫不與州吁無知為比乎春秋秋大法官善惡不容私也里克弑二君其罪闕矣使惠公上告天王旁連方伯受命而立奉詞伐罪以討里克弑君之惡則里克將何辭焉聖人必書曰晉人殺里克令惠公上不顧見下不恤弟外賂秦伯內賂里克以求入則

里克之弑惠公心所利耳又懼得立而克志在文公將復不利於己乃私憾而殺之此豈所謂聲罪致討者哉故惠公之殺克內歉而懷愧克之受誅勢屈而心不服穀梁所謂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者斯之謂矣聖人安得削其大夫武衛侯衍許政由甯氏喜遂弑剽衛侯得入惡喜之專遂殺之夷吾衍之賂里克甯以國國其事正同克喜之見忌而死其實不異故其殺皆書以官

汪氏曰季鄭非弑君之賊而惠公亦殺之則知里克之殺非討賊矣討賊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則猶曰大夫里克甯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為文楚公子比

春秋轉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年

止

蔡般是也

渝闕李氏曰穀梁傳曰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公羊傳曰孰立惠公里克也夫克既志在重耳何為又立惠公蓋里克平鄭曾使人召重耳而重耳固辭已而皆受惠公之賂而許之入故曰里克立之也惠公既立不無疑畏里克之心故不以為德而殺之除其所忌也。經書晉里克弑其君卓晉殺其大夫里克只此二端便見春秋之法大與俗論不同克之將殺奚齊也謂季鄭曰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麗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蔡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得藏

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壘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據此則里克之殺二子亦以為社稷國之人亦必謂二子誠可殺而一時之公憤得以洩矣然在里克惟視君位為太輕故欲苟且而奉之又欲變易而殺之將謂殺其不正而改立之可望諸侯之義我而百姓欣之也此豈非邪說此豈非暴行歟蓋君臣之義聞不容髮無論其正與不正而既奉為君豈容有貳斷之以弑君而里克之獄定矣耳里克弑君天下之大惡也晉人不以為賊鄰人亦不以為賊夷吾於此方且利克之所為而又賂克以求入則是惠公之立亦由里克克固惠公之大夫也不以為先君之賊而以為大夫是即大夫而非賊矣及其君位已定又恐里克之有別圖而害己乃假弑君之名以殺克則是既背亂賊以為用又殺亂賊以除其所忌非有見于覆載不容之大惡而以公義殺之也况又未嘗明正典刑而第令其伏劍而死計賊者固如是乎惜不予以討賊而以殺大夫書而晉侯之私見矣晉人不以克為賊而春秋斷之以弑君惠公以克為弑君而春秋不予以討賊凡此義例迥出恆解夫豈聖人有意為之哉君臣之義本不可苟國家之法本不可

私特當時清亂而莫之知耳春秋既成然後大義明而大法正此所以為功於萬世歟。國語曰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苟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苟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幾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苟而施之按惠公殺克而後悔此又私意之無定主者也以弑君之賊目之為社稷之鎮而自以為過殺公議安在國法又安在哉春秋非惡其殺克也惡其殺之不以其罪而猶未得正典刑也乃郭偃反罪其殺而以冀苟為不忠以君為不祥且必其君罰天禍之將及也記外傳者又載冀苟之被殺以為驗嗚呼當時之識議如此不惟枉國法而且誣天道人心之迷亂至此極矣春秋安得而不作也哉

秋七月

錄左傳曰晉侯改葬共太子

冬大雨雪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高氏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酉戌亥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此尤為異

渝關李氏曰以時書失其月日耳未必三月皆大雪也一

說三冬連綿而雨雪不可以月日記也故書時

綱左傳曰平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而實為不從若重聞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欽崇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不約奔秦言于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渝關李氏曰經書殺平鄭父在明年春傳書在今年冬是亦以夏時言而與周時錯兩月也左氏不察以為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是謂從告故書在明年春誤春秋傳辨疑 卷主 傳公十年 三

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此必夏時之冬而建亥之月也亥月聘而機洩故于子月殺平鄭子月者周之新年春正月也以此推之則左傳記殺里克在今年夏四月此時鄭已聘秦意四月亦是建己之月而周時之六月也此時兼謝緩賂賂至此時而猶不與故以為緩而謝之耳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汪氏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或以為命大夫稱字非是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經書樂祁祁而傳言樂祁經書箕鄭父齊甲父而傳止稱箕鄭齊甲殺梁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平鄭者里克之黨與里克同納惠公既殺里克未有不疑平鄭者特以不欲一時并戮故且外示寬容耳左傳所謂平鄭告秦以出晉君納重耳之言正惠公所加之罪未必實有是事也蓋里克之殺在去年之夏而鄭已如秦矣果有是言則何待於半年之後而事始發耶且臣有貳心法亦當以罪討不得以罪狀不明之辭而稱大夫矣故平鄭之殺非其罪也而假國法以治之故特稱國而不去其大夫惡晉侯之私也按此說似是而亦覺不然以惠公之多忌若疑平鄭豈肯寬容如此之久觀七輿大夫在國而皆不及可知公不疑諸大夫而亦春秋傳辨疑 卷主 傳公十一年 三

不疑鄭也平鄭自秦反聞里克之死而不敢入共華勸之入可知諸大夫不疑公而鄭亦不疑公也況惠公既殺里克而旋悔豈必欲殺里克之黨哉至後來冷至報聘而召三子公乃疑鄭而殺之蓋當平鄭聘秦之時謀出晉君而納重耳未必無此事但有事而晉猶未知至此而乃疑鄭安得以殺鄭之遲而謂其私謀之無有哉且夫臣有貳心罪固當討若非弑君之惡已著法亦不得擅殺之若彼有罪而擅殺之何不可以書大夫然則凡書大夫者未必皆無罪之辭未可以此而疑左傳之失証也。胡傳曰按左氏平鄭言于秦伯曰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

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張氏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失信于秦內則忌刻多殺故平鄭雖有私謀賊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按此說似亦欠妥國語曰平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是其在秦時猶未知殺克何謂其因殺克而有此謀乎此必因其背賂而失所望故有貳心而為此謀不於此已犯今將之罪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彼之取罪既深不是之責乃欲責其君之有以致春秋稱傳辭疑 卷三 僖公十一年 主

此也可乎哉蓋平鄭原可殺特其罪狀猶未顯與已弑君逐君者自不同若論正法只可訊其實而歸之司空以聽天子之刑誅不當還私而擅殺之也今則未見其實特以冷至之幣重言甘遂疑平鄭之二心於我既非公心又失正典是以殺之不以其道也故亦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耳。國語曰平鄭如秦謝緩賂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卻稱冀而止之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穆公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其言我于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是故殺平鄭及七與大夫共革賈革叔堅駟欽累虎

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出奔秦平豹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子使于秦可哉平鄭入君殺之按此說似前後相悖前言殺平鄭在冷至報問之後後言殺平鄭在鄭自秦反之時竊意前說是而後說則非也平鄭之聘秦本在去年夏古者大夫行役不踰時況晉國去秦不遠當不過三月而即反矣若自秦反時而即殺之經文何以書在此年春乎傳言冷至之聘在冬至此而後殺鄭考之于經固有合者或者後說所謂平鄭入君殺之者要其究竟而言非彼入國而即殺之機今當以經為斷而諸說之得失可見矣春秋稱傳辭疑 卷三 僖公十一年 主

○平鄭父者里克之黨也里克平鄭俱以受賂而納惠公卒之賂不得而相繼被殺則是二子之貪利徇私者所以自取禍也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所戒哉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彭山季氏曰姜氏僖公夫人聲姜也蓋齊公族之女或以為桓公女則非矣蓋僖公娶在未立之前母賤名微議立之所不及桓公安得遽以女宴之乎觀僖公即位之初于齊尚未親厚其非桓公女明矣

高氏曰會于陽穀非禮也公稔聞桓公之失而不改其轍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廁

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

家氏曰桓公之姑伯情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執諸夏肅然知中國所以異于夷狄實在於是齊襄衛宣汙染之習為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為陽穀之會伯業其衰矣乎

胡傳曰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雪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微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於寵樂是以見成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霸業急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春秋傳辨疑 卷圭 僖公十一年

書

張氏曰男女無別則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縱肆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此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急索國政亦自此始矣

孫氏曰參議之也

汪氏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陪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為今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俞闕孝氏曰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甯可也為會而從夫于外非歸甯之禮也按聲姜若是桓女以為可以歸

甯不可為此會誠有然者但桓女之說無他証據未可信

為必然也李彭山之說得其情桓莊皆已為君而後娶其逆女也皆見於經

而僖公之逆聲姜無聞焉是必娶于未為君之先也公子娶妻未必定娶諸侯之女觀聲姜之兩會齊桓必與桓屬為甚親者但非桓女之可以歸甯者耳若果桓女既可以歸甯則直至齊而見其父可矣又何事為會于他地乎

陽穀齊地註已見三年

附左傳曰夏陽拒泉阜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

門王子帶呂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杜氏

日為二十四年
天王出居鄭師

春秋傳辨疑 卷圭 僖公十一年

書

俞闕孝氏曰秦晉伐戎以救周可也晉侯平戎于王不可也杜氏謂平和也莊二十年鄭伯為子頹之亂和王室已失尊王討賊之意今也戎助子帶以伐周晉侯不能正戎之罪亦欲為之和焉謬亦甚矣且鄭伯之和王室不克晉侯之平戎于王亦未見其果能平而又須齊侯以平之然則王朝之大分不明何徒用此紛紛和解為哉。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郕在諸侯之平諸侯則可矣若天王為首戎為足首足之勢甚相懸即或有小嫌亦不可以言平況于戎敢助逆以伐周其罪可勝誅乎晉侯于此不能為王大正其罪乃為之調劑於其間竟以王與戎視之為同

儕且如列國小嫌之可和者明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臨明平戎于晉雖伯國而亦相與貿易至此也良可慨也夫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臨川吳氏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渝關李氏曰僖公之大雩者二此年十三年是也僖公號為賢君不能改前人之僭禮而亦為之雖幸而得雨亦必書大雩以備責之

冬楚人伐黃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一年

案

左傳曰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臨川吳氏曰楚之強暴凡近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職貢如事天子之禮黃既從齊伯故不歸楚貢而楚伐之

胡傳曰貫之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書伐黃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渝關李氏曰二年齊侯與黃人盟于貫三年又會于陽穀四年又命之侵陳黃之從齊也已久今黃人不歸楚貢是必歸貢于齊矣特齊慢楚而致此伐伯國固不足恃乃齊

人受黃之貢不能為之急其難抑亦何以對天下乎夫昔也救鄭救邢救許何其勇今獨于此竟闕焉或以其遠且小之故然則王者之心可以遠近大小而殊視之哉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左傳曰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貢楚職曰自邱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二年

案

胡傳曰書滅黃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困于強暴不得其所也

江氏曰管仲雖非王佐之才其輔相桓公致霸業之盛則其功太矣據齊語則咫尺天顏俯伏下拜以敬君命者皆仲諷諫之力也蓋葵丘以後管仲既卒則侈然自肆凡所以安中國而攘夷狄者皆懈怠苟簡而非前日之比矣然左傳記此年冬使管仲平戎于王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公十五年則滅黃之時蓋未卒也豈仲諫桓公以救黃而不從歟

渝關李氏曰去年書伐此年書滅楚虐甚矣然而齊罪亦

見焉黃人恃齊不事楚及楚滅之而齊不救則是齊人素之抑亦齊人誤之也此非齊罪而何陳氏謂齊之盟陽救之會徒以亡其國耳其信然哉。胡傳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罪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畔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與復之望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強于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以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是也公羊傳所謂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按此說之論以歸與奔者得之矣其以但書滅者為善辭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二年

宋

秋七月

左傳曰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日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也皆上卿也莊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傳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

仲高侯之子曰懿子不知今當誰世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李曰杜氏曰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

穆王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仲之墓以爲雜人則非管仲之子孫也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仲杜云管仲之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是管仲之後于齊沒不復見也管氏應合世祀而達不世祀是行善無驗也按莊公之說或不然管仲非姬姓故王稱爲舅氏若其出自穆王則亦姬姓矣何得以舅氏稱之乎且管仲之後特無顯者見于經傳耳未必至絕祀也蓋左傳所謂君子乃後人論斷之辭是必見其世祀而稱其宜猶詩之宜爾子孫振振今亦皆已善行之無驗乎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二年

宋

仁山金氏曰按五伯桓公為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王子帶之奔為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是時管仲死矣齊桓之不能慎終自失管仲始穀梁以為管仲死而楚滅黃是也左氏於此序齊使管仲平戎于王事不惟仲之不死無所據而平戎之說亦妄誕之甚也果有此事則王子帶召戎伐京師事莫有大於此者而春秋可以不書子按此說不然齊桓之不能慎終不必因失仲此時桓公功成志滿管仲雖存

安能保其德業之不替乎乃欲因桓之不慎終而斷仲之死未可信也王子召戎伐京師事固莫大於此然而春秋不書殆有深意蓋以戎狄之攻天子聖人不忍言之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安可以其不書而遂謂其事之無有乎且使平戎之說皆妄誕則管仲之辭禮與夫天子之褒嘉不應無端而造此噬夢語也存傳說焉可矣○王子帶召戎寇京師帶與戎罪不容誅矣齊桓於此正宜大合諸侯之師內討帶而外討戎大正其罪以匡王國庶於伯職無忝矣今不討帶而反受帶之奔不討戎而反平戎于王君臣之大義奚存夷夏之大防安在此固桓公之昏悖而亦管仲之無以匡君至此也仲罪亦大矣仲乃親承天子之褒寵或又嘉其讓不忘上焉當時之事體如此而議論又如此人心之陷溺何如哉

春秋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二年

幸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胡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日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

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於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于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則左傳曰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息其十年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曰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

春秋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二年

幸

彭山薛氏曰鹹衛地而東界于齊即父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地在今開州東南六十里杜氏曰東郡濮陽東南有鹹城是已

渝關李氏曰此必淮夷已入杞而杞不能存亦如狄之入衛者然故諸侯為此會而明年又為之城緣陵也觀緣陵不繫之杞可知杞不能有而杞國必已破矣然淮夷入杞不書者豈以杞未來告耶夫杞於魯為甥舅之邦此時伯姬尚在何為不來告此或以他嫌而不告又或小國之事伯國最專告于齊而不必告他國耶不告則不書故止書其會鹹城緣陵如僖元年書決于蕭北救邢而亦不書狄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三年

幸

伐邢也。○按春秋王室之亂有三然王猛王子朝之事書之最詳事見昭二十二年而惠王之於子頤襄王之於子帶皆不書子頤事見莊十九年二十一年傳子帶事見僖十一年十二年二十四年傳獨襄王有出居于鄭之文而亦不書其入何也汪氏謂惠襄之出不書王室亂者頤帶之亂固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也景王崩王猛未能定其位於朝爭國故特書王室亂此說是矣然春秋即不書王室亂何為子頤子帶之事亦並不著其逃乎陳氏謂惠襄之世子頤亂鄭莊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夫有臣子而不書何以存實錄而獎忠孝也陳氏又謂王出不書為尊者諱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三年

也子頤之難惠王未有過也鄭饒國之執燕仲父殺子頤逾年而復避故諱之也襄王出居于鄭以為無足諱焉耳夫襄王有過固無足諱然惠王之於子頤或亦未必無過也即使無過而可為之諱何亦不書子頤之殺以正亂賊之罪耶然則知之何曰竊意子頤之亂惠王出皆不書皆周人之不告也子帶之亂不書襄王之出書者聖筆之所裁也蓋子頤之篡比之子朝之篡則宜書惠王出比之襄王出則宜書而春秋全一不見也良以桓伯未威諸侯而未勤周故周不告難更亦無據而書之耳若夫襄王之立諸侯與有力焉諸侯勤周事多來告觀其出居于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三年

幸

鄭也使來告難云云固已明言子帶之事矣十一年子帶召戎伐周想亦未嘗不告即或不告至於鹹之會兼謀王室是必知其故矣然而不見于經夫豈偶然闕遺之謂哉蓋子帶雖有罪未至如子朝之篡也春秋畧之而獨書王出自是端本清源之意經於凡出奔者皆不著逃之者之主名亦猶是也十一年子帶召戎伐周不書二十四年子帶以狄師攻王亦不書者戎狄之攻天子不可言亦不忍言也故桓王不書戰敗戎狄寇周不書侵伐皆所以存天下之大防也諸侯成周魯必與焉亦皆不書者無所當於勤王同澤之大義故畧之亦猶書出而不書入皆青諸侯之不能勤王也是春秋之微意也。淮夷病杞而不能救戎寇京師而不能討齊桓之於伯職有虧矣然猶幸有此會而于王室祀國容有補焉若以大義律之則城緣陵可言也成周不可言也扞難敵愾之道當不止一遣戎之行以是而欲矜功市德于君父何足道也哉。彭山季氏曰鹹衛地是年春秋侵衛故為此會以謀備狄也左氏謂為淮夷病杞之故則不考甚矣夫杞都鄆也即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淮水之南北距杞踰千里苟欲病之必東越邾宋西越徐陳諸國之境然後能至於勢為難況當時淮夷未嘗為中國患乎且于鹹為會則

去杞遠而不切于事情矣左氏之不足信如是夫按此說亦未可信淮夷雖遠于杞宣遂不能為寇于杞觀魯頌泂水閔宮之篇皆諄諄以淮夷為言可知淮夷之為中國患故以服彼為功也若以為遠而不能寇杞然則狄之踰河侵鄭豈曰甚近而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何嘗不甚遠乎且此為會而謀人國者不必定在彼國況此會兼以為王室則在衛地而兩有所謀可無嫌于遠杞遠京師也李彭山既不信淮夷之病杞遂以明年所城之緣陵為非杞地夫使緣陵非杞地杞本未受淮夷之禍則緣陵何不繫之國何為亦如楚丘之文乎管子大匡篇曰宋伐杞桓公築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信公十三年

雷

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公羊城緣陵傳曰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之也孰滅之徐莒魯之二說之或言宋或言徐莒固不可信然其言杞事與左傳合可知緣陵之為杞地也緣陵之為杞地而不繫杞則杞為淮夷所入而會鹹以謀之經傳皆可通也而又何必有異說哉

秋九月大雩

渝闕季氏曰三年之中大雩者二早災頻矣然猶幸其雩而得雨也故皆不書早

冬公子友如齊

渝闕季氏曰家氏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

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亦以見友之專魯政也按此說不然陽穀之會公未與焉友之如齊泂盟因為伐楚計若夫甯母之盟于鹹之會既皆有公其謀已審何用魯臣之再往哉友之如齊以行聘也蓋亦偶在盟會後耳其實行聘之事無與于服鄭城緣陵也且夫齊為伯國不得不使上卿往則季友之奉命行聘又安見其專政之迹哉

附左傳曰冬晉荀偃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子對

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

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子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信公十三年

重

邱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曰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杜氏曰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彭山季氏曰諸侯者會鹹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則以凡

舉耳

胡傳曰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止則沒諸侯而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四年

去

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張氏曰城緣陵之事經書詳不如城邢略不如楚止亦輕重之權衡也

臨川吳氏曰元年齊以救邢之師城邢同在一年三師猶且再敘著齊桓之志方勤而霸業向盛也今以會戰之諸侯城緣陵各在一年而不重敘著齊桓之志已怠而伯業向衰也

渝關李氏曰家氏曰杞未聞受兵而公羊以為既滅蓋前此城邢城楚並皆在於既潰既亡之後故亦以此為已亡左氏所謂病杞者得其實矣按此說極是但杞本未滅而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四年

去

未與工耶

夏六月李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張氏曰鄆國禹後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鄆郡

彭山李氏曰鄆亦作繒皆作繒經傳鄭渙仲曰鄆姒姓子爵

沂州承縣東八十里故鄆城是也按承縣註見莊五年鄆

黎來朝下

胡傳曰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微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李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內女而外與諸侯遇濟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而李姬使之

朝病鄣也

杜氏曰鄣子本無朝志為李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鄣子來朝

何氏曰使者臣為君銜命文也卑鄣子使乎李姬賤之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魯東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
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鄣子遇于防而遂
以李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
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穀梁傳曰來
朝者來請已也公羊傳曰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按此說
皆非也李姬稱字其許嫁也明矣何云使自擇配乎鄣子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主 僖公十四年 走

明書來朝而不書求昏據三十一一年書
杜伯姬來求婦何云使來請已乎

李姬不稱子必非僖公女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曰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亡國

服氏曰沙山名鹿山足

穀梁傳曰林屬于山為鹿沙山名也其曰重其變也

公羊傳曰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

天下記異也

劉向曰鹿在山下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

象

杜氏曰沙鹿在晉地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

胡傳曰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

百川沸騰山冢岸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

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

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書成明矣

汪氏曰文定于梁山崩言為天下記異則沙鹿之崩疑亦

非止一國之異矣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

山在晉地孔氏曰漢書元后傳稱后祖翁從自東平陵徙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主 僖公十四年 走

魏郡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

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來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

宜有聖女與今王翁孺從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

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

故以沙鹿為山名依漢書為義也按此說以沙鹿為山名

不以鹿為山足不以鹿為林屬於山既覺未當且謂沙鹿

在陽平元城縣東以是為晉地者尤為不然彭山李氏曰

按陽平今大梁府也治元城縣山在府城東四十五里沙

鹿土山也以林麓得名故不言山而曰沙鹿沙鹿距晉甚

遠而傳公時晉猶未至東方左氏附著晉卜偃之言而後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四年

卑

儒固以為晉地其亦不之考歟按此時晉地本未至元城則元城之沙鹿誠非晉地矣但在傳明言晉限之言而晉有微果應于晉意此為晉地之沙鹿而非元城之沙鹿也天下山名之同者不一如成五年梁山崩非太王所踰之梁山也豈此年沙鹿崩必為元后所踰之沙鹿乎漢書元后傳所記乃後世圖識之妄言耳附會沙鹿以諷母后安有一山之崩兆至六七百年為一亡國之母后應乎且其所謂聖女者尤甚矯誣其不足信也明矣今當依左傳而以沙鹿為晉地不可依漢書而以沙鹿為在元城也杜氏以元城為晉地既欠考核而卒彭山不信晉卜偃之言竟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四年 卑

以沙鹿為非晉地是亦無所據而或于漢書之說者也然則左傳在坑而尤近聖奈何不此之信而反信後此之荒唐者乎。服虔以鹿為山足穀梁以鹿為林屬于山二說亦相通蓋林木之附於山足者恆多也沙鹿者沙山之鹿鹿與麓同麓亦音鹿其字從林諸所謂瞻彼阜麓而朱子亦以為山足是也孫氏曰鹿山足也謂山連足而崩爾詩山冢崒崩猶以為異此異之甚也按孫氏以鹿為山足是矣但謂山連足而崩恐不然若山連足而崩亦只據謂之沙山崩耳經云沙鹿崩明為山足崩不兼山頂言也。此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俱在晉地谷微于晉為切然春

狄侵晉

秋不繫之晉者名山大川不以封禪非晉國所得專也以非晉封而不書晉則但言山鹿崩亦見地道之不甯實有關於天下之故凡在列國皆當愼惕修省安可以其不在本國而謂於我無與哉

張氏曰狄數犯諸侯之國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伐晉滅溫侵衛而至此伯國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著桓公之急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四年

卑

渝關李氏曰鄭在河南狄欲侵鄭則必途出于衛矣衛人於此曾無遏抑之兵追逐之眾何其畏狄之深哉夫以畿內同盟之國受侵于狄而無如之何鄰國之羞也抑尤伯國之羞也夫

冬蔡侯貜卒

渝關李氏曰此蔡穆公也父哀公獻舞于魯莊十九年卒穆公貜立穆公在位二十九年卒于甲午是為莊公。自荆入蔡之後蔡遂專意事楚不與中國之會盟僖四年諸侯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服故今貜卒來告也後惟莊公之卒不見于經他則或卒或弑或殺終春秋無有不書者矣蔡侯之不書卒者惟哀與莊莊公卒在文十五年錄左傳曰冬秦餓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

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四年

聖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廬陵李氏曰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見衆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六服朝覲宗遇之禮也又曰諸侯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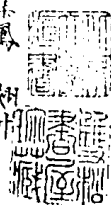
春秋輯傳辨疑卷五 僖公十五年 一

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與行人不同蓋周衰損益之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昭十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與行人不同而與王制畧相似故先儒皆以為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與周官及禮家所錄皆不同鄭氏曰不知何代之禮又無所出不從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

渝關

李其鳳

湖



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然皆非三代或時朝王之禮也王道絕矣此兼山黃氏說也

渝關李氏曰按朝聘之禮諸說不同胡傳論諸侯朝聘天子之禮從王制說論諸侯相朝聘之禮從行人說疑得其中夫諸侯不朝天子而以事天子者事伯主遂用五年一朝之期悖禮甚矣然歷考春秋之所書則魯公之朝伯主或過期或不及期蓋亦不拘五年之例也

楚人伐徐

左傳曰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五年

臨川吳氏曰徐夷也楚亦夷也徐楚同惡者也因齊桓之合諸侯匡天下徐亦革面而即諸夏以即諸夏而為楚所伐可悲也夫

林氏曰楚至伐徐伯事可知矣

渝關李氏曰徐近于齊而楚伐之越數千里之遠而孤軍深入以為寇於近齊之與國目中甯有齊乎嗚呼此伯國之羞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

次于匡

左傳曰三月盟于牡丘為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張氏曰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為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志急而人心始懈乎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與心之戚衰伯業之所從而感衰也伯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

許氏曰遂救徐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鄭氏曰牡丘齊地與匡近今按

一統志云牡丘城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但與匡地不相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五年

子

近耳孫氏曰衛地則又不當在東昌矣杜氏曰牡丘地名關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按一統志云匡城在開封府睢州西二十里蓋長垣今屬大名府開州而匡則割入睢州矣按此說是亦未定牡丘為何地也以為若是齊地不應與匡近若是衛地與匡近又非東昌之牡丘也竊意牡丘蓋齊地但所次之匡未必是衛地之匡耳蓋衛地之匡在東昌西南不惟遠東昌而且甚遠于徐徐在東昌之東南諸侯既欲救徐則盟牡丘後當向東南以前往而止于近徐之地安有西至衛地之匡策應不相及而畏避如此之遠乎然則匡地必近牡丘而亦近徐蓋與睢州之

匡同名而異地者也。國語曰築五鹿中年蓋與壯止以衛諸侯之地注四塞諸夏之關也按壯止為諸夏之關亦要地也築之以衛諸侯之地或者亦非齊地乎然使築齊地之要害亦未必不可衛諸侯也姑從鄭氏說而以為齊地可矣。穀梁傳莊二十七年盟幽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敵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又於僖八年之會洮十三年之會鹹此年之會壯丘十六年之會淮皆發傳曰兵車之會也按衣裳兵車之說獨見穀梁傳先儒皆無取焉是也蓋論語明言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何謂兵車之會西又洮鹹淮三會皆無侵伐之事何用兵車一會乎獨此年壯止之盟將以救徐則以此為兵車之會可耳。穀梁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按此說或不然彼見諸侯不即赴徐而第次止遂以為有畏不知齊桓於此未必畏楚而不敢前也蓋次陞之役親率諸侯而伐於其國固已不畏其國矣豈以遠役之孤軍深入內地而顧反畏之乎且莊二十八年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彼以一君二臣而不畏楚豈合八國之諸侯反甚畏之而不敢前乎竊意救患之兵不必諸侯親往而後為善春秋書救二十三君之親救者有幾而亦何嘗不善之乎今諸侯次止而使大夫往自不為過但以六年之

救許較之未免為稍怠耳蓋自葵丘之盟後齊桓之氣浸驕驕則易視楚而不屑諸侯之親救則有之大抵勢未盛者畏敵勢既盛者易寇此固人情之常故論齊桓於既盛之後以此次為驕怠則可以此次為畏避則未可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左傳曰孟僖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杜氏曰公孫慶父之子

何氏曰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日故臣凡也

汪氏曰四年公孫枝帥師及諸侯之師侵陳列序諸國則

書會此不言會而言及既會而言及也非主魯之辭也與襄三年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之意同不獨言大夫若曰受命其君故書諸侯以統之蓋當時諸侯雖以其權卑之大夫而春秋之法必欲其權孫於諸侯也穀梁傳曰善救徐也

家氏曰齊之救徐非專為存徐計亦自為也徐近于齊楚人伐之所以震齊之鄰其為謀深矣楚人得志于徐則必乘勝造齊之南境

陳氏曰公子慶父弑聞者也而救世為將志之見三家之所從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于壯丘桓公為之

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盟始于雞澤悼公為之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盟而後救者杜丘救而後盟者馬陵一

則皆率于未然一則成俱于已然也馬陵見成七年

渝關李氏曰首止蔡止之盟凡舉諸侯統魯君矣此年救

徐之役若止書諸侯之大夫夫豈不可統魯臣乎乃諸侯

之大夫不序而魯臣獨出名氏者所以詳內而略外也蓋

首止蔡止之會已見魯君故於其盟也不復出公杜丘之

盟不見魯臣故於其救也特出名氏以詳之陳氏謂志教

以見三家之所從始也此言外意非正旨也或者謂上有

吾君下不得不書臣禮固然也又或謂臣職于君不得因

春秋稱傳辨疑 卷五 傳公十五年

未

君而從省文分亦然也若然則君臣之義達于內外是必

因外皆書名氏矣何為內然而外不然乎可知內與外殊

自是詳內畧外之常例若襄十六年溴梁之盟不惟不書

魯臣也而亦不繫大夫於諸侯則又為變例矣耳襄二十

七年于宋之盟上文已書叔孫豹而下文又書豹蓋罪豹

而重書以示譏亦如定四年臯鼫之盟亦再書公而罪之

是又一義也○廬陵李氏曰經書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

袁詹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于齊桓成于晉悼杜于晉平

按此說不然此時政不在大夫即書大夫安見其專且所

謂專者是必諸臣擅命自欲救徐而相與盟諸侯不得而

主之以是為專然後可今為諸侯所使而奉命以行事何

得謂之專哉惟盟宋之趙盾可謂之專未可以救徐盟袁

詹例論之也○諸侯次往而使大夫往救徐先儒皆譏桓

公之急未為不可但救患之師不必諸侯之親至也說詳

前夫使大夫救徐已得拯患之義而諸侯會盟又為之次

匡以待之則其聲勢益壯徐之所以保無虞者端在於此

即不幸而有葉林之敗蓋亦徐之恃救而妄動耳豈因齊

救之不力而致此敗哉故穀梁傳曰善救徐也以善而

不以為譏得其旨矣○胡傳曰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

兵伐徐暴橫過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

春秋稱傳辨疑 卷五 傳公十五年

七

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饒擅越險之難也

今書盟于杜止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

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

禦夷伏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

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欲緩失用師之義矣按此說似

是但徒泥于不親救而未察其實也○以諸侯之不相信

也而後相與盟然而與會盟者凡八國則是桓公猶能合

諸侯而諸侯之從齊猶不急也遂次于匡而使大夫往救

徐固非畏楚而不敢前也諸臣自足以禦寇而止于他地

以待之則桓公之威重既不損而又可以為聲援是其所

以救之者不為不力矣豈必親往而後有功始無愧於拯患之義也哉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曰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曰秋伐厲以救徐也

彭山李氏曰厲神農之後楚之與國杜氏曰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一百八十里是也

張氏曰兵法攻其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況同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五年

上

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矣

高氏曰諸侯大夫救徐而齊獨帥曹同伐厲厲難可討然非所以救徐也見強楚之難禦而中國之威已頓矣

渝關李氏曰諸大夫救徐而徐難不解故為此役然攻其黨與所以為救徐計何不書伐厲以救徐也蓋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為其伐楚不以討賊故書救江以明之今厲非楚賊之可比是以但書伐厲與虐小國者同科。徐齊之與國也而楚伐之厲楚之與國也而齊伐之是報復之事也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以救鄭此年楚人伐徐齊師曹師伐厲以救徐是效尤之兵也

然彼則諸侯釋鄭而遂救許雖如楚人之計亦必不肯舍許而攻鄭也此則楚人不救厲而且敗徐于婁林是楚竟委厲以餌齊而專力於病徐矣以此見楚之目中無齊甘棄與國而不肯為齊謀之所中則其暴橫不義又何如哉。十六年左傳曰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按明年經無伐厲之文必非再舉若今秋之師踰年未返亦不應暴師如此之久也且楚人敗徐之後必已退師明年又未見徐之內被伐也何云救乎意其所謂伐厲者蓋即此年事左氏傳聞失實又重書於明年夏耳

八月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五年

上

渝關李氏曰太師在外而繼之以餘民困極矣

九月公至自會

廬陵李氏曰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高氏曰以會致者始于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六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高氏曰公自三月會盟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范氏曰穀梁莊二十七年盟幽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按此數說皆不然莊二十六年公會齊人宋人伐徐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皆不致獨于僖四年之伐楚六年之伐鄭致之

非以其久非以其無功亦非以桓德之衰故也何獨以此而論致會之義哉夫桓會不致固以為安然此役為兵車之會良由道德不足以格蠻徒恃威力以拒之未嘗無危道焉故於此致公以示譏耳且為救徐而為此會當時必以為德而或稱之者春秋亦足於此而書公至蓋以王道律諸侯也而其意微矣

李姬歸于鄭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惡焉

公羊傳曰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五年 十

穀梁傳曰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

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

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范氏曰若與為

汪氏曰大夫之祖如公子

杜氏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

字

孔氏曰公羊穀梁傳皆以晦為冥謂晝日閉冥也杜以長

歷推已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

例也傳稱於是展氏有隱惡焉知此夷伯展氏之祖父也

不知今之展氏其人是誰故漫言祖父耳大夫之謚多連

字稱之謚法安人好靜曰夷是夷為謚也伯是其字也玉燕云士於君子所言大大沒矣則稱謚若字則大夫既沒禮書其字也

胡傳曰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

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

張氏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

為雷震不善之積蓋亦如此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而

人不加誅之後春秋書震者惟此事爾詩云敬天之怒無

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

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五年 十

渝關李氏曰夾漈鄭氏曰公子展之子曰公孫夷伯按隱

八年無駭卒公命以字為展氏未嘗命以王父之字為氏

也杜氏謂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其以王父之字為

氏既不足信而無駭之先世又未聞有公子展者彼為

臆說矣說詳隱八年鄭氏謂公孫夷伯意蓋指無駭夫無

駭卒經不書公孫其非先公之孫也明矣又安可謂為公

子展之子哉或謂夷伯未必是無駭然使夷伯為無駭之

祖父不應以子孫所受之氏稱展氏使夷伯為無駭之子

孫則自無駭卒後又未聞其子孫為卿卒而加以謚者

況經于周公之廟稱太廟羣公之廟皆稱宮意大夫亦當
非此夫惟始祖可稱廟可見無駭之祖父與其子孫皆非
始賜族者俱不得以廟稱矣然則無駭為展氏之始祖非
即此廟而何哉竊意無駭之字為伯展故以其字命之為
展氏而謚以夷經遂稱為夷伯而傳稱展氏也夫無駭方
賜族而傳即稱展氏如公子謳卒而傳已追言之曰臧僖
伯也自無駭卒至此七十有二年則其後人約有三世
未知其子孫亦為大夫否即不為大夫而始祖之朝當不
毀是以有夷伯之廟耳展氏以隱隱而獲天譴在其子孫
固當修德以蓋前人之愆然而敬天之愆宜獨展氏之子
春秋稱傳解疑 卷五 傳公十五年 主

孫所當戒哉

冬宋人伐曹

左傳曰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
貳曹方伐厲救徐而襄公來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伯乎
於此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也

趙氏曰齊桓之伯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伐者宋
人加兵于曹而諸侯搗貳桓不能制矣

仁山金氏曰按管仲之死當在是年之春救徐而徐敗伐
厲之師方行而宋人伐曹桓公於此皆宋之何矣

家氏曰宋襄于桓之方存已有圖伯之心其後執滕圍曹
張本於此春秋所譏也

應陵李氏曰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宋遂
與宋人為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
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年圍曹至
曹陽之襄宋景用師尤亟宋三年有樂兒之伐六年有向
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亡于宋矣鄭
子產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渝關李氏曰齊桓主盟約諸侯同歸于好而伐厲之師齊
方與曹同役宋於此焉擅伐曹得罪於伯主實多矣齊伯
春秋稱傳解疑 卷五 傳公十五年 主

之興宋桓首輔之齊伯之衰宋襄首敗之則是役也不惟
得罪於伯主不且得罪於厥考乎宋襄之所為若此宜後
日之圖伯終不成幾幾乎有喪身亡國之禍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傳曰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婁林徐地也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蓋
即今泗州地也是時楚兵尚掠徐境以計挑徐出至婁林
而敗之乃詐戰也故以敗徐為文徐以號舉以其同于夷
而偶行狄道故狄之非真以為夷狄也

劉氏曰徐始稱王故夷狄之非也春秋中徐本稱子未嘗

僭王惟漢史載徐偃王事謂為楚文王滅之與春秋不相合蓋徐偃王乃周穆王時諸侯故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以為穆王與穆連兵伐徐然以詩考之偃王既稱王蓋世與淮夷共為患者也周室中衰至宣王始命將伐之所謂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已則伐徐猶不得為穆王事又豈與楚文王同時哉或曰秦晉鄭徐之舉號蓋闕文是亦一說也

陳氏曰何以書病齊也齊師天下之諸侯以攘成狄存中國也楚伐徐桓公合八國之眾救徐而徐卒敗于楚人以為是為盟王病矣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五年 五

張氏曰見楚之獨勝而救徐之或不立代厲之謀無補也注氏曰徐自莊二十六年見經僖三年取舒十七年代英氏昭五年伐吳皆稱人昭四年會申楚人執之三十年奔楚皆稱子獨此年與文七年伐莒並舉號內不使與中國同外不使與夷狄等也

渝闕李氏曰徐先稱人而今舉號者狄之也以其服從中國故從中國之例而稱人以其染于夷俗故據其實而但以號舉義互見也。徐之敗也左傳以為恃救蓋楚人未退諸國之師亦與之相持故徐恃之而致敗耳若楚人未退而諸侯之師先還徐亦何所恃乎且果如此則是諸侯以

徐子楚矣徐必不能無憾於此者十七年何久與齊人伐英氏也由是觀之則知公至自會蓋諸侯歸而大夫所帥之師猶未還也。諸大夫救徐而徐敗于楚未必非諸大夫之咎然亦不盡然也此時中國之兵不為不眾齊桓不令其亟戰而但與之相持彼亦不敢動我而亟攻徐此固保勝之道徐人恃救而為彼所詐敗亦一時之偶失耳豈諸大夫救之不力而致此哉若非諸大夫之力恐楚人久已攻入徐即不然而乘此勝勢以長驅徐之危亡無日矣論者于此或亦不可深責齊徒計其過而不計其功也但楚兵在徐介九月務得一利而後近楚之強橫如此而齊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五年 五

不能制安可謂非伯主之羞也哉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曹君焉穆姬曰韓申生晉獻公次妃曹女也。孔氏曰莊二十八年傳曰晉獻公娶于曹無子燕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止先言穆姬後言申生知是申生也言娶于曹則是正妃杜吉次也者蓋于別有所見也晉世家云申生母齊姬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夫人妻吾母車耳母女弟也按諸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則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為姊妹也皆馬遷之妄也。李曰按獻公娶于曹則曹為正妃矣杜氏以曹君為次妃蓋曹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燕于曹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近驪畧南及華山內及觚梁城

曰解澤城在河北非河外五城數也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

雜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劉炫曰言秦伯之車三經敗壞乃至于韓而晉始俱晉侯

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

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右來小駟鄭入

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

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秦異產以從

氏事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

師少于我關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

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

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拒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僖公十五年 共

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進命秦伯使公孫

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恨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

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因壬戌戰于韓原晉

戎馬還淳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

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驍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

鄭以救公諛之遂失秦伯獲晉侯以歸事曰杜氏曰經書

告必據實月文必據實書之安有以起至之月為戰月者

十經書十一月乃夏正之九月傳蓋誤用夏正耳觀下使

父之言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是必深秋

必方落實而材可取可知九月之從夏正無礙矣晉大

大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

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

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

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

而履新馬使以免服哀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

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

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孔氏曰自日上

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後大夫請以八公曰獲晉侯以厚

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

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

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繁曰不如殺之無聚

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僖公十五年 共

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取呂飴甥且

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實且告之曰孤雖

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孔氏

易也實眾以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

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

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

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孔氏曰周禮卿大夫以歲時

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

遇歸妹三三之睽三三蘇使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歸羊

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孔氏曰易歸妹上六爻辭女

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

利此引彼文而以血為益實為脫倒其句改兩字而加
二亦字耳其意亦不異也二句以外皆史蘇自行卦意而
為之辭非易文也○李曰按此時晉國無周
易史蘇所引者或他書之辭與易文略同耳西鄰責言不
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離為火
為羸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
睽孤寇張之弧孔氏曰睽卦上九爻辭彼文甚多此略取
之○李氏曰亦他書之辭略與易文同
姪其從姑六年其速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
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何及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孔氏
曰先君之敗德及絕
句可數之數色主反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皆背憎

職競由人

彭山季氏曰秦嬴姓伯翳國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
子于西戎地為秦徐廣曰天水郡隴西縣秦亭也在子陝
西華昌府秦州三傳而為秦仲又十傳而為穆公穆公之
元年即僖公之元年也至此十五年而秦伯始見于經然
則秦始封但得隴西近戎之地其後浸強則盡有岐豐蓋
乘周弱而請乞併兼耳周之本意宜肯以故都與秦耶史
記以為周平王以秦救犬戎難送王東遷有功賜之岐西
之地則誤信當時自文之言矣李曰按史記周孝王封非
子為西戎伯翳為大夫秦仲之孫襄公平王封之為諸侯
至德公始居雍德公者穆公之父也穆公繼兄宣公成公

而得。韓晉地古韓侯國東遷之後為晉所併後為桓叔
之子萬食邑因以為氏其地與秦連界括地志云韓原在
同州韓城縣西南又縣南十八里古韓國也。晉惠公殘
忍薄行人也因執君得國遂欲抗秦幸災忽鄰肆為強暴
故親至韓原以挑秦戰書晉侯及秦則晉志可知矣
公羊傳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
也

劉氏曰君將不言師師君重于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君
獲不言師敗績亦君重于師也三者異文同義

胡傳曰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五年

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宣二年戰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襄十一年戰
于父陵書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
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
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
故以君為重師次之竟以天下命辭辭亦以命為必稱元
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
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氏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汪氏曰
化及戰場帝唐未政立襄王愷
皆託以為氏而濟其大逆者也
廬陵李氏曰是年桓公伯衰而宋楚秦晉之變遽見春秋
備書之其五伯迭興之會也歟

林氏曰此秦晉交兵之始秦晉交兵始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凡戰不書伐者皆未嘗致伐而即約戰期耳左氏以為秦伯伐晉戰于韓原則不惟與經文書晉及之意不同且與桓十二年魯與宋戰而書伐宋莊二十八年齊與衛戰而書伐衛者例亦不合矣按此說不然凡書及戰者皆非以其未致伐而即約戰期然後見其有意于此戰耳經書戰二十三而伐戰並書者五是同各有說矣詳見桓十二年自此外豈皆未致伐而即戰者哉夫戰不言伐大抵是書重之義亦如書圍書入而亦春秋稱傳辭疑卷三 僖公十五年 无

不書伐耳若如彼說則夫圍入不言伐者豈亦未致伐而即圍入哉且此時秦伯及韓晉使韓簡視師晉人請戰秦使公孫枝對之秦伯于此何獨無一言數其罪而致伐使聽彼之欲戰而遽與戰耶以此觀之又可知彼說之難通矣。胡傳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怨鄰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按此說以不書伐為專罪晉亦與書重之義有別殆不然也夫秦伯貪夷吾之賂送之

入國又怨其背德而擅伐晉以大義大法論之秦晉皆不能無罪若專罪晉而寬秦伯之伐則是以私怨而擅興兵者得免于罪而徒罪受兵者之不服罪恐亦非通論矣即云晉罪尤深使其伐戰並書而以晉及戰豈不見其厚責晉而又何必去伐以示義哉然則戰不言伐自是書重之意以其言戰則彼之侵伐從可知而彼罪亦不假言矣若夫不書以歸為免秦伯尤不然通經之中並無獲歸並書之文凡書獲者皆不書以歸凡書以歸者皆不書獲是故蔡之敗于邲也止書以歸晉之敗于魯也止書獲他如鄭獲宋華元蔡公子樊吳獲陳夏徵舒齊國書也不書以歸晉

春秋稱傳辭疑

卷三

无

以潞子歸鄭以許男歸楚以夔子歸子胡子歸也不書獲蓋獲則必虜而去不待言歸以歸是俘其人不待言獲也何也獲者彼與戰而擒之于陳中以歸者彼未與戰而擒之于他所也隱七年成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未與戰而又何可言獲哉張氏曰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譬也蓋于被擒之後而降服之初亦未嘗不被擒也要之獲與以歸事迹雖殊而其就虜則一也安可以不書以歸為免秦伯哉且使秦伯而可免將啟人以力戰擒君之端其弊不可勝言矣必非春秋意也。春秋書獲六獲君者雖此而已據書以歸者多書名則晉侯之被獲亦當名然

而不名者史闕畧也二十四年經書晉侯夷吾卒不可從不知名之例故知其為闕畧耳或謂秦伯欲歸晉侯而改館焉其位未當喪也故不名然則被獲之時固已失位豈論其後日之得歸哉。宋孝元齊國書將尊師眾獲之若匹夫然猶曰宋齊之恥况晉君乎無他自取之也不知自反反歸咎於先君不從史錄之占謂之何哉

附左傳曰十月晉陰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

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

國也曰必報讐甯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

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五年 主

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

毒秦秦遂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

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感者畏刑此一役

也秦可以伯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

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丁丑

被慶鄭而後入李曰此記十月十一月蓋亦從夏正盟王

城當在周正十二月晉侯歸當在明年正

月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

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

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景陵鍾氏曰國破君亡千古時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子

處此不徒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塞責有其苦心幹濟從何處入手何地結局然大要以民心為始終子金首

敬若告其民則主於引咎而眾皆哭次伐君以問其民則

主於歸美且教以自強待敵之道而眾乃說眾皆哭乃作

爰田眾說乃作州兵實實有一段處分不獨恃其言善而

已也又皆順民心為之施為步驟何其妙也後段所謂小

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者蓋亦有本而非空言矣秦伯

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不和二字初覺駭人解來卻實實

至理使人心平氣奪身處危辱兩路擒縱能使我所持命

之人反在我駕馭之中前段之和百姓此段之對強鄰着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五年 主

數節次毫不可紊了此覺臣子於國家無不可處之事矣

呂卻之才何減孤趙而惠公下惠也事非其主竟以殺身

惜哉二十四年秦

伯誘而殺之

渝關李氏曰晉卓被弑後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夫

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又賢於夷吾彼不知立長立賢

之為正但欲私奉其所從懷已甚矣且其言曰人實有國

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則是棄其所本無將欲獲

其所未有也已貪大利而又以利啗人可謂義乎呂甥亦

卻芮之黨凡呂卻之所為者孤趙未必肯為之德義既不

足又安論夫才之不減孤趙哉但悲君之後呂甥之和百

姓對強鄰者誠得其機宜而惠公賴之以反國蓋亦有足取者至二十四年文公既立呂卻以畏偏之故欲焚公宮而弑公則亦亂臣之流而已其致秦伯之誘殺也不亦宜乎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左傳曰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汪氏曰邵子云星在地則為石石在天則為星此言隕石

蓋星墜于天至地而成石也

杜氏曰隕落也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墜于四遠

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信公十六年 重

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孔氏曰傳稱隕星也則石亦是星而與星隕文倒者彼見

星之隕不見在地之驗此見在地之石不見始隕之星史

各據事而書故異文也三十三年書隕霜者亦見在地之

霜不見在天之驗故霜上言隕與此同也是石霜言隕雪

電僉言雨者其狀似雨者稱雨不似雨者即稱隕也李曰

如雨而雨矣何不書雨星也星麗于天而有定象其

隕于下也不可以雨言故特著其多而曰如雨而

穀梁傳曰于宋四竟之內曰宋

渝關李氏曰星以氣運而亦有其質氣盡而暫存故隕于

地則成石非純以虛氣凝為石也程子胡氏皆謂自空凝

結而隕卻似星本無質至空凝結而始成石恐不然也。

此畫隕也恒星不見晝夜星隕如雨晝夜中晝夜則見星

之隕故書星晝則星不可見也故第據在地之驗而書石

若隕于地即有在地之驗春秋亦必以星隕書矣。書朔

謹之也春王正月戊申朔元旦也三朝之日也此日而有

隕石之變尤為不祥。六鷁之退飛也書過宋都此第書

宋而不言都知在四境之內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

孔氏曰鷁水鳥者相傳為然春秋考異郵曰鷁者毛羽之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信公十六年 重

蟲生陰而屬于陽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禽鷁字或作鷁

穀梁傳莊子云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雉

雖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亦孕是也

胡傳曰隕石自空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

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于物象之變亦

審矣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垂戒

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

氣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

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君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

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五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

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謹哉

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否茅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爾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而隱公被弑雨水冰而成公季孫被執鵠來朝而昭公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

渝關李氏曰隕石日鵠退飛何以不日不知其日故闕之書曰是書則可見其非同日矣又可見其非後月矣經書是月者惟此而已。左傳曰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若果為風何不書烈風且烈風而致鳥退飛何足為異此自是春秋辨傳辨疑 春書 僖公十六年 主

鳥之異非風之異也杜氏曰六鵠遇退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其說似鑿程胡二子以為有氣驅之夫固不信風矣。左傳曰周內史 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由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按叔與之說可謂妄矣五石六鵠之變明係凶祥經故書之以垂戒諭吉凶之由固不在陰陽與石鳥然人事逆則陰陽非陰陽非則咎徵見抑豈不為吉凶之兆乎若謂人事無與于陰陽是不知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理若謂陰陽

春秋辨傳辨疑 春書

僖公十六年

主

無與于吉凶是亦不知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道也且此變皆在於宋則咎徵于宋為切所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可以此占知之若夫魯喪與齊亂當不繫此但魯史書之於策聖人筆之於經欲以見天道之昭垂不爽他國皆宜知微耳叔與所以語宋襄者既非實理實占之可據又不勸之恐悞修省以弭天變及其退而告人反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豈不謬哉。公羊傳曰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確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鵠為先言六而後言鵠六鵠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則退飛穀梁傳曰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先數聚辭也目治也杜氏曰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按此皆曲巧之說恐不然也隕石固當有聲若必謂聞聲而先書隕然則隕霜亦將有聞乎以為石則先視其物而後察其數固不然者以為鳥則先視其數後察其物而又徐察其變故六鵠之與石五殊文也然則六鵠過都何不可先見其退飛而後察其數乎使非先見退飛之異則過鳥之名數何事數之而察之若果先見其退飛而後察其數數將亦可書退飛鵠六乎大抵修辭之體各隨文法之便如書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數在下九功惟敘九敘惟敬數在上詩所謂百兩御之數在上良馬五之數在下豈曰無衣

七兮數在十十之間兮數在上諸如此類要皆從文便耳豈必拘乎見與先後之殊而乃若此立辭哉惟穀梁散辭聚辭之說可通但其所謂耳治目治者意與公羊同未可據也。孔氏曰廣志云鵠古退飛考今以其首為鵠頭按鵠非退飛之鳥此或見春秋書退飛而云然耳若本退飛則春秋不以爲異而特記之矣且行舟者取順不取逆奈何以逆飛者爲鵠頭乎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傳曰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易爲

稱字聞諸師曰

注氏曰因新裁之受伊川學

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傳公十六年

主

者季友仲遂是也季子忠賢在魯公有其藏之勤襄仲弑

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實報

之故皆生而賜氏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之

端也

汪氏曰宋立華氏魯立季氏當時賜族率以爲常春秋諸

侯以殊禮異數寵遇其臣至有生而賜諡如衛靈之於北

宮嘉折朱鉏不特生而賜族矣

永嘉呂氏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

子爲大夫則稱公孫非公孫而爲大夫則但書名自

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爲卿矣是故魯有仲孫

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卻氏欒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氏皆世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

渝關李氏曰孔氏謂劉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據此則生而賜氏之說固不始於胡氏之師矣且宣十八年公弟叔肸卒蓋亦生賜氏族者又不止季友仲遂爲然也。胡傳曰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爲世卿也按此說不然

古者有賜氏之與未爲世祿非爲世官也雖後世官人以

世不以賢亦未必於賜氏之時即命爲世卿即間或有之

亦不應凡賜氏者皆命之觀展氏之後不爲卿可見矣春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傳公十六年

主

秋書季友仲遂叔肸蓋識其生而賜氏也抑豈識其生而

命之爲世卿哉說詳隱二年無駭師入桓八年無駭卒

下。隱八年無駭卒公命爲展氏經不書曰展無駭可知

季友仲遂叔肸是皆生而賜氏者也生而賜氏矣曷不於

生焉書其賜氏事乃因卒以誌之耶曰愚觀春秋之中諸

如魯君官爵之命賞廢之典皆所不載故雖生賜氏而亦

不必其特書蓋世官之沿襲於稱氏族見之用人之得失

於其人之行事見之故不悉書其爵命爵命且不書何況

私恩濫賞之所及何必瑣屑加詳乎故不特他實不書也

其有死而賜氏者亦不書夫死而賜氏者皆賜以田邑而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六年

无

世其祿田邑車事也賜氏即不書田邑何亦不書蓋卿大夫生有田祿既不必書沒而當有世祿者其數生時焉有節矣故亦不書雖或有殊賜激於其常然其田邑猶繫於公未嘗分土於私家而令其專有之也故李友之汶陽田及費邑而亦不書此春秋之深意也若夫刺大夫則書大夫卒則書皆重大臣之義惟大夫生賜氏者於其卒也稱氏以見之一以錄其恩一以誌其變也云爾叔肝雖未為大夫然其賜氏如大夫又以大夫之禮卒之故與李友仲遂有同猶然則生而賜氏於其將卒而賜之與抑賜氏於卒時於既卒而書之與若果賜氏于卒前此何止書春秋傳辨疑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六年

卒

昔亦未有當身而稱之者不特當身其子亦不稱也是故叔牙賜氏子稱公孫茲孫稱叔孫得臣仲慶父賜氏子稱公孫敖曹孫稱仲孫蔑李曰叔子名蔑是為文伯文伯早死不見於經其子仲孫蔑也仲遂賜氏子稱公孫歸父孫稱仲嬰齊叔肝賜氏子稱公孫嬰齊孫稱叔老李友賜氏行父稱季孫以叔孫得臣律之則行父當亦李友孫也李曰先儒以仲嬰齊為歸父弟又或以行父為李友子皆不然說見隱五年公子距卒下蓋雖已賜氏其身若子猶必繫之以公族所以展親也由是觀之是即賜氏於卒前而亦不可以稱氏特於其卒也錄之以明恩且以著其生賜之非禮耳成季卒其孫行父嗣然季孫行父於文六年始見經中歷二十餘年不二見豈其父早卒行父尚幼而未即嗣位耶抑或幼嗣位而猶未及任事又或此時官猶未世行父之父與行父皆初仕為下大夫而未為卿是以不見於經耶然叔牙之子孫仲慶父之子放皆已為世官豈以李友之忠勲而魯人之官其子孫反不以世也哉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渝關季氏曰季姬卒而不葬鄭子在焉故也內大夫薨若在則不書葬外夫人之不葬猶是也夫婦之道入倫之統豈以內外而有殊哉。隱二年夫人子氏薨胡傳曰邢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

葬以明順也夫以此說例之則季姬之先鄭子而卒也其不書葬亦宜矣胡于於此乃謂信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如此是又謂其可以書葬而聖人削之也必不然矣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渝闕季氏曰公孫茲叔牙之子戴伯也戴伯卒子叔孫得臣嗣。大夫不得祖諸侯所以明有尊也義也子孫必繫於公所以明有親也仁也尊親並著仁義相維上下各盡其道古之制也

附左傳曰秋秋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六年 圭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杜氏口終管仲之言事在七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侯于淮

左傳曰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杜氏曰鄆為淮夷所病故淮臨淮鄆左右

孔氏曰淮水發源入海其路甚長會于淮者必是會于水旁不得會于水內杜欽指其處無以可明故云臨淮鄆左右

彭山季氏曰淮杜氏以為臨淮鄆左右按晉臨淮鄆即今泗洲時縣地淮水所經之處

高氏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齊次之也

番易萬氏曰許以男而先于邢曹邢以侯而後于鄭許聖人之作春秋從主會者之所為而無所改正所以著其罪也

汪氏曰桓公安攘之志至會淮而愈急矣卻淮夷而不力城鄆而不果蓋會淮之前楚伐黃滅黃而不能恤狄侵衛侵鄭而不能遏簡于存杞不若存邢之功緩于救徐不若救許之速宜淮夷之微亦肆其暴抑有所窺而動也桓會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六年 圭

不至而惟壯丘于淮書至聖人之意實可見矣或謂桓公以諸侯伐淮夷魯預有功故魯頌稱既克淮夷在泮獻猷而春秋不紀其事蓋削之也夫詩人之言將以此頌禱其君而願其有是功如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云耳使果有伐淮夷之功安得不以伐山戎伐北戎之例而特書於經耶

李曰如魯頌云萬有千歲眉壽無疆有言傳經耶公實有是耶汪氏謂頌詩之辭也良是

渝闕季氏曰是會也蓋為淮夷病鄆故鄆被兵而經不書豈以鄆未來告耶不告則不書故止書其會淮之事如十四年之為杞會鹹而亦不書淮夷之入杞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傳曰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林氏曰英氏楚與國皋陶之後也

彭山李氏曰英鄆姓皋陶之後近六之國史記陳杞世家

註云皋陶後有英蓼英蓼未詳詳布傳正義曰英後改為

蓼杜氏曰蔡國安豐蓼縣今按蓼在壽州省其縣其西南

界六安川即古六國皆皋陶之後也

汪氏曰桓公舍楚不討而加兵于厲與英氏虐區區之小

國是縱斜殺而博狐鼠也

渝關李氏曰十五年徐以號舉狄之也至此又稱人者徐

為齊人之與國所以著其同事之實非近之也徐染戎俗

春秋辨傳解疑

卷五

僖公十七年

三

舊矣日之為狄固不為過徐人若洒婁林之恥第宜親賢

修德明政清刑危為自強之圖雖大國必畏之矣何事移

怒于他人以圖報哉齊為霸主不能修內治以服遠諭徐

以道而安養以待之乃為之聯轡興戎往伐無罪之小國

則是與為同恥與為同讐而因與為同役也不義甚矣故

將徐于齊而亦夷齊于徐以譏之與十八年邢人狄人伐

衛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同一書法一說婁林之敗徐

不稱人蓋闕文也若果如此則此年之齊徐並稱人而並

序之猶是春秋之常例云爾

詳左傳曰夏晉太子圉為質于秦

夏滅項

左傳曰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

以為討而止公

彭山李氏曰項小國蓋在齊魯境上杜氏曰項國在汝陰

項縣即今陳州之項城也魯之至項必越宋陳之境而南

近于楚非魯為利之國也何為滅之意者陳州項城即古

頓子國與項字相類而後人遂誤以頓地為項耳其實滅

國不因近地不惟勢不能遠畧而亦何益於得耶以齊桓

之伯而欲兼國廣地所滅惟在譚遂近國其後猶不能保

戎者之職况其他乎按後漢志東平有須昌縣杜氏以須

春秋辨傳解疑

卷五

僖公十七年

三

句國在西北蓋本左氏傳曰左傳謂須句有濟之祀杜

氏謂在東平須昌縣西北者以須

昌近濟

故也今考須句不當在此豈其本即項國而又誤項為

須耶頓之誤為項也項之誤為須也猶紀之誤為杞也須

句詳見二十二年取須句下口滅項者亦魯君臣合謀公

在會而別遣人耳胡康侯乃謂魯事常諱滅書取此蓋李

孫所為不與之諱亦不考於事實矣蓋季友方卒嗣子無

聞其孫行父以卒日計之此時尚在稚年當時祿未去公

公室政未遑大夫終傳之朝未專國政季孫焉得擅此事

哉且滅與取不同取者取之以為己邑而已其國尚存也

滅則宗廟社稷盡毀矣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耳何嘗有意

於不諱哉桓公討而止公則知罪在公矣

胡氏曰按左氏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郕取邾取鄆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明矣江氏曰魯以諸侯滅隔陽是當以諸侯國會桓公代其而繼事以滅之則皆書逆

渝關李氏曰牟彭山謂項在齊魯境上良是其謂陳州之項城誤賴為項蓋有之矣然或陳州之項城亦名項而與此滅之項國非一地亦未可知是役也經書滅傳又言取得無滅與取同乎曰丹有謂顓臾國而近于魯今不取後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七年 重

世必為子孫憂孟子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此取字皆是滅之之辭左傳言取猶是也然則春秋所書自常有別滅者絕人之祀取者收人之土固有取而未必滅滅而未必取者此蓋滅而取之矣經但書滅而不書取者重絕人祀也詳說隱十年取郕取邾下滅項非不用師也經不書將與師者竊滅之也除滅項之外書取而不書將與師者凡七而成二年書取汶陽田于戰勝之後不與焉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襄十九年取邾田自邾水皆從伯令而不用師其餘取邑取國而止書取者將亦可謂竊取乎抑從左傳言易之例乎曰此不可以一律言

也且左傳言易之例亦未可據襄十三年傳曰凡書取言

易也周大師焉曰滅昭四年傳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孔氏曰滅之與取俱是絕其國有其土地難則稱滅易則為取釋例曰用大師起大衆重以臨敵國而有之通以滅為文也取者乘其衰亂或受其誘叛或用小師而不煩兵勞力側直言取如取邾言其易也勝國而不川大師取也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七年 重
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滅而滅其罪重此以難易為取滅之別蓋不知取滅之正解而曲為之說者也夫取者收人之土滅者絕人之祀本非難易之分故公敗而取者二隱十年取公伐而取者五僖二十二年取取穀三十年取營宣七年取大夫伐而取者二宣二年取年取涓句宣四年取向宣七年取大夫伐而取者二宣二年取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七年 重

亦可書滅乎原左傳之意蓋見經文不書將師遂謂不用師徒曰取又謂凡書取言易也既以不用師徒為書取之例遂以用大師為書滅之例誤矣惟鄭叛而來止書取此或不用師徒矣昭四年左傳曰晉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鄭叛而來收曰取然亦未必凡取皆然也襄十三年傳曰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昭元年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夫云師救邾武子伐莒則是未嘗無將師也而左傳乃以不用師徒為取不亦自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僖公十七年

三

相子盾乎然則取郕取鄆不書將與師者皆乘其亂而襲取之其將皆微而取郕之兵則無多取鄆之師則潛行也是以止書取耳若夫宣公取根卒成公取鄆傳不誌其事今亦難考其由來寧彭山思根年與鄆蓋近魯微國而素屬于魯者也必因于強今而恃慢不恭故盡收奪之以為己邑耳據此說則強弱其勢國而收奪之或于此時不用師徒或用師徒而將卑師少俱未可知且安知非亦乘其變亂與受其請叛不煩兵力而取之者乎夫抵經之不書將師者例原不一桓八年之人杞沒桓且也莊九年之及齊師戰于乾時為公諱也傳此年之滅項以竊行也三十一年之取濟西田秦伯令也襄十九年取郕田自鄆水故今但書取於戰勝此成二年取沃陽田亦自伯後當不在此例宣九年之取根卒收魯國也成六年取襄十三年之取郕救而劫之也昭元年之取鄆潛而攻之也四年之取鄆叛而納之也此春秋不可以一例言也。陳氏曰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按此說亦不然公不將自不可以言公其有不言公而言大夫帥師者豈亦可謂非公命乎夫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謂其專主在彼耳非皆不由公命而自為之也且宣成之世仲孫蔑孫行父執政國政二子者魯之賢大夫恐不至於背君而私取人國矣況在僖公時君猶未移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僖公十七年

夫

安有滅項而非公命者哉惟昭元年取鄆乃季武子之所為國為非公命然其不書某師師亦不為其私焉故也說詳取鄆下。齊桓公與伯已久伯令已行于天下今于會而魯有滅項之事不惟無王而且無伯其被齊人之計而止之宜矣夫以暴貪之私而致取辱于在會是倍公知利而不知義知利而並不知害也伊誰咎哉然則齊人之止公也加討于望國而諸侯莫不懾志焉將小國之賴以得全者多矣但其止之未知稟命于王否觀其不歸京師又因魯姜之請而釋之其不稟命蓋可見齊桓于此抑豈知有王也哉且為滅項而止公當不僅止之而已也為齊桓者是必正魯之罪歸項之地請于王而復封其君焉然後可惜乎齊桓之未能耳雖然莊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及其既伯之後未嘗令二國之有復也彼既不不自正又安望其能正諸侯哉此齊桓之事所以不足道也。自莊十六年同盟于幽後齊與諸侯並無滅人國者今則魯敢為之蓋亦窺齊伯之衰故無忌憚如此也觀春秋之書滅項而齊桓之所以為伯與諸侯之所以奉齊桓者皆可見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良可歎也夫

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

左傳曰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

彭山李氏曰夫人聲姜也杜氏曰下今魯國下縣按漢志魯國下縣泗水西南至方輿入沛下即今泗水縣方輿即今魚臺縣也

臨川吳氏曰此蓋會淮之後齊獨止公將執之以歸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魯之諸夫人聲姜嫡為賢婦詩人以令妻謂之而獨有此失蓋稔於見聞之非盲於禮義之正是以好成人之美者惜焉

高氏曰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齊侯入魯地而會聲姜能無嫌乎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七年

趙氏曰參議之

渝關李氏曰違伯某而被執自貽伊戚此之謂也公于是乎復項以謝焉庶幾可以免矣不思改過而聽婦人出會以乞請亦可醜也齊桓行討不能使滅國之復與抑亦何賴有伯主哉

九月公至自會

杜氏曰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也

臨川吳氏曰以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自去年冬十二月會淮至今秋九月而後至

可謂久矣然春秋之書公至所以危公而幸其返也非其久之謂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恭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杜氏曰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七年

宋十二月乙亥赴卒已夜殯傳曰齊桓之卒經書十二月十月也左傳誤以夏正紀年十月以經書十二月為從起非也此與僖五年晉殺申生十五年晉秦戰于韓陽皆差兩月同然則所謂卒已殯者蓋亦即其卒之月也

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伯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二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吳郡李氏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伯也以古之未始有伯而齊桓竊造端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于桓何哉蓋黜其義而錄其功也功義不相掩而後伯者之是

春秋傳傳疑 卷五 僖公十七年 聖

非斷矣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收荆威于南鄭分許鄆宋廢鄭嗣紀小而併于齊鄆弱而偏于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征者二十載序績召陵而荆帖矣陳師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衰盛又凡三變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頗殊也

春秋傳傳疑 卷五 僖公十七年 聖
伐邾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鄭復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危閣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蔡北以前衣裳不款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敗于城邢救徐急于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于則家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主伯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乘除齊伯之顛末可考矣

黃氏曰伯業惟齊為盛惟晉為久惟齊桓晉文為可以言

春秋傳傳疑 卷五 僖公十七年 聖

伯伯之為言王室既衰方伯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國齊桓晉文是也宋襄秦穆楚莊何足以言伯哉觀桓公未起天下之亂為何如桓公伯而天下定矣桓公甫歿天下之亂又何如文公伯而天下又定矣此春秋之世生民倚之為司命周之宗社所恃以不泯不滅者桓文之力也特其行事皆出智力苟隨世以就功名而世習既滿諸侯卿大夫之救奔陷竊者終不可禁禁故孔子作春秋筆削以裁之曰其事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彭山李氏曰按齊桓晉文之始伯以楚之病中國也是以中國諸侯賴焉欲倚以為重而推戴之耳因尊獎王室而王錫之命故得以號令天下諸侯無敢違者至其子孫苟能有志要攘恪承餘烈則人心懼楚猶賴匡扶假借餘威一呼可集而伯圖繼久不絕矣不然則齊晉亦一列國耳安能世世召集諸侯哉晉伯所以能久者其子孫每有英君故也若齊則桓公沒後五子交爭弑君篡國數世相仍所以一衰而即不振耳昔鄭莊公以奸雄之才用其祖父之餘烈猶足以示威中國況以英君而嗣伯業乎此晉伯所以能久也

渝關李氏曰孟子謂五伯假之也五伯桓公為盛桓公以力假仁惟其素無格物致知之學正心誠意之功是以假

仁義以令諸侯而不知其非者也。嗚呼！王道不明而純王之化不見于天下，可憂也。至于鄆伯之術，假仁義以濟其私天下，且樂稱之不復知有王道之純與夫王道之大，其可憂也。蓋其雖其事功未嘗于天下無補，君子亦有取焉。然而慮之以王道亦未嘗不備，書之此觀春秋之所書，際可見魯齊桓公在位四十二年，卒公子無虧立，明年被殺，其弟昭立，是為孝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傳曰：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季曰：齊人殺無虧當在五月，戰敗之後，周之五月乃夏之三月。左傳誤以夏正紀此事，故以三月殺之，非也。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僖公十八年 聖

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君臣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師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為成首深罪之也。

永嘉呂氏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于宋，不可謂之正。又蔽于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豎刁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殺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為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

事，其義深矣。然則昭與無虧之事，孰正？曰：以義則無虧正。桓公屬公子昭于宋，以為太子，則桓公之罪也。

劉氏曰：宋襄有憂中國之心，伯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舉大眾，不務率義而先為不正，以務其力，此所以無功也。

俞闕李氏曰：此伐齊以納昭也。何以不書納昭者？內不受而強致之，辭桓公害屬昭于宋襄，以為太子，是昭已有先君之命，諸侯特因而成之耳。命出齊桓而書納昭，諸侯其獨任咎乎？在諸侯拘齊桓之私，固為不義。然春秋之不書納昭，亦所以書齊桓也。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其此之謂夫。史記齊世家曰：四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茶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指桓公屍在床者。上六十七日，尸蟲

春秋傳解題 卷五 僖公十八年 聖

春秋傳解義

卷五

僖公十八年

夏

出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歛殯桓公十有餘年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詭立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其若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宋征之以報故八月乃葬齊桓公據史記大率宋左傳而時事失其未竟可疑彼既云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是無詭已立于十月矣何又曰十二月乙亥無詭

春秋傳解義

卷五

僖公十八年

夏

亦非也況左傳曰無虧史記曰無詭左傳曰武孟史記曰無詭二書之于名諡已自不同何能于其時事而信其必然哉竊嘗因春秋考之此必十二月乙亥齊桓公卒五公子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拒及易牙等殺羣吏而立無詭始于辛巳夜歛殯則自乙亥至辛巳方七日此特孝公出奔宋明年正月宋公遂有伐齊之役觀十二月桓公卒明年正月宋公等遂伐齊此事原不容緩若諸公子相攻數月越六十七日而後得殯然則孝公于彼時曷不私闢于宋乞其進來助已乃直至勢窮奔宋而始求伐哉且即齊國久亂未及赴告鄰邦諸侯豈不傳聞其故何不速來助昭而必俟其來奔然後興師以納之耶其云齊人恐殺其君無詭云云蓋亦從左傳而為此說也亦不足信彼所謂齊人者非四公子之徒也爭國雖非其眾恐以擁戴無詭之故而取罪焉則殺無詭以說宋固或有之但彼於夏五月不憚出師與宋戰何為於未戰之先勝負未決而遽殺其君且據彼說則是諸侯送昭而昭已入齊也齊人殺無詭而將立昭昭不勝四公子之徒而走宋則是昭為再奔宋也若果如此則諸侯之兵既能送昭入齊何以不能立昭而定其位乎且此時內有孝公之黨外有諸侯之助齊人既能殺其君又何畏乎四公子之徒而不能即立昭即

四公子之徒甚盛昭於是乎不得不奔宋亦不得不戰矣然此時國既無主他公子又未立齊人之出師也將為誰戰且他公子各欲爭國蓋有不容並立之勢彼此忌克勢殊而志紛必不能合謀以禦敵也明矣諸如此類不能無疑愚直以為無詭之殺蓋在五月戰敗之後當其伐齊時昭猶未入齊亦非入齊而再奔宋也蓋桓公方卒五公子互相攻及易牙等殺羣吏而立無詭國人已奉無詭為嗣子矣諸侯伐齊納昭齊于是乎求救于魯而魯來救魯師之救齊也所以救無詭交戰時無詭尚在齊人于觀之師蓋為無詭戰也及齊師戰敗然後無詭被殺孝公得入而即位安得謂其未戰殺無詭孝公已入而復奔戰後復入而得立哉且夫秋之救齊亦所以救無詭秋救至而齊師已戰敗無詭已被殺矣雖在秋人無益于救春秋猶以救齊子之其惓惓於助順扶正之意切矣杜氏以秋救齊為救四公子之徒蓋以無詭先已死故云然然除無詭而外孝公為先君之所屬視他公子猶為近正若無詭果先死無詭之徒意欲何為而待於救以為欲與他公子合謀以拒昭於是魯師與秋前後來相救則是助之爭國者皆黨亂而為不義者也春秋宜以救齊子之乎凡此皆理勢之可推者惟不信傳記而信經然後春秋之意旨可見然則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僖公十八年 是

齊人殺無詭何為不見之經也無詭雖在四公子之徒猶相爭其位蓋未定也及其殺而不以君禮成之故不赴經亦不得以弑君書之矣蓋無詭字孟桓之長公子也諡武而繫以字亦如夷伯原仲之例不以君禮成之也。左傳謂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蓋亦許以為太子而猶未立耳桓公之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牽於私昵而不能決雖陽以子昭屬宋襄然亦僅有太子之名也故他日又許共姬易牙等立武孟而管仲既卒他公子又皆求立焉史記竟以太子稱昭亦未察耳且春秋之於名分未嘗苟焉已也已立為君者無論其立之正與不正而以君目之已立為世子者亦無論其立之正與不正而以世子君之子目之矣齊卓子皆燕尊而春秋不易其稱若使子昭果立為太子則宋襄之納昭誠義舉矣今觀春秋之所書以救齊子魯秋以及戰立宋師是非曲直之辨昭然可見則昭之未立為太子也明矣昭既未立其屬昭于宋襄與許無虧于易牙等何以異但無虧居長宜立立桓公又嘗有許立之說今既嗣位而為君夫固名正言順而不可易者宋襄於此乃守一日之小信而枉千古之大倫拘一人之私情而害天下之公義可謂愛人以德者乎春秋裁之以正故其書法如此若目昭為太子而春秋之義隱矣

春秋傳辨疑 卷三 僖公十八年 是

錄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

渝關李氏曰齊桓甫歿而鄭伯即朝楚以王室之懿親遠事蠻夷而甘倪首以聽命鄭國之羞也抑亦中國之所憂

夏師救齊

穀梁傳曰善救齊也
渝關李氏曰正月伐而四月救緩也卒至齊師敗績齊人殺無虧救而無益于救者也緩且無功指以救齊予之春秋之情可見矣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

左傳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主 僖公十八年 畢

杜氏曰不稱宋不親戰也顯齊地

穀梁傳曰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

廬陵李氏曰兵凶戰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為志于戰者

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處已息爭之道在客而

及主人又豈伏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

宋公以客及主者乃變文以深貶宋也 李曰莊二十八年

年公會吳伐齊戰皆以主及客此獨以客及主然桓十三年已已之戰莊九年乾時之戰上文皆書伐亦不當非以

客及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齊人將立孝公不勝曰公子之徒遂

與宋人戰按此說殊未可信此時孝公何在蓋在諸侯之

軍中也在諸侯之軍中何云將立孝公乎且無虧之立未

有外援諸公子且屈于力而聽其為君矣今諸侯使桓公

之命而以大師臨之則昭黨之氣必成彼四公子者勢殊

而志紛又何能為而云不勝四公子之徒乎蓋此時無虧

尚存齊人之戰自是為無虧及其戰敗而乃殺之未可謂

此戰之為四公子也。杜氏曰無虧既死曹衛祁先去魯

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按此說蓋見于廬之戰不書諸

國之師故云然諸侯既從宋令而納昭昭昭未立而先

去乎且魯師救齊所以救無虧此必無虧告難于魯故魯

來救然則齊人之敢與宋戰者未必非恃援兵之在側也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主 僖公十八年 畢

何所據而知其罷歸耶蓋當宋公之伐齊也魯師救之宋

公與諸侯蓋與魯師相持而皆未退宋又別遣大師與齊

戰齊師敗績而齊人殺無虧然後立昭而諸侯皆還耳。

宋公不親戰例亦當書人何以不稱人而稱師不按于義

不若于禮而以力爭所以責宋也齊戰雖真而亦稱師者

不能諭之以禮服之以義而亦以力爭所以責齊也此春

秋所以無義戰也。按齊桓節制之兵天下莫強焉然身

死未幾而即敗績于宋者國亂無統人心不固故也故曰

執救齊

穀梁傳曰告救齊也

臨川吳氏曰書師救齊于伐齊之後則救者救無虧也書狄救齊于齊師敗績之後時無虧已死齊無君矣雖緩不及事然亦書救終善之也

常山劉氏曰諸侯伐齊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滅義夷狄之不若也

胡傳曰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書狄救齊者許救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凡伐者為客受

代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

春秋辨僭辨疑 卷五 僖公十八年 季

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齊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富易

孝公子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

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

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胡曰按胡

矣以襄公與齊公事亦覺不同襄王已立為世子者也孝

公猶未立故春秋深責宋公之強納若孝公已立為世子

名分固已定矣豈以其非長而過者之乎觀晉里克殺其

方之子奚齊雖無葬之知少者而亦不易其名春秋之義

可見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職捨之事其後如之

何也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不

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渝關李氏曰以救齊于狄春秋之不得已也諸侯擁不正

以伐正齊國危矣諸夏不來救而狄救之故姑予狄救之

所以甚諸夏之不能救也如孔子謂與其不孫也甯國豈

以國為可貴哉亦以甚不孫者之失云爾其實國原不足

取而扶危定傾之權亦必不寄之于狄也。書狄救齊于

之也而憂狄之意未嘗不在其中蓋在伯國既欲借狄力

以禦寇此端開而狄勢愈張矣未幾而邢人運狄以伐衛

齊人又與狄人盟于邢其弊可勝言哉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杜氏曰孝公立而後得葬八月無丁亥日誤

渝關李氏曰九月而葬緩亂故也胡傳曰桓公九合諸侯

春秋辨僭辨疑 卷五 僖公十八年 季

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

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桓方在殯四鄰謀動

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

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于齊桓晉文之

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彭山李氏曰付託非人謂以孝

公屬宋襄公也康侯此傳獨此語不登耳按此傳之不登

者不獨在此語諸侯伐齊本以納昭而謀立其君非欲動

其國家而有取齊之意也然則桓公之功利雖淺安得于

此事斷之而謂諸侯之不感德而病齊哉大抵齊國由桓

公不能正家而定國本是以內未及塞而庶孽交爭諸侯

亦黨不正以齊正至於大師既喪家子見殺喪歷九月而後得葬是誰之過歟以此論桓公庶得其情胡傳之說恐未必然也

冬邾人狄人伐衛

左傳曰冬邾人狄人伐衛圍范國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懿妻狄師還

彭山李氏曰邾人本非衛敵所以敢于犯衛者恃狄強也蓋邾本小國自救不暇今乃借狄餘威以伐衛未有能善其後者其見滅于衛也宜哉

春秋傳傳辨疑 卷圭 僖公十八年

書

高氏曰伐衛以邾為首者不以夷狄先中國也

汪氏曰伐衛盟邾春秋皆以狄稱人于邾齊之下而不殊序所以深惡中國之衰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從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于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于衛為

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按此說不照原語誤伐齊之罪不在伐喪而在納昭伐喪者乘人之難而利其危不祥之道也諸侯之納昭本欲成桓公之志無負其所託自與乘難伐喪者不同胡傳之論伐齊既以奉少奪長罪諸侯至此乃謂衛人伐喪為以怨報德似亦持議之未確也且

從救梁之說謂伐衛所以救齊夫狄之救齊本救無虧今無虧已死孝公已立諸侯之師已退邾狄之伐衛也又何救齊之可云乎或者邾念衛邾所以復存者桓公之力也今身死未樂乃伐其國而奉少奪長因致寡子之見殺其

春秋傳傳辨疑 卷圭 僖公十八年

書

亦不平於此而遂伐之耶若果如此則是為無虧報怨也然當諸侯伐齊時邾人何以不來救乃於其既死思報之即云彼時有故不能救此時欲為之報怨亦當伐齊代宋而不必伐衛蓋諸侯伐齊納昭宋為首而衛為從且從後者不獨衛也使果為無虧伐衛則必為孝公之所忌矣乃于邾之盟三國同欲齊與邾狄為一黨而為邾謀衛難又何為者邾狄伐衛左傳不言其故要之別為他事而與齊事無涉也。或曰是役也命出自狄邾人不得已而從之春秋以邾為首者先中國而後夷狄之常例且欲均其罪以責邾何必為之分首從哉按此說似亦可通但狄之每

春秋傳辨疑 卷七 僖公十八年 十一

寇中國皆為獨役前乎此者莊三十二年伐邾閔二年入衛僖八年伐曹十年滅潁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後乎此者二十一年侵衛二十四年伐鄭三十年侵齊三十一
年圍衛三十三年侵齊文四年侵齊七年侵我西鄙九年侵齊十年侵宋十一年侵齊十三年侵衛凡此皆獨役也即此年之救齊亦為獨役今茲伐衛狄又何賴于邢而必欲其同往哉此必事出于邢無疑如宣八年晉師自狄伐秦成九年秦人自狄伐晉是皆中國之用狄者也但伐衛之役不可謂狄人無此心而專命在邢也蓋以邢國弱小又非秦晉之可比耳然則用狄何以不書以也秦晉之用秦狄韓傳辨疑 卷七 僖公十八年 十一

春秋傳辨疑 卷七 僖公十八年 十二

見美耳若以稱人為進之即使衛果可伐而伐之果出于公將以執言開罪之道寄之表狄何以責征伐之出自諸侯哉二十年之盟邢義與此同蓋齊以霸國之餘謀邢自有其道何事與狄盟若以伐衛盟邢為可則二十一年之狄使衛亦不必復舉號矣况于齊廢上之盟楚人與焉尚辭公而人諸侯以示貶何論狄乎于齊見十九年僖上見二十一年春秋列序邢狄而並稱入蓋夷其稱而深責之法嚴而義正矣。廬陵李氏曰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有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若原其心恐非有背恩之實也秦狄韓傳辨疑 卷七 僖公十八年 十二

衛于明年註曰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是以師之去留為報與不報之故也恐未必然。此時宋襄方圖伯衛既被伐苟能約與國而共救之力驅邢狄而討其罪則一舉而諸侯景從矣惜乎其不能也夫衛嘗從宋以伐齊而今不為之救衛是何率人以不義之事而義所當為者獨不肯為也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八年

五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四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彭山李氏曰滕子即宣公名嬰齊按滕子至二十二年伐鄭復見於經亦宣公也其始立不可考蓋當在莊僖之世也春秋纂例謂叔繻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而近世左傳類解因以宣公為隱八年即位則距見執之年已七十五歲併未立之年而計之將及百歲豈宜尚任諸侯之事而為宋所執耶大抵滕之先世以國微故多不詳耳。滕自桓二年服屬于魯至莊十六年從齊盟幽凡有諸侯之事賦皆與焉終齊桓之世政從簡便故小國如滕皆不使自列于會也宋襄不道伐齊之役滕人不預故責其不從己而執嬰齊自是滕乃事宋而後三年遂從伐鄭夫諸侯有罪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專執滕不服宋非大罪也宋欲求伯而恃威陵轢諸侯暴虐甚矣宣侍貶而後見哉

臨川吳氏曰宋襄志在繼齊桓之伯然去春首伐齊喪奉少以冀長今春首執滕子恃強而陵弱如此欲伯得乎

汪氏曰經書執國君者十有三惟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餘皆書人

廬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

不入此例胡傳曰執難以罪而不歸京師則惡其專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也是也又曰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惡其濫傳公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若邾人執邾子晉侯執曹伯昇宋人執戎蠻子歸于楚宋人執小邾子則暴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濫罪之矣其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戎狄肆威天下大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爵而見執者

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夫以齊桓之盛允合諸侯不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僖公十九年

二

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按此說之未當者不一蓋凡書執者皆識之故稱人以執因為貶即稱爵以執原不為褒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直斥其爵而為等夷之辭所以惡其不即討篡而成之為曹伯也何嘗許其為伯討乎且凡稱爵以殺者皆斥其君而甚之彼且以稱爵為甚之可知稱爵以執者其非予之為伯討也明矣然則晉厲之書爵自是春秋之變例故執難以罪雖能歸于京師要之非伯討之正也乃欲以彼此相較而分執之者之是非

則以稱人為貶固得經旨矣而以稱爵為褒將啟人以黨

篡之私成之為諸侯而後執焉其為害也可勝言哉若夫

以名與不名定見執者之罪否尤不然一經中執君十有

三而名者獨二其餘豈皆無罪者乎況罪之最著者莫如

曹成彼方以晉厲之執為伯討是為當其罪失而亦不名

何也且既以滕子之書名為有罪乃又于戎蠻子之書名

為無罪哀四年胡傳曰蠻子亦何以名夷何其說之自相

矛盾乎至於責滕子不與齊桓之會盟且責以宋襄繼起

又不尊事大國是尤考核之未詳者也夫以桓公之盛宋

衛諸大國尚皆事齊而不敵後豈區區滕國而敢不從命

春秋輯傳辨疑 卷四 僖公十九年

三

乎蓋當時弱小諸國止令其奉職貢而不煩其赴會盟故

齊桓之伯威振遐方而常從會盟者僅見有數國非此外

之皆不事齊也齊桓沒而宋襄圖伯滕固當事宋然春秋

書執而不書地是乃執之于宋也此必滕子朝會于宋而

宋人執之亦不可謂其不事大國也若以不事大國為有

罪而書名然則邾子之被執被殺其得罪必甚於此者又

何必見其能事大國而不名乎且當時諸侯之罪以不事

天子為重耳即或不事大國豈得為大罪若為是深絕而

書名又何以處夫不事天子者耶○滕子被執而書名失

位焉故也然而亦有不可謂其非失位也邾人執

卷五

140

④

鄧子用之不止於失位而不名且凡失位而不名者多有之又未可因其不名而謂書名者之非為失位也或以為位絕則當名然二十二年滕子從宋伐鄭即宣公也則是不久即釋歸位亦何嘗絕乎。曹伯襄衛侯鄭執則不名歸則名衛侯鄭衛侯衛奔則不名歸則名義互見也蓋不名於前者非有所歸名於後者已亦不能無非也此又一例說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及衛侯出奔楚下若必執此以律他端則又有所難通矣。○諸侯之卒而名者百二十四不名者十
詳見隱七年滕下
被試者二十四皆名被殺者一名
哀四年盜殺蔡侯中被戕者
宣十八年邾人誘而殺者二一並名一並不名
昭十六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並名
秋輯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九年 四

卷五

僖公十九年

五

三名二不名十一 比年宋人執孫子嬰齊哀四年晉人執
虞公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二十一年宋人楚子等會
于孟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九年晉人執鄭伯十五年晉
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十
九年晉人執邾子昭四年楚人執徐
子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皆不名 敗而以歸者一名莊
年則敗蔡師于莘 滅而以歸者六名五不名一 宣十五年
以蔡侯獻舞歸 滅而以歸者六名五不名一 晉師滅赤
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定四年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
子嘉歸殺之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十四年
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聶歸十五年楚
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皆名傳二十六六年楚人滅麇以麇子
歸不人而以歸者一名 哀八年宋公入 曹以曹伯陽歸入而以來者一名
哀七年入邾獲者一不名 傳十五年晉侯及秦 入者三名
以邾子益來 桓十五年邾伯突入于櫟莊六年衛侯朔入歸
二不名一 于衛皆名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不名
春秋稱傳解疑 卷南 傳公十九年

與復歸自某復歸與歸自某者凡七名六不名一 信三十
鄭歸于衛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與歸于陳傳二
十八年曹伯襄復歸于曹襄二十六年衛侯復歸于衛
傳二十八衛侯歸自楚復歸于衛 歸某者一名 哀八年
晉名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不名 歸邾子 哀八年
益于 納者二不名 傳二十五年楚人伐陳納頓子于頓昭
郭 王昭卒而名者二 文三年王子虎昭 王臣卒而不名者二
隱三年尸氏 王臣書爵來聘而名者一以歸不名者一被
定二年劉卷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名隱七年戎
殺不名者二 伐凡伯于楚北以歸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
伯毛伯 皆不名此一經名與不名之大凡也其不當名而名者國
係大義之所存其當名而或不名者實因舊史之闕略不
必鑿其說以求通也蓋春秋之法固有例見于此彼亦可

以類推者若見其不同而別為之說將不免於拘泥牽強之弊矣。春秋舊文本為魯史凡史臣之執簡者見解容或不同其詳略不無偶異聖人取而更定之其中大義之所係固加筆削而不敢忽至於無關義類之大者亦不必句櫛字比而欲歸於一律也故凡褒貶之係於名字者不可謂非聖筆之所裁而凡卒奔執殺之類名與不名無關義類者蓋亦因之而已不可謂其盡出有心也故讀春秋者但當觀其大義之所存而凡書名之或依常制或不依常例者亦必隨其文而寬看之則可矣不然通於此而滯於彼合於前而乖於後鑿其說以求之亦未見其有當也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九年

六

是豈聖人之意也哉。論語一書成於諸弟子之手其記夫子與季氏之問答有書子曰者矣有書孔子對曰者矣書子曰者尊聖之辭書孔子對曰者貴貴之辭義各有在也蓋凡出於眾手者文必不同春秋之出眾史亦然而謂聖人能使之一律乎不能使之一律則名與不名之詳略不同也夫固不能免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部

彭山季氏曰曹邾皆從宋之國而去年宋所與伐齊者也宋公圖邾而僅能合此二國見大邦之不從矣其伯事之

無成有以哉

渝闕季氏曰宋公獨稱爵始伯之辭也明其初為伯耳聖人非取宋襄之伯也宋襄欲效北杏之迹而為此盟故春秋據實書之而不嫌於同若宋襄者果可與齊桓同日語哉。是盟也何以無滕子意者此時猶未釋也抑或釋之而歸欲以事齊桓者事宋襄是必以其弱小故甘於聽命而不親會諸侯之事也不然以宋襄之暴滕子豈敢不與會而宋公於此亦豈容漠然而不加罪哉二十三年伐鄭之役有滕子此滕子事宋之明驗也

鄆子會盟于邾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九年

七

公羊傳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杜氏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

臨川吳氏曰蓋鄆子如會適過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

會盟于邾

廬陵李氏曰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言鄆子會盟踐土陳侯如會雞澤陳袁僑如會于鄆鄆伯翬如會是也

渝闕季氏曰盟于邾是與邾子盟也盟而言會則是不獨邾子而宋公曹人皆與于會盟也何以知其然也外相盟

者十五二年密三年石門八年氏屋桓十一年惡魯傳十二年賈比年曹南邦二十年邦二十一年虎上三十二年衛人及秋宣十一年辰陵十二年除此盟外經皆言止定七年賦沙八年曲濮盟皆無曹公除此盟外經皆言盟不言會非盡盟而不會者也盟重於會春秋略外事而獨書重耳此則不獨言盟而加一會字自是四國相會而為此盟以其蒙上文故不復序宋曹耳且使此會無宋公宋子魚何以言一會虐二國之君使此會有宋公無曹人經必復書宋公以別曹人之不與會矣今既不然而非四國之同會盟哉觀其盟于邦可知此時諸侯已罷歸矣此必邦子已至國而鄆子適來邦乃為之約此會也在宋公之歸其或途由于邦或不由邦固未可知要之猶未

己酉邦人執鄆子用之

左傳曰夏宋公使邦文公用鄆子于次雖之社欲以屬宋

夷杜氏曰雖水受汴東經陳留梁陳沛彭城縣入泗司馬此水次有秋神宋夷皆杜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李曰杜氏曰三亡國衛邢按齊有內祀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所謂三亡國者衛邢之外急必是杞也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杜氏曰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鄆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李曰按曹南與鄆之盟並無滕子其執滕子又不在會今云一會虐二國之君蓋亦甚其辭而人樂言之耳不然死記言者之有誤亦未可知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殺梁傳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春秋傳解經

傳公十九年

九

汪氏曰邦子稱人貶也上言會盟于邦則非微者明矣臨川吳氏曰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為牲以祭神杜氏曰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宋使邦而以邦自用為支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廬陵李氏曰邦與宋皆南面之君可以不受其命而乃達迎其惡躬為成首肆為暴虐春秋舍宋而罪邦未為過也高氏曰宋公欲用鄆子而子魚諫焉邦人修鄆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宋修伯業邦從宋盟安敢執鄆而不懼討乎宋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諸侯終則名鄆子不名史佚之

渝蘭李氏曰先儒皆謂宋公怒鄆子之不書曹南故使邾人執而用之若然則於其至邾之時即當執之何為容其會盟乎夫既與之會盟非專超其後期也明矣且滕子先會而被執曹伯與于曹南而被圍意宋公自為其他嫌不在後期不後期也無乃宋襄不德諸侯雖強率從雖有不服於心見之辭色而思叛者宋公知而惡之遂群為船虐以立威歟夫不知反求諸己而徒欲以威力迫之可謂謀矣曹亦思會盟未幾不旋踵而加執焉信義安在且以諸侯之尊而當犧牲之用有人心者不如是也子魚謂其得死為幸其信然哉○諸侯同事而執其君若臣者凡十四傳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九年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九年 年會伐楚齊人執陳轅濤塗北年會盟于邾邾人執鄆子用之二十一年會于孟孟就宋公以伐宋成十五年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十六年會伐鄭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宮止襄十六年會浹梁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十九年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昭四年會于中楚人執徐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十三年同盟于平丘晉人執季孫意如惟會孟執宋公伐吳執慶封皆承上文諸侯言不復舉執之人汪氏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於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於諸侯也若曰不使楚皮得以竊討賊之名也其說是矣餘則復書執之之人惟晉厲執曹伯則夷其稱而書爵與稱人以執者不同宋襄之執鄆子則蔽其罪于邾人又與稱其主執者不同此春秋不可以一例求也○公羊傳曰惡平用之用之社也子

魚謂又用諸淫昏之鬼蓋此神不在祀典非正社也杜氏曰不書社赴不及也夫既告執告用之則即告以所用之處抑豈為費辭而顧何獨不及此乎高氏曰經書鄆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為用也夫既書執書用之已不嫌於惡矣何獨不忍言所用之迹乎愚以為不書社者義不係於社也且以是為淫祀也故略之昭十一年用蔡世子于囿山也亦然用如論語雖欲勿用之用執梁傳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衅社也亦未見其必然矣○諸侯不生名卒則名其或有事而卒者必先書名於事上而後書卒襄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而戌卒于邾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繁卒是也今執鄆子而用之是殺之也執之已當名况其殺之而卒也又何可以不名乎乃此年之用鄆子宣十八年之戕鄆子皆不名知其為史失之也○莊十三年北杏之會逐人不至而齊桓滅之今鄆子已盟于邾而乃執而用之宋襄之暴更甚於齊矣鄆子為魯塔宋以無道虐其姻鄰而魯若周聞有以知信公之無能為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九年

十

秋宋人圍曹

左傳曰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紂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因盟而降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孟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胡傳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極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于夏為苦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春秋辨傳辨疑 卷高 僖公十九年 主

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張氏曰齊桓之伯屈己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于宋者莫如曹滕滕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于魚內省之德言而亟事干戈宜其不遂伯也

汪氏曰襄公志在近小非特不能成大功雖小利亦未嘗遂僅一盟曹南而曹不服再盟鹿上會孟而束手就擒于荊蠻矣。經書夷夏之加兵于曹者十有三而宋居其七此事致之不待暇而其罪自見矣

陳氏曰諸夏之國國自是始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曹雖與盟而猶不肯致餽無地主之禮所以及秋而見圍按不肯致餽之說無他佐証未可信若果曹人無禮則當時必不與之盟矣左傳但曰不服亦未言其所以不服之狀今觀鄆子已與會盟不免執而用之即此一事便足令人不服張氏謂曹方與盟已而復叛是因復叛而被圍亦不謂當時之不致餽也或背叛之迹猶未著宋即疑而圍之亦盡可知。莊十三年北杏之會有宋人已而背之故有明春伐宋之役然猶踰年也茲去曹南之盟甫踰時而曹即不服則諸侯之背宋更速於背齊矣宋公不自省德而遽圍之其視齊桓之伐宋殆有甚焉

春秋辨傳辨疑 卷高

僖公十九年

主

衛人伐邢

左傳曰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張氏曰衛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啖氏曰左傳甯莊子之言皆飾妄之辭也

渝關李氏曰為報怨而伐邢此忿兵也據甯莊子之言卻似以討罪弭天變近于師貞之義矣抑知武王伐紂乃順

大應人之舉周雖饑自當有備而時至事起不能不興師以救天下非以克殷為讓饑之策也今則邢之惡未至如殷紂衛之德豈敢望周武時值大旱正當齊居省過外以講好於鄰邦內以安養於黎庶相與迓天和而冀甘霖之一降也彼乃藉口於先王之迹而欲矯誣上帝以濟其私則是不惟欺君而且欺天矣衛侯妄信其言而遂從之又豈免於自欺之弊也哉師興而雨蓋亦時數之偶然使其貪天之功認為此事之應則是雨為不義者故靈而天道亦或有僭矣此觀春秋之所書一則曰邢人狄人伐衛一則曰衛人伐邢一施一報自是私忿之兵未可謂天之意於此也故有春秋而後人道可得而正有春秋而後天道可得而明

春秋辨傳疑

本意

信公十九年

五

冬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

左傳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

齊修桓公之好也

杜氏曰宋襄暴虐故思齊桓地于齊齊亦與盟

胡傳曰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

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與公陳

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

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春秋深

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家氏曰此楚人始會故略公略諸侯書法特為謹嚴不與夷狄之盟中國也

汪氏曰于齊之盟魯及諸侯盟楚之始也鹿亡之盟外諸侯盟楚之始也故皆以微者書而深恥之會孟盟薄盟宋直書不諱又所以著其陵駕中國之暴而中國皆僂焉從之也幸而晉文城濮之捷得以卻其方張之勢晉伯不振而楚莊盟于辰陵遂主諸侯于蜀之盟十有一國之大夫皆賤書人魯不諱公視盟齊雖若未滅然人諸國大夫乃

春秋辨傳疑

卷五

信公十九年

五

所以人公也厥後于宋于訖晉楚押主齊盟而于申十有三國且用齊桓召陵之禮春秋欲諱之而有不勝諱矣是知春秋賤于齊之盟所以謹禮於微慮志于早也○陳自晉文之後服屬荆蠻雖或暫從中國而輒貳中國亦以有陳非吾事蔡自會狄眾以往甘心南向不與中國盟會鄭亦數同數異儀牲玉帛待於二竟陳蔡則屢滅于楚而僅存鄭亦困逼于楚終春秋之世

彭山季氏曰宋襄暴虐諸侯皆有挾楚相抗之心是以為此盟夫欲抗宋而倚楚為重是反間門延盜也

淪關季氏曰宋襄暴虐諸侯不服而思齊桓故為此盟以

修桓公之好於此見齊桓功德之在人心而宋襄被執之由亦於此兆端矣已而齊伯終熄宋伯無成而變夷肆虐于會盟之上未必非此盟以啟之聖人於此蓋深憂之也○陳穆公忠齊桓之德而欲為此盟是齊人之所欲也鄆子殺而魯怨宋蓋亦與陳有同心焉所患在楚人之不肯耳此時蔡鄭皆服楚若楚人不肯蔡鄭亦不敢來此勢情所必至者然則何以卒得盟也此必陳侯周旋於其間將欲借楚以抗宋因為齊人說楚而挽之宋又或齊人通好于楚亦欲借楚以屈宋也楚人之窺伺中國久矣其在於今未嘗不惡宋襄之圖伯而將病已故攜蔡鄭而為此盟春秋詳傳辨疑 卷雷 僖公十九年 宋

亦欲借齊以挽宋然則此盟以修桓好為名大抵皆為宋襄起見此時即約宋公宋公抑豈肯來哉二十一年虎上之盟宋求諸侯于楚乃又欲借楚以屈齊齊雖暫與之好而孟薄之會盟皆不至後又伺其敗而伐之曾不念其納己之德蓋此時宋襄圖伯齊孝亦欲繼伯而皆倚楚以為重是以中國之伯權惟視蠻夷為進退而不知楚人之包藏禍心正不可測故一盟于齊再盟于虎上至會孟而執宋公以伐宋於是諸侯聽命于楚而宋齊之伯皆無成矣嗚呼天下無王而又無伯紛紛求伯者不一禍亂將無艾也不有晉文何以制強楚而使伯權復歸於中國哉○二

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以此觀之此盟蓋必召宋矣宋人不至蓋欲自成其伯不欲尋桓公之舊好而輔齊也故虎上之盟反召齊楚以求諸侯意齊侯不無忌嫌於此故孟薄之會盟齊皆不與楚人之伐宋齊亦不救反乘泓敗以伐之是不惟宋楚爭伯而齊侯亦有爭伯之心也但其智力不足無以制宋楚故特觀望以伺其隙而卒亦無成耳○陳人蔡人者君也楚人鄭人者大夫也何以知其然也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是必聯蔡而親來楚強夷也驕抗自恣必不肯輕身就盟于齊國鄭則新附楚或亦觀望而令其大夫聽命此以事情推之而知其然也蔡素服楚使蔡非君而楚非臣必不序列于楚上鄭雖新服楚使楚是臣而鄭是君亦必不序列于楚下此以會次推之而知其然也陳蔡楚鄭非微者魯必不使微者往此以知為公會而諱之也春秋諱公而貶陳蔡夷二君於楚鄭之大夫者以其素華夷之辨而以強夷衡中國之伯權非小失也虎上之盟義與此同于齊虎上楚人與盟於中國初猶謹之後則各目其爵以著其實蓋亦不可勝貶矣○胡傳曰莊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

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虎丘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按此說似多未當傳元年楚勢雖浸強然春秋之書人也原非為其浸強直書楚子之爵於其上所以著其陵駕中國之實非以其大張故而書法亦大張之也其先楚子而後諸侯者自是當時之序次本如此尤非春秋有意而進退之也至於盟春秋傳辨疑 卷書 僖公十九年 太

齊之故乃諸侯引楚以抗宋抑宜楚人之恃強而強為此盟乎大抵楚本蠻夷故春秋夷之而以號舉後來交通中國漸用中國之禮故以中國之法治之而稱人稱爵無異辭然則春秋不與楚而亦何嘗以強勢論之哉說見僖元年楚人伐鄭下○張氏曰楚欲得志于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攘之其後桓志稍衰滅黃敗徐駸駸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忌桓德之說求參預中國之盟會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攘楚聽其甘言納之國都而與盟僖公亦忘是懲之志偕之同歟不知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楚固是以行其志于中國春秋詳公而人諸侯所以謹其始也按此說是謂于齊之盟楚人倡之而諸侯從之未必然也考之左傳明是陳侯之謀以陳國近宋而畏宋暴故欲修齊桓之好特聯諸侯而為此盟耳左傳說本無可疑何所據而謂出自楚人乎若楚人欲參中國之會盟此時諸侯多從楚楚人召之盟即盟中國矣又何必與齊魯同歟血始為中國之盟會耶于孟之會有宋公而無齊魯楚固不以齊魯為重也以此觀之可知此盟之非倡自楚矣

梁亡

春秋傳辨疑 卷書 僖公十九年

太

左傳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壅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張氏曰梁嬴姓伯爵柏翳之後

彭山李氏曰梁國名伯爵鄭漁仲以為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未知是否其地在夏陽梁山按夏陽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東四十里蓋即梁山南地界于秦晉之間者也詳見成五年梁山崩下○凡強暴毀人宗廟社稷者曰滅非有滅之者而民逃其上者曰潰民逃其上而自滅者曰亡

孔氏曰諸侯受命天子分地建國無相滅之理此以自亡為文不書所取之國以為梁國自亡非復取者之罪所以深惡梁耳非言秦得滅人國也釋例曰作事不時則怨讎動於民彼梁伯者虛與無虞之功詐稱無害之寇遂溝其宮以盪百姓之心開大國之志是妖讎之先徵自亡之實應故不言秦滅梁而以自亡為文

公羊傳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傳曰自亡也涵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涵不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十九年 主

足道也范氏曰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涵梁亡鄭棄其師不足記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正謂鄭棄其師

惡其長也高氏

淪蘭李氏曰梁亡之故左傳謂其好土功穀梁謂其淫涵于酒色二傳之說不同公羊不言其所以而何氏乃謂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今亦不能斷三說之孰信要之三者皆亡國之道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且酒色土木之欲事多相因而昏亂之朝其刑必峻入安知非梁伯之俱有而後人各

道其所聞半蓋梁伯無道而致民逃秦因得以取其地罪不獨在秦也故春秋以自亡為文以示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其重戒也不亦深哉○經書滅國者多矣惟此書梁亡此一經之特筆也莊二十四年書郭公先儒以公字為亡字之誤據此則自亡之例有二焉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傳曰作為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范氏曰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謂之法門

謝氏曰延廡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雄門兩觀則去舊而為之故曰新作

春秋辨傳辨疑 卷五 僖公二十年 主

高氏曰玉藻曰天子聽朝於南門之外書曰逆于釗於南門之外此天子之門也

王氏曰顧命孔氏傳南門路寢門則知魯南門乃路門也劉氏曰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新作焉罪其不可為而為之也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多矣不必書也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

汪氏曰僖公之經並無城築土功之事庶幾其能愛民矣

而猶有南門之役不免于過制而僭上春秋特書新作以識之意責備賢者之意歟

淪關季氏曰昔有之而今修之則曰新莊二十九年新延底是也昔無之而今創之則曰作文三年作僖公王成元年作止甲襄十一年作三軍是也昔有之而今更造之則曰新作比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是也。按南門之說不一胡傳謂南非一門杜氏謂魯城之稷門竊疑不然南門者門之名也如雉門應門斧門之類但諸門雖皆南向而南門實有定稱如今制之午門正陽門非他門之不平不正也亦非他門皆可稱午稱正陽也若謂春秋輯傳辨疑 卷高 僖公二十年 圭

南非一門總書曰南何不如雉門及兩觀而列序之乎且魯城有稷門經不書稷其非城門可知若果城門既謂之稷何不從其本名而書之乎惟玉藻顧命皆有南門之說孔氏以南門為路寢門意魯之路寢門亦名南門而僖天子之制故於其新作特譏之耳。禮記明堂位曰庫門天子斧門雉門天子應門注曰天子五門斧門雉門應門庫門疏曰魯之庫門制似天子斧門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大庫雉既僖天子想路門亦必從僖矣南門即路門南門之僭不自僖公始僖公號為賢君恐不敢無端而僭王制也且使素無南門而今始僭經亦何以言新乎言新者

有故也新作雉門及兩觀亦以舊有雉觀而更為之耳雉門及兩觀因災而新作南門未有災也何以必新作比蓋因其既壞而改為之經不書壞者不比世室之為重也不然僖公之編並無城築土功之事使非朝門敝壞抑豈肯妄費而勞百姓耶新作者去其舊而更始之辭也未必其加大詩所謂緇衣之席兮敬予又改作兮亦非加大於其舊而後為改作也。左傳曰書不時也夫建子建丑之月正當力役之時何云不時孔氏曰非因破壞而輒修理故謂之不時何所據而知其不因壞乎公羊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常古也夫魯門之僭久矣即如古常豈為得春秋輯傳辨疑 卷高 僖公二十年 圭

禮穀梁傳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夫魯門已僭天子何為又加以高大且即更造不加其度豈不可以書新作乎以新作雉門及兩觀例之譏其僭制而不能革非惡其變古而又加大也。胡傳曰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閼子為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於用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閼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其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重教之意深矣按此說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僖公二十年

帝

亦不然寢門若壞在所當修自與長府之當仍舊者不同故以此為僭制不當為則可以此為勞民不當為則不可新作雉門及兩觀谷不在於勞民可知新作南門議亦不在此也若謂用民力者雖得時制亦必書此蓋不為其僭也然則西宮之災未必不重修未必不得時制何以不責其勞民而竟不書耶若夫泮宮闕宮之作固必得時未必皆為得制蓋公作泮宮而不作辟雍學制未嘗僭天子以為得制可也今觀闕宮之詩中有后帝后稷之文是豈侯國所得祀者以為亦得其制似亦考核之未精矣意者成王賜魯重祭彼原出自王命猶可重修而不廢則僭制之王賜魯重祭彼原出自王命猶可重修而不廢則僭制之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僖公二十年

帝

中又與私僭者不同故以宗廟為重而不書耶以此推之可知南門雉門兩觀之僭未嘗出自王命而先公擅為之未可如其舊而不革也然則春秋之譏新作且與闕宮之僭有別而抑豈為勞民之故哉○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可知詩與春秋蓋相表裏詩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伋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言太王之立門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王在靈囿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言文王之築臺囿而後池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言宣王之築宮室也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言僖公之修學也新廟奕奕吳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

春秋釋傳辨疑 卷五

僖公二十年

帝

是若言僖公之修祖廟也凡若此者蓋皆義之所當為故詩人美之若使不合於義則在昔者當諱在今者當規縱不能然乃反取其事而歌咏之是豈臣子之道也哉春秋以筆削為義其於詩也法例雖不同而其是非當與異故作泮宮不書作闕宮不書御廩災西宮災世室屋壞其重修也亦不書以是為可勞而勞之得其制而不違於義也故不書之以示譏至於立武宮立場宮則書築臺築囿則書新作南門則書新作雉門及兩觀則書此雖勞民之事若使得其制而不違於義亦何必特書屢書之無已也哉○魯之宮室以公薨之地考之有路寢有小寢有高寢有

夏鄭子來朝

彭山季氏曰鄭姬姓國詳見隱十年取部下部屬于宋者

也和宋之不足恃而依魯矣

孔氏曰僖二十四年傳當辰所云部之初封文王之子時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一見而已無時君謚號不知誰滅之

夾祭鄭氏曰部有二桓二年取部大鼎于宋北部也在今

單州成武鄆子采朝南部也今單州有二部城

淪關李氏曰王氏曰鄆分為南北皆附庸于宋按此說非也孟子曰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今既稱子而列為諸侯何謂附庸于宋此蓋地與宋鄰而素服宋不過為宋之屬國耳且據隱十年季彭山說則是宋人取鄆以為己邑而遷其君于南故謂之南部此如前稱西晉後稱東晉原非分為二國也北部已為宋邑而隱公取之此時有南部無北部矣未可謂鄆國之中分尤未可謂北部尚存而亦附庸於宋也今來朝者乃南部鄆素服屬于宋而朝魯或亦畏宋之暴而求魯援

春秋傳辨疑

卷四

僖公二十年

宋

歟

五月己巳西宮災

公羊傳曰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何氏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滕居西宮左滕居東宮少在後

彭山季氏曰有西宮則有東宮東宮者世子之所居也然則西宮其妾媵之所居乎

淪關李氏曰公羊傳曰西宮者何小寢也按此說不然僖公薨于小寢而不言東西宮可知西宮與小寢有別也魯

君之薨于路寢者三寢于小寢者一寢于高寢者一寢寢在小寢定在高寢則是外有三寢皆魯君之所居而內有三宮乃夫人妾媵之所居也何可認內宮為外寢乎夫內有三宮夫人固當居中宮何代據禮以為左右滕居東西宮是亦理之可信者也然季彭山謂世子居東宮左右滕居西宮說又不同如碩人之詩謂莊姜曰東宮之妹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得臣本世子則謂之

春秋傳辨疑

卷四

僖公二十年

宋

世子居東宮不為無據但以左右滕俱居西宮於禮不合又無他証則如之何或者禮文有誤果如彭山之說耶抑亦東宮本以居左滕此外別有一東宮而為太子之所居耶若此者俱未可知姑兩存之以備考要之西宮為妾媵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媵之所居而災見焉意其于後宮之中或有不得其平而失正家之道者天故以此示譴歟春秋畏天之威無微不謹故雖災及偏室必書而且詳誌其日其重戒深矣

鄭人入滑

左傳曰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高氏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滑服于衛遠興師而入其國必欲滑為己屬蓋強之陵弱如此

王氏曰滑與鄭為鄰齊桓時常與鄭同盟于幽今中國無伯鄭首從楚遣二卿長驅而入滑無忌憚甚矣

張氏曰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按黃氏曰滑鄭于鄭而服衛故鄭入之此說本於左氏然畿內之滑距衛稍遠無服衛之理必以滑本頹叔之黨而倚勢以陵虐鄭境故鄭報之也按此說或不然滑國去衛不甚遠衛為中州之大國其勢差強于鄭又或鄭人無德于滑於是乎背鄭而事大國安見其無服衛之理彼以滑為頹叔之黨觀周人之借狄伐鄭則頹叔之無如鄭何明矣即使滑伯果黨頹叔恐亦不奉狄輯傳辨疑 卷雷 僖公二十年 未

敢倚其勢而陵鄭也二十四年狄伐鄭此必頹叔為之而非天王意也若果天王之意天王既欲伐鄭則其避難而出也何又往託于其國耶○滑去京師甚近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滑伯與馬滑已遠服于齊矣齊桓既沒滑必事鄭而今則又服衛也故鄭人惡而入之然惡其不屬已而至稱兵于周疆鄭人之無忌憚甚矣滑服于衛而衛不能救又不請於王而正其入滑之罪小國何益於事彼哉此時滑人聽命于鄭鄭師還而又即衛且不免於鄭人之再伐也於是乎王人如鄭請滑卒釀其禍而致天子之蒙塵推其起釁之端蓋在於此此固由天下之無王而亦由天下

之無伯也良可悲也夫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曰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治起朱氏曰稱齊人狄人者言狄人之無異于齊人之無異于狄人也桓公之伯業蕩然矣

家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卻之已乃與之盟于邢書曰厥父當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孝之謂乎

渝關李氏曰昔者邢衛皆有狄難賴齊桓之力而復存今衛人病邢齊以伯國之餘謀邢豈無他策而顛挾非類者

而要誓之觀於此而知齊孝之不足與有為矣春秋齊于狄而皆稱人非追狄也所以罪齊人之中國狄也觀明平為邢侵狄而仍以號舉聖人之意可見矣

冬楚人伐隨

左傳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闕駘於莫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彭山李氏曰隨姬姓侯爵漢東大國即今德安府隨州本漢南陽郡隨縣晉屬義陽郡按南陽郡今治南陽縣義陽郡在孝感縣北今皆屬屬矣隨在厲南一百八十里比厲尤近楚雖常為楚所侵而用賢圖治猶足自存如楚武

王時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為李梁在何益是也凡近楚之國未有書楚伐者必不服而後書左氏謂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則猶能與楚抗而後服者也自是亦服楚矣然不

至於滅而哀元年猶與楚子圍蔡則隨庶幾能自強者歟

廬陵李氏曰隨本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關

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問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姬尚

聽命于隨也八年而敗隨于速杞十一年而隨絞州蓼又

欲伐楚師卒以鄧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

春秋輯傳辨疑 卷書 僖公二十年 辛

師以伐隨其年楚子辛隨人成楚文即位不復有事于隨

蓋隨已屈服于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兵加于江漢之間皆

不經見蓋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卒中國無伯于齊之後

遂為同盟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中華之計

矣

張氏曰楚力方強隨欲侵漢東諸侯于中國而德不足以

勝之此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傳罪其不量力不若孟子

師文王之論

襄陵許氏曰楚既伐隨則將爭衡於上國而宋欲盟之其

能屈乎

渝關李氏曰楚關穀於菟自莊三十年初為令尹至今而

帥師伐隨即此一事亦可見其未仁孟子謂君子之事君

也務引其君於當道志於仁而已今恃強大而罪隨人之

背己仁者固如是乎此孔子節取其忠而謂不知其仁良

有以也夫

鉅左傳曰宋襄公欲合諸侯賦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可以人從欲鮮濟杜氏曰為明年虎上盟傳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杜氏曰為邢故

臨川吳氏曰衛因邢之黨狄伐已而伐邢以報怨且憾邢

春秋輯傳辨疑 卷書 僖公二十一年 辛

未已則狄又援齊而盟以為邢謀至此遂為邢而侵衛伐

衛盟邢與中國之邢齊並序則稱人此獨侵衛則還其本

號而止稱狄

張氏曰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

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伯則諸侯力攻四夷衛決民被其災

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伯之患也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若果為邢報怨狄之為邢謀也左矣

邢之自為謀也亦愚矣衛固無如狄何而以此益深其怨

其能一日忘邢耶未幾衛竟滅邢則是侵衛之舉無益于

祁而反速之禍也乃滅祁而狄不能救狄亦無如衛何也
狄其可恃也哉○十八年伐齊之役衛人與馬則是衛已
從宋矣乃那狄伐衛而宋不救豈衛人有憾於此故不與
于曹南之盟耶今狄侵衛而宋又不救鹿上孟薄之會盟
而衛皆不來意者宋衛於此蓋亦交相憾焉故彼不為之
急難而此亦不與之結好也觀於此而二國之情可見矣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曰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
子曰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彭山季氏曰鹿上宋地後漢志濟陰郡乘氏有鹿城鄉水
春秋輯傳辨疑 卷甫 僖公二十一年 幸

經注以為盟鹿上處蓋乘氏在今兗州府金鄉縣潁水之
南宋之北都也杜氏指汝陰原鹿縣則非矣原鹿在今光
州固始界上汝水入淮處宋裏宜遠至於此哉○此楚
陰與齊合推宋為首蓋惡宋之計也而宋公不悟則與鹿
上之盟其楚人之鴆毒乎黃氏曰宋襄愚而要作楚特以
戲視之耳知此意矣

茅堂胡氏曰鹿上之盟是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攘楚以
安中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

張氏曰伯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
國而求之于夷狄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序列

而人之以者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臨川吳氏曰宋襄公欲圖伯合諸侯而德義不足以感人
曹南之盟僅能脅服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諸侯更無
從之者況曹復懷貳楚人亦與于盟而齊其勢力足以威
人不特陳蔡鄭從之而魯亦從之矣宋襄於是求之于楚
欲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己曾不思楚強夷也齊桓之伯如
此其威猶敢時出獨夏與齊抗衛宋襄既無齊桓之德義
又無楚顧之勢力乃倚楚為重欲得其所從之諸侯是求
肉於虎其遭執辱也宜哉

渝關李氏曰于齊之盟三國與楚皆敗人之義已見前此
春秋輯傳辨疑 卷甫 僖公二十一年 幸

又何須敗乎曰此事與彼又不同彼則楚輔齊此則宋求
楚也宋德不足以合諸侯而反求諸侯于楚真已甚矣夫
中國無伯夷狄橫決以亂中國不可言也然中國無伯至
以中國之諸侯視楚為進退是以蠻夷而衡中國之伯權
尤不可言也

夏大旱

左傳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
敗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
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災也

孔氏曰春秋之例旱則修雩雩必為旱而經或書雩或書旱者雩而得雨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時雩不獲雨故書旱也

高氏曰言大者久且甚之辭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夏與宣七年秋也

東萊呂氏曰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為吾知崇吾德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烏知之哉以湯之時而天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暴而春秋輯傳辨疑 卷甫 傳公二十一年 書

天稔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相預耶自世俗之說行人始離而不合矣魯僖遇旱而欲焚巫尪其陋已甚賴從文仲之諫亟修早備是歲饑而不害詳考左氏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以為旱在天備在人泉枯石燥土焦金流人固無如天何修城節費務橋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天之所為也不害者人之所為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之天爾抑不知天大無外人或順或違或向或背徒為紛說實未嘗有出於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大違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大果何適而

非天耶謂修早備無預於天抑不知文仲之諫自何而發傳公之悔自何而生早備之修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即天理之發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無動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可不為太息耶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王之方疑周公其天固嘗敬也及當電以風成王肅然祇懼與召公太公共啓金縢之書始信周公之勤勞是成王胸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未則盡起然後知天意之回耶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公太公之為知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甫 傳公二十一年 書

渝關李氏曰去年西宮災今年又大旱天之示戒於公者切矣公修早備而民不為害庶幾能敬天者歟奈之何秦兩伐邲豈迫於不得已而為之耶然明春為須句伐邲或迫於母命不得已未可謂今冬之伐亦然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秋宋公以伐宋

左傳曰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鄭氏曰孟鄭地

臨川吳氏曰宋襄求諸侯于楚而楚許之故為此會以合

所求之諸侯也當時楚最强威諸侯服之宋則國弱而諸侯不從故求于楚宋為首事故先之李曰宋爵尊又以前主自居故先之恐非以其首然能致諸侯之來者實楚也夫楚以國則夷狄也以爵則子也偃然以子爵而致于侯伯之上則此會也楚實為之主故宋公之執不待言楚而知其為楚矣諸侯聽其執而莫之救諫者勢不能也

胡傳曰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據成十五年成執曹伯復出晉侯襄十六年會漢梁執晉子祁子十九年盟杞柯執祁子晉復出晉人昭四年會中執徐子復出楚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救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于陳

春秋傳解題 卷書 僖公二十一年 去

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眾何弱于趙然澠池之會蘭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于荆楚乎宋以來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見公羊楚獻捷傳則今錄在釋宋公下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難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矧南面之君也哉

陳氏曰齊執陳轅塗伐稱君執稱人見傳晉執衛侯會稱君執稱人見傳二韓不信執宋仲幾會稱大夫執稱人見定元此楚子執宋公局為不再稱楚人也執宋公不中言楚人執齊慶封亦不中言楚人見昭四年猶曰諸侯執之云爾

江氏曰執宋公以伐宋華夷爭伯也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諸侯無伯也見定七年宋襄德寡國弱欲尸盟主之權故楚願設詐禽之而攻其國以懼中國之諸侯而取威攘伯也以三公之尊同於匹夫之微僂就執辱宋襄之圖伯末矣于齊虎上楚皆書人此會則昉書楚子四夷雖大皆曰子荆楚僭王而書之以子雖曰稱爵而抑之之意當在其中也然以子爵亞于宋公而位中國諸侯之上則兩伯之抗不待春秋之終而已見矣故止肅陳氏曰宋楚初爭長也楚稱子而序陳蔡鄭許曹之上不知諸侯之從楚歟從宋歟

春秋傳解題 卷書 僖公二十一年 去

張氏曰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約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瀕於虎狼之岸也不免宜矣陳蔡鄭許曹皆中國也蠻夷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曲直之分豈非自同于夷狄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為文以罪襄公非但不識楚人誦詐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為是會也慢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歟戴氏曰齊桓公伯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一旦圖伯輕於挑楚於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代其

國如玩嬰兒於掌股之上宋人僥幸聽命固敢或違不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爾

淪闕季氏曰杜氏曰孟宋地鄭氏曰孟鄭地未詳孰是然宋公方求諸侯于楚或不敢勞楚子遠來于宋地且楚子素驕抗或亦不肯屈已而就會于宋境也疑鄭說近之○楚久僭王而春秋書子所以正名也或謂哀十三年黃池之會晉人尚欲與子去其尊號楚於今日敢以王號通中國子或者楚子本去王號春秋因其稱而實錄之亦未可知曰是不然吳惟素以王號通中國故黃池之會晉人欲去其尊號且晉與吳爭伯晉知吳國之有難也故不徒許以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百一十 僖公二十一年 夫

先而爵之以此耳使吳肯讓伯于晉則晉亦安其故而不恤其名矣黃池以前並稱吳子何嘗以其去尊號而復本爵哉又晉人請夫差為吳公而吳子評諾是夫差本未稱子而春秋特正其本爵耳楚君之稱子蓋亦如是觀楚君讓宋以先儼然居於侯伯之上必不肯安于爵而從卑者且王者之號不但不可通于諸侯而亦不可稱于本國晉桓伐楚不敢問其僭王之罪茲宣無故而甘自退遜以從諸侯哉故吳楚書子皆春秋尊周正名之大綱非因其稱而實錄之也此書楚子之始○臨川吳氏曰按前有虎上之盟後有使宜申來獻捷之事楚君皆稱楚人獨此稱楚

子者蓋謂執宋公不可稱宋人宋公既爵則陳蔡鄭許皆須爵否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五國既稱爵則楚不得不稱爵此春秋之筆也按此說卻似聖筆不得不特為此

不得不然之辭是亦迂曲之見也若使諸侯皆卑而稱人則于會稱宋人孰稱宋公有何不可如僖二十八年戰于城濮稱楚人而殺則稱得臣定四年戰于柏舉稱楚人而出奔則稱囊瓦此皆上下之異辭者也今又何嫌于異辭乎若夫五國稱爵亦非為其宋公既爵故北杏曹南之諸侯並稱人未嘗以齊侯宋公之書爵而並爵諸侯也且于齊鹿上之盟君與大夫參焉經並稱人而不嫌於無別此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一百一十 僖公二十一年 夫

若賤而書人又何慮其疑若君與大夫會乎其謂五國既稱爵則楚不得不稱爵者尤不然僖二十七年圍宋陳蔡鄭許皆稱爵而楚獨稱人於其上以此考之更知彼說之難通矣然則于齊鹿上之楚人本是楚大夫其中亦有諸侯而並書人獻捷之使宜申亦書人此皆諸侯而各書爵者賤義具見於前後於此目其爵而紀其實則宋公之不自量以合諸侯而強為之長與夫楚子之抗橫諸侯之卑弱皆不待賤而惡自見矣何必有異說哉○汪氏曰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故雖宋襄不能伯而獨宋公于會盟之首所以辨夷夏之大分也按此說不然宋公求諸侯于楚

是求為盟主也楚人許之是亦許為盟主也楚人許宋公為盟主此會自當讓宋然則首宋公而次楚子自是當時之實錄若如彼說則是當時位次不如此特聖筆抑之而首宋也夫既曰抑之何不並抑于會宋乃以子爵而列五國侯伯之上亦未見其尊中國而賤夷狄也獨不慮其夷夏之失辨乎汪氏又曰齊之盟楚序陳蔡之下虎上之盟楚序齊下蓋荆楚雖強初與中國之會盟猶未敢偃然自肆也至是列陳蔡之上蓋有主會之志矣按此說亦不然虎上之盟楚序齊下齊楚皆大夫也齊以伯國之餘未嘗服楚故楚人甘為之下于齊之盟楚序陳蔡下楚人者亦春秋輯傳辨疑 卷甫 信公二十一年 卑

冬公伐邾

黃氏曰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鄙魯之親也而邾

執鄫子用之故怨邾特邾與宋盟未敢伐今宋為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

王氏曰大旱經時不知賑食省用而用兵伐人非其道也淪關季氏曰據左傳則是公為須句伐邾止一舉經則兩書伐而於明春書取須句可知伐邾本兩次而今冬之伐意必不為須句故也惟錄左傳于再伐之下其故使明未可於此伐便言須句事也黃氏之說得其情矣邾近魯而南服于宋此魯人之所忌也況其助宋為虐必別有取怨于魯者或亦不止伐齊用鄫子之故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春秋輯傳辨疑 卷甫

信公二十一年

里

臨川吳氏曰楚人者楚子也稱使則知為楚子矣自屈完盟召陵楚臣之見經自是始

陳氏曰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貶之也孟會不稱子無以

見宋楚之爭長獻捷不人之則是遂于楚也自是至椒之

聘始有君大夫 椒聘見 文九年

王氏箋義曰宜申闕氏子西也

公羊傳曰惡于捷捷乎宋

張氏曰僖公不與孟之會楚方求為中國以魯為諸侯之

望故假宋捷以威魯

胡傳曰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

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霸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于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魯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奪中國也

汪氏曰獻者下奉上之辭經書獻捷者二齊侯獻戎捷書魯書戎捷楚顧獻宋捷書人不書宋捷存中國而抑夷狄之義著矣晉景公使筆朔獻齊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奸先王之禮見成二況以蠻夷暴虐中國而可受其捷乎

渝蘭李氏曰楚子貜稱人宜申略其氏而不書者罪其猶

春秋釋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二十二年 盟

夏不恭而又奸先王之大典也獻捷何以不曰宋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道倖今以蠻夷而獻中國之捷于與國逆禮抑經莫此為甚故獻捷而不書宋所以為中國諱以存天下之大防也其義嚴矣宋以上公之尊于魯有姻鄰之好楚于魯其君而殘其國公憤固已難容今又宣威示威命使來獻其捷是尤我之不惠見聞者也而受之可乎胡傳責魯之受允矣但謂其為魯諱而不曰宋恐不然經書獻捷而不復書受捷據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柩又書我人訪固未嘗直斥其非然既明言來獻捷則魯人受捷之過已不能掩況事係一國之失者所

傷尤小而關天下之防者所害最大不曰宋捷周曰諱之抑豈僅為魯諱也哉。伐宋而不書戰宋不敢戰也此書捷則知楚之數掠俘獲必多矣以其捷而宋獻于魯貌似恭而實脅之以威也張其君而書人貶其臣而不書氏又隱其捷于宋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法莫著於此矣。獻捷之事君臣俱恥何不從荆人來聘之例亦書楚人來獻捷也曰彼則略其君臣以立法此則貶其君臣以示義例不同而誅責之旨則同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羊傳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來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

春秋釋傳辨疑 卷十 僖公二十二年 盟

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來車往會自我為之自我隨之曰不可終以來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何氏曰所以堅之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難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左傳曰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楊猶未也未足以懲石
彭山李氏曰薄史記作毫毫有三指地志云宋州穀熟西
南三十五里南毫故城即湯都北五十里蒙城為景毫湯
所盟也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毫按宋州即今歸德
州也李曰按歸德州明初屬穀熟故縣在歸德州東南四
十三里今為穀熟鎮其西近穀北故名知穀熟所在則知
毫矣是時楚子伐宋進至於此。楚使宜申獻捷以脅魯
故公畏楚而與之盟薄魯自此亦專意從楚矣

汪氏曰春秋書公會諸侯盟者二此年盟于薄二十七年
盟于宋是也楚雖主盟而春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伯權
春秋解傳辨疑 卷畜 伍公二十一年 蜀

予楚而憫中國之失伯也

蘇氏曰執之釋之皆在諸侯尚可以求諸侯乎

孔氏曰按經盟于薄始云釋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未得
與盟

渝關李氏曰孟之會宋公先楚子宋公既被執則此會也
楚子必居首而主盟矣蠻夷主盟自此始此天下之大變
非尋常損夏之可比也春秋書日以謹之而不再序其爵
以從書辭重複之例汪氏所謂不以伯權予楚而憫中國
之失伯是也若第視為前日後凡之常例而春秋之義隱
矣二十七年之盟宋義與此同。公羊傳曰楚人知難故

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按此說甚得事情穀梁傳
曰外釋不忘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孔氏曰
諸侯之被執者皆不書其釋釋而公不與久不告故魯史
不得書之此由公往與盟見其得釋故書之耳按此說固
常例而亦不然外之釋也未必盡不告未必盡不知然而
春秋不書者略之也此事關乎天下之大故詳志之以
責諸侯之從楚為不義也宣偶因公會而特詳之哉經執
諸侯十有三而書歸者凡三僖二十八年曹伯襄復歸于
曹二十九年衛侯鄭歸于衛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是
也義繫於歸故書歸書其歸而釋亦可見矣然歸而或名
春秋解傳辨疑 卷畜 伍公二十一年 蜀

或不名或書復或不書復或書自或不書自義又各不同
也茲釋宋公何以書釋不書歸義繫於釋以正釋之者之
罪何須問其歸乎況據公羊說宋公走之衛不可以書歸
即或不然執宋公以伐宋宋公已入宋境于薄之盟又在
宋地是亦不可書歸矣執與釋皆不名者宋公之陵虐諸
侯而要求主盟不為無罪特欲全中國之體故不加以賤
之之辭耳。穀梁傳曰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按此說亦
非也使如此說則書諸侯之共釋春秋豈與之乎蓋春秋
公惡于諸侯而深惡其黨楚故以共釋為辭責從楚之諸
侯所以深責楚也。胡傳曰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釋書

春秋釋傳辨疑 卷書 僖公二十一年 果

成宋亂者為受部鼎立華督也事見桓二年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事見襄三十年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道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故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偵甚矣故書會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按此說亦不然以成宋亂宋災故是皆言其為會之由耳釋宋公乃是序事之文與執宋公同例盟與釋本自為

春秋釋傳辨疑 卷書 僖公二十一年 果

及諸侯義亦未備況其不言楚子原非為魯諱若為魯諱而不言楚子釋然則孟之會魯君未出亦以共執為辭將為誰諱乎若夫書會書盟之不言楚子尤非為魯諱蓋既明言公會諸侯而楚子即在其中未嘗隱其從楚之實也則是不予楚子以主盟故以諸侯統之豈獨義繫于魯哉○張氏曰春秋不書會楚子亦不書楚人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于夷而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按此說亦非也若為全中國之體故不言楚而為中國諱是猶徒爭中國之名分而已夫惟不予楚子以主盟故不言會楚子亦惟分惡于諸侯以治其從楚之罪故不言楚人釋此實春秋斷制之法抑豈徒全其體姑為諱之而不忍言也哉○何氏曰春秋以執之為罪不以釋之為罪按此說似矣然春秋非惡其釋也惡其黨楚以釋而釋之非其道也是亦惡得無罪乎○孔氏謂盟薄之時宋公未得與盟此說是矣又謂凡盟之法皆舍其前惡結其後好今釋宋公之後恐楚人伐宋宋公恨楚故盟以結之若未釋宋公之前何須盟誓此說殆不然也若為平宋楚之怨而為此盟即當與宋公同敵矣今與諸侯盟而獨不及宋蓋楚恐諸侯從己不堅而或有私于宋耳觀二十三年宋公平魯人不會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二

十七年于宋之盟公亦與焉得非以此盟之故魯遂絕宋而專從楚乎然其釋宋公也宋人亦必服楚矣既服于楚曷不先釋宋公而與之盟也或者盟時猶未肯釋或欲釋之而楚子之意猶未釋然于宋而不肯與之盟也俱未可知要之此盟不為平宋楚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僖公二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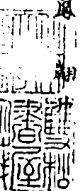
宋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五

渝關

李集鳳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典有濟之祀

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于來奔因成風也杜氏曰須句成風家

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蚩夷猾夏周

禍也杜氏曰此邾滅須句而曰蚩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

故桓曰邾又夾也然則邾雖曹姓之迫近諸成雖用夾禮

言之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須句在東平濱昌縣西北按須昌即

今東平州晉東平郡治北距邾二百六十里當僖公時東

平之東南皆為魯有西北皆為齊有邾人豈能越魯境滅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須句以有其地乎且魯人欲取須句直取須句足矣又何

必東伐邾而後西取須句耶觀文七年公又伐邾取須句

而遂城郛正以控制須句也蓋郛魯邑在下縣南與邾相

界則須句當在其間矣

胡傳曰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大皞典有濟之祀邾人滅

之須句于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密

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

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李曰此謂邾之邦內

不可謂之魯邦內且此時須句已屬邾耳須句非魯之附庸

公又未嘗伐須句是尤不可言邾內豈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高氏曰歸其君使為我附庸也為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
張氏曰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
意故無以服邾而致升陞之寇春秋書之亦不異於他日
之伐取也

陳氏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
邾人滅須句須句于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
句雖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邾：叛而來書取邾

渝閏李氏曰左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按宿見於春
秋男爵也任見於孟子未知何爵大抵亦子男也顓臾見
於論語魯之附庸國也春秋於此書須句傳謂須句于來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二

奔則須句乃子爵也然亦未見其必然觀傳列須句在宿
下又與顓臾相連安知須句非附庸亦與顓臾等耶其稱
子者蓋如侯伯稱公之例亦虛名耳但須句為附庸國必
非魯國之附庸也○左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
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氏曰四國封近于濟故世祀之按顓
臾在蒙山下地不近濟孔子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
蒙主其不祀濟也明矣杜氏謂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季彭山不信其說以須句當在邾魯之間據此則須句亦
不近濟或亦不可有濟之祀也○據左傳則公伐邾取須
句本為邾滅須句故先儒見經不書邾滅須句並不書須

句君之奔反遂疑傳說之不然而謂其無此事然左傳所
記之事與夫成風之言不應憑空駕虛而妄為此說此蓋
為公諱而不書春秋之深意也○邾人滅須句公為須句

伐邾春秋其予之乎曰非也須句為公之母家當其被兵
之時魯人即當急救之既不能救以至于滅公若為母報
讐而欲復其國則當告諸天王請諸方伯明正邾人之罪
而歸須句之君于須句斯可矣不知出此乃擅動干戈于
隣國特假名義而自濟其私圖可謂義平直書公伐邾又
書取須句其不足於此也明矣○去年冬伐邾今又為須
句伐邾是役也實出於母命不得已但據春秋所書則與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三

前伐無異而且多此一取也罪邾人之滅須句而卒收之
為己有其愈于邾也幾何哉或謂滅奔不書專責魯也若
書滅奔而後書伐雖擅興師猶近於有名是亦可以從末
滅矣經第書伐不書滅與奔蓋不以抑強誅暴之義于魯
乃春秋正己而後正人之旨非故寬邾之滅而苛于魯也
觀其書取而不書反其君責魯之意從可知按此說不然
昭十九年宋公為鄆伐邾大概類此然於十八年先書邾人
入鄆彼何分惡于邾而不為之專責宋乎彼不專責宋而
書入鄆可知此不書滅奔亦非專責魯矣然則書伐書取
而不書反其君者既以取之為己有其反君也無足道焉

耳○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則是邾人再滅而公再取之也彼以諱滅而不書不可謂其無此事安可以此事之不書而遂疑其未嘗滅奔乎然則再滅于邾不書者諱之也此滅與奔不書者亦諱之也但此為不救母家諱彼為不救祖母之家且為失地諱義亦各不同也○此年取須句與文七年之取須句亦不同此反其君彼置邾文公子也經止書取而不嫌於無別者苟利其土不以興滅之義歸之春秋嚴義利之辨故其書法如此○汪氏曰魯之取須句非以存其祀實貪其土耳使果有興滅繼絕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邾歸須句子于須句以著其善矣按此說謂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四

魯為貪誠是也以為果有其功則必書歸或不然蓋不請於王而私反其君即使不貪其土亦不可書歸以善之齊桓封衛而不書何況于魯哉且使春秋果書歸須句亦非著其善襄八年歸邾子益于邾豈可以為善耶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曰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臨川吳氏曰宋襄求于楚一會諸侯于孟而遭執伐之辱諸侯再盟于薄而後得釋鄭知宋伯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于楚宋公不自反以修己之德義乃遽怒鄭而興師

以伐之所以挑楚釁而取泓之敗也

張氏曰襄公當困于楚矣疾疫雖甚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殺梁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彭山季氏曰衛滕皆宋與國無怪其從許則附楚會孟以臨襄公者也今文轉而黨宋以與鄭讐自此之後遂又從楚而不復預中國會盟真一反覆小人也卒為晉文所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渝閣李氏曰薄之盟諸侯皆從楚矣宋公無如楚何而欲伐其與國安能比諸侯而盡伐之耶鄭伯之朝楚亦其勢之不得不然宋獨于鄭加討者以鄭為中國之樞不可不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五

爭於是聯衛合許滕而共為此役則是圖伯之心終未歇又欲再集其勢而美伯業之有成也○衛嘗從宋伐齊黨于宋者也然宋公之盟會衛皆不與自與小國之聽命者不同得非以邢狄之伐與狄之侵宋並不救而怨之耶至此又從宋伐鄭蓋宋人知衛與鄭有嫌而乞師于衛人亦以入滑之怨而欲借此以報鄭也是以前後之離合無定歟許與鄭隣而亦惡鄭故與於同伐已而畏楚之強不能不專從楚矣

附左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

之戎于伊川

仁山金氏曰按先王視地畫井而計民授田凡地之可田者既已井授矣其依山險阻高下不一地不可田不可井者尚皆虛之用廣樵牧惟夷狄之俗則多依山阻險此所以有九州內之夷狄也然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秦晉宜宜速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逼周甚矣自此伊洛之戎世為周患他日王謂晉人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祖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偪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然則秦晉之罪不可勝誅矣

春秋傳傳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六

左傳曰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渝閼李氏曰富辰勸王召子帶何其謬也僖十一年子帶召揚拒泉鼻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罪莫大矣次年王討子帶而子帶奔齊彼雖以齊桓為逋逃主而幸免於一時之誅終亦國法之所難容者也富辰於此乃援詩辭而勸王復召之然則詩人之言固仁厚抑豈為辭臣賊子開恩例耶易曰盡人之道曰仁與義夫大義滅親有仁不可以無義而姑息養亂無義亦不足以為仁今召

罪人復寵之則是仁與義胥失之矣未幾子帶復作亂而致天王有蒙塵之憂伊誰之咎也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傳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繇莖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

杜氏曰升陘魯地邾人縣公胃于魚門故深耻之不言公胡傳曰記稱邾復之以失蓋自戰于升陘始也禮記檀弓雖勝死傷亦甚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

春秋傳傳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七

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

彭山李氏曰其及以魯志乎戰也不書敗勝負敵也

渝閼李氏曰邾山李氏曰升陘魯地也邾人兵至而未嘗侵伐故不書侵伐按此說不然彼既兵至魯地而與戰即未致伐豈不可以言侵乎然則不言侵伐而言戰亦書重之義也此公戰也及之者為主則是公之有志乎此戰也不知反已謝罪釋怨息爭而強與之接刃不義之戰不待貶而罪已見矣不書公諱辱也然則不書敗績既不見其辱矣曷又諱公而不書曰辱在公故不書公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辱可知矣不書敗績非欲不見其辱也蓋伐

春秋傳傳解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八

師雖不利而邾人之喪亡者至於無衣可以招鬼則是彼此俱傷而勝負之勢猶未決故不言我師敗績耳若果敗績如乾時之戰既沒公而我師敗績未嘗為之諱豈於此焉諱之而不書乎惟不書敗績非諱則欲諱其失胃之辱不得不沒公臣分別觀之可也曰經書內戰止言及而不言及之者三于奚非公戰直欲沒其大夫與師之辭耳見桓十七年乾時喪戎路而師且敗績故諱公九年升陞失公胃而師亦不利故亦為君諱而不書公也汪氏謂三者皆無無義之戰故皆諱公以貶之殆不無于奚非公戰自不可與公戰為例伐齊納糾不為其不義而不書公何獨于春秋傳傳解

春秋傳傳解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九

辟師敗為可諱故乾時升陞皆沒公而桓公已己之戰我師勝而公且無恙是以不沒公也以此推之可知五敗之不沒公亦皆書法之常例耳胡傳於此戰曰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是說也是即貶其不義之意要之未可信也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傳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故也己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救梁傳曰日事過朔曰朔泓之戰以為復雠之耻也李曰會于孟穀梁作雠孟雠皆雲供切音同而字異也雠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過而不改有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耻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孫氏曰泓宋水也廬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泓城濮邲鄆陵維勝

負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四夷也

張氏曰楚子敗稱人惡夷狄也

蘇氏曰楚以夷狄而干中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

詞無所予

汪氏曰宋以衛侯許男滕子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蓋夏月伐鄭之師既歸及秋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公師師往逆之而與戰欲雪孟之恥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公并傷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為中國諱耳若楚君敗績則直書之矣

胡傳曰泓之戰宋襄公不阮人于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

春秋輯傳

卷七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十

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遇也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起施者遷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奔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虛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盡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國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莊子注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

東萊呂氏曰宋襄公為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及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帝王之兵為不可信果哉

說之速也宋襄君于宋宣不知宋之弱迫于楚豈不知楚

之強今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為盟主欲屈強楚之君于

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桓之伯宋襄耳目所接也宋

襄自視信義與齊桓孰愈壤地與齊桓孰愈兵甲與齊桓

孰愈齊桓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

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孟之見執幾不免虎口僅而繼

釋曾未聞時運忘前日之辱尚敢稱兵與楚爭鄭其愚而

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所共曉而宋襄不

知況所謂帝王之兵制是豈彼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

之疎即可見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知其必敗

春秋輯傳

卷七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二十

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贖者之誤評角宮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者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于用兵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于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歸縱承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揖讓以待之適遭之禽爾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曰殄殲乃殲曰收彼凶殘爾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見者惟弗遂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摧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

公羊傳以宋襄之戰為文王不是過囑呼宋襄何足以知
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伐曹曰文王
因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國壘
而降其言薰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
于泓之戰諫宋襄之辭發揚激烈奮起勁悍驟與前日吳
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襄推移不主故常此真學文王者也
知子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論閔李氏曰左傳曰楚人伐宋以救鄭按此時諸侯之師
已退鄭不須救何得言救鄭或者謂楚人之初意本如此
今雖不須救左傳原其意而云然也果如此說則必諸侯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十二

之師猶在鄭時楚人直驅地以伐之欲其急此而釋彼也
然自夏至冬歷時不為不久諸侯何為久留于鄭直至楚
人來伐而後退耶若楚人未出而諸侯已退則此時鄭不
須救而此伐宋之役未可謂為救鄭故矣此以知傳說之
有誤也○中國與楚戰者四無論勝負皆以中國主之內
中國而外夷夷正華夷之大分也趙氏亦同此說而廬陵
李氏亦嘗是之矣乃二十八年戰于城濮胡傳曰戰而言
及主乎是戰者也而於此戰又以宋公書及為深貶之廬
陵李氏曰以處已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非春秋所與宋
晉之汲、與楚戰不及齊桓晉悼遠矣胡傳得之又曰雖

以中國為主然以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也義皆可通按

此說是以戰為不可欲平怨息爭而相安於無事意非不
善但先王不得已而用戰、亦曷可廢哉故孔子第慎戰
而未嘗絕戰又嘗謂我戰則克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未嘗以戰為不可也孟子曰君子有不戰、必勝矣曷
嘗不言戰春秋無義戰亦第責其不義之戰未嘗專責戰
也又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亦未嘗言秦
楚不可撻也就謂寇來不必戰惟以息爭之道教天下哉
當是時楚人僭王猾夏屢動干戈肆虐於天王賓客之國
無道甚矣若猶以息爭之道責中國是無異盜賊入人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一三

室擄其主而掠其貲猶責主人之不閉戶而謝之也有是
理哉雖彼強此弱勢力不敵但當責其輕戰不當責其與
戰也此如不量力而拒盜者雖不能殺彼而我反被創豈
以拒之者為有罪乎以此觀之可見中國之與楚戰原不
為過惟宋公自反不縮而力又不敵且無制勝之策以是
輕與之戰而致敗績以是為可責耳然此第直書其事而
義可見固已無待於貶矣夫豈以戰為不可而特書及以
貶之耶况輕戰之過僅為宋襄之私事而內中國而外夷
夷是乃天下之大分經必不畧大分而為私事孰也明矣
○胡傳主乎是戰之說以之論他戰誠是也然春秋之義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十四

辭同而旨異者不一若必謂中國有志乎戰乃以中國及之未必四戰皆然也且使夷狄邀戰中國不得已而應之顧可書曰楚人楚子及某戰乎如此將欲著夷狄之好兵反以失中國之大分也尤不可以為訓矣況此年之戰宋公不既險不鼓不成列固非有意必戰者也而亦以宋及之可知主乎是戰之說未可以之論此類也○胡傳罪宋襄之不仁不義誠確論矣然以是泛論宋襄則可乃又終之曰夫計末遺本飭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據此說則是春秋專責宋而以宋主兵乃為二國之優劣辨也則不然今以二君較之竊意宋公之罪猶未若楚子之甚比觀春秋之所書於宋公不義之行皆已致貶是皆責以自正之意若于戰爭大事華夷咸衰之所關又必責宋而石楚焉恐亦覺其不情矣今考書法宋稱爵而楚稱人明係貶楚之意至于宋公之輕戰直書而罪已見是豈猶待於貶乎惟其自取喪師實為中國之大憂故書敗績以痛之然其非傷而不曰宋公敗績猶為中國諱也己○此楚子之親將也何以知之以左傳所記鄭勞楚子知之以楚子而稱人作其稍賈之罪而貶之也此義明而後宣十二年之戰郟成十六年之戰鄆皆稱楚子而不再貶矣若夫二十八年戰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十五

城濮之稱楚人則大夫書人之恒辭而貶義亦在其中至昭十七年戰長岸定四年戰柏舉亦皆稱楚人者則又大夫之貶辭而各以其事罪之非為稍賈貶也○鄆陵之戰經書楚子敗績蓋集矢于其目而以君傷為重也宋公傷敗不書宋公敗績汪氏謂為中國諱辱誠有然者夫以宋公主是戰而又為之諱辱春秋之尊中國何如哉○宋襄與楚爭諸侯而敢與楚戰或亦由戰觀之勝使然蓋齊為伯國天下莫強焉一旦勝彼而驕遂謂天下莫我敵而楚亦不足畏也不知齊國亂而人心不一是以宋公幸勝之宣可恃此而輕強楚哉嗚呼以戰而驕亦以戰而畏則是宋公之衆敗身傷七月而死禍已伏於勝齊之日矣惜乎宋公之不悟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傳曰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張氏曰漢志山陽郡東緡縣按緡在臨水之南今兗州府金鄉縣南界也餘見莊三十二年遇梁丘下○齊孝公本與楚盟鹿上以計愚宋者也李曰鹿上之盟蓋齊會齊侯不往任楚肆行乘宋既困遂自取威故親伐宋而圖其邑蓋孝公方將繼桓餘烈不欲立楚下風此已有爭

雄之志者也而不知兵無義聲不足以服中國安望齊芬之克續也哉

杜氏曰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計之

胡傳曰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乖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非

渝閔李氏曰于齊之盟諸侯修桓公之好不過欲借齊以抗宋耳非真有輔齊之意也楚人亦與于盟其心尤不可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十六

測已而執宋公敗宋師方且橫行無已天下之勢大半在楚矣齊侯惡宋之不從已而反召已以會孟於是乎乘宋之收討其不與盟于齊分明是圖伯之意欲屈宋公而自雄者也不知宋固無能為矣齊亦何德足以服諸侯而欲繼桓公之業乎觀魯與衛莒盟則諸侯之不服齊可見未幾兵戈互起齊一侵魯一伐衛而衛人為魯伐齊魯又以楚師伐齊而取穀也至僖二十七年而孝公卒矣繼伯無成而國家困蹙然則齊侯之愚去宋公為幾何哉○家氏曰齊孝非宋襄之力則不能有國顧忘納己之德乘其敗而圍其邑所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齊侯書爵以其背

大惠而忍於為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所以

貶也按此說與胡傳異然宋襄以不義納昭私恩也非德愛也春秋之惡齊侯為其不能救患援夷反乘其危而肆

暴耳恐非責其背惠也胡傳不言及此其義正且大矣○

凡以不正爭國者皆不仁之人也本心既失彼且不有其兄長而亦何有於隣姻况夫輔之以爭國者皆有私利於

其間而欲使不仁之人必遂我私而厚其報亦已難矣故宋襄納昭求其從已而反被其伐秦穆納夷吾求其賂已

而反與之戰此皆可為黨不正者之戒云○胡傳曰桓公

伐鄭圍新城何以不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十七

援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按此說以此為惡是矣其以桓公之伐鄭圍新城為美殆不然觀伐鄭之書公至其不足於彼也甚明蓋經書伐他國圍邑者四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僖六年公會齊侯等伐鄭圍新城此年齊侯伐宋圍緡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春秋皆無取焉未可以桓公之伐圍為美也書圍例詳見隱五年圍長葛下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傳曰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張氏曰時僖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

彭山季氏曰是時楚與宋雖而諸侯亦皆輕宋魯方善楚心實畏之故不會宋葬廢喪紀矣。宋襄公迂愚暴虐之君也不惟不能救恤隣患取重諸侯而危國辱身幾於不免此齊僖鄭莊之所不屑而實五伯之罪人也說者乃與秦穆楚莊同列五伯之列殊不知五伯之為伯行仁義以終身者也但以本非己有之實德而徒假其名以濟功利之私故孟子直以假之二字斷其心術之微耳其實功業宣魯靈之可及哉夫宋襄秦穆楚莊導君雖皆伯術初未有匡正天下之功也三君之中秦穆最賢然在中國但隨晉文行事而已楚莊則貪暴自私為害中國遠不及焉若春秋詳傳辯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十八

宋襄者抑又下矣况孟子謂五伯按諸侯以伐諸侯宋襄秦穆楚莊安有是哉若荀况以吳闔廬越勾踐列五伯而不取宋襄秦穆則亦不知闔廬勾踐與楚莊五十步百步間耳皆不足以為伯也當春秋戰國時孔子止論齊桓晉文之正譌而蓋所載亦但云齊桓晉文之事則周之所謂伯者桓文之外無他族焉故下公著氏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為五伯蓋本於應劭氏其言曰按左氏傳夏后太康娛于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

率成王室晉文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穆公襄公莊王皆無與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記事者不詳察其本末同之伯功豈不暗乎由此觀之宋襄公之不得為伯明矣

渝閔李氏曰宋襄固不足為伯然十九年盟于曹南爵宋公而人諸侯與北杏之文無以異豈非始伯之辭乎曰宋公以伯主自居而曹邾亦以伯主奉之春秋屬辭于北杏所以著其妄為之實耳未嘗予之為伯也此觀後日之所書則宋伯之無成可見豈可以其一時之妄為與夫一二春秋詳傳辯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十九

人之盟會而遂以伯統歸之哉。○薄之盟已相約于附楚而外宋矣泓戰既勝楚勢愈張至是不敢會宋襄之冀中國諸侯之衰弱亦可傷已雖然九年宋桓之卒會事方急魯人且不會葬則於此循故轍而從畧也又何足異乎。○宋襄公在位十四年卒于王臣立是為成公

秋楚人伐陳

左傳曰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于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臨川吳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從宋

盟齊則陳從楚會孟執宋公伐宋則陳亦從楚考之經唯見陳之服于楚不見陳之貳于宋今楚討陳之貳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豈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積其勢不致于滅陳不已也

彭山季氏曰臨川吳氏謂考之經唯見陳之服于楚不見陳之貳于宋其說是也然則楚何為而伐陳耶蓋楚方強盛中國畏之頓在陳南尤迫楚患其勢不得不從楚矣然頓本屬陳猶責禮蓋頓人訴楚而楚伐陳耳觀楚城頓而還則伐陳信乎其為頓也而陳自此怨頓益甚矣

廬陵李氏曰陳頓之爭始此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子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三十

襄四年陳人圍頓

汾陽朱氏曰楚以取焦夷城頓為于王之功使為令尹而終敗于晉豈非伐陳之功誤之哉

東萊呂氏曰多而不可滿者慾也銳而不可極者忿也治慾之法有窒而無開治忿之法有繼而無肆或者曰飢止于食渴止于飲欲者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嗚呼為是說者是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滅之祇益其熾也夫薪者火之資也權位者忿慾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寧有是哉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臣防也何人而無慾何人而無忿欲之興局于無權無位而不得展

彼自不得不趨于善矣惜乎先王以是為忿欲之防後世以是為忿欲之資何其反也楚成得臣有功于陳子文推令尹之位以塞其欲晉卻克既辱于齊范武子授卻克以政使還其忿見宣十七年左傳噫令尹豈實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憾之具歟楚非置兩令尹也幸而

一成得臣有功如之數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晉之行人見辱者多矣解揚之見執于宋韓起羊舌肸之見屈于楚如與卻克並發于時則晉師亦將東馳西逐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甚矣子文武子之不思也將以飽其欲適以滋其欲將以散其忿適以張其忿使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十一

得臣之與欽位俱長嗜勝不止迄至城濮之敗使卻克之忿與位俱長而數之勝忿不思難至欲質齊侯之女得臣之欲得子文之位而感卻克之忿得武子之位而伸君子不能救人之忿欲則已矣安得假其資而成其惡乎

渝關李氏曰自宋襄圖伯以來陳未從宋也于齊之盟陳且援楚以撓宋及執宋公以伐宋陳侯與焉固已迫于楚威而奉命唯謹矣况至戰泓既勝之後楚勢益張宋公病日危篤而繼以死有以知其無能為也陳人於此乃敢背楚而向宋乎左傳謂得臣伐陳討其貳于宋也是誠可疑吳臨川謂以不朝故據左傳十八年三月鄭伯始朝于楚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記鄭伯之再朝而陳侯無聞焉則是陳侯未嘗朝楚也且經書宋公伐鄭而不見其伐陳既為鄭伯朝楚而伐之可知宋公之不伐陳必以其不朝楚矣免于宋則不能免于楚人惡其不朝而誣以貳宋之罪或亦有之季彭山謂其為頓而伐之於左傳城頓而還之說甚合然亦安知非以陳人陵頓又不朝楚積此二怨而疑其有貳于宋遂以貳宋為辭而加討耶由是言之則諸說皆未可廢故並存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曰十一月杞成公卒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二十

高氏曰不名者史佚之

渝閔李氏曰杞成公伯姬之子魯之甥也僖五年伯姬來朝其子即成公故於其卒而表討魯亦必有往弔之禮矣然而不書葬者以其弱小故而喪紀有闕耳○桓公之篇三書杞侯杞本侯爵也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今又稱子蓋國勢漸微弱願自降而後卑聖人據實書之耳僖二十七年來朝亦稱子以後復稱伯者終春秋惟襄二十九年間一稱子然自桓文與伯侵伐會盟杞皆不與直至成五年同盟于蟲牢有杞伯自此終春秋皆與焉則其國之強弱榮可見矣○胡傳曰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

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

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

然陝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

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

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弑膝首

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愛之貶而稱子

存諸夏也按此說不然原左傳之意蓋見吳楚蠻夷皆稱

子故以杞之稱子為夷也若然則杞以侯爵而或稱伯將

何以說若使杞本伯爵則桓篇之稱侯又何為而升之耶

胡傳求其說而不得則以桓二年之來朝為紀侯之誤至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二三

於三年之會邲十二年之盟曲池則皆無傳宜應三處之

皆誤乎夫曲池之盟公穀並作紀考其事勢誠為紀侯則

以杞侯為誤可矣若夫來朝會邲之杞侯而亦以為誤則

不可彼既非誤其不以升降為褒貶也明矣且春秋天子

之事但以褒貶當賞罰而已若擅天子之大權輒敢黜陟

諸侯之爵次是亦天子之罪人矣抑宜聖人之所為哉滕

之稱子本不為朝桓此亦當與彼同也說詳桓二年滕子

來朝下○杞成公在位十八年卒弟姑容立是為桓公○

史記杞世家曰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

桓公姑容立按史記之說蓋必有關誤史記以惠公為德

公謚號既失其真而于德公之下無成公且以桓公為德公弟也其可信乎今觀春秋於此年書杞子卒左傳以為杞成公卒則是惠公之下又有成公無疑矣杜氏年表以為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據此說則桓公為成公弟而惠公子也史記但闕成公一世遂以成公之弟誤為德公之弟耳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傳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春秋傳解難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三四

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郕雍滕畢原鄧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裔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敷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鄆不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暉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

春秋傳解難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三五

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惠王又弗聽

彭山李氏曰前此狄嘗稍夏但及於相隣之衛雖一至鄭境亦不過侵掠之而已十四年今乃直抵鄭都敢於奉詞伐罪何耶必以二十年鄭人入滑近逼周疆而滑者周大夫顏叔之黨也顏叔方有寵于王故啓狄伐之而已為之助此為滑困鄭之謀也不然則狄距鄭甚遠安得有辭于伐哉富辰之諫蓋為此尔而王亦不助顏叔此顏叔之所生怨而奉叔帶以逐王歟

渝閭李氏曰李彭山謂狄伐鄭是顏叔之所為理或然也觀顏叔出狄師可見愚意不止顏叔或顏叔黨於王子帶

春秋傳辨疑

僖公二十四年

二六

而為之此時子帶有寵於王其權勢必盛故顏叔依附子帶相與謀而召狄伐鄭亦猶十一年王子帶召戎伐京師之計也子帶與顏叔同為此謀而王聽之富辰難力諫而王不能自主及鄭受狄之伐亦第怨子帶與顏叔未必怨王也故後來顏叔奉子帶以狄師攻王遂奔鄭而不避伐鄭之嫌且亦知鄭人之怨彼將欲借鄭以討逆耳由是言之則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或亦非王所使傳謂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弼帥師伐滑則鄭之伐滑去入滑之時當不遠此時王子帶尚未召復是必顏叔使二子如鄭而鄭人執之蓋鄭怨顏叔之與衛滑非怨王也顏叔無如鄭何及二十二年王召子帶歸京師顏叔乃附子帶而於此時召狄以報怨耳蓋鄭之伐滑與二子之使鄭當不在今年不然當其入滑也鄭師還而滑又即衛鄭人豈肯容至四年而後伐乎傳於此事前後並不記年却似鄭之伐滑執二子與夫王怒召狄師皆是今年事未可信也夫鄭之伐滑執二子既不在今年即使鄭果執王使王果怒鄭亦不應遲之數年而後召狄師也遲至數年而後召狄師可知二子非王所使而鄭人執之亦非得罪于王矣若使鄭之伐滑執二子皆在今年二子果為王所使而狄亦果為王所召也則王遭子帶之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二七

難而出亦必不肯以適鄭何也鄭伯不惟不聽王命而且執其使暴亦甚矣王以狄師伐鄭怒亦深矣以深怒之主而投甚暴之人不慮彼之亦謀不軌耶况我方召狄以伐鄭已亦受狄禍而乃投彼即不敢懷怨王亦安能無愧于心而覲顏以依讎國哉揆之情理必不如此又如惠王不與厲公爵此乃前世事與今王何預今已將及四十年鄭文於此乃又為此而怨王也亦必不然且富辰兩諫左傳與國語大不同夫以一人之言而不同如此又安能信其事述之皆真耶若過於信傳則是不敢疑左傳而敢於誣古人亦尚論者之咎也可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按此說是信左傳而為言也但二子雖非王使鄭人亦不可執召狄雖非王命王亦不可聽臣下之所為乃鄭人執二子而王聽顏叔之召狄皆亂道也豈必如傳說而始見其亂乎○汪氏曰書狄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伐鄭所以諱襄王之用狄也按用狄不出於襄王固不必為王諱且左傳並未言王師又何疑於不曰王師及狄乎

秋七月

附錄

左傳曰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齊在二十二年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

類叔桃子曰我實使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
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圍之王遂
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類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
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
叔以隗氏居于溫

渝閔李氏曰汪氏曰按左傳王納狄后未幾大叔遽通之
而王遽廢之又遽致狄師之攻王必無是理竊嘗攷之外
傳記伐鄭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黜狄后則在出居
之年豈前年已用狄師伐鄭而今年再以狄伐鄭歟王之
出居必有馴致之漸然不可考矣據左傳國語記伐鄭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二八

狄后事則同而年異但據經文伐鄭在今年而國語又無
再伐之說只依傳說可也且左傳固多可疑然使襄王不
能正家半載之間豈能保其必無淫事耶且天下之禍起
倉卒者容有之則夫遽致狄師亦不可謂理勢之必無者
矣。左傳國語皆謂王狄狄女為后此必不可信此時未
聞襄王之無后也或者納之後宮為妃嬪此亦類叔子帶
之所為以是悅狄而王聽之耳國語富辰之諫曰夫禮新
不聞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據此說則是姜
氏任氏女應已為王妃而王取隗氏間之故以為不可此
皆指其妃嬪言非指后言也夫王后為天下之母儀若以

狄女為后是必不可毋天下今觀富辰之諫左傳所記雖
畧國語記之甚詳並未及其正位中宮之據也亦獨何哉
且傳謂大叔通於隗氏又謂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
氏居于溫若使隗氏果為后則大叔與之私通猶為宮闈
聞昧之事若明目張膽敢劫天下之母而同居他所恐大
叔雖至不仁亦未必恃亂至此以知狄女之必非后也
○據左傳王出適鄭在秋使來告難在經書冬天王出居
于鄭此必於秋末適鄭而於冬初居之經蓋據其居時而
言非據其告時而言也或者謂經書在冬從告則是以來
告之日為出居之日經豈若是扭乎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二九

附錄左傳曰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子華故好聚鷸冠
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
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渝閔李氏曰鄭伯殺于臧或是子臧在宋而為鄭害故鄭
伯惡而誘殺之特以鷸冠為名耳不然彼既出亡在外服
雖不衷何傷于鄭伯而必致之于死耶觀其所好之鮮可
知其行必不端鄭伯殺之所以除子華之黨也

附錄

左傳曰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伯將享之
問禮于皇武子對曰宋先伐之後也于周為客天子有事
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渝閼李氏曰宋成公朝楚抑思楚子為何人哉夫楚子蠻夷之君而篡弑之賊也且執宋襄而傷其股是又成公之父讎也三者皆無可朝之理成公新立正當自強於政治汲汲焉務伸中國之氣一以為天下討賊一以為先君報怨而後可不知出此乃反服楚而往朝之悖已甚矣且鄭享宋公有加亦末節耳彼與宋公同事楚而不知相謀以正同心協力以豫蠻夷竟以天子之賓客王室之懿親俱俛首而服子爵之夷國是可謂之知禮者哉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曰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三十

帶都在鄭地記敢告叔父滅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出服降名禮也

胡傳曰自周無出特書出者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晉天下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臨川吳氏曰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者王雖去京師而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國故書出

陸氏曰天王雖自出鄭伯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此之謂也

彭山李氏曰居鄭不繫之汜則本鄭都非在汜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王居三鄭也皇也昭二十二年王也僖二十三年書公居五昭公居鄭也

渝閼李氏曰汪氏曰叔帶之有寵于惠王猶子頹之有寵于莊王也叔帶之攻王猶子頹之伐王也襄王之適鄭處于汜猶惠王之適鄭處于櫟也惠王處櫟見左傳莊二十年然惠王之

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之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矣帶以罪奔齊踰十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三十

年而王復之苟能明大倫之義而不敢褻狎全同氣之恩而俾無怨惡綱紀戡然亂何由作今襄王帥非類之狄以泄憤于伯叔之國立非類之女為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別而致肆淫于內廷拒諫而弗從臨難而莫禦犯此五不避之罪則自取危辱視惠王蓋不侔矣故書天王出居以罪之出而言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然不書叔帶以秋伐京師猶為王諱惡也按此說之責襄王備矣然論召秋伐鄭事亦信左傳之過襄王雖有罪而春秋之書出居與惠王之不書異者彼不告而此則告也抑豈以有罪無罪為筆削哉○左傳曰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

春秋辨僞辨疑 卷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三

弟之難也按此說非也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曷嘗非辟難而皆不言出今于天王言出當不為其辟難故也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按此說亦非也此特惠后之沒已久矣惠后雖曾愛少子然子帶為天下之罪人王未殺之而彼又作亂何謂不能乎母耶穀梁傳曰天子無出失天下也按此說亦非也天王雖書出而亦未嘗不書居者宅其所有之稱何謂失天下乎三傳之說俱覺難通但皆以書出為變文此乃經義之較然者耳曰彭山季氏曰自國而去曰出居者宅其所有之稱趙氏曰三傳鑿為異論曰天子無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而不能出耶書金縢曰王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外易離上九曰王用出征夫聖人書天王出居于鄭非謂王不可出也曲禮有天子不言出之文蓋生於三傳此說得其意矣按此說亦未必然蓋自周無出天下莫非周也故王子瑕奔晉不書出王霸奔楚亦不書出以二子之不書出例之可知周公奔晉之書出者必有意旨存焉矣周公之書出有意旨豈可以襄王之書出為常例哉且瑕朝皆王子而猶不書出何為於天王而竟書出哉然則出者自內適外之辭天子無外而以出書所以著其夷周於列國而見天子自卑其

春秋辨僞辨疑 卷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三

守也其責王者深矣或曰存彭山取趙氏之說亦自有理蓋春秋之書王出亦指邦畿而言耳如王猛入王城見昭二十二年敬王入成周見昭二十六年未出畿內而猶書而入豈襄王之去畿內獨不可以言出乎且觀居字之義既以為宅其所之稱若干出字作貶辭而謂其自絕于周未免自相矛盾而於文理且不順矣况經于文姜哀姜昭公之奔皆諱奔而言孫宣可獨貶天王而言出今觀經文不但不言奔也而亦不言孫則謂之出居猶是無外之辭安有不可以為諱而反加貶哉此可見出字無他義只謂其去王國而他居焉耳出而居居以天下論之猶未出也此春秋尊王之旨也按此論又不然凡書易之言出者乃就一事之常而言非春秋義理之所裁也如以一家論之未嘗不出戶而在室未可言出也以一國論之未嘗不出家而在國未可言出也若以天下論之未嘗不出國而在天下未可言出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雖去國而亦非出矣豈猶一家一國之例可比乎如王猛入王城敬王入成周是據王城與成周言而書入耳若謂可言入亦可言出也彼居皇居秋泉何不亦書出乎且出居云者是謂出王畿而居鄭也文理未嘗不順而一以書出為變文一以書居為正經一以變文道其實一以正經明其分義蓋有兼致焉又何自相

春秋傳辨疑

卷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書

予盾之有哉凡魯之諱奔而言孫者固婉而成章之義今言出居而不言奔是即所以尊天王蓋出字非貶辭特以變文而見識意未嘗直斥其惡而不隱也即先儒以是為貶亦不為過如天王為常稱有時亦不稱天則於大義之所在又何辭夫識貶之實也哉由是言之曲禮所謂天子不言出者實得大一統之義未可據書易之常辭而論春秋也○杜氏曰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言其自絕于周啖氏曰天子不言出獨襄王書出者自絕天位也胡傳曰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張氏曰天子無出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按此說似是而實不然凡出奔者不言所逐之人以是為自絕自取之義可耳若于天王之書出亦如此論彼王子瑕王子朝未嘗非自絕亦未嘗非自取也俱不言出又何以通乎蓋此時天子無統一天下之權而夷周于列國故於其去國也特書曰出以見天子之自卑其守而往託于外也豈以自絕自取之故變文而書出乎當與周公出奔晉參觀之○或曰居字亦非宅其所有之稱如曾子居武城子思居衛孟子居鄒陳仲子居於陵何嘗不言居豈亦宅其所有之謂乎曰是不然常人之在內與在外固皆可言居但春秋為裁制之文則居字不可作通例矣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三

觀昭公在鄭則書居而居乾侯則書在蓋有境內境外之別可知知天王之居鄭非他人之在外者可比也○左傳曰處于汜經曰居于鄭其國都而汜其邑也今當以經為正或者王初至汜傳遂謂其處此耳若果在汜自當實錄其地將見天子所居鄭伯莫敢有其土豈得滅汜之而祭以國都言之哉祭以國都言之使人疑於天王所居未知在鄭之何地恐亦非憂思君父之道矣○襄王之復子帶富辰之謀也富辰知有小愛而不知有大義未幾帶又作亂而王出居則是此日之禍皆富辰有以貽之也富辰于子帶既復之後諫王召狄師諫王納狄女謀然于王是爭王亦安能自主哉後雖死于狄難或亦不足以塞咎國曰王然則翟人來誅殺擇伯富辰曰昔吾與謀王弗從以及此雖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愆乎乃以其屬死之此可見謀國者之不知義其誤人家國而已亦不免者多矣可不戒哉○子帶之以狄師攻王也王不禦寇而曰寧使諸侯圖之及其居鄭而告難于諸侯其望圖之也切矣夫天王有難凡在臣子皆當痛心疾首而不容一刺寧居者也諸侯於此曾不聞其奔命勤王約與國討亂賊力復天位而扞天子之難罪已莫追况鄭伯親見其顛危則王之食息寢處必有大不安於其際者鄭伯何心乃竟坐視而不為之計乎雖其省視官具不過末節虛文耳未可謂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三六

臣子之禮但如是焉而已可也。王猛之入王城則書敬王之入成周則書今二十六年晉文公納王：入于王城。曷以獨不書亦以彼則告而不告也。或棄王入王城或周或晉未必不告魯者且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既云奔問王之入也魯人亦必知之矣然而不書入者所以深責魯也。王使來告難魯雖有人焉奔問官守亦未聞其勤王討賊而致大君之復正也使不有晉文之伸大義王其終于鄭乎故闕其入而不書所以罪其坐視君父之危急而不恤也。其意微矣若夫晉侯之納王雖云有功亦臣子職分之所當為而晉文挾之以請隧未免有矜功自恣之心是以沒其功而不錄其亦不無意也。夫按此說似為得之但王猛敬王之入魯亦未有力焉何不亦闕其入以罪之乎以彼証此有以知此說之難通矣然則不書入者必為其不告之故蓋王既告出而魯人不為王謀王又何必告入哉。况天王復國諸侯當有慰勞之禮魯必於此有關焉。觀僖公不葬惠王而昭公使叔鞅葬景王可知二公之于王室勤怠固不同矣故于天王之入禮亦有及有不及者可無疑也。

晉侯夷吾卒

左傳曰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而不至無敵狐

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歲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李曰此傳本在二十三年又謂九月晉惠公卒與經不合蓋傳誤也今依經文改

東萊呂氏曰陋矣懷公之禍也懷公肆其禍心不知反已

徒殺人以逞使在外者絕向我之意而堅事仇之志計無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三七

失於此者矣雖重耳老安于外彼毛偃挾不戴天之仇思欲一逞豈容重耳之安于外乎是則納重耳于晉者非秦伯也非狐趙也懷公也

渝聞李氏曰晉惠公在位十五年卒子圉立是為懷公明

年伯父重耳入而殺之重耳立是為文公。據左傳惠公

卒在去年文公之入懷公之殺並在今年而經于今冬方

書夷吾卒蓋傳誤也杜氏謂文公定位而後告然則惠公

方卒重耳之蒙未作懷公何為不即告耶且文公之入懷

公之殺經皆不書左傳皆以為不告若文公定位而告父

卒之惠喪何不並告新君之入國耶又凡告喪者皆欲友

邦知之而來吊耳若踰一年則彼君之葬已久何須又告其喪即使踰年而來告則告喪者必具年月亦必據其實實而書之于卒年矣若告在某時即繫之某時則是一經皆非實錄恐不若是之誣也惠公卒在今冬則文公之入懷公之殺必在明年從可知。晉文位即改元與晉惠改元于卓弒之年無異史記以今年為文公元年在位九年卒蓋亦從左傳而謂惠公卒在去年也年譜以今年為惠公十五年明年為文公元年文公在位八年卒信經不信傳庶為得之但文公入國傳謂在二月若亦從夏正當是周之四月也文公于明年二月或四月方入國而於此時方

春秋傳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三八

改元則紀年者當先書晉懷公元年次書晉文公元年而後不沒懷公之實蓋國已踰年為君而且自諡安可不紀其年而畧之哉僖十年正月晉卓被弒卓雖無諡然已踰年而以弒君書亦當先書晉卓元年次書晉惠公元年而後可此皆關於君臣之大義而不容忽者也。晉惠公卒左傳以為在去年經書在此年自當以經為正且考之外傳晉語曰十五年惠公卒尤可証其在此年也蓋經于僖九年九月書晉侯說諸卒則惠公之即位本在魯僖十年至於魯僖二十四年正合惠公十五年之數故年譜亦以此年為晉惠公十五年卒不惟與經合且與外傳合此固

春秋傳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三九

無可疑者惠公卒在此年無可疑則文公即位在今年亦當無可疑者故年譜以明年為晉文元年誠是也以此言之則晉文之納襄王亦必在魯僖之二十六年何也左傳曰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僖在二十七年晉語亦曰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盡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以其始入即位之年計之則文公二十年是魯僖之二十六年故知其於此年納王左傳乃謂二十四年春正月秦伯納重耳二月公子入于曲沃二十五年三月晉侯次于陽樊石師圍溫左師送王夏四月王入

于晉也乃告文公而非惠懷也如此前後錯亂於其所自記者且不合豈可據此以為斷乎今當以經為正於彼說之合經者從之不合經者闕之庶無差謬故定以為惠公之卒在今冬明^年文公入而即位改元又明年文公乃納王也其斯為實錄乎今於左傳之說皆改正於各年內非敢妄以臆斷也一則從經一則即據內外傳之可信者按其年數以計之而已

附錄左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五年

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臾魏武

子司空季子^{杜氏曰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四十

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文公不禮焉及齊：桓公妻之

有焉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于桑下繫

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

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

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共公聞其

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僂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

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于盍盍自貳

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襄公贈之以馬

二十乘及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子餐之曰公子若

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

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

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

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厲劒以

興君周旋于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

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

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杜氏曰河水逸詩義喻秦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

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四一

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哀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

重耳重耳敢不拜^{李曰此傳本在二十三年末今移附於此}

附錄左傳曰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

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六

渝聞 李集鳳 翻升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曰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

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被殺國

子莫余敢止

公羊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

穀梁傳曰燬之名何也不名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胡傳曰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後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興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

孫氏曰邢衛皆齊桓所存衛侯不念桓公之大德以絕先祖之支體甚矣故生而名之

番易萬氏曰與師以滅同姓其惡已甚況當是時天子蒙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六 傳公三十五年 四二

慶于外都在鄭地衛鄭之隣方伯連率之舊也衛侯既不、能奔問官守帥師勤王乃聞王室之多故懷詐誣之謀以肆虐于宗親之國其無王之心聖人得不深誅之

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

渝聞李氏曰衛侯書名三傳皆謂滅同姓故先儒多從之義無可疑但三傳及先儒之說不過以書名為絕之云耳賤之云耳愚以為春秋之意或不止此直謂其惡滅同姓即有可死之道是卒在四月癸酉已可決于正月丙午日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四

矣朱子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孔子謂仁者人也親為大夫有親而不親己屬不仁况以聯支共本之國珍其祀而罷其宗生理絕矣故決其死而從卒則名之例蓋聖人因卒示義見天道之不與以為伐本滅親者之大戒若夫晉滅虞楚滅夔亦為滅同姓一以此義推之知其皆有死道然而不即死者所謂國之生也幸而免凡若此者皆當觀之意言之表也。滅邢而衛侯卒偶然耳聖人以此示義得無疑於不必然者之不足信乎曰聖人道其常以為有可死之道是雖因其卒以明實則據理而先見之者也孟子謂死矣盆成括後果如其言使或不死於非命亦可入於幸免之例孔子謂仁者壽而顏子不免於天死抑豈可疑仁壽之不足徵也哉故惟明乎事天立命之道者以是為當然而不敢易不則視為偶然而性命之旨隱矣。胡傳曰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識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于邢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諉其守而殺之於外與虞公貪璧焉以易隣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按此說之未當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四

者多矣曰禮曰諸侯不名滅同姓名此漢儒援春秋三傳以立文耳其實滅同姓而名者原非春秋之常例蓋凡滅同姓者不待貶絕而惡自見何必書名以示識今于滅邢而名衛侯特因衛侯卒在下故於此焉決其死微而名之未可以此為常而以不名為變也若夫五年晉滅虞明年楚滅夔原不必名此常例也况滅夔非君將不可名其君執虞公既不書滅第從稱人而執之例以貶之是亦不可書名矣奈何與此相較而為曲說以求不名之故哉且邢人與狄伐衛原非為救齊春秋夷邢于狄而並稱人亦非無識文衛道二禮以誤邢與晉用璧焉以愚虞者蓋亦同道抑晉人假道于虞以滅虢而因以滅虞是所滅者兩同姓其罪更浮于衛矣安得謂彼輕于此彼猶可以不名耶至于荆楚雖僭王其在他罪春秋未嘗不深治之若以為比諸夷狄而不誅其滅同姓之罪恐非通論矣

附錄左傳曰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杜氏曰納及河子紀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驪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圉令狐入桑泉取曰哀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廐柳秦伯使公子絳如晉師退軍于邲辛丑孤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邲壬寅公

春秋傳傳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五

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僖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

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窮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誌吾過且旌善人李曰此傳所記諸事本皆在二十四年按經于去冬方書晉侯夷吾卒可知秦伯之納重耳必在今年故特改正於此且傳謂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不惟年誤而月亦誤蓋從夏正而以周春為九月是錯兩月也以此推之則書秦伯納之在次年春正月或亦周之春三月其言一月三月事或亦周之夏

春秋傳傳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四六

四月五月俱錯兩月但無他証姑仍之胡傳曰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懷懷公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聘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隣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李曰此傳本在三十三年晉侯重耳卒下今錄於此從本事也啖氏曰他國之事不憑告命何由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

汪氏曰左傳所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如玉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陳佗殺太子免鄭貳貽公及子臺子儀衛成公殺叔武曹公子負芻殺太子之類皆當時不告于魯史不書於策故春秋不得而書非削之也蓋左氏所據者諸國之史而夫子筆削據魯國之史宜其詳畧不同也

渝閔李氏曰古者隣國有赴告之禮蓋亦同方獄者耳春秋之初此制已濫固有非隣而亦告者然猶未甚遠也後來秦楚吳越亦來告而天下愈多事矣至於王室衰微雖或有大事亦多不告于侯國焉大抵外事之或告或不告皆無定告則書不告則不書此因史氏之常春秋因是而

加筆削者也然其中亦不盡然蓋有未嘗告而亦書或傳

聞之可據者如陳吳王室胤之類有告之而不書或史官之偶畧者

有書之而不存或史官之偶脫者有存之而不錄是乃聖

筆之所削也凡若此者豈可拘於告與不告之故乎但納

文公與穀懷公事經皆不書左傳以為不告誠有然者不

告而又無所據故史不書使果告之二事所係非小此非

史氏所可畧亦非聖筆所可削也若以為偶脫又安見二

事之皆然哉○秦伯納重耳而不納王此二事者就重而

就輕耶然其納重耳也非有見於少長之不可亂而為之

也不過恩懷之背己欲援重耳以奪之而且利其報其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里

心固己私矣抑豈知不請於王則秦亦不可納重耳不請

於王則重耳亦不可君晉而今天王安在哉蒙塵在外不

急為之討賊奉王以復正而乃擅易諸侯納其私人而擅

立之不臣之罪於是乎不可勝誅矣○重耳者惠公之兄

懷公之伯父也重耳長且賢自宜君晉國然當獻公卒時

既辭諸大夫之請而不歸國則重耳一亡公子耳惠公在

位十五年卒是國社稷之主矣及其虜于秦卜穀國豈于

臨終而不命國耶國受先王之命而定位又已踰年為君

重耳雖伯父安可奪其位而殺之哉文之入懷之殺晉惟

不告故不書使來告也經必書曰秦伯納晉重耳于晉

人殺其君國矣此即獻不歸重耳未必不歸諸大夫諸大

夫叛懷公而與狐偃秦公子繫盟于郇然後重耳得入殺

懷公則加諸大夫以弑君之罪夫何辭然則以昭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例之即謂重耳弑其君

或亦非深文也乃先儒並未論及此考之於經亦未見其

深斥重耳為亂賊而示誅討之法何也竊嘗思之晉國若

重耳之國也重耳既出亡惠公使人殺之于狄懷公命無從

亡人而殺毛偃之父則是重耳已絕于晉非楚公子比之

可比重耳之非恩懷臣也明矣當其遊歷諸國也公子有

志于反國故受衛人之塊許楚子之報拜秦伯之歡皆以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里

君晉自許則恩懷之非重耳君也亦明矣重耳之於恩懷

既無君臣之義而國乃其國且以有道代無道安可以篡

弑之罪加之哉○重耳之于晉國蓋亦可以取可以無取

之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晉文爭

國於定君之後撥之於義亦覺未安夫子糾未得國經於

小白入齊且去公子以示貶况子國已為君重耳於此乃

竟恃大國之力以奪之乎然則桓文雖伯而其始入皆爭

國大抵皆非春秋之所予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渝閔李氏曰衛文公子僖二年即位在位二十四年卒于

鄭立是為成公

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氏曰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

婦姑存之辭婦人越境逆婦非禮故書

孔氏曰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蕩後以蕩為氏

汪氏曰大夫自逆則稱字姑來逆故稱婦杞伯姬來求婦

亦主姑而言之辭求婦見三

臨川吳氏曰伯姬納內女為其子之婦姑自來逆婦而書

於經者識公降尊而自主其婚也況昏禮當夫自來親迎

豈有姑來逆婦之禮乎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四九

家氏曰禮有親迎婦從夫也今屈尊者以逆卑者而亦謂

之逆亂姑婦之分故特書以識之

渝閣李氏曰經書伯姬者五皆不稱子觀時君之女稱子

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宣五年齊高固來送子叔姬可知不稱子者必非

時君女矣故隱二年伯姬歸于紀蓋惠公女也莊二十五

年伯姬歸于杞蓋桓公女也僖九年伯姬卒蓋莊公女也

成九年伯姬歸于宋蓋宣公女也惟此年之蕩伯姬既不

稱子非僖公女而莊女之伯姬且已卒于僖九年矣若使

此亦莊公女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伯姬乎此季彭山以

此為公孫女誠是也公族之女嫁于外大夫其逆與歸皆

皆不書者以非公室事也惟其來逆公女為已婦而公自

主之於是乎書所以著其慢宗廟而卑朝廷非小失也然

則所逆之婦安知非亦公族女乎曰若亦公族女則其來

逆乃私家事公固無緣為之主經亦不必書之矣以公為

之主而書逆可知其非公族女也然或以是為先公之女

則又不然蓋莊公之薨距今二十三年矣若有一女則其

年近三十未必至此而始嫁以是推之可知其非莊公女

也既非公族女又非莊公女其為僖公之女無疑以姑來

逆故不稱字不稱字則亦不必言子言姬矣○內大夫皆

書名蕩伯姬若是公族女何以獨稱字也蓋女子不稱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五十

無論公女公族女無不以字稱如公子公孫皆書名而公

女則不名又何疑於公族女之亦稱字乎○隱八年無駭

卒彭山李氏曰今以宋蕩伯姬觀之伯姬乃公子蕩之婦

其孫意諸之母僖二十五年伯姬為其子逆婦已繫之蕩

則不待意諸卒而始賜之氏義可見矣又於此年逆婦曰

蕩伯姬者蕩意諸之母也蕩之稱氏當在公子蕩之際實

意諸時也意諸既得氏固以其母繫之蕩耳據此說以伯

姬為公子蕩之婦其孫意諸之母是矣然謂伯姬已繫之

蕩不待意諸卒而始賜之氏又謂意諸既得氏因以其母

繫之蕩者殊不然人臣之有功德者於其卒也即可賜氏

春秋傳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五二

其賜以氏亦即其本人之字而賜之耳若公子卒而賜氏者惟至其孫方可稱其王父氏非至其孫而賜氏以王父氏也然則賜氏者在本身稱氏者在後世季彭山不知賜氏稱氏之別而見意諸稱蕩遂謂意諸未卒得賜以王父之字為氏也豈知公子蕩卒後即已得此氏乎考之於經諸侯之子書公子諸侯之孫書公孫公子而賜氏者至其孫也方書氏此固歷歷可見矣但其常稱或不拘此故有公孫而已稱父氏者如公子驅賜臧氏哀伯為驅之子而左傳稱為臧哀伯周內史且稱為臧孫達矣以此言之可知公子蕩之子於其常稱便可稱蕩氏至其婦也不必書公孫內子若不稱蕩而何稱乎故伯姬之繫以蕩者乃冒其舊氏之本稱非因其子之得氏而後可稱蕩也○孔氏曰宋桓公生公子蕩：生公孫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為氏按此說以公孫壽為蕩子意諸父且謂意諸後方以蕩為氏也皆不然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即蕩意諸也至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相去三十六年矣若使意諸為壽子安有子先為卿而見逐遲至三十餘年後父方為卿而出使乎左傳于文十六年曰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

春秋傳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五二

猶不亡族此以意諸為壽子自是傳說之誤季彭山疑壽為別是一族誠為有見說見成八年壽來納幣下意公孫壽乃是襄公之孫故至成八年乃見于經耳世本乃謂壽生也：生意諸則是壽為意諸之祖誤尤甚矣且蕩也于宋文公時為司馬杜氏以虺為意諸弟近之必非其父也若夫公子蕩卒即已賜氏豈至意諸後方以蕩為氏乎觀此年之書蕩伯姬可知蕩之得氏也久矣○胡傳曰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按伯姬若是公女則此說誠得之矣不知伯姬乃公族之女也以公族之女配大夫其逆與歸皆是私家事法當不書于策矣非為君不與敵之故也

宋殺其大夫

汪氏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書名公子即則書官此及文七年不紀名氏蓋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非義所繫也淪閻李氏曰葵丘之命曰無專殺大夫自是以來凡與盟者無敢犯其禁齊桓沒而諸侯又恣宋於是乎為首惡矣大夫無名氏者不知其名氏故不書說詳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曰秋秦晉伐郤楚闕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塞昏而傳馬宵坎血加
書偽與于儀于邈盟者商塞人懼曰秦取析矣成人反矣
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邈以歸楚令尹子玉
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彭山季氏曰頓偃姓子爵國漢為南頓縣屬汝南郡其地
在今陳州項城縣界

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

杜氏曰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

明一事也頓子不言歸與師見納故

劉氏曰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圍陳乃得納頓子

春秋傳傳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五三

陳氏曰齊桓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鹿上執宋公納頓
子後然與廢置諸侯春秋之所慎也

汪氏曰楚圍陳納頓子于頓書法如楚伐吳執齊慶封殺

之蓋一事耳夫頓國小弱而介于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

并之故二十三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保全微

國以示恩責義于陳以示威皆為圖伯之意也廢後頓子

會申從楚而伐吳戰雞父以陳衰而服屬于楚也僅一從

十國會召陵侵楚而諸夏終不能保郢遂為楚結陳他人

所滅是時陳亦屢滅于楚而僅存非能剖分其地特助楚

為虐耳比事以觀而知中國之衰矣

廬陵李氏曰陳頓之爭又見于襄之四年

淪開李氏曰納者內不受而強致之辭此必頓子奔楚頓

已別立君而附于陳故楚為此役以納之耳昭三年北燕

伯奔齊燕已有君踰十年而齊納之亦猶是也夫諸侯失

國隣國納之似合于義此或春秋之所與乎曰不與也非

義之義春秋所識圍陳納頓子視其迹亦近於抑強扶弱

之圖究其實殊有背於大公至正之道齊桓公存三亡國

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安得以此而與楚人哉蓋頓嘗

服楚人以其私屬故庇之非有見於大義之不容已無

所為而為之者也又子玉以臣挈君揆之名分尤為不順

春秋傳傳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五四

是雖頓子在所當復而其所以復之者則非其道矣故書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文無美辭而春秋之情可見况夫

楚人者蠻夷也天下無王中國無伯竟使蠻夷假義而置

隣君諸侯豈能辭其咎乎嗚呼此又春秋之所憂也陳人

虐頓而被圍其不能保小寡而自取禍也于陳人乎何誅

○胡傳曰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

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伐之後不能以禮安靖

隣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

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按此說以

為不與其納是矣夫不與其納亦以納之非其道耳以為
不與夷狄仗義正諸夏則不然使楚能仗義正諸夏何可
言納且以楚人之救患也則與之楚人之討賊也則與之
使此事果合於義何不與之以愧中國之不能恤小者哉
如彼說則是中國諸侯方可納諸侯也使以中國諸侯納
頓子而不與主之命不合公正之舉將亦美其辭而深許
之乎以夷狄納君固見中國之衰若第為此而不與則是
中國衰而不許夷狄之行仁義也抑亦不可為訓矣頓
子何以不名正君臣之分也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不名
家氏以而正君臣之分是也
此以當
從彼例彼已失位嫌於非君故不從失位之例以賤之以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六

傳公二十五年 五年

明君乃頓之君國乃君之國也觀此而頓人弗受之罪見
矣然則拒之者非則納之者是矣楚人納之納頓子其與
之乎曰不然也楚人欲復頓子頓子欲得其國自有其道
若能請於天王喻陳人以大義絕頓於大法令迎頓子
而歸國也豈曰不宜今乃恃強擅舉而徒以力爭且不免
於以臣挈君以夷制夏而楚人頓子之罪見矣○張氏曰
頓姬姓國也季彭山以為偃姓國彭山之易張說必有所
據

葬衛文公

渝閔李氏曰此必秋八月蓋亦五月而葬也葬衛君者六

除靈公七月而葬外餘皆五月而葬者詳見襄二十九年
葬衛獻公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曰衛人平莒于洮

杜氏曰莒以元
年鄭之役怨魯

十二月盟于洮修

衛文公之好且及莒乎也

張氏曰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

汪氏曰莒慶者魯之壻之故

莊二十七年莒
慶來逆叔姬

因衛成公為

平于二國遂來會盟君盟大夫自浮來而已然矣

隱八年
公及莒

人盟于
浮來

渝閔李氏曰杜氏曰莒慶不稱氏未賜族按此說非也凡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六

傳公二十五年

五六

小國之大夫獨以其事接我則止書名而不書氏莊二十
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二十三年邾畀我來
奔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
也至于會盟侵伐雖魯君卿與之同事而邾莒大夫無不
微之而書人矣今公會衛子莒大夫為此盟非單來接我
者之可比而乃書名不書人者莒慶強也慶既強雖以小
國之大夫亦詳其名而不同于他事之書人者但其不書
氏猶是接我之常例耳○杜氏曰洮魯地孔氏曰八年盟
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

注誤耳按孔氏說以此年杜註之言魯地為誤誠是矣然其計得曹田不在此時此亦不足證其非三十一年取濟西田未必洮在其中以洮地近曹故也說見八年近曹之地不與魯即在三十一年後亦不可謂魯地矣然則曹魯二字畧相似此或傳寫之誤耳。杜氏曰莒以元年鄭之從怨魯衛文公將至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按此說不然莒人固素怨我衛人為我平之此必成公之意非以成父志也其云修文公之好者蓋自魯僖衛文同年即位而凡伯國之事二君同會者凡八則其相好有舊矣故於此馬復修其好亦如于齊之盟修桓公之好非桓公欲平諸國而孝公以此成父志也况齊桓既沒數年來衛文並未與魯會以其向背各異耳二國之相接既疎恐衛文亦無平莒于我之意即使果有此意成公欲成之而但據此傳蓋亦未見其由也且成公不稱爵者以未踰年而猶未成君自是春秋之常例以為降名行事因成父志之故曰修文公之好不亦謬乎又傳謂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蓋是兩意若如彼說則平莒怨以成父志是為一意尤與傳說不合矣未可信也○彭山季氏曰莒在魯東衛在魯西僖公蓋致二國以從楚也前五年衛尚從宋伐鄭而魯則善于楚矣僖公為楚

植黨如此尚得為人望之國哉明年盟于向尋洮之盟所以堅衛莒之從也按此說亦非也二盟皆無楚人明年公以楚師伐齊又未見二國之從楚安可謂二盟之為楚植黨哉蓋此時宋齊皆不足恃而魯為望國其勢猶強是以東莒西衛為此二盟以相結耳非魯致之以從楚也二十七年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以其新昏故而與楚相好豈於此時為魯所致哉。此年盟于洮明年盟于向齊人討此二盟而侵我西鄙伐我北鄙獨不及夫衛莒何也意者齊之怨魯尤深蓋以于齊之盟魯亦與焉則修桓公之好是欲相與奉孝公耳魯乃從楚而不從齊已有憾于魯矣今又為此參盟而私植其黨公且二會皆親之故于魯焉怨之尤深也明年衛之伐齊亦為魯且以楚師伐齊而取殺推其兵端皆起于洮向之二盟至二十七年齊侯卒二十八年晉侯伯而齊魯之干戈始息矣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于衛甯速盟于向左傳曰春王正月公會莒平公杜氏曰莒平時居之號莒夷無諡以號為稱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彭山季氏曰甯速即莊子乃甯俞之父也杜氏曰向莒地臨川吳氏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

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為此會也

淪閼李氏曰不信於彼臣不信於我堵必要其君親焉豈獨君盟為可信乎夫前月已盟越五十七日而再盟可謂續矣莒怨方平齊兵輒至此二盟者實為取禍之端耳

○洮之盟衛子而莒臣向之盟莒君而衛臣公子二盟皆親之則二盟之出公意居多此魯之所以獨被齊兵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左傳曰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孔氏曰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魯不告齊而私為此盟故侵之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五九

杜氏曰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校城縣西有地名鄆下

彭山季氏曰鄆齊地非紀季入齊之鄆鄭氏謂鄆為博州汪氏亦曰在今東昌博平縣北則地在齊西而南近魯之西鄙者也若以為紀之鄆邑則在齊臨淄之東而侵兵之歸當自魯東鄙矣僖公既見齊師逐之出境可矣何必復追哉書追書至鄆弗及所以識其深入耳

廬陵李氏曰齊侵我三始于此

汪氏曰書至者二至鄆識其深入鄆齊境也公救成至過識其怯而不進過魯地也至過見襄十五年

淪閼李氏曰平莒怨修衛好公亦未為不義齊人惡其私相盟也故侵之私盟何與于齊蓋十九年于齊之盟相與修桓公之好是必推孝公為盟主矣孝公欲繼父桓之烈而以盟主自居因惡其與衛莒結黨而背己也○胡傳曰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鄆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緩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識其不預追我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識其深入追齊師至鄆是也鄆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遠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讎

春秋傳解題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六十

之按此說之未當者多矣蓋目其將而人之恒辭也非以為敗亦非少也書侵因是罪齊之意然使字乃用兵之常例非以其無名而書侵也即以為潛師入境曰侵亦非使字之正辭于其追也稱齊師是追其兵非獨追其將也此如城濮之役戰稱楚人敗稱楚師將師亦吳文因事屬辭法自應爾無他義也若以為前少後衆是欲誘而邀之則當魯師來追即宜與之戰矣何為遠遁而使其弗及乎且今冬伐宋圍緣稱楚人之以伐齊稱楚師未可以為前少而後衆也何獨於此有異說乎若夫莊公追我于濟西原非識其不預此年追齊師至鄆弗及亦非有畏而弗敢及

之也蓋弗者不也本欲及而不能及之以彼去之已遠耳
即可以及而我不及之乃以還辭書也夫既遠追至鄰是
即無所畏矣何又有畏而不前乎然則春秋之意蓋譏其
窮兵遠追直至不及而後返所以為輕進者戒也若識其
有畏而不前是欲其進而不欲其退抑豈可以為訓哉口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書弗及蓋已及之也及之而
戎不與戰故公還耳此則齊師去已遠追入齊境至於不
及而後返僖公之窮兵視莊為尤甚矣然亦幸而弗及徒
為輕動而已使其及之安能保其不戰而且戰無喪敗之
傷也哉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六

附錄左傳曰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孤偃言于晉侯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
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
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
之于隈城戊午晉侯朝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
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興之陽樊溫
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
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李曰此傳本在二十五年今改正
在此說見二十四年晉侯夾吾卒

東萊呂氏曰晉文侯既定子帶之難請隧以自寵襄王弗

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興之

陽樊溫原欒茅之田襄王之意以謂吾周之為周在德而

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世守之不可一毫假人

至於區區土壤吾何愛而以犯強國之怒耶抑不知隧因

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自

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

惜其一而棄其一為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勢猶身也德猶

氣也披其肩背斷其手足自謂能氣者吾不信也嗚呼周

自平王損岐豐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六

疏：自保猶應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制耶奈何子孫猶不
知惜今日割虎牢界鄭明日割泗泉界魏文武境土歲廢
月削至襄王之時隣于亡矣又類捐數邑于晉是棄糧于
陳蔡之間揮金于原魯之室果何以堪乎周之埋替至此
見之者皆為惻惻晉文乃忍於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亦
尤奪糧于陳蔡之間揮金于原魯之室其亦不仁甚矣噫
晉文獨非周之苗裔耶坐視中國之危蹙不能附益反從
而漁奪之是而可忍就不可忍議者反盾：然論其伐原
之信問守之非何其捨本而求末也雖仲叔于奚有功于
衛賞之繁纓夫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隧之於繁纓不亦

人乎襄王重隨而輕邑適合夫子之訓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王非則夫子亦非必居一於此矣曰不類仲叔于奚內臣也雖多典之邑猶衛地也晉文公外臣也朝受國而設版矣是不同

夏齊伐我北鄙

左傳曰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春秋傳傳辨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六年 六

賜之盟曰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弭縫其闕而匡救其失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特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馬氏曰齊侯本以洮向二盟為背已且以魯嘗助四公子於是興師而來戰

景陵鍾氏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魯人推重柳下惠至矣賢者之於人國豈必其身之用而後有益于國哉

滄閻李氏曰西鄙之侵未得志不知懲忿而又來伐雖服展喜之辭而還僅可愈於急攻求勝者耳要其伐之為可識經故直書以識之或者乃謂外以諱為善齊侯稱人為之諱也失經旨矣○據左傳齊孝公伐我北鄙是君將也而經書人其貶之乎曰非也二十三年伐宋于敗績之後不義甚矣經書齊侯而不貶稱人何獨於此致貶乎左傳謂齊侯未入竟開展喜之言而還則是齊侯本未入魯地其不可書齊侯伐也明矣然則齊侯未入竟而經書齊人伐我北鄙何也此必孝公命將伐之已又親行繼其後如

春秋傳傳辨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六年 六

隱十年鞏會伐宋公又後至敗宋師也春秋於此第據齊兵伐我之跡而書人書伐自是為實錄傳謂齊孝公伐我北鄙者蓋原孝公之志本欲親來而云然實則未嘗入魯竟也觀展喜犒師于竟外可見矣其書人者大夫之恒辭也杜氏謂孝公未入魯竟先使敝者伐之夫使人先伐則有之恐齊人未必是微者耳○宋襄公不赴于齊之盟齊侯伐宋于敗績之後魯僖公與衛莒盟洮盟向齊人侵我西鄙于春又伐我北鄙于夏無德足以招携而屢動干戈以為暴怨私褊躁之情於斯可見宜其不能紹桓烈而齊伯遂絕也○魯以展禽之命退齊師而不能用展禽滅文仲不能辭其咎矣此孔子所以有窮位之識也

衛人伐齊

左傳曰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張氏曰二盟乃衛人平昔于我故為魯伐之

渝閭李氏曰衛人伐齊未知在齊師已還之後耶抑在齊

師未還之先耶若齊師未還而伐之是欲伐齊以伐魯

也若齊師已還而伐之是欲為魯報怨也大抵洮二盟之

好私助其黨而與大國為讎非義舉也故書伐齊以譏之

齊桓于衛有再造之恩齊桓沒而衛文伐齊猶云從宋

以納其子非以為暴也今衛成為魯伐齊抑思衛之所以

為衛者是誰之力哉夫齊孝之伐魯也猶開先君之義而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六五

即退師衛成於此曾不念其先世事而徇一時之私黨背

大國之舊恩非尤不義之甚者乎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傳曰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

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杜氏曰言其不臣事周室

彭山李氏曰公子遂是為襄仲居東門因號東門氏莊公

之子必僖公之同母弟也觀僖公時任事之專又文公初

年即能貶抑出姜非時其母成風何敢為之

孔氏曰乞者執謙之意不保必得之辭

釋例曰凡乞者執謙以偏成其許故雖小國之乞大國大

國之乞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公子遂卻錡乞師是也然則與謀者彼此合討同謀共行乞師者取彼之力我獨用之故不從與謀之例

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胡傳曰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非義矣僖公不

能省德自返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隣為敵是

以重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

自見矣

高氏曰楚僭王矣而諸侯更推為盟主魯見侵伐于齊乃

乞師于楚以伐之導夷狄以伐中國是禽獸將逼人天下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六六

之大變也書曰乞師深罪之也魯頌稱公車千乘公徒三

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乃乞師于楚寧無愧乎

但山金氏曰按齊桓公之歿楚遂爭伯于諸夏齊討魯

衛之盟是又欲復伯也魯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齊

師屢境始使展喜受命焉如其言果退齊師矣而魯復乞

師于楚是以先王之命退師而自犯先王之命也楚方西

滅夔北伐宋東取穀其勢益張徵晉文王之伯則楚遂伯諸

夏矣果爾庸非魯導之歟是行也臧文仲在焉可謂不仁

不知甚矣

廬陵李氏曰是年展喜犒師止受命于柳下惠觀展禽一

語已足以却齊則所以折衝必有道矣孔子曰臧文仲其
窮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夫為人臣謀國有
賢人而不用乃遠乞師于強楚以逞忿于齊是猶揖盜賊
以因姻隣也春秋特書如楚乞師而與外之乞師同文蓋
深罪為國之無謀而至此極也窮位之數其因此而發歟
乞師五始於此成十三年晉卻鐫十六年欒黶十七年
苟釐十八年士魴皆晉伯也魯之乞師于楚屈于夷狄甚
矣況以蠻夷殘中國乎若晉之乞師謂之伯主不能令諸
侯亦可謙以求諸侯亦可

渝閼李氏曰國之大小兵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其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六年 六

在王朝伯國或有事而徵令焉不須乞也非是則弱者不
得私求強者不得私許魯欲報怨于齊而慮寡弱不足以
制勝為是而乞師已云非法已云非義而况乞師于楚乎
前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後書公以楚師伐齊直書而詳誌
之所以深罪之也○乞卑辭也春秋尊魯何至于乞師而
外內同辭乎蓋乞師者當時借兵之通稱不必回護且我
自卑辭以示謙非彼辱我之可比也如王朝之求賄求車
求金經且不為之回護又何疑於在我之書乞卑辭使不
嫌於過尊乞師不嫌於過卑據事直書斯實錄矣○孔氏
曰公羊傳曰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

曷為重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字曰正務必也與易
出也正

殺梁傳曰乞重師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

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其意以為兵凶器戰

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

皆以乞為名按此說不然凡物之久假不歸者即不歸還

畢竟是假如軍旅之衆彼第借為我用耳未嘗送為我有

何遂不可言假蓋乞師即借兵之意不書假而書乞者假

者卑辭乞者卑辭也○陳氏曰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乞

諸夷狄然後書外乞師亦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按此說

似是而亦不然使魯之乞師于楚非卿行未必書晉之乞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六年 六

師于我非卿來亦未必書也然則乞師為執謙而使卿乞

師尤過恭矣故必兼此二意其義始備未可專執乞師論

之也○左傳謂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是襄仲為正

使而文仲為之介也夫文仲亦卿若二卿並行亦當並書

之矣而經不然知非文仲往也說詳文十八年公子
遂叔孫得臣如齊下且莊

二十八年臧孫辰告釋于齊彼時已為卿矣至此時而身

歷三朝又經三十餘載不特為僖公之重臣而亦僖公之

老臣矣襄仲為卿在文仲後豈有以後進之卿為正使而

以重臣老臣為之介者乎此或臧孫之族人為大夫使與

襄仲同往左傳誤傳為文仲耳但此時文仲為政而乞師

于楚與夫道楚伐陳宋或者謀出襄仲而文仲從之又或謀出文仲而襄仲聽之俱未可知要之文仲即不往而亦無得辭其咎者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左傳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杜氏曰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孫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自

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杜氏曰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

孔氏曰傳言熊摯有疾是以失楚明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楚世家無其事不知熊摯是何居之迹何時楚鄭

延熊摯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六九

杜氏曰夔楚同姓國楚之別封也

彭山季氏曰夔子魯羊姓國楚熊摯之後漢志云南郡

秭歸本國杜氏以為夔國今荊州府歸州東二十里有故

夔子城夔在楚西相距五百里楚所利之國也滅之本

為魚併之計其曰不祀祝融與鬻熊者特假此以為名耳

且楚祖熊摯又豈得遠祀其上祖哉

胡傳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

融與鬻熊也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

劉氏曰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祝

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也謂侯之祀無過其祖夔子不祀

祝融與鬻熊可謂若於義矣而楚滅之非其罪有王者作興滅繼絕則夔庶幾矣

渝閣李氏曰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即在楚國亦不得祀祝

融與鬻熊楚以不祀讓夔意楚自僭王後曾亦僭祀二祖

久而不知其非乃反以非禮律同姓也可乎哉且祀有常

典夔之不祀祝融與鬻熊不至今日而始然也楚人豈不

知之然而以此為辭或亦自覺同姓之不可滅故加以不

祀先祖之罪而欲自掩其非耳夔人義正而辭直楚竟恃

強而滅之吾恐祝融與鬻熊若有靈亦必深惡其不仁不德

憚之祀矣

春秋傳解疑 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七十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傳曰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

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臨川吳氏曰前年宋成公忘父之讎與楚平而往朝之今

而即晉可謂能速於從義者矣楚伐其國而圍其邑書以

著夷狄之肆橫也

家氏曰宋成既朝楚又即晉而為楚所伐無益於自免而

有忘讎之耻使晉文不與則宋之為宋豈不殆哉

何氏曰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視百姓之命若草木

不仁之甚也

渝閭李氏曰季彭山曰齊侯之伐宋圍緡也隨乘宋襄之
沒既得其從矣至是楚與齊爭故復伐而圍之左氏以宋
為即晉得非因晉文將興而為此依勢之言乎殊不知晉
方發銳尚未與諸侯相通也按此說謂宋從齊蓋必有之
然宋之背楚即晉也亦未可謂其無有此時晉文即位已
二年納王殺子帶未嘗一於養銳也宋念舊好而與之通
彼亦豈肯拒之則是宋人依勢而即晉亦當時弱國之常
情也合傳說而並存之可矣曰季彭山謂宋從齊誠有然
者若宋不從齊魯人何為道楚以伐宋且城濮之戰齊師
與焉或亦未必非為宋也況宋襄在時麻猶伐宋圍緡若
成公既立而不從齊必不肯漠然於此者吾恐而鄙北
鄙之侵伐不獨魯人受其禍矣此以知從齊之無可疑也
左傳謂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在二十亦必有之若宋不
事楚則楚人之伐宋當不俟此時而亦不順魯人之道之矣
觀其伐宋在此年可知未伐之先宋必事楚無疑也且傳
謂宋人叛楚即晉若宋不即晉楚亦未必怨宋之深而晉
侯之為宋何以若此其力此以知即晉之亦無可疑也意
者宋先從齊後又事楚後又轉而即晉即其事楚即晉也
而于齊交終未絕以齊為伯國之餘且亦近宋故也然則
楚人之伐宋圍緡固惡其即晉蓋亦惡其從齊耳此皆情

勢之可推而見其有如此也。當其乞師于楚也臧孫見
子玉道之伐齊宋夫齊魯有怨道之伐齊以云報也宋魯
無怨何為道之伐宋耶蓋宋本從齊必亦恃宋以為援
故魯人怨齊而亦未嘗不怨宋也况楚亦惡宋之背己尤
可逆其機而使其自為伐乎觀於傳而知伐宋雖魯人
實出魯人之謀上書公子遂如楚乞師下書公以楚師伐
齊是楚師本為公出而乃中道伐宋以圍緡雖楚亦有憾
于宋使非乞師之故或亦未必遽來伐也觀於經而知楚
非專為伐宋來而其伐宋也實魯人有以速之矣。齊楚
伐宋皆圍緡則緡非要地即富邑也或忌其要害或利其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七

豐盈故皆環緡而攻之四年之中被圍者再緡其殆矣哉
○公羊傳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穀梁傳
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
非道用師也按此說不然夫以中道用師固不可然春秋
之意蓋亦責其殘虐中國耳舍此不問而徒責其道用師
抑末矣且伐國而又圍邑不得不兩書之非為識其道用
師而乃書圍邑也若如彼說使當日止伐其國而不圍邑
未嘗非道用師也春秋可以無識乎隱五年宋人伐鄭圍
長葛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
是皆伐國與圍邑並書者曷嘗為其道用師又為我用其

師而日其事也歲書圍例詳見周長葛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

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杜氏曰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

桓公

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

胡傳曰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故特書曰以者不以者

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己有失正甚矣

臨川吳氏曰公用楚師雖能取齊之邑而借獲強夷辱國

莫大焉將以刷西鄙北鄙之耻而適所以甚其耻也

彭山李氏曰僖公非賢君也始則背齊會而敗郕中則瞰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六

信公二十六年

七三

齊衰而滅項終則乞楚師而伐齊棄義趨利報怨行私無

所不有賢者固如是乎

廬陵李氏曰齊魯之爭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

者中國無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于納糾而西

鄙北鄙之怨始于救齊本非有深憾者但桓公孝公欲得

魯以集事耳然桓公卒能屈己于柯盟而孝公不知自反

構怨連兵遂使楚人得乘間而肆毒矣然則魯助無虧者

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

之隆先業宜哉

渝閔李氏曰伐宋稱楚人以之伐齊稱楚師何也

據桓十四年宋

以四國伐鄭皆稱人用其所乞之師故稱師何氏謂稱師者順上文

是也是非獨用其兵而不用其將也將必統兵必屬將

可互見也然而不加貶者蚩夷為魯所用而伐故伯之大

國豈猶待貶而見其罪哉○公以楚師伐齊而上有乞師

之文是凡乞師者皆可書以矣然隱四年宋公使來乞師

見左而伐鄭不書以成二年滅宣叔衛孫桓子皆乞師

見左而戰鞍不書以成公之編晉人四來乞師而伐秦

兩伐鄭圍宋彭城皆不書以蓋隱四年之伐鄭首謀在宋

故宋公使來乞師然諸侯亦與同謀而各為其私故從會

伐之例不書以于鞍之戰魯衛雖乞師于晉然在伯國庇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六

信公二十六年

七四

其與國原非為我用且彼亦有蕭同叔子之嫌亦非專為

魯衛戰也故以從會戰之例不書以若夫晉人之來乞師

者雖以求諸侯也諸侯之會伐會圍不書以者奉伯令也

是則同謀者不可書以伯國之為用久也不可書以伯國

之用人也亦不可書以此可見乞師雖同而獨書以者義

自不苟耳○用夷師而伐隣姻之國非義甚矣及取其邑

而置公子雍於此易牙奉之以為魯援則是但知利國而

使人之以弟問兄以臣抗君大亂之道也豈僅取非其有

之為罪哉

公至自伐齊

張氏曰伐伯主之後用夷狄之兵僖公之免可謂幸矣故特書至以危之

高氏曰蒙深憂此臣子所以知其往而錄其臣

渝閼李氏曰經書公至自伐齊者三此年襄十九年哀十年是也此年以楚伐齊哀十年會吳伐齊皆用夷夷報怨于大國其致危之也襄十八年合十二國之師同圍齊則從伯而討齊靈之暴橫不為無名然以大義裁之亦未見其有當也故于十九年亦書公至以危之

附錄左傳曰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實也氏之所庇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六年 七五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遭原伯

賁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漆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于

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原

守曰此傳本在二十五年今按晉侯納王當在此年王於

此年方賜晉侯曰則晉侯問原守之事亦當在此年也故並改正於此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傳曰春秋桓公來朝卑杞：不共也

渝閼李氏曰左傳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按左傳不知小國自降之例見其本爵非子而稱子故以為用夷禮而亦如吳楚蠻夷之稱子者然殆不然也杞之自降為子自其先君而已然二十三年已書杞子卒魯今仍自降而朝貢之禮數從簡故春秋據實書之自非吳楚稱子之可比○既來朝矣杞亦不為不共魯人惡其不共者蓋以禮物之不備耳夫杞國小弱而自降為子因其力不能給而禮物從簡非敢慢魯也公乃以是卑之則不恤彼之衰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七年 七六

而所求于彼者抑未矣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傳曰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襄陵許氏曰齊既沒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

觀其間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己有以知其為

謀不遠伯業之所以隳矣

渝閼李氏曰齊孝公在位十年卒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

為昭公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渝閔李氏曰齊孝公六十六日而葬未知其何故史記曰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據此則齊國有亂矣齊人殺其君之子而不見於經此必嗣子未定位而已見殺其殺之又秘故齊人不來告而經亦不書觀於葬之速而其亂爭之迹可見矣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曰秋入杞責無禮也

杜氏曰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高氏曰杞魯乃甥舅之國伯姬在焉而凌暴之如此魯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七年

十七

臨川吳氏曰魯在春秋為次國未嘗不受強大之凌暴當推己及人所惡於強無以施之于弱可也杞以小弱而朝于魯縱使禮有不備豈不愈于不朝乎今其來朝已忽而卑之朝禮之甫畢以上卿師重禮其國其志在取之也魯號東禮之國而陵小弱如此他又何責焉

渝閔李氏曰桓三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討不敬也此年春杞子來朝秋八月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無禮也

二事蓋一轍也魯之祖孫有同惡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曰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

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杜氏曰前年楚伐以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師趙衰曰卻縠可臣

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七年

七八

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知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伯文之教也

孔氏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

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與楚子共盟也明年傳晉諸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其下始云楚子入居子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于宋耳

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范氏曰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楚子于兵首則彼碌者識斯見矣

陳氏曰楚嘗書子矣其稱人嫌子楚以伯也孟之會宋楚並為諸侯長楚子稱子而長諸侯宋襄為之也齊桓公卒諸侯從楚敗宋于泓納頓子滅夔取齊之穀合四國之君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強雖序諸侯之上而特人之家氏曰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諸夏之春秋傳辨疑卷二十六 信公二十七年 七九

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罪也

高氏曰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於華夷之辨其嚴如此

王氏箋義曰北杏城濮書齊侯晉侯正與人楚之文相反蓋聖人思治而疾亂以救中國之甚也

彭山季氏曰楚成所以累挫宋襄公者為其欲圖伯也宋襄既衰則齊孝公又爭強矣觀二十三年孫侯伐宋圍緡則似其時宋已下齊矣楚成爭伯魯與曹衛陳蔡鄭許既皆南向而宋獨不從此楚之所以圖宋也李曰去年左傳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則其合陳蔡鄭許者皆楚道之所是宋亦從焉又背之也

由也曹衛于道少迂則不預圍蓋為之遠應以絕宋通晉之道也魯以絕其北道不使通齊既而傳公親會諸侯盟宋則所以固宋之謀至矣使非晉文侵曹伐衛以決救宋之策宋將何所恃而不亡乎

趙氏曰楚虐不已諸侯比楚以殘中國晉文於此不得不興也蓋與伯不速則無以及於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明年敗楚于城濮宣獨賴之天下賴之也

渝閣李氏曰去年楚人伐宋圍緡今又圍宋未知圍緡之時宋猶未服是以為此役耶抑亦宋既服而又背之是以楚子親來而合諸侯以重圍之耶若圍緡而宋不服楚人春秋傳辨疑卷二十六 信公二十七年 八十

未必即去則似宋即服而變計于兵退之後也然去年之師本為伐齊來若圍緡而宋不服以其城守之堅姑暫舍之以待後圖或亦有之茲欲論彼圍宋之由俱難定其必然矣

然矣○比觀春秋所書楚子親將而書爵者多矣如文十一年伐麇宣三年伐陸渾之戎四年九年十年伐鄭十一年入陳十二年圍鄭滅蕭十三年伐宋十四年圍宋成十五年伐鄭襄九年伐鄭二十四年伐吳昭十二年伐徐定十五年伐胡此皆楚子獨役而稱爵者也宣元年侵陳遂侵宋成十八年伐宋襄十一年伐宋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伐鄭昭四年五年伐吳哀元年圍蔡此皆楚子與他國同

役而稱爵者也。凡若此者，無論其虐諸夏，無論其虐夷國，一初直斥其爵，而不加貶。今茲圍宋，是以楚子親之也。何獨人楚，而不爵乎？蓋楚子於是長諸侯，春秋尤深惡之。故人楚子於其首，以罪諸侯之役于夷也。然則楚子長諸侯，始此乎？曰：前此矣。前此曷獨於此焉？貶于孟之會，宋猶居首也。于薄之盟，楚必先軟，而春秋以凡辭畧之，已不以盟主于楚矣。至此則帥諸侯以圍宋，儼然伯主之所為。若曰：其爵而亦與諸侯等，則無以見蠻夷之不可為伯主。而凡諸侯之從楚者，亦以為固然，而不足異矣。惟人楚于上，而列諸侯于下，明治其罪，使與北杏曹南之爵齊，宋而人諸侯者，正相反及其盟宋也。又以反辭畧之，而隱辭所以嚴嚴華表之大分，而正天下之大防。春秋之義，不亦深切著明也哉？此義明而後，凡伐凡圍，凡次凡會，凡盟，楚子之長諸侯者，經皆直目其爵，而不加貶以貶義。已明於此，後來之事可從同；而不必贅也。由此觀之，則此役之人，楚子又可通於全經之義例，不獨為此事致貶矣。曰：是役也，蠻夷猾夏，罪亦大矣。安知春秋非為圍宋貶乎？既明此義於前，而凡後來之猾夏者，亦可從同；而不贅也。曰：是不然。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人楚而諱宋已明，正其猾夏之罪矣。今茲圍宋，不須更貶，故知此役之稱人，非為圍宋貶也。為

其長諸侯而嫌楚伯也。○春秋貶義之最著者，莫過于獻捷圍宋之書。楚人蓋曰：使宜申便見其為君，列于諸侯之上，便知其非臣也。貶而書人，所以抑蠻夷而正天下之大防者，於是乎在。韓子謂春秋謹嚴，莫謹於此，而亦莫嚴於此矣。○胡傳曰：楚稱人貶也。宋公先轅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弒之惡，楚人無故樓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按此說是為圍宋而貶稱人也。夫圍宋信有罪矣，若徒以此致貶，則是痛蠻夷之猾夏而不計蠻夷之主中國也。夫以蠻夷主中國，其傷分義為尤重。春秋貶而稱人，為此耳。若夫圍宋之罪，宜猶待貶而後明。○杜氏曰：諸侯圍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孔氏曰：陳蔡鄭許皆是楚子屬國，楚子帥而與之，圍宋魯非楚之屬國，宋之事公不與謀之，直聞其在宋往會之耳。非是楚求召公，自往會之，非後期也。凡盟會以國為地者，必國主與其盟會。此時宋方見圍，無嫌與盟，故直以宋地也。○高氏曰：公畏楚之強而往為此盟，以報乞師之恩耳。豈有

固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于晉而文公得以為資遂伯諸侯也

張氏曰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狄懲荆從齊桓也會楚尊之虐齊宋齊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罪必待政而後見聖人之忠原春秋之微婉槩可見矣

廬陵李氏曰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夫抵宋亦中國之樞紐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圍伯而又有宋之圍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七年 八三
見宣十 四年 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之盟 見襄二 十七年

渝閣李氏曰二十一年七國既盟于薄矣今六國又盟于宋今雖少曹猶是彼會之諸侯也何為屢盟若是乎夫必有所疑也而後盟未知諸侯之疑楚耶抑亦楚子之疑諸侯耶大抵不以德感自無信義之可貞吾知其彼此兩相疑不能不前後兩相結也且合夷夏而與同敵已為大亂之道況以楚子為主盟乎凡諸侯而書日以謹之義與盟薄同而屢盟之咎抑又甚矣。楚子者蚩夷之君也其國宋也楚子主兵其盟宋也楚子主盟諸侯忘其為夷彼亦

不自知其為夷而傲然自尊矣其如世道何哉春秋深為此恨于其主兵貶而稱人書法已異于常此雖凡舉諸侯而楚子主盟之實不言可知而貶義亦可類推矣城濮之戰晉侯勝楚僅能屈之以力耳未嘗申明此義以正天下之大分蓋亦踈矣此春秋撥亂之旨特於此而加嚴也夫。汪氏曰春秋書公會諸侯盟者二盟于薄為宋請平于楚以釋其執盟于宋為宋請服于楚以釋其圍按此說以盟薄而云為宋蓋有之矣至于宋之盟必非為宋故觀乞師之日滅孫道楚以伐宋宜至此而公為宋請乎且此時宋方告急于晉未嘗有服楚之心也公又安可為之請乎

春秋傳辨疑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七年 八四

然則公非為宋請而宋國猶未解可知此盟之專為楚耳楚慮諸侯有貳于齊晉故又為此盟抑豈獨出我公之意也哉



春秋傳傳疑卷二十七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傳曰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人弗許還自濮水

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弼卒原軫將中軍

齊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

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

于襄牛杜氏曰欽孟襄牛皆衛地

穀梁傳曰再稱晉侯忌也

范氏曰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

陳氏岳曰春秋省文事苟不異則上有國下不繫國上書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族下不書族今無事隔再稱晉侯而不言遂蓋所以志晉

侯之惡也

胡傳曰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

是使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識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

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晉尔君子不知德行不伐

不求何用不滅不伐則能懲忿不求則能室欲然後貪忿

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

楚人樓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而會而

同盟楚雖得曹親晉于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

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于奄豎里鳧須

矣何獨不能忍于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

殺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

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

也

朱子曰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亡不禮之

私却只名謂治其從楚如書晉侯伐衛辭意可見人書楚

人救衛凡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

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

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

春秋傳傳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二

晉侯侵伐皆自出

平菴項氏曰晉方潛師侵曹出其不意衛固未以為慮忽

焉揚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晉人狼狽而微成楚人自

宋而救之晉方與楚爭衛曹固幸於得舒忽焉回軍又出

曹之不意徑入其國執其君以畀其仇經書晉侯侵曹晉

侯伐衛明晉文之譎也

汪氏曰晉文救宋攘楚扶中國之已衰却荆蠻之方橫視

齊桓雖少劣而賢于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者徇私用詐

而設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鄭許逐於楚曹衛

逐于宋向使晉文遠攻四國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

于楚安有城濮之戰乎吁是不然陳蔡鄭許乃華夷之要衝楚必越四國始能獨夏況是時陳蔡鄭許實舉兵伐楚文公苟能親帥三軍直造陳蔡之國都而討其從夷之罪且以阮楚人之歸路則擣虛攻瑕勢如破竹而宋之圍穀之戎將狼狽却走倍日并行自救之不暇我國乘勝以剪其罷敝之餘卒則伯功不勞而定矣今文公內則私于復怨而分地外則徂于譎謀以致楚是以圖伯之始事春秋陋之

永嘉呂氏曰從楚因宋者陳蔡鄭許晉文不攻陳蔡鄭許而乃及于無罪之曹衛蓋曹衛二國雖曰其師不與圍然春秋傳辭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五

楚之所以敢于橫行中國者實以得曹而新婚于衛故也齊侯伐楚猶恃江黃楚人伐宋豈無資于曹衛宜必皆與圍哉

彭山季氏曰楚率四國圍宋晉欲救之則西連秦東連齊而以宋為內應乃克有濟晉文之計蓋已出此特以宋圍方急而齊秦宋來則不得不親出偏師以之侵曹伐衛耳夫曹衛方服于楚而與宋為隣當楚圍宋之時豈無以宋之情實告楚以益其橫者而况閉宋通晉之道是欲絕其救也其可惡亦甚矣晉侯于是侵之伐之豈惟復怨而已哉

渝閣李氏曰按諸侯之背華即夷信有罪矣然亦以中國無伯畏楚之強而勢出於不得已耳有王者作將盡責其即夷之罪而誅之乎抑亦制楚以道而令其自戢教諸侯以正而容其自新乎今晉文救宋以報德侵曹伐衛以報怨且即以報怨之事為報德其意摠出于私非為華夷之大分而為之也故經於救宋不書救侵曹伐衛再書晉侯而以救衛于楚蓋聖人之以王道望晉文故備責之如此杜氏曰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若第為其兩告故則是兩書晉侯止以明其兩來告也聖人筆削之大義抑豈若是其淺哉○呂永嘉謂楚之圍宋亦資曹衛季彭山謂曹

春秋傳辭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四

衛不預圍蓋為之遙應以絕宋通晉之道也按此二說或亦有之晉侯之使曹伐衛雖曰報怨于二國蓋亦破楚之所恃而攻其所必救耳不然晉文之出亡也鄭文公亦不禮焉今鄭伯又與于圍宋晉文於此何獨加兵于曹衛而不及鄭乎或者謂楚勢方張又有四國為之助彼本無資于曹衛觀其救衛戰城濮皆獨役何須曹衛為遙應哉不知楚亦不敢輕中國故合四國以圍宋曹衛雖不與圍豈無借之以為用者或資其糧葛或資其器物此皆近師者所取給矣晉文因此加兵必有機要存乎其間豈獨報怨之謂哉且楚人惟獨役是以救衛不克戰城濮敗績尤未

五

彭山李氏曰公子買莊公之子僖公之庶弟也刺者殺之也審其罪曰刺春秋于魯以殺為刺內辭也。左傳以為楚人救衛不克公惧于晉殺子叢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則殺在刺前而不卒戍乃謝晉之辭耳考之經文不合矣

六

孫氏曰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徐聞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乃殺買以說焉內殘骨肉苟說強夷書以著其惡

張氏曰戍衛者楚命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于楚也
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

劉氏曰殺大夫不著其罪其著之罪則是加之加之則濫矣春秋直記之見其濫也

渝閔李氏曰左傳曰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惧于
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按此說却似買本
未歸特欲殺之以謝晉也其可信乎夫曰不卒戍是必買
已撤戍乃可加以此罪也買已撤戍即不得罪于晉矣何
必殺買以說之乎即果殺買以說晉則其謂晉之辭必別
有說春秋何為不書而乃書其謂楚之辭乎且觀經文所
書其謂其不卒戍而刺之非既刺之而後加以不卒戍之
辭也況經書刺買在楚人救衛之前而傳言在後既與經
文不合且謂楚人救衛不克公惧于晉而殺子叢尤于事
勢未審也蓋楚人救衛雖不能復衛侯而却晉兵然此時
晉楚之勝負猶未決衛侯居襄牛而且與楚不與晉魯國
去衛尚遠何至惧晉之深而輒殺買以說之乎此以知傳
說之難據也孫氏之說疑得事情蓋公之所惧者惧楚非
惧晉而殺子叢以說者亦說楚非說晉也此本在子叢撤
戍之後楚救將至而以不卒戍殺之非其較然無可疑者
哉○晉侯之將侵曹也假道于衛人雖弗許及其侵之
已不免有震隣之恐矣於是求戍于魯以備晉魯人本與
衛好而又從楚人方圍宋或亦借兵于魯欲以獲其新
昏之國公乃為之遣將以戍衛一以念衛好一以徇楚意
也已而晉果伐衛是時晉師方銳楚救未來而衛不能支

衛侯請盟于欽孟弗許衛人已出其君而與晉矣公子
買於是撤戍而還不得已也未幾楚救將至公惧楚人之
疑已棄衛而欲背楚也於是加買以不卒戍之辭而殺之
以說楚其實買罪猶可原非棄君命而不繼事者也魯人
殺之亦過矣故書其所加之罪以識之○魯衛兄弟之國
而隣近之邦也使公子買戍衛似亦得保族恤隣之義者
但其戍之非出於公盟洮盟向既與私相結而齊侯伐我
衛亦為我伐齊則是今日之戍衛蓋亦私情之相報耳況
夫與楚為黨又徇楚意而為之助守其姻國尤覺其非正
夫戍衛與不卒戍本不同時觀其總書於此可知買之書
成是為刺買書非欲明其戍事而特書之也若非為其不
卒戍而刺買則彼戍衛事安知不為春秋之所略也哉○
經書戍者三此年公子戍衛襄之五年戍陳十年戍鄭虎
牢是也戍者聚兵而守之非暫居之謂也惟非暫居而買
還還故謂之不卒戍云○公羊傳曰刺之者何殺之也殺
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汪氏曰春
秋書法為內諱故隱其專殺使若得三刺之義如出奔書
孫之意內以諱為貶按此說不然殺者帝王所不諱且殺
非專擅之名而亦何必為之諱乎又三刺之法詎得其情
亦必請於天王而殺之庶為得正不則專刺與專殺何以

與何為諱殺而言刺乎然則刺者朝廷用刑之公典蓋訊諸臣民而與衆棄之辭也若訊諸臣民而以其私殺之不可書刺之經必隱而不書矣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不以王朝三刺之法書者天王以其私殺之未嘗置諸公典也非公典而亦書者甚之也若夫他國之用刑者一切書殺其私殺者不必為之隱其事其公殺者不必為之異其辭故從極刑之通稱而一施之此內外之別也蔡丘之命曰無專殺大夫言殺不言刺非謂大夫可刺也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之然後殺之此亦彷彿三刺之法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七 僖公三十八年 九

而亦言殺可知殺者通稱刺者公典春秋之于內事不書殺而書刺所以存公典而尊本國之義非諱之也且其所謂刺者雖即三刺之刺抑宣果如周官之三刺而訊之得其當者哉然則刺亦公典之常稱特與私殺為有異耳。稱國以殺者雖君殺大夫之辭臣吏萬民狗君之意而妄殺是亦不能辭其責矣。春秋會不言所為者識之也刺不言所坐言所坐者亦識之也然亦不可以不言所為所坐者為非識隨其同異而各論其意旨可矣。胡傳曰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成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殺民則士可以徙

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于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按此說以買為無罪是矣但謂以書其故而知其為無罪則不然刺公子偃不書其故彼亦曷嘗有罪乎使偃果有今將之實則殺之為其罪亦必不書公子矣偃書公子自是無罪之辭未可以其不書故而謂彼為有罪也然則書故不書故原非為其有罪無罪辨蓋魯人加買以罪故書其故以著其誣偃亦未嘗不加之罪然而不書其故者加買之罪可言也加偃之罪不可言也此其所以不同乎。孔氏曰魯殺子叢本有兩意謂楚云不卒成謂晉云叢欲成衛今經之所書謂楚之辭不書謂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七 僖公三十八年 十

晉之辭者以魯先與楚同好恐楚疑之故顯書不卒成之罪以告屬楚諸侯心實畏晉未敢宣露故經不書告晉之辭按此說不然原魯人之意即云恐楚之故顯言其罪以告之諸侯然在魯史與聖經何嫌于楚人之疑我而不明書其實乎且既云懼晉而殺買以說則謂晉之辭當時已宣露固非獨與晉侯附耳而私言之也春秋於此又何嫌於宣露而恐楚人之疑我乎此蓋徇傳說而不知其非故迂曲其辭以來合而未見其有當也。以周禮議親議貴之典論之公子買以同父之子為貴戚之卿即果不卒成是亦所當宥者奈何竟施上服之刑乎況夫坐之以罪

而殘之其失人也尤甚矣然則畏強夷而至不有其貴戚
魯亦何以為國哉

楚人救衛

臨川吳氏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已先
料其必然矣

渝閔李氏曰楚兵本以救衛國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則
是衛已與晉矣何用楚救為哉蓋此時衛侯居襄牛而猶
與楚則衛君之有需于救者也若非楚人救之吾恐執君
與宋子事當不在曹伯而在衛侯矣今衛侯不屬于晉楚
救亦有力焉但不能却晉兵而復衛侯則是楚人之力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上

亦無如晉何也夫晉侯侵曹伐衛本欲楚人釋宋之圍而
救其所攻也今楚人分兵以救衛而宋圍猶未解晉亦無
如楚何矣此時齊秦之師雖未至而楚之救兵無多晉豈
畏楚而不敢戰哉蓋晉人欲老其師姑與之相持又出曹
楚之不意忽轉而圍曹正欲楚人救援不暇不能不撤圍
而來耳至於戰與不戰乃在臨時取決抑宜果有必戰之
志哉○張氏曰衛服罪請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
衛侯之改過自新失伯主寬洪之度故春秋與夷狄以卹
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克也汪氏曰春秋書救未有不善之
者救者善則伐者為有罪矣經書楚救者二書楚人救衛

罪文公之虐衛也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見襄十年罪悼公之

逼鄭也然楚救衛鄭而卒不能救又以著衛鄭從夷之耻

與夷之不競而晉文晉悼之伯終克有成也按此說似

是而實不然經書侵曹伐衛又書入曹執曹伯如此等事

具見晉侯之罪矣豈必與楚以救而欲以此罪晉侯乎且

楚人之伐宋圍宋其罪已深即其分兵救衛猶是猾夏之

私心非有見於義之當救而為之也然則春秋之凡書救

者未必皆善之如文九年諸大夫之救鄭且貶而稱人今

楚救衛之稱人雖未必是貶辭亦安見此救之果善乎且

晉文之虐衛實深即與楚救而書晉文之罪猶之可也若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十二

晉悼者則異於是故諸侯之伐鄭雖勤而楚人之伐鄭亦

屢矣晉與楚本未有優劣何得與楚救而甚晉悼之罪乎

況晉悼之伐鄭虎牢又非所以逼鄭也今以為逼鄭而罪

之尤失其實矣然則春秋兩書楚救自是惡楚之意非謂

衛鄭不可救也以救衛鄭而欲堅其從楚之心則是明與

文悼爭諸侯抑宣大義之所許者乎夫以晉文之強而楚

敢救衛以與之抗以晉悼之盛而楚敢救鄭以為之援此

夷之患方殷而伯業之所以不易成也況楚之加威于

背彼者可畏而其加德于從彼者尤可憂彼方假救患之

名竊扶危之義汲于與國將使從彼者感其德而藉其

勢不為中國之所奪焉則是天下之德外夷可得而偽為天下之勢外夷亦得而強擅也豈非害理拂經之大者乎春秋特書以譏之所以治其私而規之以正也其旨微矣若夫戰城濮之後衛終去楚會蕭魚之後鄭卒從晉二國之去楚而從晉者自為其後圖未可謂楚救之不能救也今但就事論事可耳。或曰以大義論之楚之救衛固不可與然而晉之虐衛已甚矣啗其私怨而加兵于同姓之國取五鹿之邑拒衛侯之請聽國人出其君以為說晉之愈于夷也幾何哉今楚人救衛不啻甘霖之濟旱寒泉之濟渴其有裨于衛也深矣聖人以天地為心而切於極難春秋輯傳辯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十三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

與人之謀曰稱舍千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杜氏曰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穀梁傳曰畀與也

春秋輯傳辯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十四

胡傳曰古者觀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蘇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而以曹伯畀宋人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高郵孫氏曰晉侯執曹伯畀宋人豈非使曹而私宋乎譬而私非正也

注氏曰晉文執曹伯蒙上文晉侯入曹之辭非稱爵以予之也特著其因入曹而執之耳夫曹衛皆與楚而衛侯之

執歸于京師尚稱晉人豈以曹伯之執畀宋而反予之乎
廬陵李氏曰晉執曹伯畀宋與執戎蠻子歸楚同此書畀
而彼書歸蓋畀者猶此與彼之辭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
矣○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畀者非上非下
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

渝閔李氏曰朱子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
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杜氏曰執諸侯當以歸京
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曹伯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張氏曰
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臨川
吳氏曰晉之用師于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十五

道而啟衛之蒙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略侵曹之境不
深治曹也移師伐衛取其邑衛服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
君出避魯戌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
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
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按此說皆不然侵
曹伐衛蓋攻楚所必救而欲楚人釋宋之圍耳或戰或不
戰未可必非欲與戰而致之來也若果晉侯必欲戰楚何
不直抵宋郊徑與楚人挑戰而力攻其圍楚亦安能不與
戰哉即不出此若當衛侯請盟之時許其盟而合兵以擊
楚亦不能不戰楚既分兵救衛是楚師已來矣又何不

即與之戰即欲致其大師來而後與戰又何不先破其救
兵而使其自為救且乘勝勢以待後來之師也况楚勢方
強未必畏晉如虎非屢挑戰而不敢出者也何必多方以
求其戰哉今以左傳考之宋之被圍告急也狐偃曰楚始
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齊免矣是謀
伐曹衛本欲致楚之救而免齊宋也及其入曹而宋又告
急也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
未可若之何是慮及于告楚不許我乃不得不與之戰而
猶以齊秦未可為憂也及于王之從晉師而晉師退也子
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此時方且避楚而猶以楚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十六

還為幸也及于王之不還也晉侯聽典人之誦而疑焉子
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也是此時公猶不欲戰而子犯決之也公曰若楚惠何樂
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是此時公猶念楚惠而貞子解之也晉侯憂與楚子搏楚
子伏己而盡其腦是以惧子犯子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
且柔之矣是晉侯因懼而惧子犯權言以答之亦恐其不
戰而勸之戰也夫當將戰之時晉侯且不欲戰孰謂使曹
伐衛之本謀即欲戰楚而入曹執曹伯以畀宋皆為怒楚
使戰哉且傳言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

乃在執曹伯昇宋人之後是楚子於此時見晉之強方不肯戰而子玉且違君命而請戰矣則當圍宋之初晉亦安知楚人之必不肯戰而特虐曹衛以致其師哉考傳文之前後如此可知先儒之說皆不足據也大抵伐衛伐衛曹皆為解宋圍惟宋圍不肯釋故侵曹不已又伐衛伐衛不已又入曹至此而猶不釋也不得不欲與戰而執曹伯昇宋人以之怒楚所以為用齊秦計也及楚子使子玉去宋子玉乃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此時方欲如晉之意而且要之以復衛封曹矣晉人憾楚既深又有齊秦為之助故執宛春以怒楚私許復曹衛以搆楚是皆欲與之戰也然猶未嘗決於必戰故其疑懼籌弼之一必待諸臣勸之而後決焉此晉侯前後之情狀按之傳說而可據者安可謂經之所書自侵曹至此皆以著其致楚與戰之由哉若夫楚人救衛雖在衛侯出避魯戍逃還之後或亦未必為此而乃救之衛被伐而告急于楚人既救之矣特其救師既至而衛侯已出魯戍已還耳又未可謂晉侯之意必欲致其君出戍還而楚乃不得不救之也○胡傳曰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昇宋人譎矣按此說謂晉為暴為譎是矣謂以曹伯昇宋人為欲致楚師與之戰是即杜氏說未必然也

○晉於初春已侵曹轉而伐衛曹方幸而得紓乃忽轉而圍曹此如風霆之不可測不惟曹人不意其如此即楚人亦不意其如此也此固可見其譎而且見其暴矣及執曹伯昇宋人則其譎謀又有在其為暴也不已甚乎○公羊傳曰昇者何與也其言昇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按此說亦不然曹本從宋後乃背宋從楚宋之怨曹深矣今以曹伯昇宋人蓋欲宋之甘心于彼耳非欲使其聽之而審其曲直以為利害也何氏註曰與使聽其獄也夫此時未有訟曹伯者又何聽獄之可言乎○王氏箋義曰執曹伯不歸京師而昇宋人斯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按此說姑就昇宋一節論是則然矣乃入曹執曹伯其罪尤重於此獨責其不歸京師乎此如強梁之人攻破人家而縛其主乃不送諸官府而與彼之讐也議者獨責其不送官府而不咎其擅行攻縛之罪蓋亦疎矣○晉侯之侵曹伐衛也不專為救宋若專為救宋故則當衛侯請盟時即許其盟而相與合兵以擊楚既失衛而惡其背已楚亦未必不伐衛而與晉戰者如是則宋圍即可解矣彼乃不然明是報怨之私必出衛侯而氣乃稍平也始雖侵曹而曹未大創楚懷私而入其國又執曹伯昇宋人搃之為報怨計也不然彼即不敢與圍宋之楚人戰何至不與救衛之楚人戰乃

又舍衛入曹為此暴橫之事抑何為也哉此可見其救宋報德之心猶不勝其虐曹衛報怨之心是以宋圍雖急猶往復于曹衛二國之間而不直破宋國耳○破其國縛其君以其君而與其讐晉侯之虐曹已甚矣所以為此者怨曹也亦以憾楚也曹為楚人之所私彼既不肯舍我之所德我亦不肯寬彼之所私故楚人之圍宋愈堅而晉侯之虐曹愈厲豈非彼此相激而為此暴乎以此言之則執曹伯昇宋人本為其深憾楚若據左傳先軫之謀是欲激怒楚而使楚致齊秦之怒也或者左傳於此亦猶未得其情乎○汪氏曰衛已請盟而弗許曹未嘗請盟而執之故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十九

重言晉人此輕重之權衡也按此說是謂晉侯之罪于衛則重于曹則輕而書法之重與不重是為二國之請盟不請盟辨也殆不然以伐衛論之彼既未嘗破其國執其君是猶彼輕於此者且經第責其伐之不可耳豈為其不許衛侯盟而乃再書晉侯以譏之乎使當日衛侯請盟而晉許是或亦未必怨其報怨之私而不再書晉侯矣若夫曹雖未嘗請盟而執曹伯昇宋人其暴尤甚豈猶待重言晉人以示貶哉且曹伯之被執不名已足見其罪有所歸此即不重言晉人而罪晉之意已顯然矣必非為其不請盟而怨晉侯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曰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治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治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諛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卒六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三十

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讐言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圍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宣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

春秋傳雜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三

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郢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惡軼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詰朝將見已己晉師陳于華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

春秋傳雜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三

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葵酉而還申午至于衛雍作王宮于踐土

杜氏曰城濮衛地

趙氏曰以中國及楚戰內中國而外四夷也

胡傳曰楚稱人貶也

汪氏曰此戰與柏舉皆書楚師敗績則楚非將畢師少而稱人矣此下書楚殺得臣則知楚人為得臣矣柏舉之戰下書囊瓦奔鄭則知楚人為囊瓦矣柏舉見定四年

王氏箋義曰陳蔡從楚而不書者助夷狄抗中國且以其師從楚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亦猶哀十年會伐齊不言邾邾盟不書蔡許亦然

張氏曰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誘鄭終桓公之伯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伯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伯故欲勝楚取威而後伯業定是時楚為齊宋之患文公欲虐曹衛以報怨因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勝之功皆請而不正之事也

春秋傳雜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三

永嘉呂氏曰齊桓之楚雖曰猾夏攻蔡伐鄭特近楚之國受禍未至僂然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可徐為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戰于泓而中國不能與之敵魯至於乞師而伐穀逼齊四國與之合兵而圍宋曹衛亦受其節制此夷狄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召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敗楚師不已也蓋桓公所為將以服強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強楚之勢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異立功之緩急亦如之其為有功于中國則一也然召陵之師規模既定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携楚又拘子玉之使以

怒楚三舍避之示怯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之曰誦
宣不信哉故齊桓圖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役會
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葵丘之盛若文
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溫而致天王執曹衛
之君而後復之凡伯者之事為之略盡皆在一年之內是
齊桓猶有近正之意若晉文則太譎矣齊桓猶有近厚之
心若晉文則太迫矣

彭山季氏曰齊桓于楚違而討之服而舍之不以戰勝為
功猶做三王之遺法焉視晉文為正矣蓋齊桓之伯經營
於二十餘年而晉文之興由於一旦年且暮矣其意欲急
春秋傳傳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於成功決求一戰故愛詐多端不知所出耳此晉文之所
以不及齊桓而孔子直斷其為譎也按史記晉文是年
當有六十五歲矣史記晉世家曰獻公即位重耳年
生二十二年重耳遂奔狄是時重耳年四十三按晉獻公
即位於魯莊公十八年此時重耳年二十一則至魯僖公
二十八年當有六十五歲矣據經書僖公五年重耳當有
四十二歲也史記以為四十三則至魯僖公二十八年當
有六十六歲矣前後之歲數不相合疑必有誤今以簡說
為正可也。城濮當在鄆洮之間曹衛界上也詳見八年
盟洮及隱四年衛殺州吁于濮下

魯齊許氏曰自周衰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
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心不險者不足以

詐故伯比之間隨也遺其禍于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
和者不可以為詐故勾踐之滅吳也忍其心于屢請之時
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躁而急乃欲擁西廣東宮與若敖六
卒以挫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愛自
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名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
非魯宋也激楚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絕于楚者非愛
曹衛也致楚師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言逾恭者用以驕
敵用以報德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
於此豈惟不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阱以致敵于人
噫詐力之淺者見挫于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
春秋傳傳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議然于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異焉自楚之竊據西南
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其聲威氣焰懾動當世亦可謂甚
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戰
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就謂以跋扈之君反不能
下制一臣吁可怪也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
子以為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
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于喪師之慘矣世之詆伯猶
以尚功利為言殊不知伯者之所為橫斜曲直莫非福端
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塗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
皆禍殃彼詆伯者以功利何其僭鑒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是乎備見之矣

朱子曰齊桓公死楚侵中國得晉文公欄遏住如橫流泛
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淹沒必矣

平菴項氏曰楚自是不規中國者十年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
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
雖從晉師然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携其黨拘
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
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伯主不能恤

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
敢與之爭今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
非有城濮之敗則民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
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
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
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如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
孟子雖老於行而不悔其有以夫按此說議論甚正但於
書法之旨猶覺未合蓋言及者主乎是戰此固中國交兵
之常例然以中國戰夷狄是以內及外之義豈以猶常例
之可比乎且經書晉侯而又歷叙三國之師亦不為略矣
其不稱將而稱師者意別有在恐非略之以示識也○是
役也宋公必未行既用大衆而稱師其將亦必不卑矣國
歸父者齊之貴大夫也小子慙者秦之貴公子也杜氏曰
秦穆公春秋獨書晉侯不目三國之將而各以師舉者此
特春秋之例外大夫將國兵猶無稱名氏者且使皆書曰
人亦安見其兵威之盛乎惟數國之兵威甚盛而各以師
舉一以見晉文之恃衆而強戰一以見其能合數國之衆
為我用是又晉文制勝之有方矣此皆春秋之微旨也杜
氏曰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慙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
戰也此蓋見經不書將故云然○兵與將不相離必無兵

屬晉而將獨不為晉用者且晉侯既親戰在三國之將恐無袖手旁觀之理况晉侯出穀成釋宋圍其有功于齊宋者甚大何至不肯勞其將而恐致凶危之險也哉若夫圍宋之諸侯必已先去宋矣左傳謂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觀鄭伯之如楚致師可知他君之亦歸國也傳叙此戰有陳蔡蓋陳蔡二國之兵附于楚右師亦已末矣故略而不書以其從楚而一于楚經亦不能為之別也且鄭伯致師于楚則此役亦當有鄭兵亦如陳蔡之附楚而已

○左傳謂宋公齊國歸父崔大秦小子慙次于城濮若果宋公在焉彼之讐楚尤深未有不與戰者宋公與戰不當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三

稱師即稱師亦不當在齊師下蓋臣不先君雖止書師亦當按其尊卑之序且晉文猶未伯宣於此而使先宋公乎此或亦是宋大夫左氏蓋誤傳晉陳氏曰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慙皆稱師而獨爵晉侯予晉以伯也按此說亦非也及戰之時勝負猶未決即方戰勝天王猶未加策命諸侯猶未會盟以奉之何遲予之以伯而異其辭乎此蓋晉侯親將不得不書爵三國本非君故特稱師以著其威耳未可以北杏曹南之獨爵齊宋者為例也○得臣稱人或亦外大夫書人之恒辭乎曰是不然前乎此者于泓之戰以楚子而貶稱人可知此役之亦為貶矣後來楚將亦

多稱名氏而柏舉之戰不言喪元而言楚人彼既為貶則此亦當從貶例無疑也雖此時不貶亦止書人然辭同而義異豈可視為恒辭而不誅其抗橫中國之罪乎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傳曰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焉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淪閔李氏曰胡傳曰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二八

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劉氏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使之勿敵是以亦棄其師之道也按此說是皆推其致殺之由而歸罪于君故以國殺為文恐亦非經旨也在楚子之輕任得臣而又少與之師不能使之勿敵固足以殺得臣但春秋之稱國以殺乃實據其所殺以為斷豈欲推其致殺之由而云然哉蓋得臣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是楚子奉命得臣以死也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三十八年

二九

得臣至連殺王無赦命故自殺是得臣本悞國法而不敢入也文十年左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此不過一時之偽情而前命已迫得臣安得有生道哉故得臣之死本由君命春秋稱國以殺本據君命而實錄之未可與鄭棄其師例觀之也然則得臣違君命而喪師其殺之也固宜何為不去其官也征伐非諸侯所得擅即殺敗軍之將亦非諸侯所得專也楚既不以王命與師又不以王命殺主帥是豈春秋之所許乎故稱國以殺而又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為專殺也此乃正王法而重大臣之旨蓋典凡殺大夫者同例又豈為君棄其將乃書大夫以明之哉且楚子知晉師之不可從而猶與之師子文知為費之後至不賀而猶以為令尹使主兵則姑聽其僥倖于一戰而棄得臣也考其由而亦可見矣奈何于得臣之死舍其實殺之迹而不問乃欲推其所以致殺者而追咎其前事乎。或謂得臣本自殺經以國殺為文者責楚之君與大臣有以致其死也如子玉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宣君誠自棄其民哉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宣子路果欲害子羔哉以其有棄民賊子羔之道故以棄與賊論之楚子本非刑戮及得臣又非有意於必殺特推其取死之由而以為楚實殺之故當與鄭棄其師同例也按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三十八年

三

此說亦不然得臣之死實為君命所迫彼既迫於君命而自殺其書國殺也宜矣且春秋凡書殺大夫者皆據所殺之實而立言豈應於此有異說乎。陳氏曰楚子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楚殺公子側六年按此說亦非也楚成之責得臣楚共之諷公子側皆令彼有不得不自殺之勢不可謂二君僅有其意而遂以殺書也。汪氏曰楚屈瑕伐羅之敗羣帥因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見桓十三年左傳殺之役秦大夫及其左右請殺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見僖三十三年左傳其賢於楚顯之殺得臣審之殺側遠矣按此說是謂敗軍之將不可殺也恐亦非通論若盡以不殺者為賢將置國法于何地不慮其姑息以縱惡乎但擅與師而又擅殺其大臣以是為非義也故書楚殺大夫以正之。二十三年左傳曰楚成得臣帥師伐陳所謂成得臣者蓋以成邑為氏者歟今於被殺而經不書氏者惡其猾夏不恭而又好戰而殃民也前奪此者楚臣之寇中國皆稱人猶嫌於恒辭而貶義未甚著也至此則明書得臣不得不去氏以貶之矣且前於獻捷圖宋楚子已貶稱人今於得臣之書名可不加貶而特去其氏乎蓋猾夏則不知有中國好戰則不知有民

生是皆楚罪之大者然而非獨其君之罪也而楚大夫之罪居多焉春秋之惡得臣所以惡其成君之惡而深為中國民生病也故特去氏以貶之於此既貶而後公子側之被殺六年見成十與夫囊瓦之出奔見定四年皆可悉書氏族而從同之矣書大夫以罪殺之者又不書氏以罪被殺者春秋之義其以交責而互見者乎殺大夫不書氏者二此年楚得臣成十五年宋山而已宋山是因舊史而不氏安知得臣之不氏非亦因舊史乎但以此為初貶得臣而後從同自是可通即使舊史書氏而聖人特去其氏以為猶夏好戰者之戒未嘗非大義之所存也故當與宋山別言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三十八年

三

衛侯出奔楚

左傳曰衛侯聞楚師敗俱出奔楚遂道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杜氏曰自襄牛出

臨川吳氏曰衛侯黨楚之情深固晉雖私許復之終懷疑而不敵信故聞楚敗俱晉害己而出奔楚也

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杜稷背華而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政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

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秦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是圖必使衛侯寤身無所奔于刑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伯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識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家氏曰晉文以私怨逐衛侯若直書曰衛侯某則與鄭伯突蔡侯朱自失其國者不異而晉文逐之惡無以見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三十八年

三

○晉文公度量不廣於處置衛事而見之衛侯奔不名所以責晉也晉文才有餘而量不足齊桓量有餘而才不足與其為晉文不若為齊桓

渝閔李氏曰衛侯出奔不名不以失位之君目之所以罪晉文之逐衛侯也復歸而名據其失位之實而賤之所以罪衛成之背華而夷而自取喪亡也一以罪晉文一以罪衛成義互見也此義明而強者不得以自恣弱者必思以自立禍亂其自此熄乎○汪氏曰衛成公出奔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而立叔武衛侯之微已絕春秋當以鄭厲衛惠之例而書名據左氏則是衛侯懼晉使元咺奉其第

叔武盟于踐土而奔楚道陳以免討其位未絕若曹伯負芻之類故陸氏云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按此說蓋從左傳而以不名為位未絕似矣然無以解於復歸之書名或亦非經旨也且歸而稱復其為位已絕也明矣特以春秋不肯絕之故于出奔不名則其罪有所歸矣而於復歸則據其失位之實而名之又以罪衛侯此其所以不同也○左傳曰衛侯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則是衛侯本命叔武之居攝而叔武本為君守也公羊傳謂文公還衛侯而立叔武則是晉文已命叔武嗣其位而叔武即已嗣位而受盟矣意者君命以攝而晉命之立叔武迫于晉令而姑從之欲于踐土之盟請反衛侯二說本不相悖乎此時衛已聽命于晉文雖立叔武而猶未踰年例當稱子而不稱侯故踐土之盟書衛子明是嗣君之辭非攝位之辭也蓋叔武嗣君位而稱子自與公子瑕之攝位者不同故衛侯之初歸稱復而再歸不稱復稱復者已位已絕不稱復者位未絕也豈非以其立君不立君之別哉但叔武之意本欲治反衛侯而非篡也衛侯反國疑其為篡而殺之是以致有元咺之訟觀晉文為叔武之死而深罪衛侯可知叔武之立實出晉文之所命也明矣然則公羊之說蓋亦實錄未可專信左傳而謂叔武之未嘗立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傳曰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素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下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稱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鉅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惡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入

三觀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杜氏曰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踐土鄭地

彭山季氏曰踐土在衡雍西北今榮澤縣西北一十五里有衡雍故城杜氏曰衡雍鄭地在滎陽卷縣者是也○衛子者衛侯之弟叔武也叔武代死而立亦稱子者蓋未踰年之君不論子繼父弟繼兄例俱稱子以嗣君上承宗廟有子道焉耳

胡傳曰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春秋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氏曰序晉侯于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伯也

朱子曰如葵丘之盟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別

渝閼李氏曰北杏之會齊桓始伯也爵齊侯而人四國曹南之盟宋襄求伯也爵宋公而人二君踐土之盟亦晉文之始伯曷為列序諸侯之爵而不人之乎蓋齊桓非受命之伯諸侯共推為盟主故人請侯以示貶宋襄之于曹南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十七年

僖公二十八年

三五

也亦然晉文戰勝而獻俘于王、已策命為侯伯矣於是盟踐土而列序諸侯以目其爵春秋蓋序之也或者以為城濮之戰爵晉侯而稱三師是為始伯之辭然方其戰也晉伯猶未成何得謂之始伯乎故彼之爵晉侯而稱三師未可與北杏曹南為例而晉文之始伯在此盟也明矣。晉文為受命之伯故其書法與北杏異然莊二十七年惠王曾賜齊侯命矣今襄王亦命晉侯為侯伯經皆沒而不書者聖人於此蓋有不足桓文之意說詳莊二十七年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下夫策命侯伯之事其恩寵不為不渥其聲勢不為不顯當時必有驚人聽聞而後為美

談者經乃沒而不書明係不足晉文之意既云不足而于踐土之盟又爵諸侯而公不書至者功過不相掩也。此

時天王至踐土或天王欲勞晉侯而自來耶抑或晉侯欲獻楚俘而請天王至此耶是奇知也大抵晉侯不入京師而親報功于王、乃下勞而受俘焉無論其自來與從晉

侯之請而來要皆失尊之事也據左傳丁未獻楚俘于王己酉王享醴命晉侯賓策命晉侯為侯伯晉侯受策以出

、入三覲則是天王本為晉侯來而晉侯之獻饗朝覲已畢也諸侯之會盟本在晉侯朝覲後既與諸侯會盟而要

以皆獎王室於是乃率諸侯而共朝之耳然則曷不先朝

春秋釋傳辨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三六

而後盟也古者諸侯旅見天子必有齊沐之誠享獻之禮而後敢朝此時諸侯之來猶未齊如陳侯如會在盟後意當未盟之前諸侯即有先至者亦未可便言朝見也然在先盟而後朝蓋亦禮法事勢當如此未可謂其緩於朝王而責諸侯之不恭也已。或謂盟踐土會溫之時天王未至按此說之論會溫則是而論盟踐土則不然也其會于溫也下書天王狩于河陽則當其會溫時天王誠未至矣若夫盟于踐土下既不書天王事安可以公朝于王所之文遂謂天王此時方至乎且觀其書法先晉侯而爵諸侯既與北杏曹南之人諸侯者不同此必晉侯已受侯伯之

命矣。晉侯見王而受策，命在盟踐土之前，故其書法如此。若天王猶未至，晉侯猶未受策，命何以會盟之諸侯不稱人而獨許其推晉以伯耶？陳氏曰：先朝而後盟，曷為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禮也。按此說不然。盟與朝二事本不同。若先書朝王而後書諸侯盟，何至疑於天子與斯盟乎？夫首止之會，王世子與焉及其盟也，尚無王世子與盟之嫌。而况天子至尊，既兩書之，又何嫌於天子之與盟乎？且春秋之法，據事實書，因其先後而次序之義，理存於筆削之間。若可以己意倒置其事蹟，則是春秋一書未必皆實錄也。豈聖人而若是其誣也哉？陳氏岳曰：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襄王諱而不書胡傳曰：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于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汪氏曰：踐土之下勞，乃襄王之自失其尊，故春秋削天王之下臨。

所以去其降尊之實，是為襄王隱惡，明其所以為君父之道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而使王狩，乃晉文之不知所尊，故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所以正天子自尊之名，是為晉文隱惡，明其所以為臣子之禮也。王自來則不書使若諸侯之往朝王使狩，則書王自狩使若因狩而朝之也。按此說皆以天子之來與召之使來論筆削似矣。然細思之，殊覺不然。蓋天子之來雖為失尊而進退之權在天子，猶可言也。至於召之使來，不惟天子失尊而進退之權在晉侯，不可言也。經當書其自來而不書其召之使來，庶可存天子之名而全其實。君父之道正而臣子之義亦明矣。經乃書彼而不書此，可知筆削之意當不為其自來與召來也。蓋古者諸侯有入覲報功之典，而天子無降尊受捷之義。晉侯戰勝而欲獻俘于王，不肯入覲于京師，而王乃輕身下至于踐土，蔑禮拂經，莫此為甚。故沒而不書，以正人道之大倫，是為其下勞諱，非為自來諱也。若夫狩于河陽，雖非其地，雖出晉侯之意，然古者天子本有狩禮，治兵講武，自是國紀之常。今來行狩，不嫌於失尊，故直書而不隱，是為其常典書，非為召之使來特欲正名而書狩也。胡傳以天王下勞不書為去其實以全名，不主自來之說，似亦見及此矣。然說未明暢，又對下召君立說，仍不免於自來之

意也故狩于河陽傳曰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
為王諱而足矣蓋與陳氏汪氏之說無異也又謂晉侯以
臣召君而書王狩為正其名以統實不知晉侯本請王狩
是以書狩以臣召君之說未免為深文恐非孔子之言也
奈何過信傳說而失經旨且誣古人以必不然之事哉
詳說
河陽下 且夫狩于河陽固為晉侯所請然當晉侯戰勝
之後即作王宮于踐土或此時亦請于王而王乃來若來
踐土而亦晉侯所請則是二事有同轍矣又安有自來與
召來之分而可以此論筆削耶○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
于王庭杜氏曰王子虎臨盟不同款故不書按傳說與經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三元

不合而杜註亦覺可疑蓋明年翟泉之會大夫與焉尚盟
王子虎今王子虎既與踐土之諸侯同會何為不同款乎
且盟于首止王世子不與盟于葵丘宰周公不與而皆書
會然則王子虎米不同款即不書盟何亦不書會乎意者
王子虎在王左右本未與會盟特以虎嘗申諭其事而令
其皆契王室故左傳云然其實諸侯自相會盟本無子虎
在壇坫也此亦當信經不信傳不必曲為之說一說左傳
蓋實錄而王子虎米嘗不司款也經文不書王子虎者天
王在是而以王臣盟諸侯一如天子之與盟矣是亦天子
之失體也故以為王諱而會盟皆不書虎耳說亦可通

陳侯如會

公羊傳曰其言如會何何氏曰據曹伯後會也

杜氏曰陳本與楚收悞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孔氏曰八年鄭伯云乞盟此直云如會者彼及其盟故云

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陳侯不乞故與彼文異

劉氏曰陳本不預盟約開會自至與袁僑如會一耳

汪氏曰陳穆公如會于盟踐土之後則不與于盟如會于

朝王所之先則亦與于朝矣是時晉文始合諸侯故陳侯

雖棄異同且疑且畏其來尚緩故不及于盟款也至于

盟則共公居喪而亟會不敢斯須少怠矣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四十

彭山季氏曰按陳侯以是年六月卒必以疾歸也則其會
不及盟宣亦先已有疾未能即行與晉見責不得已而託
疾以往耶此可以見陳侯棄異即同之美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如會三此及難澤袁僑于鄭伯見袁

三年都見

渝關李氏曰陳侯如會劉氏謂其不預盟約而自至與袁

僑如會同汪氏以為疑畏而來緩季彭山以為有疾而未

能即行彭山之說據經為合且與鄭伯髡頑之力疾如會

同似為得之然汪氏之說或陳侯果有此情故並錄之

公朝于王所

杜氏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何氏曰據紂于河陽不與致天子也

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乃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尊卑倒置不可以訓故但書公朝王所而知天子在是矣不書諸侯而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意也

穀梁傳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胡傳曰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

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共給調慶可以預

備故國不費秦天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四一

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辨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汪氏曰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覲禮云伯父順命于王所朝者觀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于京師于外皆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名蓋謂事雖出于權而禮則專也書公如京師者一而不言朝以其無尊王之實蓋謂事雖似于正而禮則簡也穀梁

謂朝不言所非謂王所不當朝但以踐土河陽非天王之

所當居耳如云聘諸侯非正也之意○按齊桓晉文皆於

服楚之後舉尊王之義然桓公不敢致天子而會王世子

以定其位雖曰禮之變而心則正也厥後盟洮序王人下

士于諸侯之上會葵丘不敢盟宰周公則其正可知矣文

公既致天王之下勞又假狩禮召王以諸侯朝焉雖若禮

之正而心實誦也厥後會翟泉使諸侯之大夫盟王子虎

于王城之側則其誦甚矣朱子以踐土與葵丘並論而取

之者蓋謂文公之心雖誦猶能彷彿齊桓尊周之餘意視

其他伯者則為彼善於此也

春秋傳解題 卷三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四二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

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書朝彼雖

至京師而反書如者蓋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

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在也然

此書朝猶為下事上之詞彼書如則不過此適彼之例矣

渝閣李氏曰諸侯皆在踐土獨書公朝于王所則諸侯之

皆朝從可知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

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晉侯既伯其

率諸侯以朝也必矣然則曷為不書諸侯之朝王也曰晉

侯名為尊王實未盡其尊王之道其事不足稱也特以內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四

事不可不詳故獨書公朝以誌其禮之變也云耳然則東遷以來諸侯之朝王者鮮矣晉侯於此能舉百年久廢之曠典可謂若於禮矣何反鄙之而以為不足稱乎曰晉侯戰勝之後若入京師而獻楚俘於是受命為侯伯而論諸侯以義正諸侯以禮約諸侯朝王于京師孰敢不奔命而率從哉君臣一舉而大倫正焉此曠古之盛節也不知出此猥以乘勝之勢坐致衰陵之主屈尊而下就之雖師諸侯以朝王亦無解於尊卑之失序矣夫晉侯以尊王為名當時必侈為美談春秋循名責實而不錄諸侯之朝王畧之也微之也而其所以責晉文者意甚深矣城楚丘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四

首倡此義乎故天子在是諸侯不朝王自不欲也而禮亦宣能盡廢哉要必若後世之以公服瞻拜外朝而已惟僖公以周公之裔獨親厚焉故得躬入內朝而見而成朝禮蓋所以通諸侯之情也諸侯雖不朝而勤王之義自見矣按此說雖雖然亦固哉其為春秋矣春秋為聖人所裁或筆或削各有精意其有當書而不書者頗多如僖二年城楚丘襄五年戊辰十年戊鄭虎牢定五年歸衆于蔡凡若此者不獨魯一國為之也而經止書魯而不書他國必有與旨存乎其間今不考其旨而但據其所書以為斷不幾以抑揚隱見之大法盡湮沒於拘文牽義之說者哉此

雖獨書公朝原非公獨朝也觀天王狩于河陽經亦書公朝于王所左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殺梁傳曰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據此則諸侯皆朝王矣諸侯皆朝而獨書公所當觀於文辭之表也不然天王至踐土本為晉侯而來以晉侯之獻俘入饗受策三覲等事而皆不見於經豈晉侯亦未朝見耶觀於此而知季說之必不然矣且彼謂諸侯不朝者王自辭之尤不足據此時天子雖衰微亦未有不欲見諸侯者若為恩賜之物不備而辭之其在諸侯忍以天子無恩賜而不面見以盡臣節耶況諸侯在踐土者除晉侯之外僅七國而其恩賜亦有限矣今縱不能備

禮豈不可以從儉哉耶若第以公服瞻拜外朝而已恐古者猶無此禮也彼蓋不知經義之所以然而遂曲為之說如此不亦誣乎○陳氏曰此踐土之諸侯也於是晉侯將盟踐土而王即命為方伯諸侯朝焉外朝王如隱六年鄭伯八年齊鄭莊十八年晉號皆不書：魯以覲其餘也按此說亦不然外朝王之不書者或不告或以外事而畧之耳今魯與諸侯同事何但書魯而不書諸侯乎夫書魯固足見其餘然春秋不書其餘而第書魯以見之是其所以畧諸侯者意別有在也若謂書魯便可見其餘不必復舉諸侯而欲與不書他朝者例觀之則春秋之義隱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左傳曰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完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

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召乞盟于尔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款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款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公羊傳曰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及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

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

武元咺走而出此傳本在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下

殺梁傳曰自楚：有奉馬爾鄭之名失國也

胡傳曰歸于衛者易詞也

張氏曰衛侯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臨川吳氏曰衛侯怒元咺之立叔武而殺其子故前驅款犬探衛侯之心陽為不識叔武而射殺之款犬見衛侯哭弟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使殺之者亦聊以歸獄云尔

廬陵李氏曰叔武之事公羊與左傳所載小異由左氏言

之則衛侯為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總始於殺角之時今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誣罪于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所以為實錄也

仁山金氏曰按是年晉文公始伯春秋所不書者二上則天王下臨踐土不書下衛侯殺叔武不書然踐土之天不書於朝王所見之叔武之見殺不書於元咺奔晉人執衛侯見之

渝蘭李氏曰歸者易詞也叔武請之晉文許之楚人奉之其易可知歸而稱復者位已絕而今返其故幸之也復歸而書自楚者善楚也衛侯奔楚而楚為之主宜不欲其從春秋辨傳釋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四上

晉者及叔武受盟而晉文許復衛侯是將去夷而華而惟晉是從矣楚人不以為嫌而奉之以歸國喪矣於是乎知義矣故書所自以善之數字之間晉侯楚子衛侯叔武之是非莫不具見此春秋所以言簡而義該也○經書國君去國而歸者七邾子益是魯國歸之國不可以言自鄭世子忽曹伯襄衛侯衎及衛侯鄭之再歸皆不書自鄭忽已亦可從國君去惟衛侯鄭初歸書自楚者若重夷之能知義也曹成公之歸書自京師者著天王之釋有罪也廬陵李氏曰書自楚者其有亦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之意也此又一說或未必然○自某歸與歸自某亦微有別自

自某歸者彼有奉焉之辭也義繫于彼故書所自以見彼國之是非歸自某者恒辭也如內至皆書至自某故以為恒辭然而外事當畧而不畧者是亦義繫於所自者也○

劉氏曰如左傳言殺叔武者衛侯不知情又為叔武報殺其讐又親枕之股而哭之兄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為奔晉慙殺其弟乎假令咺誣其君訟當不勝何故衛侯反不勝乎晉人豈不知其嘗為叔武殺歟犬乎左傳之說非也按此說之駁左傳殊不然衛侯雖有殺武之心猶未公然命殺之也前驅揣公之意而殺之其枕股而哭若哀弟之不得其死者然非真情也彼惟不居殺武之名故歸獄于歟春秋辨傳釋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四上

犬而為之報讐春秋時之為惡者多用此術未可謂其無此事也歟犬雖被誅然衛侯忌克之情實不可掩且元咺奉晉命而立叔武叔武死元咺不能保其存矣固非無故而出奔也衛侯不居殺武之名故與元咺訟咺以衛侯有意殺之非誅歟犬之可解故衛侯不勝而被報也犬抵衛侯實欲殺武與元咺故衛侯歸殺武而元咺即出奔衛侯實未公殺叔武故不居殺武之名而與元咺訟叔武之死實由衛侯故與元咺訟而終不能勝由是知左傳所載本無不可通者劉氏特未深思之耳○家氏曰元咺奉叔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

也晉人列之于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馬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之罪本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按此說是亦為其殺武而書名其謂叔武不敢以君位自居特晉人待以君禮而列之于會故衛侯疑其已立而歸殺之或其事跡果如此乎曰非也晉人征繕以輔孺子以其君虜于秦故耳晉於秦為敵國而其制命不在秦自與衛事大不同衛人從晉而出其君既奔楚衛必惟晉是聽矣此時廢置之權在晉文豈其不即立君姑於立列會之時而待攝位者以君禮乎若果如此則衛侯之位猶未絕經亦不得書復歸矣且使叔武未實立則衛侯之殺叔武與殺公子瑕何以異經乃書彼而不書此不載以有功無罪之賢弟而顧沒其枉死之跡又復彰公道而懲殘忌之人哉竊意叔武本實魯羊之說可據而於經義方有合也如晉文且欲滅曹國則其于衛也又何疑於立武而欲廢鄭乎但叔武之心事有可原故元咺以為無罪而非篡耳。晉伯之編春秋書衛事頗詳獨不見衛侯殺叔武一事豈因不告故不書歟然元咺為殺叔武而奔若元咺之出奔來告何不告其出奔之故乎夫元咺之出奔且書元咺公子瑕之被殺且書所衛侯殺叔武是尤在所當書者而經

獨不書此蓋有深意存焉非苟而已也元咺之奔晉而訴于晉侯也以為君實殺武而必欲責之也晉侯之聽衛侯訟而執衛侯也以為衛侯實殺武而必欲罪之也人亦以為殺武之事情誣理曲無怪其訴之而執之也獨不思叔武為何人叔武之所以被殺者為何故是亦不得專罪衛侯而深惡其殺也已蓋叔武者衛侯之弟衛侯之臣也衛侯逼于晉文而奔楚為弟臣者正當為君守死姑攝若事以定國待其君反而歸政焉庶乎可耳武也既奉君命以居守乃若又從晉令而嗣立在叔武之心固欲治反衛侯自與篡竊者不同然值君死之難而居其位抑宜弟臣所得為者乎在叔武之立本未合理衛侯疑忌而殺之雖不能原其心而宥其過亦異於念小忿而殘手足者矣為此一事元咺以臣而訴其君衛侯以君而訟其臣晉人為臣而執其君不惟衛侯叔武之是非不明且亦君臣上下之分安在哉春秋權其輕重而嚴於筆削故特泯其殺武之事姑置衛侯之惡而不問所以甚元咺之罪與夫晉侯之愆也其意微矣然則衛侯之殺叔武春秋其恕之乎曰衛侯再歸而書名蓋亦譏其殘忌不仁自取執辱之禍也故又書名以賤之春秋有以斷衛侯矣。衛侯鄭何以得復歸是叔武請之也叔武嗣位實欲反衛侯故于踐土之

會請于晉文而反之然則衛侯之反國由叔武衛侯反而
乃殺之亦可謂過矣但臣子之道原無值君難而可嗣位
之理彼叔武者上非承命於天王內非受國於君父特以
衛人奉晉令以而立之而已即立焉叔武被殺雖出衛侯
之殘忌實亦叔武處變之未善有以自取之耳當時論衛
事者皆罪衛侯之殺武而不知武亦不能無咎也春秋沒
其殺武之事而不書而于衛侯之被執則不名于其歸于
京師又加一之字而特異其辭豈非所以定是非之準正
君臣之分而皆為倫常辨也哉嗚呼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其即謂此類矣夫。公羊以叔武為讓國非也凡言讓者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五

或以己之所本有或以己之所當有而推以與人此可謂
讓耳今復衛侯還其故而已欲避之何以云讓哉公羊以
叔武為讓國故以為叔武賢然則叔武之賢特異於世俗
之爭國者耳杜氏曰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或者為
此而許其請蓋有之矣然則叔武固亦為賢而晉文始欲
廢衛侯今特感悟於叔武而不重其過豈亦非一端之賢
也哉

衛元咺出奔晉

杜氏曰元咺衛大夫

彭山季氏曰元咺奔晉所以愬衛侯也

張氏曰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弗友元咺以臣而愬其君可
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心有以召之也雖赴愬于晉而傳
志亦著其當誅之罪也

俞闕李氏曰叔武之立本欲反衛侯即元咺蓋亦同此心
及衛侯殺其子角而亦無憾卒聽叔武請於會而反衛侯
蓋其心志亦無他者及衛侯反而殺叔武咺於是乎奔晉
雖欲自避其害亦欲為叔武白冤而借舒其忿也殊不知
武原不可立衛侯君而武則臣也君雖妄殺其臣則亦孰
得而仇君也哉今以君父之尊斥言其非而使之取罪于
伯主卒致君臣皆獄晉人為之執其君而復其位咺于是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五

乎不可勝誅矣未幾咺亦不免而衛侯再歸則是咺之身
名俱殞徒為君父之罪人而已嗚呼人臣遇難而不知義
者豈不深可戒也哉。杜氏曰元咺雖為叔武訟失君臣
之節竊以為元咺奔晉訴其君耳非訟君也然則訴與訟
有別乎曰有別訴者指陳其事而道其非也訟者爭辨其
事而明其是也此時方以殺武之事白晉侯而亦何事何
辨之有後來衛侯與元咺訟乃是爭辨其是非而元咺亦
與君訟矣故襄王謂其君臣皆獄可知其交相訟也但未
可于奔晉之時即以訟君論之耳。啖氏曰凡奔皆惡也
按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於其來奔而書字豈亦可謂之

惡乎且人臣之遇難者見戕而作上也君欲殺而受戕焉
決也若已實無罪恐其君有殺大夫之過姑為之逃避以
待其悔悟是亦不為之惡而與偷生苟免之倫自有間矣
然則元咺之奔晉固為惡安可以此而禁全經之書奔者
哉

陳侯欽卒

渝閔李氏曰陳桓公在位十八年卒子朔立是為共公○
四同盟而不葬公於是乎失禮矣夫冬初于溫之會陳子
與焉則當會溫時穆公必已葬也或謂定四年二月陳惠
公卒三月陳子會諸侯是於先君未葬而與會矣今當會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五三

溫時方及五月之期安知穆公之非未葬乎曰是不然當
時三月而葬者多有之陳子會溫之時喪已踰四月則於
其會前何不可葬觀公之至自圓許在明春則陳子之同
役必久矣若先君猶未葬何至棄父殯而不慮大事之久
闕哉由是言之可知陳已葬穆公特傷公方急伯事而不
暇會葬耳夫急伯事而廢隣交亦可從急於禮而不葬之
例九年宋桓公卒魯不葬與此同

秋杞伯姬來

臨川吳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繼其兄成公而立即來
朝魯而為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

恩矣故伯姬又來謝過而求平也

彭山李氏曰杞伯姬自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
當亦老矣而匍匐來魯宜其所得已哉國小為魯所凌也
夫伯姬數歸固非禮矣然大國不能恤小以致婦人不得
自安使僖公稍念親之之恩能無愧乎哉

渝閔李氏曰杜氏曰莊公女歸寧曰來按此說誤矣時君
之女例書子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也不書子可知其
非莊公女也歸寧為禮之常例不書莊二十七年杞伯姬
來此年杞伯姬來也悉書之可知其非歸寧也然則伯姬
者蓋莊公之妹而僖公之姑也其所以來者或於去年入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五四

杞之後魯怨未釋而至此求好或于晉侯既伯杞以國小
不與于會盟欲附于魯而求魯以請命焉俱未可知然以
婦人而干國事俱非禮也且昔之來也杞惠公以夫不能
制其妻今之來也杞桓公以子不能諭其母在魯莊僖二
公又不能辭內女而規之以正也故書來者參譏之

公子遂如齊

杜氏曰聘也

薛氏曰始平于齊也

臨川吳氏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幸而孝公過卒未及報
怨晉文既伯齊魯均為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晉盟而報

魯怨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

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柏權之立如此：邵子所謂功之首也

渝閼李氏曰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是魯之情楚讐齊者遂與有力焉今而通好于齊又使公子遂往是齊魯之變讐為親者遂亦與有力焉然遂于文公之事如齊者二文公薨又與得臣如齊子亦遂為所弑宣公立而遂之如齊者三後則未至而復而遂死于踐路矣然則公子遂之如齊者勤而結齊者固乃竟恃齊而為禍于魯也是遂之今日如齊或亦魯禍之權輿乎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五

附錄左傳曰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旂祈罔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拔伐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微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三罪謂殺顛頭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祁曷舟之僑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汪氏曰溫即河陽本畿內之地襄王以賜晉文公

齊氏曰溫去王朝百餘里

杜氏曰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見九年陳共公稱子降在

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見定四年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高氏曰衛侯不與會者晉聽元咺之愬不使之預也

臨川吳氏曰中國諸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未如會獨許最小弱而猶不改圖故晉文此會蓋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訴之于晉故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陳共稱子班鄭下與衛武稱子班鄭下同踐土無郊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聞聲至可見晉伯之威矣、渝閼李氏曰溫本畿內地自晉文納王後王以賜晉文則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五六

屬晉地矣此與十年狄滅溫之溫不同說見狄滅溫下○按左傳會于溫討不服也杜氏註曰討衛許夫踐土之會許人不至固可討衛子與會而受盟矣衛侯歸國又未聞其貳于楚也何以討為哉蓋衛侯殺叔武奔元咺晉文聽元咺之訴疑其叛已而不服也故欲加討焉及與元咺相訟而不直於是執之而無所用討矣要其初心未嘗不欲討衛也杜氏之說不其然乎○左傳謂微會討貳是為討貳而為此會也然大合數國之君上請天王之狩蓋欲耀武觀兵以震遠邇而威華夷耳非專為衛許之不服已也不然使曹伐衛晉皆獨從衛且不能支晉許不狹於曹衛

何須合衆以致討哉。○此兵車之會也。孔子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晉文方夏主夏盟而即事兵車之會。其遜于齊桓也遠矣。秦與中國會始此。

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穀梁傳曰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溫河陽也

孔氏曰河陽與溫止是一地但會指所在之地故言溫狩是田獵之所故廣言其地

彭山季氏曰狩為田狩先儒以為巡狩非也古之言巡狩者所重在巡如書稱時巡傳稱南巡史稱巡隴西巡北邊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五七

之類皆以巡包狩而凡單言狩者則皆指田狩也如春秋所載狩即狩禋西狩之類豈得謂之巡狩哉然則襄王之狩其必舉宣王時會諸侯于東都而因田狩以襄武故事歟河陽即溫以其在河之北迤邐而西故遠言之而曰河陽南踰孟津則為洛陽王城不過百里間耳河陽非方岳之地而謂於此巡狩則信乎有所不通矣

臨川吳氏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王在會為榮而夸示諸侯今溫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故王來狩于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

汾陽朱氏曰晉侯挾天子之靈以討許衛即以討許衛之

勢震天子王與諸侯兩為所用君體與臣體俱傷矣

渝閔李氏曰河陽即溫也何以兩言之會溫者在其邑狩河陽者在其野狩狩之地廣矣故于野外泛言之且大河之陽或亦不止是溫地何得專言溫乎然下書公朝于王所蓋必于溫別立宮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狩四而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為詞也按此說不然孟子謂巡狩者巡所守也蓋巡狩之狩訓作守字屬諸侯巡字屬王如王巡視守是巡視之守不可謂守于號也故周官官王乃時巡而不言時守春秋之凡書狩者皆田獵之事何為於此有矣異說乎況巡狩當歷諸侯之國溫雖屬晉然去京師百餘里是亦未可言巡狩矣此以知李說之妄也。○胡傳曰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褒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按此說蓋徇左傳而曲為之說者也夫晉侯請王狩而因便以朝王未見其有尊王之實何為嘉之而

春秋傳辨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五八

春秋傳解詁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九

許其忠若推其情則挾天子以盡諸侯原非自嫌於強大
嫌請王狩而就朝之也即使晉侯果有此嫌而姑為此遷
就之事是亦未若於禮矣而又安見其順乎觀下文公朝
于王所而畧諸侯之朝如踐土聖人之情可見矣吾恐春
秋雖忠恕未必取此非禮之禮而過為解也○啖氏曰
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情怠於臣禮若令朝于京師多有不
從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王
至潁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而諸侯得覲之也按此說殊
不然晉侯致王于河陽本欲誇示兵容之盛且挾天子以
令諸侯耳非為朝王故而特致其來也若實欲朝王必率
諸侯而入覲于京師矣蓋伯主之令足以號召天下會盟
征伐無敵不從豈伸大義而修朝覲之禮顧慮其多不從
乎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未嘗以強大為嫌
也晉之勢未必如文王何為自嫌強大而不敢朝周耶
然則晉文之不朝京師而致王于河陽心迹俱為不正今
乃為之曲原而寬解之亦謬矣○朱子曰天王狩于河陽
恐是當時史策已如此書蓋當時周室雖微名分尚在晉
文公召王固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亦不謬○晉侯召
王也李惟郭記朱全忠盜賊狂恣唯力是視亦未必
曾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按朱子謂史策已如此書

春秋傳解詁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六十

可知舊文已然非出聖筆之改正則左傳所謂仲尼曰以
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者蓋誣矣但朱
子猶信其召王之事而不加辨且竟與盜賊狂恣者一視
之恐當時必不致此也觀晉侯出定襄王以示義獻俘于
王以報功天王賜以策書三辭而後從命曰重耳敢再拜
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入三覲臣禮不
為不恭矣彼豈敢以召王為名哉且周室雖微亦非全無
可否一聽強臣為指麾者是以晉侯請隧弗許請殺衝侯
弗許若晉侯果召王肯安於卑瑣而赴其召哉此以知
當時必無此事左傳之說不足信也○宣王狩于東都車
攻之詩所以美之者至矣襄王從晉侯之請而狩河陽既
非田獵之常所又徒能觀兵而不知耀德豈能合於先王
講武之義乎車攻之詩曰赤芾金縢會同有繹是宣王
狩于東都時已行會同之禮然則晉文之合諸侯而請王
狩豈不合於古制而後百餘年未舉之曠典乎但晉文本
欲挾天子以令諸侯天至時為其所用耳豈能毅然復古
而有尊王之實者也在天王徇其請而興之耀武觀兵抑
亦不能無識矣

壬申公朝于王所

杜氏曰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彭山季氏曰壬申不書月冬下有闕文也孫氏亦曰不月者脫之穀梁以不月別生義則誤矣

家氏曰齊桓會王世子于首止猶曰尊王室也孰知繼桓而伯者遂至屈天王之尊就而朝焉積習之漸使然耳

渝閑李氏曰穀梁傳曰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按此說不然朝王重事也即止一朝亦當書日前朝之不

書日者史失之耳然則此朝書日自是謹其朝王之事以

為再致天子而謹之則是初致天子若猶可以不謹也豈

通論乎穀梁傳又曰日繫於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

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己慎矣按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六十一

此說尤為穿鑿不須辨也蓋不書月亦史失之知此朝之

不月無他義又可知前朝之不日亦無他義安可以彼例

此而謂此朝之書日為其再致天子而謹之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

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愈忠而免之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索饘焉

國語曰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赦之王

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送故上下

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

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

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

送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送余懼其無後也不然奈何私于

衛侯晉乃歸衛侯衛侯歸在三十年秋

孫氏曰晉文既勝強楚不能招携襁貳以崇大德助其臣

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

滄起朱氏曰使人兄弟相賊又寵其臣以虐其君晉文蓋

喜於致人之亂非靖亂者也故書人以貶之

胡傳曰為臣報君故衛侯不名

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君臣無獄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六十二

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辯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

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殺致之故曰歸之于京

師

臨川吳氏曰溫之會有天王在焉衛侯當是與諸侯俱至

于會晉文因元咺之訴怒衛侯而不使之與會又不以之

朝天王而使元咺與之對辨晉侯直元咺而曲衛侯故衛

侯不勝則以為有罪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天王在河陽受

諸侯朝畢而還京師矣故亦歸衛侯于京師也其意若曰

是會也天王主之衛侯有罪王之大司馬宜斷斯獄而豈

敢私留之晉國哉借尊王之名行伯者之實以威服諸侯

而欺天下也

汪氏曰會于溫諸侯朝王晉人執衛侯則是執諸侯于天子之側也不書晉人執衛侯于王所而曰歸之于京師則猶為王室諱而存伯者尊王之分也定元年晉韓不信執宋仲幾于天子之側則直書執于京師而不復為之諱矣始也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中也書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終也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而遂書晉人執戎蠻歸于楚世變於是極矣

渝閔季氏曰觀晉文請殺衛侯天王拒之辭極嚴正可知執衛侯而歸京師蓋亦天王之不樂受也故以強致之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六三

辭書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公羊傳曰自者何有力焉者也

穀梁傳曰自晉有奉焉爾

胡傳曰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辭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

澹起朱氏曰衛侯歸元咺出矣衛侯執元咺復矣元咺訟君得勝知忠於叔武而不知忠於衛君也

渝閔季氏曰胡傳曰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按此說不然惟其位已絕故於其歸而稱復位已絕而稱復所以明

其竊位之實而深惡之也宜以稱復為絕之哉劉氏曰

復歸有君臣之異諸侯世國故可言復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大夫不世官故不可言復不可言復而言復者勅其竊取位之意也陳氏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栾盈復入皆抗辭也按此說皆以義斷而謂諸侯與大夫有可言復不可言復之殊似矣然大夫之害權者固見其竊與抗然若為此而害復其他歸入而不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六四

言復者豈盡無此罪乎且諸侯之不言復者亦非盡奪其國皆如衛朔之入不言復也以此而釋經義恐亦有所難通矣大抵凡言復者皆是已絕之辭使其位猶未絕則其歸入何得言復但諸侯世國其言復者幸之也大夫不世官其言復者惡之也是謂有君臣異可耳然則元咺之言復歸是必奔晉之後衛已削其策名收其田里而不以為大夫矣至是假晉人之力返故國而仍居其位經故書復以明之非以位之已絕而云然哉識之以竊位識之以抗是皆有所難辭也但非為其竊位與抗而乃言復耳○元咺之歸也雖晉力而書自晉亦必從晉國而來乃可以自晉書然則晉侯既于溫會執衛侯則元咺之與君訟也當亦必至溫矣何以云自晉復歸乎蓋元咺之訟既勝

君被執而歸京師。咺仍還晉以聽命矣。至是而晉人奉之以歸國。是以書自晉耳。或曰溫以晉地故書自晉。或不然。

○左傳曰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按立瑕之說。或亦失實。

立者立以為君也。瑕未為君。此必奉之以攝政耳。李彭山

論衛鄭之再歸曰。公子瑕雖攝國事。而實未立為君。則其

位未絕。與初歸時國人已立叔武者不同。故再歸不稱復

據。此則以衛侯歸不稱復者考之。可見叔武立而瑕實未

立矣。左傳不得其真。乃於彼曰奉叔武以受盟。於此曰立

公子瑕。却似叔武未立而瑕已立也。其可信乎。況此時衛

侯之訟雖曲。亦既執而歸之于京師。惟聽天王之處分在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六五

晉侯之意。竟欲殺之。抑宣不欲廢之王。惟不許其殺。而又

不許其廢。是以稽留二載。而不即釋也。然則天王未嘗廢

衛侯。不但元咺未敢別立君。即晉侯以尊王為名。亦未敢

專廢置。而又別立君也。衛侯在京師。猶其國也。故其歸

不稱復。而殺瑕書公子瑕之未立為君也。明矣。

諸侯遂圍許

左傳曰丁丑諸侯圍許。杜氏曰十月十日有日無月。

杜氏曰會溫諸侯也。

胡傳曰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

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守諸侯各朝于方畝

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詞也。

臨川吳氏曰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

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晉文一年之間。自

春初侵曹。伐衛。入曹。兵威如摧。枯朽又合。諸侯勝楚。而

盟踐土。伯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民。修德。行禮。以服諸侯

之心。而禮煩威躋。踐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溫。城

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于應命矣。

汪氏曰晉文之圍許。雖曰討其不朝王之罪。實乃假公義

以逞私憤也。當時之小國若滕若薛若杞若鄭之類。不朝

春秋傳辨疑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六六

王所者。不可疏舉。豈獨許哉。蓋以許附于楚。故欲以兵力

脅之。使從中國耳。

彭山李氏曰許自二十二年從宋伐鄭。不復與中國會盟。

蓋因宋敗而從楚矣。至二十七年。遂與楚圍宋。雖踐土河

陽距許甚近。而天子在是。亦弗顧焉。諸侯罷朝而即往圍

之。其義豈不正哉。使晉文奉詞開諭。修德撫綏。則不勞兵

力而許自歸心矣。然而接諸侯以伐諸侯。則伯者以力服

人之事耳。安能致許心悅哉。故翟泉之盟。許猶不至。而三

十三年尚勤再伐。亦不過得其從於救鄭。盟新城之二役。

而許卒安楚宇下。不復返矣。伯威及人之淺固如是夫。

渝閼李氏曰左傳曰丁丑諸侯圍許按丁丑之去壬申五日耳壬申既朝王於朝後湏得一二日方可歸乃至丁丑而使能圍許兵亦迅速甚矣或者曰誤亦未可知曰許自莊十六年盟出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使許在莊二十九年於是許常從中國桓公沒諸侯從楚不獨許自子人九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改乘轅而北向獨許比會不至焉蓋許在鄭南密迓于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晉雖伯而不果來也晉文以其不朝故假王命而共圍之後夫之凶在許固不能免然晉文不以德綏而一以威脅安能服其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六七

心而使之不忍喪乎夫昔者合四國之力能勝強大之楚今伐弱小之許而必合十一國之衆者抑宜慮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故借諸侯以共圍之哉彼蓋大張兵勢欲以震遠迓而耀華夷不徒區區為服許計也得人雖迫于威而不敢服亦僅苟免於一時而強從耳故晉文沒而又貳于楚且不免於三十三年之共伐也孟子所謂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於斯而信然矣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曰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

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討非刑也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汪氏曰曹共公之歸不書自蓋言自晉則曹伯始執畀于宋若言自宋則其歸實出于晉侯而非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曰復歸

蜀杜氏曰晉侯專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逼使逐會諸侯圍許制服出于晉侯以見晉侯專之甚也

張氏曰叔孫豹叔孫婼見執于晉或求貨而為之言豹與婼不與而拒之大夫之知義者猶耻以貨利苟免也况議

春秋輯傳辨疑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六八

侯乎曹伯襄歸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又迫于晉之威令一年拘執而得釋亟會于圍許之役晉之強已甚而曹之弱可憫也

景陵鍾氏曰晉侯使醫舛酖衛侯寤命貨醫使薄其酖得不死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說乃歸曹伯同一行貨也俞貨醫以全君之身則稱之孺貨筮史以全君之國則置之何以勸社稷之功臣也哉

渝閼李氏曰胡傳曰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于失地滅同姓之

春秋傳傳難處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充

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按此說不然曹伯書名蓋據其失位之實而賤之豈為歸之不以其道哉且貨筮史之事左傳未言曹伯使之也若果使自曹伯曹伯於此是固不知義命而僥倖以苟免者若侯犇私自為之是乃臣子迫切之至情無可如何之計也而亦何傷乎散宜生以女馬賂紂而釋文王姜里之囚未開過而非之者甯武子貨醫行而薄其醜衛侯得以不死而卒得歸忠之屬也安可以其賂而盡識之且欲以是而罪其君耶曹伯之執不名復歸名與衛侯之奔楚不名而復歸名同義杜氏曰言

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按此說非也明書曹伯襄復歸于

曹何云不歸國且會圍未必是徒往諸如儀從軍旅糧芻

之屬亦須歸國而辦理之抑豈無事而徒歸者耶

附錄左傳曰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

行先蔑將左行



ZW 21181800542289